議事集成續編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七二冊目錄

史地類

先秦史——春秋

左傳同名彙紀一卷……清　王士濂輯　鶴壽堂　一
左女彙紀一卷……清　王士濂輯　鶴壽堂　九
左女同名附紀一卷……清　王士濂輯　鶴壽堂　一七
左淫類紀一卷……清　王士濂輯　鶴壽堂　二一
春秋左傳類聯一卷……清　陸桂森撰　昭代　二五
公羊傳補注一卷……清　姚鼐撰　南菁書院　五一
公羊古義一卷……清　惠棟著　昭代　五七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二卷……清　何若瑤撰　廣雅　七七
穀梁傳補注一卷……清　姚鼐撰　南菁書院　一二九
穀梁古義一卷……清　惠棟著　昭代　一三三
穀梁大義述一卷……清　柳興恩撰　木犀軒　一四一
原刊春秋左傳杜注校勘記一卷……民　黎庶昌撰　靈峯草堂　一七一
春秋左傳杜注校勘記一卷……民　黎庶昌撰　怡蘭堂　一八一
左傳禮說十卷……民　張其淦撰　寓園　一九五

先秦編年

竹書紀年校補二卷……清　張宗泰校補　聚學軒　二八七
竹書紀年辨證二卷補遺辨證一卷……清　董豐垣撰　吳興　三一七

先秦戰記
蜀王本紀一卷……漢　楊　雄撰　壁經堂　三九五
吳越春秋十卷附逸文一卷札記一卷……明　鄭　樸輯　隨　盦　四〇一
國語補音三卷……漢　趙　曄撰　壁經堂　三九五
國語補注一卷……宋　徐天祜音注　隨　盦　四〇一
吳疆域圖說三卷……民　徐乃昌輯並撰
世本集覽一卷……宋　宋　庠撰　湖北先正　五〇一
徐偃王志六卷……清　姚　鼐撰　南菁書院　五四七
清　范本禮撰　南菁書院　五五一
清　王梓材撰　四　明　六二五
清　徐時棟撰　四　明　六六七

左傳同名彙紀

高郵王士濂望溪氏輯

子服　王大夫　宣十六　鄭石制　宣十二

子突　王八莊六　鄭厲公　隱九桓十一　註見

子朝　王子　昭二十二　衛大夫　哀十六　蔡太師　襄二十六

子罕　鄭公子喜　成十六　宋樂喜　襄六

子國　王蔦國　莊十六　鄭公孫發　成五　楚公孫寘　哀十七

子展　衛獻公弟　襄十四　鄭公孫舍之　襄八

子張　晉叔孫輒　哀八　鄭公孫黑肱　宣十四　鄭豐卷　襄三十

子臧　鄭公子　僖二十四　曹公子　成十三

子行　衛公子　襄十四　齊陳逆　哀十一

子蟜　衛公子　襄十四　鄭公孫蠆　襄八

子伯　衛戎右　閔二　衛公子　襄十四

子叔　晉叔輒　昭二十二　衛君荊　襄元

子仲　晉公子慭　昭二　宋皇野　哀四

子游　鄭公子偃　成六　鄭駟偃　昭十六

子孔　鄭公子嘉　襄八　楚成嘉　文二

子山　齊公子　昭十　宋蕩澤　成十五　吳闔廬子　定四

子野　魯襄公子　襄十一　晉師曠　昭八

子之　衛公孫彌牟　哀二　齊慶舍　襄二十八

子寬　鄭游吉子　昭八　鄭揮罕　昭四

子旗　鄭豐施　昭六　齊樂施　昭二　楚蔓成然　昭二十

子元　鄭公子　隱五　楚令尹　莊二十八

子侯　鄭公子　襄八殺　鄭公子　襄二十二　或謂襄公八年鄭殺子侯二十二年子產對晉曰子侯石孟歸而討之疑即指八年所殺之子侯也一見未審當否　據上子侯襄八已見殺矣下子侯與石孟同見襄二十二細查此年傳子產所云我寡君于是即位杜註魯襄八年也下序戲之役在九年蕭魚之役在十一年溴梁之役在十六年而討子侯石孟之事在蕭魚之役在後溴梁前則非襄八所殺之人可知且譜內一行兩見非一見也　據石孟即太宰石　矣事見襄十一年查對愈明

子皮　衛公子　襄十四　鄭罕虎　襄二十九　宋華貜　昭二十一

子彊　齊陳武子　昭二十六　楚將　襄二十五

子上　鄭駟帶　襄三十　鄭大夫　昭十八　楚鬬勃　僖二十八

子豹　晉巫臣族　成七　宋樂轡　襄六　楚蕩罷　襄二十七

子玉　齊陳瓘　哀十五　楚成得臣　僖二十三　楚觀從　昭三十

子瑕　鄭公子　宣三　鄭駟乞　昭九　楚令尹陽匄　昭十九

子城　齊公族　昭十　宋公子　昭二十

子明　鄭游販　襄二十二　齊公孫明　昭四　宋樂涸　定九

子然　鄭穆公子　成十　鄭駟歂　定九

子皙　鄭公孫黑　襄二十九　楚公子黑肱　襄二十七

子餘　晉趙衰　僖二十四　齊太史　哀四　吳太宰嚭　哀八

子容　晉羊舌赤子　昭二十八　齊高止　襄二十九

子車 齊北郭氏襄二十八
子土 衞鄄氏哀十五
子蠆 宋公子蘭襄二十六
子公 鄭公子宋宣四
子朱 晉行人襄二十六
子般 魯莊公子莊三十二
子木 衞大夫哀二
子魚 衞祝鮀定四
子儀 王子克桓十八
子石 鄭印段襄二十七
師段襄二十七註
子西 鄭公孫夏襄
子南 衞公子鄖哀二
子家 魯公孫歸父宣十
析歸父襄十八
子羽 魯顏羽哀十一
子展 鄭公孫段襄二十七
子產 鄭公孫僑襄二十一
子旗 鄭公孫黑襄十四
子大叔 鄭游吉昭二十
子太叔 鄭游吉昭二十
子叔 齊慶封襄二十八
子叔孫 魯叔孫豹昭五
子叔孫 魯叔孫武叔定十
子叔孫 魯叔孫成子文四
子叔孫 魯叔孫昭子昭十
子叔孫 魯叔孫舒昭十
子叔孫 魯叔孫婼昭十
子叔孫 魯叔孫不敢昭十
子叔孫 魯叔孫州仇哀十
子叔孫 魯叔孫成子文十
子叔孫 魯叔孫昭子

公孫夏 鄭子西裘十五 齊公族哀十一
公孫揮 鄭子羽襄二十四 齊公族哀十一
公孫丁 衛公族襄十四 宋公族昭二十
公孫放 魯穆伯僖十五 齊嬖臣襄二十五
公孫蠆 鄭子蟜襄九 齊子尾襄二十九
公孫嵓 陳孔嵓文十七 楚子國哀十八
公孫朝 魯成邑大夫昭二十六 楚子西之子哀十七
公孫鉏 鄭馬師襄三十 邾大夫昭二十三
王孫賈 衛大夫定八 楚大夫定五
王孫周 王號公隱八 王號公隱八

成 七

歸父 魯子家宣九 齊國莊子僖二十八 齊析文子襄二十三
行父 魯季文子文六 陳儀氏宣九
嘉父 晉頃父之子隱六 晉欒盈黨襄二十一 無終子襄四
處父 魯公欽陽定七 晉陽子僖二十三
詹父 王子頹黨莊十九 號大夫桓十
甲父 晉胥甲宣元 鄭石氏僖二十四
周父 魯管氏哀十一 齊鄭氏成二
女叔 鄭堵氏襄十二 秦不更成十三

五 鶴壽堂叢書

林父 王號仲桓五 桓八註 晉中行桓子僖二十七 衛孫文子
仲帶襄七 衛公子頑閔二
昭伯 魯臧爲子昭二十五 魯子服惠伯昭十六
孝伯 魯仲孫羯襄二十四 魯子服何昭十
駒伯 晉郤克宣二 晉郤錡成十七
衛子 衛成公僖二十五 衛夷叔僖二十八
文伯 魯穆伯子穀文七 魯公父歜定五
懿伯 魯孟獻子子昭三 魯子家羈昭二十五
石子 衛石碏隱四 衛石稷成二
齊子 魯叔老襄十四 衛昭伯子閔二
懿子 魯仲孫何忌哀十一 衛北宮括襄十四
孺子 魯孟武伯哀十四 晉欒盈襄二十三
齊子 衛石碏隱四 衛石稷成二
懿子 魯仲孫何忌哀十一 衛北宮括襄十四
孺子 魯孟武伯哀十四 晉欒盈襄二十三
齊子 魯叔老襄十四 衛昭伯子閔二
國子 齊國莊子僖十三 齊國武子成十七
國書 哀十一 齊國觀哀十七 邢卿僖二十五
石子 衛石碏隱四 衛石稷成二
子服 衛齊惡昭元
子服 魯子服椒昭三 魯叔仲彭生文七
樂伯 晉欒書宣十二 晉欒黶襄十四
士莊伯 晉荼朔成十二 晉士弱襄二十五
知伯 晉荀罃襄十三 晉荀盈襄二十九
士伯 晉先蔑文七 晉士貞子宣十五
惠伯 魯子服椒昭三 魯叔仲彭生文七
樂伯 晉欒書宣十二 晉欒黶襄十四
士莊伯 晉荼朔成十二 晉士弱襄二十五
知伯 晉荀罃襄十三 晉荀盈襄二十九
士伯 晉先蔑文七 晉士貞子宣十五
仲帶襄七 衛公子頑閔二
昭伯 魯臧爲子昭二十五 魯子服何昭十六
文伯 魯穆伯子穀文七 魯公父歜定五
懿伯 魯孟獻子子昭三 魯子家羈昭二十五
孝伯 魯仲孫羯襄二十四 魯子服何昭十六
駒伯 晉郤克宣二 晉郤錡成十七
衛子 衛成公僖二十五 衛夷叔僖二十八
石子 衛石碏隱四 衛石稷成二
齊子 魯叔老襄十四 衛昭伯子閔二
懿子 魯仲孫何忌哀十一 衛北宮括襄十四
孺子 魯孟武伯哀十四 晉欒盈襄二十三
齊子 魯叔老襄十四 衛昭伯子閔二
國子 齊國莊子僖十三 齊國武子成十七
國書 哀十一 齊國觀哀十七 邢卿僖二十五
石子 衛石碏隱四 衛石稷成二
子服 衛齊惡昭元
子服 魯子服椒昭三 魯叔仲彭生文七
樂伯 晉欒書宣十二 晉欒黶襄十四
士莊伯 晉荼朔成十二 晉士弱襄二十五
知伯 晉荀罃襄十三 晉荀盈襄二十九
士伯 晉先蔑文七 晉士貞子宣十五
惠伯 魯子服椒昭三 魯叔仲彭生文七
樂伯 晉欒書宣十二 晉欒黶襄十四
士莊伯 晉荼朔成十二 晉士弱襄二十五
知伯 晉荀罃襄十三 晉荀盈襄二十九
士伯 晉先蔑文七 晉士貞子宣十五
仲帶襄七 衛公子頑閔二
昭伯 魯臧爲子昭二十五 魯子服何昭十六
文伯 魯穆伯子穀文七 魯公父歜定五
懿伯 魯孟獻子子昭三 魯子家羈昭二十五
孝伯 魯仲孫羯襄二十四 魯子服何昭十六
駒伯 晉郤克宣二 晉郤錡成十七
衛子 衛成公僖二十五 衛夷叔僖二十八
石子 衛石碏隱四 衛石稷成二
齊子 魯叔老襄十四 衛昭伯子閔二
懿子 魯仲孫何忌哀十一 衛北宮括襄十四
孺子 魯孟武伯哀十四 晉欒盈襄二十三
齊子 魯叔老襄十四 衛昭伯子閔二
國子 齊國莊子僖十三 齊國武子成十七
國書 哀十一 齊國觀哀十七 邢卿僖二十五
石子 衛石碏隱四 衛石稷成二
子服 衛齊惡昭元
子服 魯子服椒昭三 魯叔仲彭生文七
樂伯 晉欒書宣十二 晉欒黶襄十四
士莊伯 晉荼朔成十二 晉士弱襄二十五
知伯 晉荀罃襄十三 晉荀盈襄二十九
士伯 晉先蔑文七 晉士貞子宣十五
惠伯 魯子服椒昭三 魯叔仲彭生文七
樂伯 晉欒書宣十二 晉欒黶襄十四
士莊伯 晉荼朔成十二 晉士弱襄二十五
知伯 晉荀罃襄十三 晉荀盈襄二十九
士伯 晉先蔑文七 晉士貞子宣十五
仲帶襄七 衛公子頑閔二
昭伯 魯臧爲子昭二十五 魯子服何昭十六
文伯 魯穆伯子穀文七 魯公父歜定五
懿伯 魯孟獻子子昭三 魯子家羈昭二十五
孝伯 魯仲孫羯襄二十四 魯子服何昭十六
駒伯 晉郤克宣二 晉郤錡成十七
衛子 衛成公僖二十五 衛夷叔僖二十八
石子 衛石碏隱四 衛石稷成二
齊子 魯叔老襄十四 衛昭伯子閔二
懿子 魯仲孫何忌哀十一 衛北宮括襄十四
孺子 魯孟武伯哀十四 晉欒盈襄二十三
齊子 魯叔老襄十四 衛昭伯子閔二
國子 齊國莊子僖十三 齊國武子成十七
國書 哀十一 齊國觀哀十七 邢卿僖二十五
石子 衛石碏隱四 衛石稷成二
子服 衛齊惡昭元
子服 魯子服椒昭三 魯叔仲彭生文七
樂伯 晉欒書宣十二 晉欒黶襄十四
士莊伯 晉荼朔成十二 晉士弱襄二十五
知伯 晉荀罃襄十三 晉荀盈襄二十九
士伯 晉先蔑文七 晉士貞子宣十五
惠伯 魯子服椒昭三 魯叔仲彭生文七
樂伯 晉欒書宣十二 晉欒黶襄十四
士莊伯 晉荼朔成十二 晉士弱襄二十五
知伯 晉荀罃襄十三 晉荀盈襄二十九
士伯 晉先蔑文七 晉士貞子宣十五
仲帶襄七 衛公子頑閔二
昭伯 魯臧爲子昭二十五 魯子服何昭十六
文伯 魯穆伯子穀文七 魯公父歜定五
懿伯 魯孟獻子子昭三 魯子家羈昭二十五
孝伯 魯仲孫羯襄二十四 魯子服何昭十六
駒伯 晉郤克宣二 晉郤錡成十七
衛子 衛成公僖二十五 衛夷叔僖二十八
石子 衛石碏隱四 衛石稷成二
齊子 魯叔老襄十四 衛昭伯子閔二
懿子 魯仲孫何忌哀十一 衛北宮括襄十四
孺子 魯孟武伯哀十四 晉欒盈襄二十三
齊子 魯叔老襄十四 衛昭伯子閔二
國子 齊國莊子僖十三 齊國武子成十七
國書 哀十一 齊國觀哀十七 邢卿僖二十五
石子 衛石碏隱四 衛石稷成二
子服 衛齊惡昭元
子服 魯子服椒昭三 魯叔仲彭生文七
樂伯 晉欒書宣十二 晉欒黶襄十四
士莊伯 晉荼朔成十二 晉士弱襄二十五
知伯 晉荀罃襄十三 晉荀盈襄二十九
士伯 晉先蔑文七 晉士貞子宣十五
惠伯 魯子服椒昭三 魯叔仲彭生文七
樂伯 晉欒書宣十二 晉欒黶襄十四
士莊伯 晉荼朔成十二 晉士弱襄二十五
知伯 晉荀罃襄十三 晉荀盈襄二十九
士伯 晉先蔑文七 晉士貞子宣十五

中行伯 晉荀林父 昭五 宣十五 晉荀庚 成三 晉荀偃 襄十四 晉荀吳
伯張 魯叔輒 昭二十一註
伯石 晉楊食我 昭二十八 鄭公孫段 襄三十
伯儵 晉文公子 僖二十三 南燕祖 宣三
號仲 周文王弟 僖五 號公林父 桓八
敬仲 齊管夷吾 閔元 齊高傒 襄二十九 陳公子完 莊二十二
其仲 魯慶父 莊三十二 鄭大夫 成七
仲孫 齊公孫無知 昭四 齊仲孫湫 閔元
號叔 周文王弟 僖五 東虢君 隱元 虢公林父之子 莊二十
范叔 晉范文子 成三 晉士燮 襄二十九
御叔 魯御邑大夫 襄二十二 陳夏氏 成二
孔叔 衛孔悝 哀十五 鄭大夫 僖三 宋襄公孫文八
師叔 鄭三良之一 僖七 楚潘尪 文十六
莊叔 魯叔孫得臣 文三 魯展氏 襄二十八 魯顏氏 襄二十九
芮叔 晉欒賓之子 桓三 鄭叔段 隱元
大叔 王子帶 僖二十二 衛世叔齊 哀十一 鄭叔段 隱元 鄭游吉 襄二
申叔 楚申公叔侯 僖二十八 楚申叔展 宣十二
孫叔 鄭子如之子 成十三 楚萬敖 宣十二
叔禽 晉韓起庶子 昭五 鄭公孫申弟 成十
叔肹 魯叔輒 昭二十一註 晉荀庚 成三 晉荀偃 襄十四 晉荀吳
伯石 晉楊食我 昭二十八 鄭公孫段 襄三十
叔侯 晉女叔齊 襄二十九 楚申公 僖二十六
成季 魯季友 莊三十二 晉趙衰 文六
叔季 晉士魴 成十八 晉先穀 宣十二註
季子 王劉康公 宣十 魯季友 閔元 晉郤至 成十七
衛子路 哀十五 吳季札 昭二十七
趙孟 晉趙宣子 文六 晉趙文子 襄二十七 晉趙簡子 昭二十九 晉趙鞅 定四
襄子 哀二十
彭生 魯叔仲惠伯 文十四 齊公子 桓十八 楚大夫 昭四
歸生 鄭子家 文十七 蔡聲子 襄二十六
去疾 晉頃公 昭三十 鄭子展 宣四 莒著丘公 襄三十一
棄疾 楚平王 昭四 楚子南之子 襄二十二 楚鬬韋龜之父 昭六註
展夫 周芮伯 文元 衛孫桓子 宣七 衛渾氏 哀十五
臣夫 魯冶氏 昭三 陳夏氏 哀十三
陰忌 王大夫 昭二十二殺 王子朝黨 昭二十六
弗忌 魯夏父 文二 晉欒氏 成十五 楚巫臣族 成七
何忌 魯仲孫氏 昭七 齊莊氏 昭二十 楚公子 襄三
壽餘 晉魏氏 文十三 楚申公 哀四

掩餘 吳壽夢之子 昭二十三
無恤 晉范氏 文十二
無恤 晉趙襄子 哀二十
無咎 齊高固之子 成十五
無宇 齊陳桓子 襄六
無地 晉王官氏 文二
大心 宋蕭叔 莊二
大心 宋樂氏 昭七
尹 昭三十
黑肱 魯成公 成元註
嬰齊 魯東門遂之子 成十五
衛孔氏 閔二
滕宣公 僖十九
仵臼 齊景公 哀五
御寇 齊夏氏 襄二十三
務人 魯昭公子公爲 昭二十九
得臣 魯叔孫莊叔 文元
郤師 晉欒盈黨 襄二十一殺
射姑 魯季公鳥臣 申氏昭二十五卓夜姑夜本作社 按社與射同音刻本之訛耳
石乞 衛孫臣之黨 哀十五
賈舉 齊莊公侍人 襄二十五
楚子重 成二
宋昭公 文十六
陳宣公 僖十二
楚息公 僖二十五 御一作禦
陳太子 莊二十二
魯公冉氏 文十八
楚子玉 僖二十三
齊東宮 隱三
齊莊公嬖臣 襄二十五
晉右行 僖二十八
齊景公太史 昭二十 號太史 莊三十二
晉士文伯 襄三十一
楚連尹 襄十五一十五爲莫敖
邾大夫 襄二十一
楚白公之徒 哀十六
楚熊氏 宣十二
鄭大夫 昭十六
齊莊公嬖臣 襄二十五死
晉大夫 昭二十二
晉王良 哀二
晉趙襄子 哀二
齊崇公之子 襄二十七
楚子玉之子 僖二十八
秦庶長 襄十二
楚監馬 昭三十一
楚子晳 襄二十七
邾族 昭三十一
楚子囊 昭十六
晉趙嬰 宣十二
宋樂氏 宣十五
晉欒盈黨 襄二十一殺
齊莊公 襄二十五死
晉大夫 昭二十二
吳王僚太子 昭二十三
吳子遏 襄十四
越大夫 昭二十四
魯申氏 定十二
齊陳文子 襄二十七
齊管仲 莊八
戎子駒支之祖 襄十四
齊管氏 成十一
王冷人 昭二十一
衛公孫氏 哀二十五
鄭大夫 昭十六
晉士景伯 昭二十三
晉士文伯 襄三十一
楚連尹 襄十五一十五爲莫敖
邾大夫 襄二十一
楚熊氏 宣十二
王劉氏 昭十二殺
魯昭公子公爲 昭二十九
魯叔孫莊叔 文元
魯成公 成元註
魯東門遂之子 成十五
衛孔氏 閔二
滕宣公 僖十九
宋昭公 文十六
陳宣公 僖十二
楚息公 僖二十五 御一作禦
陳太子 莊二十二
魯公冉氏 文十八
楚子玉 僖二十三
齊東宮 隱三
齊莊公嬖臣 襄二十五
晉右行 僖二十八
齊景公太史 昭二十 號太史 莊三十二
晉士文伯 襄三十一
楚連尹 襄十五一十五爲莫敖
邾大夫 襄二十一
楚白公之徒 哀十六
楚熊氏 宣十二
鄭大夫 昭十六
齊莊公嬖臣 襄二十五死
晉大夫 昭二十二
吳王僚太子 昭二十三
吳子遏 襄十四
越大夫 昭二十四
魯申氏 定十二
齊陳文子 襄二十七
齊管仲 莊八
戎子駒支之祖 襄十四
齊管氏 成十一
王冷人 昭二十一
衛公孫氏 哀二十五
鄭大夫 昭十六
晉士景伯 昭二十三
晉士文伯 襄三十一
楚連尹 襄十五一十五爲莫敖
邾大夫 襄二十一
楚白公之徒 哀十六
楚熊氏 宣十二
鄭大夫 昭十六
齊莊公嬖臣 襄二十五死
晉大夫 昭二十二
吳王僚太子 昭二十三
吳子遏 襄十四
越大夫 昭二十四
魯申氏 定十二
齊陳文子 襄二十七
齊管仲 莊八
戎子駒支之祖 襄十四
齊管氏 成十一
王冷人 昭二十一
衛公孫氏 哀二十五
鄭大夫 昭十六
晉士景伯 昭二十三
晉士文伯 襄三十一
楚連尹 襄十五一十五爲莫敖
邾大夫 襄二十一
楚白公之徒 哀十六
楚熊氏 宣十二

宜僚　宋華司馬侍人昭二十一　楚熊氏哀十六　楚熊相氏宣十二

翰胡　晉弗氏成十六　曹大夫昭二

僑如　魯叔孫宣伯成一　長狄文十一

百里　許大夫隱十一　秦大夫僖十三

朱鉏　魯析氏哀八　衛析成子昭二十

公若　魯孝公玄昭二十五　魯公若藐定十

周公　王周桓公桓十八　王宰孔僖五　王周公楚成十二

宰周公　王宰孔僖九　王周公閱僖十三

蔡侯申　蔡文侯宣十七　蔡昭侯哀四

析朱鉏　魯大夫哀八　衛析成子昭二十

司馬子魚　宋公子目夷僖十九　楚公子魴昭十七

年代有疑

梁宏　晉曲沃武公車右桓三　晉襄公御戎僖三十三　襄相

人

洩駕　鄭大夫隱五　鄭大夫僖三十一　繹按相

卜楚邱　魯卜人閔二　魯卜人昭五至文十八　繹按閔二

一年至昭五計一百二十八年　至昭五計七十三年非三人必二人

男女同稱

孟子　秦孟明僖三十二　魯惠公夫人哀十二　魯惠公元妃隱元

聲子　魯野洩昭二十六　蔡子家襄二十六　魯惠公繼室隱元

畀我　邾臣黑二十三　楚昭王妹定四

名字並同

臣子右　鄭印氏襄二十二又二十七　鄭豐氏俱襄二十七

歸生子家　鄭公子文二又十二　蔡公孫歸生襄二十六又昭元

歸父子家　魯公孫俱宜十　齊析氏襄二十三又十八

公子申子西　楚令尹哀六　楚右司馬成六　按楚司馬子申成六兒子西昭二十六見此令尹也又莊十另有司馬子西乃關宜申也世族譜有子西字且云與令尹子西別稱查傳無有

官名並同

行人子羽　衛大夫哀十二　鄭公孫揮襄二十九

以上皆名字相同者凡單名不載證法如文武宣昭等另纂其中止慾子聲子一半爲證知伯趙孟國子石子衛子或系姓或系國尚未盡合異日尋當改之

左女東君記

左女彙記

高郵王士濂望溪氏輯

世族譜盡紀男不紀女得無略乎暇日倣其例分而次之其王后夫人與妾之類必見註乃註明否則妃之至女子自以夫家爲主惟未嫁乃屬母家○引古不載

周

王后紀季姜桓王后桓八桓九見○王姚莊王妾生子頹莊十九見○王后陳嬀惠后惠王后生襄王及王子帶倶莊十八見○隗氏狄女襄王后旋殿僖二十四見○王后齊女定王后宣六見○王后齊女靈王后襄十二二十五見○王穆后景王后生太子壽昭十五見

雜人周郊婦人尹固所遇者昭二十九見

魯

孟子惠公元妃隱元見　聲子君氏惠公繼室生隱公隱元隱三見　仲子子氏惠公夫人生桓公隱元隱二見○文姜姜氏桓公夫人生莊公及季友桓三桓六見○姜氏哀姜莊公夫人莊二十四見　孟任莊公許爲夫人生子般莊公三十二年見　叔姜哀姜生閔公閔二見　成風風氏莊公妾生僖公文公女子般妹莊三十二見○聲姜姜氏僖夫人生文公僖十七文十六見　伯姬僖公女未嫁而卒僖九見經○出姜婦姜哀姜氏文公二妃生宣公及叔肸文十八宣八見○婦姜穆姜宣夫人生成公及宋伯姬宣元成九襄九見○婦姜氏齊姜姜氏成夫人成十四襄二見　定姒姒氏成公妾生襄公襄四見○胡女敬嬴襄公妾生子野襄三十一見　齊婦婦氏敬婦之娣生昭公襄三十一昭十一見○孟子昭夫人哀十二見　公爲母公衍母皆昭妃昭二十九見○定姒姒氏定夫人生哀公定十五見○公子荊母哀公妾欲立爲夫人哀二十四見

臧氏臧宣叔妻生賈及爲　臧宣叔繼室生紇並見襄二十三○臧昭伯內子昭二十五見

施氏聲伯外妹施氏婦爲施孝叔妻晉卻犨奪之成十一見

孟孫戴已穆伯妻生文伯　聲已戴已娣生惠叔○已氏襄仲所聘二人皆莒女並文七見○泉丘女奔僖子生懿子及敬叔　僖字敬叔　邾氏女僖子副妾三人並昭十一見

叔孫庚宗婦穆子所宿生豎牛者　國姜國氏北婦人穆子娶齊女也生孟丙仲壬隨爲公孫明所娶二人並昭四見○公孫茲妻牟女僖五見

李孫宋元公女平子妻也昭二十五見○季文子妻陳女也文六見○季姒齊鮑文子女季公鳥妻與蘧人檀通者也昭二十五見○南孺子南氏桓子妻哀三見

東門氏 已氏襄仲所聘莒女也文七見
子叔聲伯母叔肸妻也出嫁齊管于奚寡而歸聲伯成十一見○聲
伯妻莒女也成八見
雜人 秦姬秦遄妻季公鳥妹昭二十五見

晉

姜氏穆侯夫人桓二見○齊姜本武公姜獻公烝之生申生及秦穆姬莊二十八見　賈君獻公次妃僖十五見　大戎狐姬狐季姬獻妃生文公　小戎子獻妃生惠公　驪姬獻斃妾生奚齊驪姬娣獻妃生卓子四人俱莊二十八見○梁嬴惠公妻生懷公辰嬴嬴氏懷妻又文妻僖廿二妾惠公女俱僖十七見○懷嬴辰嬴氏懷妻又文妻僖廿二

廿七文六見　季隗狄女文妃齊桓妻生伯儵叔劉　姜氏文妃齊桓妻之殺竊妾者俱僖廿三見　文嬴文夫人秦穆女僖廿三見　杜祁文妃生公子雍　偪姞文妃生襄公俱文六見○穆嬴襄夫人生靈公文七見○悼夫人杞女生平公襄二十三見○衛姬平妃襄廿六見　少姜少齊平妃昭二見　四姬平妃昭元見　繼室平妃齊公孫蠆女昭三見

趙 趙穿妻晉君女文十一見○叔隗狄女襄內子生盾僖廿三見
氏 趙姬君姬氏晉文女襄妻生同括嬰僖廿四宣二見○趙莊姬
魏氏 姬氏孟姬晉成女趙朔妻通嬰齊者成四成八成十七見
荀氏 荀首妻齊女成五見傳但言逆女其爲君逆與自逆未詳
欒氏 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生盈而通老州賓者襄廿一見
郤氏 郤缺妻僖三十二見○聲伯外姊本爲施孝叔婦肇尊而娶之
成十一見
郤氏 郤勝妻昭二十八見
羊舌氏 羊舌叔向母叔虎母並羊舌職妻襄廿一見○子容母伯華妻○叔向妻楚巫臣夏姬女並昭廿八見○雍子女叔魚妾因斷獄納者昭十四見
伯氏 伯伯宗妻成十五見
雜人 介之推母僖二十四見○甯嬴妻文五見○公婿池妻晉君女文八見○載胥婦○靈輒母並宣二見○長魚矯母妻成十七見○鄧嬴妻昭廿八見

衛

莊姜莊夫人　厲嫣莊妃生孝伯　戴嫣厲嫣娣莊妃生桓公
嬖人莊嬖生州吁四人並隱三見○夷姜莊妾宣烝之生急子
宣姜宣夫人本爲急子娶者生壽及朔二人並見相十六○懿公夫人閔二見○文公夫人閔二見○定姜姜氏定夫人　敬姒定姜生獻公二人並成十四見○獻嬖妾從師曹學琴者襄十四見
靈公昭七見○南子少君靈夫人生蒯聵定十三十四見○呂姜嫡始襄嬖人生孟縶及

莊夫人哀十七見　夏戊女司徒期姊出公夫人哀二十五二十六見

孔氏伯姬孔姬孔伯姬刖臏姊孔文子妻生孔悝哀十五見

大叔懿子妻晉悼公子慭女生悼子○宋子朝女疾妻疾卽悼子　姊疾妻　孔姞孔圉女疾妻疾出奔爲道妻四人並哀十一見

雜人巳氏妻哀十七見

鄭

武姜姜氏武夫人生莊公及段隱元見○鄧曼莊夫人生昭公　雍姞莊妃生厲公及語二人俱桓十一見○婦嬀嬀氏昭夫人隱八見○陳嬀鄭子妃文公報之生子華子頹宣三見　芊氏文夫人妾子然子孔　圭嬀穆姜生士子孔二人俱襄十九見　姚子穆少妃生子貉及夏姬昭二十八見

左女彙記 衛鄭 五

姜氏文夫人並僖二十二見　江女文妃生公子士　蘇女文妃生子齊子尾女罕虎妻昭五見

驪子游妻晉女昭十九見

游氏游販所奪逆妻襄二十二見○徐吾犯妹子南妻昭元見

雜人堵狗妻晉范氏女襄十五見○顓考叔母隱元見○雍姬祭仲女雍糾妻桓十五見

齊

衛姬僖姜生桓公昭十三見○王姬襄夫人莊元見○王姬共姬桓夫人莊十一見　蔡姬桓夫人僖三見　徐嬴桓夫人以上三夫人皆無子　長衛姬衛共姬生武孟　少衛姬生惠公　鄭姬生孝公　葛嬴生昭公　密姬生懿公　宋華子生公子雍以上六如夫人皆桓內嬖僖十七見○昭姬子叔姬魯女昭妃文十四見○蕭同叔子惠妃生頃公宣十七成二見○聲孟子孟子頃妃生靈公成十六十七見○顏懿姬魯女靈夫人　酸聲姬懿姊生莊公○仲子宋女靈妾生牙　戎子宋女靈妾四人皆襄十九見　穆孟姬魯僑如女靈妾生景公襄廿五昭十見○重魯公子慭女景夫人昭廿七見　燕姬景夫人昭七哀五見　鬻姒景妾生人通季魴侯者哀八見○許晉繼室子尾以其女更之而另嫁之者昭三見○國姜北婦人初爲叔孫穆子妻繼爲公孫明所娶昭四見

高氏叔姬子叔姬魯女高固妻宣五見

管氏聲伯母出嫁魯子叔成十一見

崔氏棠姜東郭姜姜氏初爲棠公妻後崔杼娶之襄二十五見

慶氏慶封妻襄廿八見

閭丘氏閭丘嬰妻襄二十五見

盧蒲姜慶舍女癸妻襄廿八見○盧蒲嫳妻襄廿八見

陳氏懿氏陳敬仲妻莊廿二見○陳無宇母襄廿八見○子士之母
僖子妾哀六見
雜人 連稱從妹莊八見○懿氏妻占妻敬仲者莊廿二見○甯姜僖廿三見○閻職妻懿公納之文十八見○辟司徒妻成二見○杞梁妻襄廿三見○敝無存妻欲讓其弟定九見

宋

襄夫人王姬襄王姊文八文十六見○共姬伯姬宋伯姬魯穆姜女共公夫人成八見襄三十卒○桓夫人衛宣姜女閔二見○襄若夫人平夫人芮司徒女襄廿六見○景曹曹氏小邾女元夫人昭二十廿五哀廿三見○景夫人哀十七見

華氏華亥妻昭二十見○華定妻襄十七見
皇氏皇野妻杞姒哀十七見
湯氏湯伯姬魯女僖廿五見
雜人 孔父妻桓元見○南宮萬母莊十二見

楚

邓夫人若敖妻宣四見○鄧曼武夫人桓十三見○息嬀文夫人文滅息以歸者莊十十四廿八見○鄭二姬文芈女也成取以歸襄十二見 巴姬共妾昭十三見○鄭公孫段女靈妃昭元見
僖廿二見○莊夫人共王母也襄九見卒○秦嬴秦景妹共夫人
酋女靈求昏韓起送者昭五見 申亥二女靈殉葬者昭十三見

○鄭陽封人女弈平王生建者昭十九見昭廿三吳取之以歸○
蔡氏平納建之婦昭十九見 季芈畀我平女昭姊定四見○越
女昭姜生惠王哀十六又稱昭夫人
鄧氏鄧子女伯比妻生子文宣四見
屈氏屈申公巫臣妻成二見
伍氏王子牟女伍舉妻襄廿六見
沈氏沈尹戌亦葉公諸梁母定五見
雜人 夏姬逆尹襄老妻成二見○季芈鍾建妻定五見

秦

穆姬伯姬晉獻女秦穆夫人僖十五莊廿八見 簡璧穆姬女僖十五見○桓夫人景與鍼毋昭元見

陳

哀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 二妃生公子圍 下妃生公子勝
倶昭八見
夏氏夏姬御叔妻宣九成二見
雜人 賈徯母妻襄二十五見

蔡

太子般妻景公通而被弒者襄三十見○陳嬀哀夫人息 之姨也莊十見

曹

雜人僖負羈妻僖二十三見

莒

向姜姜氏莒子夫人隱二見

雜人叔姬莊公女莒慶妻莊廿七見○紀鄣羹婦昭十九見

杞

伯姬莊公女莊二十五見○叔姬子叔姬莊公女杞桓夫人文十二見　叔姬子叔姬姊桓夫人成四見

許

穆夫人衛宣姜女閔二見

邾

齊姜文元妃　晉姬文二妃並文十四見○庶其妻魯襄姑姊襄二十一見

小國

芮姜芮伯萬母桓二見○伯姬紀侯夫人隱二見莊四卒　叔姬伯姊隱七莊廿九見○季姬鄫夫人僖十四十六見○伯姬鄭夫人宣十五見○季公若姊小人宣十六見○伯姬晉景姊潞子夫人昭十八九見○息嬀息夫人莊十見○徐子章禹夫人昭三十見○江羋楚成妹嫁於江文元見○賈大夫妻昭二十八見

左傳分年附紀

高郵王士濂望溪氏輯

王姬　齊襄夫人莊元　齊桓夫人又稱共姬莊十一　宋襄夫人襄

王姊文十六

伯姬　僖女僖九見經　宋共夫人宣女又稱共姬成九　杞某公妃魯

莊女莊二十五　紀夫人魯女隱二見經　邾夫人魯女宣十六　宋湯氏

妻魯女僖二十五　秦穆夫人又稱穆姬晉獻女僖十五　衛孔文子

妻衛靈女哀十五　潞子夫人晉景公姊宣十五

叔姬　杞桓夫人魯女成四　齊高固妻又稱子叔姬魯女宣二　莒

慶妻莊女莊二十七　紀侯妃伯姬姊也隱七見經

左女同名附紀　一　鶴壽堂叢書

子叔姬　杞桓公夫人又稱叔姬文十四　祔昭公妃又稱昭姬文十

四　齊高固妻又稱叔姬宣五

共姬　齊桓夫人卽王姬莊十一　宋共夫人卽伯姬成八見襄卅卒

衛姬　齊桓如夫人長衛姬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僖十七

齊僖妾生桓公昭十三　晉平妃疑四姬之一襄二十六

齊姜　晉武妾獻忝之生申生者莊二十八　邾文公元妃文十四　成

公夫人此齊宇乃諡法與上二人異襄二

哀姜　莊夫人莊二十四　文夫人文十八

宣姜　衛宣夫人桓十六　衛襄夫人昭二十五

孟子　惠元妃隱元昭夫人吳女哀十

仲子　惠夫人隱元　齊靈妾襄十九

定姒　成妾此定字乃諡也與下從夫諡者異襄四　定夫人定十五

陳嬀　惠后莊十八　鄭子儀妃昭三

鄧曼　鄭昭母桓十三　楚武夫人桓十三

左海續紀

父取子婦 附通
高郵王士濂望溪氏輯

衛宣公取急子妻 桓十六
楚平王取太子建妻 昭十九

蔡景侯通太子般妻 襄二十
子烝父妾

晉獻烝齊姜 莊二十八
衛宣公烝夷姜 桓十六

晉惠公烝賈君 僖十五
衛昭伯烝宣姜 閔二 楚黑要烝夏姬 成二

齊莊公通棠姜 襄二十五
君淫臣妻

陳靈公通夏姬 宣九
同姓瀆倫

魯季姒通襄人檀 昭二十五
衛孔姬通渾良夫 哀十五

魯季姒通邾人 哀八
魯季敢侯通季姬 哀八

齊襄公通文姜 桓十八
教國肆虐

楚文王虜息嬀 莊十四
易內

吳太子諸樊取楚夫人 昭二十三
齊慶封虐蒲婁 襄二十八

通室
晉祁勝鄔臧 昭二十八

爭宮
吳人鄧以班處宮 定四

老淫
陳夏姬歷七夫 宣九 成二

晉趙嬰通莊姬 成四
姪報叔妃

鄭文公報陳嬀 宣三
兄弟爭室

魯叔孫僑如通聲孟子 成十七〇 以上本國
齊慶克通聲孟子 成十六

魯叔孫僑如通穆姜 成十六
衛公子朝通宣姜 昭二十〇此襄夫人非宣夫人

王子帶通隗氏 僖二十四
魯共仲通哀姜 閔二

鄭子南子晳 昭元
兄奪弟室

魯穆伯娶襄仲巳氏 昭七
弟因兄室

衛太叔遷室孔姞 哀十一
主婿通家臣

魯季姒通襄仲 昭二十五
衛孔姬通渾良夫 哀十五

晉欒祁通州賓 襄二十一
齊襄公通文姜 桓十八

奪附妻

晉卻犨奪晉旄孝叔婦成十一

齊公孫明娶魯叔孫穆子國姜昭四

淫

魯叔孫穆子宿庚宗婦人昭四

楚鬬伯比淫邳子之女宣四

衛太叔疾淫於外州人哀十一

爭

楚子反子靈爭夏姬成二

奔

魯泉丘女與僚奔孟僖子昭十一

蔡鄭陽封人女奔楚平王昭十九

欲

宋襄夫人欲逼公子鮑文十六

楚莊王欲納夏姬成二

楚子元欲蠱文夫人莊二十八

讓

齊敝無存辭室以與弟定九

春秋左傳類聯

君德

皇天惟德是輔僖五諸侯以禮爲歸昭四年　如履如臨明德惟教僖二十式金式玉王度可恩昭十二年　聖人在上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昭四年　君子有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昭元年　慈孝愛敬教子以義方隱二年　獨狩菟苗納民於軌物隱五年　修德息師而慶鄰禮以主盟襄九年　親民庠事暗代叢書　別集　春秋左傳類聯　卷四十九　世楷堂藏板　上

而有吳天其啟嗣襄三十年　寧魯以親有禮因重固之本枝閔元年　救邢以從簡書戒晏安之酖毒同上　樹德惟同欲之濟寧容逞已無疆成二年　修禮爲攜貳之招詎可乘人有釁僖七年　喜興師而雨居然克敵豐年僖十九年　懼災降自天惕若恤民罪已莊十一年　使之司牧襄十四年　豈以陵民襄二十五年　齊桓從善如流昭十三年　晉文好學不貳少者文元年　不務昭其功德宋穆豈曰能賢隱三方茲棄疾神之所立違命其危昭十三年　子臧聖雖不能失守其敢成十五年　晉人以難欲立長君在文六年　楚國之舉恒在少者文元年　不務昭其功德宋穆豈曰能賢隱三方茲

守曰監國從曰撫軍閔二年　置善則固事長則順文六年　棄疾神之所立違命其危昭十三年　子臧聖雖不能失守其敢成十五年　晉人以難欲立長君在文六年　楚國之舉恒在少者文元年　不務昭其功德宋穆豈曰能賢隱三方茲

同上　秦穆能與人之壹遂定霸於西戎文三年　晉靈荷納諫而悛何不競於南楚宣元年　不以人從欲而以欲從人宋襄何憂鮮濟僖二十年　惟有可獻否亦有否獻可齊

之盟襄二十六年 祭地而墳毒獻齊姜之胙僖四年 哀姜哭市襄仲失援文十八年 穆嬴啼朝宣子畏偪文六年七年 易衰衽而如故姊之子猶童襄三十一年 辨菽麥而不能周有兄無慧成十八年 郢不足辱君其改圖哀二年 朱邾在卑民何由暨昭二十一年 命名以成師兄其替乎桓二年 協夢於康叔元則長矣昭七年

臣道

天子當陽諸侯用命文四年 一人刑善百姓休和襄十三年 卜世卜年王孫滿惟知在德宣三年 改玉改步仲梁懷豈遂忘君定五年 與琴而操南音敢忘其舊成九年 別集春秋左傳類聯 卷四十九 三 世楷堂藏板 賦詩不出鄭志皆昵乎寘昭十六年 戮死施生直推叔向昭十四年 潛寬糾猛愛嗣國僑昭二十年 輔五世以爲盟主襄二十七年 相三君而無私積襄五年 司聰司明司味各無失官昭九年 書名書服書動其敢棄命昭四年 隱舉非禮桓賂非禮滅孫德謙傳家 隱五年桓二年 衰冬之日盾夏之日趙氏忠動維世文七年成八年 和諸戎而五利備實維魏絳之謀襄四年 建一官而三物成端賴祁奚之舉襄三年 卜晝未卜夜繼之火而敢辭莊二十二年 守道不如守官珞以弓而不進昭二十年 縋而見敵燭武豈誠壯不如人僖三十年 朝之立焉則已定元年 怒以從師獲膰爲能死獲其所文二年 仕薦誰憩乎襄二十七年 寇而出者其可行羈將逃也文六年七年 年鐲元自狄先軫之面如生僖三十三年 嗣事於齊荀偃士匄屬其二子於欒黶曰昭十三年 之目乃瞑襄十九年 向虎門而立吳嬰免難於欒高昭十年 二十九年從近關而行遽瑗全身於孫甯襄十四年 實之是爲襄十五年 宜恭敬之不忘寧昭二十年 不恤莊三十年 邦讎可與行貨何爲昭二十三年 與我役慰我心詛祝實詒國患襄十七年 善則行惡則改誦謗均屬我昭代叢書 別集春秋左傳類聯 卷四十九 四 世楷堂藏板 師襄三十一年 事君借曰盡心寧徒爲舍藥之世子昭十九年 若節春秋爲法終當受惡非可寬越竟之正卿宣二年 夷吾敢比於二守僖十二年 驟稱功伐溫季求掩其七人成十六年 趙武靖能克免叔孫戮辱昭元年 楚圍虐善頓令舊掩傾亡襄三十年 公孫執鐸將振衛憂請免於戾昭二十年 荀躁掩耳而走魯難其敢與知昭三十一年 韓厥老矣宥政稟爲襄九年 欒伯善哉盈戮餘也宣十二年襄二十一年 趙穿有龍而弱實增晉君文十二年 曼滿無德而貪變占周易宣六年 焉與知政實助令尹而匿其情襄三十年 欲反其仇

乃求隱士而耕於鄙昭二十年居京不度滋蔓難圖隱元年在蔡速飛必剪其翼昭十五年隱民作慝蓋蓄若何昭二十五年家量厚施歌舞之矣昭三年二十六年

父子

君之貳爲卿襄二十二年父之貳爲子文十六年驕淫弗納隱三年齊聖不先文二年馳宮安子石之貪敬能保祀襄二十二年餼粟以子展之命善則歸親襄二十九年子能仕父教忠毛也偃也其誰能貳僖二十三年我歸死爾往報尚也員也猶愈相從昭二十年君賜未嘗煩谷封人錫類隱元年

母存請遺翳桑餓者逃名宣二年克黃不敢棄命于君善者豈思其餘宣二年樂驅不能任勞子父亡臣猶有所逃襄二十一年焉用文之許介推以偕隱僖二十四年惡多寵也逐芮伯而出居桓三年不獲連尹之尸子其可得宣十二年姑妻司城之命施族猶不亡文十六年扶之以奔成三年敢令同載於其主襄二十五年歸而不待宜弗正視於乃兄定五年子華父之奸宰冤於罪僖七年石惡本之歷不將行襄二十三年孟揭評命承祧武仲斬關以出同上士駘試其事不過二年莊二十三年四年二十五年樂豫舍其官以有其宗襄十九年嗜酒竟致曠宗高彊焉能任邑昭十三年和六族文七年叔鮪食而先有虎脅族將亡昭十四年襄薪弗克負荷豐施可不歸田昭七年帥犀稽首焉前賈

二十年樂厭汰而繼以盈嘗功已沒襄十四年荀枝葉之先落何昏姻之孔云僖二十二年樂大心賤其宗戴將不利昭二十五年定九年藝子山背其族桓亡必偏成十五年鉏麑誅共叔獨有後於鄭莊十六年鬬賊巢隕延季終棄室於吳襄三十一年十四年三公子皆君應悔大援之失桓十一年七大夫並仕用傷公室之衰僖二十六年壞欲與師子弟父兄何讓僖十八年朝貴干命伯仲叔季難圖隱二十六年葛藟庇其本根忍縱尋斧文七年草本同其臭味焉敢差池襄八年二十二年

夫婦

娶元妃以奉粢盛孝爲禮始文二年覿宗婦而用棗栗贄別物章莊二十四年鄭小不容圍也責之野賜昭元年齊大非耦忽其敢以師昏桓六年姬耦姑而生蕃蘐殺徵蘭之兆宣三年嫣育姜而光遠占諸鳴鳳之和莊二十二年感韓奕之章爰出房而荅賦成九年憐少齊之嬖請繼室以寵嘉昭二年生有魯室之祥其文斯在傳使獻宗司之禮于昔無徵哀二十四年無辱魯公辭非伉儷昭二年重酬向戌命改夫人襄二十六年辭先人有敝廬明杞

殃叔向何嫌毋姤襄二十一年　盈而蕩歎祿盡於武王莊四年　懷與安懼名敗於公子僖二十三年　齊侯東太子仲知廢嫡不祥襄十九年衛人出其君姜弗告神無罪襄十四年　雉獻叔孫豎何有寵昭四年　婦人相見不踰閾支芊何往勞於楚軍僖二十二年　公女嫁則命卿齊僖乃親送乎姜氏桓三年　妾不爲姒宜見出於穆姜成十一年　婦以養姑終不哲於文子襄二十五年　向戌聒而與語寺人實通棄妾之謀襄二十六年　荀息死以復言外嬖先受驪姬之賂莊二十八年僖九年　黨氏孟任割臂則因閟而盟莊三十二年　連稱從妹在宮以無寵使閒莊八年　華謀及婦乃賊其夫桓十五年　不避宗讎戕厥父襄二十八年　華督則逆而送桓元年　宋平乃視之尤襄二十六年　衷祖戲朝虐戲徵舒之似宣九年　蒙衣棄輦難蒙慶克之慚成七年　封豕之內以易而國遷朝襄二十八年　祁鄂之室可通而私有討昭二十人年　夏姬爲不祥之人成二年　欒鄢亦幾亡其室襄二十一年　惑以喪志昭元年　尤足移人昭二十八年

朋友

安得達人昭七年　豈無畏友莊二十二年　道在乎以輔以訓

別集

春秋左傳類聯　卷四十九

昭代叢書

襄十四年誘生於相狎相優襄六年　嬴懼處父以剛從之卽去文五年　札憂叔向好直勉於將行襄二十九年　玉轉相酬起拜國僑之賜昭十六年　兵其少弭武實屈建之知襄二十五年　七子之志可觀寵嘉趙武襄二十七年　兩國之卿交善存德司城襄二十七年　同官爲察林父盡心於先蔑文七年　舉偏非黨羊舌嗣位以伯華襄三十年　子產得見然明之心自問政而始襄三十五年　季友不忘原仲之好難越竟奚辭莊二十七年　游吉之歸趯以不來失望昭三年　虎之嬰豈驟見爲勞昭五年　韓起從田蘇游而曰好仁襄七年　伍舉與聲子善而得復國襄二十六年　叔牙能知管仲四自魯以相齊莊九年　包胥實友伍員哭於秦而興楚定四年　如相識之舊惟禮子必慎之襄二十九年　我之亡爲善我其已矣昭十二年

家國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桓二年　忘世則危有備無小昭十八年　皮存毛傅僖十四年　脣亡齒寒僖五年　姬呂股肱盟府昭其舊職僖二十六年　山河表裏輿人誦以新謀僖二十六年　立德立功立言不朽非徒保姓襄十四年　致民致節致地數仔

乃以存亡襄二十五年布衣帛冠五千人之遺文公與衛閔二年生聚教訓二十年之外勾踐滅吳哀元年鄭豈內臣僖七年虞猶外府僖二年歌斵父載歌鴻鴈幾散邑之能鳩襄十六年賦鵲巢又賦采蘩實惟大國之省穡昭元年猶秉周禮豈曰無情襄二八年且倚齊唇兼能相忍哀昭元年小國因恃而滅弦恃婚莒恃陋鄫恃賂江黃恃睦萊人恃謀昭元年僖五年成九年襄六年大都以耦而危蕭耦宋櫟耦鄭蔡耦楚蒲戚耦衛曲沃耦晉閔二年莊十三年又十四年齊非吾耦楚非吾族魯昭十一年襄十四年桓二年齊非吾耦楚非吾族魯

鄭之謀畧同桓六年成四年大不在邊細不在庭子臣之撰惟慎昭十四年小道大淫止少師以追楚太急桓六年臣一主二執季孫子事晉何瘳昭十三年乘軒者三百人責曹獻狀僖二十八年保國以五千甲許越行成哀元年不廢何以興僖十年無立有與斃哀九年楚君非異人任不忍棄力息肩襄二年朝氏豈爲我徒乃曰助彊就直襄三十三年子皮饒司城貸其皆得國而貸而不書者德有加襄二十九年子容專司徒修知進亡家而專則實斃之及必速仝崔杼之亂俘其家慶封之亂亡其邑豈知箕伯直柄虞遂伯嚴已相胡公襄二十八年昭三年又二郈氏之田分爲七羊古之田分爲三不獨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昭三年又十八年陳氏始大既爲之斧以斲公昭十年哀十五年魯宝雖分終賴有牆以蔽惡襄十一年昭五年又元年衛則徙而許則遷強鄰逼處僖二年又成十五年昭十八年邦則分而紀則判弱國難存襄十三年昭二年君欲何堪天之棄商久矣僖二十一年又二十三年周德既厭吾能與許爭乎十隱一年神降於莘非緣興虢莊二十三年鬼謀於社實兆亡曹哀七年又八年使疾其民實盈乃可殪也宣六年益富於舊族

聚殆將磯旃襄二十八年游吉不獲亢身而亢宗昭元年趙武焉能治州以治縣昭三年小九之一中五之一至於參而已極況過百雉之都城隱元年孟孫臣方諸季而能廉何乃倍徵其貢賦襄十一年昭五年宗之競將斃越叔遂滅若敖宣二年又四年國不競亦陵子產力存鄭服昭三年溯封實舊許豈鄭俘昭八年徵鬼則誣薛非宋役定元年公量收家量貸行徵工正之昌昭三年莊二十二年大國令小國共敢議蒲宮之僭昭元年子家懷譽卒至怒逐於臧宣十四年又十八年重耳安齊猶幸醉遣於子

犯僖二十三年 射乃不具夫三耦襄二十九年 萬或祇存其二人昭二十五年 外宰必內憂晉盡釋楚成十六年 世舊而同壞越其豪吳哀元年又十一年 夏肆是屏魯日以瘠襄二十九年 晉使不害宋則必聾宣十四年 莫貽悔於噬臍莊六年 宜遠圖於掉尾昭十一年

用人

國之利使能文六年 民之主用善昭五年 謀季友之歸魯落姑請盟閔元年 憂士會之在秦諸浮相見文十三年 樂書從善衆主十一之三成六年 行父去凶功居二十之一昭代叢書 別集 春秋左傳類聯 卷四十九 文十八年 睦諸侯而和百姓皆刑善於范宣襄十三年 說禮樂而敦詩書請試功於郤穀僖二十七年 輕則寡謀策孟明之必敗鄭之世隆襄二十七年 謀國奉君輿齊豈魯之常隸成十六年 棄賢而材皆用晉襄二十六年 賞善而盜可奔秦宣十六年 衛則遽瑗史狗史鰌子荊叔發子朝未有艾也襄二十九年 晉則趙孟伯瑕史趙師曠女齊叔向庸可踰乎襄三十年 免囚勸能猶將十世宥叔向襄二十一年 鄉師引過不以一眚掩孟明僖三十三年 惟仁讓夫好仁起朝而不廢無忌襄七年 舉類求其弗類吉立而諸舍子明襄二十二年 外選舊內選親德勞不失宣十二年 稱其二志襄三年 五叔無官莫以年先而德替定四年 三良爲政人昭二十五年 外宰必內憂晉盡釋楚成十六年 世舊而同壞越其豪吳哀元年又十一年 夏肆是屏魯日以瘠襄二十九年 晉使不害宋則必聾宣十四年 莫貽悔於噬臍莊六年 宜遠圖於掉尾昭十一年

政治

材之用去一不能襄二十七年 政之務慎三而已昭七年 鑄鼎象物備魑魅罔兩之神奸宣三年 昭德塞違章文物聲明之度數桓二年 觀惡而監德惡遠棄而德遠興莊二十二年 昭四年 勸賞而畏刑賞不僭而刑不濫襄二十六年 廣鵝之逐鳥雀誅不仁以子其民襄二十五年 菅蒯可代絲麻

備不虞以保其國（成九年）和民以亂猶治絲而棼之（隱四年）爲政以禮則執熱有濯（襄三十一年）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僖二十七年）安其樂而思其終有備無患（襄十一年）國政增修不可當也（文二年）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僖二十七年）寶近乃得貪何以饒國（成六年）穀出不過藉所以豐財也事以敏也將皆國政之知（襄二十六年）取而伍之有而蕆之猶是與人之誦（襄二十七年）晉法修於士會國無幸民（宣十六年）楚典擇自萬敖官能象物（宣十二年）叔向懲惡勸善（昭二十八年）

不爲暴不爲虐不爲頗（昭十四年）子犯教民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僖二十七年）州兵爰作蓋能說乎衆人（僖十五年）田賦欲行何必訪諸國老（哀十一年）爲政不猛盜警萑苻（昭二十年）作法於貪國讒蠆尾（昭四年）合二難既無以安國（襄十年）制參辟又何能靖民（昭六年）無備而辦於官濫可拾乎（哀三年）能寬以安夫衆轡之柔矣（襄二十六年）

禮樂

禮所以立（昭七年）樂無不諧（襄十一年）太史視書見易象春秋而知周禮之盡在（昭二年）伶工奏樂歌國風雅頌而

賞罰 訟獄附

獄無大小不能察必以情（莊十年）國有賞刑與其濫毋

寧僖襄二十六年 志過旌善緜上爲田僖二十四年 宣信勤王南陽始啟僖二十五年 魏絳始有金石之奏賜自和戎十一年 士會命以懲覺之章請因滅狄宣十六年 反田趙武還父氏之御賞以邴門文十一年 辟司徒之妻子之石窌成二年 冀缺褒而臼季受先茅之賜僖三十三年 荀桓寬而士伯有瓜衍之封宣十三年 繁纓曲縣雖假仲叔成二年 犀軒直蓋宜恤無存定九年 封邑創而投幸免誣道之討襄二十七年 覺服無以斂柩非德賞之榮襄二十九年 若夫三辟昭代叢書 別集 卷四十九 春秋左傳類聯 一七 世楷堂藏板之徵興皆叔世昭六年 然而九刑之命作自先君文十八年 始禍者死載在盟書定三年 專殺者旅罪同鬻獄昭十四年 賞盜去盜臧紇不能襄二十一年 以逆戮逆慶封其肯昭四年 欲加里克之罪何患無辭僖十年 遂逐華弱以奔毋事則謄有喪則拜恪因先代之尊僖四年 何役不會乃異罰襄六年 貴踊賤屨刑則已繁昭三年 蹊田奪牛罰其太重宣十一年 子晳尸且加木昭二年 南宮載而裹屍莊二年 以刑佐民莫如魏絳襄三年 救世已矣國僑昭六年 偏聽邪辭終逆叔孫以禮昭二十三年 不直君訟二十四年 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成四年 卻田爲王官之邑卻至弗敢爭成十一年 上其手州犁乃請問諸囚襄二十六年 亦左之亦右之王叔不能舉其契襄十五年 靳關而盟紇國有人焉襄二十三年

朝聘會盟宴享

五歲而朝三歲而聘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昭三年 朝以講禮聘以志業會以示威盟以底信昭十三年 息民繼好乃禮之經隱七年 親仁善鄰爲國之寶隱六年 國分大小卿與大夫之位上中下遷而相當成三年 爵有等差王及牧伯之朝侯子男班以載見哀十三年 伯舅加勞一級文十八年 然而九刑之命作自先君昭六年 尺天威僖九年 叔父受冊三辭對揚休命僖二十八年 同姓爲長薛則後縢隱十一年 明德是崇衛當先蔡定四年 有事則膳有喪則拜恪因先代之尊僖四年 何役不會何盟不同敢避王朝之牒昭二十五年 好卻至因地縣而鷩成二年 向戌欲弭諸侯之兵趙孟則衷甲是患襄二十七年 來朝發幣狎戎弗賓隱七年 在會饋芻待介以禮僖二十九年 小大之辄睦雨其常言襄十九年 兄弟之比安處也無吠昭元年 不次衛國尋盟寧後乎

荀盈（成三年）欲惡晉人享禮故同於鮑國（昭二十一年）備物象德昭文畏武何堪（昭三十年）問禮選良相國守先均善（昭四年）皆獎王室而無相害（僖二十八年）冀戴天子而加以（昭九年）共儉慈惠享宴兼賂（成十二年）體薦折俎公卿有（襄二十六年）辨宣十拜皇華之五善教以諮周（襄四年）卒常棣之七章期於好合（襄二十年）適晉國而辭館叔弓無敢爲賓（昭二年）並魯君以登階孫子不安於後（襄七年）加邊請徵非下臣之所堪（昭六年）辭玉弗從有君子焉無陋文十二年）寓書輕幣與晉令名（襄二十四年）適數徵牢徵吳背本（哀七年）賦湛露不荅賦彤弓不荅大禮敢干文四年）歌相鼠不知歌茅鴟不知淫人終滅（襄二十七年二十八年）昭四年）趙衰文也（僖二十三年）叔向言焉子木莫對（襄二十七年）晉侯不敬頓移事大之心（成十三年）卻子無基終至尸朝之禍（成四年）闔樂而歎非其所（桓九年）飲酒而泣喪其心（昭二十五年）病而後質援手豈曰能盟（定八年）弱則弗來投（隱三年）歃如忘知（隱十一年）中有信又焉用質（隱三年）亟何假中雋（昭十二年）中有信又焉用質（隱三年）歃如忘知不賴盟（隱七年）軍何以藩懼楚氛之甚惡（襄二十七年）日之（哀十三年）盟可尋亦可寒改焉何益（哀十三年）德則人不則鹿命無所逃文十七年）晉則已偷何瘠（昭二十一年）備物牛之足畏（昭三年）吳方無道亦瘈狗之可虞（哀十二年）鄧無賦於司馬願借助焉（襄四年）鄭比貢於甸侯懼弗給也（昭十三年）

武事上

觀釁而動（宣十二年）無威則驕（襄二十七年）備疆場之不虞（桓十年）用少長之有禮（僖二十八年）一戰城濮晉文爲能以德攻（僖二十七年）三敗韓原秦穆終不爲怨（僖十五年）楚師涉魚齒南風不競北何害焉（昭十二年）晉侯會葵丘東罟不知西則否矣（僖九年）曲爲老而直爲壯（僖二十八年）逆爲否而順爲臧（宣十二年）狃蒲騷而小羅不威以刑馬軍必敗（桓十三年）亡下陽而易晉是奪之鑒也國必亡（僖二年）叛楚有巫臣歲奔命者七（成七年）攻吳畏微虎夕遷舍者三（哀八年）讒蠱辛螫夫宗邦魚門縣胄（僖二十二年）豕蛇荐食乎上國雲澤抽戈（定四年）晨壓晉陳莫解王傷國蹶之憂（成十六年）省突陳城以報井堙木刊之怨（襄二十七年）五材並用誰能去兵（襄二十七年）戰宣十二年）克不可命（襄十三年）和必有功（成十三年）卻獻徇

人於師聊以分謗（成二年）范文歸功於帥不敢受名（成二年）晉三鬻而莫爭（襄九年）楚再世之不競（宣十二年四軍無闕入卿和睦五會之信難違（襄八年）二憾皆往三帥不專六人之同愈甚（宣十二年乘轅反北君不逃臣（宣十二年馬首欲東佐當從帥（襄十四年）完守仗信免晉楚之交加（襄八年）喜賂怒頑激奮泰之未可（僖二十八年）楚之不得志迫請誘隨以贏師（桓六年）晉其敢暨憊乎竟遁奮於疏陳（襄十八年）兒星未已軍命重申（成十六年）甚雨及之役徒多東（襄十八年）裹糧坐甲固敵人是求（文十二年）見可知難亦軍政

之善（宣十二年）陳侯免而擁社何殊徐子斷髮之憂（襄二十五年）昭三年鄭伯袒而牽羊不異許男銜璧之慘（宣十二年僖六年）昭十年武宮之立非由已功（成六年林鐘之銘徒借人力（襄十九年）無文德而有武功弗得寧矣（襄八年）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僖二十八年）除君之惡惟力是視（僖二十四年）敵王所憚而獻其功（文四年）易子析骸恥盟城下（宣十五年）反首拔舍矣善皇天（僖十五年）欲僞逃以紓憂韓之戰箕之役郤之師恥其甚矣（成十六年）善居功者克讓君之訓克之制變之詔力何有焉（成二年）知伯投机七日而偪陽

以滅（襄十年）吳人用木五戰而郢都以亡（定四年）戎惟果毅之昭（宣二年）勇在整暇之好（成六年）子重之麾（成十六年）加璧奉觴司馬執齊侯之紲（成二年）不肯卽卒斬荀吳之旗人（昭元年）乃敢亂行殘晉侯之介弟（襄三年）還海不救慶鄭堪誅（僖五年）陷淖能掀欒鍼何勇（成十六年）彼驕我怒（文十六年）彼竭我盈（莊十年）庸敎將亡何慮北門不啟（文十六年）楚寇易逞且山南里之圍（襄二十六年）楚寇易逞昭二年爭舟鼓而濟雖敗何損日月之明（宣十二年師人多寒賴有挾纊之

袍（宣十二年）公徒勞怒遂王執冰以游（昭二十七年）信以庇衆不逼原降（僖二十五年）義無遁奸寇鄉正豈容怙其僞才（宣十五年）武以止戈何所陳於京觀（宣十二年）兵自焚也（隱四年）敵可盡乎（閔二年）

武事下

晉置三行旋立新軍之帥（僖二十八年）當王族之艮（宣十二年成十六年）驅別先申敢左翼胠右翼戎車馳陷（成二年）楚分二廣莫敖之師恥其甚矣（成十六年）善居功者克讓君之訓克貳廣躬乘以大殿（襄二十三年）卒分兩伍參左角專右角偏前拒五乘以相離（昭元年）叛楚有吳舍偏之一以教

成七年 樂王惟鄭先偏後伍爲師桓五年 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爲教垂爲令典宣十二年 一鼓作氣再衰三竭曹劌猶能遠謀莊十年 偏敗衆乃攜貳及其右桓八年 心搖師必亂更舍其因昭二十三年 誘以采樵而絞人盡覆桓十二年 襲其藉稻而鄀子無歸昭十八年 貢皇四萃而王族燔襄二十六年 子突三覆而戎師殪隱九年 襲梁以及霍謀爲一昔之期哀四年 代紱而涉彭譖有三巡之數桓十二年 薄人無薄我宣十二年 間鼓不聞金哀十一年 繫象尾而奔吳定四年 馬蒙虎皮以潰楚傷二十八年 或左或右鼓以進哀十七年 昭代叢書 別集 卷四十九

或奔或止謀而從昭二十八年 憾城上之膊尸成二年 滲舟中之掬指宣十二年 登巢車以望成十六年 使軘車以迎宣十二年 或車馳卒奔宣十二年 或轍亂旗靡莊十年 軫之折矣昭二十一年 笠又貫焉宣四年 輪乃訝其朱殷成二年 軸何易以麻約定九年 鐵之戰靭將絕而能止哀二年 成之闉鞅被斬而改乘昭二十六年 巫山旆先襄十八年 繻葛旆動桓五年 魯則避旗下道莊九年 鄭則納旌敬中成十六年 亡城濮之左旆僖二十八年 建平邱之大旆昭十三年 或靡旌摩壘宣十二年 或拔而用昭十年 繞角之役鼓聲則均襄二十六年 靡笄之師鼓音未絕成二年 越子鼓而軍涉笠澤哀十七年 齊侯鼓而侵及酋邱成二年 傳觀皆取於顏高定八年 問遺則使乎工尹成十六年 失有子彊之罵昭二十六年 注來華豹之關昭二十一年 將取衷本志目而適中眉顏息故謙爲無勇定八年 將取衷而先夾脰殖綽私誓以就禽襄十八年 呂錡中項而伏敬解張貫手以及肘成二年 汰舟而三寸入昭二十六年 薄人蹲甲而七札穿成十六年 束胸見使猶矜距躍曲踊之能傷二十八年 帶斷徇軍何畏縣布登城而絕襄十年 受擊猶高固之餘勇成二年 衿甲而縛敦與州綽之先鳴襄十八年 登彼首山公孫定有庚癸之諾哀三年 目於眥井二十一年 軫之折矣昭二十一年 登巢車以望成十六年 使軘車以迎宣十二年 或車馳卒奔宣十二年 或轍亂旗靡莊十年 軫之折矣昭二十一年 笠又貫焉宣四年 輪乃訝其朱殷成二年 軸何易以麻無社已解麥麴之呼宣十二年 備難而城郭何嘗不入傳十二年 築石以投誰賈偃且射定八年 被剃乃鑿而乘昭二十六年 滲舟中之掬指宣十二年 高固之餘勇成二年 衿甲而縛敦與州綽之先鳴襄十八年 登彼首山公孫定有庚癸之諾哀三年 目於眥井二年 登彼首山公孫定有庚癸之諾哀三年 目於眥井無社已解麥麴之呼宣十二年 備難而城郭何嘗不入傳十二年 築石以投誰賈二年 築石以投誰賈偃且射定八年 被剃乃鑿而乘昭二十六年 滲舟中二年襄十九年 文十二年定四年 哀十二年 文十五年 隱五年 文十四年 襄元年 懼師之毀郭更慮其焚哀十二年 成之闉鞅被斬而改乘昭二十六年 巫山旆先襄十八年 繻葛旆動桓五年 魯則避旗下道莊九年 鄭則納旌敬中成十六年 亡城濮之左旆僖二十八年 建平邱之大旆昭十三年 或靡旌摩壘宣十二年 或拔而用昭十年 繞角之役鼓聲則均襄二十六年 靡笄之師鼓音未絕成二年 越子鼓而軍涉笠澤哀十七年 齊侯鼓而侵及酋邱成二年 傳觀皆取於顏高定八年 問遺則使乎工尹成十六年 失有子彊之罵昭二十六年 注來華豹之關昭二十一年 將取衷本志目而適中眉顏息故謙爲無勇定八年 將取衷而先夾脰殖綽私誓以就禽襄十八年 呂錡中項而伏敬解張貫手以及肘成二年 汰舟而三寸入昭二十六年 薄人蹲甲而七札穿成十六年 束胸見使猶矜距躍曲踊之能傷二十八年 帶斷徇軍何畏縣布登城而絕襄十年 受擊猶

城邑宮室

土功以時莊二十九年 民役無勤昭九年 弭牢屬役賦丈

以成命而臨（昭三十二年）蔦艾獵慮事量功不愆素而竣宣十一年庇治賦稅書詳牧井之宜（襄二十五年）選建蕃屏疆以周戎之索（定四年）渠邱無備浹辰而克其三都（成九年）晉景謀遷去故而利及十世（成六年）楚人州來之取適以挑吳（昭十九年）晉國虎牢之城實則偪鄭（襄二年）夏州明示討罪取人以歸（宣十一年）新里徒以罷民亟城弗處（僖十八年十九年）溝邗通淮吳今始大（哀九年昭三十年）城郢衛國楚後必亡（昭二十三年）宋將亡曹而築邑（哀七年）齊欲滅萊而堙城（襄六年）成而墮焉恐保障之盡徹（定十二年）麋既城矣竟高厚之弗知（定五年）不安土而生憂民勞於徙（昭二十五年）或登高而呼亂役病於城（僖十六年）薨裘是營吾將授焉終老（隱十一年）楚宮有作天何欲之必從（襄三十一年）作南門不時非闕啟塞（僖二十年）築郎圃欲速則亟經營（昭九年）章華落成誇魯侯之能得（昭七年）虎祁來賀甚鄭伯之相蒙（昭八年）路寢之室美哉其誰有此（昭二十六年）近市之宅利也弗敢更諸（昭三年）宋太宰築臺子罕請俟農功之畢（襄十七年）晉夫人城杞趙孟特謝絳老之賢（襄三十年）閻廬無重席之安乃其嗣之居池臺增勝（哀元年）銅鞮極數里之侈而諸侯之館車馬不容（襄三十一年）爲自吾兄忍其見尤而遂毀其室（襄十五年）居雖是客詎因將去而不葺其牆（昭二十三年）

田獵

田必以時（襄四年）農皆於隙（隱五年）賦吉日而供其備（昭三年）斷王旌以別於尊（昭七年）貫射御則獲禽何懼乎覆（襄三十一年）相角踦以捕鹿用是能踣（襄十四年）州來狩而楚右尹將刃王言（昭十二年）夢澤田而邱夫人旋收虎乳（宣四年）翳桑之舍趙盾爲德於餓人（宣二年）大陸之焚魏舒示貶於柏椁（定元年）公孫獻白雁徵社宮之夢於亡曹（昭二十五年）逢澤有介麋詭迹人之告以討向（哀四年）晉厲殺鮮飲酒後卿佐而婦人之先（成十七年）衛獻戒食射鴻見大臣而皮冠不釋（襄十四年）閉重邱而取詢乃以憂父爲辭（襄十七年）謀孟諸而遣讒不敢違君之命（昭二十一年）戮及宋公以載燧妄曰亂官（文十年）弗許豐卷之用鮮退而徵役（襄三十年）屬有宗祧之事宋佐後至請辭（昭四年）早聞會以東蒐（定四年）賜彼虞人絕筆因獲之西狩（哀十四年）取於相土湖封則

人品

行道有福僖十三年棄德不祥僖三年險阻艱難天啓亡臣僖二十八年驕奢淫佚國讐寵子州吁隱三年吉秀而文子明弗類襄三十一年展儉而壹罕氏後亡襄二十六年蘋藻季蘭尸奈何弗敬襄二十二年竿旄姝子告言取尾昭二十二年象有齒以焚身襄二十四年貴而貧民無求焉定十二年苟能禮者是從命師達者昭七年不說學焉其忠定九年何害說及大人昭十八年從遯無遠圖惠伯貽譏始學襄十八年好善必及禍穆子不能擇人襄二十九年叔向無所不知其何能敎昭五年擧有所未見又何以規昭四年

言語

言以知物昭元年辭足爲功襄二十五年恃王命而郤北鄙之師則展禽是受僖二十六年治煩言以長阜鼬之會惟子魚實從定四年既善且多謀鄭事而鮮敗襄三十一年雖幼猶信識晉室之將卑昭十六年子家之亟中也欲擧政以相從定元年文仲之不朽也雖沒世而猶立襄二十四年歸時事而辭不失舊韓起其昌襄二十六年則有加諸侯其賴襄三十一年趙孟爲客俾叔向以侍言襄二十七年荀躒如周揖籍談而使對昭十五年惟師曠可稱君子信而有徵昭八年歎晏嬰其眞仁人利則已溥昭三年善一言於收器知必饜明昭二十八年遯無極之讒屏耳目而成莊之烈不再昭二十七年處父爲怨之所聚文五年孫蒯乃厲之不如襄二十六年予取予求誠申侯之速攻僖七年不義不暱縱共叔以將崩隱元年蒭蕘夫薰薰消而蒭臭尚在僖四年疾美於石石惡而疾毒滋多襄二十三年心胡以覆僖二十四年尾昭二十二年象有齒以焚身襄二十四年貴而貧民無求焉定十二年富而驕子必禍矣定十三年

何盟季路弗能要信哀十四年忘經雖舉典焉用昭十五年無禮則文辭何爲昭二十六年穆叔譏孝伯之偷又甚趙孟襄三十一年臧紇說子鮮之道必入衛侯襄十四年事君以奸應黜子朱之當御襄二十六年荅辭何詔乃使趙括以重哀十二年鄭人之示暇也學楚莊二十八年騑也請從敢發言而執咎襄八年盍也宜飲何食言之多肥哀二十五年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成十五年視下而言徐無守氣矣昭十一年

辭受取與

無欲實難襄三十年思義爲愈昭十年邑辭邶殿如布帛之幅以無遷襄二十八年賄郤犫陽譬飲食既飽而屬厭昭二十八年請環何愛我勿與知昭十六年獻玉終辭人有其寶襄十五年叔孫之於樂王鮒請帶裂裳昭元年公子之於僖負羈受飧反璧僖二十三年無祿益馬遺子亟辭夫人襄二十三年有寵多車后子懼邀於干乘昭元年歸之師悝師蠲師觸晉許同盟襄十一年賂以執鍼執鍼執維楚侵實偏成二年孟明去晉不受處父之騶僖三十三年士會辭

秦快賄繞朝之策文十三年許邑共魯祀鄭寧假而不歸隱八年桓元年閻田本周封晉敢爭而弗致昭九年一與一奪何解於汶陽之歸成八年三命三辭深惡夫伯石之僞襄三十年得玉望劒所欲無厭而出奔桓十年問鼎求田不能自克而及難昭十二年好大屈而旋悔詭曰備禦三鄰昭七年惟彝器之是求罔知動失二禮昭五年菜賂馬牛而受師可免襄二年魯先幣錦而納國無成昭二十六年強與蘇氏之田王爲不怨隱十一年盡歸烏餘之邑晉則弗貪襄二十六年執玉而沈銜索佩之囊瓦定三年朱鼈而與斐欲馬之向魋定十年車服在而驅秦亡不守其位哀五年鐘鼎成而轅頗逐徒賦其餘哀十一年官邪失德寵賂之章桓二年賄竊主藏賴奸之用文十八年降彭城之地不登叛人襄元年歸匡戚之田使歌睦者文七年

施報

任怨任德報豈不知成三年無極無終施未有厭僖二十四年秦於是有汎舟之役焉用棄信以背鄰僖十三年晉不敢食退舍之言卒至謀新而舍舊僖二十八年結草而躓力士陰感治命之從宣十五年倒戟以禦公徒用酬

簞食之與宣二年 稅田何畀獲報德於公孫哀三年 寘褚無功敢厚誣於鄭賈成二年 安子尸而趙氏定祀於廟也宜定十四年 孔達縊則衛國寧室其子以報宣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 敵怨不在嗣與駢送賈季之帑文六年 私讐不及公柳朔死王生之節哀五年 游申池而慘竹中之納不戒同仇文十八年 入已氏而償髮美之髡何勞與璧哀十七年 莒讐婺婦終成紡纑之謀昭十九年 魯倆鄒人會報溫菅之怨哀二十二年 將尸歸越豈復能平哀元年 以班處宮亦云已甚定四年 齊帷蕭子郤克誓無涉河宣十七年 宋殺申舟楚莊聞而投袂宣十四年 室於怒市於色請舍夙怨於蒲騷田昭十九年 食其肉寢其皮敢忘前言於蒲騷昭三年襄二十一年 見讐何待忍觀吾父之旗哀三年 翼吾何恩自厲王孫之斂哀六年 斥敢讐於其弟乘約非仁定四年 鑒舊恩於其臣滅怨爲道定五年

讒刺規諫

怨讋之興昭九年 讒慝是作昭十八年 皆知之而奔二子築城寘薪之慮長僖四年 其有焉而尸三卿謀樹逃威五年 兔禍及成十七年 投首恨晚豎牛爲禍於叔孫昭四年 滅族焉逃無極興謗於楚國昭二十七年 孟明再敗秦羞拜賜之師文二年 荀偃大還晉恥遷延之役襄十四年 馳焉弗謀出焉悲少進則悲顧讒大國之數奔宣十二年 據儒書而拜荅齊國弗謀皆笑公孫之太亟襄二十四年 帥還大棘驅于思之復來宣二年 喪逆狐駘誦朱儒之是使襄四年 役將班而令進知是虔言哀二十四年 師無繼而僞顛盡爲客氣定八年 承祀敢辱桓十七年 述讒鼎而胖憫慆憂桓十七年 賦青蠅而宣成愷悌襄十四年 飲酒焉用聖人加賦以倍襄二十二年 置食願爲君子發歎者三昭二十八年 越國而謀堪笑孔達之古文元年 華孫之斂遺讒文十五年 稱疾不從祭仲以知幸免桓十七年 楚國以第賞噬令尹之狂哀十六年 江芊怒呼役夫文元年 子元斥夫已氏文十四年 靳萬之囚也病弗敬於宋公莊十一年 戲蒯之叛夫詭欲張乎公室昭十四年 婁豬歌宋野羞矣少君定十四年 厲鬼詢重邱難爲爾父襄十七年

天文時令

告朔以厚民生可忘時政文六年登臺而望雲物爲備妖祥僖五年履端於始舉正於中終以歸餘而置閏文元年同道而分相過而至朔之有食不爲災昭二十一年霜雹無災冰與時而出入昭四年雨霖以震雪平地之連縣隱九年分過而陰克陽是旱非災昭二十四年火中於昏與旦退暑及寒昭三年叠墜於宋告則必書文三年蝝生於冬饑猶有幸宣十五年山林是蘇斬則奚爲昭十六年巫尪何辜焚之滋甚僖二十一年天事恒象昭十七年天道可知襄九年火水如也成以五而驗於楚陳昭九年水火牡

也數以七而作於子午昭十七年金爲火勝吳楚其次妖以告夫姜昭十年日食豕韋之交咎其大於衛昭七年蔡喪宋亂決之望氛昭二十年吳伐越興以其得歲昭三十二年日食不書朔史官失之僖五年火伏而有蟲司歷過也哀十二年

祭祀

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日月之會則用幣鼓桓五年莊二十五年重爲句芒該爲蓐收犁爲祝融修爲元冥社稷之祀不廢夏商昭二十九年免牛以用傷屢不戒夫鼷鼠成七年卜郊於牲後爲已慢乎靈龜僖三十一年雩上辛再雩季辛旱既太甚昭二十五年烝正月又烝五月瀆則弗欽桓八年須句既滅而復封實司太皞僖二十一年夔子見伐而失國廢祀祝融僖二十六年奉祀告備奉盛告潔奉酒醴告嘉成民而致桓六年于國無隱於家無猜於鬼神無愧祝史不新昭二十年襄二十七年郊卜不從悟祈農之已後襄七年天道不諂戒禳彗之取誣昭二十六年禳以除災何覬龍鬬昭十八年祭不越望況祭雲飛哀六年喪祓非祥鬬乎泣事昭十五年客容何猛勸以備戎昭十七年吉祭以時莊之禘也速閔二年逆祀非禮僖何見而躋文二年神非類不歆相胡奪乎命祀僖三十一年疾有加而間鯀或厲於主盟昭七年順祀先公乃作藉弓之盜定八年有事羣望果徵當璧之祥昭十三年

卜筮

龜象也僖十五年筮數也同上疑於以決桓十一年險不可占昭十二年卜筮皆從大啟勤王之畧僖二十五年著龜皆吉篤生輔魯之忠閔二年仕晉筮占畢萬必復其始閔元年肯姜

龜兆陳完莫之與京莊二十二年 出滿忌伐商筮又乘乎歸妹哀九年 山林利樂寇繇明示以喪雄襄十年 娟始誕生卦得建侯之利昭七年 梁贏方孕卜有臣妾之羞僖十七年 姜無四德具備何爲遇艮之隨襄九年 蒯無三美參成勿喜遇坤之比昭十二年 郤文知命繹邑遷以何妨文十三年 趙簡搘謀故兆詢而無咎哀二年 謂參汾爲祟而星弗及乎君身昭元年 非江漢之神則河奚關乎國祀哀六年 奉兆而泣何來病母之占襄二十八年 投龜而呼莫賾詬天之罪昭十三年 會以僭立僕句縱不余欺昭二十五年 營以禮辭桑林可無爾禱襄十年 城濮之兆其報在邲知臧否之無常昭五年 惠懷之亡預占自姬豈吉凶之能變僖十五年

妖祥

民和而神降之福桓六年 人覺而氣召夫殃莊十四年 頁父登昆吾以叫天哀十五年 又十七年彭生見貝邱而立豕桓十八年 伯有猶能爲厲鬼乘魂魄之強昭七年 申生得請於天妖踐蠱狐之蔑僖十年 童謠僖五年 宋廟大災謠諑興閻於亳社襄三十一年 楚武卒於楩木秘不發喪莊四年 鬻拳葬於經

皇死不失職莊十八年　樹之六檟蒲圃之畧奚辭襄四年　殉以三良黃鳥之哀已甚文六年　榱桷爲藉幹之具昭二十五年　桃茢以祓殯之凶襄二十九年　叔父有憾弗敢忘隱五年　大夫之禮從其殺晏子居則倚廬襄十九年　賵乃豫凶與賵不及尸者等隱元年　日先卜遠宜八年定十五年　二等之加服以衰斂傳四年　其雨不克葬也宜十三年　三襚而哭車且親推定九年　衰絰從戎而晉人始壘僖三十二年　狐駘敗我而魯國皆髽襄四年

形體

心如其面襄三十一年　物有其容昭九年　駢脅薄而觀曹其無禮僖二十三年　跛足帷而笑齊實召師宣十七年　文伯下之豐有後於魯文元年　孟孝足之弱不列於宗昭七年　澤門之皙邑中之黔有詛有祝襄十七年　佐惡而婉瘁美而狠一廢一興襄二十六年　腹既皤矣更目之睥宣二年　髮其短矣有鬢之長哀十一年昭十七年　伐夷儀而皙幘先登定九年　戰炊鼻則翼髮無亢昭二十六年　執手於堂下何妨顏貌不踰昭二十八年　埋首於郭門以識骨節之異文十一年　豺狼之聲也羊舌之族其亡昭二十八年　熊虎可畜乎若教之宗必滅宣四年　蘧目者忍能興宮甲之圍文元年　獵獵者樹之六檟蒲圃之畧奚辭襄四年　讒詭告孟鐘之落昭四年　豔還似續氏繫宋商桓元年文十六年　僂或相同人爲牛豹昭四年哀十四年　顯可鑑古曰元妻產夫龍蛇襄二十一年　物惡其尤夏殷皆亡於妹旦昭二十八年

車馬

既歸乘馬閔二年　復贈魚軒同上　錫鸞和鈴昭其聲桓二年　鞹鞃鞅靽觀其備僖二十八年　晉侯策命有大輅戎輅之頒僖二十五年　楚子次師有南轅北轅之改宣十二年　蒐紅何衆革車之乘以千昭入年　賂晉實繁兵車之淳凡百十乘襄二十八年　請帥元戎之乘昭十三年　難爲天子之求桓十五年　翹乘有招卿辭敬仲莊二十二年　澤車可鑑人瘁慶封襄二十八年　不敛於意茲獨乘其可定十三年　容寢於陽貨竟載以逃定九年　過周而三百可趙僖三十三年　敗齊在一人之殿成二年　宜登之而告敵宣十四年十五年　莫棄之而走林宣十二年　四千治於邾南昭十三年　五百喪於冠氏哀十五年　若北土爲馬所生昭四年　而大事必乘其產僖五年　桓襄之貺公子數則

皆同僖二十三年晉號之受天王禮不宜假莊十八年勸宥叔向郤矦乘駟而前襄二十一年走免季桓林楚及衛而驕定八年或驚而東襄二十三年急思翦滅不介而馳成二年未習周旋與人將易僖十五年華元曰子之馬則然宣二年之反曰予之馬不進哀十一年屈產寄之外府僖二年繁旌稱自彌甥哀二十三年食粟者非忠儉之家成十六年飲河者爲還歸之駕宣十二年肅爽矦愛乃致隱身定三年敗服雖憐豈宜爲櫝昭二十九年絓於木車不能推成二年迫於門閫猶可數襄十八年過門何須策短襄十七年從則如驂之靳定九年依則惟輔與車僖五乃若濟河而焚孟明之忠以報晉文三年亦或在囿而蕩蔡姬之歸以怒公僖三年賦匏葉之章卽具以濟襄十四年呼餘皇則對遂取以還昭十七年涉不與王藍尹唯督是急定五年汎以救晉秦伯有粟之輸僖十三年晉師濟以爭先宣十二年秦帥迫而不及僖三十三年幾被毀于淮汭定四年或僞見於豫章定三年無宇拒慶氏既濟水而戕襄二十八年子亨晉侯特於河而返昭元年

飲食

酒醴嘉栗桓六年黍稷馨香僖五年苾芬孝祀僖十一年小人飲焉以饜腹昭二十八年陳完之樂不繼以淫莊二十二年子皮有惡實由無度昭七年摯壺殽弗食趙衰徑餒相從僖二十五年薄酰毒全生寄武棄饘是納僖二十八年不食魯麥文十七年何有鄰糧襄十四年重耳乞食維艱莫忘天賜於五鹿僖二十三年景公飲酒而樂豈知地繫於爽鳩昭二十年吳子之味不重軍皆分食哀元年魯侯之膳從貶民以不饑僖二十一年戒食趨朝盱日不名襄十四年擊鐘在虡達旦猶酣襄三十年行曲沃之觴歎且有泣者襄二十三年舍季廟之爵喜何暇追余定八年炙未熟於欒寧忽聞告亂哀五年飲已醉乎子反豈復能謀成六年麤則有而粱則無哀三年飧可饋而羹可受僖二十三年遂不享夫成齊胡以殲莊七年歜非飲之乘戎焉能敗文十七年新樽獻絜悼子之席且重襄二十三年介饋徹虛叔孫之糧竟絕昭四年伏甲將攻於三爵禍起熊蹯宣二年公膳忍去其雙雞怒生鵹洎襄二十八年指動如此偏難嘗異味之黿宣四年腹張忽焉果不食獻新之麥成十年宋

人加禮鮑之粟米珍異焉僖三十二年 文十六年秦師久滯鄭之脯資餼竭矣僖三十三年

服飾

火龍黼黻袞耀其文桓二年 衡紘紘綖冕昭其度同上 皺而無繫哀十三年 賦龍袞以款從僖五年 肖可免縣門則傷宣十四年 冕有鑿屬之垂同上 龍服無常涼三年 皆屨晏子之居喪禮與哀十七年 練冠麻衣季孫之伏罪僖三十二年 秋可投掩面則恥宣十六年 首絰偽耳昭三十一年

鳥獸魚蟲

鳳鳥長麻官司分司至司啟司閉皆屬吏昭十七年 鶻鳩工同上 九農繫以九扈同上 鶴乘軒而食祿受甲焉能閔二年 烏集幕以棲城圍師已解莊二十八年 爰居爰止仲祀何爲文二年 鸜鵒來巢昭二十五年 介雞而豕畜成季郈昭二十五年 更鷟而怒激欒高襄二十八年 鵗乃聚以爲冠僖四年 翠則飾之爲被昭二年 禽鳥用贄以章物也莊二十四年 畜牲命名則廢祀焉桓六年 矣有於菟乳人可懼宣四年 尚多犀兕棄甲則那宣二年 麋可給鮮何妨麗龜以獻宣二年 鹿當走險詖淫擇音而休文七年 入寢門蒙有黃熊昭七年 享司寒取之黑牡昭四年 奚嗾之於侍宴雖猛何爲宣二年 狗請之於館箕將歸而與昭

草木蔬果

蘊藻蘋蘩薀之昭三年　東脩棗栗藉以告虔隱三年　昌歜備物而饗賓僖三十年　秬鬯一卣以策命僖二十八年　繁宜省用昭元年　穀仰常膏襄十九年　惡草務盡芟夷隱六年　嘉樹敢忘封殖昭二年　萑苻乃容鄭盜昭二十年　杞梓實是楚材襄二十六年　桑駢首山趙宣可舍宣二年　蒲生董澤知季其抽宣十二年　森竹木兮申池慘遭焚烈襄十八年　鬱樹藝分相邑幸禁採樵昭六年　蓺黍見武子之占襄二十五年　蘭香徵鄭姬之夢宣三年　菅編投地不熸郤氏之宗昭二十七年　桑木繫車用徇齊人之壘成二年　孰則本根之庇文七年　誰爲臭味之同襄八年　椒則斬之以爲琴襄十八年　檟且樹之以備槨襄二年　麟見獲鉏商不識又四年　有絲麻無棄菅蒯代匱宜周成九年　爲弧矢必資桃棘除災是給昭四年　若宮苞既可均名之蒲昭元年襄四年　爲路爲門何妨皆用以篳宣十三年襄十年　翦除荆棘戎子爲不侵不叛之臣襄十四年　艾殺蓬蒿商人有無奪無強之誓昭十六年　杞或歌夫生圃昭十二年　莠猶指其在門襄三十年　蔓不可滋伐奔其叔隱元年　瓜而請代怨結齊襄莊八年　落實而取材已占韓原之獲僖十五年　登虛而伐木用益城濮之兵僖二十八年　柴乃樂枝之詭謀僖二十八年　追蓐實爲敖之令典宣十二年　包茅縮酒徵以不供僖四年　寘薪築城警焉用愼僖五年　行栗則斬於趙武襄九年　薙蒸共伐於秦周襄十八年　辨薰蕕之不同襄四年　貴本枝之甚固閔元年　民非土芥哀元年　人愛甘棠十四年

春秋左傳類聯跋

澹明先生春秋左傳類聯雖爲制舉義而設然獨出機杼工于翦裁俳徊宛轉自成文章較之宋徐氏類對賦元吳氏蒙求有過之無不及也先生爲吳中老名宿乾隆庚寅歲曾爲余點定會業數加激賞且許以秋闈必售今遊道山已久校錄之下蓋不勝一人知已之感云已巳七夕震澤楊復吉識

孫 撰嘉肇初校字

春秋左傳類聯跋

世耕堂藏板

公羊傳補注

隱元年如勿與而已矣　與以權位成其惡而殺之是忍也不如勿與以權自不及惡矣

三年盡通于下　言非特求於平輩不可亦不得有求於己臣下若周於魯是也

桓二年器從名地從主人　器以造者爲主定其名終不變鄙人來不得名宋鼎地之與人則不然入其國爲其國之有則從其國名之矣若夫取人而終不可爲其有者則必無道之甚若楚王之妻媚也然則取地亦有不可爲其有者則春秋皆圖

宋彭城其是與

莊八年甲午祠兵　五經異義曰公羊說祠者祠五兵矛戟劒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鄭按鄭康成蓋依左氏經作治兵字而不取其授兵於廟之說今欲推尋必當於祀治字何從亦未敢決若鄭據三朝記以駁公羊家說祀蚩尤之非則不然史記所載湯誥有曰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然則蚩尤必非庶人三朝記豈之復之語皆謂何鄎公引緯書以說經則誣之甚矣其失由何氏不以已之說別出於先師之外也子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眞孔子之言哉漢商初興祠蚩尤于沛庭恐周秦故有此禮

莊十年犆者曰侵精者曰伐　穀梁傳曰苞人民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夫兵至於斬樹木壞宮室則其取人民牛馬尚待言乎何邵公作穀梁廢疾譏其以人民爲輕樹木爲重而鄭康成范甯又矯之仲穀梁而抑公羊是皆徒費辭說彼二

邵公輩皆使古今之說相亂如西宮災等解非漢書五行志載之豈知爲董子之言哉九錫之說蓋本公羊經師之辭非出禮緯也孔子皆重辭復之言蓋齊魯儒者傳之公羊家載之於注此與聖人辭也非出春秋緯也漢人多習於公羊之說西漢之末作禮緯春秋緯者夠其說以爲書世乃以九錫及書之重辭之復之語皆謂何邵公引緯書以說經則誣之甚矣其失由何氏不以已之說別出於先師之外也子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亦董子所謂公羊經師之傳寺太史公載之而賦者亦以爲出春秋緯矣

二十八年溫近而踐土遠也　溫爲晉邑致天子于溫則於晉已近矣踐土而勞天子不可爲訓故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若

出天子之意然也踐土鄭地致天子於踐土於晉猶遠故但書公朝于王所足矣

文二年大祫也注從僖八年祫數之知爲大祫　三年祫五年祫僖八年既祫十一年當祫十三年祫十六年祫自是數至三十二年祫僖三十三年終文卽位爲吉祭値當祫疏所計誤

宣元年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之正也　放有兩義經及傳放之者何其訓寘也以無去是爲義三年待放之放其訓縱也以得去是爲義二放宜亦有長言短言之異但經師失其讀爾大夫之出奔也同而罪之輕重異其重罪者蓋國幾猶將取而殺之故君至三年而命之曰汝可以自便矣則免於殺矣是謂之放

其輕罪薄故出奔他國君待之必其有禮焉曰大夫自有行耳方冀其來反苟命之曰汝可以自便矣是待之以幾於殺者之罪也故曰君放之非也然臣雖以薄故行而惕惕焉自比於當死者必待君三年而後敢他適則正也國家有兵革之事同而勢之緩急異其急者國有危亡之患則三年之喪兵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君者譽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晉伐齊平陰之役晏平仲父喪未沒而身在行間非忘哀也國之病蓋急矣苟國有小難以與人戰雖亦兵革之事臣有喪既練矣亦不敢以未沒喪而辭難然而君使之則非義矣君子不奪人喪季氏饗士將有所戰闕孔子要絰而往陽虎尙知辭孔子而閔子之君聽其要絰服事是寧人之喪國有小難而比於有危亡之患之道也故

人之君託於名義若義當滅陳世無敢譏楚罪者若是陳胸滅矣而幸而復存是可悲矣是以春秋於其未復而亟存之也

三十一年天下未有濫也　言濫邑也非國也國則天下著而有之邑則未著不爲天下所有也不爲天下所有去邪而書之若以爲國矣是何哉蓋以叔術之賢今將絕黑弓于邾乎則以叔術故不欲絕將仍使屬于邾乎則邾之大夫也大夫不得據邑而世有之今故不稱邾而書濫使比於有地之附庸是謂通之也叔術以夏父丑分國與之與他受采地者不同故有若邾之附庸也

哀十四年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　是者承上文撥亂世反之正有也言未知世有春秋果足撥亂反正與抑不能若是而君子其自樂道堯舜之道與後有堯舜者出焉得聞春秋之義君子於是不亦樂乎即後世終無堯舜之君能撥亂而反之正者而君子第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後之君子第誦讀而講學之夫亦必有樂乎此者矣

公羊古義

吳江　沈楙惠　翠嶺　輯

公羊古義

元和惠棟松厓著

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庸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何以知之以石經知之石經載公羊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云云是嚴氏春秋已見于隱元年於此不復發傳也今何本有之又云卅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此傳三十年傳也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氏本亦無以此知何所注者蓋顏氏春秋也

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五年傳云登戾之又引桓十一年傳云遷鄭焉而鄘留又引隱二年傳放於此乎與石經同與何氏異蓋所據者嚴氏本也葢文志云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後漢張伯饒又減定爲二十萬言三千見周千七百七十有三春秋以下兼國多矣故魯大夫對孟孫曰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公羊疏問曰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潞之屬僅有六十然當時外史之所掌尚得百二十國故墨子亦云吾見百

國春秋是也

六莖論云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行是內史記言大史記事是以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注云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記爻先言左史鄭注先言春秋明以左史爲春秋矣周書史記篇云維正月王狂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戒夫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戒夫言之汲郡古文亦云穆王廿四年命左史戒夫作記古今人表云然則左史戒夫史所記爲尚書是以荀悅申鑒云古者天子諸侯有

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禮記正義引六藝論云先儒皆據玉藻右史記事左史記言之文以春秋屬左史尚書屬右史熊安期禮記義疏云按周禮大史之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又襄廿五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大史記動作之事狂君左廂記事則大史爲左史也案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廿八年傳曰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誥之事是內史所掌狂君之右故爲右史是以涵誥云矧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是內史記言大史記事也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故洛誥史佚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大史襄廿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以上皆蔡邕公羊石經隱十年下云此公子翬也云又哀十有四年下云何以書記異也云云皆無經文案孔穎達詩正義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皆無經文是也

隱元年傳云會猶最也注云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古最聚通見禮記古義

如勿與而已矣注云如卽不如齊人語也

惠公者何隱之考也注云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疏云舊說云禰字亦旁爾言雖可入廟是神亦猶自最近于已故曰禰 郭景純注尒正云禮記曰生曰父母死曰考妣說文云妣殁母也今世學者從之案尚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聰聽祖考之彝訓如喪考妣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公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倉頡篇曰考妣延

三年明此非死生之異稱矣顧寧人云古人曰父曰考之稱而爲人子者當有所諱也自檀弓定爲生考一也自檀弓定爲生王者据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異姓謂之伯舅同姓謂之伯父叔父許叔重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二者天子蕃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己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元之聞也已下鄭駁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是

鄭據周禮大行人以爲不純臣之證與何氏合白虎通云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凡不臣異朝則迎之於著觀則待之於阼階升降自西階爲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于衆臣也

二年傳始滅昉於此乎注云昉適也齊人語疏云胡母生齊人故知之若鄭譜云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之類棟案五年傳云始僭諸公昉於此乎蔡邕石經公羊昉作放鄭康成注考工記云旗讀如放

石經公羊昉作放鄭康成注考工記云旗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是漢時公羊昉皆作放

三年傳云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宣十年齊崔氏傳同五經異義卿得世云今春秋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事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是也而古

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而讀爲如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亦爲卿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云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侯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今尚書作奔爾雅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俗本作掩詩云惟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从左氏義鄭氏亦云尚書世選爾勞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議世卿之文甚禮也三傳之說未甚悟詁訓者失之

四年傳石碏立之蔡石經碏作踏潛夫論云石氏衛公族

五年傳登來之也注云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從石經作踏案說文無碏字當

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案禮記大學云一人貪戾鄭注云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正義云以來爲戾與公羊本不同下傳云百金之魚公張之注云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則登戾之說信矣

一斤若今萬錢矣食貨志云漢興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直萬錢食貨志又云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薛瓚曰秦以錢爲貨黃金一斤如淳曰時以錢爲貨黃金一斤直萬錢以十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一斤爲萬錢則百金爲百萬錢矣何注與如薛二說皆合而司馬貞索隱取瓚注而非如說蓋未攷也顏遊秦漢書注云一金萬錢見平準書注戰國策云公孫閈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高誘曰二十兩爲一金又云趙王封蘇秦爲武安君黃金萬溢高誘曰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

經初獻六羽注云羽者鴻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徐羽旄舞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旄牛秉翟尒疋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

經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傳云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左傳作渝平云更成也服虔曰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平猶成也成猶盟也桓元年傳云渝盟無享國秦晉爲盟成而不結宋及楚平傳載盟辭渝盟猶渝成也渝成猶渝平也公與鄭絕鄭來渝平隱不享國桓莊結成以隱爲辭則渝平不得爲成明矣秦誓文云郎詛楚文變輸盟刺虞雅曰輸更也渝與輸同朱子云輸亦訓墮故左氏謂之更成公羊謂之墮成其義一耳孫覆以輸平爲輸誠尤誤劉原父以更成爲非从公羊改渝爲輸蓋未攷字義

八年經公及莒人盟于包來釋文云包來古浮反古音孚古音通也傳而鹽鐵論作包邱子蓋古音通也

十有一年傳何隱爾弒也蔡邕石經弒作試白虎通引春秋讖曰弒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試釋文云弒从式殺从殳不同君父言弒積漸之名臣子云殺卑賤之意字多亂故時復音之不敢

卒候問司事可稍稍弒之荀卿子議兵曰傳曰威
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鹽鐵論曰威厲而不殺殺
音試古音同
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荀子大略篇曰春秋善
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四年有年朱新仲曰有年大有年桓宣時也有者不
宓有二公行事不宓有此皆貶也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之間豈止此二三年豐熟哉以是知二公不
宓有此也昭元年秦后子奔晉云云國無道而年
穀和熟天贊之也與此意合
六年經蔡人殺陳佗傳云淫于蔡蔡人殺之注云蔡
稱人者與使得討之猶律文立子姦母見乃得殺
之也疏云猶言對子姦母也
八年注云天子之牲肥腯諸侯肥尺卿大夫索牛疏
云皆指祭宗廟之牲也襄元年左氏傳云莱人賂
凡沙衛以索馬牛杜氏云索簡擇好者周禮牛人
祭祀其求牛求牛猶索牛也
十一年傳云古者鄭國處於留先鄭伯有菩于鄶公
菩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還鄭焉而野留案鄶公
者鄶仲也夫人者叔妘也周語富辰曰鄶之亾也
由叔妘注云鄶妘姓之國叔妘同姓之女爲鄶夫
人鄭語史伯云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特勢鄶
仲恃險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焉無不克矣
寄帑與賄蓋得通於夫人而取其國康成發墨守
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于宗周
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
遷居東周畿內國在虢鄶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
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
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
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於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愚案桓公寄帑
與賄子虢鄶及十邑幽王之亂東京不守當有處
留之事其後滅虢鄶十邑而居新鄭則以留爲遷
鄶當在武公之時故云古者鄭國又云先鄭伯公
羊之言正與外傳合鄭氏不攷前驟非之過矣
莊四年傳尤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五經異
義曰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

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於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从周禮說

七年傳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王伯厚云晉語司馬候曰苹舌肹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枉孔子前所謂棄橋杌也魯之春秋韓起所見所云不脩春秋也

八年經甲午祠兵五經異義曰公羊說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劒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爲授兵于廟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元之間也以下鄭駁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之於周司馬職曰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鄭以公羊祠當爲治茇引此傳直作

夏師及齊師圍成傳云成者盛也盛則易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案成本盛國成與盛通故釋名云成盛也穆天子傳云盛姬盛伯之子郭璞云盛國名文十二年盛伯來奔是盛國伯爵二傳皆作郰僖廿四年左氏傳云管蔡郰霍文之昭也是盛爲姬姓故穆天子傳云天子賜盛伯爲上姬之長郰後爲魯邑昭七年左氏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說文云郰魯孟氏邑是郰與成一也故

此傳云諱滅同姓郡國志云濟北成縣本成國舊屬泰山郡地理志泰山有式縣式當爲成

十年注云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案昭卅一年傳與此同蓋漢律也史記李斯傳云具斯五刑漢書刑法志云漢興之初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暴秦之爲禍也烈矣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祓言令尚書甫刑傳子張

曰堯舜之主二人刑而天下治何則敎誠而愛深也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謂能爲書康成注云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俞犯斁罪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敎注云敎然耳斁罪猶以上一罪刑之此與漢律一人斁罪以重者論之同義

十有二年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句魯侯之美惡乎至董仲舒春秋繁露云此虜也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致萬怒搏閔公絕脰韓詩外傳引此云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何氏以爾虜故爲魯侯故稱譽爾又云魯侯之美惡乎句注云女嘗執虜於王注云惡乎至猶何所至意反迂回

十有七年經鄭囕自齊逃來傳云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案甚佞猶孔壬也尒疋釋言云孔甚也虞書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氏傳訓爲甚佞之兒佞果喪其田佞與佞夫故國語與人誦曰佞夫天王殺其傳佞夫年夫左

田協故讀爲年年讀爲千說文邾从邑年聲讀若寧又年从禾千聲千虞

年同音　田讀爲陳故甚佞謂之孔壬後人疑孔壬之說遂以爲其工名其妾如此王逸天問注云康回共工名亦誤齊田謂之齊陳既同物又同音是之謂古訓訓讀爲馴

廿三年經公如齊觀社鄭氏六經奧論云公如齊觀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爲長以上皆鄭氏說棟案左傳襄廿四年云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外傳云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棟案墨子曰燕之祖齊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古義

廿四年傳戎將侵曹曹羈諫曰君請勿自敵也春秋繁露曰曹羈曰戎衆以無義君無自適君不聽果死戎寇棟案適讀爲敵古文也禮記雜記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荀卿子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云適讀爲敵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翠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音征敵之敵董氏所據公羊依古本以適爲敎

世年傳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甚矣注云操迫也已甚迫痛也迫殺之甚痛攻工記云凡察車之道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康成云齊人有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爲已甚矣疏云鄭氏以甚爲疾與何別非也古戚甚同音詩小明云曷云其還政事愈甚慼聿云莫采蕭獲菽心之憂矣自貽伊戚是戚讀爲甚公羊作甚故訓爲痛戚有甚音故訓爲疾

世有一年經築臺于郎注云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子有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所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所以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拄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

世二年傳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說云未踰年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云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緣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或議曰案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子殺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證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小之帝尚皆不立廟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何故不罪殤者十九向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蔡邕云見孝殤孝冲孝質皇帝以幼弱拄位未踰年不列於廟大尉司徒分視三陵皆宗廟典制也

閔元年傳注云律親親得相首匿漢書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

注云此道豳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白虎通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
下出豳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
周公豳陟而天下皆正也經典無西征之文荀卿
子王制篇曰周（原本作用誤）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
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呂氏春秋
古樂篇云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
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
爲三象以嘉其德此南征之文也

十年傳踊爲文公諱也注云踊豫也齊人語若闕西
言渾矣
十有四年傳曷爲城杞滅也就滅之蓋徐莒脅之注
云言脅者杞王者之後尤微是見恐曷而亾（曷火葛反）
案恐曷卽漢律恐猲也陳羣新律序曰盜律有恐
猲漢書王子侯表曰葛魁侯戚坐縛家吏恐猲受
賕棄市平城侯禮坐恐猲取雞免承鄉侯德天坐
恐猲國人受財減五百以上免籍陽侯顯坐恐猲
國民取財物免師古曰猲者謂以威力脅人也音

呼葛反（戰國策云惴疑虛猲高誘曰猲喘息懼皃）
十有六年傳實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
五楊士勛云磌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
多讀爲碑（公羊釋文云本或作碑八耕反）據公羊古本竝爲磌字
張揖讀爲磌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
十有九年傳蓋卽其鼻以血社也棟案血當爲衈壞
字也穀梁作衈社山海經云新聃用魚郭璞云以
血塗祭爲聃也公羊傳云蓋卽其鼻以聃社音釣
餌之餌禮說曰以牲告神欲神聽之曰聃蓋兼取

脾脅故耳从血用祈神聽故聃从耳
卅有三年傳宰上之木拱矣注云宰冢也列子孔子
曰望其壙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注云宰冢也穀梁
文二年傳虞主用桑注云期年練祭埋虞主于雨階
之間易用梨也五經異義云戴禮及公羊說虞主
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于廟北牖下左氏說
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案士喪禮重與柩相
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

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
作粟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
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
注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虒云自諸侯
七以下雜記文其天子九虞者何氏差之耳異義
左氏說亦有成文案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虞而作
主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
桑主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一日也大夫五
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

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粟主謹案
左氏說與禮同
練主用粟注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粟案
古文論語云哀公問主於宰我康成注云田主謂
社春秋正義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張
包周等並爲廟主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祭
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
人以粟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粟無夏后氏以
賈逵服虔等皆以爲大廟之上屋禮說曰清廟之
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故清廟五寢中央曰大室亦

是許氏亦據古文以主爲社主何晏集解本直作
社字後人承其訛遂以爲古文作問社今文作問
主公羊疏亦云其說非也
十有三年傳何賢乎繒公以爲能變也荀子大略篇
曰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繒公以爲能變也
惟談談喜諍言說文引書云荄荄巧言李尋傳云咎
楚辭章句引書云談談靖言靖與諍同秦穆說談談之言任佞佞之勇王逸
談靖言靖與諍同傳君子易怠尚書怠作辭籀文辭从台史記
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傳合而況乎我多有之尚書況
君子怠與公羊傳合作皇依字當作兄兄滋也無逸云無皇曰又云則皇自敬
德漢石經無佚皆作兄詩桑柔云倉兄填兮箋作

況惟一介斷斷焉斷斷與夷同見周禮行夫注無他
技技與伎同尚書作猗古如字作而而能通此述秦誓
其心休休能有容尚書云如有容
讀爲能能讀曰如詩民勞云柔遠能邇箋云能猶伽也伽當作如如其意也
之詞而字多異然反覆案之與尚書無大牴牾蓋
古今文之殊爾
十有三年經世室屋壞傳云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
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二傳作大室
賈逵服虔等皆以爲大廟之上屋禮說曰清廟之
制如明堂明堂五室故清廟五寢中央曰大室亦

曰大寢大室屋壞者室上重屋明堂位所謂復廟重檐天子之廟室洛誥王入大室祼是也孔穎達曰左傳不辨此是何公之廟而經謂之大室則此室之最大者故知是周公之廟非魯公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非一君不宜專屬伯禽棟案公羊皆以世爲大如衛大叔儀爲世叔齊宋樂大心爲樂世心又推而廣之如鄭大夫子大叔論語作世叔天子之子稱世子天子春秋傳云會世子于首止諸侯之子稱世子而晉有大子申生鄭有大子華春秋經齊世子光左傳云大子光明古世與大同義是世室猶大室也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云魯不脩大室春秋作讒又樊毅脩華嶽碑云世室不脩春秋作讒二碑同時所立或作世知字本通也

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注云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棟案荀卿子云怪星之黨見黨見猶所見也楊倞訓黨爲類無破何氏說也莊元年傳云錫者何賜也桓六年傳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云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降庶人使書名所以貶絕之使不得與人君接也棟案納當作內古文賜作錫入作內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棟案公羊主內娶之說故以子哀書字爲無聞

卞有五年經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傳云曷物而歸之筍將而來也注云筍者竹箭一名編輿說文篠竹輿也齊魯以北名之曰筍將送也取其尸置編輿中傳送而來也齊魯令受之史記張陳列傳云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篠輿前徐廣曰篠音鞭服虔曰篠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韋昭音如頻反云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郭璞三倉解詁云篠聾土器音步典反案服氏云篠如今峻峻卽筍也同物同音小顏云形如今之食輿師古唐人豈識漢時篠輿諸說唯服子慎與何邵公合蓋目擊之與耳食異也

入邾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其實我動焉爾注云動懼我也棟案動爲拜非懼也

十有六年傳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云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降庶人使書名所以貶絕之使不得與人君接也莊元年傳云錫者何賜也桓六年傳

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無尊上非聖人不
孝者斬首梟之無嘗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
頭棟案無尊上漢律所云罔上不道也非聖人漢
律所云非聖無法也不孝者商書曰刑三百罪莫
大於不孝見呂覽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
不孝風俗通曰賊之大者有惡逆焉決斷不違時
兄赦不免又有不孝之罪竝編十惡之條斬首梟
之者梟當作縣玉篇云賈侍中云縣謂斷首倒縣
也野王謂縣首於木竿頭以肆大辠秦刑也云無

嘗上犯軍法者陳羣新律序云廄律有乏軍之與
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
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胡
建案軍法曰正亾屬將軍將軍有罪吕閭二千石
吕下行法焉云殺人者刎頭高祖約法三章所云
殺人者刑也何氏所據皆本漢律漢律已亾舉其
大略如此耳
宣元年傳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
夫待放正也白虎通云諸侯諍不從得去去曰某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公羊古義 卷九 三四 世楷堂藏板

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退避賢如是之是待以
禮臣待放君待之以禮曰予熟思夫子言未得其
道今子不且留聖王之制無塞賢之路夫子欲何
之則遣大夫送至于郊所謂君放之非也大夫待
放正也
齊人取濟西田傳云爲弑子赤之賂也注云子赤齊
外孫宣公篡弑之恐爲齊所誅爲是賂之故諱使
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未
之齊坐者由由與猶同律行言許受賂也案漢律有受

賕之條又有聽請之條僭賂齊不當坐取邑且未
之齊而坐者由齊聽請故也漢律行言許受賂亦
得坐受賕之條故舉以況之
五年經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云子公羊子曰其諸
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疏云舊說云雙雙之鳥一
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案大荒南
經云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
首名曰跂踵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郭璞曰言
體合爲一也公羊傳所云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公羊古義 卷九 三六 世楷堂藏板

也

八年經夫人熊氏薨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云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五經異義曰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卑之喪廢事天子左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案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之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卽妾子爲君義如左氏元之問也以下鄭駁喪服禮麻庶子爲後其爲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同不三年魯宣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贏爲夫人者以夫人妾氏已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問其出朝會無王事則杜之注云王霸記曰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隣國交通詳具禮說

十有六年經成周宣榭災釋文云左氏作宣榭火棟是射與謝通擊虞三輔決錄注云漢末大鴻臚射姓謝名服不稱改之爲射氏名咸載見廣韻此出晉時不識古文曲爲之說陳壽採三國志以是儀馮氏鳳儀禮訂訛所改亦此類也

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云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注云佚獲者已獲而逃亾也釋文云佚一本作失案古佚字皆作失詳見尙書攷佚又與逸同尙書無逸漢石經作佚春秋經曰肆大眚穀梁云肆失也失猶佚也佚與逸同謂

逸囚

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注云以齊爲土地案土讀曰杜古杜字皆作土周禮及司馬法曰犯令陵政則杜之注云王霸記曰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隣國交通詳具禮說

四年經鄭伯臾率疏云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案左氏古文榭本作射邾敦銘曰王格于宣射是也劉逵引國語云射不過講軍實今本作榭說文以爲賢字漢潘乾校官碑云親臾寶智國三老梁仍作堅今定本亦作堅字公羊釋文云臾本或作堅棟案公羊作臾穀梁作賢本一字也說文云臾古文以爲賢字漢潘乾校官碑云親臾寶智國三老無榭字經傳通作謝荀卿子曰臺謝甚高泰誓云

袁良碑云優臥之寵今文大誓云優賢揚歷見三國志注是優臥卽優賢也玉篇又引作絕絕與堅同臥亦爲古堅字堅又與賢通東觀漢記云後漢紀注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漢書天文志作堅得疑古堅字賢字皆省作臥公羊從古文作臥穀梁以爲賢左氏以爲堅師讀各異故也廣韻引孝經說云臣有堅也

世楷堂藏板

耳

十有一年經晉侯使卻州來聘世本曰郤豹生義義生步揚步揚生州州卽讎也與公羊合左氏傳魏武子讎世本亦作州司馬貞云州讎聲相近字異

十有七年傳鄭伯將會諸侯於鄛說文引作鵲云鄭地阪頑反非也今人讀綸巾字爲關音自謂合古音失之甚者

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云髡原之言髡鉗也

世楷堂藏板

丽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爲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云其弒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傷君論之其斬首而已罪不累家漢律有其事然則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律文多依古事疏知然者史游急就章曰疢痛保辜讋呼號師古曰保辜者各隨其狀輕重令歐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致則坐重辜也漢書功臣表云昌武侯單德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

內戎輿市然則伐辜以二旬爲限斷以平人言之
限內當以殺罪論之漢律所云殺人者刑是也限
外當以傷人論之漢律所云傷人抵罪是也服虔
曰抵罪者隨輕重制法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罪名
不可豫定故漢律又云宣見薛宣傳關吕刃傷人完爲城
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是輕重制刑之義
也

十年經遂滅偪陽疏云左氏經作偪字音夫目反小詩
雅采菽云邪幅在下毛傳
云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一音逼近之逼釋文云
昭代叢書 甲集補 公羊古義 卷九 元 世楷堂藏板
偪音福棟案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音福从彼力
反者非也穀梁漢書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傳陽
棟案古福字亦讀作副豫州從事尹宙
碑云位不偏德是也傳
本古叔字今亦讀作副

十有一年經同盟于京城北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
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
棟案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大叔是
也亳城無妨此傳寫之譌當从公穀是正

十有七年經邾婁子瞞卒釋文云瞞左氏作顢案攻
工梓人云數目顧腪注云故書顢或作頇鄭司農

氏注引者直作詳無侵字皆是所見異也棟案古祥字皆作詳易屢上九視履考祥釋文云本又作詳尚書君奭云其終出于不祥蔡邕石經云其道出于不祥呂刑告爾祥刑後漢劉愷傳引作詳刑鄭氏周禮注亦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皆古祥字故左傳稷祥服虔引公羊作詳今公羊作侵羊者春秋繁露云羊之爲言猶祥與鄭衆百官六禮辭亦云羊者祥也疑古祥字詳字皆省作羊詳著也鄭注車人亦云羊善也祥亦訓善見說文

屈銀釋文云二傳作厥愁案左傳厥愁徐仙民音五巾反說文引讀若銀又云引公羊本曰愁從心引聲公羊本曰授故以厥爲屈公羊厥字愁爲銀字異而音同凡皆作屈

公羊異字若此者多余每校三傳而得古音習鄭學而識古文後之學者忽而不察妄有論辨竊所未喻

廿有三年經尹氏立王子朝注云尹氏貶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棟案漢律年未滿八歲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罪以爲事不經見未之攷也（經典序錄云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卽毛亨也

六年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一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弃疾殺其君即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从左氏義

八年注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棟案此事竝見說苑家語及韓詩外傳續漢書律歷志云荅仲尼順假馬之名以崇君之義近人不攷以論語有馬者借人乘當之誤之甚者

哀六年經齊陳乞弑其君舍釋文云舍二傳作荼音舒熊朋來云詩云爾之安行亦不遑舍與車舝協知舍讀作舒棟案史記律書云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

十有四年經西狩獲麟案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

跋

春秋書戰二十有三而紀及齊之役不地公羊家云桓公十三年龍門之戰死傷滿溝龍門者魯之南門然則公羊之紀載比左氏穀梁爲詳與閔因敘亦云孔子使子夏等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則洵乎古義紛綸豈獨得來作登來爲齊人語也哉翠嶺沈枏惠

光緒辛卯春三月

盧東石栞

何宮贊遺書序

吾粵自阮文達公開學海堂以造士士之治經史工詞章日以盛矣然能治經或不能治史能治經史或不工詞章兼之者蓁難吾邑則有四君焉曰林君月亭曰侯君謨曰陳君蘭甫曰何君石卿林侯陳三君皆學海堂中士惟石卿宮贊始則開修一室未嘗肄業於堂繼則秉鐸雷陽珥筆詞館居羊城之日無幾故堂課亦無與焉復沈默寡交游不喜自表襮平昔所作不甚示人以故時人知之者鮮卽林侯兩君亦若不相識宮贊既沒蘭甫陳君語余曰山東道中嘗與宮贊同宿逆旅作竟夜談其論經史輒闡發窈奧不知著有成書否甲寅之亂宮贊以憂在籍大府咨辦鄉團余忝共事者兩年事卒宮贊修縣志余

復忝分纂晨夕在局討論得盡讀所著公羊注疏質疑前後蔣書攷證及詩文集因舉以對并索還纂於其家以示陳君陳君謂爲必傳今哲嗣少石以付手民鋟版旣成而陳君歿矣少石乃屬余書其簡端余維公羊之學　國朝惟劉申受孔巽軒二家爲最舊而宮贊復能於二家外扶何徐之蓄難剪榛莽而建康莊以質疑爲名者不敢自是耳兩漢注自刊誤而後　國朝諸家搜剔幾盡宮贊又實事求是稽核於前人所未言至其古文意高而體潔其駢文沈博而枝密尺牘超雋如讀容甫稚存諸篇詩則高贍似海雪蒼渾若獨漉固吾粵詩人之最也然則宮贊之學雖不出於學海堂而能治經史工詞章與林侯陳三君同非古所云豪傑之士者哉爰括其大略而序之如此光緒八年冬陳璞序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 序

何若瑤字石卿少穎悟十一歲居母喪哀毀如成人道光戊子舉人七赴禮闈庚子大挑二等選海康訓導辛丑成進士　欽點庶吉士用甲辰散館授職編修戊申大考二等補授右春坊右贊善己酉丁父憂服闋回京癸丑丁繼母憂歸遂不復出甲寅紅匪擾亂變起倉卒擬團練不及幾被害乃微服走會城圖夠賊是時賊氛正熾各賊目盤踞其黨散佈村落者以萬數又有賊艘千餘往來內河隔絕城鄉聲息不通士紳之居鄉者皆爲所阻遏不得出乃與二品銜梁綸樞請於制府開局城西籌餉募勇以爲之招於是沙梨兩屬士紳稍稍出乙卯正月力集謀定遂同官軍進攻遣練勇直入大箍圍之市頭扼其中樞各鄉義民聞之羣起相應不三日而諸賊一掃蕩平於是復與紳士定議移局南村安集善良搜捕餘匪又改建局爲貢南書院以總沙梨兩屬之事大吏嘉之擬請　獎敘辭焉以讓諸同事知縣李福泰深重之丙辰延主禺山講席並請總纂邑志發凡起例未成書而卒年六十爲人靜默恬淡遇事鎮定有執持沈幾觀變不動聲色事成而已若無所與獨未獲大用於世識者惜之生平勤學嗜古晚年於陽明先生學若有所得著有公羊注疏質疑兩漢攷證海陀華館詩集文集等書

今文春秋至漢景帝時公羊氏始著竹帛其後何氏注之徐氏疏之探摘是非殆通曲暢然公羊得之傳聞不無失實而爲之說者順水曲折益揚其波又或變本加厲有同皮傅紬繹所積疑遂多次而錄之以質同好云爾何若瑤自識

隱公

卷一

疏案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
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
莊七年傳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
實如雨據此則因故春秋而修無寶書之說
元年春王正月傳君之始年也注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君天
下曰君君一國亦曰君君之始年者凡君皆得有其始年也
白虎通鬱篇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史記
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是隱爲惠公所立隱特探

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列國世家皆分國紀元可以爲證
注非傳意
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王謂時王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也可證託言文王者春秋魯
史言時王恐僭耳據此知王魯非傳意
注以不有正月而去卽位知其成公意
卽位必謁廟公欲與桓不行謁廟禮故不言卽位以成公意
注不有正月不謁廟故不有也
傳隱長而卑注長者已冠也
息長娶于宋惠繆之生允十一年允能聽揮譜則隱立已壯
矣

傳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
大夫扳隱而立之注母俱媵也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禮
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右媵姪娣
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
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
生皆所以防愛爭
右媵左媵明載之禮以防愛爭惠公雖不早分別國人何以
莫知隱雖長且賢諸大夫斷無立隱之理穀梁先君之欲與
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
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是隱爲惠公所立隱特探
惠公之微志而推以與桓非爲桓果貴也注非傳意從穀梁
較允
三月公及朱儀父盟子昧注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
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
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
據注是教臣子以僭也人皆欲以五等之最尊者尊其君父
而我因以子之人皆欲以天王尊其君父我亦可因而子之
注不有正月不謁廟故不有也
乎爾雅釋詁公君也公之云猶君之云也注明鄭伯爲人君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傳克之者何殺之也不當自己行誅殺使執政大夫當誅之克者詰爲殺亦爲能
使執政大夫誅之猶夫自己行誅殺也以推與刃有以異乎

穀梁緩追殺賊親親道道是也

鄭伯實未殺段殺之云者穀梁曰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詁能亦本穀梁克者何能也能殺也

傳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卽不如齊人語也

經義述聞如上當有不字寫者脫之桓十四年傳不如勿嘗而已矣文十六年傳曰不如勿居而已矣同一齊人語何以此言如而彼皆言不如乎何注殆不可從案左昭十一年傳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此如卽不如之證注未可訾

傳車馬曰賄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注賵賻皆助生送死之禮襚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賵賻知死者贈襚

穀梁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與此不同

傳成公意也注尊貴桓母以赴告天子諸侯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仲子

成讓桓之意耳謂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仲子非傳意

傳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非禮也注禮不賵妾既善而賵之當各使一使

禮不賵妾因賵公而兼賵仲子故以非禮譏之非謂當各使一使也

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注內之微者公立而求成于宋則是盟者公意也故從我欲之詞不書公

譏之使若內之微者然

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

穀梁以宿爲邑名七年宿男卒穀梁又謂宿微國則窗是國無疑

傳弃則曷爲不言弃王者無外言弃則有外之辭也

周公王子瑕言出弃王子朝言弃皆書于冊何獨于祭伯而嫌其有外直來曰來惡外交也

公子益師卒

公子彄卒注大夫穀梁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則公子益師者先君之大夫也

卷二

莒人入向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以向姜還必是莒子親行微之者不能正室而動衆也並未

得之何絲居之入向者直造其國都云爾向姜姓穀梁謂魯邑亦非

無駭率師入極傳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

左傳以極爲附庸之國穀梁則謂魯同姓諱滅同姓故變滅言入案滅國大惡內大惡諱變文言入傳是也不必同姓而後諱滅

公及戎盟于唐

戎請盟而曰公及戎者公本欲修惠公之好故從我欲之詞不書公

紀履繻來逆女傳譏始不親迎也注夏后氏逆于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

莊二十四年傳親迎禮也似以親迎爲諸侯所當行但莊二

十七年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注禮大夫任重爲越竟逆
女于政事有所捐嚥據此諸侯任更重豈轉可越竟乎注逆
于庭逆于堂逆于戶諸侯親迎不過如此寧可爲傳彌縫其
闕

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
夫人也注時隱公卑屈其母不以夫人禮葬之
左氏以爲桓母穀梁以爲隱妻以夫人禮葬之
之宮也元年子氏猶在生而歸賵必無是理言夫人言薨是
以夫人禮葬也當時何不別立宮以祭之則以爲隱母亦非
也穀梁得之
天王崩傳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崩注大毀壞之詞薨

注小毀壞之詞卒注猶終也
周敬王喪葬在春秋後此外入春秋者由平至景凡十二王
志崩者九志葬者五不志崩葬者三不志崩者諸侯不奔喪
不志葬者諸侯不會葬也何注謂不志葬者皆公自往此常
事故不書然則公羣諸侯奔喪會葬亦常事耳或謂邾婁子
異姓不宜奔喪滕子會葬常禮耳何以亦書于冊左傳杜此
注云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
書葬魯不會其說是也曰崩臨天下之詞曰薨臨一國之詞
眾仲曰天子用六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是以獻六羽爲得
禮與此異○僭諸公尚譏況僭天子乎故王魯之說斷非傳
意
昏俌者列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六人爲列六六

考仲子之宮注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
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
以僖公成風例之則上文歸賵之文以仲子爲惠母書法可

三十六人法六律四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白虎通樂篇同
襄十一年左傳鄭人賂晉侯女樂二八則舞必以八人爲列
謂六人四人爲列者非是
注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疏知鴻羽者時王之禮
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
疏謂時王之禮者前無可考耳
疏詩云右手秉翟者其兼用之乎
孔檢討曰翟羽文鴻羽質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周禮
舞大濩以享先妣魯有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宮比先妣
以而舞殷舞與此固臆爲之說亦可知鴻翟無兼用之理疏

非是
圖長葛傳彊也
僖二十三年二十六年圍緡哀三年圍戚俱不言彊者此得
邑彼不得邑也志在得邑故此圖曰彊也至冬乃取故取長
葛曰久是時方圍何以云久穀梁曰久之固不如此之允也
鄫人來輸平傳輸平猶墮成也
墮成何以曰來傳與經不協惠學士曰易豫之上六曰成有
渝无咎成猶平也則渝平猶渝成矣上應三三有悔上有咎
兩國交爭之象也三悔不遲上咎不長變而更成兩無咎悔
故春秋善之左傳以爲更成是也二傳渝作輸訓爲墮謂之
敗成誤矣或訓輸爲約尤不辭義似得之
注時與鄭人戰于狐壤爲鄭所獲
案左傳事在惠公末年隱爲公子之時若在此時鄭方結怨
下何以云歸邾人邾乎
滕侯卒傳何以不名微國也
莊五年邾犂來來朝傳曷爲謂之邾末能以其名通也名國
名非指君名與此異
謂微國不能上達于天子故不名滕國雖微侯也莊十六年
邾婁子克卒僖四年許男新臣卒又五年許男業卒又十三
年邾婁子邊儀卒皆小國且爵尤卑何以名左傳不書名未
同盟也晉獻公惠公未嘗同盟何以書晉侯詭諸卒晉侯夷
吾卒宿男同盟何以亦不書名則三說非也

穀梁狄道也然于宿男之卒則曰微國又曰未能同盟則其
說歧又有歧矣
春秋外諸侯卒稱名赴天子之詞葬稱公從臣下之詞此通
義也偶異者或字之誤或文有脫落各自爲說義究不可通
如卒書日葬不日常也或卒葬俱日或卒葬俱不日或葬日
卒不日燕書滅燭彊爲之說夫何取邾
夏城中邱傳以重書也
左傳書時書不時道書其事而義自見何以時亦書不時亦
書此爲得之無城郭宮室貉而後可凡城之志皆譏穀梁非
是
天王使凡伯來聘注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

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太朝
異義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穀梁以爲聘諸侯非正皆非是
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則注說
可從
傳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注執天
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尚不可況執天子之大夫乎
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
戎以夷狄而執中國不特執中國而執天子之使降夷狄尊
天子此亦非常異義也非卻公不能爲此注
大雨雪傳傚甚也注傚始怒甚猶大甚也
經義述聞傚訓爲始不訓爲怒雪非雷電之屬亦不象人之

怒也今案傚厚也傚甚者厚甚也平地七尺雪厚莫甚於此
矣故曰傚甚也義似勝注
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此滅也其言入何譏與齊俱不取也許叔居東偏鄭能得西
偏故從得而不居之辭
注爲弟守國不尚推讓數行不義皇天降災詔臣進謀終不覺
悟又復構怨入許危亡之釁外內並生
隱無受國之心責其不尚推讓非也是役主兵者鄭左傳君
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可以爲證謂危亡之釁外內並生亦
非也元年傳成公意也注亦云不有正月而去卽位知其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注先謂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
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疏皆時王之禮也
唐書張柬之曰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
也翼日乙丑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
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殂至康
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十二月祫見其祖
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尹訓言祫見厥祖侯甸及羣后
咸在則殂及見廟殿周禮並同此周因殷禮損益可知也注
謂廟選朝事畢反凶服禮本殷周疏謂時王之禮未嘗考古

耳
桓公除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外俱不書王據繁露則元年
亦不書王所書王者實三年耳空諸家有無王之說
注無王而行
傳揚此義繁露玉英篇桓之志無王蓋公羊家向有此說
穀梁元年傳桓無王說或本之
公會鄭伯子亟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無仁義之心與人交
接則有危也
據期詞則魯爲主故越之盟從我欲之詞蓋桓弒立而欲修
好于鄭因而易田故下有璧假之文謂有危者非也
踐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

年一朝

鄭駁異議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彊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是注所言皆文襄之制也以成宋亂注受賂便還令宋亂遂成

注訓不辭案惠學士春秋記成郎小宰之八戍成謂之聽八成謂之八聽經文曰亂以亂爲獄亦似未允隱六年傳輸平成謂之八聽經文曰亂以亂爲獄亦似未允隱六年傳輸平者何猶墮成也是平卽成也以成宋亂以平宋亂也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左傳曰平國以禮不以亂此之取賂猶之取向也穀梁曰乘義而爲利是也

注蓋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

所言濮制非春秋制也

傳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注善其近正似于古而不相背穀梁以是爲近古也注似本之古者注不言何時范注穀梁謂五帝時齊侍郎據詛盟不及三王古者謂三王之世近是注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

據注不言簡徒昭八年蒐于紅注徒衆不言簡車昭十二年大蒐于比蒲無注蒐大閱大蒐經文既別其制必異如此注則傳徒字衍蒐于紅注則傳車字衍疏所見已是誤本矣

傳陳陀者何陳君也淫乎蔡蔡人殺之注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

穀梁陳侯熹獵淫獵于蔡左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卽佗殺陀欲立其甥則佗無可死之罪罪在蔡人史記陳世家蔡人爲陀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陀是以佗與五父爲二人矣又云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介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

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蔡人殺之實陳人殺之也
傳其諸以病桓與注感隱桓之禍生于無正故喜有正而不以
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非傳本義
夫人淫于齊侯病桓之不能防閑也疾惡桓公
卷五
焚咸邱
咸邱魯地在大野之南
八年春正月已注烝傳譏亟也注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
左傳杜注此夏之仲冬非爲過時而書者爲下五月復烝見
瀆也傳此云譏亟五月亦譏亟與杜注同解詁屬十二月已
烝今復烝非傳義穀梁于此曰志不時于五月曰志不敬故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卷上 十三 廣雅書局栞

爲分別非是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注曏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
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
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
異義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案注譏不行五禮
可則因用魯往迎之故曰若逆婢妾襄十五年傳注曰禮逆
王后當使三公是未嘗以天子爲必當親迎也或謂文王親
迎于渭孔氏曰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
以爲天子之禮且渭者竟內亦未嘗越竟逆女也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
周禮典命諸侯之世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

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禮有明文故左傳無譏詞穀梁以
爲非正與此同亦未揆之禮矣桑左傳賓之以上卿則穀梁
謂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亦臆見之詞耳
葬鄭莊公注莊公殺段所以書葬者段當國本當從討賊詞不
得與殺大夫同例
范注穀梁莊公殺段失德不葬而書葬者段不弟于王法當
討故不以殺親親貶之與此同
傳何譬乎祭仲以爲知權也
穀梁宋人者宋公也其稱人何貶之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
惡而黜正惡祭仲也其論甚正勝公羊
鄭忽出奔衛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注名者
緣君竟有降既葬名義此非罪貶
春秋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一等公侯未葬稱名既葬稱子
伯子男既葬亦稱名故曰此非罪貶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注當蒙上日與不嫌異于纂例故復出日明同
嫌卒於會故復出日以別之注非是
傳此其言伐何辟嫌也嫌與鄭人戰也
穀梁言與鄭戰正未審耳解詁宋不出主名者兵攻都城與
即同義案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故省
文則此戰于宋云者上言伐宋主國主名與可知矣
注蔑戰稱人敗績稱師者重敗也疏蓋師不盡戰故言戰少敗

時恐走故言敗多

莊二十八年傳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末得乎師也注末得成列爲師也是敗稱師者成列之詞燕之師本少于齊宋衛故戰稱人而死傷與之等故敗稱師疏非是

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于齊宋不從亦有危故量力不責也

此特從赴告書耳若謂衛弱于齊宋不從亦有危獨不可使大夫而親行乎背殯用兵豈可量力而不責乎且衛朔害兄得國國人不與以齊出可援故無役不從非恐其有危也

乙亥嘗傳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注當廢一時祭自貢以奉天災也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卷上　十五　廣雅書局栞

邵公每于災異之來極言所致以見天人之應所以示敬畏謹天災也左傳書不害則是天變不足畏非人君修己事天之道

傳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注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并於蠻荊故抑桓稱侯所以起其事王者無求無待求而自至也地官士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注曰辨地物者別其有無原其生者其生有時以此二者告王之求地所無及物未生則弗求也是王者有求也春秋之時九貢不行于諸侯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罪桓之無王不貢車服也傳以天王之威令不行至遣使來求無上下之分故譏其非禮如注則非傳意也

許叔入于許注入者出入惡明當誅也

許已失國至此鄭莊死忽突爭立鄭國大亂許叔乘朋由東偏歸國入者難辭不得以出入惡爲文

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注桓公行惡衛故戰稱人而死傷與之等故敗稱師疏非是

葬衛宣公注背殯用兵而月不危之者衛弱于齊宋不從亦有危獨不可使大夫而親行乎且衛朔害兄得國國人不與以齊出可援故無役不從非恐其有危也

繁露爲其天王崩而相朝聘也此其誅也夷狄大者稱名微者稱人所謂人不若名也注三人爲衆衆非傳意范武子從之非

應劭曰牟人魯附庸也汶出牟縣故城西南牟縣故城在東北古之牟國但杜預謂三人皆附庸之世子此求其說而不得直以意造宏惠學士譏其妄也

癸巳葬蔡桓侯注稱侯者亦尊臣子詞也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并於蠻荊故抑桓稱侯所以起其事衛獻公亦有賢弟而不能任用何以稱公注非也謂起告之文從尊不稱公蔡靈公平公何以稱公且起告之體各國皆然卒稱爵稱名葬稱公何獨于蔡而異之

莊公

卷六

二八小國舉一八

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注大國舉三八次國舉二八小國舉一八

穀梁同左傳杜注以單伯爲天子之卿據經此較允莊十四年十五年書法與僖大夫一例杜注本左疑非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傳命者何加我服也注禮有九錫一曰

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

加我服猶詩云服其命服耳不言服者注謂重命不重其財物是也九錫本禮緯白虎通義九錫隨其功之大小弱之非一時並賜注引之者以變賜言錫故耳周禮九命七命五命

於義爲允

注臯謨曰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穀梁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與此同又謂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益天子衰微諸侯之不請命久矣

齊師遷紀邢鄧鄑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自是始滅也注將大滅紀從此始故重而書之

穀梁紀國也邢鄧鄑國也或曰遷紀于邢鄧鄑以邢鄧鄑爲國春秋無聞遷紀于邢鄧鄑則是以邢鄧鄑存紀之廟社紀季不應復以鄑入齊矣此以邢鄧鄑爲紀邑胡傳從之

注慶父幼少將兵不譏者從不言弟意亦起之疏杜氏云慶父者莊公異母兄何氏知其幼者正見稱仲非兄明矣

莊公二十七年傳公子友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是慶父爲弟實據史記魯世家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仲牙次曰季友蓋亦從之惟傳以仲孫爲慶父而史記以仲牙爲僖

注書者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不致者本無出道有出道乃致奔喪致是也

穀梁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所謂近淫也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所謂無出道也

注齊魯無懌天子之心而伐之

襄公奉王命伐衛納惠公謂無懌天子之心非也奉王命則不得以會仇讎爲嫌猶王姬之主于我耳

五月葬桓王傳蓋改葬也注榮賚改葬爾故惡錄之

桓王崩在魯桓十五年至此始葬太緩故疑改葬穀梁傳曰改葬也傳曰傳聞之說與此同蓋皆疑辭注實以榮賚改葬故惡錄之非傳意

公次于郎傳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穀梁同左傳作滑杜注滑鄭地既欲救紀雖畏齊必無不出竟之理從左爲優

紀侯大去其國傳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

穀梁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據事直書辭義正大此則所謂非常異義也

卷七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注月者惡不死位也

史記作鄋桓公亡時過鄋鄋無禮故伐之案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與史記正合或謂鄋乃東海鄋縣不當作譚此臆說也胡傳書爵無可

滅之罪爲橫逆所加比注爲允

齊人滅遂注不會北杏故也

注本左傳案史記桓五年伐魯魯將師取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之與魯會柯而盟則遂者魯邑非國也盟柯傳城壞廮竟注齊數侵魯取邑即指此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氏經無公字穀梁不言公外內察一疑之也據此穀梁本

無公字案十九年傳注先是鄄幽之會公皆不至故云我貳注淫佚婁見傳無明文

亦無公字也

卷八

及齊高傒盟于防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公則曷爲不言公

至自齊君詞也夫人例同入者內弗受之詞明不當娶也變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曰禮也微詞也

公如齊逆女傳親迎禮也

先君見殺于齊而娶於齊穀梁以爲不正其親迎是也公羊

公會齊侯盟于扈傳危之也我貳也注莊公有淫佚婁見傳無明文

會期詞遇于穀盟于扈居喪而汲汲于要結盟好直書而其

失自見鄄幽之會公皆不至故云我貳注淫佚婁見傳無明

文

公如齊逆女傳親迎禮也

先君見殺于齊而娶於齊穀梁以爲不正其親迎是也公羊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至自齊君詞也夫人例同入者內弗受之詞明不當娶也變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傳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

二傳大夫與宗對舉與此不同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

據經文曹羈者當國之詞歸于者無惡之詞羈出奔而赤歸似羈不見容而赤爲衆心所順但赤無所繫其君與其世子與均不可曉且下文曹殺其大夫又似赤歸而誅之者傳據侵曹以出奔殺大夫連爲一事而赤歸于曹屬之郭公文義亦不可曉郭書撝說闕其疑可耳

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

穀梁以天子之命大夫故不名似爲有據

蕭叔朝公

冬杞伯姬來注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疏自從也言從大夫妻以下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大故謂舜父母之喪文公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雜記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歲亦一歸宗亦謂同國耳大夫娶于鄰國則不可孔氏謂父母在則身自歸寧父沒母存則使卿寧案左傳襄公十有二年秦嬴歸于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是時秦嬴母在身不自歸而使卿寧左氏以為禮則是父母在直書來者皆非禮也使卿行可也

傳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注禮大夫任重為越竟逆女于政事有所捐廢故竟內乃得親逆所以屈私赴公也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卷上　三十一　廣雅書局刊

大夫不可越竟逆女則如齊逆女其非禮可知

卷九

傳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注未得成列為師也據泓之戰成列而敗經書宋師故注云爾案鄢陵之戰楚君傷目而三軍未至大損故書楚子敗績泓之戰宋襄雖傷股而師徒撓敗至于門官皆殲幾至亡國故書宋師敗績各從其重此三稱人疑主將傷而軍未大損耳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注書者善中國能相救也案是年齊無伐山戎事或史記因春秋二十六年公伐戎誤合為一亦未可知

人者眾詞也其為眾奈何不譏會也會則曷為不爵救患者人所同也禮義之國宜然也

城諸及防

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二十九年秋有蜚皆非興土功之時曰築微曰新延廄曰城諸及防築者不宜築也新者不宜新也城者不宜城也公之不恤民甚矣延廄注獨言不譏非時更重

夏師次于成

秋七月齊人降鄑俘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

次者不敢進也若有俟者諱不能救也于成者言無意于鄑也不言公內諱也

臧孫辰不諱取鄑曷為諱不曰鄑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鄑降于齊鄑自為降齊人降鄑降非鄑之志力屈焉爾猶之遷陽而已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卷上　三十二　廣雅書局刊

齊人伐山戎傳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

其稱人何猶之救鄭云爾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稱人者大之以為貶非也蓋人人之所同伐焉爾山戎伐燕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令燕君納貢于周穀梁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矣此舉實以尊周子司馬子之言似非是

史記桓二十三年魯莊之二十五年也案是年齊無伐山戎事或史記因春秋二十六年公伐戎誤合為一亦未可知

注山戎者戎中之別名行進故錄之疏謂言山詳錄之耳

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不詳言山則無以異於他戎非必以行

進也注非是

秋築臺于秦傳譏臨國也

不譏其築臺而譏其築之非地可謂詞不迫切矣穀梁譏其

專利罷民於義尤允

公子慶父如齊注如齊者奔也

如齊者與齊人謀立閔公耳非奔也惠學士曰子般者孟任

之子嫡氏之甥慶父欲自立魯人不從乃如齊謀立

閔公者哀姜之娣叔姜之子齊甥也齊人欲立之故慶父如

齊慶父內有哀姜之援立之惟我弒之惟我及閔公弒而國

人不服故哀姜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奔則直書奔如齊非奔

也季孫行父與襄仲共弒子赤子赤亦齊甥也出姜大歸恐

若一其情不更顯然乎

閔公

傳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

左傳女公子觀之舉自牆外與之戲則謂淫于宮中詞似過

不知何據史記說梁氏女則誤以女公子爲梁氏女耳

傳季子至而不變也注至者聞君弒從家至朝

據此則季子未嘗去魯何以下曰季子來歸左傳言子般被

弒成季奔陳洛姑之盟曰請復季友情事分明注至者從家

至朝盟于洛姑注又云季子如齊亦不可曉

注季子來歸則國安故喜之

齊人來討故行父如齊慶父行父前後如齊據經嚴傳前後

據此則季子不必出奔也史記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于武

闈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納之似來歸之

後又復出奔者經于季子出奔及來歸事不甚顯然此異說

所以芬如也

冬齊仲孫來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

案左傳作仲孫湫是也直來曰來若無事焉者齊爲盟主當

恤宗國之難觀舊可取乎一言非有意恤恤難特覘國耳曰來

譏桓德之衰也

仲者慶父字左傳仲慶父請伐齊師是也公之子曰公子公

子之子曰公孫仲孫者慶父之孫也以仲孫爲慶父傳或有

所據與

僖公

卷十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傳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

事者何邢已亡矣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

次者止也止者不定止也曰師者將雖卑師則已眾非有俟

也序三國之師大之之詞次于聶北若畏狄而不敢進然次

何以故曰救邢蓋不得已而出師非有意于救邢也爲桓諱

者非也

邢遷于陳儀

國已滅矣無可救矣上曰救邢下曰邢遷于陳儀以三國之

師坐視其滅坐視其遷不得已爲之宿留以城之姑以掩其

畏縮之恥焉耳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傳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

詞繁而不殺使知其爲一事者諱不及事也猶留之師若爲城實然

楚人伐鄭注楚稱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昏故進使若中國又明嫁娶當慕賢者

著楚之彊以起召陵之盟交昏之說皆非事實

注貶置氏者殺子差輕于殺夫別逆順也

二事皆逆以殺夫較之則殺子者以尊殺卑於逆中稍爲順耳疏云言殺子差輕于殺夫者欲道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姜氏歸去者正猶殺夫罪重故也言別逆順者言殺夫之逆甚于殺子二事相對而言之不謂哀姜殺子得爲順是以晉侯宋公殺世子皆直稱君而甚之

城楚邱傳曷爲不言城衛滅也

不柄諸侯何魯後期也若不知其事然此內辭也諸侯救災恤難魯同姓宜重憂之故諱不及事也

邢亦滅曷爲不言城衛言城邢穀梁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邢遷于陳儀以陳儀爲國故曰城邢楚邱衛之一邑不可以爲國故不言城衛

傳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注以馬齒長戲之喻荀息之年老疏言雖有謀年老必昏耄不任使故言蓋戲之

言馬雖復歸內廄而槩之外廄四年馬則已老不能無少喪

其師而執濤塗故也

楚雖受盟踰年而滅弦而圍許請茅之貢未嘗至于周室方城爲城漢水爲池之言楚固未嘗服也爲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故也

塗非傳意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子首戴注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

左傳謀寧周也齊桓之功此爲極盛傳與穀梁同初無譏桓之意注謂桓德衰又謂假王世子以示義非當日情事亦非傳意案疏云卽上四年傳文桓公不修其師楚叛盟下文鄭伯逃歸不盟九年葵邱之盟書日以見危之屬皆是也此卽據江都中壘所云以解注蓋公羊家師說之相承本異於二

傳也

諸侯盟于首戴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注時世子不與盟

知世子不與盟者但舉諸侯故耳然穀梁曰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解書法正大勝公羊說

鄭伯逃歸不盟注時鄭伯內欲與楚外依古不盟爲解

左傳王使周公忌父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此雖左氏之私言然惠王惡鄭而愛帶首戴之會必非王意則召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

自助當假貴臣不當假微者注說非是左傳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然洮之盟禮柩在堂孤無外事襄公背殯而出會無哀甚矣然襄之背殯而出會實畏齊之故罪桓不罪襄可也爲襄諱非也注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屢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者夫襄非徒桓不子之罪無所逃于天地之閒何功足以除惡所謂危言無當也

九月戊辰鄭侯盟于葵邱注時宰周公不與盟之罪也注曲附傳說非是

周公不與盟者不敢使王臣受諸侯之約束也尊王也故諸侯不序義與首戴之盟同

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弒未踰年君之號也注欲言弒其子奚齊嫌無君文與殺大夫同欲言弒其君又嫌與弒成君同故引先君冠子之上則弒未踰年君之號定而坐之輕重見矣

穀梁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曰其君謂里克之無君也稱之者君自以爲子焉稱據穀梁則不正奚齊據公羊則專坐里克合勘之而其獄乃定

夏楚人滅黃

穀梁賢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案史記秦繆虜晉惠之歲管仲卒去此

尚三年且此年冬齊侯使管仲平戎於王則黃之滅管仲身親見之矣

沙鹿崩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注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承其業爲楚所敗之應

穀梁林屬于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案山家曰崩山足無崩道故曰無崩道而崩據此則沙山之鹿非邑也沙鹿晉地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據此則沙鹿崩爲獲晉侯之應非桓卒宋敗之應也爲天下記異者名山大澤不以封故以爲天下之異

伐齊師書師伐屬注月者蓋錄義兵屬葵邱之會飭天子之命也

書稱師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褒之所以勸勉不能扶助霸功激揚懈惰也

案湖廣德安府隨州有屬山下有屬鄉即屬地蓋楚與國伐屬以救徐猶侵許以救鄭耳屬無罪曹亦無可嘉注以意爲之耳

夏滅項注以言滅知非內也以不諱知齊滅不諱何由知爲齊正以上有齊人徐人伐英氏之文耳不言遂或曰伐與滅一事侵蔡伐楚侵與伐亦一事何以言遂乎

昭四年楚子伐吳遂滅厲亦言遂

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傳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

桓公以十月乙亥卒十二月乙亥赴正月襄公即伐齊去桓公之卒四閱月耳非爲不葬可知豎刁易牙立無虧者也三月齊人殺無虧則刁牙爲所殺非爲刁牙之爭權又可知或謂無虧之殺在戰甗之後若先殺無虧可無此戰不知左傳於無虧未殺之前則曰五公子皆求立既殺無虧之後則曰不勝四公子之徒是前之伐爲無虧後之戰爲四公子也

邾人狄人伐衛注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

穀梁於師救齊狄救齊皆善之救者善則伐者不善矣此以伐齊爲義兵與穀梁相左要穀梁亦未曉何所據依也左傳

記六公子所生而不列其長幼之序或謂無嫡長孝公幼亦
非有炳然可眾著者也
疏所以不於上經地以邾婁者深爲襄公諱使若不爲邾婁事
盟而鄫子自就邾婁所見執者也
注云鄫子自就邾婁爲所執徐氏以所見執易爲所執則不
辭矣齊侍郎謂所字上脫一爲字爲所見執則亦不與楚專釋也穀梁得之、
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注惡無道也
據左傳使之者宋公則無道在邾尤在宋案曹不致饋宋猶
圍之豈有用人之虐反置之而不問耶左似可從而經不及
宋何也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卷上 三

廣雅書局
鄭樵單州有二鄫城大鼎
之鄫北鄫也來朝之鄫南鄫也
是鄫子來朝傳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自隱至僖凡八十有三年據隱二年傳注宋滅鄫在春秋前
則鄫子計將百歲豈復能跋涉而來傳不知何據也
西宮災傳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注西宮者
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
右夫人世婦之吉者注實本之夫人左右媵特諸侯之制疏非
是
穀梁以爲閔宮孔疏禮宗廟在左則不得曰西祭義卜三宮
災而又乘人之困所謂與于不仁之甚也又況以惡報乎
楚人狄人盟于邾
合穀梁而惡齊之義始備
爲邾謀衛難則邾與盟審矣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
天王出居于鄭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史記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故

出不能乎母僖不知何據

晉侯喪吾卒注纂故不書葬明當絕也不日月者失衆身死子

見篡逐故略之猶薛伯定也

史記晉惠公十四年九月卒懷公立與左傳二十三年傳同十一月葬

惠公十二月晉大夫欒郤知文公在秦陰勸反國文公元年

二月歸晉殺懷公至冬乃書卒相去年餘日月不具可知葬

在先故不書葬注據例科罪似闕于事情

宋殺其大夫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禮不

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

君前臣名不臣則不名故曰無大夫注謂絕去大夫名是宋

大夫卒本有名經絕去之以正其義似非傳意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

穀梁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案陳

方被圍豈能納頓謂圍陳令其納頓亦不辭或謂頓迫于陳

而弃楚故圍陳以納頓于然圍自圍納自納從傳較允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傳其言至巂弗及何侈也

注善公齊師去則止不遠勞百姓過復取勝得用兵之節

穀梁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猶傳之

言侈也然注謂善公得用兵之節則侈過其實下文何以云

如楚乞師乎

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注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

勝但何氏省文不復備言

穀梁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不正者不必也注不正自謂出

迂案注不正者係統詰兩句如疏定云戰不勝者不正自謂出

戰當必勝則上句亦定云出不正反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

楚人伐宋圍緡傳則道用師也

凡之戰襄公因傷而卒楚圍宋仇也成公初立與楚平而朝

楚非其志也至是悔而倍晉非反覆無信者比伐宋圍緡蓄

楚之暴所以起城濮之役也道而用師楚無足貴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注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爲

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也而公釋之見矣

前以楚師伐齊取穀故楚子在宋而公會之非爲解宋圍也

伐衛也伐衛以救宋于左傳知之子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

宋既平而復畔故與諸侯盟不曰會楚子者不與夷狄之主

會也城濮之戰實因救宋則圍未解也十二月盟于宋明年

春晉侯伐衛以救宋若宋得與盟宋使雖告急晉必不爲之

臣亦釋宋之圍是也于經知之楚人救衛是也

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傳畀者何與也與使聽之也曹伯之

罪何甚惡也注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

左傳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據此及穀梁是以曹伯

畀宋經不言衛亦不言田或有脫文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僖

惡乎取之反之曹也是分衛田實有其事也晉侯之惡曹伯

固由說其聯色然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三百人亦是
實罪赤菁三百至形之風謠小人用事國之不靖可知傳曰
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尊弱國也尚伐齊取穀
安知曹不恃楚而侵伐乎謂傳注評說皆非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注不氏者子玉得臣楚之驕蹇臣敗道其君
侵中國故貶
殃民辱國主兵者當坐注說非是
公朝于王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
猶後世言行在所 禁暨獨斷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所居爲行在所 傳依文訓詁極
允穀梁言所者非其所也則狩于河陽之義傳所謂不與致
天子也然經曰王所是明言王在也傳天子在是則揭爲不

言天子在是亦非
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
喪而匿會其孤故深爲恥之卒不日者賤其畔意于楚
與楚圍宋者尚有蔡鄭許非獨陳也且事在二十七年至二
十八年踐土盟而陳侯如會不得追其既往而賤之晉新伯
諸侯楚師敗衂踐土之盟陳又後會故溫之會不敢不至以
彊會其孤責晉是也爲文諱非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傳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
穀梁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深倪黎
來亦國微未爵經亦書來朝獨此與白狄來一例則傳言爲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注
文公圍許不能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
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
案左傳會者王子虎及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
塗秦小子慭益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則非微者也狄泉近
在王城而貴大夫居然與公侯抗禮故貶之
傳諸侯祭土注土謂社也
土是本名神之爲社傳不曰社而曰土者據木名也鄭康成
曰社爲五土之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
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王肅馬融等以社祭句
龍稷祭后稷此皆人鬼而非地神益人鬼之配祀可以推遷
水溢則變置社稷者變置其所配之人鬼非變置地神也
注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傳吾將尸爾焉猶左傳指木曰尸女于是言于是收其尸也
注非是
文公
卷第十三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注常事書者文公不自諸侯莫肯會之故
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益以長補短也
穀梁其志重天子之禮益會非一人之辭特志天王使餘則
以常事略之注似非是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注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卽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

錫命命爲諸侯與九錫因功而錫不同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瑣注欲共盟誅商臣雖不能誅猶爲疾惡

據左傳晉討衛而注不從之者商臣弑君在元年十月至此甫八閱月耳下無伐楚之文故知不能誅

傳何言乎升僖公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注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繼有當殷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

穀梁先親而後祖猶傳云先禰而後祖也范注親謂僖祖謂僖公非也晉大夫使與盟

莊一似魯文直升僖主于莊主之上斷無是理

王使召伯來會葬注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

以天王之尊而賵諸侯之喪春秋譏之況遣使會葬乎以爲刺不及事非也王天王天子一也以去天爲貶似未允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注書遂者刺公生時數如晉葬公耳楚康王卒時在楚亦送葬未嘗以爲辱也

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送晉景公葬魯人以爲辱以晉人止

左氏昭三年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昭三十二年傳稱先王之制諸侯喪士弔大夫送葬與此異范注穀望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以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

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鄭注諸侯藏之祖廟禮記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太廟均與注同范注穀梁獨言諸侯受于禰廟者十六年穀梁傳曰諸侯受乎禰廟范注故從之實則非是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序大夫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晉大夫使與公盟也

曰公會諸侯晉大夫則謂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者非也昧晉大夫使

大夫與盟當爲內諱經書公不諱則以爲昧晉大夫使與盟

君亦非也晉大夫彊與諸侯同列春秋爲公諱故諸侯不序大夫不名所以殺恥也垂斂之盟晉士穀名諸侯序會者非公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注屈完子玉得臣者以起霸事此其正也

案屈完子玉得臣皆以起霸事不得云有大夫有大夫自此始則宏申來獻捷又何以書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昌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注婦人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沒嫁繫夫夫死繫子

注謂當各使一使非也傳以爲諸侯之妾不當歸寧歸于
僖公禮也非及于成風非禮也注夫死繫子是也穀梁謂泰
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其說迂矣趙氏鵬飛
謂成風僖公之妾蓋援惠公仲子之例

卷第十四

夏秦伐晉注謂之秦者起令狐之戰敵均不敗晉先昧以師奔
秦可以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

晉使先昧士會迎公子雍于秦已而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
狐其曲在晉不在秦況又伐秦取少梁則秦之伐晉宜也但
經言戰不言敗少梁之役又不見于經且左傳云秦伯伐晉
取北徵經不曰秦伯而曰秦者豈以興兵搆怨不恤民命故

從而貶之邾先昧奔秦左傳雖無以師之文與公羊各據其
所見但令狐之戰經兩貶之則左傳亦未可全信也注夷狄
之依經訓義固不得以臆說爲嫌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注魯恐故書刺微弱也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以爲欲伐魯者正以直書其次上下
更無起文與齊師宋師次于郎之文同屈貉之次上無所起
而下有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之文疑魯恐見伐故以爲
刺微弱據左則但謀伐宋而已然外次無赴告之文何以特
書于冊注似勝左

傳長狄也注蓋長百尺疏何氏蓋取關中記云秦始皇二十六
年有長人十二見于臨洮皇長百尺皆夷狄服天誡若曰勿大
大伐國斷無一人之理傳曰其言敗何大之也言不易敗已
耳穀梁一人而曰敗何也注本之恐非照
不爲君羣行亦得卽長人十二見于臨洮是也迂爲之說均
案侵掠者夷狄之故智其之三國非必欲爲君也長狄雖長
注長狄之三國皆欲爲君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興師動衆然後
殺之如大戰故就其事言敗
在齊襄公二年魯桓公之十六年猶焚如在魯宣公十五年
其別之三國本不同時何由知其不相援助乎
晉殺其弟焚如齊殺其弟縈如衛殺其季弟簡如則是兄弟
四人且皆親兄弟以爲相類如兄弟者非也左傳邾瞞伐齊
楚子蔡侯次于屈貉注魯恐故書刺微弱也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以爲欲伐魯者正以直書其次上下
更無起文與齊師宋師次于郎之文同屈貉之次上無所起
而下有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之文疑魯恐見伐故以爲
刺微弱據左則但謀伐宋而已然外次無赴告之文何以特
書于冊注似勝左
傳長狄也注蓋長百尺疏何氏蓋取關中記云秦始皇二十六
年有長人十二見于臨洮皇長百尺皆夷狄服天誡若曰勿大
大伐國斷無一人之理傳曰其言敗何大之也言不易敗已
耳穀梁一人而曰敗何也注本之恐非照
不爲君羣行亦得卽長人十二見于臨洮是也迂爲之說均

非傳意

傳何以書記異也注此象周室衰禮義廢大人無輔佐有夷狄之行事以三成不可苟指一故自宣成以往弒君二十八亡國四十五疏卽長狄之三國其成其異是也言不可苟指一者明知其異亦不苟指一事而已

案周室之衰禮義之廢不自文公時始且史記魯世家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鄭瞞長翟國名宋世家作昭公四年誤貫逵曰翟至是百有餘年司徒皇父率師禦之獲長翟緣斯賈逵曰緣斯翟之祖如之何其勝數矣別之三國故象事以三成三者其間弒君亡國不可勝數矣別之三國故象事以三成三者象衆故曰不可苟指一疏不甚分明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傳其稱子何貴也母弟也注不稱母妹而

繫先君言子者遠別也禮男子不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子之手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卷上 四十五 廣雅書局栞

左傳請絕叔姬而無絕昏故卒不言杞經無明文子者謂先君之子可謂時君之子亦可以爲母弟經亦無明文禮文言夫婦有別非概言男女之遠別援以爲據非是

秦伯使遂來聘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

史記秦誓作于繆公三十六年三十九年繆公卒太子罃代立是爲康公康公元年晉使隨會來迎公子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晉反擊秦師秦師敗則此秦伯當謂康公傳以爲繆公之次

故引秦誓之文以實其賢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傳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注河曲流以據地明故可以曲地因以起二國之君數興兵相伐戰無已時故不言及不別内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

沿河之曲而戰言其轉戰之遠也以河曲明之曲字鑿附會吾無取焉

季孫行父率師城諸及運注言率師者刺魯微弱臣下不可使邑久不修不敢徒行興師厲衆然後敢城之

莊二十六年城諸及防諸魯邑也前此已城故注曰修運莒地城運莒必爭故率師穀梁以爲有難是也注非是

水經注濉水北逕諸縣故城西卽行父所城後世分諸縣之東爲蒲曲縣故俗謂此爲東諸城

案僖二十八年陳侯款卒注不書葬者爲晉文諱行霸不務教人以孝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故深爲恥之爲晉文諱而奪其父之葬又奪其子之葬陳既見抑彊大不能致哀盡禮而兩世復並奪其葬春秋何薄于陳而厚于晉乎注說疑不可從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注不書葬者潘立儲嗣不明乍欲立商人至使臨葬更相篡弒故絕具身明當更立其先嗣之次

據史記舍齊侯之世子商人齊侯之弟與左同注但以書

求之故情事互異

傳子以其指則接苗也四穫且也六注指手指言俱不得天之正性疏地四生金于西方地六成水于北方皆非天數也言此者喻皆庶子矣貴則皆貴也

後漢書注指義所趨也言子以其義詰之則接苗生四年穫且生六年也注疏迂

傳貴則皆貴矣注時郯婁再娶二子母尊同體敵疏益皆是右媵之子或是左媵之子言非姪娣所生也

再娶無據會再娶至有先後即有尊卑且明云晉出齊出不得謂皆右媵子皆左媵子若一是右媵一是左媵禮立右媵亦不得謂尊同體敵一晉出一齊出故云貴則皆貴耳立子以適不以長穫且元妃所生何以但云長邪元妃二妃之說左亦未確

注商人本正當立恐舍緣潛意爲害故先立而弒之疏正以弒舍不書日見不正遏禍則知商人本正明矣

據史記宋見商人本正當立之文與左同但於時月日未之與上不書葬謂立儲嗣不明皆未確傳已立之已殺之

未踰年亦稱其君耳並未云商人當立注似非傳意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注日者文公微弱大夫秉政宋亦敵于三世之黨三亂結盟故不與信辭不稱使者宋無大夫官舉者見宋亂也錄華孫者明惡二國非以月惡華孫也

左傳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最允諸侯講信修睦禮也

如齊者與弒也與弒則曷爲如齊賂也弒則曷爲賂齊夫人大歸懼齊討也結姻于先歸田于後行父之爲之也其惡猶夫遂也如例時無變文者譏也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卷上

黟縣黃士陵初校
順德李肇沅覆校

三三 商務印書局聚

宣公

卷第十五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傳所以賂齊也注魯所以賂遺齊故稱人其國辭疏謂一人字齊魯共有何者魯人篡弒以地賂人齊人失所取篡者之賂皆合稱人故也

按下注子赤齊外孫宣公篡弒之恐爲齊所誅爲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未之齊坐者由律行言許受賂也此所謂其國辭也

晉趙盾率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傳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穀梁善救陳也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之也其曰師何大之也地而後伐疑詞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案會謀而後伐之非疑詞左傳楚爲貳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則大之云者妄也以爲著美亦非也公羊得之

晉人宋人伐鄭

穀梁伐鄭所以救宋也按楚獲解揚于北林故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左說足也會于斐林伐鄭乃以救宋穀梁非是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率師及鄭公子歸生率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疏宋鄭皆言率師者皆將專其師皆衆故也

生得曰獲穀梁謂不與之詞非也辱身卽辱及國謂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者亦非也宋華元鄭公子歸生皆言率師據疏則哀二年鄭軒達率師下不言率師者以爲蒙上晉趙鞅率師之文亦非也

秦師伐晉注秦稱師者閔其衆惡其將本秦之忿起殺之戰今襄公繆公已死可以止矣而復伐晉惡其搆怨結禍無已

公羊家以侵崇爲侵柳故以搆怨非秦蓋曰師曰伐皆彊詞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傳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注爲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爲利故諱使若莒不肯起其平也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莒言及者明非莒不肯起其平也

左傳平國以禮不以亂穀梁乘義而爲利依經作訓最允傳注皆迂詞無取

注禮大夫妻歲一歸宗

此爲同國言之也婦人既嫁不踰竟傳靈公有周狗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

案周狗者周地所出之狗如齊有良狗曰韓盧是也仲遂卒于垂注貶加字者起翼齊所氏明爲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

爲人傷歸父之無後耳非謂大宗不當絕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

宣公篡弒之賊欲求援于齊故事齊不敢不盡禮以爲近得
正非也
秋取根牟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注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
婁也未期年從加禮數者猶王子虎從會葬數
哀元年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照外恩殺
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則未期不容不諱矣王子虎之卒在
文三年以會葬時數猶在三年之內君子恩隆于親親則加
報之況未期乎所以甚取根牟之惡也或曰根牟小國內諱
滅言取耳
卷第十六

十年春公如齊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傳言我者未絕于
我也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穀梁公娶齊齊縣以爲兄弟友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案
娶齊以後公如齊者四卿如齊者三穀梁說信矣左傳以我
服故歸田宣公卽位以來並無失好于齊左說非也此以爲
實未之齊亦無據
齊崔氏出奔衛傳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穀梁氏舊舉族而出之之詞然則尹氏何以舉族左傳書曰
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子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
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則告不
然則否玉帛之使則告其國也不告以名焉知誰會奉使

而來者且曰守臣某則是告以名非僅告以族矣譏世卿得
之
公如齊注不言奔喪者尊內也猶不言朝聘
案不言朝聘尊內也異姓奔喪非禮不言奔喪諱亟也
傳右執鑾刀注鑾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疏時王之
禮
案執其鑾刀以啟其毛見周詩謂時王之禮也
注天子自稱曰朕
此直秦制耳前漢書高帝紀毋敢隱朕注蔡邕曰古者上下
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爲尊稱
漢遂因之而不改也

傳是以使君王沛焉注沛然有餘之貌猶傳曰力沛若有
餘
案沛焉訓有餘貌是也訓爲怒則非後漢書袁術傳是以豪
傑發憤沛然俱起注沛然自恣縱貌
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面徼至乎
此注徼喻小也積小語言以至於此
案上旣云交易爲言不應復云積小語言呂覽離俗徼獨愛
湯注徼亦非也非至乎此言不至乎滅其國也
傳舟中之指可掬矣注先入舟者斬後扳舟者指指隋舟中身
隋必水中而死可掬者言其多也以兩手曰掬禮天子造舟諸
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

傳但言指隋舟中者多耳身隋邺水中其死與不則固不遑及也注非是禮文亦無涉

令之還師而佚晉寇注佚猶過使得過渡泌水去也

成二年盟于袁婁傳佚獲也注佚獲者已獲而逃亡也然則佚當訓逃亡言使晉人得逃亡也

之不止爲其欲壞楚善行以求二人故奪不使與楚成禮而序注晉見莊王行義於陳功立威行嫉妒欲敗之救鄭雖解猶擊

林父于上罪起其事言及者大臣及君不嫌晉直明晉汲汲欲敗楚衛陸戰當舉地而舉水者大莊王閔隋水而佚晉寇

晉爲救鄭耳不書救鄭不成乎救也以爲欲壞楚善行以求二人其說紆矣兩國兵爭謂不使與楚爲禮亦公羊之曲說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卷下　五　廣雅書局栞

也以舉水大莊王猶以河曲明兩國之曲所謂厄言無當也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注宋見圍不得與會地以未者善內爲救宋行雖不能解猶爲見人之厄則矜之故養遂其善意

傳二十七年楚人圍宋十有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注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爲此盟也案歸父此行畏楚之彊趨而會之猶僖公盟宋之舉耳以爲欲解宋圍則下文宋及楚平傳明說平者在下注特未之察耳

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傳大其平乎已也注已二大夫

梁人者衆詞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敗也而歸之晉猶月伯爲戎所伐而歸之衛也然楚邱猶地以爲衛尚有說以貿戎爲晉則二傳之誤也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卷下　六　廣雅書局栞

案歸父如晉欲去三桓行父知其謀故公羲揚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曰使我是弒立之謀行父明明與之不待如齊納賂而後決之也怒其欲去己而因以逐之罪罪之故經從無罪之文傳曰善者注起時莫能然是也

卷第十七

成公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傳蓋晉敗之

據左傳劉康公邀戎伐之三月敗績于徐吾氏則爲貿戎所敗也而歸之晉猶月伯爲戎所伐而歸之衛也然楚邱猶地以爲衛尚有說以貿戎爲晉則二傳之誤也

注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

僖二十八年戰于城濮傳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注臣無敵君戰之義故絕正也宣十二年戰于邲傳子孫帥師侵陳傳曰孫叔敖也何以不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以惡晉然則今之稱名氏而不貶者嫌于大夫敵君故發明其義

傳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注不書恥之

穀梁作郤克行父兼有衛員夫曹公子首左傳則但以爲郤克事史記晉世家郤克僂而魯使孌衛使眇則又與二傳異

葢傳聞之不同如此

傳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注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國君姪娣

之子嫁于齊生頃公

左傳作蕭同叔子注同叔蕭君字其子齊君母案春秋有蕭國無蕭同國不知何據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鄫人盟于蜀傳此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注得一貶首獨此一事得具見其惡故貶之爾

春秋之義貶于此者不衡見于彼以大夫而盟諸侯夷狄而主會數道其君侵伐不恤民命所謂一事具見其惡也左傳當如武軍此以爲臧孫許者據前傳與郤克同聘于齊耳服虔謂季氏禱于武宮亦無據

取鄆傳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邾婁諱亟也

穀梁以鄆爲國與此異案六月邾婁子來朝葢又不討傳非是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

左傳秀逆女僑如越竟會之直是私行經無明文左不可從

非交接喪故不月

梁山崩傳爲天下記異也

穀梁敘過河與此同敘伯尊以爲懷善與左傳請見不可互異二傳皆繫之晉此獨爲天下記異所見尤大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注約備彊楚

左傳鄭與許訟不勝請成于晉注以爲約備彊楚者正以下

六年有楚熊齊伐鄭之文耳

二月辛巳立武宮傳武公之宮也注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

左傳季文子以宰之功立武宮左氏以爲立武由己則武宮當如武軍此以爲臧孫許者據前傳與郤克同聘于齊耳服虔謂季氏禱于武宮亦無據

取鄆傳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邾婁諱亟也

穀梁以鄆爲國與此異案六月邾婁子來朝葢又不討傳非是

夏築平陸傳未有言致女者蓋伯姬也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禮曰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

之亂昭穆之序者正以質家立世子弟者謂立之爲君而已豈得作世子之子乎

立之爲君者以弟而繼兄也作世子之子則以弟而後兄矣

曾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簒喜時

穀梁不言之急詞也斷在晉侯也執衛侯曰歸之于京師緩詞也斷在立師也公羊謂歸之于者罪已定歸于者罪未定不如穀梁注爲簒喜時者從有罪之文明晉得爲伯討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穀梁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舉也案穀梁卒例日葬例月月卒日葬非葬而言葬故爲此論其實卒葬皆日其無日者偶脫耳卒有定日葬遲速無定故日尤易遺忘據此因謂賢共姬而志共公之葬則共公祇有三朕之失既略其卒豈復奪其葬乎且衛穆公卒月葬日又何說也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注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理其罪者晉也晉有力焉故以自晉爲文

傳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平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穀梁會又會外之也義同言自近者始其說彌精矣

甲午晦傳晦者何冥也

公羊例不書晦故解晦爲冥案左傳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

陳蓋天地晦冥晉人不覺故可晨壓其軍而陳以爲晦朔之
晦非是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傳敗者稱師楚何
以不稱師王痍也注凡舉師敗績爲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舉傷
君爲重
泓之戰宋公亦傷不言宋公敗績者師徒撓敗幾至亡國舉
其重故以師敗爲文若謂王痍故書楚子不書師宋公因傷
于泓遂卒不可謂不重所謂舉傷君爲重者亦謂傷君而師
不至大損耳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
會傳曷爲不見公幼也

邾婁取賃于僖如入其諸而訴公于晉侯曲不在公故曰不
恥謂公幼殆非穀梁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晉主
會責諸侯亦非是公非幼諸家辨之甚詳傳得之傳聞故未
審耳
乙酉刺公子偃疏僖二十八年注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
日
穆姜送公而使逐季孟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
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遂不刺鉏而
刺偃偃必僑如之黨疏謂無罪日者非穀梁先刺後名殺無
罪亦非
公申晉弒其君州蒲注日者二月庚申日上繫于正月者起正
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
以致此禍
三郤之殺欒書爲之胥童則欒書與中行偃殺之非公也史
記閏月乙卯厲公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
囚之殺胥童晉悼公元年正月庚申弒厲公胥童之殺先于
弒厲公實先囚厲公而後殺胥童此亦情事之顯然可據者
注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與史記略合

襄公
卷第十九
傳宋華元邑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楚已取之矣邑爲
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鄭師伐宋
本與楚同納叛臣楚侵宋使公子壬支率師者楚主兵故師
衆而將亦尊鄭從楚故師雖衆而將可卑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
謀鄭故也齊及滕薛小邾皆不至於是蔑請城虎牢而晉復
徵會于齊下會于戚齊滕薛小邾之大夫畢會則專爲城虎
牢自此至九年並未伐鄭公羊以爲伐喪者以城虎牢爲取
虎牢耳齊喪不伐何獨于鄭喪而伐之乎
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

下十年左傳成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則虎牢非鄭邑
也蕭魚之會鄭始與相去尚十年穀梁若言中國焉內鄭也
皆不如左氏之確
傳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注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
殆即治注詁疑非是荀子彊國篇彊殆中國楊倞注殆或爲
治是也僖二十八年傳曰治反晉侯注曰叔武訟治于晉文
公
陳侯逃歸注起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恩痛自疾
之心於是懼然後逃歸故書以刺中國之無義加逃者抑陳侯
也
陳侯以子辛侵欲以國故背楚即晉及二慶通楚召晉君乃懼

而逃歸逃之者責舉動之輕可耳若謂諸侯莫有恩痛自疾
之心則鄭之禍繇其臣下與諸侯無關且悼公幷未嘗汲汲
然以力服鄭則謂刺中國之無義亦非也從左爲允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邱

穀梁見僖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據左傳使諸侯之大
夫聽命則會者不獨魯之失正實晉之失正但鄭伯獻捷于
會故親聽命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何以公不與會而使
宿殆悼公新得諸侯又以連歲侵伐不欲重勢其君故各國
皆使大夫往會公雖在晉朝禮已畢晉侯不欲重勞之耳大
夫不書尊晉侯也自因晉侯軫恤列侯故貶大夫以示尊若
謂貶稱人以見失正之義則沙隨之會華元亦書雒澤之盟
諸侯皆在諸侯之大夫固未嘗貶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事迹上伐不
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
繆姜薨于東宮葢以幽而死也是年八月薨公以十二月還
及衛寧于戚公之廟假鐘磬焉屈喪而行誣不惟親伐鄭
而已或繆姜以幽死不以夫人禮喪之與
公至自會注書致者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滅
謀伐鄭可不可以伐致故以會致滅國雖大惡然滅偪陽其
主兵無庸爲公諱也注非是
戍鄭虎牢注上諱伐喪不言取今刺戍之舒緩

左傳二年遂城虎牢鄭人乃成鄭人未成而曰乃成乃者難
詞言自此始得其成也十年戍鄭虎牢鄭人未平而曰鄭及
晉平及者汲汲之詞言自此急欲平也十一年蕭魚之會經
言伐鄭而傳曰鄭與會鄭未嘗與會葢受盟不嘗其與會也
服鄭全在虎牢之城諸侯戍之豈容舒緩注以爲刺非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疏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
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
范注以穀梁證左氏則亳字乃京字之譌同盟者同鄭盟也
公至自伐鄭
徐疏以上伐鄭多以伐致作不得意之文則此之伐以不得
意致正以起下之會以得意致也七月之盟鄭同而後叛故

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洨梁戊寅大夫盟注不重出地者與二年鄫澤大夫盟同義

高厚歌詩不類故使大夫盟之言高厚逃歸晉不問也三年鄭與會爾

穀梁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詞也與會得之之謂也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鄭伯並未與會而曰與會者推經外之意也

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爲重

蕭魚之會叛盟者齊邾莒洨梁之會叛盟者邾衛諸侯之無信等耳悼公不執而平公執之非悼衰而平強也悼得鄭則會于向夏會伐秦冬會于戚皆委大夫至十五年悼公卒而大夫益熾傳所以云偏刺與

大夫益熾傳所以云偏刺與

卷第二十

夏取詩傳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左傳詩作邾小國魯因亂而取之苔謂邾婁之邑則取邑于邾婁其見伐宜也何故溴梁之會晉以伐我執莒子復以伐我執邾婁子于溴梁之會晉以伐我執莒子復以伐邾婁子于溴梁同義

高厚歌詩不類故使大夫盟之言高厚逃歸晉不問也三年鄫澤大夫盟同義

繁露精華篇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盜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率用兵也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不臣將帥用兵者重士衆爲敵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與此相發明莊十九年陳人之嫁于鄫注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此云以君命出

則固爲出竟者言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注月者危公前疆隨鄰有邾婁地又受其叛臣邑

危者危晉人之止公也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隨水有之當坐取邑庶其以邑來奔不言叛者舉地言奔則魯亦當坐受邑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往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治其罪者理其罪也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案左傳二慶俱有罪但分首從則寅差減且及者尊卑文也役人殺之而曰及之文

卷第二十一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注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卒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君子不怨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使若吳爲自死文所以彊守禦也

據左傳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牆以射之卒情事自確而注不從之者正以上云伐楚下云門于巢卒其間更無事巢無因射而殺之且下無報復之文經又若吳自死焉者故知其曲在吳而不在巢矣

注巢不坐殺復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疏若以殺論巢君合絕若以傷論貶黜而已

辜者保辜案漢律其弒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傷人爲詞人者內弗受也加之晉司也曲沃與之何以從弗受君論之者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家疏蓋言吳子之死其鄙

親射殺之者合依漢律科斷其君則坐絕坐聚而已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注痤有罪故平公書葬疏今痤之罪微不足去世子但是合罪之科故得存其葬矣
枉殺世子例不書葬明當絕也若痤之罪微則罪不至死宋公當坐枉殺何得復存其葬疏與注似違矣
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爲大惡而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揚小介而失大忠
案史記日旰不召不釋射服而與之言以小節見逐臣彊可知曰從君東西南北是從公在外未嘗事剽不得已與之約亦非背爲姦約也不信公之盟而信鱄之約以爲鱄能係獻而殺弟尤失親親之誼視左穀爲嚴密矣
注不爲諱者年夫有罪

左傳年夫弗知注不從知者正以春秋之義爲尊者諱居喪殺其母弟其惡尤大非小負可比不諱故知是年夫有罪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傳外夫人不書此何以書隱之也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
穀梁於卒曰賢伯姬於葬曰吾女也賢賢而親親與此曰隱而親親同義左傳以爲女而不婦蓋共姬年已老者矣然以貞婦行古列女所難以賢錄爲尤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不再言入者鄭既納之許與鄭不睦其入也許助之故從有力之詞曰自許惡惡也猶楚之納魚石也入于鄭鄭納罪人當坐君不坐殺大夫者出奔復入非其大夫也公羊于欒

盈曰曷爲不言級其大夫也非其大夫也此不發傳以樂盈例之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傳此大事也曷爲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

穀梁澶淵之會無侵伐八年趙武屈建之力此會無屈建叔弓敗莒師于濵泉在昭五年去此前六年不得云無侵伐八年案宋之盟在二十有七年此八年間無侵伐或者文有脫簡耳左傳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最尤若謂卿不得憂諸侯禁其作福則十四年會吳于向交會蠻夷月以危之

云爾作不書者見者不復見疏今此作楚宮亦是襄自作之辭復襄自薨之善惡獨在于襄故得省文

何不概予之貶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注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見者不復見春秋之義諸是內所改作者但隨其重處一過見之其餘輕處不復見之薨之失正其重者也作之失正其輕者也於楚宮見薨之非正則于楚宮見作之非正者不必再見宍疏似未明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者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葬君前臣名也不書葬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稱卒不地降成君也日者爲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注此書者與叔服同義

此書者正以常事不書耳與叔服同義者書滕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慕來會葬者僅見王朝之大夫及滕邾二國寧無闕疏襄公不自諸侯莫肯會內自責之辭

昭公

卷第二十二

三月公還傳還者河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

據左傳則莒邑也在魯東乘莒弒君之亂伐而有之故從易辭以爲不聽者非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此何以書仕諸晉也舅爲仕諸晉有于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案景公既卒鍼即歸秦故三傳俱罪秦伯然鍼母曰不去懼選景實未嘗選鍼也景未選而鍼乃懼者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則鍼亦不弟矣曰出奔罪奔者非獨罪奔之者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注言自齊者當坐有力也

齊公子鉏納之故從有力之詞

莒展出奔吳注書展舊起與去疾爭篡當國出奔

吳出也故奔吳踰年稱君不曰子者弒君之賊不成乎君也

注謂爭篡當國非也

叔弓卒師疆運田傳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易爲卒師而往畏莒也注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興師與之正竟

莒有賊臣亂子自救不暇焉能害魯疆田而卒師者因其亂而有之幸免晉討而不知悔過譏牟利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不殺于犯罪之時而殺于諸大夫與駟氏欲殺之日殺不以罪故稱公孫不去官外殺大夫例時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不敢進也注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

不奔天王之喪而奔寵妾之喪失禮甚矣不言晉辭之而曰至河乃復內詞也叔弓報聘于前季孫致禭于後與晉未嘗有隙何緣不敢進聞晉欲執之亦依傳訓辭本無所據穀梁

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也似公之至河乃復實由季孫阻之亦臆度之詞據經無加錄亦無危文可知

北燕伯款出奔齊

始則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外嬖繼則因諸侯夫之殺其外嬖而奔齊以棄國自出爲文注所謂出奔當誅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注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

紱君之賊而主會譏諸侯亦譏晉故曰病中國也不殊淮夷以楚子主會是也謂其行義則非也執徐子伐吳滅厲暴虐

楚人執徐子

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此稱子常從伯討之文但楚處暴虐不得爲伯討滅十五年晉侯執曹伯穀梁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似依穀梁爲允

傳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

左謂封于朱方後漢書郡國志吳郡丹徒穀梁封于鍾離漢書地里志九江郡鍾離昭二十四年吳滅巢及鍾離此時鍾離尚屬楚吳安得封慶封史記從左而以爲餘祭三年事

遂滅厲

左作蠆賴于鄧是也國滅君死之蠆其遺民而已遂者楚

子

九月取鄆傳其言取之何據之也

莒亂著邾公立而不撫鄆叛而來故曰取前此傳以爲滅者鄆取異姓以奉祭實則至此乃滅耳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

先豹卒後舍中軍明非豹意季假復古之名分公室弱孟叔

耳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爲貳于吳殺之稱國殺者仕于弒賊而不知退也

公如晉

晉已辭公至是復如晉者即位有朝盟主之禮不葬上月當
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曰來者直接內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邱來
奔今公如晉莒牟夷復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其來奔也有受
其奔者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莒人邀于晉公幾不免月者危詞也
戊辰叔弓率師敗莒師于濆泉傳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
涌泉也注此象公在晉臣下專受莒叛臣地以興兵戰鬬百姓
悲怨歎息氣逆之所致

左傳莒人來討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案晉欲止公而叔
弓復敗莒以激晉之怒成君之禍注所謂臣下專受叛臣之
地而興兵戰鬬也
傳釋濆泉之義猶釋太原已耳注此象公在晉臣下專受莒
叛臣地以興兵戰鬬故因以著戰處欲明天之與人相報應
之義則與傳乖違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注越稱人者
俱助義兵意進于淮夷故加人以進之
楚圍羣立欲示威于諸侯始而執徐子繼而伐吳又繼而滅
厲封豕長蛇薦毒非義兵也吳越世相侵伐其助楚伐
吳亦不可爲助義兵楚圍之暴晉且遜其鋒何有于淮夷縱

使淮夷意進使經書淮人則淮非國名後世尚知
其爲淮夷乎
夏季孫宿如晉
受叛臣地者宿也晉于其君則欲止之於其臣則享之有加
邊蓋晉臣如韓起輩皆爲之黨援故宿如晉不月無危詞
七年春王正月鄆齊平注時僧方結昏于吳外慕强楚故不汲
汲于齊
自昭元年以來齊與魯彼此並無侵伐何故忽言平注求其
解而不得且拘于鄆之文因有昏吳慕楚不汲汲于齊之說
究失之誣若左傳謂鄆齊平者燕則承上伐北燕之文然下
叔孫舍又何爲而如齊莅盟乎且左謂鄆齊平者齊求之鄆

者不得已之詞於經文亦復不協也
叔孫舍如齊莅盟
僖二年公子友如齊莅盟傳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
盟皆何來盟于我也案穀梁內之前定之詞謂之莅外之前
定之詞謂之來但以內外異文猶之但以彼我異文初無深
義注于莅盟則曰春秋王魯故言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
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于來盟則曰此亦因魯都以見王義
使若來之京師盟白事于王不加莅者來就魯魯已尊矣蓋
皆迂爲之說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注變其言陳者起招致楚
滅陳自此始故重舉國

案疏春秋之義大夫相殺稱人言其卽莊二十二年秦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類今變相殺之例言殺陳世子者世子國之儲君殺世子絕國之嗣故重舉國以爲起招致楚滅陳自此始非是先書殺陳世子下書陳侯溺卒明陳侯之卒由世子之殺也所以書招之罪之重也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齊人執單伯傳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殺世子者招也行人何罪執之已非殺溺暴矣故稱人以貶之無月日者執例時史記殺陳使者索隱謂卽陳非會陳也

司徒招誤

陳公子留出奔鄭

前書殺世子偃師此書公子留出奔則世子之殺凡以爲留也直書之而其事自見奔例時不蒙上月史記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爲陳君楚伐陳陳君留奔鄭與經不同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曰大夫不去官曰公子親親之辭也曰人大夫相殺也蓋招歸罪于過而殺之過實無罪大夫相殺例時故不別書日月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

楚莊先殺徵舒而後入陳志討賊也楚虔先滅陳而後放招殺瑗志得國也且殺世子以致君寇者招也瑗招黨也放招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以招爲弒君可也

而殺瑗失刑也

葬陳哀公注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瑗託義故列見之託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重舉陳者上已言滅不復舉重無以明

葬不舉陳葬者何國之君猶之言執言殺不舉陳則不知爲陳之臣也閔陳之滅書葬以存之穀梁非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注陳已滅矣復見者從地名錄猶宋郜以邑錄不舉小地者顯後當存

疏會時未必在其國郡所以不舉小地而舉陳者正以楚人暴滅春秋欲閔陳而存之故還舉其大號而言也然則書會陳非會陳也

許遷于夷

據左傳夷卽城父陳地楚滅陳而遷許于此以自遷爲文亦不與專封之意與小國遷例時故不別書日月

夏四月陳火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會者小地不舉其小地而還舉其大號者不與楚滅也火者小地不舉其小地而還舉其大號猶之會陳也

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注罪人招也孔瑗弒君賊也不書孔瑗弒君者本爲招弒當舉招爲重

元年傳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今將爾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以招爲弒君可也

以孔瑗爲弒君則左氏止有陳侯縚之文無孔瑗弒君之文據傳殺人之賊亦不知何所本也且傳曰葬人之君似哀公之葬由楚然左傳曰舉璧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則是葬者諫之臣非楚也傳謂葬人之君已誤若謂瑗非弒君楚何以殺之袁克葬君且將殺之招殺世子且猶放之失刑至此固不可援以爲據也史記言招發兵圍守亦不及瑗且招已立哲則葬哀公應屬留或立甫月餘匆匆不暇及邪

戊子晉侯彪卒

左傳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則同姓無奔喪之禮益當時但守文襄伯制耳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卷下　羊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戌卒注去冬日益昭公取吳孟子之年故貶之

經未及娶吳事據後事而豫貶之疑非是

夏四月丁巳葬宋景公注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傳楚子虔何以名絕爲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

會申會伐吳皆書蔡侯成其爲君也利其國誘而殺之懷惡不討賊何也

馬耳實未嘗討不義傳曰討賊何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傳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蒞以罕書也

夫人薨而大蒐左以爲非禮蒞以罕書義猶疏矣下喪朗盟尚

諱則左氏譏之是已

仲孫貜會邾婁子盟于侵羊注不日者喜諱喪善事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傳齊歸者何昭公之母注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

據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殺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禂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注以爲襄公嫡夫人不知何據

疏云皆史記文而初至不書者蒞爲世子時娶之然則沙隨之會襄公始生而成公之世已娶夫人者案公羊上下竟無幼少之文則何氏不信左氏故也

案史記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禂爲君是爲昭公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部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今禂非適嗣云云與左傳合初無齊歸爲適夫人之說疏謂爲世子時娶者非也左襄九年傳會于沙隨之歲寘君以生晉侯子時娶者非也左襄九年傳會于沙隨之歲寘君以生晉侯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爲襄公三歲也則謂爲世子時娶之歲寘君以生晉侯曰十三年矣案沙隨之會在成十六年秋至十八年適三歲亦與史記合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

為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
四月殺蔡侯卽圍蔡圍者彊詞必欲得而後已至八閱月力屈勢窮然後就執楚故怒而虐之曰世子有父之詞也與其不忘親也誅君之子不立非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乃者難詞晉疑公貳于楚故辭公不言晉辭公者內詞也
晉伐鮮虞注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爲夷狄所强今楚行詐滅陳蔡諸夏懼然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以丈綴諸侯先之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
滅赤狄潞氏注無義與楚等而要伐同姓牢利無厭失親親之誼惡尤重故狄之以爲欲立威行霸晉久無諸侯之得意之詞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是也
徐有是言放左傳直縊邾莒之恕耳至河乃復疑不得入晉故有是言放左傳直縊邾莒之恕耳
然以取運取鄆取鄫罪魯魯無辭也徒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則是所重者其貢賦而已且空言無實事故致廟仍從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注名者尊受其封當誅
從有國之詞則失地之君復歸例名謂當誅者非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注未踰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
公子貫于先君八月莒子卒故曰未踰年
左傳殺意恢者蒲餘侯茲夫也郊公奔齊則以不孝罪郊公者非也稱君以殺君殺也非君殺則曷爲曰君殺罪累上也
夏蔡昭吳奔鄭注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歸有罪同故奪其有國之詞明專封疏案左氏穀梁皆以朝吳爲蔡大夫則此昭吳亦爲蔡大夫矣而舊解以昭吳爲蔡侯廬之字者傳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爲多

似非何氏之意

據注似以昭吳爲蔡侯廬矣如疏以昭吳爲大夫始封名言歸云者仍屬之廬則因不與專封而奪其國故大夫之弑亦不言出恐非注意

秋晉荀吳率師伐鮮虞

曰率師曰伐操之已蹙矣不大殺諸侯而數伐同姓錄以惡之

冬公如晉

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注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然王者有來聘之文魯臣適外何以言如不言聘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齊侯伐山戎傳其稱人何貶又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疏敵者言戰謂軍人衆寡相敵者不謂將之尊卑等然則此不言戰徐不敵齊可知不貶者不如桓之不仁也

夏公至自晉

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注凡公出歸之時月者危公之久此不月者非用兵故不爲危錄之

八月晉荀吳率師滅賈滑戎

國滅君使之不書殺其君者舉滅國爲重義與滅萊同曰苟吳率師將尊師衆力沛然若有餘不滅不已也

六月邾婁人入鄫

鄫子曰無歸矣從其魯于邾則鄫已滅宋宋公伐邾而復之故從得而不居之辭

傳曰許世子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詞也注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後許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

聽止赦止皆鑿空之論斯代立不見于經且止奔晉斯代立宏也安得有惡文穀梁謂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最允然謂

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則是罔之火突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傳此其言自何畔也

案自南里言宋國中地也自鄭不言曹會色也穀梁自夢者

專平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以夢爲會之會邑由會邑出奔紀實之詞傳非是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注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

穀梁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左傳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鄰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則南里即國中之里故繫以宋下文翟僎新居于新里華姓居于公里可證以爲南鄙非是以爲刑人之地亦非是

冬蔡侯朱出奔楚注惡背中國而與楚

左傳楚聽讒人之言脅蔡出朱而立東國何以朱反奔楚注惡之亦有見非故與左立異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定四年盟于溠油注昭公數如晉不見荅李氏所逐

左傳鼓叛晉將伐之故辭公然何以不直書于冊且文三年晉將伐楚救江公亦如晉未嘗辭也以爲不見荅是也

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注宮謂之室刺周室之微邪庶幷兼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

卷第二十四

晉人執宋行人叔孫舍

此與鄭伯伐陳于徵師同文者傳曰以事執是也武城取邾師圍邾恕于晉晉人來討故舍如晉而晉執之然取邾師圍罪也不假道邾罪也士鞅怒叔孫聽邾恕而執之故以無罪當晉人圍邾傳天子之邑也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將卑師少不足稱勤王之師傳知邾爲周邑而未嘗目睹其事故疑爲伐天子耳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

據傳王師者楚經不書疑脫文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

爲叔孫如晉有疾紀實之辭此云殺恥與上至河乃復一例

叔孫舍至自晉

文十三年單伯至自齊注不省去氏善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疏正以昭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彼是被執而歸省去其氏然則淫當絕如單伯者不省去氏非淫當絕如單伯者不省去氏也舍猶之隱如也叔孫字當衍

冬吳滅巢

左傳謂楚子爲冊師以略吳疆吳踵其不備而滅之史記則謂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怒家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僚怒使公子光伐楚取兩都而去正義曰兩都卽鍾離居巢按巢不繫以楚當是楚之屬國耳直以爲楚都非是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史記九月戊戌伐季氏與左傳同此又雩謂逐季氏蓋傳聞之異注曰爲君辰爲臣去辰則逐季氏意明矣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似傅會之詞傳君無多辱焉

經義述聞多讀爲祇祇適也言君無適辱焉似不辭如字爲尤言無多此一辱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運注致會者實臣子明公已得意于諸侯不憂助納之而使居于運公出居于運何由致會不過史臣直紀其事耳注因得意致會之文謂鄆陵之會公已得意于諸侯如齊果可恃乎亦稍

汪矣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其言入何不嫌也注上言天王者有天子已明不嫌爲篡主言入者起其難也

二十二年王猛入于王城傳其言入何篡辭也此云不嫌者正以彼之言入起其事此之言入起其難義各不同耳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注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井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帥後治其黨與猶楚嬰齊

案二十四年三月晉使士景伯莅問周故六月又因子太叔之言始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及會于黃父令輸王粟具成人又曰明年將納王直至二十六年七月知躁趙鞅始率師納王至是又聽子朝遠國晉之解怠可知經備列其渠率黨與所以罪晉也　左傳召伯逐朝與經文異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

穀梁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則叔倪固欲納公者而傳不之及何也

冬十月運潰傳郭之也注明罪在公也

齊晉不納立皆由隱如之行賂孔穎達以爲運之潰實季氏導之注罪公似非是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

襄二十九年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在運不書在乾侯書者閔公失國遠在習地是以書之非常例也猶襄公遠在夷狄爲臣子危錄之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注書者起時諸其修廢職有尊卑之意也

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二十七年會于扈謀成周十二月藉秦致諸侯之戍于周至是因王請城始會大夫于狄泉且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其心不在王室可知注善之微辭也

定公

卷第二十五

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注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詞使若即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

疏何氏更言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以至之書正月大一統也明不但一即位而已且諸侯之法禮當死位而昭公不君棄位出奔終卒于外爲辱實甚論其罪惡君臣共有故知魯之當絕安案即位必謁廟定于昭公喪至自六月而定公豫于正後既窴然後即位禮也若昭公喪至自六月即位行謁廟之禮必無是事傳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則定之得立不得立亦未可知若謂即位在六月必書在

正月以正卽位綱君旣葬稱子緣國人之心不可一日無君
亦踰年始稱公蓋不忘先君之義如注說汲汲卽位是無君
也可乎傳依經訓卽位在正月之後故無正月並無定公當
絕之文注以爲沒而不見哲實故諱爲微詞殆非傳意 左
傳襄及壞隤公子宋先入是前此從昭公在外正月亦無由
卽位也
傳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疏謂昭公之喪在外得入
不得入未可知不謂據定公之身也其實定公先在于內是以
上文已稱元年矣但以君薨未入未得正行卽位禮是以卽位
在正月之後
案下注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定公得卽位不迎而事之
則不得卽位是得入不得入指定公之身疏非是

傳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疏定公是時雖以先君之喪未入未
行卽位之禮其實爲君之道已成是以上文得稱元年春矣但
猶微弱不敢逆其父喪故云在季氏也
因傳有微詞之文故無正月何氏別作訓詁至卽位後並無
異說又注據已稱元年是言經已書元年元年屬定公何以
又云得入不得入未可知此是閒經之書法不謂定公先改
元也疏非是
注據已稱元年
定公六月卽位是六月以前皆昭公之年今不于明年改元
而于六月卽改元是急于卽位無君甚矣經書元年不書正

月并不書卽位所謂多微辭也
傳立煬宮非禮也注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宮惡愈故不日
隱如爲昭公出故禱于煬公遂立煬宮淫祀無君與立武宮
以示威不同不得援以爲比
冬十月隕霜殺菽注菽大豆時獨殺菽不殺他物故爲異
菽耐霜菽殺則無不殺矣詩九月肅霜九月霜始降也周十
月夏八月微霜用事居然殺菽穀梁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其
曰菽舉重也注非是
注菽者少類爲稼彊季氏象也
疏菽爲第三之稱菽雖第三爲稼最彊季氏雖幼彊于叔孟
故曰季氏之象然傳依經訓但曰記異不如注說
史記三十二年昭公卒于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爲君是
爲定公注不知何據釋文何以定公爲昭公弟然則注特與注左者異
無明文注左者皆以定公爲昭公弟然則注特與注左者異
非與左氏異也
疏何氏以爲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服異
齊侍郎攷證以爲各本作與賈服異阮宮保校勘記亦云復
當服之誤案監本仍作服字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注未踰年君薄父子之恩
邾婁甫葬其父而彊與其子盟自己亦未免喪書所以惡魯
也既葬伯子男例稱名邾婁子不名詞窮也注薄父子之恩

殆交譏之詞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卒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注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

案執以歸者彊也以歸者易也書以歸者當有恩禮也

之則虐矣所以罪蔡也注非是

劉卷卒傳我主之也注卒者明主會者當有恩禮也

傳注據召陵之會以起恩錄是也穀梁以爲賢之又以爲天

叛乎

傳注據召陵之會以起恩錄是也穀梁以爲賢之又以爲天

王崩爲諸侯王不知何本

注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士盧弓疏古禮無文

雕弓彤弓見詩彤弓一彤矢百矰弓矢千見僖二十八年左

氏傳釋文矰音盧黑弓也荀子謂大夫黑弓與此小異音義

以下有及齊平之文故有此說外次不書與次于屈貉同義

得寶玉大弓傳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注微詞也使若都以重

國寶故書

以爲微詞實得春秋之旨左穀梁皆非是

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書次而去

傳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

爲是來歸之注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

蒙蕢來歸傳故紀實之詞夫子欲不受不知何據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注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

率國人去故舉國言之公子池樂世心石彄從之皆是也辰言

暨者明仲佗彊與俱出也

左傳辰曰以國人出君誰與處似辰强仲佗石彄與俱出然

經于辰無首惡之文則辰不當坐重左未可從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

叛注辰言及者級當坐重

注坐重是也穀梁未失其爲弟豈有據地叛君而可以爲弟

非古禮也

譏二名前無可放注以爲春秋之制正以古禮無文耳

者乎池左傳作地注左者以爲宋公母弟據辰曰是我迓吾兄也之文然經但書公子不與辰一例依經爲允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

非出竟而致故以爲危錄穀梁以爲邊于齊特緣下有齊侯公干垂葭之文以爲齊侯伐魯取成故有邊齊之說耳

晉趙陽出奔宋

疏左氏作衞趙陽趙陽北宮結皆公叔戍之黨戍奔故其黨亦奔案上下文左似可從

哀公

卷第二十七

冬仲孫何忌率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

邾婁子以異姓而奔喪加禮于魯魯正當厚遇之乃伐人之國取人之田數月之間恣行暴虐況居喪用師尤可深惡不諱者所以譏三家之罪也

二年春王正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注所以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與盟

季孫斯不與盟者服氏云季孫斯尊卿與仲孫氏伐敵服而使二子盟是也經明言三人取不言三人伐穀梁以爲三人

伐而一人盟各盟所得季孫斯不得由故不盟顯與經違非是

八月甲戌晉趙鞅率師及鄭軒達率師戰于鐵

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率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

隱五年傳將尊師眾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齊人輸范氏粟鄭軒達受之左傳望見鄭師眾太子懼則軒達之下有率師者是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注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詞稱公子者惡失親也

據左四年傳諸大夫恐其又愬也承則知殺公子駟者蔡侯藉以說于國人故從君殺大夫之詞

三年春齊國夏衞石曼姑率師圍戚傳伯討也曼姑受命乎蠆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然則輒之義而可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注雖得正非義之高也故丹有曰夫子爲衞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案傳不然謂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即據此傳注更引論語文者所謂隱括使就繩墨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此皆毀廟也

服氏季出桓公又立僖公故不毀其廟

季孫斯叔孫州仇率師城開陽
故鄆地近費魯取挪沂之田故并城之
六年春城邾婁瑣注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圍取邾婁邑
邾婁未嘗加非乎偪而侮奪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諱之明
惡甚
不曰取而曰城謂諱之是也然邾婁之邑魯何爲而城之則
諱而實不諱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滅也曷爲不言其滅
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諸姬之滅者衆矣以爲諱則不勝其諱宋強于魯謂力能救
之而不救非也注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宋非邾婁

比以獲邾婁例之亦非也據左傳史記皆以爲滅經書入不
可解或曰宋入之而不絕其祀故孟子時有曹交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
據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是歸邾子者
長齊非悔過也諸侯失國例名非有罪曰悔過者微詞耳
齊人歸讙及僤注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之邑不
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齊來與歸我齊西田同文
據左傳取二邑及歸二邑皆季姬之故然觀齊使如吳請師
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則是內緣季姬而邾隱公齊甥也故以
邾子爲辭耳魯歸邾婁子則取邑無辭故歸之善魯微詞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史記鮑子與悼公有卻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弒悼
公赴于吳案左傳哀八年悼公殺鮑牧史記非是
卷第二十八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
蓋吳女也注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
變文言孟子以爲諱可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蓋不
以夫人之禮喪之也君可逐世子句廢六月可改元踰月即
葬且欲辟君慕何有于夫人哉
注晉分爲六卿
史記晉定公十五年荀櫟韓不信魏侈伐范中行氏韓魏爲
趙鞅謝赦鞅復位二十五年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時魯哀

公六年也定立三十七年卒子出公立十七年知伯與韓趙
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
恐遂反攻出公是當日但有四卿六當四之誤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
狄之主中國也
史記趙鞅怒將戰吳乃長晉與左同外傳則云吳公先歃血
晉公次之此獨于書法特事爾得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傳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
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
史記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
曰麟也取之衆隱車子徵者之人也人微故略其姓史記晉

因狩而獲與左同此以爲因獲麟大之非也

春秋公羊注疏質疑卷下

廣雅書局栞

黟縣貢士陵初校
順德李肇沅覆校

穀梁傳補注

隱四年傳曰　按穀梁引傳曰數處蓋古書或說他經或即說春秋其傳或在孔子前左氏所謂禮經也與喪服傳引傳曰其證正同注讀直專反謂得之傳聞其說失之矣

五年舞夏　周賜諸侯樂必以大夏夏舞人皆持羽故佾數可以增損凡經言佾舞皆大夏也若如周大武則自夾振之而駟伐迄於武亂皆坐以象周召其勢舞者必有定員不可增損故穀梁意謂古者人受私田百畝又於公田百畝之中二十畝爲廬舍二百畝一而稅則其一在十之中言什一而藉及徹則其一在十之外居其餘八十畝分八家家合私田百有十畝是謂十一而藉一也

康成讀公羊傳八佾以舞大武必從禮記作八佾以舞大夏是也及註祭義又云文武之舞皆八列則非也晉天福八年定文舞郎八佾武舞郎亦八佾依祭義註不知此鄭氏駁說非其定義也

桓二年孔氏父字謚也　古有以其字爲謚者但加父字哀公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是也大夫以字爲謚故宇氏通稱言孔者本其宇氏加父者因宇爲謚也穀梁意本爲周之別子古別字作莂非三十年燕周之分子也　其文義故注云謂周別子孫也唐以後其文舛失故疏解失之別子介故傳本或作分或作介皆以古字形近而誤范甯傳文未誤故注云謂周別子孫也唐以後其文舛失故疏解失之別子爲祖史記南伐晉別又云樹周之別古多有此語矣熟祖召公不知爲何君之別子宣王時召穆公尚糾合宗族於成周其別子於周先世必非甚遠也或以業記封黃帝之後於薊即爲召公是大不然周固出業實祭別子之封多矣安得獨以燕守黃帝之祀且燕薊自兩國其後燕乃併薊史記集解引世本桓侯遷臨易蓋春秋之前已併薊矣是以遷居其地若燕始封之地蓋於傳未有聞焉

僖三十一年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注云若曰無賢人也說非是言非人意所爲神爲之也人乃從之耳宣三年八年成七年九年傳同成七年傳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爲也意甚明

文二年改塗可也　塗如塗塈茨之塗白盛也

宣十五年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　凡傳記言十一而稅則其一在十之中言什一而藉及徹則其一在十之外

井所收於公者八十畝之八而已履畝之法去公田之名而履畝十取一則一井所收於公者九十畝之八也是謂與民爲己悉徐邈以去公田爲去公田之外又取十一此解甚謬不知取二者哀公時用田稅之法宣公時尚未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則一在九之外猶穀梁言什一而藉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一在十之內矣孟子時民病已亟而滕國小而貧勢不能盡合先王之舊計得復魯宣時取民之數而民固已蘇矣然而魯宣作俑之罪不可追於春秋也

成九年傳曰夫無逆出喪之喪而爲之也　上七字是古經傳言禮如此也下四字是穀梁自語言杞伯之遵古而爲之襲十九年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亂辭也其不日惡盟

也　傳文應如此相承閒誤以軋降也寘經取邾田自漷水下
蓋軋者欺詐不義之謂其盟如此故不以盟致而以伐致軋非
謂取田自漷水也
昭八年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　不失其馳者逐禽左也古
者取禽必引車右旋逐其後自左射之若御者詭遇則射者所
獲必面傷翦毛不可以共三品是之謂不能中詩曰不失其馳
舍矢如破破者置物投刃而不易其方射者亦逐禽舍矢而不
失其處此之謂能中也

穀梁古義

吳江 沈楙惠 翠嶺 輯

穀梁古義

元和惠棟松厓著

孝經說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故應劭風俗通言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謂受經于子夏余案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遭戰國寢藏後百餘年晉穀梁赤爲春秋煞略多所違失然則穀梁子非親受經子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籍志云春秋穀梁傳十四卷臣肅注疑漢人棟案

稱弟子轉相授者稱門人則穀梁子子于夏猶孟子之于子思故魏鄭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楊士勛言穀梁爲經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案孫卿齊湣襄時人當秦之惠王則在其後又卿著書言天子廟數廟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荀卿禮論同及賻賵檜舍之義云云在大略篇 隱元年秦馬日磾述春秋善胥命而言盟詛不及三王 隱八年傳亦在大略篇末諸侯相見仁者居守二年傳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 又以大上爲天于 隱三年傳大上故不名今在君子篇皆本穀梁之說其言傳孫卿信矣又隱元年傳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注信古伸字士相申宇古今所共用韋昭國語注云信古伸字也信讀如扁鵲見禮注云古文伸作信康成儒行注云信讀如詘詘信屈伸之伸假借字也信或爲身

三年經曰有食之傳云其曰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注云凡所吐出者其壤扛外其所吞咽者壤入於內疏云壤字爲穀梁音者皆爲傷徐邈亦作傷麋信云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或當字從土旁寫誤耳

壤蓋如麋信之言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五壤爲息土商書

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或與有同義故以內外別之

四年衞祝吁釋文云左氏公羊及詩作州吁案州有

祝音故或作祝聲之誤也

五年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釋詁云厲作也郭氏引此傳以證之方言曰厲卯爲也甌越曰卯吳曰厲郭氏云作亦爲也僖廿年新作南門傳云作爲也

八年經鄭伯使宛來歸祊釋文云左氏作祊穆天子傳云戊戌天子北入于祊郭璞曰祊鄭邑左傳作

祊古方丙同字

注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疏云見孝經說棟案范注諸侯有大功盛德於

王室已下皆采許叔重五經異義之文疏言見孝經說非也

九年經天王使南季來聘傳云南氏姓也顯炎武云南非姓姓字衍文季字也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季載南采也猶祭伯毛伯之謂左傳作聃季冉季與南同音故亦作南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周公歸周注云畿內之國康南皆畿內地荀子云周公歸周注云畿內之國亦名周周公黑其後也康叔後封于衞聃季未改封世爲卿士也司馬遷云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未之攷耳

桓二年傳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娶於宋孔父嘉爲司寇而主其妻以行是以知其先死也孔氏父字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何休注桓二年傳云禮臣死君字之與此異孔子曰鯉也死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杜預以爲是已死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孔父稱名與賈逵異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案論語稱鯉也死未死假言死从左氏穀梁說元之聞也以下鄭駁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

桓四年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廢疾曰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君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於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有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亂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公羊桓四年傳無夏田之語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王制正義

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云孫之爲言猶孫也注云孫遁而去非也公羊傳云孫者何孫猶孫也何休曰孫猶遁也棟案遁讀爲循釋文音徒困反非也今文尚書云五品不訓後漢書或作馴史記馴與循同音循猶巡也巡猶遁也古遜巡字皆作逡遁見儀禮注又作逡循顧炎武論之詳矣是循與遁同又與孫通古文尚書云五品不遜說文引作愻愻猶孫也古遜字皆作孫與遁巡訓馴循皆同音劉向說苑曰大學之教也時禁於未發之日預因其可之日時相觀於善之日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今學記馴作遜

七年經辛卯晉傳曰入至于星出謂之晉王逸云晉夜也詩云樂酒今晉今詩作夕崔譔莊子注曰晉夕也天官晉人注云晉之言夕也管子小匡云旦晉從事旦晉猶旦夕也晉亦訓夜者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晉晉夢爲國君張湛云晉晉夜夜也十七年鄭詹自齊逃來傳云逃義曰逃義謂君臣之義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楚薳尹克黃亦言君天也天可逃乎是逃義也

廿有二年隼大霄傳云隼失古佚字佚與逸同謂逸囚也廿有四年傳禮天子之楠斲之壽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楠斲之大夫斲之士首本晉語張老云天子之室斲其椽而藻之加密石焉注云密密理也石謂砥也先祖壽之加以密砥諸侯藻之注云無密石也大夫斲之注云不藻也士首注云斲其首也尚書大傳曰天子之堂其楠天子斲其材而藻

之加密石焉大夫達稜士首本庶人到加鄭氏注云薄礪之也密石砥之也稜菱也何休公羊注云禮天子斲而磨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磨之不加密石大夫斲之士首本

世年傳燕周之分子也分子猶別子禮記大傳云別子爲祖注云別于謂公子然則王所生者爲王子謂之別者別于世子也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謙周曰周之支族孔穎達以爲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以爲文王庶子白虎通云

召公文王子王充曰召公周公之兄穀梁以爲分子者蓋長庶歟

閔元年經盟于洛姑釋文云一本作路姑案路洛同音漢書揚雄校獵賦曰爾乃虎路三嵎以爲司馬晉灼曰路音洛

僖三年公子季友如齊涖盟傳云涖者位也鄭氏易需彖云位乎天位上位字讀爲涖涖與涖同甘有八年經公朝于王所傳云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案攻工記載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鄭氏注云屬猶朝會也故白虎通引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毋屬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然則王所者猶漢時所謂行在所也天子所在曰王所吉日云天子之所此臨天下之言也諸侯所在曰公所鄭詩獻于公所齊侯鑄鐘云有其于公所此臨一國之言也下經云天王守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傳云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棟謂天子巡守有朝諸侯之禮故尚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馬融王肅皆云四

面朝於方岳之下王巡守而朝之正也召王非正也故仲尼書云天王守于河陽所以正君臣之禮也

宣八年葬我小君頃熊疏云案文十八年注云宣母敬嬴此云頃熊者一人有兩號故也棟謂頃聲近敬熊聲同嬴二傳由口授故字異而音同而云一人有兩號非也

成元年傳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棟案古者四民商農工賈士民始于齊之管子管子制國始有士鄉故地理志云齊地臨菑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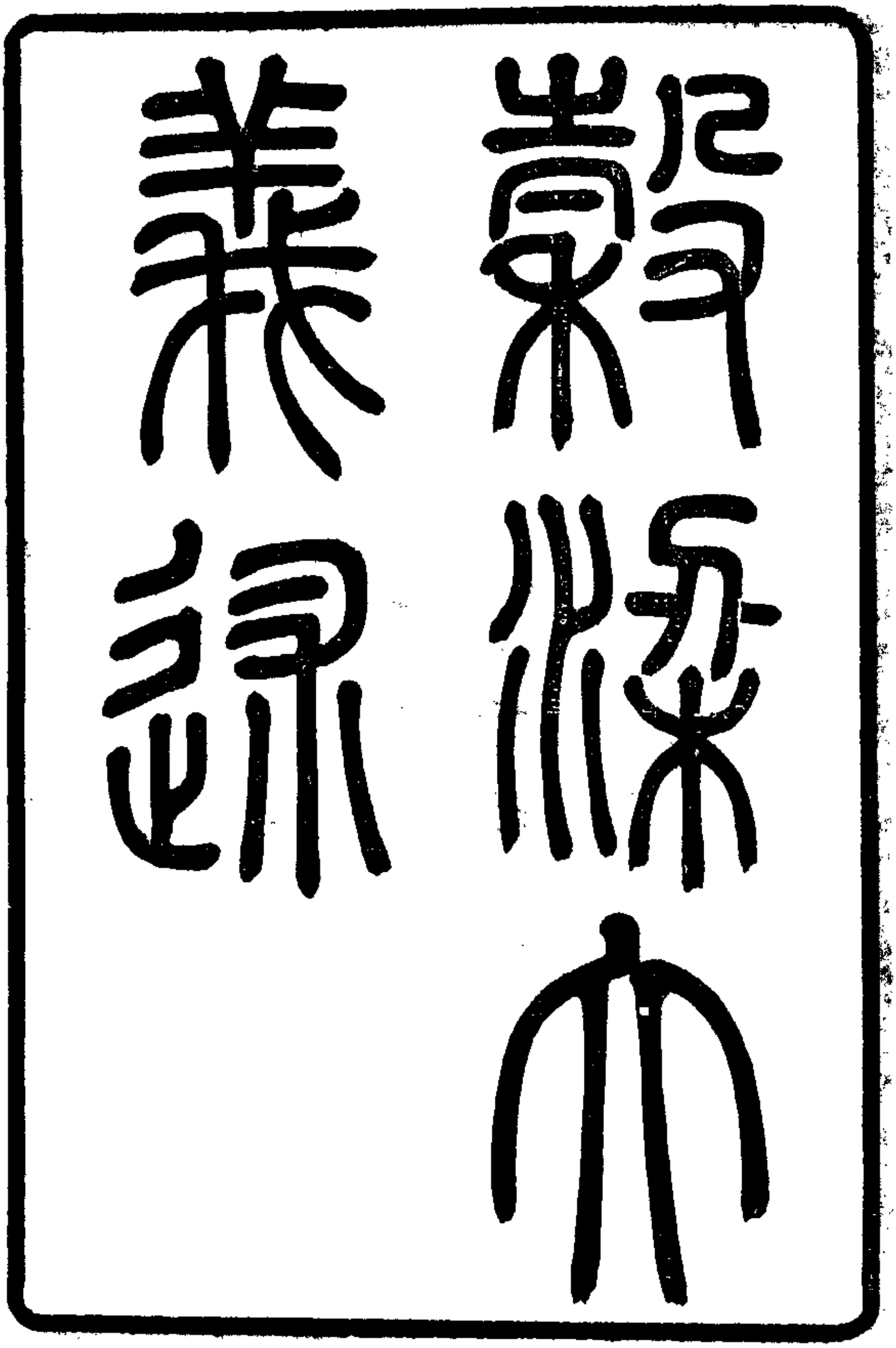
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工商賈也禮說論之詳矣

襄十有一年傳古者天子六師公羊隱五年傳注云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昭五年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魯于春秋不得爲方伯以二軍爲復古則諸侯一軍之說非矣三略曰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諸侯二師故舍中軍爲復古古者一二皆積畫傳寫之誤也六師即六軍也大雅棫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毛傳云天子六軍鄭志趙問此詩引常武詩云整我六師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荅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稱軍耳林孝存引詩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荅之云軍者兵之大名軍禮重言軍爲其大悉故春秋之兵雖有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云六師即六軍也

昭十九年傳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注云許君不授子以師傳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公羊傳云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誠子道之不盡也棟案墨子非攻篇云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夫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雖有爰父之心而適以賊之墨氏此論可謂知言

昭廿有五年宋公佐卒于曲棘傳云邾公也注云邾當爲訪訪謀納公

應伸遠謂穀梁親受業于子夏夫既親受業于子夏則其傳春秋也當如左氏之原原本本殫見洽聞今觀其文更簡于公羊豈明知之而不言耶則知其不及侍子夏矣特傳中所陳都與禮記論語諸書相合斯亦古義所由傳述鄭氏稱其善于經良不誣也翠嶺沈楙惠



光緒壬午冬李
氏木犀軒重雕

敘

六藝論云穀梁子善於經蓋以其親受微言於子夏最近於孔子也公羊與穀梁同師子夏而鄭氏起廢疾則以穀梁爲近孔子公羊爲六國時人然則善經近聖四字固此傳之確評矣世之治經者多治左氏公羊皆有專家穀梁無之心梁慢之故余整齊百家爲皇清經解千四百卷左氏公羊爲穀梁子親受子夏開宗明義每欲然道光十六年始聞鎮江柳氏爲穀梁之學二十年夏柳氏與恩挾其書渡江來始得讀之知其專從善於經入手而善經則以屬辭比事爲據事與辭則以春秋日月等名例定之發憤沈思久乃卒業余甚惜見之晚也亟望禮堂寫定授之梓人補學海之缺文與海內學者共之是余老年之一快也揚州阮元誌

託始于惠也傳曰讓桓不正見桓之弒逆隱實啟之也併明其無庸託始于桓也且惠反諸正以與隱隱乃不行即位之禮以啟桓是隱之納于邪也然則隱之元年尤邪正絕續之交春秋之託始于此即于不書公即位見之孔子志在春秋故知我罪我之言亦出子不得已此春秋之微言而即春秋之大義也烏乎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穀梁子親受子夏開宗明義首發此傳春秋之旨炳乎日星以視左氏傳曰不書即位攝也公羊傳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果孰當乎果孰當乎故鄭康成六藝論獨曰穀梁善於經此之謂也范甯序襲杜預說而小變之謂孔子慨東周之變于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亦豈知穀梁之旨者哉烏乎自漢以來穀梁師授既不敵二傳之多至曉曉于廢疾起廢疾之辨抑末也近刻 皇清經解凡千四百卷爲書百八十餘種其中經師七十餘人公羊左氏俱有專家而穀梁敝焉其著述中兼及之者如齊侍郎經傳考證王尚書經義述聞又多沿其支流鮮克舉斯大義蒙故發憤卒業於此竝思爲穀梁集大成謹敘其凡例於右

聖經既以春秋定名而無事猶必舉四時之首月後備紛紛競謂日月非經之大例豈通論哉況桓五年春王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一事而兩日迭書十有二年

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二事而一日兩書僖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日先書月後書此即經之自起凡例也穀梁曰月之例泥則難通比則易見與其議傳而轉謂經誤唐啖助趙匡陸淳等謂甲戌之下必有脫文兩書丙戌必有誤字何如信經而併存傳說之爲得耶述日月例第一其自然之序說見諸侯卒葬例

春秋治亂於已然禮乃防亂於未然況穀梁親受乎夏其中典禮尤與論語夏時周冕相表裏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述禮第二

毛詩正義云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謂齊詩魯詩韓詩謹案穀梁之經與左氏公羊經異者亦以百數此非經旨有殊或由齊魯異讀漢書儒林傳穀梁魯人公羊迺齊學也音轉而字亦分也陸氏釋文雖備載之而未嘗析其源流今本仁和趙徵君坦春秋異文箋以引而伸焉述異文第三

穀梁親受子夏故傳中用孔子孟子說者如隱元年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論語顏淵篇文僖廿有二年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智孟子離婁篇文其他暗相脗合者更多毛詩大雅云古訓是式竊有志焉述古訓第四

自漢以來穀梁師授即不敵二傳之多迨唐以後說經者競治春秋即不束三傳於高閣其於穀梁或采用一二焉或批駁一二焉無非兼及鮮有專家要不得擯諸師說之外也述師說第五

漢儒師說之可見者唯尹更始劉向二家然搜獲者亦寥寥矣其說已亾而名僅存者自漢以後併治三傳者亦收錄焉共若干人述經師第六

穀梁久屬孤經今日更成絕學茲於所見載籍之涉穀梁者以經史子集之序循次摘錄附以論斷庶爲之集其大成述長編第七

隱公　元年春于正月　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
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
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
不正（舊例通云正不正亦大義之所在也）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傳繼故不言卽位正
也又曰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弒也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傳繼弒君不言卽位正也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傳繼正卽位正也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傳繼故而言卽位與
聞乎故也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傳繼正卽位正也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傳繼正卽位正也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傳繼正卽位正也
定公　元年春王　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謹案桓無正文無天定無正穀梁之釋經旨大義燦然）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傳厲也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春秋終于獲麟而託始隱公之元年杜預曰因獲麟而
作作起獲麟則文止子所起此說允矣至何以託始于
隱元憲自十歲外讀左氏傳時卽懷此疑見杜預平王
東遷之始王隱公讓國之賢君云云竊以爲其詞支嗣
是博訪通人均未有愷切言之者及年四十有四奉諱
居憂向治毛詩知毛公師荀卿荀卿師穀梁毛傳中多
穀梁說因卽家弟所藏汲古閣毛氏初印注疏本繙閱
之見范甯之序亦以遭父大故而訂穀梁傳注益覺與
蒙之讀禮同也而專精治之久而不覺數十年來之疑頓釋也曰烏乎穀梁之學之微也久矣乃今而知

春秋託始於隱之旨獨在此矣何言之公羊予桓公以
宜立穀梁罪桓以不宜立宜立則罪在桓不宜立則罪
在隱傳曰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探先君之邪志
以與桓是則成父之惡也如傳意則隱爲賊子句
傳曰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廢天倫忘君父如
傳意則隱于周室爲亂臣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夫所謂賊者豈待誅之刃乃爲賊哉成父之惡
卽賊子矣所謂亂者豈但犯上作逆乃爲亂哉廢倫忘
君卽亂臣矣烏乎以輕干乘之國者而不能逃亂賊之
誅然則千秋萬世臣子之懼心必自隱公始矣況傳曰
先君既勝其邪心以與隱是惠公未失正也明其不必

比而屬之則知日月之例所關於春秋之義者大矣

內盟日月例

隱公元年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　傳不日其盟渝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傳卑者之盟不日定卽位日爲也注屬猶近也此自日葬危也例來

二年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不日及而日會者先行會禮會則宜日敎范注云隱行皆不致者明其讓也

八年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桓公元年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十有一年　秉會宋公明年伐宋其盟渝故不日　陳侯蔡叔盟于折　大夫盟且先行會禮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

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邱　冬十有一月　會鄭伯盟于武父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　莊公

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傳其不日數渝惡之也　廿有二年　秋七月　傳侯盟于防　僖公　十有九年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范注會無主名內卑者也　廿有一年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廿有二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晉侯齊侯宋公會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盟于洮　廿有三年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晉侯齊侯宋公會衛侯許男曹伯盟于向　廿有四年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廿有五年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

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廿有九年　夏六月
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倶稱人楊疏以爲微也　文公　二年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
盟　傳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　夏六月公孫
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歛不日之故注疏未申
三年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七年　秋八月公
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八年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
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十有三年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十有四年　六
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
侯弗及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鄄　丘
傳復行父之盟也　十有七年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
子穀　宣公　十有七年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
子同盟于斷道　成公元年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
于赤棘楊疏以爲瀆盟　二年　己酉及國佐盟於爰婁　丙
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
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傳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
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　三年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
及孫良夫盟　傳其日公也　五年　十有二月己丑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
蟲牢　七年　八月戊辰同盟於馬陵　九年　公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十有一年　己丑及邻黶盟　十有五年　癸丑公會晉侯衛
侯齊侯宋公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戚　十有
一年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六年　丁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十有七年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十有八年　十有二月
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楊疏以爲裹盟略之故不日　襄公　三年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
侯盟于長樗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戊寅叔孫
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傳大夫張也諸侯
始失正矣紀諸侯失正之始九爲大義所關　七年　壬戌及孫林父
盟于劉　十有六年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于薛伯杞伯小邾于於瀆梁戊寅大夫盟
傳瀆梁之會諸侯失正矣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
侯盟于祲祠　傳其不日惡盟也　廿有年　春正正月
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
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小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廿有五年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
盟于重丘　廿有七年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
盟于宋　昭公　十年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廿有六年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傳公在外也內盟猶之外盟故不日

及邾子盟于拔　不日者後楚伐蔡不能救故

于黃　哀公　二年　十有二年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定公　三年　冬仲孫何忌

述曰盟大事也無論內盟外盟舊史應皆書日孔子成春秋寓重內略外之義於是有內盟書日外盟不日之例至內盟之當貶者仍削其日外盟之可褒者仍不削其日此意惟穀梁知之所以爲善於經也後儒紛紛較量辯難多端徒詞費爾

凡日與不日之褒貶皆自定元年傳例云內正也不日惡也例凍下外盟柜盟亦同又案內盟之不日有二例一爲渝盟貶之也一爲卑者之盟略之同于外盟也傳於卷首舉此二例而其餘可類推矣

外盟日月例

隱公　二年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三年　冬十有二月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八年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　桓公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傳其日善是盟也　僖公　十有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繒子會盟于邾　廿有一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廿有二年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廿有二年　秋衛人及狄盟　文公　十有五年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於扈　宣公　十有二年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夷陵　十有二年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昭公　十有三年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傳其日善是盟也　定公　七年　秋齊侯鄭伯盟于曲濮

述曰外盟不日說已見上其書日者亦有二例一爲謹其始而日之一爲善是盟而日之又案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以爲是近古也今案相命而不盟故附諸外盟之例

桓盟日月例

莊公　十有三年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傳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　十有六年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傳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此疑魯之不可以著　廿有七年　夏六月公會齊侯盟于扈　范注桓盟不日者特謹之　廿有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同盟于幽　傳桓盟不日信之也　閔公　元年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　傳盟納季子也案不日亦信之也

僖公　二年　秋九月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傳衣裳之會也　七年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貫　此實外盟內不與要以信之故不日　五年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傳人齊侯宋公衞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傳兵車之會也　九年　夏四月丙申緘季姬卒　廿有五年　秋杞伯姬來　卅一年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　十有五年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傳兵車之會也

內女日月例

隱公　二年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十有六年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盟于柯　傳信齊侯也　十有三年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傳諸侯之嫁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杞　廿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盟于扈　范注桓盟不日者特謹之　廿有三年　冬十有二月紀伯姬卒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傳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此疑魯之不可以著　廿有七年　夏六月乙酉伯姬卒　傳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十有四年　夏六月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　傳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已也　十有五年　季姬歸于繒　十有六年　夏四月丙申繒季姬卒　廿有五年　秋杞伯姬來　卅有一年　冬十月伯姬歸于杞　廿有二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莊公　四年　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　十有四年　齊人執子叔姬　十有五年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傳其言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　宣公　四年　秋九月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十有六年　秋郯伯姬來歸　傳其言子叔姬來歸何也子思霸之旨也雖內與亦不日信之也其兩書日者謹也子葵丘書戊辰爲天子之禁備也後儒紛紛訾議可以息矣

成公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八年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衛人來媵　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十年　齊人來媵　襄公　廿年　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　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

逃曰莊卅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傳不日卒而日葬

閔紀之亡也然則凡日卒者如乙酉伯姬卒丙申繒季姬卒庚子子叔姬卒癸卯杞叔姬卒甲午宋災伯姬卒皆正也傳不言正者婦人從人者也不得自正故不言正此亦自外諸侯卒葬例來諸侯卒葬例來

僖十有四年莒子邾人會于鄫　傳曰鄫季姬來寧公怒之以鄫子之大夫日卒正也內女之日卒亦正也曾謂有淫泆之行者可與宋伯姬等之卒同書日哉自何休以淫泆之說誣公羊范甯並以非穀梁致二傳並無罪之文而穀梁尤以日卒爲正烏乎非比其事而參觀之確據尤在夏四月丙申繒季姬卒深信孔子之不削其日爲斷無淫泆之行而以爲始嫁之于歸不知乃紀叔姬歸于鄫之例也叔姬以紀滅而復歸于鄫季姬以見出而復歸子繒叔姬之歸于鄫非始嫁則季姬之歸于繒又安見其必爲始嫁也且叔姬以歸于鄫故乃稱紀叔姬季姬仍歸于繒固不必稱繒季姬也或曰叔姬之始嫁在隱七年季姬之始嫁何爲不見於經曰文不備耳不見於經而見於宣十有六年書鄭伯姬來歸乎其始嫁亦不見於經也而季姬並被出來歸亦不見於經想其出或非繒于本意或尚在繒子未卽位時今遇于防而使來朝穀梁曰遇者同謀也公羊亦曰來請已也此成九年杞伯來逆之例也杞伯之逆在叔姬既死之後繒子之請在季姬尚存之時其爲出婦復歸則一也乃季姬之復歸未踰年而亦卒矣十有六年夏四月丙申繒季姬卒夫齊人所執之子叔姬則削其卒而不書至繒季姬不惟書卒並書日夫諸侯之大夫日卒正也內女之日卒亦正也曾謂有淫泆之行者可與宋伯姬等之卒同書日哉自何休以淫泆之說誣公羊范甯並以非穀梁致二傳並無罪之文而穀梁尤以日卒爲正烏乎非比其事而參觀紀叔姬鄭伯姬杞叔姬宋伯姬子叔姬之例何由爲穀梁辨其誣也而余說之確據尤在夏四月丙申繒季姬卒深信孔子之不削其日爲斷無淫泆之行而出婦也何休爲淫通之說者見下年季姬歸于繒誤

穀梁子曰卒正也之例洵超左氏公羊二傳之上如鄭康成所謂善於經也曲禮云疑事毋質今義無可疑故質言之更不必作疑詞焉耳

諸侯卒葬日月例

隱公 三年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傳曰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五年 癸未葬宋繆公 傳曰葬故也見弒 七年 滕侯卒 傳曰葬故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傳月葬故也 桓公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傳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也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 葬陳桓公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十有一年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十有二年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三年 三月葬衛宣公 十有四年 冬十有二月齊侯祿父卒 十有五年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十有七年 莊公元年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傳諸侯日卒正也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三年 乙酉宋公馮卒 夏四月葬宋莊公 傳月葬故也 九年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十有六年 邾子克卒 十一年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冬十有二

月葬鄭厲公（廿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廿有四年）葬曹莊公（廿有八年）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廿有二年）夏四月薛伯卒（十有二年）冬十月葬薛伯（十有二年）夏四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十有三年）冬十有二月丁丑蔡侯考父卒（十有四年）冬蔡侯肸卒（十有四年）傳諸侯時卒惡之也（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十有八年）傳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十有八年）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廿有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廿有三年）傳不葬何也失民也（十有四年）冬十有一月己酉晉侯夷吾卒（廿有五年）夏四月癸酉杞子卒（廿有四年）晉侯夷吾卒（廿有五年）夏四月癸酉酉衛侯燬卒（廿有七年）夏六月庚寅齊孝公（廿有八年）陳侯款卒（廿有八年）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廿有八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晉侯驩卒（廿有八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晉侯驩卒（廿有八年）葬曹宣公（三年）傳葬時正也（四年）春王正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廿有三年）癸巳葬晉文公（五年）傳曰葬晉文公（六年）春葬許僖公（六年）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十有三年）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十有三年）葬鄭穆公（四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十有四年）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十有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十有六年）葬滕成公（六年）春王三月壬午葬陳成公（六年）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十有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十有六年）葬滕成公（六年）春王三月壬午

杞伯姑容卒　秋葬杞桓公　七年　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　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夏葬鄭僖公　十有二年　秋九月吳子乘卒　十有三年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十有五年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己巳曹伯負芻卒于師　傳閔之也　十有九年　葬曹成公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冬葬齊靈公　廿有三年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葬杞孝公　廿有五年　十有二月癸酉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　廿有六年　八月壬午葬許靈公　廿有八年　乙未楚子昭卒　昭公元年　六月丁亥許男甯卒于楚　葬衛侯衎卒　秋七月葬衛獻公　廿有九年　庚午衛侯衎卒　廿有一年　冬十月葬蔡景公　傳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　昭公元年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葬邾悼公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五月葬滕成公　五年　秦伯卒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葬杞文公　七年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葬陳哀公　傳不與楚滅閔之也　十年　戊子晉侯彪卒　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晉葬宋平公　十有二年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五月葬鄭簡公　十有三年　冬不葬桓公　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年也　十有四年　三月曹伯滕卒　葬曹武公　八月庚辰楚子審卒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庚午邾子牼卒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己巳曹伯須卒　秋葬曹平公　十有九年　冬葬齊靈公　廿有二年　乙未楚子昭卒　廿有八年　冬十月葬蔡靈公　傳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　昭公元年　六月丁亥鄭伯寧卒　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廿年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廿有一年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秋葬薛獻公　定公　三年　三月辛卯邾子穿卒　秋葬邾莊公　四年　春王二月陳侯吳卒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葬杞悼公　八年　曹伯露卒　葬曹靖公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九月葬陳懷公　九年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六月葬鄭獻公　十有二年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十有四年　吳子光卒　哀公　二年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冬十有七年冬十月葬衛靈公　三年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葬秦惠公　四年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五年　葬滕頃公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閏月葬齊景公　傳不正其閏也　六年　秋七月楚子軫卒　八年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十年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葬齊悼公　薛伯夷卒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秋葬薛惠公　十有一年　冬十有一月癸卯隱公　十有三年　夏許男成卒

葬許元公

述曰隱三年八年莊元年傳俱曰諸侯日卒正也則舉宋公和蔡侯考父陳侯林以例其餘而凡宿男曹伯終生鄭伯寤生陳侯躍齊侯祿父蔡侯封人邾子瑣陳侯杵臼宋公茲父衛侯燬齊侯昭鄭伯捷許男業晉侯驩陳侯朔鄭伯蘭曹伯壽許男錫我蔡侯申衛侯速鄭伯費齊侯無野晉侯獳衛侯臧滕子鄭伯瞞杞伯姑容邾子瞷齊侯環杞伯句許男甯衛侯衎邾子華滕子原衛侯惡陳侯溺晉侯虔宋公成晉侯夷杞伯郁釐鄭伯甯滕子甯晉侯去疾薛伯穀邾子穿陳侯柳鄭伯蠆衛侯元滕子結杞伯過滕子虞母其五十四人皆正也然如曹邾滕薛等小國文獻無徵容有以不正前見當入齊侯小白之例者俟考

日卒之中又有四例其一僖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傳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則由齊桓推之凡以不正繼故者皆視此桓十有二年丙戌衛侯晉卒范甯注晉不正非日卒者也不正前見矣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與齊小白義同今案所謂不正前見者非但衛人立晉齊小白入于齊之見於經也凡繼弒君而立者其不正俱已前見如莊元年乙酉宋公馮卒疏云案世本馮是宋莊公穆公之長子宋督既弒與夷則馮是當正故亦書日卒今案疏說非也與夷既弒馮又非與夷長子則亦不正前見之例耳他如鄭伯突繼昭公之弒見穀梁傳宋公禦說繼捷之弒晉侯重耳繼懷公之弒見左傳齊侯潘繼孝公之子之弒史記齊世家孝公卒弟潘殺孝公子而立是爲昭公晉侯黑臀繼夷皐之弒齊侯元繼懿公之弒左氏傳宋公鮑繼杵臼之弒鄭伯堅繼厲公之弒見穀梁傳平國之弒晉侯周繼州蒲之弒鄭伯嘉繼僖公之弒左氏傳齊侯杵臼繼光之弒齊侯陽生繼荼之弒此皆不正前見而日卒者衛人立晉傳曰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眾也得眾則是賢也推此則晉侯重耳晉侯

周齊侯卉曰等之日卒其正蓋皆以賢與
其二宣九年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傳其地於外也
其日未踰竟也襄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
戌卒于操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
正也廿有六年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昭廿有五
年十有一月乙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傳鄋公也此四者踰竟皆日卒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傳諸侯死於國不
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成十有三
年曹伯廬卒于師傳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
在會曰會冬葬曹宣公傳葬時正也襄十有八年曹
伯負芻卒于師傳閔之也昭廿有三年杞伯成卒于會此五年皆不日今案傳

推此則襄十有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廿有八
年乙未楚子昭卒昭元年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
卒昭廿有六年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哀六年秋七月
庚寅楚子軫卒既不言其正不正故楚子卷之見弒
亦日卒也襄十有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廿有五年
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此亦在踰竟之例昭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定十有四年吳子
光卒皆卒而不日亦簡之也他如滕莒之用狄道者
亦當視此
其四桓五年陳侯鮑卒舉二日以包之今案甲戌至
己丑凡十有六日此拗例也

僖十有四年冬蔡侯肸卒傳諸侯時卒惡之也則凡
時卒者視此亦不正也又有月卒者成十有五年傳
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推此則月卒者不言正不正亦
從簡也惟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范注以爲不在惡
之之例今案傳云不地內桓師也所美在齊桓安知
所惡不在許男乎且經果不惡之當如成十有三年
曹伯盧卒于師冬葬曹宣公傳閔之也葬時正也今
許男之卒則書時葬許穆公又不書時安見其不在
惡之之例耶夫許自仇鄭以來終春秋之世常從楚
此與於伐楚特迫於齊桓之伯令耳雖卒於師不足
閔矣故竝不書卒于師則春秋之義可知也

葬例有三與卒例正反時卒惡之也而時葬正也（成十
有三年襄七年）月卒非故也而月葬故也（隱五年莊二年）日卒正也
而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隱三年僖二年）準此以求而諸
侯之葬例備矣又昭十有三年傳變之不葬有三失
德不葬僖廿有三年宋公茲父卒傳不葬何也失民
也成十有五年宋公固卒傳曰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
葬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不可以不葬其公也（襄卅年蔡景
公明外之討不忍使父失民於子宣十有二年陳靈公若殺微人不足可錄其
賊哀四年蔡昭以盜名不見故皆書葬疏說如此案隱十有一年傳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不討不書
葬明討賊則得滅國不葬亦有書葬者昭八年葬陳
書葬疏說是也）弒君不葬亦有書葬者（襄卅年蔡景公十有一年葬蔡靈公
與楚滅之也）此皆大義之凜然泥則難通比乃易見

隱七年滕侯卒傳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
也其不正者名也今案不正者名如昭三年書滕子
原卒廿有八年滕子寧卒哀四年滕子結卒十有一
年滕子虞母卒其名者非嫡長世子也傳於此乃以
非嫡長言不正范注遂以釋諸華之日卒者謂其正
皆以嫡長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況滕子原卒書
丁未滕子寧卒書丁巳滕子結卒書甲寅滕子虞母卒
書辛酉不以非嫡長故害其書日明乎正與不正但係
日與不日不係嫡長與非嫡長范說之謬又可知推
此則若莒若薛其君或名或不名亦宜從同惟隱八
年辛亥宿男卒傳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不
在此例

春秋所以治諸侯故書其卒葬特詳例有褒貶非如
書會葬則書不來赴而日月褒貶之例亦特備其例
不會葬則不書也（此述禮第二禮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
皆起於禮所由作也）

而殯大夫三日而殯故傳例云日卒正也月卒非正
也時卒惡之也天子七月而葬七月則歷三時矣諸
侯五月而葬五月則歷二時矣大夫三月而葬三月
則盡一時且兼二時矣故傳例時葬正也月葬故也
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其起例之反對實理之自然
不假強爲者也而通傳之以書日爲褒者皆自日葬
正也之例推之以書日爲貶者皆自日葬危也之例

穀梁大義述 話

推之其有條不紊如此後儒未嘗此旨但見同一書日此既爲褒彼又爲貶同一不書日此既爲貶彼又爲褒且同一事也而前以不日爲信後又以書日爲美遂紛紛議之固無怪其一唱而百和矣自此說出而穀梁日月之例乃懸諸日月而不刊云

贈賻禮

乘馬曰贈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元年傳）贈送生者曰賻（三年傳）歸死者曰述曰劉向說苑（修文篇）曰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賻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蓋以乘馬束帛與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含玩好曰贈知生者賵賻知死者贈襚（今案此與三傳小異）贈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與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

穀梁大義述 話 三五

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緣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含實以珠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含實以穀實位尊德厚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糠及親者賻賵含襚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之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今案劉向穀梁家其說皆本之傳義

三從禮

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
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 隱二年
述曰禮郊特牲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
死從子劉向列女傳 卷一 母儀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
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
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歲時禮不
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
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之行少繫父母長繫於
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臘正禮願與

於天子之崩爲魯主 隱三年
述曰范注周禮大行人職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
禮然則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弔者今案此說非
也詔弔非爲主之謂爲主亦不止於詔弔孟子 萬章 篇
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定六年左氏
傳陳寅謂樂祁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以此推
之則知爲主之有恩矣

庶母祭禮

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
孫止 五年
述曰喪服小記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
祔必以其昭穆孔疏妾附於妾祖姑者言妾死亦祔
夫祖之妾也亡則中一以上而祔者亡無也中閒也
若夫祖無妾則又閒曾祖而祔高祖之妾也祖姑者
其昭穆者解所以祖無妾不祔曾祖而祔高祖之義
也凡祔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然此下云妾
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者當
爲壇祔之耳 今案穀梁妾子爲君得爲其母立廟使公子主其祭可補禮經之缺 漢

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
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 今案
齊詩家亦通穀梁說 宋書禮志虞儉議 今案晉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
謂宜配食中宗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
適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 此亦本穀梁爲說

錫命禮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　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桓元年

逃曰白虎通卷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爵賜之者以其未當股肱也盧文弨云疑當作以其生未嘗服死亦不當服也春秋穀梁傳曰追賜死者非禮也盧云據五經異義此係穀梁說今案以大夫例諸侯有功者尚不得追錫況魯桓躬躬射其君那故傳云不正甚矣　又云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爲禮也　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韐韐有瑳謂世子始行也此足證有受命無來錫命之說

隱公異文

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公羊邾作邿儀父作邾婁下皆倣此左氏昧作蔑

逃曰說文卷四眛目不明也从目未聲昧目不明也从目末聲蔑勞目無精也从苜人勞則蔑然从戍三字義通晉亦同故釋文云眛音蔑說文苜讀若末

二年無侅帥師入極左氏公羊作無駭侅辛同八年無侅卒同

逃曰毛詩長發爲下國駿厖鄭箋駿之言俊也爾雅釋詁釋文駿本作俊則从人从馬古字通用

九月紀履繻來逆女公羊同左氏作裂繻

逃曰裂逃作厲都人士垂帶而厲箋厲說文帶也盧云據五經異義此係穀梁說今案以大夫例水也从水从石詩曰深則砅淺則揭砅或从厲故履亦與厲通履古音讀作裂聲左傳卷十一作砅履后波

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公羊同左氏作君氏

逃曰箋云荀子大略篇堯學于君疇注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新序堯學于尹壽癸未葬宋繆公公羊同左氏作穆公

逃曰箋云禮記大傳序以昭繆鄭注繆讀爲穆聲之誤也

四年戊申衛祝吁弒其君完左氏公羊作州吁下衛人殺祝吁同
述曰說文二卷雔呼雞重言之从雔聲讀若祝繫傳通釋臣鍇曰重言之故從二口列僊傳有祝雞翁
後人或作雔雙逐反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公羊同左氏作矢魚
述曰左氏傳陳魚而觀之訓矢爲陳仍用觀義
秋衛師入郛左氏同公羊作入盛
述曰國名正作郛通作盛穆天子傳云盛柏之子也
注盛國名與公羊同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公羊同左氏作渝平
述曰輸渝盤韻說文十一卷渝變汗也从水俞聲卷十四
輸委輸也从車俞聲引申爲隳壞之義義同而音亦

通也
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公羊同左氏作歸祊
述曰簠云儀禮士冠禮賓受醴于戶東加面枋注今文枋爲柄士昏禮納幣加勺皆南枋注今文枋作柄少牢饋食禮加二勺于二鉶覆之南柄注古文柄皆爲枋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公羊同左氏作浮來
述曰說見師說經義述聞
冬十有二月無侅卒見上年
九年公羊同左氏作挾卒
冬公會齊侯于防左氏同公羊作于邴說見八年歸邴下
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載公羊同左氏作伐戴
述曰載戴疊韻箋云詩周頌絲衣篇載弁俅俅箋載猶戴也
十有一年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左氏同公羊作于邴
述曰箋云爾雅釋丘正義淮南有州黎丘者州黎郎州來古者來黎音同今案時祁疊韻

桓公
二年秋七月紀侯來朝公羊同左氏作杞侯
述曰紀杞疊韻毛詩終南有紀有堂白帖五作有杞有棠可與此互證
三年六月公會杞侯于盧左氏同公羊作會紀侯于盛說俱見上
五年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左氏公羊作仍叔
述曰尚書顧命仍几釋文引字林作凭馮依几也
螽左氏同公羊作螽
述曰箋云說文卷十三螽蝗也从蚰夂聲夂古文終字螽蝗或从虫眾聲

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郚釋文紀侯左氏作杞侯今本公羊俱作成

逃曰說文卷六郚魯孟氏邑也从邑成聲今本左氏傳亦作紀侯郚左氏作成

十一年公會宋公于夫鍾左氏同公羊作夫童

逃曰釋文云麋氏本作童音鍾

十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紀侯公羊同左氏作杞侯見上

何休廢疾師說鄭康成釋 劉逢祿申何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何曰傳例不言來 鄭釋曰平王新有

不周事之用也宰咺何以言來 鄭釋曰平王新有

幽王之亂遷於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

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禮雜記疏 劉難曰據

太史公書平王卽位至此已四十有九年不得云新

有幽王之亂原情免之且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穆

在成風薨後五年亦言來傳例與公羊正相反鄭君

曲爲之解非也劉逢祿申受武進人著公羊何氏解詁箋若干卷穀梁廢疾申何二卷

逃曰凡王使無有不言來者如宰咺來歸賵叔服來

會葬毛伯來會葬之等是言來乃傳例也唯榮叔之

但書歸賵以早而含已晚故去來以譏之何休乃以

不言來爲傳例試思除榮叔以外無有不言來者何

例之有邵公之說已舛劉又從爲之辭非也

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何據公羊以爲仲

子桓之母釋曰若仲子是桓公之母桓未爲君則惠

公之妾天王何以賵之則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也穀梁

隱元年疏 劉申何曰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赴于王義異箋箋爲正

春秋因之以成公意爾

逃曰穀梁云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詞

正義嚴足廢左氏公羊二家臆說何君反以穀梁爲廢

疾不亦倒乎此劉之解詁箋亦不得不曰穀梁得之也

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何曰公羊以日與不日爲遠近異若穀梁云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釋曰公子牙莊公母弟不書弟則惡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亦書日同上疏　難曰春秋之義遠則殺其恩惡則畧其罪何氏之例詳而不亂如無駭之不日有疾始滅之文叔孫得臣之不日有與聞乎故之文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不舉重是也見箋　春秋不以疑辭眩人而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爲莊公弟固也然經無起文也見箋公篇　意如爲定所不惡似矣仲遂之貶得臣之不日豈宣所惡與益師爲隱所惡又何說乎春秋以時君之美惡爲美惡何以理嫌疑明是非乎

述曰季孫之卒舊史書日孔子不得遽削之也孟子所謂其文則史也穀梁體之爲發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之例而季孫意如之不宜日卒白見所謂其義則某竊取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危言孫之旨非俗學所知說見述例

丙大夫卒

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何曰廢焚

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令穀梁以苞人民爲輕斬樹木壞宮室爲重是理道之不通也釋曰苞人民毆牛馬去可以歸還其爲害輕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

斷不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爲毒害更重也隱五年疏　難曰傳釋侵伐之例不及公羊爲長苞人民毆牛馬斬樹木壞宮室侵伐入同有之不當以分輕重也述曰鄭氏所釋輕重已極分明若入則惡又重於伐矣伐則重於侵侵則輕於伐與公羊精曰伐犐曰侵之例又何異耶

述曰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今案此經十一卷原注穀梁子魯人師古曰名喜　穀梁傳十一卷原注公羊穀梁二家　穀梁傳十一卷　穀梁外傳二十篇　釋文敘錄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名高齊人子夏弟子受經於子夏　穀梁名赤魯人廖信云與秦孝公同時七錄云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　鄒氏傳　夾氏傳　鄒氏無師氏族俗通云子夏門人　王吉善鄒夾氏之傳鄒氏無師氏春秋　桓譚新論云左氏傳遭戰國寢微後百餘年魯人穀梁赤作春秋殘略多有遺失又有傳聞失本事　宋陳振孫

總目云楊士勛疏稱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則傳當爲穀梁子所自作徐彥公羊傳疏又稱公羊高五世相授至胡母生乃著竹帛題其親師故曰穀梁傳則當爲傳其學者所作案公羊傳定公即位一條亦稱沈子曰何休解詁以爲後師此注在隱公十一年所引子沈子條下此傳定公即位一條亦稱沈子曰又文十有二年引傳曰者在傳文中閒並不盡冠其首也公羊穀梁既同師子夏不應及見後師又初獻六羽一條稱穀梁子曰傳既穀梁自作不應自引已說且此條又引尸子曰尸佼爲商鞅之師鞅既誅佼逃於蜀其人亦在穀梁後不應預爲引據疑徐彥之言爲得其實但誰著於竹帛則不可考耳漢書藝文志載公羊穀梁二家經十一卷傳亦各十一卷則經傳初亦別編范甯集解乃併經注之疑即甯之所合定公元年春王三月一條發傳於春王二字之下以三月別屬下文頗疑其割裂然考劉向說苑稱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向受穀梁春秋知穀梁春秋以春王二字別爲一節故向有此讀至公觀魚于棠一條葬桓王一條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一條曹伯盧卒于師一條天王殺其弟佞夫一條皆冠以傳曰字惟桓王一條與左傳合餘皆不知所引何傳疑甯以傳附經之時每條皆冠以傳曰字如鄭玄王弼之易有彖曰象曰之例後傳寫者刪之此五條其刪除未盡者也　興恩謹案穀梁子名俶名赤名喜之外王充論衡又云名實詳見長編子部

荀　卿　大毛公

述曰楊士勛穀梁序疏云穀梁子受經子子夏爲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傳孫卿（今案荀卿孫卿通稱）荀子（大略篇）貨財曰賻與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唅（楊倞注此與穀梁之說同）又春秋善胥命又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楊倞注繒與鄫同之封人（楊倞注亦有此語今案此亦穀梁字）陳風東門之楊疏云毛傳）公親事荀卿今案毛詩車攻傳田者大艾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槶閎容握驅而入轠則不得入又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又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

穀梁大義述 三七

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此本昭七年穀梁傳文）又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面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髇爲下殺（此本何休四年傳文）雲漢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祀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此本襄廿四年傳文）然則荀卿毛公雖傳詩（釋文毛詩敘錄云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未嘗不傳穀梁春秋猶之瑕丘江公既傳穀梁春秋亦未嘗不傳魯詩也故附大毛公（名亨）於穀梁經師之列

申　公

述曰楊序疏云孫卿傳魯人申公今案申公魯詩之師也（釋文敘錄亦謂申培公楚王太傅武帝以安車蒲輪徵之時申公年八十餘以爲大中大夫）亦授穀梁春秋（敘錄申公本以詩春秋授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然則穀梁不唯毛詩家傳之魯詩家亦傳之矣

張　蒼　賈　誼

述曰崇文總目云漢張蒼賈誼尹咸鄭衆賈逵皆爲左氏訓詁然參用公穀二家（引見朱彝尊經義考百七十六）

江　公（子江博士孫江博士）

述曰史記儒林傳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林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釋文敘錄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詩於魯申公武帝時爲博士傳子至孫皆爲博士）

博士江翁

述曰漢書武五子傳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七歲矣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儒林傳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又云宣帝即

位聞衞太子好穀梁春秋呂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　後漢書陳元傳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不得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閒時聞衞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與

榮　廣　皓星公

述曰漢書儒林傳衞太子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　釋文敘錄作浩星公興恩謹案漢書六十

蔡千秋

述曰漢書儒林傳沛蔡千秋少君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卽位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爲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

周慶丁姓王亥

述曰漢書儒林傳梁周慶幼君從廣受宣帝選郎十人從蔡千秋受會千秋病死迺徵周慶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拜周慶爲博士姓至中山太傅今案師古云姓丁名姓字子孫　王亥後漢書賈逵傳注作王彥　朱奐尊經義考引鄭玄曰類安樂弟子有冷豐劉向　王彥

劉　向

述曰漢書本傳卅六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　劉歆傳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好左氏傳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閻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　儒林傳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　藝文志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今案班固之自注如此茲以三十九篇屬之劉向者韋賢傳云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維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即儒林傳所謂宣帝以衞太子好穀梁欲令助之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多從穀梁說劉向受穀梁是大盛也然則石渠之議專爲穀梁即可專屬劉向由是推之東漢白虎通德係傚石渠生受穀梁春秋亦可謂專爲穀梁故事遂詔高才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白虎通云

北魏書四十八

高允傳允表曰漢成帝時光祿

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青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爲其傳覬以感悟人主而終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

尹更始　尹咸

述曰漢書儒林傳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蔡千秋能說矣　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瑯邪房鳳咸至大司農　藝文志穀梁章句三十三篇注云尹更始翟方進方進之尹更始者以更始嘗爲章句故　隋書經籍志穀梁有尹更始穀梁傳十五卷漢諫議大夫尹更始字翁君汝南邵陵人始撰亡　釋文敘錄尹更始字翁君汝南邵陵人

尹更始章句十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春秋穀梁傳

通穀梁左氏者胡常尹更始也　百七十一

申章昌曼君

述曰漢書儒林傳丁姓授楚申章昌曼君　李奇曰姓字曼君　申章名昌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

胡常　蕭秉

述曰漢書儒林傳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猶久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　翟方進傳是時牾儒有清河胡常師古曰牾古也

房氏之學　翟方進

逐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爲博士　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　長子宣字太伯亦明經居長安教授諸生滿堂

房鳳

述曰漢書儒林傳尹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瑯邪房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　師古曰瑯邪之縣也其音基　以乙科爲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失官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出爲九江太守至青州刺史

梅福

述曰漢書六十七　梅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

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上書成帝引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梁穀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廿五年穀梁所云防叔奔魯遂爲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 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跡古文以古文固不足據即周禮司盟亦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胥君安

述曰常璩華陽國志十下引春秋穀梁傳序云成帝時議立三傳博士巴郡胥君安獨駁左傳不祖聖人

兵五鼓所陳既多皆樂人伐之

述曰末二句乃孔疏釋傳之詞見天子不親伐也

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

述曰穀梁荀卿之師而敘在荀書下者以荀書出於周末而穀梁出於漢初也至家語一書近儒斥爲王肅僞作與僞古文均不足據

尚書長編 大禹謨 卷四 疏證 隱八年穀梁傳曰諾舊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晉文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征苗五帝之世有舊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

述曰征苗之誓乃僞古文固不足據即周禮司盟亦備其法而不必用至夏昆吾商大彭豕韋亦可謂二代之伯二伯非專謂齊桓晉文也長編不始於周易者以其注疏所引不及穀梁故首以尚書云爾

述曰末二句乃孔疏釋傳之詞見天子不親伐也

述曰穀梁荀卿之師而敘在荀書下者以荀書出於周末而穀梁出於漢初也至家語一書近儒斥爲王肅僞作與僞古文均不足據

述曰說見述例次字條

次是止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

述曰說見述例崩字條

無逸卷十六疏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

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述曰觀者非常無論天子諸侯皆宜禁之故尙書戒無觀春秋書觀魚觀社卽左史書言右史書動之義也

述曰說見述例狩閔條

史記長編 史記

十二諸侯年表宋襄公十三年泓之戰楚敗公司馬貞索隱汲古閣單行本穀梁傳戰於泓水之上

述曰泓水名故言之上以表戰地

吳太伯世家次曰餘昧索隱史記公羊作餘眛左氏及穀梁竝爲夷末

述曰此據明李光縉增補評林本至汲古閣索隱本誤爲史記作餘昧左氏及公羊竝爲餘祭此小司馬辨夷末之名非辨餘祭之名也

齊太公世家惠公二年長翟來裴駰集解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舍見於軾

穀梁大義述

述曰此引魯事以釋齊史也

魯周公世家隱公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集解穀梁傳曰祊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述曰末二句大義凜然足廢公羊何注臆說

又桓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集解糜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

述曰說見師說糜信條

又二年以宋之賂鼎入于太廟集解穀梁傳曰桓公內殺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

述曰外成人弒君之亂由于內弒其君此春秋推見至隱之法也

又昭廿五年春鸜鵒來巢解集穀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

述曰以鸜鵒爲夷狄之鳥與公羊同

陳杞世家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袁其衣以戲於廟解集穀梁傳曰或衣其衣或中其襦

述曰蒙婦人之衣陳焉得不亡

衛康叔世家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隱索左傳作石圃此專因圃穀梁作曼姑專或音姑諸本多無曼字

此作專音團又音徒和反專或作專諸本或無曼字並未引及穀梁恐李本出臆改也

宋微子世家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解集穀梁傳曰戰于泓水之上

述曰見前

楚世家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其王庶子圍弒其君兄子之員而代之立解集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

述曰以粲然狀皆笑之貌並得皆笑之情

趙世家太后盛氣而胥之入解集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

其出也

述曰今本穀梁無此語

刺客列傳曹沫者魯人也隱索沫音亡葛反左傳穀梁並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聲近而字異耳此據李本此曹沫事約公羊爲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于長勺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叔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劌之盟信齊侯也又不具記行事之時

述曰余聞諸阮相國元曰公穀文簡此等事跡當具公羊外篇穀梁外篇並載在漢藝文志惜今不傳矣

春秋穀梁傳注疏校勘記

卷首

長洲顧廣圻初署檢

右唐本春秋左傳杜注校勘記一卷爲遵義節使黎蒓齋先生使東瀛時所錄盡先生嗜古有年既刊古逸叢書復聞日府有初唐寫本左傳意與今本必有同異極欲披覽多方求借始得寫目隨將同異筆之簡端以備攷覈前歲先生分巡川東屬周君楚白摘其有關勘正者錄爲一卷今夏函寄會垣卽命工刊入靈峯草堂叢書中夫近世收藏家及爲校勘之學者獲一宋元槧本便珍若球圖以其可訂正古書鉤攷同異也今此書校錄乃據初唐寫本下距北宋三四百年距南宋元五六百年論古本莫古於此且爲人人必讀之經阮儀徵校十三經所未及見者其實貴更當何如惜余入宦以來暇日實少攷覈甚難乃就先生舊校審定而刊行之以餉海內承學之士亦藉以副先生嘉惠士林之盛意云爾

光緒甲午冬貴陽陳矩

春秋左傳杜注校勘記

遵義黎庶昌錄

杜注序

楚謂之檮杌檮作禱使自趨之趨作趣諸所諱辟辟避欲蓋而章章作彰隱公

孟子卒注先夫死無字夫鄭伯克段於鄢注段不弟弟作第鄭在滎陽滎作榮惠公仲子之賵注桓公之母無公字愛共叔段欲立之無之字他邑唯命注而不修德修作脩今滎陽縣滎作榮國之害也注徑三百雉徑作逕食谷肉食下有而字肉作宍啟問何謂也注設疑設下有問字天子七月而葬無而字○七月○作秋故不書注故據不書也設下有問字天子七月而葬無而字○七月○作秋故不書注故據

隱公而言言下有公也二字故不書日注君皆親臨之無臨之字會戎于潛注若戎子駒支者支作友夏五月莒人入向無向字紀裂繻來逆女注他倣此他下有皆字他倣此盟于密注故傳曰魯故也魯上有爲字王崩注以懲創臣子之過也無創字盟于石門注或曰濟北盧縣無縣字葬宋穆公注會葬者在外葬作喪故曰君氏注辟正夫人也辟作避爲賀于周注平王子也有意也二字歸取牟婁注陳留雍丘縣無縣字以數軍實注攸于廟攸下有至字潛軍軍其後無軍字而立哀侯于翼注故立其子光光作元所以

節八音而行八風風下有也字師未及國未上有鄭字不來矣注爲桓五年爲下有經字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注凡伯至凡城下有也字宿男卒注辟不敏也辟作避不祀泰山也注孫辭以有求也孫作遜鄭

伯以齊朝王禮也注故禮之禮上有曰字公會齊侯于防注在瑣瑯琊費縣華下有陰字辛巳取防注故書取明不用師也取下有時字蔡人衛人鄭人鄭人下有鄭人二字取三師焉取下有其字會鄭伯于時來注時來鄭也鄭下有地字公會鄭伯于鄗鄗上有時字夫許太岳之胄也注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堯上有許字無刑而伐之無之字無累後人人下有也二字有死者注而後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失據也能下有以字無下有所字

桓公

鄭伯以璧假許田無鄭伯二字公及鄭伯盟于越注鄭因而近之無鄭地也地下有名字爲周公祊故也注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宜下無聽字公下有聽字言若進璧以假田田上有許字納於太廟注始欲平

宋之亂始上有公字桑食不鑿注桑實可食而下無覩字覩注下不冀望不下有敢字日有食之一石石作斛哀薨薇斑注持簿手版也無手版二字藻率鞞鞛注公侯伯三采無伯字聲厲游纓注在馬纓前如索鞛如上有今字昭其聲也注馬面當盧無此四字兄其替乎注名以諷諫無名字大夫貳宗注適子適作嫡而下無嗣字

既注正相當而相奄間疏也無相當而三字故曰公子注昏禮昏作婚齊侯送姜氏非禮也氏下有罐二字多子不復其國也亦承五年冬傳五年上有上字隨人使少師董成注少去聲三字作詩照反今以君命奔齊之急無之字王還向之民于郯下有注郯王城也四字射姑來朝注射音亦下多又音夜三字賓之以上卿禮也注諸侯之適子適作嫡伐楚師注東南湖陽城城下有是字將不立立上有得字十有二月及鄭

師伐宋及上有公字無信也注情疏則憾結無憾疏冬十月注無傳無傳二字將自用也注蒲騷在十一年蒲騷下有是字傳無將字氏遂如齊與作及

莊公

王姬歸于齊齊下有也字以與紀李

與上有國字吾姊也無也字齊請師故也宋上有爲字日有食之注不書日日上有朔二字罪莫大焉下有不自討乎二句王巡虢守虢守作狩大眚注盪滌眾惡眚下多災字不在此其在異國國下多乎字姜太岳之後也姜下有姓字成子得政子下有始字公子友如陳注則稱弟以示義示下有不字非常也注置閏失所則字置上有有字欲禦我誰與誰上有其字耿之不比爲旆注緇廣充幅無緇字告糴於齊禮也無也字

閔公

閟宮有恤注閟神也閟下有慎字無以告糴告上有字周頌閟宮有恤閟宮有侐閟宮有仙閟宮有值閟宮有秘閟宮有殿閟宮有宓閟宮有閉閟宮有毖閟宮有閟閟宮有閟閟宮有閟

以河外列城五河外下多之字慶鄭曰無慶拔舍從之注飢頭髮下垂也髮下有反字退歸妹之睽注歸妹公筮嫁伯姬於秦秦下有也字其死於高梁之墟上六變而爲睽也無滋六下多爻字而後有滋無字注楊氏縣無氏鄭下多也二字晉其庸可冀乎注殷王帝乙之子無王字是陰陽之事事下多也字非吉凶所生也注盲石隕鷁退陰陽錯過無隕過二字諸侯而戍周室而鄭殺子華鄭下有伯字公自至會會下多也字齊人爲徐伐英氏人下多于字及子國西質質下多命曰新里命下多之字會之于邾乃上多子字退修教而伐之退下有而字宋襄暴虐襄下多公字及邾人戰于升陘注又不言師敗績績下多諱也二則如服焉注則本可不須闕可不作不字鄭文夫人文下多公字宋襄夫人下多也二字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屏下多周室字注廣封其兄弟兄弟下多以輔佐也四字納頓子于頓注迫于於陳迫上多子字禮至爲銘曰至下多伯以二過大有之睽注九三變而爲睽作變而之睽也其牽桓之功桓下多公字我儆邑用不敢保聚用下多是字注故不聚眾保守不下多敵字於是乎蒐於被廬注徹其始也徹作於是乎出定滅王注二十五年出定滅王定上多字無滅字陳侯如會注楚敗懼而賜晉敗下多故字復歸於衛注而復衛侯無侯字子湫注蔓至會所次無至字詰朝將見上多相字其可用也注猶言大小作小大策命晉侯爲侯伯注叔興父大夫也父作甫無此五字

不失賞刑之謂也注四方安靖作謂之也諸侯圍許圍作于宿于重館注西北有重鄉城鄉作館公子瑕出奔楚注疑非一人無疑字楚始通通下多也字

文公

爾其姊親而先姑也注夏父弗忌從阿時君無從字下展禽注已欲立而立人人下有仁字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含下有歸字道之以遺遺作且爲二璧注也璧上有君字宋子哀來奔注故稱字作書字也次于匈瀆注楚西界地地作也舍魯而行注二人無所畏畏下有忌也仲以君命名惡伯注以子惡命作詐以太子惡命也以禦蛾魅二字蛾作螘

宣公

皆取賂而還還上多齊字侵鄭注故貶稱人作故貶鄙言不苟且也口眾我算我上有而字今去焉焉作馬有今公子宋與于家將見將下有如字生弒其君夷權弒作殺無能逮也無上有以字鄭人立子貆貆下有也字將攻王將下有以字自爲也爲下有有逆仲遂卒於垂注爲繹張本爲下有下字卒於屈注卒於境境作克所有五帛之使者則告告下有也字注玉帛之使爲禮爲作而逐其族族下有也字注以四年弒君弒作殺無及於鄭而勦民勦民上有有其字序當其夜注序次也次下多序字趙旃夜至於楚軍注趙旃在後至在作赦旃也亦必以終注軍中易乘無乘字拔旆投衛乃出注便旋不進不下有能字今天或者大啓晉也大上有將字遂傅於蕭上有城字河魚腹疾奈何何下有予字武季私問其故武上有季字作子

自虐其君曰弒自下有內字

成公

子豈識之之下有乎字 鄭周父御左車作佐 曰免矣注銳兵者也

末盟衛兩盟字均有于字 楚人許平許下多作主銳兵官者也 其可知也注欲使自屈於楚子前決之於作

在原屏放諸齊婴曰婴曰上有趙字 使問諸士貞無諸字 伯宗若之何

宗下有其字 三卿爲主主下有也字 武從姬氏畜於公宮武上有趙字 或思

或縱也注莒人當唯此爲命人作 逆叔姬爲我也注既弃而後逆喪既上有叔姬二字 以尋馬陵之明

有盟且涖盟盟下有也字 字人之孤孤下有孫字 遂從而盡焚之從下有師字

字 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若下有退字 爾射死藝注言汝以射自

多作侈 君幼諸臣不佞幼下有弱字 戰之日日上有明字 自我先君宣

公卽世注在三十年作十三年矣無傷無上多而字 周子有兄而

無慧慧作惠注同 故不可立注豆麥殊形易別豆作菽 專殺以國叛

國作穀

襄公

襄公注名午午作于 會吳于柤注柤楚地也地下有名二字 左執之之下

有楉納諸霍人禮也注善不滅姓善下多眾字 而後定注不於

朝內燒燒下有書字 不入遂處之注處叔河上河上作王叔處也 我從事

獨賢注故從事者怨恨故下多使字 所以待夫子也無也字 高厚帥

師伐我北鄙高上有齊字 自狄使來注故曰始作故始來也 臣食其肉

而寢處其皮矣注言嘗射之作言嘗射之也 其無乃不堪任命任下

有君 崔子將死乎將上有其字 予以大蔡納請其可也可下有否字 注是

家之禍也禍作過 且請期齊祉齊下有人字 往不濟也無也字 若無侵

小何以至焉至下有大字 爲桓平卿士士下有也字 皇恤我後者有也

侯衍復歸於衛衛作歸 公使甯喜言注言復國國作言復國計也 司匡

置折俎禮也置作以 子木與之言其能對言下有孟二字 成與彊恕

欲殺之欲作將 宋之盟故也注今斷縣縣下有是字 及舍而後聞取卞注發

莒人下有人二字 注今盡以撫卿行行下有事字 及舍

書乃問之無乃將及矣將上有恐字 將及上有自字 皆姬姓也注揚厲揚下有楊字

字 爲之歌大雅注陳文王之德陳上有是字 德至矣哉大矣下有

哉字 不殺必害害上有字 猶可以終歲猶上有其字 宋災故尤之也注

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所歸二字互易 注大災燒殺其夫人未

聞克己之意燒上有至字之作其 晉侯以我喪故我上有字 卻設庭燎注

設火於庭作設火於庭中也 而天厲不戒注言水燎無時作言水潦無常時也

昭公

昭公注謚法上有在二十五年避於齊在位八年凡三十二年薨於乾侯乾下有侯字 告於莊公之廟

而來注莊王園之祖父字 加于牲上而已注故欲從舊書

無書 莒人告於會無於字 濟盟盟下有也字 誰之咎也無也字 不靖

其能能下有者字 彊不義也無也字 夫以彊取取下有也字 趙孟欲一獻

獻下有也字 穆叔賦鵲巢注言鵲有巢言下有惟字 造舟于河河下有也字

自雍及絳絳下有也字 國未艾也無也字 遷實沈於大夏主參注今

晉陽也陽下有縣字 中聲以降降下有之字 有降生五味注皆由陰陽風

雨而生風雨下多雹明二字 烝于溫注傳言十二月月誤上無月字 與周

之所以王也注周公之制制上有法字子尾兒彊上有子字而敷於守適注已過文襄之制已作以此季世也晉弗知知下有其他二字何辱命焉注言若有事晉心無之字有之志二字張趯使謂大叔曰大上有子字賤不獲來下有也字天或者欲逞其心天下有其字三塗陽城注在陽城縣東北在下有南二字朝覲而出之注發蠱出而用冰出上有字以享司寒注故物皆用黑故下有其字夏啓有鈞臺之饗注或言亳即偃師作今偃師城也成有岐陽之蒐注成王歸自奄成上有周字穆有塗山之會注穆王上有周字吾未見者有六焉未上有所字臣聞無報者可以戮人無上有唯字將在此矣在下有於字子寬以告告下有子產二字號之曰牛曰唯曰上有對字成諸有對字敢上有敢字既毀之既二上有其字季氏擇二季氏擇二上有其字既毀之藏氏注敕二家會諸大夫故字

矣故告告上有敢字投其書而投之注投擲也擲下有地字而從之從下有而字徵之徵曰從下有於人何有於上有汝字其畏哉注畏懼也懼下有偏字今君若步玉趾步上有親字今君若步玉趾步上有親字寬爲夏郊爲夏二字互倒余敢忘高閭亞圉注周之先也先下有祖字亦莫敢余侮注亦不敢侮之侮慢之也殺陳孔奐孔作公或馮馬或上有字莫保其性性作惰唯躬是瘁唯作惟瘁作悴徵師赴於楚于上有從字逐子成子工子車注子工成之弟成上有子字子聞諸曰弗聞諸上有乎字聞下有曰字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楚下有國字會楚子於陳注故四國大夫無字有本原作源下放此源同故曰五成注得五而成而上有行名相合得五七字

齊樂施來奔注嗜酒好內內作肉十有二月甲子十上有冬字逐伐鼓高氏無伐字斬馬在衰絰之中斬上有新字衰作縗此下有其字此季世也吾弗知知下有他二字何而敝之力上有其字敝作斃而不恤亡國不下有能字視下言徐言上有楚而字子城陳蔡不羹注定陵陵下有縣字國有大城城作臣不忍廟也廟上有字與吕侶侶作級君王命剸圭以爲鎮祕祕作柲下有字曰臣嘗聞焉焉作問治鼃夫曰非也治作治非下有鼃字注其父在國國上有父字乃釋之注殺已不解罪不下有足字以待所濟注以以入楚楚上有于字待成敗如何何作乃奉蔡公召二子子上有公字以入楚楚上有于字臣未聞命既復復下有王字是以有國是以二字互倒何以盟之尋注託用命以拒晉託作記晉人以平子歸平上有季字及中人驅衢競注與惡無作虞將蔣於武公公作宮其在澤事乎注澤隰也隰下有字齊求之也注反從求平求上有貴字公懼乃反之注楚靈不信靈下有王字晉於是乎有秋爭逐爭下有逐字晉師之悉起也注五年傳曰五年上有昭字令尹于則退則下有速字平王之會注平王會公作平王之會公魯公董史注董督晉典典下有籍字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丙申下有溯字若大國令而共無藝共下有而二字敢不藉手以拜注以玉馬藉手拜謝拜謝下有子產二字公至自晉注晉聽公歸晉下有公字孟嚮請上有是字之字無故爲水師而水名注共工工下有氏字來頊下有請有事於雒與三塗注在陸渾南在上有今字寇各保其徼無其歸以語閔子馬歸上有學字書曰弒其君弒上有止字抑天實剝亂是剝亂下有剝字市於色者無字吾免而父父下有不來吾

役而父伍尚歸下有遂字六字君之衡遂從從下有公字有亦敢上有字敢貪君賜敢上有不字以王以成其可注獻君之否否上有心字事大國言上有傳字賜及從者從上有之字雖無子將往則又闕矣往下有豹字二下有尺字無極取貨於東國注朱叔父也無叔字盟於稷門之外注齊城門也門上有地字仲幾爲左師注幾仲江孫江下有玄字背盟而克者多矣克上有能字王子朝入於尹尹下有氏字以成周人戍尹注與召莊公公下有子字諸侯從於楚者侯上有之字戰于雞父注違兵忌違作遠公爲叔孫故孫下有豹字有疾而復注故公如晉故下有曰字吳滅巢注楚邑也楚上有巢字以甘桓公見王子朝于朝見下有于字同

心同德注武王言言作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家下有是字恤下有之字用成周之寶圭之河圭下有沈字以溫人南侵注晉以溫人助敬王人作兵齊侯唁公于野井注濟南祝阿縣東濟作齋東下有北字冬十月戊辰辰下有晦字而賤司城氏注謂其才德薄其下有人字得逞其志志也字爲九文注藻水草藻下有若字以奉五色注五色備謂之繡謂之作之補父喪勞補作稱注同乃館于公公下有宮字公居于長府注宮府名宮上有長字使有司待于平陰待下有公字請致于社注二十五家爲社社下有一字羈也不佞羈上有旦字而以爲皆有罪也伏諸道伏上有而字昭伯問家故家上有其字計於季氏計上有大送二字適齊師適上有而字粟五千庾注當爲請爲下有子字德鈞以卜以上有則字其誰有此乎注故歎也也上有評有乎三字邾快

來奔注命卿也命作令公如齊注自鄆行自作與吳師遇于窮窮下有谷字弗可失也也作已鈹交於胸胸作胷闔廬與其子爲卿作具復命哭墓注復使命於僚墓命下有哭字事君如在國注書公書作盡請從二子以圍魯子下有而字國言未已未及字以興謗興作興以興大謗興興以滅三族國之良也三字重吳新有有新今子愛讒以自危也愛作受是瓦之罪罪下有也字吾懲共子之廢共作恭皆是物也注舅氏矣注嫌毋氏姓不曉姓作生殷以妲己無以字孟丙爲孟大夫孟作孟有守心而無淫行心下有以字所及其違哉其下有不字乃一帷裹之帷作幃賜氏曰御龍龍下有氏字金正曰蓐收注其祀該爲祝祝作周奔亦爲穆注湯既勝夏湯作陽中行寅爲下卿寅作宣若德可以免注爲定十三年定作鄭

晉侯去疾卒注未同名而赴以名赴作且徵過也注責公之南岡岡作崗數惡無禮惡下有逆字終亦弗克注史墨知夢史作支晉之力也注喻災害喻作諭天子實云注云欲罷成欲上有實字書餱糧注知用幾糧食無幾字屬役賦丈注當城尺丈作尺丈書以授師師作帥有陪貳無有字爲公室輔及生生下有而字公即位注故詳而日之日作曰吾役也注欲使三國伐宋受功役也也下有郑小郑也四字楚師敗績注從蔡計謀從止有吳字謀伐楚也注故曰文公合諸侯曰下有劉字以蕩屏周蕩作蒂是使之職事于魯是下有以字子沼

漢而與之上下注遽使勿渡渡作
高厚焉厚下有大報親虎之役也役作
言何言何下有史字定之盤鑑注猶然古之道服遺作貴

定公

猛在此必敗必上有者字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齊國上有四月二字不得志於魯注叔孫帶之孫叔孫下有仲字如驂之靳靳上有有字遽捲之捲作辟用枇稗也用上有是字注同城其西北北下有隅字皆至而立如植注步行步行二字互易則可殺也注以劍鋒宋授之之上有殺字必倍與之地注又將得齊地又作人犯謂駟赤曰犯上有侯字載甲馬載上有豫字是以爲卿卿是下有之字子臣可以免臣下有也字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注脤祭社之肉社下有稷字戲陽速告人曰告作造

哀公

哀公注夫人定諡所生所生下有四年卽位六字安能敗我注滅吳起本本作冬十月十下有葬衛靈公注七月而葬緩緩下有慢也二字納衛太子於齊衛上有帥師二字道還公宮注除道周帀帀作匝不必亡一公子不上有子字故圍宋雍丘宋下有於字遇泰之需注需泰六五變也六下有爻字務德而安民乃還注襄十二年襄下有公字注至今蓋九十餘九下有將字求曰一子守求上有將字齊人遁注諜間也間下有人字陳僖子謂其弟書書下有曰字宋公求珠魋不與魋作弗援又何訪焉又上有之字彌牟不可牟下有子字四乘如公注芒子盈芒子二字互易事死如生生上有事字以尸將事之禮注朝聘而道死則以尸行事無面字無則字既斂喪公室斂作殯哀哉尼父無自律自上有斯字

皆五百人當之五上有以字乞曰此事也無字見人登昆吾之觀注在昆吾之虛昆吾下有氏字縣生之瓜注若瓜之初生無初字公閉門而請閉作子儀克注不與魋亂亂上有之字以爲司徒少蓄於公公下有宮字悼之四年悼下有公字

春秋左傳杜注校勘記

用唐卷子本校

書	沈	刊	氏	大
崘	中	行	校	關
	擇	杭	錄	唐

春秋左傳杜注校勘記

遵義黎庶昌錄

光緒九年冬借日本秘閣古鈔本校原本每行十二字行寬八分半高裁尺六寸一分强每紙十六行注夾行寫卷首有金澤文庫記

序

使自趨之作趨

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　杜氏　盡十一年

傳凡標經傳字皆在綫外後仿此孟子卒注先夫死無字　鄭伯克段于鄢注鄭在滎陽作滎公子益師卒注獨記日以見義記作託下攜也注故史不書於策無於策二字後校旁添　城郎注郎邑名郎作廂校作郎不義不曜作昵校作曜食舍肉食下有而字肉作宍　敢問何謂也注設疑也疑下有問字其樂也洩洩作泄洩作洩　天子七月而葬無而字而豫凶事注仲子在而來賵校作賵　八月葬惠公上有秋字之季年作末之年校爲之季　公弗赴故據魯而言公下有也字　公會戎于潛注戎子駒支作友　賈逵父勝之逵作鄭父名勝之逵作鄭　鄭注魯故也魯上有是字引傳同盟于石門注濟北盧縣東南有華陰字後者不重出　葬宋穆公注會葬者作會而葬者作者而葬　蔡侯鄭伯會于鄧注鄧曲沃地曲作鄧　鄧城縣東南有鄧城故名鄧城縣作鄧城縣東南有華陰字後者不重出　秋七月杞侯來朝注杞侯名姑容杞侯作杞侯　不書爵賤也賤下有故字　公會齊侯于防注在瑕郡城縣東北防山是也瑕郡作瑕丘縣作城縣防山作防　公與宋師于菅作管　鄧正之體也作鄧不會王命上有公字

法取三師焉取下有其字　公會鄭伯子邾作邾校去時無累後人注無累後人無後累也

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經七千二百六十三字注七千四百一十八字

春秋卷第一　家本如此　金澤文庫

共五十六紙段一紙自記

本奧云

建長八年正月廿四日以家說奉授越州大守尊閤ノ

前參河守清原在判

本奧云

建保三年四月廿二日授祕說

於末子伸光ノ

散班仲隆

以累代祕本寫點ノ此書勤知

舊史闕文讀改後者脫漏祕藏

多存故實非一以清家講傳家

學此書過他書之故也子細在

口訣而已　清原仲光

文永第五歲庚則十七日以家

祕說奉授越州次郎尊閤畢

音博士清原

一實畢于時應永丁亥仲夏旬候

相之鎛令縣山內辭躍軒主　怡

春秋經傳集解桓公第二　杜氏　盡十八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無鄭公及鄭伯盟于越注鄭因而迎之無鄭九月

入杞注不稱主帥校勘記下有作師鄭屬游緩注如宋幣卿下有今錫鸞和鈴注錫

在馬額作額修舊好也注惠隱之好惠作專下無親親注下不冀望上

位不下有敢日有食之既注正相當而相奄閉疏也無相當而三字齊侯送姜

氏非禮也氏下有于讓致夫人也注序殷勤也厚作重戰于繻葛繻作編是隨

人使少師董成董作今民饑饑作先君獻武廢二山注具敖也具作貝

出奔共池共作洪將不立立上有得及鄭師伐宋及上有公無信也注情疏則

慼結無情疏立公子躉作尾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與作及

春秋卷第二

共四十四紙零五行跋二紙廿五行

春秋經傳集解莊公第三　杜氏　盡卅二年

單伯逆王姬注既命魯爲主無既凡師下有出公及齊人狩于禚注禚

竟校云本又作境又作道以與紀季以下有國本枝百世注蕃滋校云蕃或本作藩齊人

殺無知注例在成十六年例上有傳肉食者謀之肉作宍吾姨也也無齊請

師于周齊下有人其氣餒以取之餒作炎又注無若火始熾熾作熾楚人蔡

楚下有子商書所謂惡之易也注盤庚盤作般宋故也上有爲有蟊注短狐

短作那處注那口城口作處罪莫大焉下有君不討敢下有不自討乎二句王巡虢守王作

巡狩肆大眚注蠱滋衆故蠱上有惡姜大歸之後也姜下有姓字御孫曰男

有諒日止天子非展義不巡守作狩欲禦我誰與誰上有其臧孫辰告糴于

齊鮑也無也有鐘鼓曰伐作鐘齊人降鄣作降注同亦有以亡有下有得鄣二字閻

號請命無請字國將興將上有之

春秋經傳集解莊公第四　杜氏　盡二年

亂故是以緩救下有也遇虫之比注坤下坎上坤作《下同《校勘記原同校改

足原無校添戰于滎澤滎作滎注同立臧公注其年卒原後一年卒師不威

注是爲帥必不威也帥下有師大布之衣大上有衣

春秋卷第四一本作春秋經一千八百二十二字閻公卷第四注一千六百五十一字

用紙五十七張

春秋經傳集解閔公第四　杜氏　盡二年

亂故是以緩救下有也遇虫之比注坤下坎上坤作《下同《校勘記原同校改

足原無校添戰于滎澤滎作滎注同立臧公注其年卒原後一年卒師不威

注是爲帥必不威也帥下有師大布之衣大上有衣

春秋卷第四一本作春秋經一千八百二十二字閻公卷第四注一千六百五十一字

用紙十六張

春秋經傳集解僖上第五　杜氏　盡十五年

邢遷于夷儀夏下有六月未絕之也作之絕誰能禦之禦作御校作禦必速祭之

無而書遷也書下有雲物校云本或作而雲物并也反已於召陵也下有江黃道柏注

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伯作師諱國惡注掩惡揚善善作美夏

安陽縣作陽虞不臘矣注歲終祭衆神之名終下有嚴管仲言於齊侯

曰無言於齊侯曰五字校添鄫伯乞盟乞作弋後同無速眾敵作狄宋子注襄公也作襄

宋王曰小童注非諸下所得書下原本同校改作夏非公子將何如作如何臣聞

亡人無黨臣校作吾公孫枝支作狄人伐之無人愷悌君子愷作凱悌注同季姬注

鄑夫人也鄑下有子沙鹿崩注沙鹿土山土無土夷伯注展氏之祖父作父祖校

改祖父河外列城五外下有之于乘三去注蓋上有卜筮書雜辭雜下有占外彊中

乾作虩慶鄭曰無慶反首注亂頭髮下垂也下上有反征繕以輔孺子下有也

筮嫁伯姬于秦下有也高梁之墟注楊氏縣無氏無象而後有滋無有

用紙五十三張

春秋經傳集解僖中第六　杜氏　盡廿六年

是月下有六鷁作鷁後同君失問注言石隕鷁退無聞退齊徵諸侯而戍也

周無鄒殺子華鄒下有伯及子圉西質下有秦命曰新里命下有之鄫子會盟于邾注邾乃會之于邾邾下有子以報楚圍之役下有也不吉下有也昔周饑作飢退修教而復伐之有而乃溝公宮注溝壍壍作塹下有土也而由人乎哉無法校添戰于升陘注又不言師敗績下有謂也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注楚救之校云三字或本無不設備而禦之禦作御鄫文夫人文下有公待我二十五年下有矣我二十五年矣我下有年則君地生焉作地焉生之校云捐本作生焉吾不如衰之文也衰上有趙以蕃屏周下有室注故廣封其兄弟下有以輔佐也不稱其服注言彼已之子德至爲銘至下有白德不稱服也德不稱其服作言彼已之子德至爲銘至下有白

左記

以其率桓之功桓下有公我徹邑用不敢保聚用下有是

春秋卷第六經六千二百九十六字注五千三百七十二字

用紙四十六張

春秋經傳集解僖下卷第七　杜氏　盡廿三年

責無禮也無無字校云本或作責無禮者非服氏汉無之貫三人耳耳上有之蒐于被廬注被廬地名其始也敬作詰朝將見將作相韓簡獻鞌圖作徒兵千人下有君其將以爲戮也下有晉侯有疾疾上有寢皆用之矣校刪重館注西北有重館城鄒作晉楚始通下有也其北陵注魏武帝討巴漢巴漢作漢中晉陳鄭伐許校刪外僕髡屯髡作髠陳葬僖公簡記云葬僖公以下至于卷末注下但可讀餘此傳葬僖公三字矣注之点如此但家本并古書无此說

春秋卷第七經五千五百九十八字注四千九百二十四字

一覽早于時應永十五年戊子孟夏十四日相之醉醒軒

主怡

春秋經傳集解文下第九　杜氏　盡十八年

長狄僑如（僑作喬）謂之彆門（彆下有班杞伯來朝注舍夷禮下云僖廿七年經曰春杞子來朝用夷禮故貶子杜注曰杞先代之後而追於東夷風俗雜錯言語衣服有時而夷云云茲年稱伯是舍夷禮之故也案此必疏通文辭錄於此宋子京來奔注故稱字（稱作書）盡其家（下有貲）貸於公有司以繼之（貸作貣繼作繼校作繼）句瀆（瀆校作竇）句瀆注楚西界地也（地作唯）褅鹽魚人（褅校作婢）子貝（貝作員）自仞（仞作牣）鱗矔（矔作矐）爲司徒（矔作矐）舍爵而行（爵下有常下有刑校刪）注二人無所畏（畏下有忌也）有常無赦（赦常下有刑校刪）

春秋卷第九（經五千七百二十字注四千一百四十一字）

紙共卅張（內有三半張）

左記

本奧云

文永二年正月廿三日以清家累葉之訓說奉授越州

使君尊閤阜

文永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家祕訓奉授越後次郎尊

閤畢

音博士清原（判）

前參河守清原（在判）

文永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以累家之祕說奉授于越州

才郎貴殿（之）

音博士清原（判）

一覽早于時應永十五年戊子仲夏初八日

相之醉醒軒主　怡

春秋經傳集解宣上第十　杜氏　盡十一年

晉趙穿帥師侵崇（校亦作宗）作窋皆取賂而還（取下有齊校刪記云依正不可讀）以報北林之役（下有也）其口眾我寡（我上有而）遂扶以下（扶作跣）今折下有也）周德雖衰（上有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將下有入鄭人立子良也）下有也）自爲也（爲下有道）歸濟西之田（歸作還後同）凡諸侯之大夫違注違奔放也傳七字注四字并校刪又校添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下有也）注五帛之使爲聘（作聘）而逐其族（下有也）

春秋卷第十（經四千一百四十字注五千一百四十八字）

紙共廿九半

本奧云

建長六年十一月十日以家祕說奉洒掃少尹尊閤畢

前參河守清原（在判）

治承四年十二月八日授良別駕ノ去月廿六車駕自

攝州遷于平安京

應保二年七月四日以證本移點ノ（大外記在判造酒正在判）

文永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以累家之祕說奉授于越州

才郎貴殿（之）

朝請大夫清原（判）

一覽早于時應永十五年六月四日相之醉醒軒主雲

翁悟

春秋經傳集解宣下第十一　杜氏　盡十八年

葬陳靈公注二十一月校一本作二十二月守陴者皆哭注城上俾（校本作俾）倪無及於鄭而勤民（勤下有其內官序當其夜無序唯敵是求也下有屈蕩

尸之作尸校尸注軍中易乘無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大上有將校云本無遂傳於
蕭下有城河魚腹疾奈何下有乎校上有云本无武子私問其故季弄凡自虐其
君曰弒自下有內

春秋卷第十一　經六千五十字　注四千二十字

共三十九紙零十行跋紙十九行

內有一紙止十五行

金澤文庫

春秋經傳集解成上第十二　杜氏　盡十年

徐吾氏注茅戎之別也別下有種若知不能若作君子豈識之乎下有左幷
繕上有驂絓於木而止無驂逃歸下有楚人許平許下有之故曰置盟下有
也晉侯使荀庚來聘庚作賡校改庚丙午盟晉丁未盟衛卅盟下皆有于嬰曰我

在上有趙使問諸士貞伯無諸雖伯宗若之何若上有其三卿爲主也下有武
從姬氏上有趙以尋馬陵之盟下有注馬陵在七年陵下有盟爲將改立
君者爲作僞是

春秋卷第十二　經八千二百七十四字　注五千三百三十四字

共五十四紙零六行跋十三行

金澤文庫

春秋經傳集解成下第十三　杜氏　盡十八年

且泣盟泣校盟下有也校刪婦人遂行人作又不能字人之孤下有周公
自出注故書出以非之非作遂從而盡焚之從下有師安民而宥宗卿
校云服本安下有定國二字取禍之道也注爲十七年卻氏亡下有傳我若羣臣
輯睦以事君若下有退以犯天忌犯作死藝注以射自多作君勞下有
點校ノ

春秋經傳集解成下第十三　杜氏　盡十八年

弘安元年九月廿二日以音博士俊隆眞人之本書寫

本奥云　　從五位湯近朱將平朝臣

文永二年閏四月十五日授愚息音滿ノ

大外記在判

弘安元年十月十二日授申越後左近大夫將監尊閤

畢此書至廿九卷捧說先畢而十四十五先君御時回

祿成孝重以有書點點閙越卷有講誥之故也

嘉元三年七月六日以家說奉授越後守殿ヲ

音博士清原ノ

春秋經傳集解裹二第十五　左記

左執之下有掘尸而追盜作賊司寇注司臣子臣誤毋是嗣弃上有日所以待夫子也無也

春秋卷第十五經六千九百八十五字注五千二百一十七字　杜氏　盡十五年

弘安元年九月廿二日以音博士俊隆眞人之本書寫

點校畢

直講清原宗尚

本奥云　　從五位下行左近衛將監平朝臣

應保二年二月十六日以祕本粗校合ー

良醒令祐安

治承五年閏二月八日雨朝授良才子ノ于時關東海內亂兵ら競發入道相國忽以薨逝天下匈匈眾庶寒

心在判

嘉應二年六月廿六日亥刻授適男外史二千石事

大外記在判

治承四年九月廿六日朝重見合家本ら于時應治籠

ら

大外禮在判

壽永二年二月廿四日重受御說ノ

良業

建歷二年十月九日以家祕說授息男仲宣ノ

國子助教在判

承久三年八月廿一日授家說書仲光年時天下有亂

未及平定在同判

音儒清原在判

建治三年九月廿八日霖雨之中蘭燈之下校點功ノ

此書先年課拇掌所書寫也

音博士清原ノ

弘安元年閏十月三日授申越後左近大夫將監尊閤

ノ此書至廿九卷奉授先畢此卷先君御時回祿成孝

重被書點ら閙越卷有訓說之故也

直講清原宗尚

嘉元三年七月十九日以家說奉授越後守殿ノ

音博士清原ノ

春秋經傳集解裹二第十六　杜氏　盡二十二年

高厚師伐我北鄙上有齊公賦南山有毫注能爲國光輝作輝校作暉

民之歸也之下有所不慮薦至舊作其無乃不堪任命任下有君
春秋卷第十六經六千四百四十九字注四千五百一十一字
紙共四十張
本奧云
文應元年九月十四日以家祕說奉越州使君畢閱ノ
直講清原在判
仁平三年閏十二月十六日死剋以或本正義勘合ノ
在御判
文永五年九月一日以外記大夫本一校畢
甲子之歲九月十一月廿日書燈下讀畢
久壽二年八月廿日己亥校合貳本畢
左記
在判
保延六年正月十九日辰刻重合摺本畢
正嘉元年七月十三日書寫ノ
孔門貫首在判
正嘉元年七月廿三日家君之本燒火之間以類倘古
本午前書點之半午時在范洛之蓬屋 明經 生
清原直隆在判
文永六年二月六日以家之祕說奉授越州才良尊閤
朝請大夫清原
春秋經傳集解裏四第十七 杜氏 盡二十五年
役人相命也下有踰隱而待之舊注云約偽走踰牆隱居而待之 齊侯伐衛伏晉校
云三字案本又本无不讀崔子將死乎子下有其子以大蔡綢請其可也下有
調也非子之過也無調也非子之五字祿之大者也下有德之與也無也往不濟
也無何以至焉至下有大爲平桓卿士也下有先大夫舊子之功也舊作
祠皇恤我後者也下有
春秋卷第十七經五千七百八十五字注四千一百二十九字
紙共四十張
本奧云
正元二年三月四日以清直講之本書點一
治承四年十月廿八日重見合家本ノ請ノ于時在攝
州新都
治承五年後二月廿九日授良別駕ノ
壽永二年二月一日讀ノ 大外記在明判 在判
合家古本ノ
保延六年正月廿日重校摺本ノ 仁平三年後十二
月廿四日卯剋點勘損ノ
在明判
久壽二年九月八日戌剋見合貳本平
建歷三年五月二日以家祕說授仲宣
助教在明判
承久三年三月廿二日授仲光在明判
天福元年八月十七日以家說本校點ノ身病相侵心
虛無聊矣
直講在判

延應二年三月廿日以累祖之說授隆尙ノ

助教在判

右以累代之祕說遂四庋之校點ノ羅爲一字牛字不

假他人之手皆其墨點朱點所加自身之功於病中驅

筆端ノ者也于時在苑洛正嘉元年林鍾廿八日

明經得業生清原直隆在判

文應元年九月廿五日以家祕說奉授越州使君尊閤

下

直講清原在判

文永五年九月廿日以外記大夫本一校畢

奧事同

文永六年四月十三日以累祖元祕訓奉授于越州二

郎才子ノ

朝請大夫清原爲

春秋經傳集解襄五第十八　杜氏　盡二十八年

會于夷儀至成而不結記云此卷端傳可在前卷傳末誤出在此

也以讀銷傳卷首傳寫之失也可諸加第十七卷之奧

字可爲證歟乃亨伊戾亨作子牟得戾而亡無子司馬置折俎置作

猶不可下有弗能對上有遹孟惡謚宗下有乎子尾抽棓擊扉三下有

也

敬可棄乎敬下有其

春秋卷第十八經七千八百一十九字

注五千三百一十字

紙其五十二張

弘長二年四月十九日以家祕說奉授越州使君尊閤

畢

治承四年仲冬十日於攝州重見合家本畢于時閑東

兵起稱義舉台岳恃亂勘還都鶴髮前儒獨嗜左史類

杜預之居襄陽也醉後之狂筆而已

前參河守清原在判

文永五年九月廿二日以外記大夫本一校畢

大外史在判

甲子之歲霜月廿四日讀合畢保延六正廿重合ノ朝

之摺本畢　賴ノ

合字右邊旁注云此字不彼見解

仁平四年正月十日申刻以貳本幷正義讀合畢

直講在所判

文壽二年九月廿四日辰刻見合貳本畢

長寬二年四月十三日以證本校合畢

造酒正清原船安

治承四年此題名二行與前大外史題名三行一字不異疑複出

治承五年三月八日授良業畢　右御判

壽永二年二月七日重讀畢

良業

建歷二年五月十七日以家祕說校愚息伸宣畢

天福元年八月廿二日以家之證本加校點畢　助教仲隆

延應二年三月廿五日以家說校隆尙畢　直講清原在判

正嘉元年八月十日書寫畢　助教在判

正嘉元年九月五日以累代祕說平校點畢雖一字一點不借他人之手者也于時在苑洛　孔門貫苞在判

文永六年四月十三日以累家祕說捧授越後次郎尊明經得業生清原直隆在判

閱畢　音博士清原

一反覽之早于時應永已丑仲春書于醉醒軒下　桑門怡

春秋經傳集解襄六第十九　杜氏　盡三十一年

曹人苗人滕人（滕人上有邾人）將及矣（作修將自及矣）爲之歌邶注姬姓國（姬作姒）故德至矣哉大矣哉（下有不殺必害必下有有宋災故注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所在晉侯以我喪故（我下有有甚德而度（甚校云或作其）皆有感儀也上有之

春秋卷第十九（經六千八百六十一字注三千九百五十四字）

用紙四十四張

春秋經傳集解昭元第二十　杜氏　盡三年

者有六焉（焉下有所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無上有唯將在此矣（在下有於字）寬以治民（以下有之字）猛以濟寬（猛下有之字）和之至也（至下有矣字）天或者欲逞其心（天下有其字）陽城（城注在陽城縣東北（在下有河南二字）盧吾未見如象之（火下有而字）從爲之徵（從下有而字）於人何有（上有汝字）吾君賄（君上有貪字）今君若步玉趾（步上有親字）校云或本實爲夏鄧（作實夏鄧）

春秋經傳集解二卷第二十一（經八千二百四十字注五千四百三十六字）

用紙五十六張

春秋經傳集解昭三第二十二　杜氏　盡十二年

大雩注遍也（遍上有普字）校云本無殺陳孔奐（孔誤公）莫保其性（保作信）校云本作保故懿咎及之（校云本無）傳舒處休（校云舒本作卑）于徵師赴于楚（上有從校云本無）子圍諸（下有子晳亦授甲曰（上有臣必致死慮以息楚（下有圍）孤新焉（孤下有新有）校云本無比葬（比下有及葬比二字）校云本有力盡而散之（力上有其）而不恤亡國（不下有能）校云

本無親下言徐下有而不忍廟也忍下有畏校云本無吾固師諸侯矣校云師鄭本作帥敢愛田下有乎析父謂子革下有曰

此卷共用紙四十二張

春秋經傳集解昭四第二十三　杜氏　盡十七年

非也也上有禮克息舟城而居之校云舟本丹蔡公召二子二下有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二下有公以入楚入下有于與史猏先入猏作猏遇諸棘闈以歸闈作門既復命下有投龜詬天詬作詢是以有國作是詩曰作云令尹子旗請伐吳旗作期校云本作旗將啓子武公公作宮否則退則下有速二月丙申下有朔韓子買諸賈人校云或作商而共無藝共下有字校云本無公至自晉注晉趨公歸作晉人聽公得歸

此卷共用紙五十四張

春秋經傳集解昭五第二十四　杜氏　盡廿二年

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是以以是作弒其君上有止抑天實剝亂是是上有以氏校云本無民有兵亂作亂兵楚人城州來人作子校云本作人市於色者於無來吾免而父下有不來吾殺而父伍尚歸尚下有遂門蓋作孟遂從下有公臣敢貪君賜臣下有不既戒既平下既作且大者不楫作楫王心弗堪弗作不且未定也未下有有公子苦雒無子字雒作雒則又闕矣上有豹東國注朱叔父也無叔仲幾注仲左孫左下有玄背盟而克者多矣而下有能

此卷共用紙五十一張

春秋經傳集解昭六第二十五　杜氏　盡廿六年

王子朝入子尹下有氏召伯奐注召莊公下有子諸侯從於楚者眾侯下有之公爲叔孫故故上有婼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校云本作正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恤不上有是有之冬十月戊辰晦下有晉闔交武之世校云本作成乃館於公宮下有使有司待子平陰待下有公羈也不佞且上有而以爲皆有罪以上有則

此卷共用紙四十九葉

卷二十六按卷首一行原失校

與吳師遇于窮下有谷校云本無家本有弗可失也作已請從二子以圍魯子下有而國言未已未下有及國之艮也上衍三字孟丙孟作有守遠哉其下有不貴何業之守作有徐于章羽奔楚校云羽一本作禹使監馬尹大心大上有業楚執政下有者以待君之察也也上有已亦唯君命下有數惡無禮

此卷共用紙五十四張

無上有遂計丈數丈作支屬役賦丈注付所當城尺丈付作賦尺有校也有作其及生下有而

卷二十七同上

滕薛冠注受功役也下有鄑小鄑也四字分之土田陪敦陪校云一本作倍不狃曰上有子西問高厚焉焉上有大小報觀虎之役也役作敗鑿鑿注古之遺服遺作貴

春秋經傳集解定下第二十八　杜氏　盡十五年

猛在此者下有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夏下有四月如讋之蔿之下有有用秡稗也上有是城其西北下有隅犯請useRedirect赤曰上有侯之子臣下有也小王桃甲桃校云本作姚

此卷共用紙四十八張

春秋經傳集解哀公上第廿九　杜氏　盡十三年

衛山丈執事承

示黎藕老左傳杜注校勘記原本囑賚歸校亭姚平山所藏平山此本纂錄不精而藕老過錄則筆畫異同毫髮畢具囊書所刊不及十三然足備徵考者已盡是矣第

執事此本之刊在原校本未寄來以前係周君摘鈔之本故出文或譌誤奪舛○八月誤○七月　注平王子也衍也　注鄭伯以齊人朝王脫人　注明不用師徒也脫徒　注鄭因而迎之迎誤近　大夫有貳宗脫有　王遷鄭向之民于郟脫鄭　能正法誤之傳言進退無據復誤後無誤先以與紀季季誤李　那遷于夷儀脫儀　注趙于於陳衍于　注二十五年出定襄王衍出　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脫鄭公子歸四字夷下衍出襄字　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脫從余也三字　衍後歸于衛脫上衛字　子木與之言弗能對弗誤其　成與盟注在位二十五年遷于悉怒誤恕　皆姬姓也注揚關關誤厲　注鄭因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三年薨于乾侯脫位字外誤位三年誤二年　侯誤候　朝覲而出之覲誤覿　是謂孟夏誤謂之孟書　馬路之衛脫馬　將注則又圖矣注誤往　張匄誤投　注仲左孫左誤江　用成周公之寶匏于河于誤之　圖以其子爲卿以誤與　乃以帷裳之以誤一　公即位注故詳而日之以下十二條定公誤在昭公　子沿漢沿誤沿　注夫人定姒姒誤謚　右凡三十三科悉本舊異同而錄文謬誤　今既不勝修改校記于此也一條　繩未一解一條　持籌手版也一少去聲一條　射姑音亦又音夜一條　馬面當盧一條　凡六科並釋文文正義其母成風也惠五年即位一條則原校偶未照也有本非異同校時未審者食舍肉肉作宪古肉字也校作完則不可解矣至所謂初唐寫本舉雖未見然觀所校異同或不當增而增不當少而少又有釋文正義雜出其中蓋日本人過錄文字最喜迻摸改或又以釋文正義補其不足故未可盡據然卷一首行旁有服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誼第一則此本寫時尚及見服注而又在陸元朗孔穎達之後也其中有與釋

文合者辟作避　在瑕邪華陰縣　齊侯送姜氏于讙非禮也　右凡三科有與他書所引合者孟丙爲孟大夫與潰　有與阮本合者他皆倣此　以憲臣子之過也書地理志合　王城也　民逃其上　曰潰例在文三年在蔡潰下　諸侯賜弓矢　郊位二十五年至甕于乾侯　臣嘗問焉　晉人聽公得歸　是謂孟夏　皴交于鄫　事死如事生　闔門而請　右凡十四科

有異文優于今本者莊十八年日有食之注不書朔與日多朔與二字　驚拳曰吾懼君以兵畢莫大焉下多　君無討敢不自討乎二句　則猶弟以示不義多不字　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歸所作所歸　降生五味注皆由陰陽風雨下多　晦明二字　右凡五科

有異文不如今本者秋八月案前有秋七月此不得更出秋　蔡人衞人鄫人鄫人案蔡人衞人鄫人鄫人案此范武子何得云季武子何得云季孫而盟于我何得揖加于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案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案好肉何得爲失此明辭者不可勝舉昔人言校書如掃落葉此寥寥十餘頁而已不勝其他無足重輕及題不成質

執事如以爲可或即以此紙附刊卷後效鄭學錄坿黃子壽書例何如抑又有請者卷面題款識旁云唐卷子本語殆未晰所謂唐卷子本者其原本而非謂此卷也宜云據唐卷子本校則文順矣并乞

酌之原書並繳惟

鑒不宣鴻學頓首

豫泉提學世丈貌像 時年六十八 丙寅五月 姪蘇寶盉敬題

天下雖亂吾心太平柔日剛日讀史讀經學孔子學困知勉行道老子道抱朴守貞否極則泰大有元亨我欲乘桴浮海以待天下之清 丙寅豫道人自題

自序

中國禮治之國也禮始於燧皇作於黃帝傳於堯舜禹湯文武而盛於周公孔子曰殷因夏禮所損益可知周因殷禮所損益可知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所謂因者三綱五常也所謂損益者文質三統也其中有禮之意有禮之文故百世可知吾今乃知中國眞禮治之國也六經皆典禮之書也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集羣聖之大成而禮治隆惟孔子服膺周公常夢見之於以贊周易刪詩書定禮樂而禮教昌昔者韓宣子適魯已知易象春秋之爲周禮矣乾坤之爲天澤之定分家人嚴君歸妹女貞之訓孰非禮教若夫右史記事左史記言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典謨三禮汝作秩宗天秩有禮自我五禮然則典樂與禮通詩與樂通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大師之職凡播射師旅祭祀之禮皆用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乃知春秋以道名分是禮教之所存詩以正性情皆禮教之所在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之於人重矣孔子以六經教萬世遂爲禮教之大宗後來之諸子百家皆禮教之支流餘裔也攷之周官司徒以祀禮教敬以陽禮教讓以陰禮教親以樂禮教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其教

左傳禮說 序 一

伯魚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其教頗淵也曰克已復禮爲仁非禮勿視聽言動聖人之教人以禮蓋如是其備也豈非以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不可不由折以赴之也歟孔子作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明天理正人倫誅亂臣討賊子尊周室外夷狄篳削之旨皆本乎禮左氏作傳亦言禮特詳鄭康成曰左氏善於禮誠哉是言也雖其中或有舛誤後世儒者每援三禮以折衷之然周禮之書已非周公之舊故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禮記雖自漢儒成書在左氏之後未可據以說春秋所可信者僅禮而已左氏言禮比檀弓爲徹實春秋賢者如季札伯玉叔向子產之流其言行皆著於篇余最愛左氏之言禮得禮之意是僕非禮必褒而出之觀其粗而得其精因其繁以探其本誰謂其是非謬於聖人乎夫禮者所以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形孝弟而顯仁義者也其始也起於飲食之微（禮運孔子曰禮始於飲食）其繼也範以綱常之大其終也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是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孔子以言孝子彥以言禮天地之經而民則之故曰民之行也民之所以生也左氏於國之存亡興衰人之榮辱生死每以禮斷之而不爽銖累黍亦可異矣余嘗謂聖人因人情而制禮實因人性而制禮孟子性善之語見道獨眞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

誓矣人惟性善故教之以明人倫形孝弟顯仁義與夫恭敬謙讓之道拜起坐立之節成之若天性而無待勉强狙猿之形非不若人設使教以人倫愛敬忠信之道拱讓擘跪山氷之節則惟有穿山林遶沮澤而走耳何也其性不同也然則中國成爲禮治之國人類不至同於禽獸之倫者豈非先王先聖之遺澤長哉時至春秋禮之意寖失矣故孔子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之嘆林放問禮之本而孔子嘉之老子亦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慨世之人務其末而忘其本也左氏之傳獨於禮之所謂忠愼共敬謙讓者諄諄言之誠得周孔禮教之遺意辛酉之歲余閉門讀禮因摘取左氏言禮者輯爲一篇附以論說余於禮學習焉未精語焉未詳聊倣魏叔子左傳經世鈔之意以發其端夫今日三禮之書尙未能盡周孔禮教之傳敢謂左氏之言遂可盡春秋禮教之傳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書缺有間斷圭璋可得而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文獻不足故也然先王之文獻雖不足而先聖言禮之精意猶存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武之道布在方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六經以外無文章洵乎孔子爲禮教之大宗六經皆典禮之留貽也曾子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禮也者所以示人以仁義之道而屬之以廉恥之節時至今日禮崩樂壞經學日荒廉恥之道喪矣後之君子誠欲使中國永爲禮治之國也其亦於古聖賢言禮之詳加之意焉可也歲在玄默閹茂十二月張其淦自序

嘗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入成風聞成季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隱公元年）

禮之要在於明人倫孝經云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大於禮禮者敬而已矣又曰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又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讓以孝弟之道與禮相維繫也鄭莊以奸雄之資縱狂妄之弟而不閑以禮及其稱亂伐而克之段之不弟故不書弟譏鄭伯之失教可不匿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隱公元年）

禮之要在於明人倫孝經云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大於禮禮者敬而已矣又曰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又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讓以孝弟之道與禮相維繫也鄭莊以奸雄之資縱狂妄之弟而不閑以禮及其稱亂伐而克之段之不弟故不書弟譏鄭伯之失教可謂不兄矣孝經曰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禮莫要於孝弟孝弟也者其爲禮之本歟左氏載潁考叔遺羹一事稱其純孝尤有深意存焉曰愛其母施及莊公明言莊公之不孝也莊公之不孝由於不兄也大隧之中爲樂則其不樂也多矣孝經於天子諸侯之孝定有法則又曰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若潁考叔者豈爭臣之流也耶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賵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隱公元年）

臣以君爲天故稱天王宰咺者位家宰名咺惠公隱之考仲子桓之母也賵者賵喪之物既夕禮謂公賵玄纁束馬是也惠公娶仲子子雖未立亦得以喪赴告天子當時賵改葬惠公故王使並賵之左氏謂豫凶事是仲子生而歸賵恐無此理春秋於大夫不書官家宰則書之以見家宰重臣歸賵之事不當使而使也隱之即位未請見於天王今天王之命使同於諸侯宰之來使同於侯國之大夫魯之受賵不辭同於諸侯之妾踰君臣之義乃曰周鄭交質如二國然則鄭之不臣也即如二君故曰克之意質期於信而信必由於中心即所謂讒也明則光明坦白此心如重門洞開恕則推己之心度人之心彼此相諒要之以誠者以信爲本以誠爲行也中心爲忠君子之

有忠信之德而明恕以行其禮則雖至微薄之物可以薦鬼神進王公感格以誠不以物也物豐約以信不以質也禮以忠信爲本左氏之言得其要矣宋儒譏左氏以周鄭爲二國謂不知上下之分不知交質本是二國之事入春秋以來王室衰弱已自憍於列國相文尊王創新列國方知有王耳漢賈誼上疏亦以漢與淮南吳楚對言當漢室全盛時且措辭如是則左氏之言未可厚非也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隱公三年）

義方者義之所在即禮也以禮爲防閑故弗納於邪無禮則縱之而驕驕則必奔驕奢者必淫泆而放肆無忌納於邪矣邪之甚者竄弒是也驕由寵來人君之子寵未有不驕者也驕而能降其身者鮮矣降其身而心不憾者鮮矣憾而能眕者鮮矣說文云眕目有所限而止也又曰畛日眕截而分之眕與畛通如今人言自由然當以不侵人之自由爲限也所謂六逆者以淫破義爲最重夫賤貴少長遠親新舊小大不過妨之陵之間之加之而已猶有名分存焉若以淫泆而破義方則總上之五逆而言一切名分皆破之而嫡庶後民各得其物所謂納民也下言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皆所謂軌物亦非範乎禮有節有文文采所以章物君之物有君之采如五服五章之類君不失其物而所謂禮也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講事以示之禮也鳥獸之肉以下言取材古之劉公不射此鳥獸是禮也公矢魚于棠非禮也非禮則政亂政亂則國敗不軌不物國欲治得乎要之爲君者欲納民於軌物非以身由禮不可左氏之言深切著明矣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隱公五年）

考仲成之也杜氏曰諸侯無二嫡惠公欲以仲子爲夫人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也案春秋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爲桓母立宮誌其非禮也惠公欲以仲子爲夫人欲之耳未立也仲子之薨是史舊文胡傳以爲孔子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棠姜之分定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罪戾無

矣非也仲子未不稱夫人也禮廟祭一考一妣凡禮宗子世嫡別立廟隱公謀桓先爲其母立宮以示君統桓未爲君而母先祔宮是召亂之道春秋所以譏初獻六羽嘗禘而定羽佾之數桓仲對公言天子用八諸侯用六然魯僭用天子禮樂太廟祀周公用八佾祭公嘗僭用焉然則六羽夫人禮也同於諸侯矣隱之待桓也不可謂不厚惜其非體反啟僭逆之心耳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依easy鄭以勤來者猶懼不攜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桓公六年

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此良左氏兩言不禮爲周惜也桓五年周鄭之戰左氏於祝聃射王中肩之下曰王亦不君爲周惜且爲禮惜也

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隱公七年

樂記荅誠去僞禮之經也十一年傳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即經常之義杜氏以此禮經爲周公所制之凡例是亦一說愚謂左氏凡言禮之處皆可作禮經看

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能盟矣

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隱公七年

盟者以血塗口旁曰歃襄九年傳鄭子矯曰口血未乾而背之越語句踐曰前盟口血未乾此血塗口旁之證定九年傳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血至腕此以指染敦中血之證會盟國之大事涖盟者臨其位而盟也陳五父歃如忘其是口血未乾而已忘之行禮不敬其無信可知不賴盟者賴即依賴之賴不賴則離盟如未盟也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舫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隱公八年

鄭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是魯亦廢周公在許之祀也魯不應祀周公魯不應不祀周公皆爲非禮經傳只以鄭爲言者禮諱國惡立言之體應爾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子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隱公八年

禮娶女當先告廟一告迎在親迎前日一將配宜先告至今陳鍼子送女至鄭見忽先配

而翌日告祖故曰誣其祖也婚不以禮是不成爲夫婦也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　隱公八年

族御氏也天子賜諸侯曰氏諸侯賜其臣曰族莊子爭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戰國策甘茂曰殺人有與甘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此族即氏之證也楹弓魯哀公誄孔子曰哀哉尼父鄭注尼父者因其字以爲之謚無緣有賢才爲魯公所任用可以賜族而未賜羽父於其卒時請賜公乃命以無駭字爲謚使其子因其謚以爲族曰展氏展御無駭字也正義曰姓則受之於天子族則稟之於時君而其賜姓賜族爲此姓此族之始謂耳其不賜族各從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賜族者有大夫功德宜世事祀者方始賜之

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旣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宮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請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於宋吳晉爭長於黃池則皆以武力爭不復言禮矣

秋七月公會宋侯鄭伯伐許庚辰傳于許顓頊叔攻鄭伯之旅黎彌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顓頊叔發又以盬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備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傾子許無滋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圖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

即賄無寧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矣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豹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而詛之將何益矣（隱公十一年）

左氏書中君子曰君子謂多是時人評論之辭亦嘗有反面文章左氏引之每有深意存焉以射王中肩請毋入隧之鄭莊豈尚能許之爲有禮而其與許大夫百里及公孫獲之言則悖文斐美許多謙虛籠絡話頭口蜜腹劍的是奸雄辭令且多以禮言如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許公復奉其社稷鄭國有請謁如舊昏媾此從許一面言也其曰有弟關口四方吾子孫覆亡不暇況能禋祀許此從鄭一面言也故時人謂鄭莊爲知禮左氏從而釋之曰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鄭莊之知禮只利後嗣而已以不臣不子不兄之人豈能綱紀國家乎惟其度德量力語公孫獲我死而去之可謂無累後人此乃利後嗣之知禮者也奸雄作用惟喻於利既欲利一身又欲利後嗣左氏既釋有禮之言即言鄭莊之失政刑蓋謂無德政無威刑之人安能有禮政不能治民刑不能正邪亦何以定社稷序民人耶

王取鄔劉蔿邘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攢茅向盟州陘隤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非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隱公十一年）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恕即絜矩之道也失絜矩之道何以平天下蓋恕爲德之則即禮之經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治國平天下胥此道耳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威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慆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即姦回以逞欲誰云不可動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猶鼎之有鉉也鉉所以舉鼎也君子以官方守業其鼎鉉乎（桓公二年）

魚須文竹帶是紳帶玉藻紳長士三尺王侯當亦同衣下曰裳幅即詩所謂邪幅偏諸之行縢複下曰舄單下曰舃玉藻云天子諸侯吉事皆舄衡紞紘綖四者皆冠之飾也衡即笄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然衡笄男子亦有之紞者縣瑱之繩者今之絛繩上係於笄統與纊皆謂之充耳瑱并皆有紘紘與紞相似天子朱紘諸侯青紘見祭義大夫士繅紘見士冠禮綖者冕之上覆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十有二旒此皆禮之昭其制度也內則云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垂帨服虔曰藻畫藻者刷巾帨與師注書佩爲率率佩古今字韠韐皆刀飾詩鞞琫容刀毛傳下曰鞞上曰琫杜注則以韠爲佩刀削上飾韠下飾也鞞是帶之別稱內則言男鞶革女鞶絲詩云垂帶悸兮垂帶之垂者游與旂通大行人云上公九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孤卿大夫各如命數纚在馬鬊前巾車玉路樊纓十有再就金路樊纓九就象路樊纓七就革路鞹纓五就禮之昭其定數也鞶革于衣火龍黼黻繡于裳君上服火龍黼黻之文禮當昭其文章也五色比象如日月取其明山取其鎮龍取其變之類昭比象之有其物也巾車鄭注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是錫在馬額詩韎車鞹鏞是鞹在鏞說文鏞馬銜也繫之以鈴曰鞹一馬二鞹

四馬八轡故詩每稱八鸞毛傳曰在軾曰和面鈴則在旂錫鸞和鈴四者馬動則皆有聲也日月星爲三辰畫於旌旗所以象天之明也自昭其儉以下皆晉禮之度數也周內史胄臧孫達謀君以儉實則謀君以儉而後能昭德塞違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桓公二年

杞東夷爵其來朝亦用夷禮故曰不敬僖二十七年杞子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恭也不恭即是不敬言非禮也是年九月入杞與僖二十七年秋入杞書無禮也其情事亦同

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桓公二年

凡公行或朝或會或盟或伐皆是也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宗廟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告至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飲至者告其至而飲酒於大廟中也可見至有飲而行無飲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名夫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嘉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樂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句侯也而建國本既剝矣其能久乎　桓公二年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左氏之傳與孔子之言若合符節也名以制義若君臣父子五倫之名正而義可制也義以出禮者禮必從義而出而其要在於明人倫也禮以體政者政以體爲體凡綱紀不立者皆非政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有禮之謂也此所謂政以正民也政成而民聽即孰敢不正之謂易則生亂者反易於禮而名不正則亂生也世家師服曰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嬖庶名反逆貴賤名反逆則亂生也世家師服曰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嬖庶名反逆貴賤名反逆即易也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立家有卿大夫也卿置側室側室對正室之稱謂衆子也非官名文十二年傳趙有側室曰穿是也大夫有貳宗小宗壹以貳於

下大夫是左氏之紀官比周禮周官爲備也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皆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壹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剸縱鼓譟而進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視無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數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桓公五年

君子不欲多上人義也然射王中肩之後乃使人勞王且問左右是何禮乎左氏詳言之著鄭莊之不臣臧弒逆者一等而乃有勞王問左右之事則爲禮情也杜氏注勞王問左右之事則爲禮情也杜氏注勞王問皆恭而無畏之辭

右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大悖左氏之旨林氏注此番勞問皆恭而無畏之辭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楚間也

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爲柔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關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以諛聞非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曰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蠹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桓公六年）

左氏此篇言祀神之禮甚有精義夫民神之主也一語破的故奉牲以告謂民力之普存奉盛以告謂三時之不害皆從民字着想民和在先先王之政成也年豐在後百神之降福也奉酒醴以告則知上下皆有嘉德矣君民皆無違心矣所謂馨香者即有嘉德也所謂馨香無讒慝者即無違心也天子無外故因稱王后凡言逢者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書來知其來魯書遂知其向紀侯之去其國也

王使魯主昏祭公來受魯命而往迎未嘗不合禮也

多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桓公九年）

周禮諸侯之適子入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嘗則以皮帛繼子男是世子有攝君之禮朝天子可用之朝諸侯更可行此禮也胡傳謂見天子而行朝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自處正論十年書曹伯卒則曹伯之使世子與世子從父之命而來朝未嘗非禮而揆之於義殊未安矣

多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伐伐先書齊衛王爵也公相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伐伐先書齊衛王爵也書次之也春秋所以見魯猶秉周禮案杜注得之先書齊衛即以周班後鄭也書（十年）

杜注不稱伐伐而以戰爲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鄭主兵而序齊衛下

不敢以師昏而以父命辭之鄭忽可謂知禮矣論者以忽失齊援是以失國豈知忽者哉

司馬溫公曰嫁女嫁勝己者取婦取不如己者此眞有識之言

來戰而不時敗績內諱之也三諱之師與魯戰魯豈有不敗者乎

春天王使家父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求私財（桓公十五年）

公羊曰天子無求求車非禮也胡傳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案天王而有求於諸侯失禮甚矣周官有服貢而左氏言諸侯不貢車服何說周禮後出未足爲據或於服貢之外面別有所求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桓公十七年）

此闕文也左氏以爲官失之天子掌曆者太史也周禮太史下大夫二人是官下大夫而云居卿者或據魯夏之制言之杜氏謂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

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桓公十八年）

魯爲乘禮之國而篡弒淫亂多因娶齊女以致禍無禮甚矣納幣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

女子生順爲之有家室家即夫婦有禮者也服虔曰旁淫曰通言旁淫者非其妻妻無禮

有民斯有君無民則君何以存言懼而名禮有恤民之心案天子凶服稱不穀後傳謂之降名孤又降於寡人一等故曰稱孤禮也惟有禮者斯有恤民之心御說之爲君宜矣

厲公入逃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惡焉對曰先君

舉治兵于廄禮也（莊公八年）

治兵于廄欲就尊嚴之處習戒將校諸司此以慎殷爲禮非以于廄爲禮也

齊侯之出也淫謂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謂子弗苟同盟故也（莊公十年）

無禮同而亡國可不慨哉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簒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莊公十一年）

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二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莊公十四年）

上大夫卿也宗祏宗廟主也周禮王子母弟有功者得立祖王之廟此追溯始封言已爲社稷世臣也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斯語正大光明立萬世爲臣之大法天之制爲命人之制爲禮人臣以禮事君由於天之制而不敢有二心也仰管子所謂禮義廉恥四者亡而弒臣多矣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獻俘於廟衣之文衣而加戎捷於廣車以行禮也詭諸舊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圍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莊公二十六年）

魏絳曰後世或以不討晉罪而命爲侯是天下亂法之首夫周不命晉晉將不爲侯乎後世懲宜之計多如此又曰曲沃之侯必由請而後命則王命重矣王命猶重則命之者失矣寧可使晉自侯亦我愛其禮之意淦案左氏特記此條正我愛其禮之意當時王室日

衰命介不行晉國日大獵謂命而爲侯故樂與之蓋自鄭莊射王之後王命久而行衰晉之請命猶勝於無禮者也杞武公伐夷一段爲命晉侯之由世家獻賂之說眞僞不介周公作號或與號公議立武公以撫之也

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各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莊公二十八年）

饗醴盛禮也大行人饗禮九獻食禮九舉鄭注饗設盛禮以飲賓也宥佑通所以助歡也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亦如之是饗禮有酬幣也曰宥曰酬皆佑歡敬之名酬導飲也宥非常禮故隨時命之假借也侯與公同賜是借人禮也物非重而禮重禮可以假孰不可假

春鄭伯朝王宝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享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患忘憂憂必及之盡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莊公二十年）

僖舞舞之周頌也杜注皆舞六代之樂夫王子頹歌舞不倦荒淫可知禮樂皆當有節淫而無節故虢公以爲樂禍也玉藻天子日食少牢周官膳夫云王日一舉當是少牢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猶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曲禮云歲凶君膳不祭肺皆禮也

春晉命于弭艮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玕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雜鑐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酒泉鄭伯曰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莊公二十一年）

樂備杜注備六代之樂也子頹爲惠王叔父莊王愛子儕王愛弟以奸王之位歌舞不倦見殺面鄭伯對王有功乃效尤子頹是亦樂禍也豈禮也耶王以后之雜鑐賜鄭伯亦非禮也婦人之物君豈可以賜臣鄭伯知王予虢公爵故懇之爵歡酒器

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懷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莊公二十二年）

酒以成禮以君成禮是以淫于酒者爲非禮亦漫之乎言禮耳左氏變也仁義二字可見仁設非禮不成而克已復禮爲仁孔子所以歎顏子也左氏則謂不以淫繼禮故謂之義不使君納於淫則以成君之禮爲仁

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莊公二十三年）

君者民之則也無禮則民無則焉故曰禮所以整民也君舉必書況朝會之事乃禮之大者而乃以觀社非禮之舉書之以示後嗣豈爲君之道乎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穰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案左氏祇言觀社非禮而公羊以爲外淫穀梁以爲主爲女往是眞非禮之事而不可以示後嗣矣

秋丹桓公之楹（莊公二十三年）

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莊公二十四年）

夫人哀姜將至丹楹刻桷盛飾以誇之豈禮也哉共亦作恭恭儉而有禮德之大者也侈而無禮惡之大者也成十二年傳恭儉以行禮夫桓公豈有共德而臣子言之但以不丹楹刻桷爲恭而已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莊公二十四年）

宗婦用幣以媚哀姜也宗婦者禮有內宗外宗鄭云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又得衆母之燕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大記所謂外命婦也小者禽鳥如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之類昏禮婦見舅以腶脩棗栗爲贄見姑以腶脩爲贄曲禮婦人之贄榛脯脩棗左氏之言皆與禮合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

于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食不鼓（莊公二十五年）凡日食陰勝陽也鼓所以作陽面助陽也禮天子日食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所用幣享用牲今鼓于社僭天子之禮也不用幣而用牲又非禮也莊公之世日食者四鼓用牲者二皆識失禮也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葬崩諸侯非民事不舉喪非君命不越竟（莊公二十七年）非事即非禮也變文耳孟子曰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非民事不舉即禮也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莊公二十七年）

卿非君命不越境故曰非禮

多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莊公二十七年）此言歸寧之禮寧即問父母安否也故詩曰歸寧父母詩序曰歸安父母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弃其民無定而後伐之彼驟我詐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虢戰將饑（莊公二十七年）

晉戰而原於禮樂慈愛此晉戰者最勝之文左氏之言戰與孟子合

多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莊公二十八年）

禮在安民告糴所以救民也故曰禮

夏六月齊侯來歸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賜于夷中諸則否諸侯不相遺俘（莊公二十八年）

成二年僖兄弟踰/伐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此受王命而討之者也且無相遺俘之禮況非王命乎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弟君子莫遐有愆豈弟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閔公元年）

簡書當後世之羽檄詩小雅出車篇文王爲西伯勞來諸侯之詩也交鄰之道同惡相恤禮也管仲言戎狄豺狼貪得無厭爲諸夏之所同惡諸夏者中國也夏言禮儀文物燦然大備也管仲數言已有爺周攘夷氣象聖人微管左衽之語所由來也以宴安比之酖毒見不亞於管仲成十六年傳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與此器字同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閔公二年）

禘祭統far曰禘夏曰禘殷曰禘周曰祫皆時祭之名也四祭中惟禘特大故經又曰大事王制曰天子犆禘祫禘禘嘗祫烝凡羣廟合祭曰祫非禘嘗烝之外又別有祫也王制言天子實兼諸侯而言杜氏以審禘昭穆謂之禘合食羣廟謂之祫禘與祫一祭而異名三祫中亦唯禘特大故又曰大祫犆則專祭一廟祫則並祭羣廟大祫則兼祭毀廟文二年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是也王制又曰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諸侯祫禘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案此則犆與祫乃分合之名非祭之名白先儒說禘

因重周公攝政實舉祫禮新王之器也（閔公元年）

人非禮不可以爲國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甚矣禮之有益於天下國家也如是乎周公以禮治天下所以有成周之治至春秋之時王室已衰而魯亦寖弱矣然嘗伯禽封魯之後以禮治國猶周公之以禮治天下守其遺教薰陶漸染絃誦詩書而禮教遂成爲風俗即有一二倍亂於上而士大夫之與人民其秉周禮者如故也是以周雖衰而以禮教之得三十七王歷八百七十三年而後滅魯雖弱而以周禮之得三十四公歷七百四十二年而後滅非其明效大驗哉魯入春秋而後朝廷之中弒逆淫亂幾不知有禮矣然一二人之所爲而一國之人皆非之也觀於文姜之不能不奔齊也可知矣即仲孫有不去慶父爲難未已之言也爲以俗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其本不顯然則禮之於人國也猶干櫓也猶金城湯池也管子所謂國之四維者此也顧炎武言周末風俗曰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不言禮與信矣不待始皇之幷天下而文王之道盡矣亭林之言豈非以七國至亂而預

議論紛然其一以爲不王不禘然四祭乃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名考之於禮未嘗以爲不王不禘也大傳之言未足爲據其一以爲禘乃殷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然禮郊特牲祭義中庸皆云春禘秋嘗王制祭統則以爲夏祭嘗之皆以爲每年之祭而非以爲五年之祭也其一以爲專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周帝嚳而配以稷魯禘文王而配以周公其說本於王肅聖證論而朱子采入集註後儒宗之然魯以伯禽爲始封其制以周公爲大廟魯公爲世宰世世不毀並無立文王廟之事襄十一年傳有臨于周廟之文杜預謂爲文王廟者誤也魯之禘即是大祫祭於周公廟中本無追配文王之事閟宮之詩曰白牡騂剛犧牲在牢周公與魯公之牲不及文王也孔子言禘自既灌吾不欲觀以魯僭用天子之樂章故不欲觀故言既灌之後非不欲觀禘也祭統曰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祭禘嘗之義可見郊社禘嘗該當行之且春禘秋嘗固周制而非夏殷之禮也考春秋惟兩書禘此書吉禘于莊公並哀姜致焉之禘耳公羊曰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殺梁曰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左氏以爲速者謂二十二月未應吉而吉三傳皆同然則吉禘於莊公非謂其

不當禘不當吉禘耳僖使禘果爲祭始祖所自出當行於太廟陳無以吉禘于莊公之理況見于傳者昭十五年禘于武公二十五年禘于僖公是武僖之禘于太廟亦禘始祖所自出乎乃僖者不信春秋孔子所定之經而信王肅聖證之論何也要之禘給之制禮經與春秋皆禘于莊公禘于太廟仰禘之給也當時以免喪之祭爲吉禘故晉人辭子魯亦曰寡君未禘肥則禘爲時祭之稱其義甚明若以爲僖覺魯僭而皆亦僭耶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家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閔公二年

覲禮記文王世子一篇乃知太子朝夕視君膳之言不謬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僖公元年

儀禮喪服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昆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案臣子當私其君父是諱國惡乃禮之所在也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還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僖公元年

諸侯救邢邢遷如歸所以合禮者管仲之力也

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爲不書所會後也僖公二年

衛爲狄滅衛君之嗣猶存無待於齊桓之封諸侯爲城楚丘正其封城可得而守也城邢經書諸侯今不書諸侯者諸侯前已受命於桓歸國之後各以役徒往不復有告命史據魯之遣役而書之故不及諸侯若脅城之者然耳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罪不敬也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曰公後至不書所會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褒斂僖公四年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許穆公男爵而葬之以侯是因其死於王事故加二等左氏言禮與孟子合杜注諸侯命有三等公爲上等侯伯爲中等子男爲下等是據典命職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言之然是周之舊典與孟子左氏

之言禮不合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僖公五年

天子頒治象之法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視朔者入廟視之也聽朔者視朔之後聽一月之政也告朔者使有司禮之也觀者仰門爲臺也觀有左右亦曰兩觀定二年雨觀災是也書雲物觀周之闕又名象魏魏闕也其上可觀故又謂之觀書者書其觀望之事也分春分秋分也至冬至夏至也陽氣用事爲啓閉立春立夏也陰氣用事爲閉立秋立冬也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注物色也此皆視朔舊行之禮也

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袁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歃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僖公六年

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袁絰士輿櫬自是國君出降之禮而楚大夫逢伯則謂會以微子啓出降之事孔子言微子去之不言出降楚臣欲以其君比武王皆自大之辭也以後楚子問頗豈非其臣逢君之惡歟於無禮而妄自尊大乎史記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孔穎達曰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牽羊把茅也林之奇曰微子之篇曰紹王子出迪孔子曰微子去之則微子雖去商亦亟於荒野耳未遽他國也及武王既克紂痛社稷之無主於是始抱祭器以歸周案微子之命曰作賓于王家詩振鷺言我客戾止是則白馬朝周左氏記逢伯之言不足信也

秋盟于牽洩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逼社稷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撓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

君盟書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鄫必受盟夫子乘既爲夫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鄫有叔倪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圖也齊侯許焉孟孫曰鄫子來朝也得罪於鄫多矣
鄫伯使請盟于齊僖公七年

招撫以禮懷遠以德二語管仲助桓公圖霸之方略具見於是矣又對鄫子來而言子父不奸之訓禮守命共時之訓信而要桓公以禮與信屬諸侯仲父之言是何等氣象乎末言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其長短遠駁之衝不出乎德刑禮義一言矣夫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管子之所謂德桓公豈能行之亦假仁義以爲德耳而以禮與信屬諸侯之言桓公實能從之觀於受胙之時慄然曰天威不違顏咫尺是固真能守禮之臣也此篇言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物杜注諸侯宜天子之物也不服也然
有齊桓而王室尊五桓霸公爲盛不其然乎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士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特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不敢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僖公九年

唯則定國則也者天之所以爲命人之所以爲禮也故曰順帝之則僭不信也賊卽忌克也惟不僭不賊然後可爲人法則非有禮者而能之乎夷吾多忌克故太子申生曰夷吾無禮

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突將以甘昇與秦將記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突歆於辭
僖公十年

夷吾無禮之事甚多左氏此篇託爲上帝之言以警世大旨謂無禮則有罪應罰應失國耳共太子之夢有無不必論也焉驗以改葬是彰父之過賈逵則指烝于賈君之事然鬼神既未明言亦不必求其事以實之矣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禮不行則上下昏昏以長世
僖公十一年

無禮則國不立故曰禮國之幹也無敬則禮不行故曰敬禮之輿也禮不行則上下昏昏卽死也亂也人而無禮不死何爲無禮則門爲亂國不待言矣左氏因夷吾之受玉惰而發此議論是言詞最精語與禮記毋不敬儼若思安民哉之言脗合

多乎使便管理晉事成于王使隰朋立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諸侯齊桓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明昭不忘仇讎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僖公十二年)

敬禮之本也顧禮之行也管仲能履上卿之禮故齊桓有天威咫尺之言有是臣乃有是君身必守禮乃能正君以禮故禮爲定霸之基也命於天子曰上卿命於其君曰下卿王制曰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正義曰次國侯國也齊是侯國舅氏者言伯舅之使也孔子稱管仲爲仁非僅以其功也亦以其有禮爲惟以樹塞門反坫之事議其非知禮亦美哉猶有憾之意也管子言國之四維而以禮居首此千古之名言也豈有不知禮者而能爲此言哉

多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計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鄰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有汎舟之役(僖公二年)

命之曰汎舟之役(僖公十二年)

子桑之言施報禮也禮無施而不報者百里之言救災恤鄰亦禮也妥之以行道有福則禮也而進於道矣秦伯納其言惟人道是重故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有汎舟之役其後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也秦伯之心仰何公耶楚人之弓楚人得之何必求也孔子曰何必楚也進於道矣秦伯能爲此言齊桓晉文之所不能及也

夏宋公使鄫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福不亦難乎得死爲幸(僖公十九年)

此篇明祭神之禮祭祀用人乃非禮之大者其殘虐無人道不待言矣夫泰牲以告牷盛以告潔言民力之普存所謂粢香無慚德也知民爲神之主而祭祀之所以爲人則知人道即知神道矣舉人以神道設教以福民耳豈以害人哉戮人以祀神神其饗諸況乎淫

昏之鬼是不當祀者也次睢之社祀神用人或夷俗有之用之云者即殺之而用其尸以爲牲也經但書鄫人執鄫子用之而不及宋若果宋公使之在秋當誅首惡豈能舍宋公而獨歸罪於鄫子且不論二毛之宋公當不至無人道如是傳言或誤當從經不從傳是必宋公使鄫執鄫子而鄫鄙世讎乘機爲暴乃殺鄫子爲牲以洩憤也以諸侯殺諸侯而爲牲與歃相食何以異爲閻曰鄫子蔡有但曰用而皆不書所用之迹遠聖人不忍言也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即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我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僖公十九年)

刑與型通詩曰儀型文王萬方作孚儀型即禮也在民效之爲型法毛傳寡妻嫡妻也若稱邦君之妻曰寡小君之類禮先起于閨門文王之化自近及遠自夫婦兄弟之倫以推及于家邦猶御者執轡於此而使馬馳於彼也說文御使馬也此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義也吾讀文王世子一篇其於孝也可謂至矣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

面動其過能改善莫大焉由己面由人乎哉詩曰覺不夙夜謂行多愆（僖廿七年）杜注詩召南言豈不欲早暮面行懼多諐之譏已以喻遂禮面行必有汙辱是亦宜相時面動之義愚案傳言善敗由己不由人有禮無禮亦由己面非由人則善敗皆自己取之也

宋襄公欲合諸侯鄫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以人從欲則非禮亦視聽言動也以欲從人是屈己之欲從人之善能克己以復禮也臧文仲二語豈僅爲宋襄言乎可作座右銘

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勤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僖公二十一年）

周官媒氏之官以掌萃巫之政杜注巫尫女巫也王祈禱兩者也案祈禱雨而不驗故公欲焚之以致雨耳杜注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其說不可信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此卽貶食省用之事合之務穡勤分皆爲旱備也穡嗇古通用杜訓爲儉又曰勤分有無相濟也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禮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僖公二十一年）

天子之命祀故曰明祀小國寡民故曰小寡成風知周禮復知周禍可謂賢矣蠻夷猾夏雜用夷禮以猾亂諸夏之禮也成風之意謂有禮則天下之福無禮則天下之禍用蠻夷之禮以變中國之俗卽無禮也其禍可勝言哉嗟乎婦人知之乃士大夫不知也是自求禍也良可慨已

初平王之東遷也幸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僖公二十二年）

國家之所以長治而不亂者有禮以維繫之也中國之所以勝於夷狄者有數千年之禮教以勝之也是故人倫原於禮有禮則人倫以明名教原於禮有禮則名教以立風俗原於禮有禮則風俗以厚廉恥原於禮有禮則清議是以禮有禮則簡義之士多清議原於禮有禮則清議是以川上公之禮僎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以酬賓乃成一獻之禮周禮大行人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鄭文襄楚子以隆禮又使其夫人夜送楚子於軍楚子爲可壹耳伊川被髮而祭於野者亡衣冠之禮者也幸有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此周易所以簪履霜也夫亡中國之禮而效夷狄之禮此顧亭林所謂亡天下也乃今之人慊欲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禮法一切棄而不守而甘心於被髮左衽之域冠裳異制流俗汙瀆其厲與其道德於是奋褒之說起廉恥之道喪矣是以人心風俗之壞由於禮之先亡而禮之所以亡者由於用夷變夏之人用夷變夏之學說也其爲戎乎直旦暮間事豈待百年哉然則我國之君子欲挽狂瀾於既倒作砥柱於中流者果捨何術哉其亦明周孔之禮教以變此澆漓之風俗而已矣

寗莊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兄弟之不協焉能紓諸侯之不睦王設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僖公二十二年）

鄧侯近鄰同姓也婚姻甥舅異姓也禮由親以及疏兄弟比同姓尤親晉之兄弟尚且不協無怪同姓異姓之諸侯不親睦王室也王子帶譖奸王位召狄以伐王師本不應召寗辰之言論禮之當也引小雅正月之篇可見詩與禮本相通

鄶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鄶不說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雖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鄶小蠻楚有寧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鄶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鄶人獲公冑縣諸魚門（僖公二十二年）

敬禮之本也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可謂敬矣先王知天命之不易固無不雖也知其雖而戰兢兢固無不懼也敬之敬之禮所不敢曾子易簀亦引此詩治心治國豈有異道哉

丙子晨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緡示之俘馘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踰閾乃鄰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此鄰文公之非禮也器物也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物今乃示之俘馘此楚子之非禮也九獻者侯伯之禮周禮大行人上公九獻子男五獻鄭文襄楚子以隆禮又使其夫人夜送楚子於軍楚子

遂取鄫伯之女以歸皆非禮之甚者也夫鄫之與楚交都之禮也而其爲禮也而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可以爲禮乎無禮何以立國鄫固卑屈以婦人女子爲外交爲天下所恥笑而楚子圍絞不以禮與信屬諸侯所爲如是豈能翕乎卒之師取城濮爲霸臣所弒叔詹言楚王不能以禮終其言驗矣左氏記此所以譏男女之防立邦交之經也鄫處中原之衝且與楚近當時齊桓既沒楚氣甚驕陳蔡幾爲楚屬諸侯畏楚子之病已具形模鄫之從楚亦國勢使然然而交以道接以禮鄫雖小國亦豈可卑汙苟賄貽宗社羞且棄伯之納言文即在明年中國未嘗無人楚國可畏而不足畏也左氏記無別不可開禮一語最精男女無別與禽獸何異近人新學先欲潰男女之防於是人欲橫決肆無忌憚乃自詡爲文明以惑青年以亂風俗此人心世道之憂也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僖公二十三年

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此稱子者杜注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仲尼以文貶稱子案此以禮經言也蓋以杞國民貧褊實多闕因託言地處僻陋不能如禮自貶以同

左傳禮說卷二　十一

於夷然先儒多言杜說之誤左氏復申言春秋之例諸侯同盟之死禮當赴以名赴以名則書之不赴以名則不書然史有闕文左氏之言亦非盡合

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此稱子者杜注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仲尼以文貶稱子案此以禮經言也蓋以杞國民貧褊實多闕因託言地處僻陋不能如禮自貶以同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書之不赴以名則不書然史有闕文左氏之言亦非盡合

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此稱子者杜注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仲尼以文貶稱子案此以禮經言也蓋以杞國民貧褊實多闕因託言地處僻陋不能如禮自貶以同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戰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之命不使禮也一超己晉晉文之有禮纔則言季隗之不嫁守禮以待晉文既乃言衛文公之不禮曹共公之無禮歸文公之來不禮叔詹曰君其禮焉又曰晉鄭同姓其通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左氏之言亦非盡合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戰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之命不使禮也一超己晉晉文之有禮纔則言季隗之不嫁守禮以待晉文既乃言衛文公之不禮曹共公之無禮歸文公之來不禮叔詹曰君其禮焉又曰晉鄭同姓其通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左氏之言亦非盡合

及鄫事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下不姻晉國幸而無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姓其通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餘福得歸晉國君之余何以報德雖然何以報君曰畢以賂君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羽毛齒革既富於君地矣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之德既無以報德敢問不利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服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遂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揖子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賽之文也請使賽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僖二十三年

此篇彼哲文遊歷諸國及楚子之饗秦伯之納左氏皆以禮字爲線索歷歷可尋也君父

降一級而辭焉亦禮也公食大夫禮公庭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注官猶降終其再拜稽首乃退命擯辭聖賓降辭聖賓降拜公降辭升再拜稽首乃舉此皆賓降拜公降辭之禮也皆語敢不降拜成拜卒登是下拜稽首皆以命佐天子之故稱君之氣象於此可見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伐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凡將那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忍以棄鄭親親睦近尊賢德之大者也鄭武莊公親仕平王以卿士修周之禮以勤王室王貳于虢鄭伯怨王而不朝王命討鄭王遂去之鄭伯由是得志於諸侯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伯由是稱病不朝王替之故有隙及惠王即位鄭伯有貳心王取成周之禄田以與鄭伯鄭伯怒故報王以不禮王亦怒故不與鄭伯政鄭伯由是稱病不朝王替之故有隙及惠王即位鄭伯有貳心王取成周之禄田以與鄭伯鄭伯怒故報王以不禮王亦怒故不與鄭伯政

心不由德義之經爲頑凶不道忠信之言爲閒狄皆周之四姦其實周之有德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兼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邘叔邢侯伐溫殺蘇子奔衛溫蘇子之國也邘叔邢侯周公之胤也

常棣之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富辰釋之曰因其莫如兄弟故封建之以屏蔽周禮也是即周之懿德也詩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又釋之曰扞禦侮者莫如親親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禮也親疎於近賢而尊之禮之所在皆德之大者也若夷狄之人則無禮矣非禮亦親爲悖非禮亦聽爲悖非禮亦與爲悖非禮亦取爲悖不知禮爲何物而四姦具也姦奸通故前傳曰子父不奸之謂禮若使變周召親兄弟之禮而用夷狄以伐之是即惟姦是崇也崇姦而棄德即去福而就禍也

左氏每以有禮無禮斷禍福即此可見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所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突施者未厭狄之貪悖即狄固貪悖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

報施禮也然施與報皆有定則過與不及皆非禮也報者倦突施者未厭狄之貪悖即狄之無禮也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無極無終即過乎則之非禮也

鄭于奉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鶡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聞君子臧之謂矣夏蔣曰地平天成稱也

服取其稱稱即禮服不稱即非禮也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先王之制度凡以範民於軌物也子華之鶡冠非法之服也非法即悖禮左氏特引詩言不稱其服以明之更推及天平地成稱也稱者無過不及之謂非禮法無以治天下之所以能平地之所以能成以禮稱之而已此左氏言禮至廣大至精微處非因子臧之服而小題大做也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言其非法人所知也言其不稱乃發出如許大議論來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膰祭肉也同姓則膰異姓惟二王後得與賜禮也有喪拜焉者若臣下來弔則主人不拜宋是二王之後周以客待之特拜謝之也鄭能遵周禮享宋公有加禮故左氏善之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簡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

官守猶言左右也羣臣因天子蒙塵而奔問禮也天子凶服降名稱不穀禮也不穀降於余一人一等林氏注得恐憊遂省之禮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先公後私先君後己禮也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殺克

而王譽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僖公二十五年）

弃問官守禮之輕者諸侯勤王乃大義之所在禮之重者也若晉文之勤王求諸侯而已求信宣於諸侯而已故曰五伯假之也過黃帝戰于阪泉之兆以爲吾不堪有不臣之心焉北請隧之所由來也卜偃折之以周禮未敢覺僖爲卜筮言說能知周禮卽能知勤王卽能知勤王爲大義之所在也彼君臣紫謀相時而動以求諸侯此乃利一已之私圖耳豈知大義者哉孔子所以云譎而不正也

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起南陽（僖公二十五年）

享醴命之宥王之隆禮晉文不滅齊桓而齊桓有天威咫尺之言晉文有請隧之舉僅繼分矣禮惟天子葬有隧周禮冢人及鄭以度爲丘隧鄭注隧羨道也正義曰天子唯有隧諸侯以下有羨道隧與羨道異者隧則上有負土羨道上無負土曰王章者卽周禮之當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僖公二十七年）

齊本婚媾之國雖有怨而喪弔之事不廢禮也喪紀謂會葬也春秋非大夫會葬則不書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殪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韋也非許請隧而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王之能守禮也卽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之意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洗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棄曰豈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

齊侯乃還（僖公二十六年）

先王之命卽周禮也載者載書也載在盟府是齊魯爲同盟之證也太師職之者言當時大公爲太師主司盟之官也廢命棄職者廢先王之命棄太師之職也齊强魯弱兵凶戰危御下惠祇與之言禮而齊師還矣柳下一言豈不貿於十萬甲兵哉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僖公二十六年）

自祝融至熊繹史記不能詳其世杜注言祀祝融楚之遠祖羣臣乃祝融爲楚別封故亦世紹其祀案異姓諸侯得祖天子二王之後固然卽如任宿須句風姓也實惟太皞之祀太皞天子也祝融二祭楚當祀之變亦當祀之也明矣夔子慶其常祀備辭對楚而國因以滅可爲子孫不共祀事之戒

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僖公二十七年）

杞二王之後木公晉今乃稱子或云爲時王所黜或云自黜從子禮左氏謂杞桓公用夷禮故稱子必有所據夷禮者夷狄相見之儀也魯爲秉禮之國桓公來朝乃用夷禮自當比夷狄之君而稱子等諸潛子戎子之倫宜矣是年秋魯入杞傳曰貴無禮也

者不求豐焉明敎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猶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戊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敎也（僖公二十七年）

說禮樂而敦詩書晉人所謂偏將也晉語郤穀可行年五十矣守孕猶悖夫謀元帥而先論其其學此古人諱見高卑處亦可見舍禮樂詩書無所謂學也言德者以禮樂爲利之本是不以利爲則斯服昭無愆言義者以詩書爲府有府則積蓄斯厚又以德義爲利之本是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後世之所謂元帥者惟孔明之淡泊明志寧靜致遠似之若孫武之兵書曹瞞之兵略祇見其詐而已矣且夫禮樂詩書皆古人之陳言能伸其精要之處而體會貫通之未嘗不切於時務倘能沐浴於先王禮義之敎以發其詩書之精蘊則誠王佐之材矣豈惟謂著之爲術假仁義而以力服人耳然不能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可謂知本之學夫霸者之舍仁義而不言也不能棄禮與信而不講也左氏言一戰而霸文之敎也其敎維何敎以禮信與義而已晉文之所謂禮信義皆有爲而爲而敎且若是況眞能禮信義哉蒐者順少長明貴賤蒐於被廬明庶叔之法也昭二十九年孔子稱是事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案曰所受法度曰經緯其民正所謂禮也管仲敎齊桓曰君其以禮與信屬諸侯覩子犯進晉文之言可謂重規疊矩矣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敎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告絕於楚（僖公二十八年）

子玉無禮哉與前子玉剛而無禮語相應先軫言定人之謂禮無禮不可以戰其言可謂正矣乃私許復曹衛以攜其黨羽又執宛春以怒楚則是兵略而非所謂禮也譎而不正卽此可見

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聞二

衛輸入懷慶敢取道王屋天井而歸大子要於中道而勞之秬鬯一卣者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鄭注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于上下也虎賁三百人者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百人受策而出者受策於王宮非受策於館也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迎于外門外再拜路車先設西上北輈乘馬次車而東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篚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至西階東而立太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迻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加書於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迻再拜此受命於館之禮也出門入三覲者去來三見天子也獻楚俘一覲王享醴二覲受策以出再入三覲王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僖公二十八年）

以臣召君非禮之事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所以正君臣之禮也隱非召王是聖筆之權衡明德云者不沒其功德是春秋成人之美夫子許齊桓管仲一匡天下尊周攘夷則其許晉文之懷夷也亦明矣城濮之戰其功業高於齊桓是故召陵雖盟而楚之滅弦圍許其強橫如故也蔡鄭遷楚亦未敢專事齊也城濮一戰而楚之兵力大挫天下諸侯雖然從

晉晉襄能繼其業天下相安以無事君數十年晉前之力也齊桓之心晉之明周其功德誠不可沒雖一正一譎夫子仲齊桓而抑晉文何哉以其不知君臣之禮也故齊桓雖王而天威咫尺之言惕然識君臣之大義晉公子以文而有禮稱及其國術知無禮之不可以戰於是大蒐以示之禮治軍其軍少長有禮賦算揆矣一戰而霸乃以召王終焉抑何無禮之甚也夫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不脩大經而疾呼曰凡不知君臣之禮者離功如晉文則皆誣而不正之流也所以霸者之事爲仲尼之徒所不道也

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刑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僖公二十八年）

禮以行義者禮因義制行吾禮即行吾義也合諸侯而滅兄弟於義不合即於禮不合也故曰非禮也知爲義而行之斯能堅其信以守之矣左氏之言非僅指一事也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佐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僖公二十九年）

昭二十三年叔孫婼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故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僖公二十九年）

周禮秋官夷隸掌與鳥言猪緣掌與獸言鄰注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案公冶長亦曉鳥言則介葛盧之曉獸言當不誣也列子曰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然則不止曉牛言矣列子或非盡寓言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僖公三十年）

討無禮者晉文之志也云貳於楚者聊爲之辭耳晉侯在外十九年鄰邦皆無禮之國於晉執其君分其田矣於衛因其君毀其臣矣於曹僖負羈獨能知晉文猶不賺於心倘思報之幸燭之武能言秦先與盟否則鄭其殆哉無禮致禍可以儆也

新穀諸侯得用之公羊以魯郊爲非禮諸儒宗之其實非也傳箋解爲孟春用天子之禮是以誤也卜郊者卜日也以古禮言之凡卜日前期十日見周禮筮旬有一日見儀禮期在祭之前夕并期之日而十日也郊之日用辛成十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可證故郊曰先卜上辛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而四卜則必在下月以此月中氣有遲至後月者謂之下限若五卜則遷矣卜吉曰從尚書龜從筮從是也不從則不郊故免牲免猶縱也未牲曰牛既卜曰牲喫助曰凡牲必養二牲一以爲后稷凡三卜皆不吉則不郊牛死及牛有災害則卜稷牛而代之若卜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亦皆不郊凡不郊皆卜免牲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不郊而已郊鼷行日或言卜郊或言卜牛何也卜郊者衆卜牲曰卜牛者專卜牲也牛死乃不郊爲牲曰皆不吉慶郊也牛傷牛死何以嘗爲災也卜郊不從爲上帝弗欲也猶三望者望祭名謂望而祭之也禮凡郊祭必望祭山川之神然不郊而猶望祭猶者可以已而不已也范甯曰望者祭山川之名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也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魯地案三望祭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魯地案三望祭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魯地案三望祭

也毛奇齡曰天子方望無所不通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各得限以三則正是諸侯之禮此說是也公羊謂三望者祭泰山河海非是胡傳謂魯之三望雖河海不在其封內面亦祭因魯得用重禮視王宅則殺比諸侯則隆皆非是左氏言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蓋謂郊祭大而望祭細不郊而望以爲非禮耳非謂魯不當三望也

冬狄圍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僖公三十一年）

晉文不救衛者猶念衛前日之無禮也遷于帝丘卽濮陽衛至戰國時嗣君更號爲君守濮陽秦始皇時徙封元君於野王縣而帝丘始失衛自是年歷十九君稽四百二十年此卜曰三百年其言不驗或以左氏爲秦時人此安言也誠爲秦人必不哉此卜

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僖公三十三年）

秦師襲鄭寒叔老成知其必敗者以事勢言也王孫滿幼童知其必敗者以秦師輕而無禮言之也先軫曰無禮其何以戰王孫滿曰無禮必敗無禮則脫皆有特識脫卽脫略易也易則輕輕則寡謀而皆由於無禮孔子曰臨時而懼好謀而成由於有禮也秦皆反之不敗何待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威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僖公三十三年）

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聘事已畢賓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覿言私覿所獻束錦四馬也郊勞之時賓亦以束錦乘皮送勞者故曰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者言其禮儀之嫻熟也敏卽速也威文仲曰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此可知覘人國之輕重者惟於有禮與無禮覘之可矣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敗不可機機敏也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梁弢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是自忘其君而不順其禮也先軫亦以禮折之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先自處於無禮尚何施報之足言哉時晉文未葬故皆喪稱子墨衰絰者以墨染其衰而加絰絰不染也襄二十三年宣子墨縗冒絰可證周禮大司馬若師無功則脈而奉主車蓋軍敗則喪服脈謂脈冠下文秦伯素服哭師禮也喪未葬而師師凶服嫌其同於軍敗故墨之也遂墨以葬文公皆於是始墨是以墨爲常記禮之所由變且以誌其克敵之功也襄二十三年公有姻喪王卿使宣子墨縗冒絰杜注晉自殽戰還遂常墨縗也

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告掩大德（僖公三十三年）

顯炎武曰知錄云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曰死亡凶札禬捍圍敗寇亂是古之所謂凶禮者不但於死亡而五服之外有非喪之喪者縗是而起也記曰年不順成

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揩本周喪曰大荒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此凶札之服也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注曰大裁水火爲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山之崩春秋新宮災三日哭此禬裁之服也記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脈冠哭于大廟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大司馬若師不功則脈而奉主車春秋傳秦穆公敗於殺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此圍敗之服也若夫曲禮言大夫士去國紲衣素裳素冠徹縣鞮屨素簨乘黃馬孟子言三月無君則弔而季孫之會荷蕢練冠麻衣此君臣之不幸而哀之者矣秦穆姬之逆晉侯免服衰絰衛侯之念子鮮稅服終身此兄弟之不幸而哀之者矣楚滅江而秦伯降服出次越國吳而趙孟降于喪食此與國之不幸而哀之者矣先王制服之方固非一端而已記有之曰無服之喪以善鄰國於郊禮也或因其師之無禮必敗因自處以禮能悔過也復用孟明遂霸西戎也宜矣又案老子道德經三十一章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六十九章云抗兵相加哀者勝矣亦與晉侯墨衰絰秦伯素服之義相合蓋戰者凶事也當以喪禮處之也

公使鄶敬季宣以報升陘之役鄶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鄶狄皆及冀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鄶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吾大夫還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而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桓語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臼季襄公以三命命先軫之縣賞臼季臼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罪行僖公三十三年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賓與祭皆禮也如賓如祭皆敬也要之皆仁之則也故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而禮記首曰毋不敬臼季言敬德之聚也有旨哉論語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與傳言合當是古語論語子夏之言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可知恭敬即禮也而恭敬之謂禮即仁也是亦聖門傳授心法之要旨矣曲禮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亦見賈誼新書禮篇至理名言信今

傳後古人豈欺我哉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僖公三十三年

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謂路寢一小寢五諸侯三寢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小寢即燕寢內寢也薨于路寢爲正者如後人稱正殿之類小寢非正者謂非正殿也何休謂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路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與周禮所載六寢制度不同若杜注小寢爲夫人寢譏公就所安其言誤也玉藻君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覘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小寢燕寢案路之爲言大也車曰路車門曰路門皆言大也燕寢對路寢而言是爲小寢也明矣先儒謂隱公不地桓公非正今僖薨卒而沒於婦人之手故發傳以惡之也此論恐未必然僖公屬纊之時不在路寢正殿耳不得謂在路寢爲正死而於小寢非正死也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禮諸侯五月而葬合禮也葬之緩者四公桓公昭公焉于外左氏特於莊公發傳曰亂故是以緩閔桓昭不書而義明矣文公元年經書四月

葬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一月葬并閏七月乃葬故云緩非禮也左氏連綴之並曰作主非禮也文二年二月乃作僖公主則卒哭祔不祔特祀於主者亦無所施文二年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廟火之藏諸祧也祧有二祖之廟而非新死者之廟新主遷于新廟則既祔之後也祔後言特祀於主者言有主而無廟練祔禫等祭皆特祀於主也至三年畢喪行吉禘禮新主乃與羣主合祭于大廟故曰烝嘗禘于廟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文公元年

漢書律歷志有魯歷可見春秋時各國雖奉周朔而自置歷官其推算或差如襄二十七年十一月辰在申哀十二年十二月火猶西流左氏以爲司歷之過也此年閏三月非禮者蓋爲薨僖公緩言之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乃誤於今年三月置閏以爲魯司歷者之未得人也

夏四月丁巳葬僖公文公元年

是年正月經書春王正月公即位案繼世即位正也先君未葬而踰年即位闕不可嗣年無君也即位改元例當歲首胡傳據高宗諒陰之說援引虞商二書以爲冢宰攝廟臨羣臣而人主不親其事朱子則謂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毛西河駁胡傳尤詳乃知文之即位在僖公未葬之前並非不合禮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貫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渝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文公元年

諸侯朝晉而衛不朝衛無禮也然晉於衛有大小之分而晉於周有君臣之義尤衛之不朝而效之亦無禮也禍也晉侯服於禮而遂朝王矣雖然晉侯朝王而經不書陳衛不服何誠溫晉之賜邑也在南陽之內去王都百里晉襄能繼文之業王賜其欲朝即至溫而親勞之雖與晉文之召王也有間然而效尤乃爻不朝於京師而朝於溫豈能明於君臣之義而能盡朝王之禮者哉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隣新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宰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宰讓德之基也文公元年

杜注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案言凡君即位則不獨一國爲然言卿出並聘是偏聘於列國也左氏更言禮爲忠信宰讓之道者蓋忠信禮之本也故以德之正固言之宰讓禮之則也孔子曰爲國以禮讓易曰讓德而光宰而不可瞼所謂明此皆言禮之精蘊

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文公因使梁弘以戎狼瞫以車以悼公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反己而奪之職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祀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也晉以勇求有無勇而鬬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鬬而自乃知乎哀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告屬驕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文公二年

周志二語出汲冢周書大匡解則作如如而古通用徐養原曰漢儒多以廟爲明堂祀爲一哀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大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潛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因俘馘耳猶瘈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宰非其處也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祖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是故明堂大廟者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觀之宮辟雍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饗宰望氣之觀各有所爲非一處也百王

屈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非其義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大廟者明堂之內大室非宗廟之大廟也淦案孟子曰明堂王者之堂也狼瞫之引周書師以明堂比祖廟蓋謂勇而無禮則必害上害上者死不能登於祖廟也共用死國用也害上而死者私也非禮也爲國而死者公也是隱也故曰共用之謂勇彭衙之役狼瞫爲國而死一人致命萬衆奮興晉遂勝秦狼瞫可謂勇矣可謂知禮矣故左氏以爲君子

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將烝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將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小大從祀先後之次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魯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能爲其姑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文公二年

大事者吉禘也大喪周公之喪也猶僖公者猶僖公主於閔公之上也吉禘見閔二年傳公羊以大事爲大給許愼謂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于太廟而合祖之給其又名禘者以禘視昭穆故也案何以不謂吉禘而謂大事與僖爲閔庶兄繼閔而立位當在閔之下今躋於閔之上故傳以爲逆祀也又三傳取祖禰昭穆爲喻以明躋之之失耳非眞謂閔昭僖穆也要廟次與世次不同世次以倫敍言之則閔僖本兄弟廟次以僖後言之則在閔僖爲君臣爲父子而在文公則僖爲禰而閔爲祖故傳言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也范甯曰臣不可先君猶子不可先父此言得之禘須禫後一月僖薨至此二十二月耳其再祥之期尚隔三月而遽行大事于大廟已非禮矣況猶僖公尤爲非禮乎魯秉周禮而其臣皆遵合文公之意而行之臧文仲賢者孔子譏其縱逆祀則其他可知矣穀梁云逆祀無昭穆非也閔僖同爲穆當於穆位並作二廟禘祫之時於穆位以二穆相隨先君而後臣設僖位於閔下耳非無昭穆也左氏言禮無不順一語破的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則修舊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文公二年

三

孝禮之始也此言最精禮始於明人倫而人倫之明始於孝弟一部孝經無非言禮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此則禮之至大者然禮完得一孝字特文公未除喪而納幣則非禮也左氏以爲禮又以爲孝皆非也范甯謂襄娶三年之內不圖婚

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文公三年

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使士匄來聘且拜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榮如之抑小國之榮大國之恩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文公三年

上年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無禮也今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於是發公賦菁菁者莪之事信乎禮之可以服人也大國無禮則小國以文服之大國有禮則小國慎儀業之矣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

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文公四年

此文公娶夫人出姜也禮娶大國以上卿往逆今遣不以卿故不稱其人非禮也婦者有姑之稱文宣成三公皆奉母命行之也昏不稱女昏不稱夫人不得稱也凡君之娶逆則稱女白齊言之也告主則稱夫人自魯言之也今非卿逆故不稱女不以夫人之禮逆之也歸不告主不以夫人之禮廟見也故不稱女不稱夫人文公略其禮史亦略其辭耳不書氏者闕文非貶也春秋稱婦姜者三宣元年逆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或氏或不氏無關褒貶也蓋此爲十八年夫人歸于齊立棄明婦姜爲嫡夫人非敬嬴之比且以正襄仲及敬嬴之罪也左氏云君子知出姜不允於魯君而卑之謂待之不以夫人之禮不能正其始遂不能書其終卒之國亂子弒臣猶命幾於亡矣公羊以爲娶於大夫故略之然無證據穀梁以爲公自親逆而成禮於齊故不言公以貶公不書氏以貶夫人其說亦譯春秋時魯君娶婦豈至有成禮於齊之事若胡傳謂文公喪娶禫制未終而逆女故貶稱婦則周制二十五月卽可娶婦士虞禮荀子三年問無不曰二十五月免喪倍以三十三年十一月乾至此四年夏已四十月矣

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諜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文公四年

降服卽素服見僖三十三年秦伯素服郊次哀十年齊人弒悼公秦伯過之案君子之言許秦伯者之外此之過數過乎三日之數也杜注謂國之禮有數秦伯過之不能救也自貶之戰秦晉不合蓋秦晉合而後楚不敢肆故引詩言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以讓之也

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慍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矰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文公四年

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小行人掌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按諸侯亦有行人其見於傳者襄四年穆叔如晉聘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二十四年鄭行人公孫

揮如晉師背是也其見於經者六襄十一又十八昭八又二十三定六又七並以見執書可見行人爲通使之官魯僖川大子禮樂其宴衛嘗武子賦湛露及彤弓非禮也嘗武子言湛露彤弓非常之禮一則曰諸侯敵王所慠而歜其功詞嚴義正凜然於尊王之義即大子穆穆諸侯煌煌姿取於三家之堂之意其曰敢干大禮以自取辰自言乎諷魯耳

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文公五年

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生母四年冬薨文公必以祖母之喪赴於天王故天王待以夫人之禮使含賵使會葬公羊云毋以子貴是也左氏以爲合於禮即公羊之義哈口實也考子不忍慠其親之口故以米貝賵之謂之哈槤弓云飯用米貝弗忍慠也車馬曰賵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仲崇六冬楚子變滅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文公五年

楚之滅蓼也謂其不祀祝融鬻熊而其滅六蓼也遂至皐陶庭堅之不祀忽諸猶忽然也蠻夷無禮惟利是視豈復念人之祀與不祀乎徒還其蠻食之雄心而已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嘉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嘉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蠻夷無禮惟利是視豈復念人之祀與不祀乎徒還其蠻食之雄心而已文公五年

忽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成子樂貞子霍伯臼季皆卒文公五年

陽處父之以剛即子玉剛而無禮之剛非孔門所謂無慾則剛也六年晉人殺陽處父傳曰使官蓋君已命仲處父以其黨易之非剛而無禮之事乎易謙卦曰天道下濟而光明以乾之剛下而求濟於柔故光明也易取剛柔相濟之義甚多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商書所言即易義也沈漸即慠故爲高明之反天爲剛德猶不干時言天之乾剛猶無以犯飛龍以雷鳴冬之事也華者禮儀之外著徒見浮華不實者內無忠信也愈備世曰剛則待人迫華則自治疏兩揭禍源道德經不是過也

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通逸由賈要治舊洿本秩禮經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文公六年

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文公六年

聘禮云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此遭主國之喪也又云聘君若薨于館入境則遂赴若至則衰而出此遭已國之喪也季文子求遭喪之禮而行預慮未嘗不合況其聞晉侯疾乎文子三思此亦一事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雖必抒矣文公六年

昭二十六年傳立長則順此云事長則順事即立也郊特牲云冒事人也注事猶立也宇亦作傳周官太宰職貳疏云東齊人物立地中爲傳傳即事之變體傳曰順少長又曰禮無不順皆立公子雍則趙孟不至負弒君之名矣惜乎穆嬴之婦靈公之抱易其初心乃背先慶繫秦師耳趙盾之被此惡名也不知禮無不順之義也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貿季弊狄宣子使贝駢送其帑與之蒐賈季戮贝駢贝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贝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

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寇非功也招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

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謹其所以與其器用財賄親師任之遂致諸竟文公六年

郤妻子也古有郤字無郄字故下云謹其所以與器用財賄如以郤爲金璧所藏則不必

另言器用財賄矣孟子言去國之臣必先於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

有禮故史駢曰夫子禮於賈季可知禮當如是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

政也何以爲民文公六年

經書不告月猶朝于廟案周制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

之廟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謂之告月亦曰告朔因以聽此月之政謂之視

朔玉藻謂之聽朔其曰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享其歲首行之則謂之朝正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行之以上見帥論語說傳曰閏月不告

朔非禮也案不告月即不告朔也謂之月者以月之一周天而言之謂之朔者以日月之

合朔言之先王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雖無常而政則有常公羊謂天無是月誤也穀梁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文公九年

杜注天子不求私財故曰非禮也案隱三年傳武氏子來求賻杜注示魯不敬此之求金

公孫敖不至則示魯不敬亦可知也

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文公九年

執幣傲而無禮無禮則致禍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可謂有先見之明子

謂閏月者閏月之餘月天子不以告朔亦非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不

告月是常告也文公怠於時政廢告朔之禮書之譏其非禮也曰猶朝于廟者譏其不告

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春秋有辭同而義異者猶三望可已而不已也猶朝廟幸其不已

也公羊以猶朝於廟爲非禮諸傳亦以爲可以之辭譏其舍大政而譏小禮皆誤也今文

公六年不告朔猶朝于廟至十六年書四不視朔則爲併不朝廟也可知告朔有羊腥朔

不必有羊定哀時子貢欲去告朔之羊孔子有我愛其禮之言則是雖常月亦不告矣然

則春秋書猶朝于廟者舉人愛禮之深心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文公六年

須句國大皞之祀也爲邾所滅是年春公間晉國之難伐邾取須句時邾文公子叛在

魯公使爲守取人之邑以封人之叛臣非禮也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目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

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

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

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

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唯若歌吾子乎宣子說之文公七年

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義者宜也行者行九功之事也謂之德者即九功之德謂之禮者即

六府三事之行得其宜備七年晉仲行伯聞之招猶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

德禮合言是古訓也故孔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即是有德也無禮即無德

而人不樂有禮則人皆歌功頌德而樂之此禮樂之所由起而夏書勸之以九歌之言亦

可識也攷山海經夏后開得九辯九歌以下始歌九招於大穆之野史記禹乃興九招之

樂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文公九年

杜注天子不求私財故曰非禮也案隱三年傳武氏子來求賻杜注示魯不敬此之求金

公孫敖不至則示魯不敬亦可知也

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文公九年

執幣傲而無禮無禮則致禍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可謂有先見之明子

曰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大逆滅宗無禮必亂也傲其先君者凡賓主之辭必稱先

故召陵之盟齊桓以繼先君之好告屈完

來歸僖公成風之緦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文公九年

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緦案秦以魯同盟之故以僖公之緦一使而并致

是時僖公薨已十年矣成風薨已五年矣此與隱元年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書法同

其不稱夫人書法亦與仲子同周歸仲子之賵桓公未薨且未立也故繫之於夫秦歸僖

公成風之緦僖公已薨矣兩緦并致不可云成風及僖公亦不可云成風之緦僖公已薨

可及毋公羊之說誠然若云僖公夫人成風則混於夫婦而非母子矣今僖公先薨故先

書僖公後書成風亦以明婦人夫死從子之義穀梁謂秦人弗夫人也非是夫以同盟之

好十年五年方歸緦秦已非禮而諸儒從穀梁之說謂妾母稱夫人天子不能正而秦人

能之則孔子何不於成風薨時正之必待五年後秦人正之乎胡傳謂書僖公成風所以

正後世之爲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偪之禮尤謬矣之成風敬嬴定姒皆非嫡而薨

稱夫人葬稱小君春秋明毋以子貴之義書法無異辭證人筆之尚待後儒之曉否耶

作鄫伯卒鄫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鄫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鄫伯來奔不書地猶諸侯也文公十二年

經書春王正月鄫伯來奔案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鄫鄫降于齊自是爲齊附庸今鄫君復爲齊所迫而來奔也鄫本伯爵雖附庸而仍嚮其本國不予齊也左氏以爲鄫伯卒鄫太子朱儀以夫鍾與鄫邾來奔則是受叛人之地而登叛人春秋亦以未成君之太子而書伯春秋爲正名分之書書法如此安在其爲正名分乎左氏之言誤矣當從經不從傳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錫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客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貽之文公十二年

大器以圭璋言使臣所執乃璋圭長八寸者而非命圭然亦傳自先君故曰不腆先君之敝器凡聘使臣皆以先君爲言故楚伯棼之執幣傲以爲傲其先君也

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恭也文公十三年

左傳禮說卷三

經書世室大音泰吳澂謂世大二字通用蓋如世子作大子世叔作大叔之類其說是也大室者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大廟伯禽稱大室羣公稱宮其云世室者亦世世不毀之義伯禽爲魯始封之君雖親盡而世世不祧也後又尊武公爲世宗與伯禽並以擬周之文武則非禮矣見明堂位錯注文公緩作主縱逆祀廢告烈非禮之隳迭見於經今又書世室屋壞則其簡慢宗廟可知也左氏以爲書不共公非以爲譏久不修皆是也

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貫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年文公十五

世亞聖篤生矣淹案放有此三子可見芝草無根孝可感天何況人類宜襄仲勉盡喪之禮也飾棺者喪大記云飾棺大夫畫帷畫翣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練帷二

大行人職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各下其大夫上皆如之注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宋吳上公則此從介當有七人也宋使備周公太平之制故以爲貴之也其言則揚其先人之罪魯人以爲敏者明君子所不與也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文公十五年

諸侯五年再相朝非周禮所有左氏言古之制也即據變禮以爲禮以見東遷之後列國相沿已久矣

齊侯伐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門人其弗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微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文公十五年）

此篇禮字凡六天字凡七是左氏言禮最精到之文知禮以順天則知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矣人之無禮不畏人也然而無禮者亡反天必難以免不畏人猶不畏天乎左氏言人禍福多以禮之有無爲斷此知天之學也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猶之已則爲惡而討於爲善者曰女何故不爲惡也天能容之乎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文公十六年）

視朔者告朔視朝聽此月之政也公四不視二三四五月之朔也左氏公羊以爲公有疾穀梁以爲公無疾皆是也蓋畏商人不敢如齊託言有疾而實無疾也視朔之禮殷自文公始然亦四不視耳六月猶視也或廢或行不能循禮其意於政事也可知至定哀時子貢欲去告朔之羊則告朔朝廟直不舉矣謂之文公作俑可也

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弊姜薨毀泉臺（文公十六年）

楚有章華之宮亦曰章華臺乃知泉宮即泉臺也泉宮在國外故蛇自泉宮出入于國泉臺之毀雖無關於禮制然迷民以怪與臧文仲之祀爰居同爲不經即謂之非禮可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遍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文公十八年）

大歸者歸而不復來也別於歸寧不係於罪之有無魯人謂之哀姜非譏哀也以其哭而遍市魯人哀之一字之稱勝于國諡胡傳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于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家鉉翁曰齊人弒舍而陽叔姬於魯魯人弒赤而歸出姜於齊弒君出母後先一轍王綱墮頹伯政嚴弛壓人壽此重爲慨歎矣洽案經書子卒又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又書季孫行父如齊則知弒君逐母行父與聞之史記曰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強恩謂由此綱紀不立而政在陪臣魯爲秉禮之國乃弒篡相仍無平天成內平外成皆稱也（左氏論子帛論冠曰禮誠不愆）內之則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外之以接百事莫不時序非禮而能之乎以無禮者爲凶人如涌攸窮奇檮杌饕餮之倫是也有禮則幸免於戾乎（文公十八年）

左氏此篇全以禮字作骨其大致以有禮者爲吉人如八元八愷之倫是也禮以稱言地

敬忠信是爲吉德無禮則盜賊藏姦是爲凶德其言可謂深切著明而起處先以莒紀公多行無禮于國爲引子以見莒紀公之被弒因無禮也大子僖因入以弒莒父更無禮也然則受其寶玉而與之邑其爲非禮也明矣既引先大夫之言以見無禮者之不可不遂又引先君之制周禮以見無禮者有常刑而無赦其維禮之言可謂詳盡矣見有禮于君見無禮於君四言滅天經地義之交也行父之論豈非辭嚴義正乎雖然行父之言則是而其行則非也弒君逐母行父與聞其謀宣公與行父皆莒僕之倫也

東莞張其淦豫泉學

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文公二年

父母喪而及昏牛而娶非禮也見于經傳者惟宣公一人其罪大矣敬嬴襄仲負篡弒之罪忌出姜之在齊利於昏齊以自固故喪期內娶齊惡之女如是其急也曰公子遂如齊逆女書之如恆辭而其義自見蓋文公時出姜無恙惟敬嬴之寵專大夫專政惟襄仲之權大故敬嬴私事襄仲早與密謀屢媾立庶反掌間事惟子惡齊出不無遲疑及文公葬後襄仲如齊先定婚約遂無所顧忌殺惡視遂出姜悍然行之突逆女必用襄仲敬嬴寄心腹於襄仲也公子遂弒立公而桓公立後亦使narrow逆女後先一轍經皆遂以不稱公子者承上文而言也趙匡曰以者不當以也說本穀梁蓋謂禮莫重乎親迎然國君無越國親迎之理且親迎之禮不行久矣不能以此罪宣公惟以國君而娶娶同姓千古罪人也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元年

左傳禮說卷四　一

會盟國之大事納賂以請可謂禮乎子惡之弒襄仲敬嬴主之得臣行文助之襄仲既如齊逆女行文之如齊則納賂以請會也下卿書公會齊侯于平州是行文之謂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是納賂之證也

春鄭公子喜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狄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俘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爲也宣公二年

狂狡宋大夫名失禮違命者失卽戎之禮違元帥之命也大戴禮論四代之政刑云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廟之事昭有五官無廢甲胄之戒昭果毅以聽此云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者言戎事當昭果毅聽於耳而存於心是卽禮也下文分析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可見禮之所包甚廣果於殺敵卽禮也

秋九月晉侯饗苞張之酒醉而殺之不敬也

是年春傳云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書曰逆叔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嫡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文公二年

晉請瞿姬既殺申生重耳夷吾皆逃因襲奪公子而立奚齊驪姬始爲令國無公族驪案詩言公族公姓親親之禮也皆無公族乃以宦卿之嫡子爲公族而與之田驪姬以異姓爲公族也又以宦卿之嫡子毋弟爲餘子而以其嫡子爲公行杜注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案雖官而皆爲族混於親支自是公室日卑私家日強基於驪姬之逐羣公子而成於成公之以異姓爲公族皆非禮也

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宣公三年

已有例在傳公三十一年傳再言之以明不郊之非禮也經書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死乃不郊牛之口傷者牛自傷亦養之不謹也牛死者牛忽死若有謫之者也魯郊歲行爲常今書之烟而不殺者以非常乃書之

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乎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宣公四年

隱四年衆仲論州吁伐鄭曰臣聞以德和民未聞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此之論伐莒曰平國以禮不以亂卽德也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左氏千言萬語不外此義其云以亂平亂者卽云以無禮伐無禮也無禮必不能治無治卽不能行禮反覆言之耳荀子不苟篇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昌謂耶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亦同左氏之義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卽位自逆也冬來反馬也宣公五年

是年春傳云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書曰逆叔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嫡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文公二年

晉請瞿姬既殺申生重耳夷吾皆逃因襲奪公子而立奚齊驪姬始爲令國無公族驪案詩言公族公姓親親之禮也皆無公族乃以宦卿之嫡子爲公族而與之田驪姬以異姓爲公族也又以宦卿之嫡子毋弟爲餘子而以其嫡子爲公行杜注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案雖官而皆爲族混於親支自是公室日卑私家日強基於驪姬之逐羣公子而成於成公之以異姓爲公族皆非禮也

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宣公三年

已有例在傳公三十一年傳再言之以明不郊之非禮也經書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死乃不郊牛之口傷者牛自傷亦養之不謹也牛死者牛忽死若有譴之者也魯郊歲行爲常今書之烟而不殺者以非常乃書之

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

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疏云之子于歸百兩將之謂君之謂夫人始嫁自乘其車也大夫以上至天子有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反馬婿之義

有事於大陽褒仲卒而繹非禮也宣公八年

經書猶繹以入去籥案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以已而不已也惟弓仲遂卒猶繹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蓋仲遂雖有罪舜既用之爲卿其卒也當以卿之禮待之也呂祖謙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籥舞文舞之別名也干舞武舞之別名也毛奇齡曰其舞萬而去籥者以武舞用干戚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文舞用籥翟　左手執翟右手秉籥　文近吉而武近凶故稍去文以示凶褻之意案總樂者先王之制作精意之所存不當以意爲增損遂爲繹卿卒當不繹猶繹非禮也籥如管六孔吹籥所以節舞今萬舞去籥是其聲調亦非禮也故書以譏之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弗而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宣公八年

左傳之言與穀梁不同穀梁云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胡傳從穀謂有國家者不能爲雨備爲儉其親非也考之士喪禮有涼車蓋笠之言爲士庶人言

也故曰庶人懸封而葬不爲雨止若天子諸侯則無不爲雨止之明文且諸侯之葬用輴執紼者五百人其他可知忽雨遇雨則山路之泥濘必有險阻非人力之所能爲者不僅謂無雨備也唐楊氏疏有云安得執紼五百人皆獨雨而行則知諸侯之葬應爲雨止左氏以爲禮是也曲禮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喪事則先卜下旬避不思奔其親假欲汲汲雨葬之也

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文公十八年

經書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魯之無禮已可見況孟獻子之聘王使來徵之耶王以孟獻子爲有禮君子故厚賄之非以其來聘爲有禮也

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舒犇諸棼門圉縣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說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則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

有會矩之舉故獻子預爲謀之也仲爲大國不能明其政刑以自強而惟謀事大之禮亦可哀矣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宣公十五年

獻狄俘於周禮也不敬則非禮杜注心之精爽是謂魂魄若心不敬則魂魄失何以行禮劉康公善觀人成八年晉殺趙同其言驗矣原叔卽趙同也夫人之不敬無禮卽是天奪其魄可不畏乎宋儒言主敬之學卽復禮之學也

利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豐財也宣公十五年

稅者徹取之名趙岐孟子注曰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是卽十而取一也仲於公田之外又履步其田十又稅其一故論語哀公曰二吾猶不足然則自宣公始也故經書曰初以見民之非禮

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饋于王戊申以歸宛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爲政筆之戰齊師敗績齊本無禮宜其敗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拳民詩曰民之多幸公孫歸父以費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冀季文子晉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喪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

婦人乃蕭同叔子嗤公之母邾子朝而登階故笑之此豈待賓之禮乎宜邾獻子怒而出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梁嬰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邾子至請伐齊宣公十七年

九此士禮也大夫禮則有十一體加膊胥代脅五等諸侯總名爲公享用體薦宴用折俎此王室待賓之禮士會歸而講求典禮焉可見當時諸侯并亳周禮久不講矣

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梁嬰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宣公十七年

婦人乃蕭同叔子嗤公之母郤子朝而登階故笑之此豈待賓之禮乎宜郤獻子怒而出出而誓報齊也斷道之會高固逃歸郤子爲政筆之戰齊師敗績齊本無禮宜其敗也

公孫歸父以費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冀季文子晉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喪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

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卽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晉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宣公十八年

築士爲壇除地爲埳曲禮皆謂爲埳聲文壇晉譽壇埳晉近假借字介副也子家歸父字使介反命於君袒括髮者袒去襲露裼也括髮士喪禮作髺髮杜注謂以麻約髮案髺括古通用字士喪禮卒斂主人髺髮袒案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卽注髺髮去笄纚而紒免如今之著幘卽位哭者卽哭位也曲禮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此去國之儀也踰竟若聘若莵于位踊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辭復命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卽位踊此出使君喪殯復命之禮也子家被逐不得復命於殯而使介復命故行此禮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而人賞之以邑辭曰苟能利國家者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亦可止也已昭公二年

曲縣卿軒縣也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縣懸通用樂縣用鐘磬之屬驗於荀簴者謂侯軒縣闕南面形如車輿故曰輿縣縣亦作樊纓馬飾也周禮巾車職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以朝若朝于君也孔子言名器不可假人爲禮借也蓋有是名方有是器有諸侯之名位方有曲縣繁纓之器是名位不惠卿借也以借守器則車服有等以明是故義者宜也卿尊卑有等之謂也禮因義而制行禮卿所以行義而所謂義以生利利以平民者皆政之大節亦禮之所維繫也無禮安有義無義安有利凡以名器假人者即禮亡也即與人政也夫政亡即國家從之彼禮亡者其國家可保乎名器二句當是古語昭二十二年史魯亦誦之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晉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賜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師帥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懼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孤固入晉師築壁以待之明日請戰齊侯曰欲勞晉侯賈余餘勇賈餘餘勇奚酉師陳于鞫居丑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遂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與謂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鄧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對曰雖其敵讎救其患禍君子也古之道也故能以德覆天下今吾以德報怨何以堪之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蔡朋張侯車從韓厥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攻士敢告不敏擐甲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郤子周父御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抶抽支梢殿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敢突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何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繫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

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令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厭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糜爵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諒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雖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齊鄙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與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襄公三年）

霍之戰郤克傷齊之無禮以辱已也然齊侯待客無禮而臨陣不射韓厥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反以有禮自居亦殊可笑杜注則謂齊侯不知戎禮也余謂豈惟齊侯爲固之築石投人與余餘勇豈知戎禮者乎若夫郤克傷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喘候矢貫手肘左輪朱殷折矢以御可謂知戎禮矣丑父與齊侯易位代君任患禮也郤克之赦丑父

亦禮也婦喪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禮也辟司徒之妻朱問右後問交禮也而必以適同叔子爲賢使齊之封內聽東其政鄰克之言何無禮如是曰卿以報聘使前者之無禮而已故一聞命衛之前押曰敢不唯命是聽也此役也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可謂有禮哀之言矣

故魯亦謹禮賜三命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與卿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三卿鄰克士燮樂書也鄰特牲有先路次路之文鄭注先路象路次路是象路之爲車也儀禮注君所乘車曰路三帥於晉受王先路三命之服故公亦賜以此車服也司馬司空軍司馬軍司空也晉語有元司馬有輿司馬此與帥必與司馬之類候正軍候主候望者亞旅衆大夫也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歷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呂於是乎不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綏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爲

歷大蛤也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供闔壻之用考工記鄭司農注蜃謂灰也故杜注燒蛤爲灰以堅壙益車馬者齊車道車廐車井馬之類用人從葬曰殉宋國始用也秦穆以三良爲殉列國有之矣重器備者土製謂陳明器云用器弓矢耒耜敎杜築杵役器甲胄干笮燕器杖笠帶是也四阿之椁天子制也檀弓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以端題湊也要大記注天子之殯居椁以龍椁檜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諸侯檜不題湊象椁蓋云題頭也湊鄉也謂以木頭相湊鄉內也諸侯雖不象椁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爲四注椁有翰檜者杜注翰旁飾檜上飾椁王制也釋詁翰幹也檜會也即詩介爾幹之幹弁如星之會弁之縫中際會之處故此爲上飾案治煩去惑伏死而爭臣之禮當如是也夫宋文厚葬僖用天子之禮若死益其侈乃罪之小者不待言也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遂亦如之遂當以葬

三子謂郤克士燮欒書也三子自以非君命往弔故哭于大門之外衛人逆遂如之此乃禮之變者至葬行此禮則非也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伸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莫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

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謀也士用命也燮何力之有焉成公二年

范文子後入不敢代帥受名此禮讓之事也三子論功皆以禮讓是晉之無紀也由是可知必以藉同叔子爲賢無禮之言乃郤克一時憤激報復之言非由衷之言矣

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素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鄬不書匪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匪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堅其是之謂矣成公二年

孟孫往貶公衡爲質楚乃許平是盟也非出於中心之誠故曰僞習匪乏也乏誠意也爲諸侯者設不愿乘楚子之車而爲其左右蔡侯許男謂之失位一失其位經不書之不得列於諸侯矣聖人所以維周禮也

晉侯使案列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逆而棄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

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辱余一人而棄伯賈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棄伯其敢廢奮與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甯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詩十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棄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成公二年

此篇明先王之禮君與臣當共守之也齊爲甥舅之國非蠻夷戎狄比晉獻齊捷非禮也棄伯非命卿而來獻捷則是非禮之中又復非禮折之曰奸先王之禮義至正也辭至嚴也當時晉因齊無禮而有輕之戰三帥匿功君與臣自謝有禮故周王折之以禮雖然先王之禮不行於諸侯也久矣晉承霸業之餘周實顯之雖非命卿不敢不禮傳曰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又曰王以棄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左氏於奸先王之禮一句後連書四禮字蓋深爲禮惜也

晉人歸楚公子發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遂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祓社而歸即

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來紓其民各慾其志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成公三年）

前者楚子問晉文若返晉國何以報不穀晉文有治兵相遇與君周旋語此諸侯對諸侯言也知荅臣也對楚子言則云忠於晉君以盡臣禮即所以報楚君也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與晉文之言同一舜孔出氣而其盡臣禮者即所謂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也備荅爲後來三窮威楚人物口氣與人不同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亦從此處脫胎乃知絕大事業皆從盡臣禮得來楚子於荀巷重爲之禮而歸之亦知人哉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成公三年）

周禮有上大夫卿中大夫下大夫合三上凡六等據左氏諸侯有三卿二大夫亦必有三士凡八等叔孫氏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子產曰今大國多數圻是晉有方千里者三四也衛雖侯爵在晉自不得爲次國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然春秋時豈尚有遵周制者乎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總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成公三年）

諸侯行朝禮皆授玉成六年鄭伯如晉拜成授玉于東楹之東定十五年鄭隱公來朝子貢觀焉子執玉高是也郤克報復之言尚帶火氣未爲合禮韓厥之言則禮也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成公四年）

敬以行禮不敬即無禮也趙同不敬謂之天奪其魄卒以殺身晉侯之不敬後十年陷厠而死季文子言侯必不免之言驗矣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犁比公卒葬既葬展輿廢去疾而自立爲君（襄公二十七年）

莒犁比公虐國人將殺之公子意恢與展輿因之以作亂展輿立而殺意恢公子去疾奔齊

莒展輿出奔吳（襄公二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五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五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五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五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五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五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五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五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五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五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六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六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六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六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六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六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六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六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六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六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七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七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七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七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七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七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七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七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七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七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八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八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八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八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八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八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八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八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八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八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九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九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九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九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九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九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九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九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九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九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二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二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二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二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二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二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二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二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二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二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三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三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三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三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三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三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三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三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三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三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四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四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四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四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四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四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四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四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四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四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五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五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五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五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五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五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五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五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五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五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六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六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六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六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六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六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六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六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六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六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七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七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七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七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七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七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七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七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七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七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八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八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八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八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八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八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八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八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八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八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九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九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九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九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九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九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九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九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九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一百九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二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二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二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二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二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二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二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二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二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二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三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三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三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三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三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三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三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三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三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三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四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四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四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四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四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四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四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四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四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四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五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五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五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五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五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五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五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五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五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五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六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六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六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六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六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六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六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六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六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六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七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七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七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七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七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七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七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七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七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七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八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八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八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八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八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八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八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八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八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八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九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九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九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九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九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九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九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九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九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二百九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二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二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二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二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二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二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二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二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二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二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三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三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三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三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三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三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三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三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三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三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四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四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四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四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四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四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四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四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四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四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五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五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五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五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五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五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五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五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五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五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六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六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六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六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六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六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六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六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六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六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七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七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七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七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七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七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七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七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七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七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八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八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八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八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八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八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八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八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八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八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九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九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九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九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九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九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九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九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九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三百九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二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二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二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二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二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二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二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二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二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二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三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三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三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三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三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三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三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三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三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三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四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四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四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四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四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四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四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四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四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四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五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五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五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五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五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五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五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五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五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五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六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六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六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六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六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六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六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六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六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六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七十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七十一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七十二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七十三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七十四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七十五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七十六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七十七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七十八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七十九年）

莒展輿廢而復入

莒展輿廢而復入（襄公四百八十年）

莒展輿廢而

晉士燮來聘言伐鄆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綏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非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寵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餽之鄆人行成（成公八年）

禮無加貨者言朝聘有財貨之禮不可加以貨幣也況受賂乎事無二成杜注公私不由成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由否（成公八年）

杜注必以同姓者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也胡傳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媵夫人行則姪娣從（姪兄子娣弟妹）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非禮也案共姬之嫁衛晉齊皆來媵杜注以媵爲女故曰骨肉至親可息陰訟三國來媵故曰一娶十二女爲斯大謂宋以王後猶得備天子之制亦未可知或又謂宋之僭始華元欲已媵諸侯故使宋公僭天子之制也劉敞駁左氏同姓媵之或不能備突天子之妃百二十又可一姓乎案齊亦來媵則必同姓媵之之說非矣又案媵有二義有以妾爲媵者亦有以送爲媵者左氏之言不誤而諸儒解之誤也戴埴曰考經傳媵特送侄之名爾史記載伊尹爲媵送女春秋戰公子結媵陳婦于鄄與執宮公及非伯以媵泰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

左傳禮說卷四　十三

析歸父媵之伊尹公子結宮公非伯析歸父皆皆爲媵初不言某國之女爲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謂同姓至親可講餽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略然春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辭書人不書女其事甚明矧當時魯爲弱國皆爲齊晉所陵豬恐不屑以女爲媵而齊晉皆以女爲魯女從妾乎古有一娶九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考之經傳斷不以妾謂媵楚辭魚鱗鱗分媵予賄庸瞻注媵將送也注引左傳媵黍穆姬詩遠于將之疏釋曰皆謂送行也不指爲妾公羊僖八年齊媵之說乃漢儒之論恐因詩序而訛也案江有汜詩序即以媵爲妾之說衛晉齊之來媵必不如舊說以爲妾媵也魯宋入春秋後今始通昏姻晉衛以兄弟之國來媵齊以歷代姻戚之故來媵備物委人致送乃情理之常日期不嫌先後倘謂以妾來媵一國三人其女稱媵其二人又何稱乎且揆之時勢齊晉衛允以女媵魯女乎大約內女之嫁凡來媵者皆制而不書惟伯姬則筆之聖人賢伯姬也明年晉齊二國來媵義同

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譏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成公九年）

案左氏謂魯請於杞公羊謂杞爲魯存二說不同胡傳謂杞叔姬之行賢不如宋共姬而

越禮不平如邾季姬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此即左氏之說也張自超曰杞入春秋未嘗與諸侯盟會寡小雖存而託昏姻以親魯通好八十餘年而叔姬忽不自安而歸此必有故也叔姬既歸而杞伯是年即與諸侯會盟始有杞伯蓋杞伯憫以叔姬故得罪於魯魯以爲計而託於晉也是杞之逆喪必有所屈此即公羊之說也愚謂左氏說特長

秋鄆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樂書伐鄆鄆人使伯錡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兩國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成公九年）

兩國兵交不罪來使禮也曰右左氏殺之非禮兵交使在其間二語遂著爲例後世多引之夫鄆雖貳楚然悔過面以禮來朝乃晉人不以禮接之既執其君伐其國而又殺其使是何禮也左氏言殺使非禮則執君之非禮也更可知矣自此鄆遂附楚以撓伯主凡二十年諸侯以失鄆爲憂無禮之害大矣

晉侯視于邶殯間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侧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忠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貴君徼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懽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成公九年）

范文子以楚囚爲君子者言其有禮也禮以尊君爲大而不背本不忘舊次之惟其無私而尊君知禮之大故能守之以忠信以成其仁所謂禮以仁義忠信爲本者此也范文子可謂知人晉侯重爲之禮而歸之得交鄰之道矣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翻茂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成公十年）

公如晉杜注親弔非禮然晉止公送葬更非禮矣公送葬而諸侯不在晉以非禮辱公也經諱而不書禮也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

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弃衛襄王勞文公而畀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者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成公十一年）

以晉室之大大而敢與王室爭田則時事可知矣王不敢斷而使二卿訟諸晉則王鑒可知矣傳曰晉郤至與周爭鄇田又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此與周郷爽愬周鄉爽同爲左氏嬉笑怒罵之文不言非禮而非禮自見

晉郤至如楚聘且泄憤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縖郤至升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昵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獲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干戈以爲其武夫以爲己股肱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成公十二年）

周禮春官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案鍾以金爲之故曰金奏縣者鍾鼓也禮兩君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又賓入大門而奏肆夏既以大禮重以備樂言此兩君相見之禮使臣不敢當是以走出也諸侯敵王事有相朝之禮有享宴之禮享訓薦羞敵有憾薦而不飲食也宴示慈惠則折俎相與共食也夫慈惠所以布政然必先恭儉以行禮而後能成故曰政以禮成郤至與楚言禮者因子反地室金奏無禮之事一矢加遺無禮之言故以禮折之也食言即無信也信以成禮禮必原於忠信無禮之人必然無信不必於其食言時知之於其無禮時已知之矣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爲（成公十三年）

郤錡郤克子克爲晉先君景公之上卿錡嗣父爲卿幹猶樹幹猶基人無禮不立禮無敬不行故曰禮者敬而已不敬無禮欲身之不亡得乎十七年晉殺郤錡孟獻子之言驗矣由此可知宋儒主敬之學皆禮學也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諸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爲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畢賜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脹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脹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成公十三年）

此篇是左氏言禮最精之文行人使入也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從聘者之賜禮賓也禮王以行人禮宣伯而舍于郊公使卿賜如覿幣下大夫賜上介亦如之故介有賜賜之禮王以行人禮宣伯而使獻子爲介故重賜之祀有執膰戎有受脹脹是祭社稷肉膰是祭宗廟肉而皆盛以脤器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中即天地之正氣也對禽獸之得偏氣而言所謂命者天命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也子貢曰何以爲此中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中即無過不及之謂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者則即執物禮從義出威儀爲定命之符威儀可則即所以定命也動作即進退周旋合禮謂之威儀能合禮則有福不能則有禍左氏之言禍福常以有禮無禮斷之其言精矣養之以福者養所受天命之中也能養則有有威儀定命而受福不養則惰而敗以取禍棄其命矣惰不敬也不敬即不中何以定命乎今乃知勤禮即所以養中即所謂盡性以至於命矣君子小人以位言禮不下於庶人君子言勤禮而小人言盡力者勤其業即所以盡其禮也孝弟力田非盡力乎致猶極也勤禮莫如致敬勤乎禮而極於敬也即禮記毋不敬之義論語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敬即敬品篇即篤實凡篤實敬品之人其循禮也易人而有禮動則致福亦不能以君子小人之位分之矣左氏之言禮必本於敬凡言不敬者即無禮也與孔子之言禮若合符節而以有禮無禮斷禍福則從洪範得來

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成公十四年）

苦成叔郤犨也傲即不敬也不敬即無禮故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此篇亦以禮之有無斷禍福郤犨惟傲故弃魯而奔已醜之矣弃衛而納不令之臣罔三年而

鄧氏亡矣乃知無禮者取禍之道也詩言彼交匪傲萬福來求知福之來由於敬卽知禍之來由於傲矣

秋宣伯如齊逆女穆姜送出門而誓曰不聞婦人送人不出門今我送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舉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穆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成公十四年）

穆姜者宣公夫人穆姜尚存也僑如不氏接上再見省文也左氏以僑如稱族爲尊君命舍族爲尊夫人皆非也穀梁謂大夫以夫人譏不親迎也程子辨其非矣姜穆氏乃知文二年宣元年姜不書氏者闕文也齊姜無失德魯娶夫人無失禮此何以聖人筆之明嫌也成有定叔與莊有成風文有敬嬴同成之娶齊姜也晚而定叔爲襄之母焉穆夫人非穆小君亦與成風敬嬴同使齊姜之娶不備幣之則襄之爲君母孰爲君祖母乎蓄史於夫人之娶必備書之而聖人皆削之其筆之者必有用意之所在至家鉉翁謂穆姜與僑如共謀逐季氏不避嫌疑吞氏從而掩之惡彰日聞於外今使僑如賢爲魯國玷夫人亦預有辱焉斯大亦謂僑如在國則通于穆姜歸齊則通于聲孟（穆公聲公）諛佞淫凶行同貪獸舟廷之上覩無他人乃昧昧然獨僑如是使於敬大婚重宗廟之義何居案此皆各明一義非經之本旨也

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靜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成公十五年）

達節者天理之節文節猶分也人各安於其分卽禮也聖達節者杜注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林注如唐虞禪夏殷周繼湯武革命達其禮節無可無不可案守節如子臧季札之倫若失節者多矣推之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節也卽禮也禮不當事二君嫁二夫也凡失節者皆越乎禮之人也

楚屈申圍宋師于連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使鄖公鍾儀及暴隆逢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梁武子欲報楚韋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成公十六年）

禮從義出必以信守之無禮之人必食言不能信卽不能守禮也子反言敵利而進何盟之有知利而不知義無禮甚矣禮者身之幹也幹不立則枝葉無所附禮不立則身亡故曰信禮之亡欲免得乎

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臨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器而食話言好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倫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成公十五年）

以德刑詳禮義信爲戰之器可謂知本器猶用也詳謂審詳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意禮以順時如省耕省斂使民以時是也使民以時則百物蕃殖故曰時順而物成而守物屬信卽前篇信以守禮之意

囚楚公子茷梁弘見子重之旌謂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便不使鉞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晉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夫傷補卒乘耦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皆人忠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屬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卽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成公十六年）

好以衆整好以暇治其形整齊而其神閒暇也是爲節制之師而非有禮者不能其詳行人不使臨事食言者皆無禮之事也而爲整暇之反則知能整暇者非有禮不能晉文之霸望其軍曰少長有禮能整暇之謂也又案以整非僅步伐整齊已也如易言丈人師出以律者近是故曰搖山易搖岳軍難以暇非如賂駐秦師是能戰勝於廟堂神自暇也以整以暇二語包括後世一切兵書

二月乙酉朔晉侯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廩匡乏困救災患禁淫

愿潛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雖賤隸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慆慆范武子之法有行來爲司空使脩士篤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爲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爲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郤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揮遠鬯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至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譬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假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訐言所以復霸也（襄公十八年）

晉文之霸也出定襄王以平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悼公其知之矣當大夫迎于河源之時悼公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抱負已自不凡其言有天命者蓋早已知天秩天敘之不容紊也故即位之初法文公之示義示禮其施舍已賚迷歸寘振慶滯匡乏困救災患者莫非義也其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者莫非禮也其先使訓語御知義者以禮由義出也其訓勇力之士時使訓卒乘親以聽命訓至騶知禮此三者皆禮之事也故能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杜注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也然

則晉悼之復霸也非禮義不成能紹文公之業者知所先務也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謂爲舅甥（成公十八年）

君子謂晉有禮公之語杞桓公亦謂晉君有禮也然則悼公之霸謂其以有禮得之可也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以衆不過國乏不及事到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臻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成公十八年）

春秋時乞師之事大約視其國所使之人爵秩大小即以所應將之師與之越武仲引十七年荀罃乞師之事蓋因大國之使而加敬合於禮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順也

順即合禮也禮無不順前此莊宣襄子路寢而莊則子般見殺宣則閽弒出葬莊之非緩宣五月而葬得道順禮惟成公也

九月鄭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襄公元年

周禮大行人注疏引作小國朝焉晉當時晉悼將興伯棼以禮屬諸侯諸侯皆講朝聘之禮葉氏引周官以詆之非也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喪姑者也酈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爲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姒也詩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襄公二年

禮無所逆猶言禮無不順也禮莫切於明人倫以順逆論禮乃左氏之要言引詩以洽百禮降福孔偕以洽百禮之證也

公如晉始朝也復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襄公三年

是時公年六歲卽位而朝晉因晉悼之將霸孟獻子使之稽首以固邦交也杜注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洽案以小事大當循禮不應過卑知武子知禮曰寡君懼矣以稽首乃事天子之禮也知武子言天子在是尊王也此晉悼之所以霸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閻師以軍法從事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戾爰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襄公三年

魏絳言師衆以順爲武者蓋以禮無不順有禮則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者敬乃禮之本也其下又兩言敬字魏絳可謂知禮之本矣故晉侯曰吾子之討軍禮也惟禮可以服人

諏齊難爲謀臣穆五善敢不重拜襄公四年

燕禮注以鍾鎛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鄭注九夏皆詩篇名杜注樂曲名非是　鄭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又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鄭注曰肆夏僭諸侯也案此正與穆叔一時事晉悼用肆夏享大夫故趙文子亦僭用之也或謂燕禮聞燕他國大夫得奏肆夏而穆叔不拜以爲使臣不敢與聞壹諸侯燕聘賓惟用肆夏一章而兩君相見及天子享諸侯乃得備三章其曰肆夏之三者猶文王大明緜三篇稱文王之三應鳴四牡皇皇者華稱鹿鳴之三也肆夏與繁遏渠爲三章肆夏其一繁遏其二渠其三更端三奏故又曰三夏元侯者諸侯之長也大宗伯職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小行人掌使適四方協賓客之禮諸侯有行人是通使之官也先君之禮耦之以樂者以歌樂助享禮也言先君之禮郯重出之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子員之言蓋譏穆叔之不知禮穆叔郯將禮字撤開祇言不拜與重拜之故而皆之失禮已之知禮不言自明五善謂諮詢度諏謀也而五善之中以訪問於善爲諮諮禮爲度二語尤重

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葬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己樹六檟於蒲裏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也其是之謂乎襄公四年

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襄公四年

不終君者言定姒爲夫人之禮不成則君於喪親之禮不終也君長誰受其咎謂專季孫呂爽備言李宸妃祔此季孫前取穆姜櫬已無禮矣定姒之喪欲從簡略致小君之喪不成更無禮也故曰多行無禮必自及季孫六檟匠人未得正卿同意而竟用之亦可謂無禮而季孫未能止者屈於禮而不敢責匠慶也多行無禮一語遂爲行父一生定評杜注御止也

冬十月邾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蓋魯於是乎始蓋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鄫襄公四年

禮經遺喪男子袒括髮婦人髽檀弓曰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于臺駘始也蓋髽本喪禮非所施於弔言始髽者記禮之變也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

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襄公五年

公在位杜注在昨階西鄉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至即位於序端然則公即位序端亦西鄉也行父爲正卿相三君當時魯人以爲有功王室多稱其忠而左氏惟以其無私積謂之忠大有言外意夫清廉乃人臣之本分豈能以家無金玉器物即謂之忠況行父助襄仲弒逆逐歸父幽君毋忠臣乃如是乎大節已虧且不知禮故多行無禮見譏於君子見屈於匠慶世豈有無禮之人而可稱爲忠臣者乎

政逮大夫自行父始謂之爲權奸之流誠非過矣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襄公五年

三卜合禮經何以譏蓋卜郊止於三月四月則過時卜不從而免牲則變常故譏之傳借孟獻子語以見其失禮郊祀后稷以配天是魯之所謂郊乃孟春祈穀之祭無冬至大郊之事禮本非僭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出月令此郊而後耕之事然子言今既耕而後卜郊宜其不從也則其非禮也明矣

一語而孫子曠傚之謂如見衛則橫而委蛇則順從者謂順從也或曰從與衛對當謂爲縱如草木然縱則順理衛則逆理禮無不順逆則非禮衛而委蛇必折者逆禮而自以爲順故無遏肆亦無倦容人必亡猶木必折也十四年孫林父果有逐君之事無禮之人其逆志已善於平素矣

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想諸晉而殿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鄢子駟相又不禮焉子駟使賊夜弒之及鄢子駟使賊夜弒之因以據傳鄭僖公爲太子不禮子罕子豐將會于鄢又不禮子駟及鄢子駟疾赴於諸侯公殿亦皆以爲弒春秋之事當據三傳既皆以爲弒當無可疑而諸儒疑之者以左氏所言僅不禮子駟遽行弒君似非情理公殿則言君欲從晉臣欲從楚君不勝其臣以弒而死然子駟當鄢成公時已請從晉及城虎牢後鄭堅事晉亦諸大夫之志也君臣本無爭從晉楚之事且大夫果以爭事楚弒君何以明年鄭僖公緩雖鄭即侵蔡獲蔡公子燮且伐楚疆獻楚捷乎則公殺之言非也以全觀之子駟欲專國政因弒僖公

而立簡公時簡公五歲耳喫爲弒逆而陽以暴疾卒於道路赴告魯史卽從而書之凡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獨地者舜史亦以爲疑而不敢改告辭也史書之夫子筆之雖弒逆大事亦不能更其文也豈爲鄭之亂賊諱哉如謂三傳不足信則諸傳之言亦豈足信若如傳言因不禮而弒則禮之關繫亦重矣

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襄公八年）

杜注晉悼復修霸業故朝而奠其多少案稟其多少指朝聘貢獻而言正義則指三歲五歲而言昭三年子大叔云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愚謂朝聘之數兼二義始備

冬楚子鄭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蜡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咎讒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逸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乂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令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

左傳禮說卷五　五

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匱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閒以爨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駟也受其咎乃及楚平（襄公八年）

犧牲以爲盟玉帛以講信小事大之禮也鄭介于晉楚之中故曰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子展之言以信爲主各有見地蓋子展根本之談能杖信以待晉完守以老楚鄭可自強矣子駟講事大之禮以待強者則就棄時情勢言之也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畊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歃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襄公八年）

宣十六年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鬯圭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匄士會孫也故曰先君守官之嗣君子以爲知禮者稱先君而及先祖且表前代之勳以答友朋勉勵之意故曰知

禮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三三艮下艮上）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震下兌上）其出也君必速出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弃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非得出矣（襄公九年）

文言作元者善之長也此處善作體以象言故曰體以德言故曰義此四語自是古語文言曰嘉會足以合禮此云嘉德足以合禮可見禮原於德也古語以元亨利貞爲四德故穆姜曰有四德者雖隨而無咎而禮與德尤爲相連穆姜淫僻如欲服成公驕恣且無禮也其曰不靖國家不可謂亨而亨之德屬於禮然則欲靖國家者非禮不可觀於斯言而信矣

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嘉公子發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逺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襄公九年）

晉大鄭小晉藉其伯者之威以凌鄭若非以禮折之必無幸矣觀子展子駟講事大之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以二十五字爲一句理直氣壯惟禮是依以禮先強立言得體子駟外交之才誠矯矯也楚語問誰相禮則華元子駟乃春秋時外交之雋才當時以禮折晉晉不能不服於禮況知武子皆其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先王之禮也其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此是晉服於禮之證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

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諸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襄公九年

歲星十二年而一周天終仰周也月令歲將幾終鄭注云言日月星辰運行於此乃皆周匝於故處也冠者成人之服諸侯之冠禮亡今惟有士冠禮耳士冠必三加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公則四加大戴禮公冠篇於是士三冠更加玄冕大約士庶二十而冠曲禮曰二十曰弱冠冠子大略篇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楊倞注云先於臣下一年也傳言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似與曲禮不同淮南氾論訓注云國君十二而冠冠而娶十五而生子或當時不遵古禮諸侯之子多早娶也祼即灌也謂以灌鬯酒享祭先君金石節之謂冠時之樂也先君之祧是時公年十二已如晉者三如會者五今還及衛仰冠於今衛獻公曾祖成公之廟雖禮出於桃宜亦可見謹事霸主不敢宿其命令其用心良苦而於禮之合否不暇再計較也晉侯歸諜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昕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篇而楚不能與爭襄公十年

施舍禮也財不施則民不知惠節儉亦禮也財不節則民不知儉昕以幣更者以幣易牲也此四句皆節用之事而施舍則愛民之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越語今越國亦節矣韋注有節度也夫制節謹度則有禮可知國乃有節成爲禮俗也宜三篇而楚不能與爭矣

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襄公十年

不敬即無禮也會盟禮之重者太子光不敬高厚相光亦不敬是時晉悼君臣皆以言禮重興霸業而光厚如是齊之霸衰矣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弒其君光無禮致禍兆於此矣

五月庚寅衛侯出奔齊衛侯與向戌有惡故先之以晉人之伐也向戌欲弭之故請合諸侯於宋公子罕亦欲弭兵以安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荷假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事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弭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瞿人禮也師曠孟獻子以桑蓬父爲右生桑丕玆事仲尼襄公十年

宋向戌之辭偪陽禮也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莊子湯有桑林之舞當時宋以王者後魯以周公後皆僭用天子禮樂故諸侯之國於宋魯觀禮也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正義曰周禮大司樂大祭祀王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禮記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仲尼燕居兩君相見亦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故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也舞師題以旌夏者舞初入之時樂師建旌夏以引武人而入以題識其舞列之首也夏雉羽也周禮天官屬有夏采僭而而退入于房者懼僭也去旌而禮仍

僭苟瑩晉我辭禮矣則宋之弦用僭禮亦可知也

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視之王叔之宰曰簡門闔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雖爲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晉七姓從于平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辟旌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簡門闔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簡門闔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審不告也單靖公爲卿士以相王室襄公十年

要即訟辭舉其要者而核實言之也周禮卿士職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注要之爲其罪辭如今劾矣王制正義曰要謂爲其罪法之要辭即囚之狀辨要辨契即契券訟之設也王叔陳生與伯與合要辭而王叔不能舉其證其理曲而伯與直王右伯與本所其理之也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其言仍有君臣之禮焉然王右伯與而不敢自斷使晉大夫於王庭斷之非禮之甚而周衰亦可知矣

春秋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
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晉
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襄公十一年

伯爲大國本有三軍不知何時改爲二軍然二軍皆屬公室私室不能據之出師則命卿
將之耳春秋書某帥師皆一卿一軍成六年侵宋因承晉命則兩卿將兩軍此魯之舊制
也作謂改作之非創始也皆有三軍將中軍者稱元帥季氏欲專兵權效晉之稱元帥而
改作三軍時公年十四或以壯國威愚之名則三家分將實則專箝中軍羅三軍猶魯門
之軍而將有專屬季氏更握大權矣夫三家分據而有其實三子何爲而不各毀其乘乎
雖所分之軍三家措置不同而自襄十五年至哀三年季叔仲各將一軍以出者有二而
人各將以出者有八是知公室徒有虛名而兵權盡在私家也至於軍制既改則軍賦與
卒乘必增蓋不可得而攷矣諸儒議論紛紛或援周官周禮以證之未必得其實也盟諸
僖公之門詛諸五父之通衢欲使國人皆知之然強私弱公既盟復詛豈禮也哉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許
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圃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
洧陘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武
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蓄利毋保姦毋留愿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戒
間慈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
命亡氏踣其國家襄公十一年

不慎謂不謹於禮也慎即敬威儀謹辭令之謂司慎司盟在名山大川之上則知二司天
神也即周禮所謂司中司命之類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
懷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撫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
諸侯之師壇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多十月丁亥鄭子
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
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辭手解不赦有寘君開

命矣襄公十一年

經書行人則知非使人之罪晉楚執使人之暴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例在成九年晉赦
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禮也傳言晉之有禮以形楚之無禮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
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無壓
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以德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壓
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聞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
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嬖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
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
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實國之典也藏
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襄公十一年

少牢禮特牲禮無奏樂之文必士大夫有功而君賜之故曰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體也曰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其義最精言樂而仁義禮信

之德備焉可知樂不止和所謂和者和其心即安其德也詩人謂九合成而齊桓驕三盟
畢而晉悼怠故魏絳安其樂而思其終一語尤爲至言又引書言居安思危而以思則有
備有備無患釋之凡有國家者當奉爲圭臬也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
禰廟是故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襄公十一年
此言哭同姓之禮也傳言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則周廟
爲文王之廟無疑也諸儒據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疑周廟非文王之廟顧炎武
云此廟也非祖也始封之君謂之祖然則諸侯不敢祖天子未嘗不敢祭天子故稱之爲
周廟顧棟高力辨魯無文王廟其說非也

靈王求后子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
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
而人齊侯許晉王使陰里逆之襄公十二年

此言天子求后諸侯答言之禮杜注陰里周大夫也結成也淮南泰族訓曰待媒而結言

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於楚爲夫人富禮也襄公十二年

秦嬴景公之妹其嫁楚也有乖傳於此時言之者以發夫人有故不富必使命卿之禮也

或父卒已沒亦可謂之有故

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襄公十三年

杜注以公告廟飲至書勞爲三事謂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乃不書至正義曰周禮王功曰勳事功曰勞對則勳大而勞小或謂飲至之禮所以告廟也而書勞卽以飲至之時爲之不可分爲三事此傳特美孟獻子之行禮也

荀罃士魴卒皆侯薳于絳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晉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梁嬰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順上趙武君其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梁嬰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仕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梁嬰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所不嗣事子齊者有如河乃誤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爲丈夫也襄公十九年

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惰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德不爭也詩之衰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亂不爭並生由爭善也詩之爭德國家之敗恆必由之襄公十三年

此篇言讓爲禮之主能以禮讓謂之德德不能以禮讓謂之昏德不獨一身之禍福所繫卽國家之興衰治亂恆必由之與孔子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一章若重規疊矩也傳有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卽禮矣此云君子尚能以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讓亂不爭然則禮也者先王之制作精意存焉由於不爭然則禮也者先王之制作精意存焉由於不爭善者謂不讓善於人也夫不讓善而爭善猶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祭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者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襄公十九年

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亦拜取鄆田也因賦黍苗而卒拜稽首可謂知禮若作林鐘而致且言銘者一以昭明德一以懲無禮今功且不有何有於德已則非禮何以懲人或謂

鑒之戰季文子作武宮魯之作佾蓋武宮之作亦非禮也君子之於禮本身作則卽所以教後人也

齊侯竪于魯曰顏氏婦無子其姪聲姬生光以爲大子諸于仲子戎子戎子娶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惡今無故而廢之是棄鄰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襄公十九年

夙沙衛以在人面忽爲宮傅非禮也此後世宦官加宮傅之作俑婦人除死刑之外無肆劓宮殘身之刑卽犯死刑亦不應暴尸於朝市今齊光之殺戎子竟尸諸朝故曰非禮也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襄公十九年

經書聞齊侯卒乃還蓋善其合禮也伐喪非禮故春秋美之公羊曰還者美辭也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斯言得之杜氏曰禮之常不必待君命也

晉侯以其尊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諸於魯國之大正卿之尊而貨盜焉其何盜之能詰武仲又言洒濯其心是不貪也軌度其信身心如一是有禮也不貪而有禮則加刑於盜而莫敢不慤此則正本清源之治也卽孔子荀子不欲誅賞不窮之義也

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襄公二十九年

二十四年傳穆叔如周王賜之大路此亦云大路則知大路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也以行非禮也昭四年傳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與此以字義同行者乘車在前道車蒞車序從天子命之以路車行也王追賜鄭公孫蠆之大路則伯討之爲王平亦可知矣

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蹙其本必不有其宗襄公二十九年

石共子卽石買也悼子卽石惡買之子也親者身之本父死而子不哀是蹙其本也蹙猶拔也如木然拔其本則枝葉槁矣故曰本實先撥枝葉從之禮起於伯當而義繫乎天親本既亡矣何宗之有爲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襄公二十年

杜注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

鄫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盜何故不可子爲司

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中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擯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兵於楚晉於是乎有鼎鉉之役謂我敝邑還在晉國譬諸草木吾是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寵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滅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晉卿與執燔焉間二年閼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罪病不廢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襄公二十二年

杜注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也愚案子產對晉之辭皆本禮言寡君即位八月當晉悼之九年即朝于晉我有禮也因執事不禮於寡君於是始有差池之事因楚之申禮於敝邑於是有二年六月朝楚之事然則我之從楚不從楚因其競與不競申禮不申禮而已即有禮與强可以庇民之意當是時也晉不禮而楚申禮設從晉不從楚即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也是以不敢擯貳於楚者貳於楚之有禮也其語意俱妙四

年傳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曰陳不服於楚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時晉楚方爭陳武仲亦以不服於有禮言之與此處可以參看子產之意楚一不競而不申禮我即朝晉不朝之間亦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也中間之朝楚因其有禮而不朝晉因其不禮辭意最明亦辭令最善惟有禮者可以服人不其然乎見於晉酖者鄭伯見晉君於夏祭之時也月令孟夏天子飲酎用禮樂鄭云酎之言醇也重釀之爲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執燔焉言祭末受胙肉也成十三年傳祀有執燔戎有受脤言於祭畢受而執之也言執事者不敢斥言晉君之不禮故言執事周禮無少正官名而魯有少正卯子產稱少正當是春秋時之官名也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蔡侯自拘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失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自棄也弗能久矣襄公二十二年

忠信禮之本也篤敬禮之行也君人執信臣人執共雖以忠信篤敬分君臣之執然曰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則忠信之中有忠信矣此左氏言禮至精處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可以參看

九月鄆公孫黑胘有疾歸邑于公召宰老宗人立段而使職以共祀遣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冨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鄆子張其有焉襄公二十二年

王制天子社稷之祭皆大牢諸侯社稷之祭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以特羊者四時之祀以一羊也殷盛祭也謂既祔練祥之屬重於時祭者禮器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鄆注君子言大夫以上雜記云大夫之廟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或言大夫不當用大牢禮記出漢儒雜採耳大夫常祀當如少牢饋食禮公孫黑胘之屬官者省其員也薄祭者節其用也歸其餘邑不求富也貴而能貧生不在冨一語見道甚深可爲千古紳紳之家座右銘其曰敬共事君生在敬戒得禮之意可以燕翼子貽孫謀矣

楚靈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圖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靚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共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葆子焉爲令尹公鉏子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葆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靚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靚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襄公二十二年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靚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則子南之貪橫也可知特楚康欲殺子南而告子南之子棄疾豈禮也歟殺子南於朝車裂靚起於四竟抑何用刑之酷也棄疾言君臣有禮者謂己不敢犯禮擅移父尸也周禮掌戮曰凡殺人者肆之三日故三日無命乃敢請尸也杜注傳譏康王與人子謀殺其父失君臣之義也案蓮

子馮爲令尹有寵臣八人無祿而多馬不克由禮蹈子南之覆轍矣非得申叔豫之言而知改亦危矣哉

莽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閽者凡鄰國有喪當閽樂奏禮也況姻親之國有喪其毋有喪服而平公不徹樂此則失禮之大者

杜注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也或曰悼夫人疑是杞孝公女平公好音故慆堙心耳秦醫和之禮爲鄰國閽者凡鄰國有喪當閽樂奏禮也況姻親之國有喪其毋有喪服而平公不徹樂此則失禮之大者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北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脯故公鉏氏窩又出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

周禮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侯禮時所用聘物不過帛錦加玉用皮用馬之類而於圭璋則還之宋閻重幣范宣子貪黷無厭諸侯之幣重其不遵周制不待言矣子產不敢與之言禮而與之言令德令名皆仲曰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有德必有禮也受賄之名惡欲去惡名則必輕幣後我以生是求敝之語象簡焚身是危彼之語皆足見子產辭令之善也

齊人城郚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襄公二十四年）

杜注大路天子所賜之車之總名也爲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輅張本也案大路詳十九年魯自宣九年薨如京師後不聘王者四十餘年今豹如周乃嘉其有禮且賜之大路則當時王室衰微所謂禮者亦可知矣

晉侯斐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費乎不然其惑疾將死而疑也（襄公二十四年）

降階卻禮讓之事也程鄭爲晉侯斐臣代樂盈佐下軍富貴驕人不知禮讓爲何事故有

此間井而不記必因祭位慕祿之人必知進而不知退者也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可謂名言凡達官貴人不可不書之爲座右銘若不信者即是將死人也禮運曰禮義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周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知進而不知退故放曰其肌膚不識降階之義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襄公二十五年）

愈樾曰側當作堲側從則聲堲從即聲堲莊公于北郭乃用夏后氏堲周之法棺弓曰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蓋殷以前有棺無槨有虞氏瓦棺而已夏后氏則以甎堲於棺之外鄭注側塵埋之不殊於廟四翣者堲周殷執紼而見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同子產入數俘而已不以蒙因歸也其出也杜注側塵埋之不殊於廟四翣者堲周侯冤擁社以亡國自待乃使祓社以除不祥當時陳墓臣葬故鄭已收其人民兵符土地乃使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襄公二十五年）

鄭從陳爲報復之師遂入陳陳侯葬墓既乃知鄭無滅陳之意乃復還賂以宗器以求冤陳侯冤擁社者戴喪冠抱社主即肉袒扶櫬之意也使其衆男女別辨衆因以待於朝者示願爲臣妾之意也子展執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進獻此子展之有禮也與成二年韓厥執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同子產入數俘而已不以衆因歸也其出也因陳侯冤擁社以亡國自待乃使祓社以除不祥當時陳墓臣葬故鄭已收其人民兵符土地乃使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以復其職而安其國鄭師乃還此子產之有禮也非埋木刊陳本當報怨而征之服而舍之秋毫無犯盡禮而退子展子產可以風矣

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襄公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傳宣子說乃輕幣知猶有未盡輕者至趙文子而後輕之也重其禮者令諸國謹於朝聘之禮也受賄者但求幣重而禮可略此乃令其重禮且曰敬行其禮晉爲伯主其業稍衰欲服諸侯豹以禮言知禮之可以屬諸侯也

鄫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棄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還我昏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之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辭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殺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

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也襄公二十五年

戎服軍中之服也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注韋弁以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子產以戎服將事禮之蒸也苟以其侵鄭者之權而掠其功故三詰之而子產之對皆本於禮所謂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愼辭也鄭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康成以此謂杞宋爲二王之後蘇祝堯之後陳舜之後是爲三恪子產先言先王後言先君禮也陳忘先王之大德虔先君之大惠禮已當伐況恃楚陵我有井堙木刊之怨乎然則伐陳者即承先王之命而討其罪也無所謂侵小也周禮大司馬九畿之藉鄭注引此傳折作畿木一字天子之地一圻仰詩曰邦畿千里也司馬法十成爲終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者中國七十小國五十以是差等也子產入陳數其俘而還未嘗利陳之土地因嘗有侵小之詰援禮以折之隱然諷晉之有數圻者非禮也皆侵小而得之者也若戎服將事山於不敢廢天命鄭雖守戎服輔王之職而晉乃忘文公布命之事孰爲有禮孰爲非禮乎國無論小大強弱一衡以禮則大國不能不屈於小國觀於子產之文辭而益信矣

楚蕩掩爲司馬子木使比賦數甲兵甲午蕩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畝入幣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襄公二十五年

書土田者書土地之所宜也此句爲綱以下九句皆言其事以言地利也量入修賦亦上承地利而起下文以寫國也賦車馬之數並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以强國也車兵徒卒皆兵器司兵掌五兵五兵者戈殳戟酋矛步卒之五兵舞夷矛而有弓矢杜注曰得治國之禮傳言楚之所以興也案晉悼初霸猶以禮圖治及霸業已衰只令諸侯重其朝聘之禮而已楚子木當國井牧兵賦內政非然有條此仰晉衰楚盛之機左氏以爲禮也而晉遂將率諸侯以事楚矣中原無霸棄禮而國衰可勝慨哉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叟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亦終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本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矣哉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襄公十四年）

讓禮之主也季札顧附於子臧之義曰以無失節無失節即禮也惟禮有節守之則堅而義生焉後世以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爲守節要之範圍於禮而已古今來如季札之賢者能有幾人故當與夷齊高節並稱也論者乃以圖悶試俠夫差喪讓機季子讓國之非是以後事之成敗論人皆刻腹之論耳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靜師曹鼓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敬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幷帑於戚而入見簡伯玉曰君之

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庶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鯈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匡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河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追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鉏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赦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廢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面奉妻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驕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寡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寡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蒯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襄公十四年）

鄉飲酒體有主人戒賓賠此戒字之所從出侯禮有公食大夫禮此食牲饔之禮也食已之大夫當亦儀之玉藻言賜食于君前是已孫文子甯惠子皆服而朝杜注服朝服待命於朝也皮冠者田獵之冠士冠禮注云皮弁以白鹿皮爲之衛獻公賜二大夫食二大夫服朝服而待命公曰吁不召而射鴻於囿已無禮矣及二大夫從公於囿公不釋皮冠與之言而不與食又無禮矣孫文子如戚其子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以激怒之亦無禮之事也然則衛獻公之失國因無禮也若夫二子逐君罪不勝誅只載簡伯玉數言其罪定矣子魚言射爲禮者言如禮射之不求中是不背師不服射是不爲戮私情公義斟酌於其間也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本縣亥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君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教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謀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公十四年）

晉初爲一軍後爲二軍僖二十八年晉文作三軍及成三年景公始作六軍是天子之制矣至此則舍新軍而復三軍之舊也傳以爲禮則從前之非禮也可知左氏此篇陳義最高其謂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即孟子民爲貴君爲輕之意也又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曰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曰棄天地之性性賦於天君與臣民同此性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知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也有命焉左氏以天字歷數君字具有至理又以民字托起臣字天使師保貳其君也凡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皆有親暱以相輔佐此

即天秩天敘之禮也黨善匡過敎忠革失憑之所在卽禮之所在也左氏兩言性字直抉禮之精蘊與中庸之言性者符合惟禮在故冠服之分不可不嚴民奉其君愛如父母仰如日月敬如神明畏如雷霆也亦惟禮在故上下之情不可不通君之於民當養之如子養之如天容之如地也

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襄公十四年）

杜注析羽爲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宣子假之而弗歸更非始於齊人之貳據杜注羽毛爲王者之所建而齊有之非禮也范宣子假之而弗歸更非禮也定四年晉人又假毛羽于鄭召陵之會旆之於車因以失鄭晉悼之霸君臣有禮及其霸之衰也則以無禮失諸侯甚矣禮之不可不重也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襄公十五年）

經書王逆后者二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此書劉夏逆王后於齊傳曰非禮以卿不行也劉夏者天子之大夫而非卿也周禮宰夫八卿一曰正上大夫卿也二曰師中大夫也傳稱官師則大夫也劉夏稱名見其非禮蓋單靖公三公而僅卿士初劉

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代扶其傷而死（襄公十七年）

飲馬而毀其瓶先自處於無禮宜來無禮之詢然重丘人詢及其父遂君之惡則無禮之甚矣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嬖堅言齊侯使無死君之賜臣也而使刑臣禮於士是君之賜臣不終也後世奄宦柄國大臣有認爲父子者眞可愧矣

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功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撲其不勉者曰晉僭小人皆有閑廬以辟燠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誣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訊有祝譸之本也（襄公十七年）

宋平公築臺不俟農功之畢非禮也子罕爲皇國父分謗可謂得禮昭二十年傳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譸者或毀或譽故以有詛有祝比之子罕所言得大臣之體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既夕禮有此唯卿爲大夫（襄公十七年）

晏桓子晏父也縗喪服衣縗斬猶曰斬縗謂斬布爲之不緝其端也麤三升布也苴者麻之一名喪服云苴絰杖絞帶鄭注云麻在首在腰皆曰絰要帶之下又有絞帶杖竹杖本用竹喪服傳曰菅屨者菅非也菲者屨之別名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既夕禮有此文杜氏曰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孫希旦曰晏嬰爲其父之服乃喪父之達禮也當時大夫行禮者少惟晏嬰服之故其老怪而問之晏子不欲顯言他人之失禮故遜辭以答之曰惟卿爲大夫言時人所行大夫之禮惟卿乃得行之已未爲卿不得行此禮也案春秋之見范宣子賦閟宮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舟無鳩乎（襄公十六年）

時遊禮者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晏子是遷辭耳故晏子舉寫戰此事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之是駁人之非遷辭以避咎義也

齊棄伯之弟鍼如晉將成叔向命召行人子朱子員行人子朱曰棄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也而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恤民不倦此爲禮之大節人或不知也而有禮無敗一語則憚怒曰班爵同何以臨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棄晉不和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棄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說而力爭不務禮而爭善卑於晉乎辭不失舊襄公二十六年

爭善卽讓善之反也坊記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案善卽所行爲善之名也不爭善而讓善卽禮讓也

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賦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讓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襄公二十六年

賞者人君之禮臣也故曰賞禮賞六邑而受三邑子產之禮讓也故曰讓不失禮傳言自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襄公二十六年

人君將賞爲之加膳飫賜將刑爲之不舉徹樂刑賞國之大事此二者禮之大節人所知也而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恤民不倦此爲禮之大節人或不知也而有禮無敗一語則憚怒曰班爵同何以臨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棄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也而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恤民不倦此爲禮之大節人或不知也而有禮無敗一語則是一時之名言千秋之龜鑑也乃作階親耳而三者禮之大節有禮無敗二語則是一時之名言千秋之龜鑑也

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寧旅無他事矣王賜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襄公二十六年

王使請事者問因何事來聘也聘禮及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注請猶問也起宣子名也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故起稱晉士時事謂四時貢職周禮小行人職春入貢秋獻功卽時事也大宰之屬官有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杜注云言獻職貢於寧旅不敢斥尊者是也小行人云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殷省聘問臣之禮也當時王室已衰晉猶行尊王之事故王以辭不失舊美之而列國久不知此禮矣可勝貢哉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懲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敢爲賦相鼠亦不知也襄公二十七年

車美而人陋猶之車甚澤人蓋卑非禮也故曰服美不稱卽彼己之子不稱其服之意相鼠之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人而無儀不死何爲與慶封食而不敢是無禮也譏以相鼠而不知是無識也明年慶封來奔君子早知之矣

夏免餘復攻甫氏殺甫囂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愚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死貸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饋實使之還山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訖於木門不郷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怨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留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女子爲卿襄公二十七年

喪之如稅服服虔曰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蓋稅以聞凶之日爲服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

喪之始其服追遇而服之兄弟之服是齊衰期公於子鮒之喪爲之服兄弟之服既過而猶不除故曰如稅服也邑有大小之分百邑大邑也以戶言易有共邑人三百戶語六十

用其所屬之小邑也

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侯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襄公二十七年

宣十六年傳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宋向戌以弭兵爲名敬逆趙武司馬以折俎是合於禮也周禮大司馬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牽其政令大祭祀饗食奉牲魚

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閭閒之曰鵲將作矣謂子家卜攻昜歐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多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

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

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鵲將作矣吾其何

可知折俎是司馬所掌使罷是禮者使弟子記錄之也公羊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

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辭足觀矣此言以爲多文辭亦此意也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

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

晉乎重巳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襄公二十八年

先事而後賄者先言朝聘之事而後言薦賄也未獲事者未盡小事大之禮也杜注言當

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案齊桓五伯之首後嗣不振乃講事大之禮亦可恥矣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襄公二十八年

從子之名始見於此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迓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恆有子禍襄公二十八年

不敬而惰傲其人之無禮可知子產決其必死乃知禮是生死關頭也淫而不父必有子禍蓋無禮之人已同禽獸有梟獍之子固其宜也襄山猪龍朱溷老賊遂接踵於世若早知左傳必有子禍之言或不敢放肆如是耶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嬖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配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性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彼議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婁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

以其泊館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嬖盧蒲嬖曰彼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棄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鵲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慶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多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閭閒之曰鵲將作矣謂子家速歸鵲作必於晉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後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棄盧蒲姜開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復矣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晉子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廄晏爲尸慶繁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爵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閭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襲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梃擊靡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勤於莞以知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廄晏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

內宮慶封歸過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經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之甲子尾抽梃擊靡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勤於莞以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焉襄二十八年

易內而飲酒不知禮爲何物矣慶封之淫如是宜其亡也天富淫人豈天道耶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自是名言周語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與此賞字合卽周易福善鵩淫之義也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都殿其鄰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都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寧吾一邑不受都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迭婁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襄公二十八年

孔子言富而好禮好禮卽傳所謂正德也厚利人之所欲必以正德爲之幅卽如布帛有幅爲之制度焉夫爲之制度非卽禮之所謂有節乎謂之幅制卽爲利立制矣正德利用厚生左氏於此三者每連類及之而其辭屢變非德無以爲利之幅非禮無以爲富之防也管仲曰德禮不易德與禮本相連也世有爲富不仁者驕奢淫佚放辟邪侈常爲刻薄攘奪之事以害人而蠹國蓋不仁卽無禮耳故曰復禮爲仁卽此傳正德之注脚也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襄公二十八年）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襄公二十八年）

此篇言禮以敬爲主因伯有之不敬而發揮之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禮至薄也有齋季女尸之則可以薦宗廟而享鬼神敬也季蘭是女子之美稱以蘭有國香而人服媚之也卽澗溪之毛行潦之水可羞王公可薦鬼神意宣二年傳云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此言敬民之主也蓋有禮而主敬可以爲之主不敬而無禮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可不儆哉

宋之盟晉楚大夫以君命結盟非自爲盟也楚大夫屈建卒而趙文子喪之如諸侯同盟者之禮是禮從其厚也（襄公二十八年）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儆過（襄公二十八年）

周王以十一月癸巳崩而以十二月甲寅告臣子怠慢之咎也從其赴而書之所以懲非禮之過文十四年傳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縞襚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其九年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與此條義同

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經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襄公二十九年）

公如齊如晉常有踰年始歸者則不朝正於廟亦多矣想魯史皆書之夫子皆削之而獨筆此者以楚乃蠻夷僭王之國正月不朝正而在楚則非常也聖人之傷心爲何如也穆衣所以衣尸楚既殯而使公親經著雜記記致經之禮云委衣于殯東則既殯猶致經也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鄭注桃鬼所惡茢可掃不祥植弓囊公朝于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強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案楚人以臣

禮强公使親經而巫以桃茢先祓殯是公以君禮臨其喪也以非禮辱人反召人辱已宜其悔矣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卒諸侯之大夫以城杞故悉在曲沃孟孝伯會之鄫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脩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襄公二十九年）

夏肄杞也肄餘也周宗猶宗周昭二十四年傳羣不恤其緐而憂宗周之隕周宗之隕亦其義也夫宗周不恤何有於諸姬棄周室諸姬而脩夏餘之杞悖禮甚矣禮由親而及疎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禮也鄰卽同姓昏姻異姓晉不鄰者棄諸姬也叔侯言晉將尋以肥杞卽與詩言協比其鄰之意相去遠矣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侮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侮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襄公二十九年）

專與侮皆悖乎禮侮必放肆及力盡而自斃災及其身矣專則擅恣以勢凌人而爲人所斃禍延於國矣此卽有禮無禮爲生死關頭也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襄公二十九年）

執幣者酬賓勸酒之幣也二人爲耦燕義曰古者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是饗畢而坐燕既燕而射也燕禮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注云君與賓爲耦大射禮三耦射畢然後公射又三耦射畢然後公再射乃獲飲解然則三耦射最其先其次公與賓其次卿大夫繼射此傳三耦不足者鄉射禮鄉注云司射選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爲三耦魯國是時賢臣皆仕於三家故公臣不能具三耦也夫魯本大國然以三家專政之故不能具三耦則公室之弱可知矣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

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洋洋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

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歌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脩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聲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脩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襄公二十九年

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而季札至魯亦請觀於周樂也聘禮記聘大禮之日既受賚饔請觀鄭注曰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是古禮於所聘之國有請觀之事季札大賢與古聖人有相契於微者聞其樂而知其德故其所論皆甚精當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又曰武盡美未盡善韶盡美非聖人不能知聖

有禮而怒子閻之無禮豈深知乎禮爲國之幹也故子皮柄政卽以授子產亦深知子產之能以禮治國也傳云禮爲國之幹也語最精要

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粢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鄭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襄公三十年）

子產之以禮治國若何先使國都及邊鄙皆有章程卽今日所謂地方自治也公卿大夫士庶人皆有服制不相踰越則奢侈者蓄藏之而不敢用故曰取我衣冠而褚之也田有封洫者周禮大司徒正其疆而封溝之鄭注封起土界也五溝五塗井田法也廬井有伍者廬中田之廬也九夫爲井廬井有伍使井田五家相保也賞大人之忠儉者而斃汰侈之有罪者使一國皆成禮治之國也弗許豐卷田獵用法先於貴强曰唯君用鮮粢給而已以禮折之也孟子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褚焉子產之待

豐卷亦古禮也子產治國法良意厚而悉根於禮季札贈言愼之以斃惟季札有此言惟子產能守之弗失也

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倫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皆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憪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倫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倫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皆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貢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襄公三十一年）

聖人言立於禮凡守禮之士去其嗜慾束其筋骸主之以敬行之以忠信脩規畧短雖至老耄而神明不衰者也趙孟之語倫孟孫之語更倫穆叔語季孫而季孫不從是亦季孫之倫也語倫則心不敬暮氣乘之穆叔知其必死因其無禮也當時晉與魯之政皆權在大夫強私覇公勤與禮悖彼權臣知有家而不知有國安肆日倫豈識莊敬曰强之訓也哉

已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婦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長立年鈞擇賢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婦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臨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衽如故衰於昭公十九年矣猶有重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襄公三十一年）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猶昭二十六年傳年均以德德均以卜之義公子稠卽昭公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遵禮度也有嘉容三字傳神時人以昭公爲知禮是從外面見得不知昭公實是不遵禮度之人三易衰衽如故衰壞戲終日其不度可知衰喪服衰亦作縗喪服記注衽所以掩裳際也裳前三幅裳後四幅兩旁不合處是裳際也衽線于衣兩旁案子野被髮祖猶有重心季氏專權利其童昏無縗而立之穆叔之言豈能聽乎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息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襄公三十一年）

惰而多涕是不敬而無禮也兆於死所者與文二年傳狼瞫曰吾未獲死所之所字不同

此言無禮之人必至於死所已見其兆矣哀十六年傳石乞曰余知其死所言知白公所死處也則實有其地矣

鄭子皮使申叔如楚以適晉告禮也（襄公三十一年）

晉得事大國之禮也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襄公三十一年）

逝發聲也執熱而必以濯乃相須甚急之事禮之於政亦然爲政而不以禮則來大國之

討啓上下之爭鄭介於晉楚何以立國乎子產爲政以禮如行巳恭事上敬養民惠使民義四言巳足包括一切北宮文子以子產之從政有禮則指其遣歸國家免大國之討而言故言其合四子之才以爲命鮮有敗事諸侯武侯所謂集衆思廣忠益者法子產也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難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斜友之道必相敬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斜四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四封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轅卖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緜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

左傳禮說卷六 十六

容周旋中禮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民望而畏之所謂威儀也衛自孫甯甯武逆皆由威儀之爲醜成無禮之國謂亂相尋衛甯初立文子因楚令尹之無威儀惜以進箴規之言而暢言禮治之效耳非專論楚令尹也

存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埠隘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闔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敢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陵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遠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廟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昭公元年）

將入館而鄰人惡之者患楚人懷詐乘機襲鄭也凡聘禮下大夫郊勞者遂以賓入國門先至于朝主君請祧受命賓辭乃帥至于館卿致館鄭罷楚詐故使館於外而欲於城外除地爲壇行昏禮也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垣爲壇其敢愛豐氏之祧門豐氏之太祖廟也館樹曰周禮守祧疏云諸侯不可與天子同有二祧其遷祖總藏於太祖廟則謂太祖廟爲祧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也故相承即謂太祖之廟爲祧公子段爲子豐之子子豐爲穆公之子大夫不得祖諸侯則子豐乃別子爲祖者也子豐死而立廟是豐氏之太祖廟則即豐氏之祧矣

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詘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譎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慾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離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哲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昭公元年）

趙孟欲一獻也樂記注一獻士飲酒之禮具五獻之籩豆於其幕下者少半特牲之籩豆公食大夫禮之籩豆鉶皆在房此五獻之籩豆皆幕之於房也大行人云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依命數其臣則與命云公侯伯之卿皆三命知其當三獻趙孟辭五獻是趙孟知禮也家宰乃執政之美稱用一獻者子產從趙孟意也禮終乃宴者宴燕通大射儀云以我安安者坐也未安以前皆行饗禮既坐徹俎而薦庶羞然後燕禮行焉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穎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昏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昭公元年）

弁冕是首服端委是身服皆言禮服也服虔曰禮衣端正雖殺故曰端文德之衣倘褒長故曰委杜注曰八十曰耄耄亂也案耄亂則其於禮也荒矣趙孟言吾儕偷食朝不謀夕

其言偷偷則知其不敬而忘禮棄神人矣棄神故神怒不歆其祀棄人故民叛不即其事聽其言而知趙孟之將死也趙孟在鄭飲酒樂曰吾不復此矣已是將死之兆況卷飄而忘禮乎況其對桑鍼曰朝夕不相及有汲汲顧景之思乎劉定公言嚴其體範以治民臨諸侯欲其遠績禹功是何等氣象不料趙孟言偷若厭厭無氣息人宜其死也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膏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焉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給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

粱也十里舍車者十里舍十乘爲八反之備也白雍及絳用車千乘以取幣知此備九獻之儀也每一獻酒必有幣隨之飲酒之禮主人初獻於賓賓酢主人主人飲訖又飲酌以酬賓乃成爲一獻於酬之時始有幣以勸飲故曰酬幣終事八反者享前數日即歸取幣千乘絡繹千里故載幣之車相接而八反也言終取幣之事耳傳言樂鍼極奢富以盡享禮而非禮之意則在言外秦晉昏姻之國今已成爲世讎秦伯之弟弗忌猶吳子之弟弗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慮社稷禍孰大焉是以云也

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二三三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昭公元年

此篇見子產之博物醫和之高明而實則左氏言禮之書也晉侯有疾以爲實沈臺駘爲祟如後世愚夫愚婦家人子女有病以爲鬼祟者同而不知起居飲食之無節因以致病非祟也萱有節即禮也無節即非禮也禁祭名祭法曰雩禁祭水旱也然雩大於禁雩專主于求雨禁則兼雨暘水旱並及疾疫也周官大祝掌六祈三曰禁女祝職鄭注云除災害曰禁大約禁禳二祭相似鄭注大祝云禳禁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故有水旱癘疫之災則禁祭山川之神若暴骼之類有雪霜風雨之不時則禁祭星辰之神若

實沈之類而疾病由於不節與祭神之事無關也惟君子有四時節之節也朝聽政訾詢問夕脩令夜安身不違四時是謂有節於以宣通其氣而不至血氣壅閉湫底以蕆其體要之非有禮者不能如君子之有四時故曰禮不踰節也若乎起居出入飲食哀樂喜怒之事不以禮節之則皆可生病而惑於女色爲尤甚今無乃竟之者杜注同國時也言晉君無論朝晝夕夜一於親近婦人此乃生病之因也倘又聞之以下則言晉同姓四姬之事曰男女辨姓禮之大司然昭公娶於吳爲同姓時人以爲不知禮則姬姜亦然此則人所同知者而生病或不盡因乎此故又曰四姬有省猶可明言其於四姬同四時而不省也而異姓之姬更不待言矣至於醫緩之言尤爲明顯決其因近女室病如蠱疾不可爲於女色一事特提節之二字論業則曰節百事曰有五節曰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則凡煩手淫聲慆堙心耳者皆不知節者也禮記君子無故不徹琴瑟琴瑟在御所以儀其節也非以慆心也杜注爲心之節儀使動不過度可見節之之義禮與樂通矣其論六氣曰分爲四時序爲五節言晉君之不節不時不時者竟四時也不節者不以禮節之也禮爲生死關頭此篇所言可謂明暢

左傳禮說卷七　六

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昭公二年

見易象與魯春秋者見周易上下經之象辭及魯之春秋也易有連山夏易歸藏商易與周文王之易不同左傳載用周易者每分別言之或曰以周易筮如莊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敬仲昭五年叔孫穆子之生莊叔以周易筮之哀九年陽虎爲趙鞅以周易筮救鄭又昭十二年南卹之叛筮得坤之比其占皆周易之文又昭七年孔成子立衛靈再筮皆以周易僖二十五年晉文筮納王襄二十五年崔杼筮納室所引皆周易之言是周易不獨魯用之也若閔元年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僖十五年秦穆公筮伐晉遇晉伯姬之筮適秦遇歸妹之睽成十六年晉厲公筮伐楚遇復不言用周易矣故繇辭多與周易不同也竊嘗謂有上古之易有中古之易而周易爲下古之易易爲言道之書文王卽器以以明道周公卽人倫制作以明道孔子卽仁義禮智信以明道其義一也韓宣子見周易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乃知周易卽言禮之書也如天尊地卑上天下澤非言君臣之禮乎家人有嚴君焉幹父之蠱有子克家非言父子之禮乎咸恆取女歸妹利貞非言夫婦之禮乎故曰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來渙言祭禮師言軍禮豫比同人言師弟朋友之禮故孔子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又如克己復禮仁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誠哉易爲言禮之書也觀於周易而文王周公制作之精神在是矣春秋是列國史書之通名曰魯春秋卽魯國記事之史書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春秋之時天下無道之時也而春秋之書明天理正人倫莫不本之於禮其大要則在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而已馬融注論語曰所因謂三綱五常然則周因於殷禮道在是矣故識者謂春秋爲正名分之書可見魯史之舊皆先王之典存焉故宣子美之謂周禮在魯及夫子筆削亦曰其義則丘竊取之吾乃知周公之德者周公以爲天下不可無賞罰而賞罰必折衷於禮成王幼周公以冢宰攝政因賞罰天下以存周室以正名分也魯之春秋猶周公之志也與周之所以王者周因殷禮特重綱常之義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然則三綱五常之道乃生民之所在雖能棄之乎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敬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愼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昭公二年

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二語最精不忠不信是忘國之人可與言禮乎本之以忠信而行之以卑讓先國後己先公後私可謂知禮矣何以能忠信非敬愼不可故引詩言敬愼威儀以近有德美之有德必先有禮也叔弓雖不如穆叔之不拜三夏文王有尊王之義大義凜然然能敬愼威儀辭氣卑讓可謂不辱君命矣

秋鄆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圍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蕩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禍庶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

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楯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憚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縶尸諸周氏之衢

加木焉昭公二年

冉禮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儀不行子產以禮治國者也子晳最强而不法子產陳忍而包荒之今乃乘檻而將作亂衆人皆欲殺之子產在鄙乘遽而至數其三死罪而命之死一則曰不速死大刑將至再則曰不速死司寇將至涖官行法禮也且暢言之曰作凶事爲凶人凶人不終命也稱天以誅以示天討有罪之意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以示刑人于市與衆棄之之意遽驛馬也釋文以車曰驛以馬曰遽加木者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也秋官司烜職邦若屋誅則爲明竈焉注屋讀若其刑剭之之剭剭誅謂不殺於市而適甸師氏明竈若今揭頭明書其罪法是加木者即明竈之意矣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賜焉昭公二年

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昭公三年

五月叔弓如晉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邾過鄒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

敬仲叔弓也椒卽孟椒惠伯也臧紇謂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卽其人也逸伯卽惠伯之父仲孫宅也忌忌日也周禮小史詔王之忌諱注先王死日爲忌祭義君子有終身之

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注親亡之日不用舉他事叔弓所以不入者蓋入境則郊勞受館設饔介皆有事焉不敢傷孝子思慕之心故欲還緩一日乃入是叔弓之有禮也然人臣使命在身不可以私事誤公事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乃請先入而受館焉是惠伯之得禮也

小郯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睥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昭公三年

欲卑之者欲不以諸侯之禮待之也一睥謂小郯睥卽好也卑一睥斷句言卑一睥而不以禮焉可以迎羣好乎敬逆來者爲天所福左氏又以有禮無禮斷禍福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

畢賦百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猶不受冰由人取之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雪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電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昭公四年

日在北陸謂夏十二月冰堅而藏之也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出冰而用之周禮夏頒冰是也鄭康成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責推之陰陽知伏陰所致詳戒其言以著藏冰之禮不可廢耳周禮凌人十二月斬冰月令十二月令取冰案去年冬經以時書今以月書其爲災異甚著申豐不藏冰之言先儒謂其黨附季孫故曲爲之解使其君莫之疑其或然歟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鄧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故不敢闕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舊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壹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武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次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昭公四年

齊桓晉文之霸皆以禮屬諸侯椒舉言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乃知國無禮不立人無禮不存恃其富強而不以禮人皆視爲野蠻而不附之也故諸侯之歸於禮也猶百川之歸于海也椒舉說楚子以愼禮有旨哉宋左師向戌鄭子產皆知禮者也宋爵公故獻公會諸侯之禮六鄭爵伯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其禮同也非有十二禮故下椒舉曰禮吾所

禮義乎荀子正名篇載是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反而言之荀愆於禮義則人言亦可畏矣蔡曹滕先亡以其偪於大國而無禮夫無禮已可亡國況偪乎

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家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昭公四年

路王所賜叔孫車也冢卿謂季孫介卿謂叔孫王之賜路在襄二十四年嘉其有禮而賜之也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者玉藻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鄭注君未有命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歸必致於君君有命乃服之使三官書

之者三官謂刑徒司馬司空也三官爲魯三家世職司寇則臧氏爲之垂久漢以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爲三公卽用魯制當日司徒書名是季孫也叔孫爲司馬故使屬官工正書服也爲司空以書勤者孟孫也死而不以以卽用也叔孫有家嗣孟丙穀仲壬逐牛立庶子葬禮從卽惟杜洩議壺卿禮謂死而不以路葬是慶君命慶三官矣非以爲叔孫之榮也以則合禮持論甚正故季孫從之衆人亦不能不服於禮也

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蒐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牢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三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舉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墓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昭公五年

傳以爲卑公室是也前此襄十一年作三軍公室已卑蓋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征夫役家稅而盡有之叔孫征夫役而不征家稅孟氏幷夫役亦征其半也今舍中軍者乃有至理焉守周公之舊典成東周之至治可也所謂禮之本末將於是乎在也而昭公不知也惟屑屑動作習儀爲務而已觀其居喪三易衰已不能守禮故三家四分公室毫無振作威柄下移不恤其所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昭公及其見逐而民亦相安於無事也

四分公室季氏取其二二子各取其一幷夫役家稅而盡征之但分其稅而貢於公耳此季孫宿之謀也當時三家鼎立叔孫豹新死且有家難孟則羯亡仲孫玃弱季孫於是時以國民四分之而取半不特卑公室亦且弱兩家而季氏獨強昭公猶有童心宜其後來見逐而魯民安之也是故三軍之作非公舍也然中軍雖舍而帥師仍三卿領之季氏領上軍曰左師孟氏領下軍曰右師叔孫氏則曰以叔孫爲軍名觀於哀十一年戰于清可證也葬鮮者自西門杜注謂不以壽終爲鮮西門非魯朝之正門也案禮記月令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與此鮮字義同魯朝指外朝而言在皐門之內杜注從生存朝覲之正路也叔孫年在六十以外然以簡死故曰鮮叔仲子欲譖季氏僞言前者聞於叔孫是亦不諱餓死也杜洩以魯禮折之以見禮不可改也葬禮既畢趨避禍行矣唐宰相世系表曰杜洩避季氏之難葬於楚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

下祁午張趙鞫談女齊梁丙張駱輔躁苗賁皆皋諸侯之還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郑帶叔魚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晉家也皆人若襄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屬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遣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圃辭不敢見禮也

昭公五年

忠信禮之本也故曰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是卽行禮也敬始而思終自始至終皆以禮也從而不失僕卽禮順敬而不失威卽禮有文辭之以飾則禮有興考之以先王卽禮有所積矣先王之禮不可反也反之不義何以爲盟主度之以二國而禮均吾何必畏楚之汰侈也夫汰侈非禮叔向惟以禮繫之而已楚子欲刑韓起使守門且加宮刑於羊舌肸雖未必有是事而爲此詩大之言其無禮可知蓋啓疆對無禮之君不惟與之言禮更與之言勢有備卽勢也卽叔向度之以二國之重也自是以

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至鞫亂興句皆言禮也有禮則二國好合無禮則國家失道而鞫亂興兩言決矣自城濮之役至不然奈何句皆言勢也有備則勝無備則敗勢所必然自鄢陵之役以來晉有備而復有禮是以悼公復霸而圖興今楚雖強而晉亦非甚弱無備而恥人恥圖禮綱不講勢可行乎韓起之下以下皆言晉有人焉未可恥也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二語說盡且爲滑稽之言楚子不能不心折之而厚爲韓子禮也楚子囊汰故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然叔向博雅能傲之而不能也故亦厚爲叔向禮然則謂楚子屈於勢乎屈於禮也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禁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歌之以憚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强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徼於書而僥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

所謂禮也而箴子產之鑄刑書則以棄禮而徼於書一語點出則知前之所謂仁與信義忠與和敬剛彊皆可於禮字賅之也在子產以鑄刑書爲救世之事則一時權宜之政耳故諺爲以嚴治猶亦法子產然叔向言禮治而不倚刑法則救世之良規也且刑法之設文有限而民之犯罪無窮民知有刑法竟有爭心則必思徼幸以成其巧僞而譎張爲幻不可窮詰矣叔向數君亦說盡後世刑獄之弊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勿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嚮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閒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知禮重其好貨昭公六年

大行人職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周禮無大夫三獻之文正義曰古禮大小國之卿皆五獻大夫三獻君古禮或別有所據也享之有加籩季孫言豆有加可見籩豆二字互文也晉人以季孫爲知禮重其宴好之貨而歸之蓋是時韓宣范獻皆秉國政季孫深相結納然後得此是以恃有晉援敢於逐君也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祖辭不敢見固請見

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葅不抽屋不拔匈晉曰有犯命者君子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愚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敎辟詩曰爾之敎矣民胥敎矣從我而已焉用敎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昭公六年

棄疾見鄭伯如見楚王見子皮如見楚上卿鄭人以爲有禮也私面卽聘禮注云面亦見也以馬八匹或四匹二匹見鄭君臣之禮降殺以兩也晉者聘使之常凡過邦晉於境及所聘之境又皆出聘餼

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畢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

左傳禮說卷七　十五

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爲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夫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昭公七年

周禮鄭注析羽爲五采繫之於旌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傳言楚子爲令尹而僭用楚王之旌也章華高臣也吳語乃樂臺於章華之上左氏此篇言君臣之分甚明以臣而僭君其非禮也可誅矣況納亡人與盜同罪已無君臣之禮乎君上君臣與王士王臣對而成文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言通於禮不惟天下有君臣凡一國一邑皆有君臣故王臣公　五等諸侯之總名也　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所謂人有十等也猶之天有十日卑至癸也易曰家人有嗃嗃君爲是一家有君臣也卽驗之於微物蜂蟻亦有君臣然則欲屢君臣之義者惟盜有寵之時而已寵說文訓尊居是也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昭公七年

杜注宮室始成祭之爲落案爾雅落始也下傳楚子享公于新臺是落乃宮室始成享客之名非祭也小雅斯干篇云宣王於是築宮廟築寢既成而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歟乃祭而落非祭可知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務三而已一日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昭公七年

祭義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食三十六孔子皆筆之欲使人君謹於禮修其德知有所畏而自反也不然日月之會每於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一交交則日月食是有常數聖人何必書之耶士文伯以爲國無善政所至實有至理一曰擇人選賢人以治民也二曰因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三曰從時使民以時也如是則君民之志通天人之道應矣此卽救日食之禮也

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畀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槀餅之知守不假

左傳禮說卷七　十六

雖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昭公七年

絜瓶之智言小智不盈器卽斗筲之人意小智之人耳猶知爲人守器不以假人此乃禮之所在也豈可爲人守邑而喪其邑耶

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鴥鴞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甯于周且請命王使臣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昭公七年

此言兄弟生不睦死當弔禮也兩引詩言以見兄弟之倫當重禮由親以及疎若兄弟不睦而不弔則疎遠之人誰敢歸之也耶何也以其無禮也晉之於衛庇其賊取其地一不禮也今又不弔是不哀死而禮生二不禮也昔日不禮而使諸侯貳今又不禮是絕諸侯之道矣晉侯乃使獻子如衛弔服於禮也高圉亞圉周之遠祖也王言遠祖之族姓猶不敢忘況衛爲文王之後而敢忘之也王使卿簡公如衛弔且反戚田乃不忘兄弟之禮也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餬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昭公七年

此篇言禮學出於孔子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以禮教天下後世而春秋之筆削其所以懲惡而勸善者無非以禮垂法也惟左氏有見及此明學禮之統非孟僖子之言以爲證其曰達者孔丘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也執中之旨精一危微之道傳自堯舜以授禹湯禹言安止湯言降衷言恆性言稽猷道之所在即禮之所在也明德之後有達人猶言聖人之後有聖人也三命茲益恭而鼎銘之言不外恭字恭即敬也恭敬即禮也禮以儉爲德以侈爲惡故傳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鼎銘之訓酳羹於是非儉乎孟僖子

以殷湯爲聖人而詳敍非父何之讓宋正考父廟之鼎銘以見孔子之禮授學於湯而湯之上承堯舜禹下開文武周公其禮學之源流不言而可知也故孔子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七年傳公如楚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答郊勞以不知禮爲病而從能禮者講學之其見識超三家遠矣及卒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僖子能爲是言其禮學之已成也又可知矣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證僖子之訓也孔子引詩言君子是則是效以美之則效君子即學禮也詩與禮通故孔子以學詩學禮詔伯魚而曰不學禮無以立且與僖子之言合也左氏傳言禮最多春秋一書皆孔子之禮學左氏於其淵源授受致之詳矣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欒內張趙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此土也吾何遷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畀之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冀戴天子而加之以共白文以來世有襃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緩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昭公九年

禮記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鄭注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鬠拂髦振去塵著之儀禮既夕曰主人說髦鄭注今文說作稅兒生三月剪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謂之髦玉藻云親沒不髦案髦以假髮爲之故可以脫弁即冠也周禮弁師掌冕冠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冠始加以緇布冠弁即緇布冠言如弁髦而因以斂之者斂即棄也王辭貢議以皆之弁髦斯禮也故曰我在伯父如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貢之以尊王之義是即民人之有主也謀主根伯父句來猶言宗族之師長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是棄禮不講其尊棄謀主也宜矣此乃戎狄之所爲更何有於余一人乎言其不知尊王之禮也叔向言文公之霸不敢改物者執物即禮也襲戴天子而加之以共即禮之所在也明德之後有達人猶言聖人之後有聖人也三命茲益恭而鼎銘之言不外恭字恭即敬也恭敬即禮也禮以儉爲德以侈爲惡故傳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鼎銘之訓酳羹於是非儉乎孟僖子

之是禮所以行吉凶之事也事必有其執物故哭泣與歌舞不同物物必有其容貌故服衰麻則有哀容端冕則有敬色始冠則有喜色若語侯有卿佐之喪而有獻酬歡樂之容則非其物也居制亦自飲以自責遂爲滑稽之祖開後世東方說諫一流要之言必本於禮然後可以動君之聽也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昭公九年

殷聘是殷奠之殷其殷在物盛聘也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於時景公立十六年矣齊

本昏姻之國今脩盛聘故曰禮也

齊惠欒高氏皆善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族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遺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靦二子則皆從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猶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鉏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謂姦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蘧利生孽姑使無蘧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輜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酈

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昭公十年

靈姑鉏公旗名斷三尺者與芋尹無宇之斷王旌同不敢僭用也夏官節服氏疏引禮緯緯含文嘉云天子旌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大夫五仞五旒齊較晏子教陳桓子以禮讓於義利之辨甚明其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利不可強思義則爲愈蘧利則生孽是千古格言後來陳氏篡齊豐晏子之所及料哉魏禧曰晏子之告桓子教其爲善以自固是與於竊國之謀者也不知桓子雖有私利之心而舉動合禮以邑致公則君尊且寵矣反公子則公族彊矣施貧寡則國人安矣國勢在陳無可如何而猶幸目前之有禮也使陳氏不致邑不反羣公子其能免於他日之篡乎是晏子之言似爲陳氏而實所以爲國陳氏不割公室而反羣公子然終以得國可知天命在我亦何必翦宗除姓而後可哉如劉裕蕭道成諸人直枉作惡人取報子孫遺臭萬年而已矣

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遂如晉九月叔孫婼聘于宋華定術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宋向戌爲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

罔講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非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嗤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賢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公十年

斬焉在衰絰之中者晉侯既葬仍服衰絰斬焉言哀痛之深也諸侯之大夫欲見新君必在已卒哭之後杜注非是用幣必百兩杜注載幣用車百乘然幣雖多用百乘千人似不合情理愈摠曰百兩以幣言周官媒氏職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鄭注曰五兩十端也千人乃千純之誤純亦以幣言幾千人而國不亡者言幾同用千純則國貧而必亡也此篇言子皮之侈而子產知之知禮也晉曰欲敗度縱敗禮度即禮也子產知度與禮以教子皮子皮不知侈爲惡之大乃縱欲敗度而不能克己惟克己乃能復禮古也有志竟忘之乎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昭公十一年

五月蒐則非時蒐于比蒲則非地八年經書蒐此書大蒐是車徒日衆私家強而公室更弱矣是時公有母喪必三家爲之而公不與晉於夫人歸氏薨之後則三家之無君可知不僅著其非禮也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昭公十一年

經二條連書之小君薨未踰月而三家大蒐又仲孫出而會盟連書之所以貶也左氏以蒐爲非禮乃以會盟爲禮何哉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裨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裨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郤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昭公十一年

朝有著定謂有守立定處也詩俟我于著乎而毛傳云門屏之間曰著集韻引詩作宁會有表否觀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增十有二尋深四尺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晉語成王會諸侯於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然則旂與茅蕝之類皆望表也衣有裨者交領當膺左右衿所會故謂之裨帶有結者

卽帶結也脅朝言必卽于表著之位視不過結衿之中是卽體有度也單子視下言徐非禮也洪範五事貌曰恭言曰從可謂合禮矣單子貌不道容則不共言不昭則不從正與洪範之言相反無禮之人神氣不守其體叔向知單子將死者禮爲生死關頭也

九月葬齊歸公不賜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謁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菑有三年之喪面無一日之戚國不恤喪君也君無威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昭公十一年）

此以無禮決昭公之失國也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昭公之無禮也甚矣所以爲魯國郊野之人不能有國其以母姓占其不歸乃史趙之雜占法所以爲史不如叔向之論人事也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昭公十一年）

十年傳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言周公不饗禜祭然此猶用人耳若楚子滅蔡用隱大子此與鄫文公用鄫子同故傳以爲用諸侯也無禮甚矣宜其不祥五牲不而不知也若問道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新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雒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聞其詩曰祈

周書豢分天下有其二亦見逸周書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晉子以爲古語見小問篇是逸而不作可證也

晉成屍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鄆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帥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鮪求貨於衛逆錫鞶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粟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擅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弭鞶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粟反錦曰晉有羊舌鮪者滋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重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辭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

昭共則不明不明弃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盟命矣敬共以往翌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鄰人恕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偾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蘇命昭公十三年

晉文晉悼之霸皆欲服諸侯以禮不徒以威也霸業既墮乃成屍祁之宮使諸侯來賀已非禮矣諸侯皆貳乃不知修德禮以懷之而叔向惟務示威以並徵會晉合諸侯止於平丘矣此後定四年有召陵一會耳即叔向告齊之言分晰之則事業禮威次序之則經序共明而其所謂事業者歲聘貢獻耳所謂禮經者三年而一朝耳所謂示威者再朝而會耳所謂共明者再會以盟耳重在示威非重講禮事業共明如是而已其曰晉依舊禮以主盟實欲示威以主盟也故曰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以禮主盟乃有此無禮之言乎傳敘子產子太叔張幄幕事以見平丘爲最盛之會同惜其不務禮而務威也叔鮪得貨乃禁衛甥子產爭承與論周制意如蒙幕與鮪得飲傳備敘之晉霸衰矣治兵復旆諸侯畏之而不服亦何從乎

子產歸未至閒子皮卒實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屬貢事禮也昭公十三年周禮地有五等命有三等春秋時據地大小公侯爲一列伯子男爲一列故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及盟予產爭承謂貢獻其國所承守之職也其曰鄭伯男也言是伯子男之爵而使從公侯之貢是輕重不以列爭於周制矣于產據禮以爭之也貢之無藝猶言貢之無限準合諸侯屬貢事者言盟主會合諸侯限準貢賦之事使輕重以列是禮也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故隱太子之子廬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昭公十三年許胡沈未滅之國道房申已滅之國也楚靈王滅陳蔡而平王興復之故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云皆復之者未滅者復其君於故國已滅者復其民於故邑也夫陳蔡諸國天子所封蔡侯陳吳皆太子之子宜嗣爲君者也國固其國故經皆歸前未書出奔故今不書復歸書爵書名者以陳蔡自楚不與楚之滅即不與楚之復也傳以爲禮勝於滅人國之無禮云爾以葬蔡靈公爲禮則言蔡侯之有禮也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隸動合親任良物官使屈能慎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遠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昭公十四年

兵者戰器之名卒乘車馬兵械器具皆包在內周禮六保息一曰慈幼二曰養老此傳分貧振窮以下十二句皆言楚之善政然皆禮也禮新即禮其新仕者而舊仕之人亦有差等皆敘而禮待之也凡長養收救宥赦等政非謂惡舉賢則諸善政皆有名無實耳惟其

用人有禮而後才可任政可舉也善政既舉然後結好四鄰息民五年而後用師故左氏以爲合於禮

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牲也衆氣也其在泄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泄事簡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然一歲四祭已嘗爲常舊史有事于武宮者成六年所立武公之廟即武世室非禮也叔弓之卒適當簡入之時曰去樂則並宮必書之而夫子削之今因叔弓之卒乃筆之也叔弓之卒公羊以爲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諸樂而去之不止去簡也傳言叔弓泄事簡入而卒公羊以爲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胡傳宗之然傳言是也檀弓有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祭必告夫曰雖祭必告則祭多不告也惟其泄事故與柳莊不同去樂卒事是處之得其宜此聖人因禮之變而書之也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室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

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鍼鉞鞶鬯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賞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而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昭公十五年

古訓彝器皆寶鼎之屬周王以文伯宴感魯壺而言意在求器故叔向謂其求彝器然以喪賓宴非禮也求彝器而樂憂更非禮也禮爲王者之大經大法今王一舉動而二禮失焉是無大經也在籍談數典而忘其祖不無可譏鑒唐叔受密須之鼓闕鞏之甲與大路

文公受襄之二路鉞鉞秬鬯彤弓虎賁皆晉籍之所載子孫不當忘之籍談爲司典籍者之後更不應忘之也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者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服通謂之三年之喪所謂王有喪以王爲喪主言非謂王服之也言所以考典籍所以志禮經能舉典而不能由禮是忘經而多言王已非禮矣責人何益哉

二月晉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愼也殺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儐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脹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儐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

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儐謂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儐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大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歷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鋭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賈毋或匄奪爾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鄙邑也亦弗爲也儐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

辭之昭公十六年

此篇以位字明禮之所在乃知君子恩不出其位是體也當享賓之先子產戒以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初不料孔張之無禮而失位也當子以孔張失位引爲子產之過故子產不能不以位言之以孔張乃子孔之孫爲嗣大夫有位者也立於朝而祀於家其祭在廟已有著位而乃忘所失位是豈執政之恥耶執政之恥在會朝之不敬無禮使耳使命之不聽無刑罰耳邊恨不能執法以繩孔張也雖然享大事也而客笑於庭是大國之侮已未嘗非鄭國之恥恰好有宣子求環事不能不錢禮以折之且裨諶揣而亦以位言之其意謂大國之卿求賄是無禮也無禮即無令名也小國進賄亦無禮也無禮不足以定其位也且大國之求苟無禮以斥之何歷之有大國無厭則鄭爲鄙邑失位而不成國矣傳言子產知禮不敢失其位也豈子能改過不敢出其位也此篇亦左氏言禮精到之文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

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昭公十七年

正月正陽之月也於周爲六月經書之者因正月是正陽之月而日者人君之表是月日食乃災之大者平子以正月爲歲首之月泛舉救日食之禮言之故太史斥之不君君著言其有不臣之心不以君爲君也日食乃陰侵陽臣侵君之象爲季氏逐君伏脈

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昭公十七年

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遂以其物爲問官時仲尼年十二見而學之官亦禮也仲尼後亦問禮於老聃而老子道德經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乃指末流之所謂禮者言之非先王之禮也

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愼望氣曰今兹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獻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昭公二十年

鄭注周禮瞽相氏云世登高臺以觀天文是梓愼望氣乃日官之世業也汰侈無禮即亂

爲利疚於罔不以罔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昭公二十年

琴張孔子弟子莊子大宗師篇有子琴張疑琴姓張名也齊豹盜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爲豹將殺公孟語宗魯宗魯曰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謂不洩其言以密事子也及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宗魯斷肱公孟中肩皆殺之宗魯所爲乃非義之義而琴張義之欲往弔故孔子斥之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也夫食不義之祿謂之姦受不義之事謂之亂宗魯言以利故不能去是因利而病身於邪回也豹之爲亂繫之不善無所匡正是以罔待人也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也凡食姦受亂因利而疚於罔及以罔邪待人者皆不義之事即非禮之事也故以不犯非禮終焉凡明知而爲之曰犯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昭公二十年

言欲守道不如先守官非謂守官勝於守道也守官即是守禮招虞人以弓本不合禮孟子論守道亦引此事能守禮即是能守道也

春天王將鑄無射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與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槩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槩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昭公二十一年）

周語景王將鑄無射單穆公諫不聽問於泠州鳩又諫不聽卒鑄大鐘此則既諫後之言也傳記晏子之論樂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而曰君子聽之以平其心也此篇言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皆以和平言樂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又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左氏之文可補樂記之闕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爲十一牢（昭公二十一年）

當時季氏爲政謂叔孫爲政者季氏之遣言也魯禮叔出季處或賓客之事叔孫司之天官小宰牢禮之法注三牲牛羊豕爲一牢鮑國歸費在十四年用七牢於禮本非薄季孫欲惡叔孫於晉聲言用鮑國之禮故士鞅怒其輕已魯人恐又加四牢爲十一牢在士鞅貪而棄禮固不足責而魯之激怒范鞅不能以禮事大國由於季氏叔孫之不和至哀七年吳遂徵百牢矣禮可不慎乎哉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戌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揖也請終身守此言也（昭公二十五年）

揖讓周旋是儀非禮五年傳叔侯論昭公已有是言儀著於外乃禮之輕者至於經緯天地安上治民則有禮之精義存焉孝經孔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此皆古語孔子以言孝子產以言禮孝爲禮之本而孝非遵禮亦無以成孝文王世子戰在禮經乃知禮先起於明倫而後發爲經緯天地之事業故曰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地所以承天也爲父子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凡親疏倫序必皆本於父子兄弟各盡其道而後六親和睦象乎日月星辰粲然布列聯屬而不相背馳也天明與地義相對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者二物以陰陽言夫治外婦治內易繫辭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乃知二物即陰陽陰陽即天地也是以君公之政事大夫士庶人之庸力行務皆由於禮以從四時蓋四時皆有政事有所當行所當務而必以禮爲急也其禮之爲刑罰威獄則效天之震曜殺戮也其禮之爲溫慈惠和則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惟有禮以宣達之節制之然後七情不失於正而皆協於中和是即能協于天地之性也非先王以禮經緯天地曷克致此甚哉禮之大也誠哉禮爲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然則民之所生生於禮而已自曲直以赴禮猶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之意若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便非中和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爲大本和爲達道與子產之言天地之性哀樂不失者有合先儒謂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之書亦禮經也左氏此篇亦與洪範相表裏黃道周曰古聖少言天道其言天道者惟堯典洪範二篇爲千古歷數之所從出仲尼子產未之談也凡仲尼言殷夏歷皆謂之曰禮子產言陰陽五行皆以禮明之故洪範者夏殷之禮書也子太叔曰吉也聞之先大夫曰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此章語意粗與洪範合至如戴氏五德之說鄒生五勝之運莫之能詳也淦案禮運云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可與子產之

言相印證

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賜晉公子平陰公先至于野非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晉公子于野非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弼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爲足矣失禮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昭公二十五年）

平陰去齊遠陽州又遠野非則去齊近公次于陽州齊欲公近會于平陰公乃先至于野非左氏以爲禮且釋之曰將求于人則先下之爲禮之善事良史於先君可謂用心苦矣齊侯欲以千社之入給公子家言受千社即是爲齊臣而失本國無以自立矣誰與之立言從君者亦皆自差而不與之立也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勝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消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

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昭公二十六年）

子西平王之長庶也子臧季札以節自高其讓國之辭婉而潔子西懼爲人所利用其讓義則夫綱振能正則婦德成姑慈而從者婦人老則從子所以撫婦姑勿慢之患也婦聽姑而婉順是事翁姑之道也此不外乎明人倫而皆禮之善物物猶條件也天秩天敘有禮自我故與天地並先王上稟於天地下以治其民必以禮爲上焉上猶尚也可尊尚也可知矣案讓國之賢春秋時祇稱季札子臧而不及子西者人皆從晚節觀之也

閔馬子朝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昭公二十六年）

晉師克縈召簡公逐王子朝敬王入于成周其事已畢傳復載子朝乞僑於諸侯之文者地義之文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

不得已若德可以免（昭公二十九年）

一鼓鐵者鼓量也曲禮歛米者操量鼓管子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注鼓十二斛是也宮子作刑書鑄鼎而銘之猶鄭鑄鼎非禮也僖二十七年文公蒐於被廬修唐叔之法作執秩之官示民以禮也宣子之刑乃文六年夷蒐之法一蒐而三易中軍帥更張國政乃以爲搢法爲刑鼎焉去禮遠矣何以經緯其民耶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鑒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恃人不能詰（昭公三十年）

晉頃公卒鄭弔葬共使本屬非禮而游吉之言甚辯蓋以禮言小以事大爲禮大以字小爲禮也在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然禮有豐有省亦視敝邑之閒否如其閒也鄭之先君有來晉送葬者矣（此事不見於傳）若其不閒則士大夫猶不能備數況於卿乎助執紼即送葬紼引車索也周禮天子喪用六紼喪大記君葬用四紼大夫葬用二紼雜記諸侯執紼五百人大夫三百人鄭注天子蓋千人也末更言襄二十九年靈王喪事以見天子之於諸侯且憚其無矣豈以禮之所當大字小者而不憚其多邪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盜邾庶其黑肱以上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貿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書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

以君子貴之（昭公二十一年）

天下有善名有惡名禮義之君子懼得善名者也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因見利而回反其正心若義當死則死之不以死義而疚其心也若而人者質至而名歸春秋必表章之所以勸善也若小人則反是知有利而已無謂禮義也彼其心求利而不求名且欲蓋其惡名而不使人知而春秋必書其名爲盜以嚴斧鉞之誅卽小國之大夫凡以地叛者雖賤必書地雖賤必書名所以數其惡逆之行無禮之甚懲放肆而去貪汙也若春秋不書之則是微大利者無惡名世之人將專其心力以爲貪冒之民而無所畏而無禮無義惟利是視者滿天下矣惟春秋記事之善其義昭明能使善人勸淫人懼所以爲可貴也微而顯者文字稀少而義顯明也婉而辨者有時辭若婉順而意旨有別也春秋爲尊國之史經聖人筆削之則寧爲經左氏作傳知之最深故能明其要旨以示後世遂使聖人維禮義懲貪惡之心如現紙上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虛語哉中閒若思難其身一段專爲齊豹言之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王應麟曰求名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爲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欲蓋名章如趙盾僞出奔崔杼殺太史將以蓋弒君之惡而其惡益著推此類言之可見詭嚴之法求名非獨齊豹名章亦不止三叛也

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費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昭公三十二年）

僖十六年季友卒而臧文仲執政文十年臧孫辰卒而東門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而季文子執政文子始見文六年故成之世文子曰相三君襄之世文子曰相二君襄公薨魯公於是乎失國失國權也至昭公見逐眞失國矣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見成二年指山縣繁纓而言故曰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此言名器直指國政而言蓋綱紀者國之名器也威柄移於權臣已四公矣國非其國故其君見逐而民安之也魯猶秉周禮意如尚不至別立君與篡位耳然意如之所爲去篡逆者一間而已

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泄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寺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郯吾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

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曰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定公三年）

子常留蔡昭侯唐成公三年黃貨而不言禮也唐人竊成公醳霜馬以獻成公得歸蔡人聞之固請蔡侯獻佩於子常子常乃命有司曰蔡侯之久於楚者以楚所以進蔡侯之禮有司不共備故也明日若遣蔡侯之禮不畢備有司將死言必殺之也以貪虐無禮之子常反自言禮亦殊可笑

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施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徵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

左傳禮說卷九　三

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定公四年）

析羽爲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亦見襄十四年傳晉晉假之旆者注羽毛于竿首也傳言晉無禮於是乎失諸侯案齊人之貳亦因羽毛甚矣禮之不可不講也祝佗言君以軍行有祓社釁鼓之禮則祝奉社主以從之若朝會之事祝不應從然此行也幸得祝佗之從祝佗能言乃不至以蔡先衛是則嘉好之事而使祝亦禮之變者

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定公四年）

論語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一句爲一言亦有以一字爲一言者如老子道德經五千言是也此以一句爲一言無敖禮乃知禮貴謙讓傲則非禮也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

國之亡也惟禮可以已之得人之國而不以禮則國亦不能得也禮以護爲行吳人爭宮讒者知其必有內亂背人有言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此之謂也楚之復國皆申包胥之功包胥逃賞是讓功也忠臣義士奇人爲人一身兼之傳載九臣屑賞申子祖背之事以見楚多賢臣昭王所以能復國也更載季羋妻鬬建一事以見楚之女子亦能守禮也鬬建負我不以身事之視爲失節此五代王凝之妻所以斷臂無其日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其言正而潔婉而貞今之女子與男子論交際日言自由平等閱季羋之言可以愧矣

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臣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粱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鑿鑿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尚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棄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叔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

乃止定公六年

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此言政耳而魯衛實兄弟之國公叔文子言太叔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衛靈公急難情事亦從文子口中補載出令人悠然生友愛之心故春秋甚少魯衛兵爭之事惟莊三年五年魯兩會伐定八年季孫孟孫侵衛一以納朔一以哲故皆非魯本志衛自桓十年迫於齊鄰會戰于郎外亦無伐魯之事此夾公侵鄭不假道入衛南門出東門乃陽虎欲逐三桓使得罪鄰國之事與公無涉故文子曰效小人以棄之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也尤人之無禮而效之已屬非禮若尤小人之無禮而效小人之所爲則自居何等不亦厚誣魯君乎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定公八年

趙卿執羔大夫執雁是時范獻子以正卿而爲政自當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下卿而執雁然當時晉國六卿或有命於天子不命於天子之分也季孫叔孫孟孫以禮當執羔今以晉例魯則季孫獨執羔而使孟叔二孫執雁故云始尚羔然非禮也魯三家季氏獨強昭公可逐而代政此等非禮之事亦小焉者耳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語語之定公八年

趙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泣之是小國當執牛耳而大國泣之也今衛侯以爲君與大夫盟故請晉人執牛耳後人乃以執牛耳爲主盟誤矣不得視諸侯者言衛視晉邑不得從諸侯禮也將歃血涉佗捉衛侯手而搰之歃血及腕可謂無禮矣信猶明也王孫賈言盟所以明禮衛君唯有禮者是事而不受非禮之盟也衛遂叛晉晉人亦悔其無禮而以改盟爲請衛人不許悔之晚矣

季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多十月順祀先公而新焉辛卯禘子脤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則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虎入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曰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甲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焉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樂者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坎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瘳速駕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定公八年

順祀僖公而新焉者誤僖公爲逆祀魯人皆知其非陽虎將作大事因順祀先公以收魯之人心且新神佑也大禘必於大廟今爲僖公禘于大廟以審定昭穆之位即順祀之事非二事也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成王封魯公時所予分器也經書盜竊寶玉大弓陽虎乃陪臣之賤名不登於史但書曰盜耳史記國事凡私臣不載家亂不書獨

此世守重器國之興喪視之故二物之得失舉人必謹書焉馮景曰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陪臣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精

鄧析數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鄧析之罪子然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藹藹王多吉士維周之禎故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定公九年

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笙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藹藹王多吉士維周之禎

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定公九年

治國以禮不以刑子產鑄刑書君子譏之今子然又用鄧析之竹刑去道以德齊以禮之意遠矣竹刑書於竹簡後世所謂奉三尺法律是也鄧鏞論云二尺四寸之律然則三尺聖其大數漢曹褒新禮亦云寫以二尺四寸簡乃知漢代禮書刑書同其尺寸也漢書藝文志列鄧析子在名家佰子非十二子篇所謂惠施鄧析是也是鄭之大夫鄧析別有當殺之罪子然執法不矜全之也君子謂子然於是乎不忠蓋謂用其書而殺其人非忠之道然言刑治而不言禮治已非忠之道矣可勝責乎莊十年傳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對曰忠之屬也與此忠字可以參看列子力命篇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是其言僞而辨可以變亂黑白必有可殺之罪顯亭林曰知錄卷三以少正卯鄧析並

稱孔子誅少正卯則子然之殺鄧析未可厚非也

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取於萬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窀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敝甲曰襲者之雖今又雖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突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過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禭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析轅而衣狸製公使觀東郭書辭曰彼資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定公九年

敝無存先登臨城更求自門出而關死勇也東郭書登犂彌從之待登者絕而彌先下勇也書讓登彌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能禮讓也戰後雖有戲言然如驂之靳而無歃也說者謂彌恐書先下既譏其讓登久譏其讓左而先下夫登城險事先下更險不以敝無存

爲前車非勇而有禮能如是乎杜氏以靳爲車中馬言如驂之隨靳過靳集韻駪車中馬也正義曰詩云駪駪是中是名服馬爲中馬或據詩游環脅驅騑旁轡之文謂游環爲靳環齊侯賞犂彌而彌以先登之功讓書可不謂之禮讓乎詩毛傳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故杜注以軒爲卿車也追蓋言其挺高也齊侯以卿禮葬敝無存門小敝大敝至殆三襚之又將葬時三推喪車之輪傳言齊侯待敢死之士有加禮也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梨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姬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定公十年

拒之也案以禮拒之者不言勇而勇寓焉是故發俠之勇血氣之勇也聖賢之勇義理之勇也十二公之中自僖以下其朝會相君者皆三家不敢行而以孔子相此孔子爲卿之證夫三家爲政而孔子以庶姓爲卿得充其還或魯人知孔子爲聖人而欲一試之也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齊燭及晉圉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襄公十年）

此篇言涉佗有勇而無禮應速死也以徒七十人門焉立如植可爲勇矣豈自料反役即死耶衛之叛晉由涉佗之拔衛侯手而強盟也涉佗成何皆棄禮而罪不鈞今涉佗殺而成何奔無禮者可以鑒矣傳引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設之過速也晉文悼之羈均免則以能盡臣禮晉之能盡臣禮是謂臣臣即使君貪而不君亦必以禮得諸侯今乃以無禮失諸侯請改盟而衛亦不許殺涉佗以求成而衛亦不許禮之於富而不驕者惟見文子而已若文子之子戌則驕矣驕則必亡以其無禮也論語富而無驕

驕未若富而好禮與此篇可以參看

晉郤隙公來朝子貢觀焉郤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定公十五年）

禮爲死生存亡之體此語最精非子貢不能爲此言非左氏不知記此事也體即身也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有禮則存無禮則亡如人之有身人若無身是不生而死不存而亡也朝宴禮也祀吉禮也喪凶禮也戎軍禮也於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之節以自取乎死生存亡人亦於朝祀喪戎之禮以觀其死生存亡所謂體也玉是朝者之贄主執玉授受在兩楹之間郤子執玉高仰驕也驕則傲傲近亂公受玉卑俯替也替則惰惰近疾以禮下之當死不當生當亡不當存子貢決魯公先亡而是年公薨故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夫左右俯仰是儀也而非禮然而疾徐中節高下在心則皆由其心之敬慢出焉惟驕傲與怠惰者其心之精爽已亡譬猶衰老之人觀之則知其心已喪其軀殼亦不能

久存矣故曰禮死生存亡之禮也吾嘗謂禮爲人之生死關頭亦爲國之存亡關頭觀於子貢之言其可信矣左氏記越椒執幣傲惠伯知其必滅若敖氏之宗郤錡乞師於魯將事不敬孟獻子決其必亡傳中如此類者甚多或識其生死禍福之說遂謂左失之巫而不知左氏蓋深知禮爲生死存亡禍福所繫驗之不誣故不惜苦口諄誡言之津津也禮運曰惟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斯言也與左氏合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定公五年）

葬定公日雨甚不克襄事待次日雨霽乃葬與宣八年葬敬嬴事同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今因前傳略之不曰葬而曰襄事公未葬而夫人薨因不赴且不祔故經不稱小君書葬定姒者公羊曰有子則剔剔則書葬案不別識故從夫而稱定姒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禍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禍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斂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哀公元年）

當公而進者不左不右無所偏抑其言公也左氏每以有禮無禮斷禍福今逢滑之言曰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所謂禍福者亦於有禮無禮占之而已楚與吳蠶食小國逞其雄心僭王猾夏無禮無義爲日久矣今者楚爲吳所勝而君亡自然是禍然吳亦未見其是福恐禍之適吳無日也卽以德言亦所謂地醜德齊者夫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湯武是也是眞福也其亡也視民如土芥桀紂是也是眞禍也此兩言也實千古興亡之鑒矣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鄙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鄙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鄙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潛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哀公二年）

春秋爲正名分之書所謂名分者仰綱常倫紀也禮莫先於明倫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卽春秋精義之所在也孔子不爲衛君蓋以天下無無父之國且輒之立亦非衛靈意也公穀以惙受王父命其說非也惟左氏以名分所關特詳其事公曰余無子安有孫是衛靈之不命立輒也明矣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是衛靈之命立郢不命立輒也亦明矣郢固賢者禮讓而再三辭之其曰異於他子者自以母賤而固爲謙辭也其對靈公也曰夫人在堂其對南子也曰不聞君命豈非禮讓之君子乎且不惟禮讓而已曰亡人之子輒在特提亡人欲輒之以子讓父也其意曰我能讓輒自當讓輒誠能讓則輒返國不得於母而得之於子南子不能強郢之立亦豈能禁輒之讓是靈無子而有子輒

幣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鼎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其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寓父魏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臺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哀公三年）

昭十三年魯有司鐸射者是司鐸官名而司鐸給事之處有火災火踰公宮而至桓公僖公之廟災也命周人出御書者周禮天官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周禮盡在魯魯藏周之典籍爲多周人當是官名御書遬御之書也僉曰梘謂周人當讀爲賸時人家世相傳典籍是其所守命宰人出禮書者周禮天官宰夫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宰人當亦如褒二十六年宰旅之類禮書者周禮太史職謂禮書而協事是也命藏象魏者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此時周室既衰不復頒于列國然舊象魏之書當有之故曰舊章不可亡也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桓哀八世祖僖哀六世祖劉子政曰桓季氏所出僖使季氏世其卿者季氏證以是故不毀其廟梁氏曰天謂桓僖謂三家也案諸儒皆謂桓僖親盡當祧書災

著桓僖有廟之非禮惟毛奇齡謂桓僖已祧尚有宮者遷廟也引曾子問古者行師與巡狩必載遷廟之主以行謂七廟祀親主遷廟祀祧主以一廟而合羣公之宮故又名公宮火瞰公宮者瞰于羣公之宮也羣公皆有宮而受災者祇桓僖之二宮其說甚辨發諸儒之所未發

存晉固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主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襄公五年

使爲柏人者使爲柏人宰也不以私讎而廢公事事君之禮當如斯也若祁奚之外舉不避讎王生之舉張柳朔皆合於禮曲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故傳曰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柳朔卒爲范吉射戰死於柏人幕義而死不負王生之舉然而私家有人公門無士晉之衰也亦可知矣

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鄖以吳爲無能爲也哀公七年

上物天子之牢也周王制禮物不過十二如宛與旂皆十二旒玉路樊纓十二就國十二門衣十二章圭十二寸馬十二閑之類掌客職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以爲天

之大數君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也周禮大行人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是以禮命諸侯之常數也魯以十一牢享晉范鞅雖不過十二之數已非禮矣吳王徵舍百牢不亦甚乎棄周禮是棄天而背本禮即天之大數亦即天之道也文十五年傳禮以順天天之道也閔元年傳周禮所以本也固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舍不棄周禮未可動也今吳棄周禮故曰背本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此則言岐周之禮而非周公所制之禮也夫國君長久於道路而大夫不出門本屬非禮因晉大國雖非禮而不敢不出則時勢爲之也猶之太伯本治周禮而仲雍斷髮文身以爲治則風俗因之也以吳爲無能者因其棄禮無能爲也夫圖霸者棄禮則無能爲況適而上者乎

季康子欲伐鄒乃嬖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鄒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哀公七年

小有事大之禮禮所以成信大有保小之禮禮所以成仁背吳之大國則不信伐鄒之小足用爲善者齊宣而已孔子時猶足用爲善者楚昭而已昭王既死孔子益無望矣案論

國則不仁失信與仁之二德則小不以事大爲禮而大國伐之大不以保小爲禮而小國怨而圖報則大國亦伐之其國危矣魯德如邾亦諸大夫之言言魯度德量力勝於邾也無幾左氏此篇言禮甚明先王以禮治天下綴禹繆服禹塗山之會萬國諸侯皆執玉帛之事未之聞而胡簋俎豆行禮之事則嘗學之也論語稱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其人必禮賢下士之流故孔子與之問答也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哀公十一年

十二年經書用田賦用者以也以田多少出軍賦也是故初稅畝加稅也作邱甲益兵也用田賦備車馬也毛奇齡曰古者丘賦之法每家百畝收其田所出之財以爲賦合一百二十八家得田一萬二千八百畝爲一丘共賦馬一匹牛三頭謂之丘賦不謂之田賦以田稅什一自有賦也今欲分丘賦與田賦爲二於丘賦外又征馬一匹牛三頭謂之田賦案此說最確是令計田出財以備車馬司馬法所謂民出軍賦者即此田賦也故孔子曰

以丘亦足矣蓋計丘以備兵車乃賦之常經今計田而復賦之厥民甚矣國老卿大夫之致仕者見僖二十七年即鄉飲酒禮所謂耆者也故孔子自言從大夫之後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皆禮也故度於禮則以丘甲亦足不度於禮雖以田賦將不足且言有周公之典在蓋言魯不應棄周禮也此聖人維禮之深心而憫民之心亦切矣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言不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絰放絰而拜 哀公十二年

是時季氏專權昭公見逐既不以公爲君則不以孟子爲夫人也明矣哀公能正季氏據傳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絰放絰而拜是季氏不服小君之服不着喪冠當時定論卒已不成喪矣何況孟子是以先儒謂諱取同姓故稱孟子不稱吳其說是也謂諱同姓不稱夫人其說非也倘季氏以夫人禮喪之豈有不稱夫人乎且春秋於夫人卒未有不書者既書孟子卒即明其爲夫人且明其非以夫人之禮葬之也故不書薨不書葬我小君此皆季氏之惡也喪服爲君之母妻齊衰三月始死而絰以至於成服季氏不絰知不以小君之禮待之也

胡簋禮器猶論語言俎豆之事此篇與答衛靈問陳辭稍異而意則同明堂位說四代之器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簋內方而外圓內圓而外方周

公會吳于鄫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哀公十二年

盟大禮也其要在信周信則盟固子貢重言之故曰心以制其義言以結其信玉帛以奉其誠敬明神以要其福福既盟之後固以守之弗可改也惟以爲可改於是有尋盟之事尋之云者因前盟已寒更溫之而使熱也不知今日尋之而熱明日背之而寒則何益哀存秋諸侯之盟皆有口血未乾而即忘之者子貢因尋盟提出寒字蓋深爲禮惜也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仆也國狗之噬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讓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讓其君舍以難之子蓋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猶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或欲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罰乎大宰乃請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哀公十二年

侯伯謂盟主則諸侯皆賓致饔即盡禮也地主謂所會主人歸餼亦曰致餼見桓十四年子貢請束錦乃行以太宰嚭之貪也墮黨崇讎之語設爲兩端與陰俗男之對秦伯同一機杼直使之不能不從眞言語之科也衛侯之辱效夷言全無心肝卒死於夷自取之也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遬速唯命遬因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白粲

邾射竊地來奔季康子受之非禮也君子見無禮於君者當如鷹鸇之逐鳥雀乃邾庶其邾黑肱莒牟夷皆竊邑來奔而季氏受之季康子使子路要邾射而子路不可以叛臣爲非義也因其非義知其無禮其事與柳下惠詭鼎之義同魯有此好禮守信執義之臣而不能大用之宜其政在私門而陪臣且據邑以叛矣

甲午齊陳恆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哀公十四年

論語沐浴而朝此言三日齋齋戒沐浴禮當鄉重其事也魯雖不用孔子猶以大夫之禮待之故曰吾以從大夫之後十一年傳冉求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子之所愼齋戰疾孔子言可克必有成算在胸非祇言理而不度力也是時政在季氏公使告季孫而孔子辭蓋雖告之而季氏必不聽也論語曰之三子告不可與傳文異或朝時不鄭重告之而事後與三子談論及之唯弟子知之而史官不見其告故傳不載也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爲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

且辭曰以水濟之不時無乃廣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芈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莒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威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嗣日共積一日憂灾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遊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逆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罪也大夫圖舍也敢於致君命故一日遲灾九年傳每日遲舍中牖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此云禮也當是古禮經文指介事正使而言聘禮注鄉爲使者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芈尹蓋是大夫爲公孫貞子之上介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者聘禮賓未至國都入竟而死則主人爲之具而入殯于賓館介攝其命賓已至朝主人將欲行禮賓請侯間之後賓死以柩造朝以尸將事也若人境未至國都唯以尸入殯於賓館耳又聘禮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饋飪主人畢歸

禮賓唯饔餼之受文六年傳季文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行遭喪者謂遭主國之喪也貞子及良而卒未入國門吳人辭之不欲其以尸入國門也蓋言備使奉尸將命亦欲其入國而殯於館介代之以遂君命不曾奉尸將命也吳俗好巫鬼重尼諱諆以遭喪而還訛之使之不得不從然皆本禮言吳不能咎也故曰以禮防民猶或踰之況不以禮乎死而棄之是棄禮也棄禮豈可以爲盟主乎

大子與五人介與貜從之迫孔悝於廁强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踰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闕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婿棄牢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哀公十五年

子路勇者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子路對曰然有事於小猶不敢問故死其嬖下

可也其忠勇正直之氣胸中已拚一死矣其爲孔氏宰而死於孔悝之難也欲救孔悝也言大子則稱孔悝言於衆則稱孔叔禮也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禮也子路之死節可謂稱爲臣之禮矣禮從義出其曰食焉不辟其難又曰利其祿必救其難是時孔悝子路猶不顧身以救之以其食孔氏之祿而非衛侯之臣也若子羔爲衛大夫出公輒出奔則子羔可去孔子曰柴也來由也死兩賢各行其是聖人亦不譏其非皆畢之以禮而已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昊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予讀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哀公十六年

周禮大祝掌作六辭六曰誄鄭衆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爲其辭鄭康成禮記注誄衆也累列一時行迹誄之以作諡春官大史凡遣之曰讀誄小喪賜諡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與諡是兩事也哀公之誄孔子子貢以爲非禮因其生不能用之也尼父猶言仲父之尊稱或以尼父爲諡非也誄文多集詩語不弔昊天節南山之辭也不慭遺一老十月之交也煢煢在疚閔予小子也禮失者失其志也諡名失者失其所也諸侯而稱余一人窮大失居是爲過猶也

公佅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鄫也哀公十七年

既盟而頭俯至乎與心平謂之拜乎或眾言拜周禮稽首之空首空首者對稽首頓首之頭著地而言也武伯言寡君非天子不稽首未嘗非禮然齊侯已稽首公答之以拜則非禮矣宜齊侯之怒也執牛耳尸盟者也襄二十七年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注云尸主也謂主辦具耳尸盟與主盟不同職武伯名武伯抗言不稽首觸齊之怒故於執牛耳以小國自居也

十一月越隔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隔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皆之所能及也皆是以爲降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諸昏之乃往先造于越軍

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謂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人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哀公二十年）

趙孟娶子無恤時有父喪降於衰食者行三年之喪更貶損其禮也同盟國滅本有常數見文四年今於喪中行之故比居喪之食又從降殺子此事對於同盟之國可謂盡禮其家臣楚隆告於吳王王感其意曰以爲大夫憂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馬首是瞻二國憂是行也公先歸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孥矞王趾以在寡君之軍卒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哀公二十一年）

齊侯貴爲公稽首而不見答爲此盟也王引之曰皐當讀爲咎數年而猶自不覺故使我高蹈而來也皐陶亦作咎繇是皐咎古字相通樂記發揚蹈厲之已蚤蹈謂腰上也列子

師襄乃撫心高蹈大約喜怒皆有高蹈此之使我高蹈則怒而騰蹈也儀書即三年傳所謂禮書言魯之咎在言周禮爲齊邾二國之憂也齊桓倡霸猶思假仁義以服人霸業既衰已棄禮不講春秋之末陳恆篡位尚誇之風儒行所謂常以儒相詬病者蓋有之矣至戰國而淳于髡有賢者無益之言孟子有子誠齊人之歎宜其以儒書爲譏矣

公子荊之卑壁將以爲夫人使宗人毀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酅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哀公二十四年）

宗人禮官也雜記雖廟毀器皆宗人職之故豐夏即以事爲氏獻禮見昭四年傳以妾爲夫人魯舊章無其禮豐夏必言周公及武公孝惠自桓以下娶夫人有禮者語都譏刺也經無哀公娶夫人事或娶於在定公時爲經所不得書然夫人卒而更以妾爲夫人何以異大於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君綱紀墮壞彝倫攸斁則家不可得而齊國不可得而治矣孔子對齊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誠哉是言也孔子之教所以爲言禮之大宗也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誅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藥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哀公二十五年）

信禮之本也食言則無信無信即無禮食言而肥其無禮也多矣君臣飲酒不樂閒隙日深爲二十七年公孫于邾越張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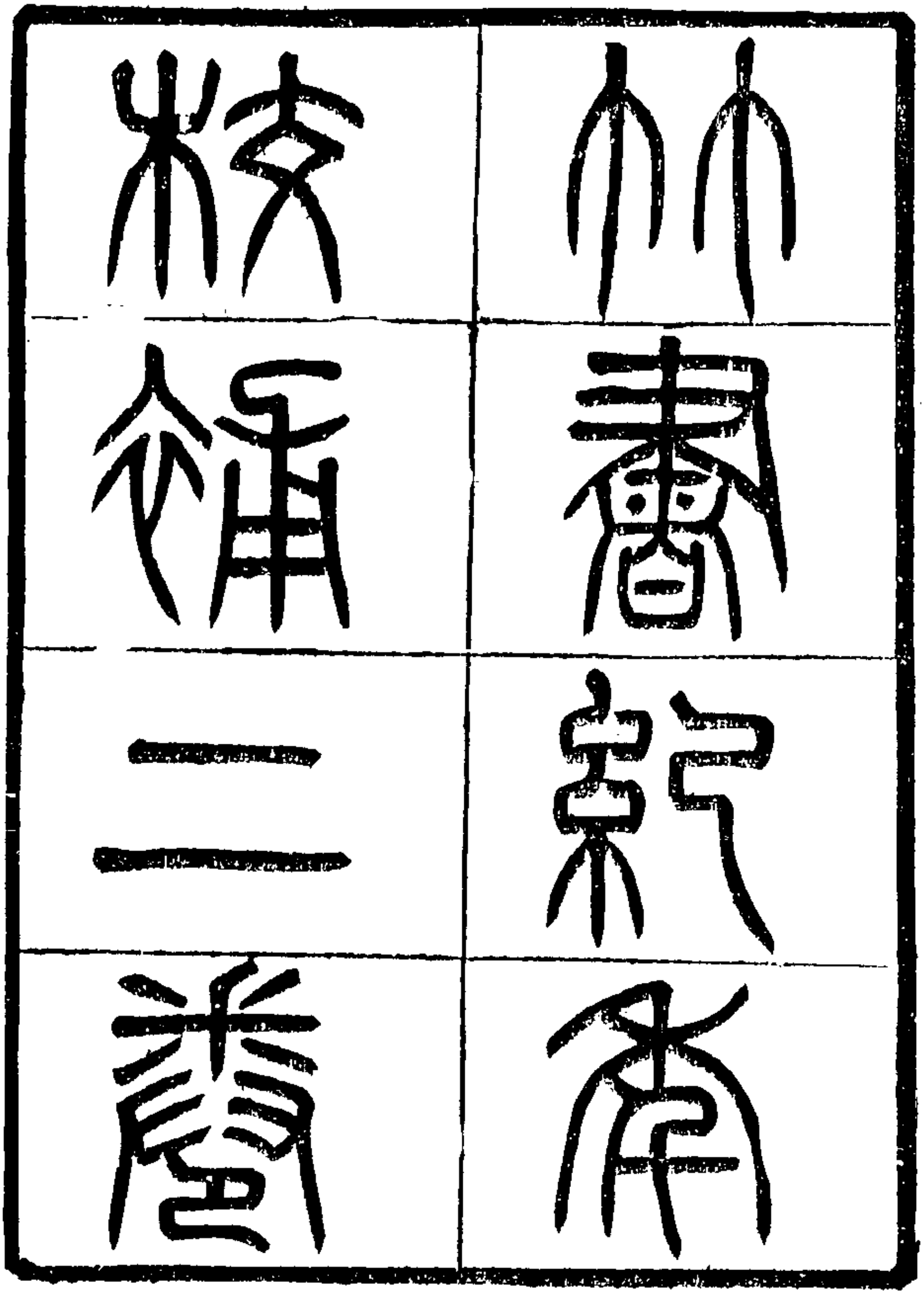
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哀公二十七年）

魯爲秉禮之國三子皆從而與蠻夷盟宜康子以爲病也十二年櫟皐之會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子貢辭而郤之言及子貢蓋因此事他日請念者文子猶欲季孫用子貢他日須念今日之言也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哀公二十七年）

降禮杜氏曰禮不備也陸氏曰過自貶屈案禮爲大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貴得中道減之而禮不備非也過之而自卑其禮亦非也卿大夫爲君之佐凡飾終弔死之禮不能誠

吾惜乎誠吾惜彼季孫之不臣罪固當誅公能乾綱獨振誅之可也黜之可也弔其卒而不以禮不可也國有舉人生不能用死而誄之子貢以爲非禮在季孫曰見惡言之多在哀公有食言而肥之譏臣既不臣君亦不君猶秉周禮之國而有此景象實可哀也余爲左傳禮說始於鄭伯克段于鄢遂及周鄭交質終之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誠以禮莫大於明人倫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君綱紀墮壞彝倫攸斁則家不可得而齊國不可得而治矣孔子對齊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誠哉是言也孔子之教所以爲言禮之大宗也



甘泉張宗泰校補
貴池劉世珩校刊

黃帝軒轅氏　按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後序謂紀年篇起自夏殷周晉束晳傳亦云紀史記左篇記夏以來惟史魏世家注引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本紀年自黃帝始雖與杜束二說異而稽之史注不爲無本特流約本傳不云曾注是書而考下提行毋曰附寶云云皆宋書符瑞志文則刻竊僞託之跡斷然今凡與志同者概刪之以省煩文而存其猶異者于篇

元年帝卽位居有熊初制冕服

二十年景雲見以雲紀官

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帝祭于洛水

五十九年貫胸氏來賓長股氏來賓

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

一百年地裂帝陟

沈約曰按帝摯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接意感生少昊登帝位有鳳皇之瑞或曰名清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按此條惟有鳳皇之瑞以上是宋志之文餘尚非襲舊故存之

帝顓頊高陽氏

元年帝卽位居濮

十三年初作律象

二十一年作承雲之樂

三十年帝產伯鯀是爲若陽居天穆之陽今本無是爲若陽四字據山海經大荒西經注補

七十八年帝陟術器作亂辛侯滅之

帝嚳高辛氏

元年帝卽位居亳

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鄧

四十五年帝錫唐侯命

六十三年帝陟

帝子摯立九年而廢

帝堯陶唐氏

元年丙子帝卽位居冀命羲和歷象

五年初巡狩四岳

七年有麟

十二年初治兵

十六年渠搜氏來賓

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二十九年春儵儵氏來朝貢沒羽

四十二年景星見子翼

五十年帝游于首山乘素車元駒

五十三年帝祭于洛

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

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

六十九年黜崇伯鯀

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

七十一年帝命二女嬪于舜
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終于文祖
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
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
七十六年司空伐曹魏之戎克之
八十六年司空八覲贊用元圭
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
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
九十年帝游居于陶
九十七年司空巡十有二州
一百年帝陟于陶

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讓不克朱遂封于房爲虞賓三年舜卽天子之位按史五帝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復偃朱使不與父相見與此異當由緩集紀年者以所引爲誣聖故棄而不錄而依傍孟子史記別爲此文今始仍原本特附錄史注以俟考焉

帝舜有虞氏
元年己未帝卽位居冀作大韶之樂
三年命咎陶作刑
九年西王母來朝
十四年卿雲見命禹代虞事
十五年帝命夏后有事于太室
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
二十五年息愼氏來朝貢弓矢
二十九年帝命子義鈞封于商
三十年葬后盲于渭
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
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貢寶玉
四十二年元都氏來朝貢寶玉
四十七年冬隕霜不殺草木
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

五十年帝陟后盲鑑皇也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于商是謂商均近本此下提行有義鈞封于商均

帝禹夏后氏
元年壬子帝卽位居冀頒夏時于邦國
二年咎陶薨
五年巡狩會諸侯于塗山
八年春會諸侯于會稽殺防風氏夏六月雨金于夏邑
秋八月帝陟于會稽禹立四十五年近本此下提行有禹崩三年喪畢天下歸啟按東晉傳謂紀年禹萬益于天七年啟殺益于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吏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太異則云夏年多殺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商王既亡有其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據此則紀年必無薦益於天之事矣而下所記益出就國及益薨亦與干位

見殺仍同則爲依傍孟子史記成文從可見矣故特附錄舊書而刪薦益之文又按晉書幽當爲厲

帝啟

元年癸亥帝卽位于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諸侯從帝

歸于冀都大賚諸侯于增臺

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王帥師伐有扈大戰于甘

六年伯益薨祠之

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訟

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

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

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

十八年陟 路史後紀注引作二十九年年九十八疑此誤

帝太康

元年癸未帝卽位居斟鄩畋于洛表羿入居斟鄩

四年陟

帝仲康

元年己丑帝卽位居斟鄩

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羲和

六年錫昆吾命作伯

七年陟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一作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此近本旁注未知何人所考

帝相

元年戊戌帝卽位居商征淮夷

二年征風及黃夷

七年于夷來賓

八年寒浞殺羿使其子澆居過

九年相居于斟灌

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丘

二十年寒浞滅戈

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

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

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弒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出奔有鬲

斟灌之墟是爲帝丘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

伯靡奔有鬲氏

夏世子少康生丙寅年

少康自有仍奔虞乙酉年

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世子少康使女艾

伐過殺澆甲辰年伯子杼帥師滅戈

伯靡殺寒浞少康自綸歸于夏邑乙巳年

明年后緡生少康既長爲仍牧正基澆能戒之澆使

椒求之將至仍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

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

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夏之遺

臣伯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燼以伐浞浞特澆皆康

娛日忘其惡而不爲備少康使汝艾諜澆初浞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强圍往至其戶陽有所求女岐爲之縫裳共舍而宿汝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岐也澆既多力又善走艾乃田獵放犬逐獸因嗾澆顚隕乃斬澆以歸于少康于是夏眾漸浞奉少康歸于夏邑諸侯始聞之立爲天子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帝少康

元年丙午帝即位諸侯來朝賓虞公

二年方夷來賓

三年復田槐

后槐之後不窋失官至是而復

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十八年遷于原

二十一年陟

帝杼

元年乙巳帝即位居原

五年自原遷于老丘

八年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

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十七年陟

杼或作帝予一曰伯杼杼能帥禹者也故夏后氏報

焉

帝芬

元年戊子帝即位

三年九夷來御

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

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蘇

三十六年作圜土

四十四年陟

芬或曰芬發

帝芒

元年壬申帝即位以元玤賓于河

十三年冬狩于海獲大魚

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

五十八年陟

芒或曰帝荒

帝泄

元年辛未帝即位

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

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緜臣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

二一一年命畎夷自夷赤夷元夷風夷黃夷
二十五年陟
帝不降
元年己亥帝卽位
六年伐九苑
三十五年殷滅皮氏
五十九年遜位于弟扃
帝扃
元年戊戌帝卽位
十年帝不降陟
三代之世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

十八年陟
帝廑
元年己未帝卽位居西河
四年作西音昆吾氏遷于許己姓名楚入封于衛夏衰爲伯遷于舊許
八年天有祆孽十日竝出其年陟
帝孔甲
一名允甲 近本訛繫上帝厪之下據路史後紀引夏正
元年己巳帝卽位居西河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
七年劉累遷于魯陽
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諸侯化之夏政始衰田于東陽貢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艮日也之子必大吉或又曰不勝也之子必有殃孔甲聞之曰以爲余一人于夫誰殃之乃取其子以歸既長爲斧所觸乃作破斧之歌是爲東音劉累所畜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陽其後爲鬷范氏
九年陟殷侯復歸于商丘
帝昊
昊一作皋

元年庚辰帝卽位使豕韋氏復國夏衰昆吾豕韋相繼爲伯
三年陟
帝發
一名后敬或曰發惠
元年乙酉帝卽位諸夷賓于王門再休璣會于上池諸夷入舞
七年陟泰山震
帝癸
一名桀
元年壬辰帝卽位居斟鄩
五年作東音

三年築傾宮毀容臺畋夷入于畎以叛
六年畎邍戎來賓
十年五星錯行夜中星隕如雨地震伊洛竭
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
十三年遷于河南初作夷俗
十四年扁帥師伐岷山（一作山民）
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二
妃女無子焉駰其名於若華之玉若是琬華是琰而
桀其元妃于洛陽妹喜于傾宮飾瑤臺居之
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成湯元年
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交于妹喜而遂開夏（據路史引補）
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始屋夏社

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于北門
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
二十二年商侯履來朝命囚履于夏臺
二十二年釋商侯履諸侯遂賓于商
十九年大旱氐羌來貢
二十二年大旱
二十三年大旱
二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雨
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遂征韋商師
取韋遂征顧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二十五年作大濩樂初巡狩定獻令
二十七年遷九鼎于商邑
二十九年陟
二十三年瞿山崩殺其大夫關龍逢商師征昆吾冬瑯隧
災
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
師敗績桀出奔三朡商師征三朡戰于郕（路史後紀引桀末年補竹）
放之于南巢（路史後紀引桀末年補竹）
裂近本無之附補于此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凡歲四百七十一年
起壬子終壬戌（子當爲申歟）
之十四年也

殷商成湯

名履

湯有七名而九征放桀于南巢而還諸侯八譯而來
者千八百國奇肱氏以車至乃同尊天乙履爲天子
三讓遂即天子之位（據路史後紀注引）
名當作年有字衍
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始屋夏社
十九年大旱氐羌來貢
二十年大旱夏桀卒于亭山禁弦歌舞
二十一年大旱鑄金幣
二十二年大旱
二十三年大旱
二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雨
二十五年作大濩樂初巡狩定獻令
二十七年遷九鼎于商邑
二十九年陟
外丙
名勝

元年乙亥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二年陟
仲壬
名庸
元年丁丑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四年陟
太甲
名至
元年辛巳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伊尹放太甲于桐
乃自立
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天大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

伊尹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近本元年下提行有
以攝政爲實錄本年下提行有約校伊尹自立蓋誤
蓋後世所益校太甲殺伊尹事與經傳大異
左傳後序亦詳載此文是竹書本如此非後世所益
沈不應有此注也于此益見沈注之僞故並刪之
十年大饗于太廟初祀方明
十二年陟
沃丁
名絢
元年癸巳王卽位居亳命卿士咎單
八年祠保衡
十九年陟
小庚
名辨
元年壬子王卽位居亳
五年陟
小甲
名高
元年丁巳王卽位居亳
十七年陟
雍己
名伾
元年甲戌王卽位居亳
十二年陟

太戊
名密
元年丙戌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陟臣扈
七年有桑穀生于朝
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
二十六年西戎來賓王使王孟聘西戎
三十一年命費侯中衍爲車正
三十五年作寅車
四十六年大有年
五十八年城蒲姑
六十一年東九夷來賓

七十五年陟
太戊遇祥桑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明德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廟爲太宗史記作中宗
仲丁
名莊
元年辛丑王卽位自亳遷于囂近本囂下衍于河上三字今刪
六年征藍夷
九年陟
外壬
名發
元年庚戌王卽位居囂邳人姺人叛
十年陟
河亶甲
名整
元年庚申王卽位自囂遷于相
三年彭伯克邳
四年征藍夷
五年姺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姺人來賓
九年陟
祖乙
名滕
元年己巳王卽位自相遷于耿命彭伯韋伯
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
三年命卿士巫賢
八年城庇
十五年命邠侯高圉
十九年陟
祖乙之世商道復興廟爲中宗史記與無遹皆無之
祖辛
名曰
元年戊子王卽位居庇
十四年陟
開甲史記作沃甲
一名踰
元年壬寅王卽位居庇
五年陟
祖丁
名新
元年丁未王卽位居庇
九年陟
南庚
名更
元年丙辰王卽位居庇
三年遷于奄

六年陟
陽甲一名祖甲
名祖
元年壬戌王卽位居奄
三年西征丹山戎征得一丹山按此大荒北經注引竹書文然彼注引作祖甲今檢祖甲惟征西戎丹山字則祖甲有之故删彼而附錄於此而得一字必有誤當以此文爲正
四年陟
盤庚
名旬
元年丙寅王卽位居奄
七年應侯來朝
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
十五年營殷邑
十九年命邠侯亞圉
二十八年陟
小辛
名頌
元年甲午王卽位居殷
三年陟
小乙
名敛
元年丁酉王卽位居殷
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
十年陟
武丁
名昭
元年丁未王卽位居殷命卿士甘盤
三年夢求傅說得之
六年命卿士傅說視學養老
十二年報祀土甲微
二十五年王子孝己卒于野
二十九年彤祭太廟有雉來
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
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
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
五十年征豕韋克之
五十九年陟
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是時舆地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荆蠻北不過朔方而頌聲作禮廢而復起廟
號高宗
祖庚
名曜

元年丙午王卽位居殷作高宗之訓
十一年陟
祖甲國語作帝甲
名載
元年丁巳王卽位居殷
十一年征西戎冬王返自西戎
十三年西戎來賓命邠侯組紺
二十四年重作湯刑
二十七年命王子囂王子良
三十三年陟
王舊在野及卽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
寡迨其末也緣刑以攜遠殷道復衰
馮辛史記作廩辛
名先
元年庚寅王卽位居殷
四年陟
庚丁
名囂
元年甲午王卽位居殷
八年陟
武乙
名瞿
元年壬寅王卽位居殷邠遷于岐周
三年自殷遷于河北按殷本紀正義引竹書紀年云自
更不從都據此則是年遷河北十五年遷沫及文丁元
年居殷皆非紀年應有之文又按此書攟庚元年丙寅
十四年遷殷是年應爲己卯下至殷之滅歲在庚寅中
間實二百五十二年亦與史注所引年分不符未知孰
是故附
辨之
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
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
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穀馬十
匹
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王敗于河渭大雷震
死
文丁史記作太丁非
名托
元年丁丑王卽位居殷自沫歸殷邑
二年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敗績
三年洹水一日三絕
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牧師
五年周作程邑
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二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

殺季歷
王嘉季歷之功錫之珪瓚秬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
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
十二年周文王元年有鳳集于岐山
十三年陟
帝乙
名羨
元年庚寅王卽位居殷
三年王命南仲西拘畏夷城朔方夏六月周地震
九年陟
帝辛
名受卽紂也

元年己亥王卽位居殷命九侯周侯邘侯（校邘當作鄂）
三年有雀生鸇
四年大蒐于黎作炮烙之刑
五年夏築南單之臺雨土于亳
六年西伯初禴于畢
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作瓊室立玉門
十年夏六月王畋于西郊
十七年西伯伐翟冬王遊于淇
二十一年春正月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
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

二十三年四西伯于羑里
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遂西伯歸于程
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
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尙以爲師
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有赤烏集于周社密人侵阮西
伯帥師伐密
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王錫命西伯得專
征伐
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邘遂伐崇崇人降冬十二月昆
夷侵周
三十五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于豐

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西伯使世子
發營鎬
三十七年周作辟雍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
四十年周作靈臺王使膠鬲求玉于周
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周文王葬畢畢西于豐三
十里
四十二年周武王元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尙有女子
化爲丈夫
四十三年春大閱嶢山崩
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

四十七年內史向摯出奔周
四十八年夷羊見二日並出
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次于鮮原冬十有二
殺王子比干微子出奔
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秋周師渡盟津而還王四箕子
月周師有事于上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
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據史
記正義補辨見前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
十六年起癸亥終庚寅終周武王立前一年庚寅當
七年作己卯若終庚寅則五百零
矣

竹書紀年卷上

甘泉張宗泰校補

貴池劉世珩校刊

周武王

名發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王親禽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立受于祿父是爲武庚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命監殷遂狩于管作大武樂十三年巢伯來賓薦殷于太廟遂大封諸侯秋大有年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請于壇墠作金縢

十五年肅愼氏來賓初狩方岳誥于洙邑冬遷九鼎于洛

十六年箕子來朝秋王師滅蒲姑

十七年命王世子誦于東宮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

成王

名誦

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庚午周公誥諸侯于皇門夏六月葬武王于畢秋王加元服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東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郛以叛（郛按郛當作棻）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

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衞遂伐奄滅蒲姑

四月春正月初朝于廟夏四月初嘗麥王師伐淮夷遂入奄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

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

六年大蒐于岐陽

七年周公復政于王春二月王如豐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王如東都諸侯來朝冬王歸自東都立高圉廟

八年春正月王初莅阼親政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殷于魯作象舞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肅愼氏來朝王使榮伯錫肅愼氏命

十年王命唐叔虞爲侯越裳氏來朝周文公出居于豐

十一年春正月王如豐唐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于周文公王命周平公治東都

沈約曰按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

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

十三年王師會齊侯魯侯伐戎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廟

十四年王師圍曲城克之冬洛邑告成

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鳳皇見遂有事于河

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

官駘豐侯
二十一年除治象周文公薨于豐
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
二十四年於越來賓
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冬十月歸自東都大事于太廟
三十年離戎來賓
沈約曰離戎驪山之戎也爲林氏所伐告于成王
三十三年王游于卷阿召康公從歸于宗周命王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薪歸于宗周
三十四年雨金于咸陽
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

康王
名釗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諸侯朝于豐宮
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于廟
六年齊太公薨
九年唐遷于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
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秋毛鉞公薨
十六年錫齊侯伋命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
十九年魯侯禽父薨

穆王
名滿
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即位作昭宮命辛伯詧祓宮于南鄭
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于南鄭
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爲伯
八年春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騄耳
九年築春宮王所居有鄭宮春宮
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謀父
十二年毛伯班共公利逆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秋七月丙戌
來賓徐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
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夏四月王畋于軍正五
月作范宮秋九月翟人侵畢冬蒐于萍澤作虎牢
十五年春正月滔昆氏來賓作重璧臺冬王觀于鹽澤
一作王幸安邑觀鹽池非是
十六年霍侯舊薨王命造父封于趙
十七年王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
于昭宮秋八月遷戎于太原
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以
東西征于青鳥所解三危山西征還復天下億有九
萬里
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祗宮諸侯來朝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
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
二十五年荊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荊人于沸
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鼉鼉以爲梁遂伐
越至于紆荊人來貢
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
四十五年魯侯潰薨
五十一年作呂刑命甫侯于豐
五十五年王陟于祗宮

共王
名緊
元年甲寅春正月王卽位
四年王師滅密
九年春正月丁亥王使內史良錫毛伯遷命
十二年王陟
懿王
名堅
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卽位天再旦于鄭
七年西戎侵鎬
十三年翟人侵岐
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里
十七年魯厲公擢薨
二十一年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逋
二十五年王陟
懿王之世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共其職
諸侯于是攜德
孝王
名辟方
元年辛卯春正月王卽位命申侯伐西戎
五年西戎來獻馬
七年冬大雨電江漢氷牛馬死是年厲王生

八年初牧于汧渭
九年王陟
夷王
名燮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即位
二年嗣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用介珪
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于鼎
六年王獵于社林獲犀牛一以歸
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冬雨雪大如礪楚子熊渠伐庸至于鄂
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王陟
厲王
名胡居彘有汾水焉故又曰汾王
元年戊申春正月王即位作夷宮命卿士榮夷公落楚人來獻鼉貝
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齊獻公山薨
六年楚子延卒
八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
十一年西戎入于犬丘
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
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干王位事號曰共和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引紀年同今據史周本紀訂焉
十四年嚴狁侵宗周西鄙召穆公帥師追荊蠻至于洛
十六年蔡武侯薨楚子勇卒
十九年曹夷伯薨
二十二年大旱陳幽公薨
二十三年大旱宋僖公薨
二十四年大旱杞武公薨
二十五年大旱楚子嚴卒
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其伯和歸其國遂大雨
大旱既久廬舍俱焚會汾王崩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其和遂歸國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逍遙得志于其山之首
宣王
名靖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周定公召穆公輔政復田賦作戎車燕惠侯薨按史燕世家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索隱曰王劭按紀年簡公後文孝公無獻公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智伯按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二年成公十六年卒索隱曰按紀年成侯名職釐公立是歲三晉列爲諸侯索隱曰按紀年作文公二十四年卒簡公立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爲諸侯與此不同釐公三十年卒索隱曰紀年作簡公四十五年卒按上簡公生獻公則此當是釐但立年又誤耳據此則東遷以後燕事見於紀年者尚多今檢後惟有懷侯哀侯卒分智伯地事亦不載則是書之未經綴拾者不知凡幾故附錄于此以俟考焉
二年錫太師皇父司馬休父命魯愼公薨曹公子蘇弒

其君幽伯彊

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齊武公壽薨

四年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

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荊蠻

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師伐徐錫召穆公命西戎殺秦仲楚子霜卒

王伐徐戎次于淮王歸自伐徐錫魯世子戲命

八年初考宮魯武公來朝錫魯世子戲命

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

七年王錫申伯命樊侯仲山甫城齊

十二年魯武公薨齊人弒其君赤君厲公無忌立公子赤

十五年衛釐侯薨王錫號文公命

十六年晉遷于絳

十八年蔡夷侯薨

二十一年魯公子伯御弒其君懿公戲

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

二十四年齊文公赤薨

二十五年大旱王禱于郊廟遂雨

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

三十二年王師伐魯殺伯御命孝公稱于夷宮陳僖公

孝薨有馬化爲人

三十三年齊成公薨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

三十七年有馬化爲狐燕僖侯卒楚子鄂卒

三十八年王師及晉穆侯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

三十九年王師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績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戎人滅姜邑晉人敗北戎于汾隰

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

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晉穆侯費生薨弟殤叔自立世子仇出奔

四十四年晉殤叔元年丁巳近本年下七字係旁注似是考訂之文今按左傳後序云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惟特紀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據此則殤叔紀元自是竹書原文故特正之後仿此又云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紀魏事下至魏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推校而始知矣又校水經注及史記各家注所引竹書俱用王冠以晉魏之年是殤公以前與夏殷二代紀事俱用王年而殤公以後紀事則用晉年魏國建則用魏年明矣至如後所書平王五十一年二月日食三月王陟皆同春秋之月與杜氏所謂用夏正之說不合此皆不可仍舊本之誤者今考定自此以下即如各書所引紀年出魯哀後學雖無由見唐以前眞本倘可以知汲家之例云

三年王陟十二月周幽王元年王即位近本繫王即位在明年正月今校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故據杜序正之

四年晉世子仇歸于晉殺殤叔晉人立仇是爲文侯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

晉文侯元年辛酉涇渭洛竭岐山崩初增賦

二年周厲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上名之曰鄭是爲桓公近本周厲王子誤作晉文侯同王子無名之曰鄭四字又誤繫於文侯元年今據水經洧水注所引正之

王斃褒姒冬大震電

三年秦人伐西戎夏四月隕霜近本作六月今據杜序改正陳夷公薨

四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皇父作都于向

五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西戎滅蓋近本作冬十月秋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今據杜序改正

六年虢人滅焦

七年王錫司徒鄭伯多父命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爲太子

八年申侯聘西戎及鄫

九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秋七月桃杏實近本作九月今據杜序改正王師伐申冬十一月日暈近本在明年春正月今據杜序改正

十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弒王及鄭桓公犬戎殺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

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爲攜王二王並立

武王滅殷歲在庚寅二十四年歲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自東遷以後始紀晉事王即位皆不書

十一年周平王元年王東徙洛邑錫文侯命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于成周

十二年秦作西畤魯孝公薨賜秦以邠岐之田

十三年齊人滅靚王錫司徒鄭伯命

十四年燕頃侯卒鄭人滅虢

十五年秦襄公帥師伐戎卒于師宋戴公薨

十六年燕哀侯卒鄭遷于溱洧

十七年楚子儀卒

十八年鄭殺其大夫關其思

二十年秦遷子汧渭

二十三年衛武公薨

二十四年滅韓

二十八年秦文公大敗戎師于岐歸周岐東之田

三十一年文侯殺王子余臣子攜

三十三年宋武公卒

三十四年秦作陳寶祠

三十五年文侯薨秦初用荻刑

晉昭侯元年丙申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
七年潘父弒昭侯納成師不克立昭侯之子孝侯國人殺潘父
晉孝侯元年癸卯楚人侵申
四年衛莊公卒王人戍申
八年齊莊公卒曲沃桓叔成師卒于鄂立是爲莊伯自是晉侯在翼稱翼侯
晉曲沃莊伯元年辛亥據左傳後序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今校自此至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九年是莊伯之元年當紀於前二年方合然卽如史十二諸侯年表莊伯立於庚戌下距己未亦纔十年恐左傳後序係傳寫之誤未敢據以改正故附拼于此以質知者　春大雨雪
二年狄人伐翼至于晉郊宋宣公薨魯惠公使宰讓請

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
七年曲沃莊伯入翼弒孝侯晉人逐之立孝侯于卻是爲鄂侯
八年戊午晉鄂侯卻元年無雲而雷魯惠公卒
九年己未魯隱公元年春秋始此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
十年冬十二月乙巳日有食之近本作平王五十一年春二月今據杜序改正
十一年晉侯緡元年
十五年鄭莊公卒近本此年前一年有晉滅翼校左傳滅翼蓋是時小子侯居翼也今晉侯緡既立于武公十年越二十七年方爲武公所滅不應立後五年忽有滅翼之文此刺取左傳之文而失者也故刪之
十九年正月乙未王陟近本作三月與春秋同今改正
二十年周莊王元年乙酉曲沃伯復

而還今據水經濁水注改正
十三年王使虢公伐晉之曲沃
攻晉鄂侯子光立是爲哀侯近本此下衍公子萬至家谷十四字今檢前文見水經濁水注雖未引繫何年然梵天引爲十二年事則係此年之事無疑與十二年無涉故刪之
十四年晉哀侯光元年甲子
十五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爲武公
晉曲沃武公元年丙寅尙一軍近本此三字在上年今據水經河水注更正
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近本作芮伯今據水經河水注刪
七年晉小子侯元年曲沃獲晉哀侯晉人立哀侯子爲小子侯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出奔魏近本作芮伯萬出奔魏今據水經河水注校補
九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戎人逆芮伯萬于郊
十年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弟緡于翼爲晉侯
十一年晉侯緡元年
十五年鄭莊公卒近本此年前一年有晉滅翼校左傳滅翼蓋是時小子侯居翼也今晉侯緡既立于武公十年越二十七年方爲武公所滅不應立後五年忽有滅翼之文此刺取左傳之文而失者也故刪之
十九年正月乙未王陟近本作三月與春秋同今改正
二十年周莊王元年乙酉曲沃尙一軍異于晉

二十二年齊襄公滅紀邢鄧鄧據史泰始皇
二十五年三月葬桓王近本作五月與春秋同今改正
三十四年王陟
三十五年周釐王元年庚子春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
以平宋亂
三十七年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王王命武公以
一軍爲晉侯
三十八年晉猶不與齊桓公之盟
三十九年王陟
晉獻公元年乙巳周惠王元年晉獻公朝王如成周
二年王子頹亂王居于鄭鄭人入王府多取玉玉化爲
蜮射人
九年城絳
十六年獻公作二軍滅耿以賜大夫畢萬
十七年衛懿公及赤狄戰于洞澤戰字據左傳後序補杜曰洞疑當作潼
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獻公
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近本作國都據水經河水注
正上獻字亦據水經注增
二十五年正月狄人伐晉周陽有白兔舞于市近本正月上有
春字永經涑水注引無從之又近本陽下無有字誤繫
于前如成周之下今據水經注改正然水經注作周有
無陽字但經文作西遏周陽邑南恐今本注文有誤故據注增有字而陽字仍之王陟
二十六年周襄王元年庚午晉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
之及卓子立夷吾
晉惠公元年辛未晉殺里克
二年雨金于晉
六年秦伯涉河伐晉
十四年晉惠公卒子懷公圉立秦穆公師送公子重
耳涉自河曲圍令狐桑泉曰衰皆降于近本誤作爲據
秦師狐毛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
繫來與師言退舍次于郇盟于軍近本涉自河曲在盟
涉自河曲亦在惠公十五年而涑水注河水注圍令狐則在惠公十四年以是今紀年本誤拆于一年當如是然惠公無十五年校左傳先儒先清河次圍令狐道里井然不容顛倒當是水經注今本傳正其前後而依近本之年不分屬文選舍一字近本無據水經注增
晉文公元年乙酉晉殺子圉
二年晉城荀
五年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
七年齊師逐鄭太子華奔張城南鄭近本誤作城張今正然水經注引此未有年分始依近本易周
襄王二十二年爲文公七年附記以俟考訂
九年晉文公卒
晉襄公驩元年甲午
六年洛絕于洇
七年晉襄公卒
晉靈公夷皋元年辛丑
二年王陟

三年周頃王元年癸卯
八年彗星入北斗王陟
九年周匡王元年己酉
十四年王陟晉靈公爲趙穿所殺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晉成公元年乙卯周定王元年
六年晉成公與狄伐秦獲秦諜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七年晉成公卒于扈
晉景公元年壬戌
十一年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
十四年王陟

十五年周簡王元年丙子
十九年晉景公卒
晉厲公元年辛巳
八年晉厲公卒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水經比水注引無年今姑仍近本
晉悼公元年己丑王陟
二年周靈王元年庚寅
十五年晉悼公卒
晉平公元年甲辰
十三年王陟
十四年周景王元年丁巳
二十六年春有星出婺女十月晉平公卒按春秋作七月方是
晉昭公元年庚午河水赤于龍門三里
六年晉昭公卒冬十二月桃杏花
晉頃公元年丙子
六年晉頃公平王室亂立敬王
七年周敬王元年壬午
十四年晉頃公卒
晉定公元年庚寅
六年漢不見于天
十八年晉靑虹見

二十年洛絕于周
二十八年淇絕于舊衞
三十一年城頓丘近本城上有晉字據水經淇水注刪
三十五年宋殺其大夫皇瑗於丹水之上宋大水三字據水經濮水注補
經濮水丹水壅不流
三十六年王陟
三十七年周元王元年丙寅晉定公卒
晉出公元年丁卯
三年於越滅吳
五年滄絕于梁近本滄上有晉字據水經濮水注刪丹水三日絕不流五字據水經濮水注補
六年齊人鄭人伐衞荀瑤城宅陽王陟

七年周貞定王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琅琊
十年十一月於越子句踐卒是爲菼執次鹿郢立
十二年河絕于扈近本河上有晉字據水經河水注刪
十三年智伯瑤城高梁近本作南梁據水經汾水注更正
十六年於越子鹿郢卒次不壽立
十七年晉出公出奔齊近本皆下闕二字據史晉世家補
十八年河水赤三日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匡
十九年晉韓龍取盧氏城近本龍作龐盧氏誤作素隱據水經洛水注改正
二十二年晉出公薨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
晉敬公元年己丑衛悼公卒于越據史衛世家索隱補
四年於越子不壽見殺是爲百姑次末句立
六年楚滅蔡
八年楚滅杞
十二年王陟
十三年周考王元年辛丑
十八年魏文侯立近本誤繫于敬公十二年今據史晉世家索隱引更正
二十二年楚滅莒
二十三年晉敬公卒
晉幽公柳元年壬子魯悼公卒
三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取葭密遂城之按左傳後序雖云紀年無諸國別然如此文若爲晉史之辭則當爲公會魯季孫于楚丘或魯季孫來會公于楚丘兩皆不然此蓋魯史之辭是以水經濁水注引爲元公三年也又如史燕世家齊世家韓世家注所引類此者不一而足
四年於越子末句卒子翳立
八年於越子末句卒子翳立
九年齊田肹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邯鄲之師敗逋獲韓舉取平邑新城近本帥作師據上有遂字平邑上無取字今據水經河水注引補改正
十一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郃陽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會以廩上叛于趙十二月齊

宣公薨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師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逋近本會誤作孫韓師作韓氏今據經注引俱無十二月齊宣公薨今據史田敬仲完世家索隱引浦按索隱引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敬仲完世家索隱引紀年者誤以周安王之二十一年爲魏武侯二十六年卒今按此年田莊子卒乃次立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之立蓋今本所闕略者多矣故附錄于此又按水經注引紀年田悼子卒是悼子立三十六年而卒由是推之則武侯二十一年公孫會之叛于晉烈公之十一年而是而溯之悼子之立宜補紀于晉敬公之九年

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俊齊大長城近本翟誤作翟員誤作及我師據水經注改正

汶水注改正

十七年田侯午生據史田敬仲完世家索隱補索隱引紀年作齊康公五年今脫齊宣公薨于晉烈公十一年索隱曰十二月于周正爲明年二月康公踰年改元當在烈公十三年是五年實烈公之十七年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爲諸侯

竹書紀年卷下 三主

十八年王陟

十九年周安王元年庚辰

三十年晉烈公卒子桓公立

晉桓公頎元年壬辰

三年魏文侯卒在位五十年按實四十八年大風晝昏晉太子喜出奔田侯剡立據史田敬仲完世家索隱補索隱作齊康公二十二年

四年魏武侯擊元年乙未按史魏世家索隱引魏武侯上晉烈公十二年有趙烈子計至本年中間隔二十三年疑小司馬誤二十爲十 封公子緩

八年晉桓公十一年於越遷于吳

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據史田敬仲完世家索隱補索隱作田侯剡立後十年

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按韓世家索隱引紀年韓滅鄭在魏武侯之二十三年中隔一年近本年邑哀侯于鄭在魏武侯之二十二年中隔一年近本滅鄭在此年前五年邑哀侯在周烈王二年中隔八年疑集紀年者誤以周安王之二十一年爲魏武侯二十一年也然索隱引紀年武侯二十六年卒今按此年至惠成王之立僅五年合前十一年纔其十六年當由史注誤以十爲二十由是推之則武侯二十一年又當爲十一年今據以改正王陟魏城洛陽及安邑王垣七月於越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滑吳人立孚錯枝爲君

十二年周烈王元年丙午魏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史世家索隱引紀年作齊康公五年今脫齊宣公薨故附錄于此又按水在武侯七年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是爲莽安

十三年秦蘇胡帥師伐鄭韓襄敗秦蘇胡于酸水據水經濟水注校正魏觴諸侯于范臺晉桓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韓若山立據史韓世家索隱補而韓若山立五字陵下韓討賊侯若伐我葵則山字疑衍然惠成王元年有韓其侯疑賊侯若伐我葵當如史所云哀侯之子而此立者其侯史注謂其侯爲若山其字似若而山字因上山堅而誤也趙敬侯卒據史晉世家索隱補索隱引紀年魏十六年魏武侯卒由是年逆推十九年歲在壬辰前一年晉烈公卒是烈公在位三十年近本繫烈公之卒于安王九年桓公元年歲在己丑皆非前已據以改正而附辨于此

魏惠成王元年辛亥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于屯留以後更無晉事此史晉世家索隱文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按此與下伐趙圍渴陽史魏世家索隱俱引爲武侯元年事然武侯元年成侯懿侯未立水經沁水注引爲惠成王元年與近本同今從之又史注作逋侯種與史不同者多

也又史注葵作蔡恐因字相似而誤鄴師敗邯鄲師于平陽據水經濁漳水注補
二年王陘我師伐趙圍濁陽齊田壽帥師伐我圍觀觀降魏大夫王錯出奔韓
三年周顯王元年癸丑鄭城邢丘自此韓改稱曰鄭秦子向命爲藍君
四年齊桓公弒其君母據史田敬仲完世家索隱引補事在桓公十一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
五年公子景賈帥師伐鄭韓明戰于陽我師敗逋近本陽作韓據水注改
六年夏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史魏世家注徐廣引作九年水經渠注引作六年與近本有顯王四年者同今從之王發逢忌之數以賜民於越寺區弟
思弒其君莽安次無顓立
七年雨碧于郢地景長十丈有餘高尺半
八年我師伐邯鄲取列人我師伐邯鄲取肥雨黍于齊
九年我與邯鄲榆次陽邑王會鄭釐侯于巫沙
十年入河水于圃田又爲大溝而引圃水瑕陽人自秦導岷山青衣水來歸
十一年秦師伐鄭次于懷城殷水經沁水注引無年今依近本次于此
田忌今無此文附錄于此
東周與鄭高都利利字據水經伊水注補鄭釐侯來朝宋景敱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近本敱誤作敱公齊字據水經淮水注改補
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鄭取屯留尚子涅近本無涅字據水經濁漳水注增
十三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王戶牖首垣諸邑及十八年王以韓師敗諸侯師于襄陵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近本師下無敗字于上衍縣字據水經淮水注刪補邯鄲之師敗我師于桂鄭馳道我取枳道與鄭庞水經河水注改王及鄭釐侯

陵近本此下有秦伐韓關與惠成王
滅之云不知是何年今附錄之以俟考

十九年晉取元武獲澤

二十年齊築房以爲長城

二十一年王如衛命子南爲侯近本子上有公字據史
汲水注引竹書校二書均引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
南猶牟其後有子南勁又水經注及水經
今本皆無此文特附錄之以見
是書之遺而未收者尚多也

二十三年魏殷臣趙公孫裒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

二十四年王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郭楚伐徐州

二十五年魏韋帥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孫何取鴻陽

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絳中地名在汾西絕于汾

二十六年魏敗韓于馬陵

竹書紀年卷下

二十八年穰庇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逋與
齊田朌戰于馬陵於越子無顓卒是爲菼蜀卯次無疆
立

二十九年五月齊田朌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九月
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
敗逋鄭昭侯武薨次威侯立據史韓世家索隱引補

三十年城濟陽秦封衛鞅于鄔改名曰商近本商誤作
商水注
改正

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改名曰徐州近本無下及改名
泗水注史魯世家索隱孟嘗君傳曰徐州字據水經
補雅正義作三十年餘同作三十一年三月爲大溝于
北郛以行圃田之水

三十二年與秦戰岸門據史秦本紀索隱補
三十三年近本是年誤重秦蘇胡一條校此條水經注
未引何年今因前已錄于武侯十三年故刪之

三十五年鄭威侯與邯鄲圍襄陵五月王會鄭威侯于
巫沙近本誤以會巫沙爲在顯王三十八年無月據史
韓世家索隱引于圍襄陵後在威侯之七年今據
以補于此又索隱引此年十月鄭宣王來朝辨不見威
侯之卒而下又引敗韓舉爲在威侯八年是威侯卒在
八年後明矣況五月方會巫沙十月宣王來朝必威
侯之卒在六七月戰國時聘禮法廢壞未必君卒不臨
年即行朝禮于鄰國疑紀年至唐已殘闕誤以前年朝
梁有宣王而次年敗韓舉復爲威侯之世當是威侯之
卒實在圍襄陵之年而宣王來朝在次年十月是年先
敗韓舉無嫌以宣王元年爲威侯入年然近本以宣王
來朝繫于赧王元年亦非故移其次于
惠成王後元年特附辨之以質知者

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敗趙將韓舉近本誤繫于赧王
四年據史韓世家

索隱
改正
王會諸侯于徐州於越子無疆伐楚十月鄭宣王
來朝辨見
前

二年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不知何年附此
經伊水注
引無年

三年楚圍齊于徐州遂伐於越殺無疆考史越世家索
無顓薨後十年楚伏徐州無楚敗越殺無疆校紀年粵子
隱校紀年之語是無
疆爲無顓之後紀年不得錄也據此則楚殺無疆當在
哀王二十年後矣今本紀年有之當是傳會史記而未
博考索隱也又史北破齊于徐州之下徐注以爲在周
顯王之四十六年今檢此本是在三十六年不知何年附此
不必盡同而索隱按紀年無顓薨後十年楚伐徐州在顯王三十六年當惠成王之後三年
據此本伐徐州在顯王三十六年當惠成王之後三年
則無顓薨當在前二十八年而近本繫無顓之薨于顯
王十二年實先一十五年譌
謬顯然附辨于此以質知者

乃年龍賈及秦師戰于雝陰我師敗逋

六年秦取我汾陰皮氏

八年秦歸我焦曲沃

九年九鼎淪泗沒于淵

十一年會韓昭侯齊威王于平阿據史孟嘗君傳索隱補韓昭侯當作鄭宣王

十二年楚敗我襄陵燕伐趙圍鬻鹿趙武靈王及代人救鬻鹿敗燕師于勾梁武字據本舊載此條字據水經濁水注補近經注雖未引何年然據左傳後序哀王二十年則其年武靈王尚未立也今故移載于武靈王即位之年以俟考又史趙世家注及水經渠注俱引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蘇秦傳注引魏救山寨集胥口然俱未引何年無由據補故亦附錄于此

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據史孟嘗君傳索隱補　四月齊威王封田

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同上

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同上

十五年齊威王薨同上王陟

十六年周慎靚王元年辛丑秦取我曲沃西周

十七年魏惠成王薨

今王元年癸卯

四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爲

河雍向爲高平

五年是年周赧王元年近本作隱王以爲隱赧聲相近竹書與史雖不盡同如晉世家有孝公靖公而竹書無孝公桓公韓世家昭侯之後即接宣惠王竹書無昭侯之引以相校若竹書以赧爲隱未有注周本紀而不之引者且左傳後序亦當據以爲稱而不得云哀王之二十年當據王之

十六年秦況據王據史記應年五十九後哀王四十年方滅于秦作書之時哀王尚稱今王不應赧王已別有謚未知近本果有所考與否姑辨之燕子之殺公子平不克齊師殺子之臨其身趙召公子職于韓立以爲燕王據史田敬仲完世家索隱補

六年齊宣王殺其王后據史田敬仲完世家索隱補　齊地景長丈餘

七年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宋圍煮棗據史韓世家索隱補韓明帥師伐襄臣秦王來見子蒲坂關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萬及犀角象齒近本舟上無乘字舟下無始罔及舟字據水經河水注補五月

高一尺魏以張儀爲相

張儀卒

八年翟章伐衛

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楚庶章帥師來會我次于襄

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郛字溢字郛字據水經濟水注補又近本此下誤藏楚庶章一條亦據水經濟水注改入九年

十一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此年未的水經河水注引無年

十二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圍皮氏翟章帥師救皮氏及水經汾水注俱作圍疾西風據史樗里子傳索隱改正秦惠王薨亦據史注補

十三年城皮氏

十四年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據史魏冉傳索隱補

十六年秦拔我蒲坂晉陽封谷

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將軍大夫適于戍
吏皆貉服近本或吏誤代史貉誤作貊據水經河水注改正
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楚人雍氏楚人敗
二十年王與齊王會于韓

竹書紀年卷下

吳興嘉業堂劉氏刊

竹書紀年辨證序

竹書紀年出於魏汲縣舊冢書甚古僞託亦滋甚王氏
郙羅氏泌嘗論其失而未能盡徵其蔀湖州董生豐垣
讀是書而有獲也參攷經史有辯有證大抵深而不鑿
博而不支可謂善學古者矣嘗考史記歷代世次多不
可信黃帝至堯禹四世至舜八世而禪授則由堯而舜
而禹稷契皆帝嚳子契至湯十三世歷五百餘年稷至
武王十五世歷千一百餘年王季與湯兄弟也而世之
相去幾五百年司馬子長作史始於黃帝盡削其文不
雅馴與書缺有閒而紀述尙不足盡信子長又言孔子
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偉哉而序尙書則略無

年月愼之至也紀年之出去孔子時又遠而必附會以
書其年月能免後人之駁正哉今觀生是書凡與易書
詩禮春秋三傳國語國策互異者與世本史記世紀異
同者及專見經傳而不繫年者悉爲之辨若共和以下
年月史記有明文平王四十九年以下年月春秋經傳
有實據則又據經而舍史記據史記而舍國策蓋有外
紀古史大事記皇王大紀諸書所未及者而能兼綜而
區別之生年方踰冠而用心之勤如此生爲余門人熄
第七子學既有本而其所自得又味於人所不味故喜
而爲之序江都唐紹祖書

竹書紀年辨證序

史不貴博而貴精雖記事記言搜採務備而闕疑傳信
尤必致精而後無憾漢司馬子長去古未遠抽金匱石
室之藏以成史記宜其無有闕遺矣然而述帝紀則自
黃帝迄於周厲無編年之可紀豈其學問之淹博反出
後人下乎誠以作史之法務攷諸經傳而文不雅馴者
槩在所刪也紀年一書先儒以爲魏國之史記晉太康
時出於汲冢乃始黃帝終周隱王舉前人之所闕疑者
悉繫以年月焉可不謂博哉而攷其書如王潛出自桐
殺伊尹之類其違經背傳者不可勝數甚矣其雜而不
精也雖然此書眞僞不可知要豈無所依據而鑿空杜

撰者蓋是時古文尙書雖出而未盛行於世故與伊訓
太甲泰誓牧誓武成等篇尤多舛錯且拘於詩序之舊
說穿鑿時世妄爲釐析其或事載於經傳而不言其歲
月者則以意附會之故牴牾之迹欲蓋彌彰非徒以其
紀天事之災祥四裔之賓服爲當存而弗論也然則讀
此書者奈何亦折中於經傳而已矣古之史而經者有
二尙書則記言之祖也春秋則記事之宗也左氏國語
公穀國策世本史記諸書則二經之傳說流派也若汲
冢周書穆天子傳及山海經之屬文不雅馴吾無取焉
乃爲辨其非證其是羣言淆亂則折諸經經不足則取
諸傳庶幾由博以求其精而於古人闕疑之意其不遠

矣夫乾隆丙辰九月四日吳興董豐垣堅之氏書於容安軒

竹書紀年辨證凡例

一竹書與易書詩禮春秋三傳國語國策互異者爲辨其非

一世本史記帝王世紀與竹書異同者折之於經有可據者辨析以歸於一

一經傳有其事而不繫年者採以附其年之下以見其無徵不信云

一書序雖非孔門之舊然司馬作史記已用其語朱子亦以爲周秦閒低手人作竹書多本此而鑿其年月故多援引

一周書穆天子傳與竹書同出汲冢所載周穆王事多符合蓋本左傳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之說而僞撰也今特附註而辨之

一竹書所紀甲子起於帝堯丙子劉恕通鑑外紀以爲戊辰皇甫謐帝王世紀邵雍皇極經世胡宏皇王大紀張栻經世紀年馬端臨帝系攷金履祥通鑑前編皆以爲甲辰羅泌路史又以爲戊寅其說互異而史遷以爲孔子序尚書略無年月閻不可錄故皆共和以上皆無之劉恕亦以周厲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爲疑年譜蓋不可考故存而不論

一史記自共和以下皆有年月通鑑綱目等書皆同

惟皇甫謐帝王世紀闕有一二未合者今亦附註
以備攷

一春秋經傳爲編年之祖故自平王四十九年至貞定王元年悉以魯君歷年注其下以便考稽

一尚書春秋左氏國語有明文者則據經傳而舍史記其威烈王以後則國策一編本無年月故以史記爲主而引他書以佐之

一史記五帝本紀多本大戴禮五帝德帝繫二篇而論次尤精故凡引帝紀者直繫以史記而不復引大戴原文云

一皇王大紀自盤古至周赧王多依經爲去取盡削

神怪及十紀二百七十六年之說如天皇地皇人皇即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之意而無甚考證五帝以繫辭包犧神農黃帝堯舜爲據大禹全載禹貢湯則以仲虺誥并禮記中商禮實之文王作易全載彖辭周公全載爻辭他如大誥多士多方之類無不全錄者故辨證中所引甚少

一鄭樵通志周赧王以前全本司馬遷史記凡本紀世家與年表互異者悉從本紀世家而不及年表其共和以上事實甲歷又從外紀增入而無所發明故不敢多採

一凡莊列寓言與神仙讖緯之書皆荒誕不經羅泌路史及陳士元荒史多用之茲皆削而不錄

一地名人名事涉茫昧者槩從簡略蓋辨證非注釋體也

一四裔部落災祥占決凡雜見於山海經五行志等書不涉本文事實者不復去原本又增添逸文雜事書束晳傳舊數豈能盡合原本之舊與正文沈注相汨眉目轉晦今悉仍沈氏之書

一原注疑不出自沈氏故諸書援引但云竹書則與約按者似別孫氏盡冠以沈約殊乖古人闕疑之意

晉書武帝紀咸寧五年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
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
司馬彪傳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
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
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
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君家
（云按紹統之駁周固無不可然據汲冢紀年惡是同浴而譏裸程矣而晉書稱其綜緝典文垂諸不朽何也）
束晳傳初大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
在秘書（豐坦按王隱晉書荀勗得汲冢竹書撰次以爲中經）

安釐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按今紀年從黃帝始）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書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皆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束晳傳所載竹書不獨紀年故並錄原文以資考訂）乃見數十車之全後惟師春見文獻通考餘以本無詮次而並亡逸矣

王隱晉書曰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
可名題
荀氏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
者魏惠成王子
隋書經籍志曰紀年十二卷汲冢書并竹書同異一卷
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
斗帝命中書監荀勗令和嶠等撰次爲十五部八十七
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爲分了其周
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
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
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

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但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符同

司馬氏貞史記索隱曰王邵案紀年之書多是僞謬晉武帝時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書中與經傳大異者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書多燼簡斷札晉武帝乃詔東晉隨款分釋之不姓也音方鳩反

張氏守節史記正義曰按汲冢晉咸和五年汲郡汲縣

發魏襄王冢得古書冊七十五卷

李氏綽尚書故實曰汲冢書蓋魏安釐王冢晉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異同（科人姓不不字呼作虎其名曰準出春秋後序文選中注）

劉氏恕通鑑外紀序曰晉太康初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紀年文意大似春秋其所記事多與左氏符同諸儒乃知古史記之正法自是袁宏張璠孫盛干寶習鑿齒以下爲編年之書至唐五代其流不廢

鄭氏樵藝文略曰紀年十四卷（汲冢書并竹書同異）隋志作十二卷

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按晉束晳傳太康二年汲郡得

竹書七十五篇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當考（近閻氏若璩云按王氏云當攷余因攷同一束晳傳王隱撰晉曰太康元年房喬修者曰太康二年已互異如此當以當日目擊之言爲據晉武帝紀本起居注杜預爲左傳後序皆其目擊者也冢墓發於咸寧五年冬十月官轉聞知明年太康改元三月吳始平預始得知二年始見其書故序曰初藏在秘府余獲見之）此與事情爲得

羅氏泌路史曰竹書乃晉太康二年魏人不準盜發魏安釐冢所得古書也綽有事實惟其舛駁不純世頗疑焉

五世從祖斯張吹景集曰十日並出今人但知堯年而不知亂甲八年亦有此孽後元年今人但知漢文始而不知魏惠成王三十六年復改元夜中星隕如雨但知馬

周莊王時而不知先紀於帝桀之十年玉化爲蜮射人老開元帝逸事而不知惠王出居于鄭玉化爲蜮射人老生以不準所得書如項曼都說天上事詭妄不可信亦夏蟲不可語冰者耶

顧氏炎武日知錄曰三正之名見於甘誓蘇氏以爲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爲正者其來尚矣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則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覲會同則用周之正朔其於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獨是晉爲姬姓之國而用夏正則不可解（三正之所以異者疑古之分匡各有所受故公劉當夏后之世而一之日二之日已用建子爲紀晉之用寅其亦承唐人之舊與○舜典協時月正日鄭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不齊之時月

人發其界內舊冢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今攷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正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爲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羅泌以爲傳據晉史經則周曆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

對獻公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厤推之爲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於傳者也

黃帝軒轅氏
帝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摯少昊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帝禹夏后氏
帝啟
帝太康
帝仲康
帝相
帝少康
帝杼
帝芬
帝芒
帝泄
帝不降
帝扃
帝厪
帝孔甲
帝昊
帝發
帝癸
殷商成湯
外丙
仲壬
太甲
沃丁
小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開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小辛
武丁
祖甲
庚丁
文丁
帝辛

卷下

周武王
康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夷王
宣王
平王
釐王
襄王
匡王
簡王
景王
元王
考王

盤庚
小乙
祖庚
馮辛
武乙
帝乙

成王
昭王
孝王
厲王
幽王
桓王
惠王
頃王
定王
靈王
敬王
貞定王
威烈王

安王
顯王
隱王

烈王
愼靚王

黃帝軒轅氏　豐垣按五帝紀軒轅之邱因以爲名又以爲號三統歷亦云有軒冕之服天下號曰軒轅氏推羅泌路史獨以軒轅氏爲古封禪之帝其說本諸封禪書又據河圖握拒孝經鉤命決以爲黃帝名軒余不敢從

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於壽邱　豐垣按皇甫謐帝王世紀略同史記正義則云二十四月豐垣按五帝紀亦云龍顏有聖德豐垣按皇甫謐亦云

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遂殺蚩尤其事迂誕恐不足信　天下既定聖德光被

以女魃止淫雨　豐垣按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

羣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　豐垣案凡竹書原注俱與宋符瑞志合下放此

是以佞人不敢進　豐垣按皇甫謐云有熊地名也今河南新鄭是也又按史傳言帝居

元年帝卽位居有熊　豐垣按左氏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杜預解云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又應劭注史記云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然其年不可攷

二十年景雲見以雲紀官　豐垣按皇甫謐云居軒轅之邱因以爲名又以爲號三統歷亦云有軒冕之服天下號曰軒轅氏推羅泌路史獨以軒轅氏爲古封禪之帝其說本諸封禪書又據河圖握拒孝經鉤命決以爲黃帝名軒余不敢從

有景雲之瑞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帝黃服齋于中宮坐于玄扈洛水之上有鳳凰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於阿閣或鳴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麒麟在囿神鳥來儀有大螻如羊大螾如虹帝以土氣勝遂以土德王　豐垣按呂氏春秋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螻大螾黃帝曰土氣勝故其色尙黃其事則土

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帝祭于洛水

庚申天霧三日三夜晝昏帝問天老力牧容成曰於公何如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鳳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鳳鳳去之今鳳鳳翔於東郊而樂

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帝勿犯也召史卜之龜燋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龜不違聖智故燋霧既降游于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接萬神於明庭今塞門谷口是也　豐垣按河圖出於伏羲時洛書出於夏禹時經有明文今竹書出於黃帝與路史注所引圖挺輔佐相殷盡緯家者流也其僞可知

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　豐垣按史記謚法曰治典不經謂之荒黃帝正妃生二

子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水經注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爲諸侯然不繫其年

一百年地裂豐垣按尚書說黃帝將亡則地裂○帝陟豐垣按皇甫謐云在位百年而崩年一百一十歲外紀或云一百一十年或傳以爲仙或言壽三百歲通志作在位百年年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利百年故曰三百年非眞謂壽三百歲也傳以爲仙則方士之言其不經甚矣

帝王之崩皆曰陟書稱新陟王謂新崩也豐垣按韓愈云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帝以土德王應地裂而陟葬羣臣有左徹者感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廟饗之諸侯大夫歲時朝焉豐垣按路史其段益本諸此帝王世紀有上昇之說尤妄

帝摯少昊氏豐垣按史遷據世本大戴禮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無少昊帝摯名譙周應劭宋均皆從之黃帝本紀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其二曰昌意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顓頊崩而玄囂之子高辛立是爲帝嚳帝嚳之祖少昊也又帝嚳本紀自玄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然則所謂有天下者或指其後人歟但考諸經傳則少昊氏實居帝位而不可不書矣左傳我高祖少皞摯不立也登位月令孟夏其帝少昊顓頊之立也楚語又以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爲五帝孔安國尚書序皇甫謐帝王世紀孫氏注世本並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帝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其說雖殊要皆郯子自窮桑徙帝丘之明證也世紀又謂少昊氏登帝位後徙曲阜於周爲魯春秋傳曰遂濟窮桑在魯北命以少皞之虛劉恕外紀又謂少昊氏伯禽而封以祭上帝乃令鳳先爲百官名鄭樵通志皆有之史遷專據世本大戴禮削去少昊金天氏其說尚偏又按路史黃帝之後又有帝鴻帝魁氏俱在少昊前史記所無足知其謬

約按帝摯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接意感生少昊豐垣按世紀略同登帝位有鳳鳳之瑞豐垣按左氏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或曰名清豐垣按國語青陽方雷氏之姓帝繫曰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曰嫘祖實生青陽據此則青陽亦嫘祖所生與昌意同母其爲玄囂必矣路史分爲二人非是又路史帝德放云青陽之子曰摯曹植贊少昊云青陽之裔以爲少昊名質是爲摯其父曰清黃帝之第五子與史傳多異不足信也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豐垣按說見上

帝顓頊高陽氏豐垣按通志都于商丘陽故稱高陽氏路史年十五而佐小昊封於高陽故遂以高陽氏

母曰女樞見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已於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首戴干戈有聖德生十年而佐少昊氏二十而登帝位豐垣按世紀略同

元年帝卽位居濮豐垣按世紀顓頊氏自窮桑徙帝邱於周爲衛春秋傳曰衛顓頊之虛也謂之帝邱今東郡濮陽是也

十三年初作曆象豐垣按漢志引顓帝曆術云大元正月乙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于天廟營室五度與月合然作曆之年不可攷

二十一年作承雲之樂豐垣按呂覽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鯈先爲樂倡鞉乃儛乃歌八闋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然其年不可攷

三十年帝產伯鯀豐垣按郭璞引此伯鯀下有是維若陽四字居天穆之陽

豐垣按舜之殛鯀在攝位時自此至舜受終之年鯀已一百九十四歲矣證以周禮再赦曰老耄曰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之說足見其非又案史記帝王紀系本俱以鯀爲顓頊之子惟漢書律歷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鯀索隱曰按鯀既事堯與舜代系殊懸舜卽顓頊之子世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蓋班氏之言近得其實

七十八年帝陟 豐垣按皇甫謐云在位七十八年年百歲又云九十八歲九十二歲

帝子摯立九年而廢 豐垣按史記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帝王紀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羣臣造唐而致禪二說不同文淘邱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號陶唐氏路史從之孔傳以爲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者固非臣瓚漢書注以爲堯初居唐後居陶者亦爲顏師古所駁

母曰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有黃雲覆其上及長觀于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曰赤受天祜眉八彩鬢髮長七尺二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宿既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其狀如圖及長身長十尺有聖德封于唐夢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歸之 豐垣按世紀母曰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

元年丙子帝卽位居冀 豐垣按世紀堯始封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堯山在焉後又徙晉陽今太原縣也於周在并州之域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爲唐國武王子叔虞封焉括地志今晉州所治平陽故城是也書維彼陶唐有此冀方 ○命羲和厤象 豐垣按堯典有明文不繫年虞舜受終攝位亦首察璣衡以齊七政則羲和之命應在元年東漢志晉志經世前編俱同

五年初巡狩四岳 豐垣按舜典五載一巡狩羲勤勞天下周流五嶽前編引孔子曰帝堯之臨民以十二傳曰十二載一巡狩也系之十二載

七年有麟 豐垣按供生唐傳堯時麒麟在郊藪孔叢子唐虞之世麟鳳遊於田抬遺記以爲在位七十年事

十二年初治兵

十六年渠搜氏來賓 豐垣按貢誼新書堯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搜其說不足據渠搜漢朔方縣

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豐垣按淮南子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邱陵赴樹木后土冒沒而順星逆於水府然治河之命未詳其年

王天下使鼓人拊鞞鼓擊鐘磬鳳凰鼓翼而舞

元年帝卽位居亳 豐垣按世紀都亳今河南偃師是

四十五年帝錫唐侯命 豐垣按帝王紀摯登帝位封異母弟放勳爲唐侯與此異唐今中山唐縣是也詳見下條

六十三年帝陟 豐垣按皇甫謐云在位七十年壽百五十五年或云六十三年通志引或云年百歲又云九十八歲九十二歲

帝堯陶唐氏 豐垣按許愼說文陶邱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號陶唐氏路史從之孔傳以

二十九年春僬僥氏來朝貢沒羽豐垣按僬僥氏見三尺名見國語山海經括地志韓詩外傳及淮南子蓋西南蠻也沒羽矢名馬融頌猶僬僥之珍羽是也但未知果有此事耳

四十二年景星見于翼豐垣案孫之騄云一作景星出翼軫

五十年帝遊于首山乘素車玄駒豐垣按前編引列子於康衢無首山事又本紀彤車乘白馬古史考黃帝作車至省方始駕牛及陶唐氏制彤車乘馬則馬駕之始也與此乘素車玄駒異

五十三年帝祭于洛

五十八年帝使后瑤放帝子朱于丹水豐垣按帝王紀堯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郝氏記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也據此則所謂放者當亦在孟子或曰放焉之例又按尚書逸篇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號曰丹朱三統歷堯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于丹淵爲諸侯二說不同

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豐垣按堯典九載績用弗成在七十載前故繫命鯀於六十一年也書疏前編俱同路史以命鯀治河爲六十二載則績用弗成在七十載矣於義亦通

六十九年黜崇伯鯀豐垣按舜典孟子皆言舜殛鯀于羽山左傳舜之罪也殛鯀而國語以爲堯用殛之于羽山者以經文攷之當在堯老舜攝時故韋昭云舜臣堯殛鯀于羽山也堯典繫命鯀於六十九年也書疏前編俱同路史以命爲諱舜張本耳觀夏本紀云舜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于羽山以死是時尚未黜也書又言舜殛鯀于羽山以死是時尚未黜也書以爲黜鯀俱非

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豐垣按舜典三十徵庸當堯之七十年故書孔疏云堯七十載求禪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二十八字以濬徵五典接帝曰欽哉之下孟子亦云使其二女女焉後乃而加諸上位史記因之則先釐降而後徵庸雖同在一年之內其立言固有序矣竹書繫錫命於七十載頁是但不宜在二女嬪舜前耳又按堯典四岳薦舜非使四岳錫命也

帝在位七十年景星出翼鳳凰在庭朱草生嘉禾秀甘露潤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一作聯珠厨中自生肉其薄如箑搖動則風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箑脯又有草夾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蓂莢一曰厭火豐垣按世紀略同洪水既平歸功於舜將以天下禪之乃潔齊修壇場於河洛擇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洛有五老游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邳我者重瞳黃姚五老因飛爲流星上入昴二月辛丑昧明禮備至於

日昃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綠壇而上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爲檢赤玉爲柙泥以黃金約以青繩檢文曰閼色授帝舜言虞夏當受天命帝乃寫其言藏於東序後二年二月仲辛率羣臣沈璧于洛禮畢退俟至于日昃赤光起玄龜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于壇其書言當禪舜遂讓舜豐垣按此與路史注所引握河紀合蓋緯家者流也其妄可知

七十一年帝命二女嬪于舜豐垣按堯典釐降二女于舜三十徵庸之歲也竹書係之七十載爲是

年與太紀同誤前編係之七十載爲文祖豐垣按舜典帝曰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

七十三年春正月舜受終于文祖

三載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者堯
也孔穎達曰堯七十載而得舜歷試三載鄧數登
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爲三載則受終應在此年孟子經
世張氏紀年大紀前編俱同又按鄭玄云堯正建丑舜
正建子王肅云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竊謂甘誓有
三正則夏已前早有迭建者然唐虞授受恐未必改正
易朔也

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豐垣按舜典歲二月東巡
狩林氏之奇曰歲二月者來歲之二月蓋前一年舉
考制度于方岳非與覲辰牧頒瑞同在一年之中前編
七十四載巡狩與竹書合伏生虞傳以爲居攝之
元祀孔傳以爲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者非
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與豐垣按洪範鯀則殛死禹乃
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極鯀于羽
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之業據此則禹之
續鯀之年月前編七十有二載舜納于大麓使禹平水土與
互異未知孰是至舜既即位舊合伏生虞傳以爲居攝之
宅百揆非使作司空也史記直以爲治水者非

七十六年司空伐曹魏之戎克之豐垣按呂覽禹攻曹
魏伐屈驁有扈以行其教然此時治水未畢恐未遑外事也

八十六年司空入覲贊用玄圭豐垣按禹貢禹錫玄圭
告厥成功而不繫其年前編以治河在七十二載並無確據又按竹書自七十五年治河
系之八十一載並無確據又按竹書自七十五年治河在八十載大紀
至八十六年入覲凡十二年與孟子禹八年於外異足
見其謬至禹貢所云作十有三載乃同者承上厥賦貞
言之是究州地下必十三年孔疏以爲禹治水十三載並非夏本紀禹居
外之爲十三載乃同於他州也孔傳以爲禹治水三載并鯀九載數
之爲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亦誤

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豐垣按舜典肇十有二州孔
傳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爲營州分青州爲徐州始置十二州孔疏禹之治水畢當
通鯀九載爲作十有三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定舜攝位之後經歷八載乃錫玄圭則肇十二州不得在居
攝二年矣疏說非是前八十一載與竹書均無陟殛之說而以帝堯

虞舜氏申即位尤非帝系考竟九十八年首甲辰盡癸未帝舜以丙戌即位中間缺二年與大紀合但自甲辰距癸未實百年其云九十八年者誤

帝舜有虞氏豐坦按逸志舜本虞之嬀汭號曰有國於虞始爲虞氏自虞氏路史其先因之

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豐坦按世紀同目重瞳子故名重華豐坦按史記舜目重瞳子但舜之重華與堯之放勳禹之文命皆史臣追稱之詞非其名也竹書則沿史記之謬耳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豐坦按荀子云堯長舜短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豐坦按史記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傍而出豐坦按史記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耕于歷豐坦按大禹謨帝初于歷山孔疏書傳舜耕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夢眉長與髮等遂登庸豐坦按史記舜典以命夔典樂教胄子夔乃以石擊石拊石以歌百獸率舞豐坦按史記舜典以命夔典樂教胄子夔乃以石擊石拊石以歌百獸率舞

元年己未帝即位居冀豐坦按世紀舜所營都或言蒲坂即河東縣也作大韶之樂豐坦按舜典以命夔典樂繫之即眞之年而夔有蕭韶九成之語則大韶之作應在元年

即帝位莫茨生於階鳳凰巢於庭聲石拊石以歌九招百獸率舞豐坦按鳳凰三句本益稷景星出房地出乘黃之馬三年命咎陶作刑豐坦按說苑當堯之時皐陶爲大理舜典寇賊姦宄殺人者死

元年非三年也竹書謬

九年西王母來朝豐坦按爾雅舊說之四荒西王母日下西王母本地名而山海經以爲崑崙之邱有人戴勝虎齒名曰西王母穆天子傳以爲天子賓于西王母殆因地名而附會之與豐坦按大戴三朝記昔西王母獻白環玉玦西王母獻舜白玉琯及益地圖世紀本獻白環及玉佩然語多不經不足信也

十四年卿雲見命禹代虞事豐坦按命禹總師在三十三載書有明文是時尚宅百揆未代虞事也竹書謬

在位十有四年奏鐘石笙管未罷而天大霿雨疾風登屋拔木桴鼓播地鐘磬亂行舞人顛伏樂正狂走舜乃擁璿持衡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于鐘石笙筦乎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也于時和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豐坦按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慶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羣臣咸進頓首曰豐坦按史記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又使浚井舜穿井爲匿出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燭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帝乃豐坦按書大傳作八伯咸再歌曰豐坦按大傳作帝初于歷山孔疏書傳舜耕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夢乃載歌擁旋持衡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

從經豐坦按大傳作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聖賢豐坦按大傳作賢善一作賢聖莫不咸聽蘩乎鼓之軒乎舜之精華以竭寒裘去之於是八風循豐坦按大傳作修大通慶雲叢聚蟠龍奮迅豐坦按大傳自百工相和而歌虞賡載拜乾坤交泰鼉魚踊躍於其淵龜鼈咸出其穴豐坦按大傳自至擁旋持衡繫於惟十有西祀帝乃雍而歌者重篇之下自日月有常至龜鼈咸出其穴繫於惟十有五祀祀者貳尸之下遷虞而事夏舜乃設壇于河依堯故事至于下昃榮光休至于壇畔赤文綠錯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于壇畔赤文綠錯其文言當禪禹豐坦按路史亦載其事蓋出緯書

十五年帝命夏后有事于太室豐坦按是時尚未受終攝位安得以夏后日之其云有事于太室亦非

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豐垣按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
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
今時大舍采也但不知果始於是年否
二十五年息愼氏來朝貢弓矢豐垣按大戴記北發息愼然朝貢之年不可攷
二十九年帝命子羲鈞封于商豐垣按世紀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均
三統歷舜讓天下於禹使子商均爲諸侯路史商羲鈞
國今商之上洛漢商縣後封于虞漢志商均封虞在梁
城縣
三十年葬后育于消豐垣按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蓋
云城皇女英墮湘水溺焉衡山元和郡縣志湘水南自衡山
皇甫謐又云二妃葬焉非溺也
縣界流入于岳州湘陰縣界舜二妃冢在縣北一百六
十三里青草湖上與此葬渭異又按王逐謂二妃從舜
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南巡之說先儒會
斥其妄而渭水與帝都相近紀年所云於理爲長
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豐垣按張栻經世
紀年帝堯一百年

竹上 十三

首甲辰盡癸未於甲申書服堯之喪乙酉書踐位之旨
丙戌書元載格於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踐位三十有
三載也則書禹於天與尚書命禹之辭合自丁巳至癸
酉是禹十有七年也與孟子之說合然尚書稱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則是史官自堯崩之明年通數之耳前編亦用之與竹書合大紀三十一載舜命禹攝天子事三十二載禹攝天子事三十三載有奄期之命既錯亂不經通志系之三十三載亦未得其實
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豐垣按大禹謨具載征苗前編繫之此年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命禹既在前年則宜從竹書前編系受命於此年自此至四十八年凡十六年孟子以爲十七年者并命禹之歲計之也但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舜在時禹未嘗即天子位竹書以爲夏后者非又按左傳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社注在禹之世孔疏謂禹登王位還置九州近是竹書經世前編繫之此年於情理未當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豐垣按大禹謨具載征苗前格於受命神宗之下古史云是時三苗之君猶已流竄其國人猶不用帝命舜復命禹征之路史前編以爲

竹上 十四

攝位之三載與竹書合大紀以爲三十二載尤非
四十二年玄都氏來朝貢寶玉
四十七年冬隕霜不殺草木豐垣按呂覽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
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
其事則木然其年不可攷
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
五十年帝陟豐垣按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
十載陟方乃死孔傳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二載百
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不在其數終似添二年百
有十歲經有明文孔傳以服喪二年不在其數終似添二年百
出竹書亦沿其謬惟大紀書四十八載舜陟方乃死孔疏王逐注離騷
條五十載商均既除喪禹委政於舜從之爲得其解蓋舜在位
城與張栻經世紀年合前編從之爲得其解蓋舜在位
四十八年百十歲自堯崩之明年通數之爲五十載
陟方也且余更閱之家君云孟子云二妃事舜如事
舜最得書法史記以舜服堯喪畢之爲五十載
容置疑然不可曠年無君大紀以舜服堯喪繫之於舜
繫之於堯崩之明年通數之耳前編亦用之與竹書合大紀三十一載舜命禹攝
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攝行天
卯崩帝系考以爲丙戌年即位丁酉崩舜典不合外紀帝舜五十年丁酉崩
與孟子三年喪畢不合竹書帝舜即位中間缺三年又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不子
狩崩於蒼梧之野皇甫謐以爲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
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召用七十九年癸巳禪于禹又八年庚戌崩年一百
十里是時命禹攝位九載又分此之禹攝位時竄之卽位九載又命徂征自是舜于苗格無有後
者五堯遷之舜于蠻夷之地蓋爲後南涉大江深入蠻夷之地蓋爲後
於經世前編繫之此年
義鈞封于商是謂商鈞后育娥皇也鳴條有蒼梧之
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豐垣按舜都蒲坂距鳴條二
百餘里按孟子以爲卒於鳴條蓋舜之葬蒼梧之野鄭
者得之而原註乃欲合於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鄭
註謂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史記南巡狩崩於蒼梧之說亦謬矣蓋鳴條在安邑西北古冀州之域其
梧之說亦謬矣蓋鳴條在安邑西北古冀州之域其
地相近若蒼梧在嶺南百越之地古揚州之南境於
漢爲蒼梧郡去蒲坂五千二百里是時命禹攝位
不得有南征之事且三苗之見於經者五堯遷之舜
征之三苗之見於經者五堯遷之舜
者得之而原註乃欲合於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鄭
註謂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史記南巡狩崩於蒼梧之說亦謬矣蓋鳴條在安邑西北古冀州之域其
梧之說亦謬矣蓋鳴條在安邑西北古冀州之域其
地相近若蒼梧在嶺南百越之地古揚州之南境於
漢爲蒼梧郡去蒲坂五千二百里是時命禹攝位
不得有南征之事且三苗之見於經者五堯遷之舜
攝位時竄之卽位九載又分此之禹攝位時竄之卽位九載又分此之禹治水時三苗已
丕敘矣及禹攝位又命徂征自是舜于苗格無有後
患豈有百九歲之後南涉大江深入蠻夷之地哉爲後
此說者惑於書陟方乃死之文耳不知舜之陟方猶

堯之徂落韓愈黃陵廟碑已辨其失矣人按司馬光時云虞舜在位勤禹事天子堂有復南巡迢迢蒼梧淵水可斥南巡既妄則九疑之葬二妃之淚皆不足辨矣至若祭法舜勤眾事而野死郎孟子卒於鳴條之意鄭玄毒昭以爲南征者非

帝禹夏后氏

母曰修己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己背剖而生禹於石紐豐垣按世紀蜀本紀及繁露略同虎鼻大口兩耳參鏤肖戴鉤鈐胸有玉斗足文履己故名文命豐垣按以文命爲名沿史遷之謬長有聖德長九尺九寸夢自洗之禹觀於河有長人白面魚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名治史遷之謬長有聖德長九尺九寸夢自洗於河取水飲之又有白狐九尾之瑞當堯之世舜舉八年春會諸侯于會稽殺防風氏豐垣按事見呂覽淮南子作生寄也死命也蓋傳聞之異也尸異

日文命治水言訖授禹河圖言治水之事乃退入于龍於是曳尾而逝豐垣按事見經地記等書外紀亦載其語又按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韋昭注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神防風注芒氏之君也違命後至故禹殺之大紀八載王東巡狩登苗山受諸侯之封更名曰會稽前編亦以巡江南戮防風氏崩子會稽系之八

吾受命於天屈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奚憂龍哉

南巡狩濟江中流有二黃龍負舟舟人皆懼禹笑曰

五年巡狩會諸侯于塗山豐垣按世紀及繁露略同山執玉帛者萬國杜註塗山在壽春東北稽古錄前編系之元年亦無據又按吳越春秋五歲政定周行天下前編五歲巡狩則塗山之會或在是年

許而后舉益任之政令以孟子禹薦天七年禹崩之說則皐陶之喪當在此時

南巡狩會諸侯于塗山豐垣按左氏禹會諸侯于塗山在壽春東北稽古錄前編系之元年亦無據又按吳越春秋五歲政定周行天下前編五歲巡狩則塗山之會或在是年

歲而所引國語越外傳家語俱無年月惟史記謂十年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通志從之其說近是蓋虞夏之制五載一巡狩以上文考之則十年又當巡狩之期○矣外紀以爲九年帝系考以爲二十七年亦無據

夏六月雨金于夏邑豐垣按墨子禹秉乎九夷道乘四時之車方南於交阯西至流沙東至青馬北至幽都平陸或在安邑或在晉陽大紀禹都于安邑書禹貢冀州太原既修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是也今河南陽翟是也孔疏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貢豫州外方南於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是也今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本韓地今河南陽翟是也

會稽豐垣按墨子禹葬會稽之山淮南子禹葬會稽之山農道死葬會稽不易其故所近

禹立四十五年豐垣按皇甫謐以禹年百歲路史年百有六又按竹書禹在位八年并攝位十七年爲二十五年其云四十五年者誤

喪畢天下歸啟豐垣按竹書禹已未年崩啟以癸亥即位中間凡三年蓋欲附於孟子禹崩三年之喪畢也不知禹以秋八月崩則辛酉除喪當以壬戌即位矣抑何盾互持耶

帝啟

元年癸亥帝即位子夏邑大饗諸侯于鈞臺諸侯從豐垣按左氏夏啟有鈞臺之享杜預注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啟筮享神於此外紀通志啟筮享諸侯於大陵之

上是爲鈞臺之享水經注嵩山東遷三封三東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啟筮享神于大陵之上卽鈞臺也大紀綱目前編系于二歲與竹書並無據○帝歸于冀都大饗諸侯于璿臺璿臺豐坦按外紀通志又筮於晉之墟作璿臺於水之陽路史旋臺在太原

二年賁侯伯益出就國豐坦按秦本紀大費生子二人曰若木費氏路史以柏翳宇書誤但以益避啓而以大費爲柏翳伯益爲二人則其金天氏帝少昊之後歟竹書異姓則以益避啓甫辨之前編則以益避啓之前編系於二歲○王帥師伐有扈大戰于甘有扈在始平鄠縣豐坦按舜本紀大費生子二人曰若木費氏路史以柏翳宇書誤但以大費爲柏翳伯益爲二人則其金天氏帝少昊之後歟竹書異姓

故亂征淮海亂侯命掌六師羲和廢故職酒荒于厥邑亂侯肇位四海承王命徂征又云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房星以爲羲和而於羿忠於夏故羿假冲康之命以爲羲和盡棄舊本旨蔡沈以爲羲和湎淫廢時亂日亂注征之極是也蘇氏承王命徂征之者國非一主于越羿羽翼者亦未免深文周內故亂民承王命徂征也又按虞劉以季秋辰弗集房二侯前縮以元年之說合於經繫於元年之下紀年羿已之歲孔甲元年而唐傳仲康九月朔日食仲康元年即位乃征畎夷七年乃服仲康元年而唐傳仲康五年之說合於經繫於元年之下紀年羿已之歲也邵雍皇極經世仲康元年壬戌乃五月丁亥朔日食在辰弗集于房二侯前縮以元

之注與帝王紀同其說必有所據灌水出鄒瑯箕縣箕屋山見水經注

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弒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出奔有鬲

豐坦按張揖晉太康及相立始還之而自立八年夏后相徙于商邱到左氏所謂因夏民以代夏政者雖篡其位猶未滅其國也及寒浞殺羿而代之據左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使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又據其室生二子曰殪曰豷後又二十餘年而始殺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少康又生伯杼乃誘獀滅浞以中興其閒約有四十餘年竹書以爲仲康之末年羿代之又十年而寒浞殺羿而爲少康所誅紀年又云浞殺羿二十年而少康滅之左氏昭元年傳虞思於夏后帝相爲謀滅浞而立少康以滅過戈復禹之績又云澆于過后杼滅穨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大紀四十一載寒浞少康滅澆于過滅穨于戈乙巳年入踐天子位前編以爲仲康之末年羿代之又十年而寒浞殺羿而爲少康所誅也及寒浞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又二十餘年而始殺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少康既長爲仍牧正慙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將至仍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夏之遺

臣伯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燼以伐泥泥恃澆皆康娛日忘其惡而不爲備少康使汝艾諜澆豐坦按此酌天不失舊物本左傳初泥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强圍往至其戶陽有所求女岐爲之縫裳共舍而宿汝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岐也澆既多力又善害艾乃畋獵放犬逐獸因嫉澆顛隕乃斬澆以歸于少康豐坦按天問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注女岐婉也又云何少康逐犬而顛厥首注少康逐犬而顛厥首又云何少康斟尋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少康既長爲仍牧正慙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將至仍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夏之遺臣伯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燼以伐泥泥恃澆皆康娛日忘其惡而不爲備少康使汝艾諜澆豐坦按此酌天不失舊物本左傳初泥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强圍往至其戶陽有所求女岐爲之縫裳共舍而宿汝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岐也澆既多力又善害艾乃畋獵放犬逐獸因嫉澆顛隕乃斬澆以歸于少康豐坦按天問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注女岐婉也又云何少康逐犬而顛厥首注少康逐犬而顛厥首又云何少康斟尋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少康既長爲仍牧正慙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將至仍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夏之遺

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泥世子少康使汝艾諜澆豐坦按左氏使女艾諜澆女艾作伐過殺澆甲辰年使季杼誘獀遂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過戈復禹之績又云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泥而立少康于過后杼滅穨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大紀四十一載寒泥少康滅澆于過滅穨于戈乙巳年入踐天子位前編以爲仲康之末年羿代之又十年而寒泥殺羿而爲少康所誅也及寒浞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又二十餘年而始殺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少康既長爲仍牧正慙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將至仍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夏之遺臣伯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燼以伐泥泥恃澆皆康娛日忘其惡而不爲備少康使汝艾諜澆豐坦按此酌天不失舊物本左傳初泥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强圍往至其戶陽有所求女岐爲之縫裳共舍而宿汝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岐也澆既多力又善害艾乃畋獵放犬逐獸因嫉澆顛隕乃斬澆以歸于少康豐坦按天問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注女岐婉也又云何少康逐犬而顛厥首注少康逐犬而顛厥首又云何少康斟尋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少康既長爲仍牧正慙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將至仍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夏之遺臣伯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燼以伐泥泥恃澆皆康娛日忘其惡而不爲備少康使汝艾諜澆豐坦按此酌天不失舊物本左傳初泥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强圍往至其戶陽有所求女岐爲之縫裳共舍而宿汝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岐也澆既多力又善害艾乃畋獵放犬逐獸因嫉澆顛隕乃斬澆以歸于少康豐坦按天問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注女岐婉也又云何少康逐犬而顛厥首注少康逐犬而顛厥首又云何少康斟尋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少康既長爲仍牧正慙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將至仍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夏之遺

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泥世子少康使汝艾諜澆豐坦按左氏使女艾諜澆女艾作伐過殺澆甲辰年使季杼誘獀遂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過戈復禹之績又云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泥而立少康于過后杼滅穨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大紀四十一載寒泥少康滅澆于過滅穨于戈乙巳年入踐天子位前編以爲仲康之末年羿代之又十年而寒泥殺羿而爲少康所誅也及寒浞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又二十餘年而始殺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少康既長爲仍牧正慙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將至仍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夏之遺臣伯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燼以伐泥泥恃澆皆康娛日忘其惡而不爲備少康使汝艾諜澆豐坦按此酌天不失舊物本左傳初泥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强圍往至其戶陽有所求女岐爲之縫裳共舍而宿汝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岐也澆既多力又善害艾乃畋獵放犬逐獸因嫉澆顛隕乃斬澆以歸于少康豐坦按天問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注女岐婉也又云何少康逐犬而顛厥首注少康逐犬而顛厥首又云何少康斟尋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少康既長爲仍牧正慙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將至仍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夏之遺

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泥世子少康使汝文孫本作艾伐過殺澆甲辰年使季杼誘獀豐坦按左氏使女艾諜澆女艾作伐過殺澆甲辰年使季杼誘獀遂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過戈復禹之績又云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泥而立少康于過后杼滅穨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大紀四十一載寒泥少康滅澆于過滅穨于戈乙巳年入踐天子位前編以爲仲康之末年羿代之又十年而寒泥殺羿而爲少康所誅也及寒浞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又二十餘年而始殺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少康既長爲仍牧正慙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將至仍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夏之遺臣伯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燼以伐泥泥恃澆皆康娛日忘其惡而不爲備少康使汝艾諜澆豐坦按此酌天不失舊物本左傳初泥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强圍往至其戶陽有所求女岐爲之縫裳共舍而宿汝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岐也澆既多力又善害艾乃畋獵放犬逐獸因嫉澆顛隕乃斬澆以歸于少康豐坦按天問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注女岐婉也又云何少康逐犬而顛厥首注少康逐犬而顛厥首又云何少康斟尋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少康既長爲仍牧正慙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將至仍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夏之遺

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泥世子少康使汝艾諜澆豐坦按左氏使女艾諜澆女艾作伐過殺澆甲辰年使季杼誘獀遂滅泥而立少康少康滅過戈復禹之績又云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泥而立少康于過后杼滅穨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大紀四十一載寒泥少康滅澆于過滅穨于戈乙巳年入踐天子位前編以爲仲康之末年羿代之又十年而寒泥殺羿而爲少康所誅也及寒浞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又二十餘年而始殺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少康既長爲仍牧正慙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將至仍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夏之遺

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泥世子少康使汝文孫本作艾伐過殺澆甲辰年使季杼誘獀

元年丙午帝即位諸侯來朝賓虞公豐垣按虞思商均後外紀夏道復興詩侯來朝史記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禮樂亦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二年方夷來賓豐垣按後漢東夷傳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樂舞樂爲葉虐諸侯來賓之年不可攷

三年復田稷

后稷之後不窋失官至是而復豐垣按周本紀以不窋爲后稷之子國語昔我先王世后稷以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閒韋昭謂夏太康失國慶稷弗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之官不復務農與此少康復田稷之事合但但自帝堯以至周文王中閒二代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有七世一千一百餘載而史記自后稷至王季凡十有五世斷無是理路史因據婁敬語本外傳周自后稷封部積德累世十有餘世而公劉遵修之以爲邰侯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還當君榮之時則所謂夏衰者尤不當出乎履癸之前又據夏氏之書云帝后之後生稷稷生台蜚台蜚生叔均叔均爲田祖以后稷之後世甚多不窋不得爲稷子愚謂國語既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則子孫之世守其官者必非一人矣路史最爲有識竹書蓋沿史遷之謬又按括地志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即不窋所居之戎翟所居也

竹上 十

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豐垣按鄭康成云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玄冥左傳玄冥爲水正是也然治河之年不可攷

十八年遷于原豐垣按少康遷原事無

二十一年陟豐垣按外紀通志俱二十一年大紀前編合惟路史在位四十二年王午即位實二十一年與竹書統載未即位而言帝系考二十二年以寒浞三十年壬午即位實二十一年與竹書帝杼即位中閒缺二年

元年已巳帝即位居原

五年自原遷于老邱豐垣按路史注引此作老王地闕杜預左傳注老邱宋地但自原遷此則無實據耳

八年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豐垣按三壽或作海伐王壽系之五嶽前緜從之

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豐垣按國語祭法皆云冥勤其官而水死後世遂以玄冥爲水神餘見上

十七年陟豐垣按外紀大紀通志帝系考前編俱十七年路史作二十有七歲

杼或作宁一曰伯杼史記作帝予又作后杼又作季杼路史伯杼一曰松夏是爲帝槐

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焉豐垣按二后予集韻予夏后名音宁又作季杼路史伯杼一曰松夏是爲帝槐

帝芬豐垣按史記作帝槐索隱音回系本世紀作帝芬外紀通志引或作祖武亦作魁又按帝杼乙酉年

竹上 十一

崩帝芬戊子即位中閒缺二年

元年戊子帝即位

三年九夷來御豐垣按後漢書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通志但云槐之世九夷來御而不書其年路史前編則系之二世九夷

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鬬豐垣按河洛之閒而命之爲居河伯用與馮夷其名也歸藏云昔者河伯筮與洛伯戰而枚卜昆吾之不吉與竹書合但不足據耳楚辭九歌以河伯次東君之後馮夷馬海若之下則以爲水神莊子山海經穆天子傳並同龍魚河圖謂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更謬

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蘇豐垣按國語已姓昆吾顧溫董韋昭注五國皆昆吾之後別封者莒其後通志其地鄴西蘇城是也然始封之年不可攷

三十六年作圖土豐垣按大司寇以圖土聚教羅民鄭玄圖土謂王畿城郭宮室道路溝洫之屬也賈公彥疏夜入

圖上畫則役之司空但不知果始於是年也

四十四年陟豐垣按世紀帝系考路史前編俱二十六年

帝芒

芬或曰芬發

元年壬申帝卽位以玄珪賓于河豐垣按玄珪賓河東狩于海前編俱系元歲

十三年東狩于海獲大魚豐垣按東狩一作冬狩

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豐垣按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孔傳十四世凡八遷國都孔疏周頌三帝立子生商是契居高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邱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閒也此云帝芒三十三年遷于殷孔甲九年復歸于商邱合之凡六遷矣但殷在河南偃師縣卽所謂西亳也書序既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則殷之先人未必有都此者

五十八年陟豐垣按外紀大紀通志帝系考路史前編俱十八年

芒或曰帝荒豐垣按史記作帝芒索隱音亡鄭音荒路史作芒如一曰和又音荒豐垣按史記作宗路史作浪又按帝泄或作宗路史作浪又按帝辛未卽位中閒缺一年

帝泄豐垣按世紀作世或作辛未卽位中閒缺一年

元年辛未帝卽位

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豐垣按書盤庚前無稱殷者無遷殷王中宗之類蓋追稱之鄭康成謂盤庚於治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外紀從之於經爲合若如通志湯有天下始居于商邱復命以亳亳都有澈水在焉故亦謂之殷則仲虺之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其言商者多矣何無一言及殷耶必不然矣竹書以殷號始於子亥固非路史謂考城穀孰安陽俱有殷名尤無據

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豐垣按皇甫謐曰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蓋自微始

殷侯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緜臣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豐垣按國語上甲昭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章昭注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

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玄夷風夷赤夷黃夷豐垣按後漢西羌傳相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外紀帝泄既嗣立是時六夷從服始加爵命之制蓋卽本此路史亦系之二十一歲注畎白赤玄風陽之六夷也紀年云繇是服從編目前編引此作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一又作命畎夷白夷赤夷風夷黃夷與今本小異

帝不降豐垣按系本作帝降山海經作帝江一曰北成江武外紀大紀年代曆通志帝系考路史二十六年年代厤作江成又按帝泄乙未年崩不降已亥卽位中閒缺三年

元年己亥帝卽位

六年伐九苑

三十五年殷滅皮氏豐垣按逸周書嘗麥解皮氏作皮辰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孔氏注皮氏古諸侯然不足據

五十九年遜位于弟扃豐垣按史記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外紀大紀年代厤通志帝系考路史前編皆以爲五十九年崩此云遜位于弟局恐非又按路史注紀年六十九紹運圖六十三帝扃豐垣按世紀作喬

元年戊戌帝卽位

十年帝不降陟

三代之世禪惟不降實有聖德豐垣按以內禪爲聖德亦後儒之見也

十八年陟豐坦按世紀年代厤外紀大紀路史通志帝系攷前編俱二十一年帝厪豐坦按索隱音親郤誕生又音勤世紀作廣或作厪又按帝扃乙卯年崩帝厪已未卽位中閒缺二年

一名允甲

元年己未帝卽位居西河豐坦按西河衛地卽五觀所封者四年作西音豐坦按呂覽殷甲徙宅西河竹書異○昆吾氏遷于許豐坦按西河商恩故虞乙卯年也與○昆吾氏遷于許已姓名樊封于衛夏衰爲西音乃殷之河亶甲名整者非傳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杜預注昆吾舊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然其年不可攷帝孔甲豐坦按帝厪丙寅年崩孔甲已卽位中閒缺二年

八年天有妖孽豐坦按叢書作祆十日並出其年陟豐坦按世紀外紀路史通志帝系考前編俱二十一年大紀帝系考前編二十一年紹運圖二十二年

竹上

元年乙巳豐坦按乙當作己帝卽位居西河○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豐坦按左傳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有劉累學擾龍以事帝孔甲豐坦按史記外紀作皐作皐爲是路史或作畢

三年王畋于黃山豐坦按水經注山海經曰和山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典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其陽多蒼玉吉神泰逢司之是于黃山之陽出入有光世紀以爲卽東首陽山也蓋是山之殊目矣今于首陽東山無水以應之當是今古世懸川域改然矣餘見下

五年作東音

七年劉累遷于魯陽豐坦按左傳魯縣杜預注今魯陽也

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諸侯化之夏政始衰豐坦按史記竹書紀年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　田于東陽黃山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不勝也之子必有殃孔甲聞之曰后來見貎日也之子必大吉或又曰不勝也之子必有殃孔甲聞之曰以爲余一人子夫誰殃之乃取其子以歸既長爲斧所戕乃作破斧之歌是爲東音豐坦按事見呂氏春秋惟南子而不繫年劉累所畜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陽其後爲范氏豐坦按事見左傳而不繫年

竹上

九年陟豐坦按外紀大紀年代厤通志帝系考前編俱三十一年路史詳見帝復歸于商邱豐坦按商邱芒三十三年

帝昊豐坦按孔甲丁丑年崩帝昊庚辰卽位中閒缺二年

昊一作皐豐坦按史記外紀作皐作皐爲是路史或作睪陵夏后皐之墓也在位四十歲○殷侯

曰在池水之陽師古曰今俗所呼崖畔也儀禮北牆謂之墉大雅以伐崇墉墉城也爾雅墉容也所以盛受土○諸夷入舞

七年陟豐垣按世紀禹自安邑都晉陽至桀徙都安邑湯誓注亦云桀都安邑此云桀都安邑邑郡恐非

元年壬辰帝即位居斟鄩豐垣按晏子春秋夏之衰也其王桀作旋宮之舞以示諸侯外紀通志十三年帝王本紀十一年大紀帝系考前編十九年路史在帝癸之史記以發生桀皇甫謐劉恕皆同

二年○泰山震豐垣按系本帝皇生發及桀路史從之史記作帝履

一名桀豐垣按史記桀時泰山石泣然不足據

三年築傾宮豐垣按晏子春秋夏之衰也其王桀作旋宮之舞以示諸侯外紀通志十三年帝王本紀十一年大紀帝系考前編十九年路史在帝癸之史記以發生桀皇甫謐劉恕皆同

造作傾反常作欹傾逸周書桀篇作傾宮列女傳傾宮旋室桀傲侮之也新序桀作瑤臺瓊室瑤臺瓊室疑皆傾宮之異並見兩日闕財擬提

上有傾宮旋室桀傲侮之也新序桀作瑤臺瓊室瑤臺瓊室疑皆傾宮之異並見兩日闕財擬提

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

而牛飲者三千人然其年不可攷

○毀容臺豐垣按晏子春秋夏之衰也其王桀作旋容臺璇室瑤臺瓊室璇室瑤臺瓊室疑皆容臺之異並見兩日闕財擬提

淮南子

容臺璇而掩覆高誘曰容臺禮容之臺○畎夷入于岐

不行禮故振動而敗然其年不可攷

以叛豐垣按後漢東夷傳桀爲暴虐諸夷內侵西羌傳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閒然其年不可攷

六年岐踵戎來賓豐垣按呂覽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踵氏踵不至地以五指行竹書本政踵氏踵戎

此然不足據

十年五星錯行夜中星隕如雨豐垣按世紀桀淫亂災移虛五星錯行○地震○伊洛竭豐垣按國語昔伊洛竭而夏亡伊洛流入

然其年不可攷○地震○伊洛竭豐垣按國語昔伊洛竭而夏亡伊洛流入

禹貢豫州界與夏都相近然其年不可攷

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豐垣按左傳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杜向曰桀克有緡以喪其國杜預注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前編系五十歲亦無據

十二年遷于河南豐垣按湯誓孔疏桀都安邑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

有龍所言皆從爲瓊宮瑤臺殫百姓之財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槽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爲樂說本劉向新序

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成湯元年一曰南亳一曰景亳一曰西亳豐垣按商有三亳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爲南亳景亳鄭商邱湯之始居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爲西亳本帝嚳之都偃師之年應在征葛以後其後盤庚亦居之或曰鄭州滎陽縣亦殷之所都謂之南亳西北十五里古葛國以不忘本諸亳之說以知湯始居南亳也曰一從先王居其說本諸亳之說以知湯始居南亳也曰一從先王居其後命以亳梁之穀熟縣亦屬宋州故葛城在縣北十七里二地皆近孟子所謂湯七十里是也若河南偃師乃天下之中三代皆爲所都後漢改置穀熟縣屬梁國唐屬宋州陽翟縣東南有葛伯城是也惟漢地理志陳留郡寧陵縣有葛鄉是若非南亳則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眾往耕非其理也惟漢地理志山陽郡薄縣臣瓚曰湯臣仲虺居薄今薄縣亦屬宋州元和郡縣志宋州宋城縣本漢睢陽縣地理志山陽郡睢陽縣屬梁國唐屬宋州睢陽縣豐垣按左傳夏桀爲商有三亳

都邑自非四征之後何由越數百里而往遷哉且如文王伐密而作程伐崇而作豐特增其式廓未嘗空國而去也湯即位之初已居南亳則自偃師距毫數百里非七十里矣至皇甫謐所云三亳之名俱起於京兆則無據偃師本帝嚳之都謂起於亳亭尤非盡偃師也又徵之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始居亳從先王居上洛昭明契之孫也已祖相土有三相土卽契之曾孫也居商邱見於經傳者其在西亳而非南亳也帝嚳之子未嘗言帝嚳傳古我先王亦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往于王居後徙西河南偃師縣尸鄉殷湯所都康成以爲偃師縣之西十里太甲放處應卽在此如使以亳爲偃師去志河南偃師縣尸鄉殷湯所都康成以爲偃師縣之西十里太甲放處應卽在此如使以亳爲偃師去帝嚳邑及故湯城在洛并史記正義湯都南亳偃師西南十三里漢書音義謂潛陰亳縣北東郭三里梁國蒙城北有亳城城中有湯冢近桐宮晉太康地理記謂之亳殷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三里梁國蒙城北有亳城城中有湯冢近桐宮晉太康地理記謂之亳殷湯冢已沒有伊尹家尤諺近閻若璩又據後漢郡國志梁國蒙縣之北亭謂之亳殷湯冢已沒有伊尹家尤諺近閻若璩又據後漢郡國志梁國蒙縣之北亭謂之亳殷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家爲歸德府虞城縣疎亦謂虞城爲歸德府虞城縣疎亦謂虞城爲南亳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西亳而非南亳也的矣又考盤庚曰古我先王亦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往于王居洛汭盤庚曰古我先王亦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往于王居洛汭並都西亳今偃師縣西南四十五里有湯冢近桐宮晉太康地理記謂之亳殷湯冢近桐宮晉太康地理記謂之亳殷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家尤諺近閻若璩又據後漢郡國志梁國蒙縣之北亭謂之亳殷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家尤諺近閻若璩又據後漢郡國志梁國蒙縣之北亭謂之亳殷湯冢已沒有伊尹家爲歸德府虞城縣疎亦謂虞城爲南亳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西亳而非南亳也的矣又考盤庚曰古我先王亦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往于王居洛汭並都西亳今偃師縣西南四十五里有湯冢近桐宮晉太康地理記

其國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湛南子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亡前編據此繫於五十一年則二十八年亦三年也

二十九年商師取顧 ○三日並出豐垣按論衡時雨日並出東者欲西者沈費昌問馮夷答云東若爲商西爲夏乃徙族之商秦本紀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于鳴條前編繫之五十二年夏亡

三十年瞿山崩 豐垣按外紀末年瞿山地一夕爲大澤深九尺九年也 ○殺其大夫關龍逢 豐垣按路史逢之入諫也以爲諫酒池然其爲諫一也及其死也韓子以爲傷其事爲疑然至符子則復以爲就炮烙而炮烙之事致之書則紂之行不覺其爲桀也 ○商師征昆吾 ○冬聆隧災 豐垣按國語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韋昭注回祿火神再宿爲信聆隧地名竹書本此然其年不可攷

三十一年 豐垣按外紀通志終五十一年代麻前編五十二年帝系考路史四十三年商自湯放之與此異 ○豐垣按路史逢之入諫也竹書以爲諫瑤臺新序則及其死也韓子以爲傷其事爲疑然至符子則復以爲就炮烙之事致之也 ○商師征昆吾 ○冬聆隧

陾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 豐垣按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陾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史記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奔于鳴條夏師敗績元和郡縣志安邑縣北三十里原南坂曰鄧古鳴條陌也湯與桀戰於此路史又謂桀都安邑之西隔又邑而湯都亳亳西安邑之東而鳴條在安邑也遠矣湯之致伐桀出其西南河曲之南其去亳與安邑乃從東遷揣安邑乃從下反上至于陾而反下乃趨不從東反上反下必兼行而倍道今也不然而反迂迴遠鉤以出於陾蓋將以示桀眾而使之知備焉爾故桀得出而逆戰于鳴條之野事可明也孔安國以爲升道自陾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

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孔疏安邑在洛陽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腰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元和郡縣志曹州濟陰縣三嶲亭古國也在縣東北四十九里戰于郕豐垣按呂覽周書戊子戰桀與昆吾桀奔三腰之後則郕在定陶與呂覽在鳴條者異從安邑距定陶凡千餘里乙卯距戊子凡三十四日豈桀奔三腰而復戰于郕與但書序湯伐三腰孔傳謂緩追之不迫戰桀事而呂覽戊子戰郕下接明矣惟以乙卯獲桀于焦門豐垣按呂覽殷湯良車七乘爲戊子則誤耳乙卯獲桀于焦門豐垣按路史注按傳桀與昆吾戰於郕遂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焦門遂有夏高誘注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爲號而禽之淮南子湯革車三百乘甲之焦門之放之于南巢豐垣按仲虺之誥咸湯放桀奔三腰又云桀奔南巢淮南子湯敗桀于鳴條者異從安邑距鳴條則非二戰竹書繫此於征昆吾之年共四年帝系考首丁巳盡己未四百五十二年帝系考首丁巳盡己未四百五十二年帝系考誤漢書三統麻已墟政之年通數之路史作四百八十有三歲前編繫此於戊午凡一十七主四百三十九年

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

起壬子終壬戌凡一十七主四百三十九年中缺甲子豐垣按總計竹書在位之年共四百有三年凡起壬子終壬戌四百三十一年其云四百七十一年者誤漢書三統麻紀通志夏歷世始戊午終己酉十七君一十五世通翌凡四百三十二歲外紀麻前編繫此於戊午凡一十七主四百三十九年

名履

湯有七名而九征放桀于南巢而遷諸侯八譯而來者千八百國奇肱氏以車至乃同尊天乙履爲天子

殷商成湯 豐垣按外紀國號商盤庚以後方始號殷孟康以爲初契封商湯居殷而受命故二號者非

三讓遂卽天子之位初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禖與其妹浴於玄邱之水有玄鳥銜卵而墜之五色甚好二人競取覆以玉簠簡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豐垣按簡狄浴此本詩緯含神霧宋均以爲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禖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足破人吞之因孕生契亦非長爲堯司徒成功於民受封于商後十三世生主癸豐垣按史記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

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天乙豐下銳上背而有顧句身而揚聲長九尺豐垣按曹交云湯九尺交脩有四肘是爲成湯豐垣按主癸之妃至此與世紀合湯在亳能修其德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湯乃東至于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黃魚雙踴黑鳥隨之止于壇化爲黑玉又有黑龜並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禱杭之神見于邳山豐垣按國語商之興也禱杭於玉山韋昭注禱杭祈也遥信曰於玉大邳山在河東有神辜白狼銜鉤而入商朝金德將盛銀自山溢豐垣按呂覽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鄣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請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湯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謁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六者一行而雨自至湯乃翦其髮斷其手以祝於桑林之社

盛耶何不兩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淮南子湯之
旱以身禱于桑山之林詩愼注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
故蔵之

二十五年作大濩樂豐垣按呂覽湯李六州以討桀罪
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大成點首安寧湯乃命伊尹
作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
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
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綱目前編系之
二十四年與竹書並無據○初巡狩定獻令豐垣按伊尹爲獻令詳
見逸周書而不繫其年

二十七年遷九鼎于商邑豐垣按古傳禁有昏德鼎遷
於商路史昔湯遷九鼎于亳陶也至大同而有慚德大同當作大垌即史記之泰卷陶
寫謂書序湯歸自夏至于大垌仲虺作誥是時放桀南巢自三嵕而還共不能還
九鼎也以事理推之應在即王位之後然其年不可考

二十九年陟豐垣按三統曆曰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在大火房五度故傳曰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後爲成湯方即世崩沒之時爲天子用事十三年矣皇甫謐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爲天子十三年百歲而崩竹書自十八至二十九年凡十二年外紀通志帝系考俱在王位十三年祀王崩亦十三年

外丙

名勝

元年乙亥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豐垣按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又按即位上缺王字

二年陟豐垣按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孔傳太甲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丁子湯孫也太甲元年孔疏据古文尚書序列外丙仲壬而別辨其下不知孟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程子謂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近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數誡不可考皇甫謐謂其壽百歲太丁既死而外丙仲壬均湯之子僅二歲四歲長幼相去如此懸絕乎且即以齒序而先外丙於仲壬乎其論最確大紀又據敬宗之說謂不當立弟然殷道親親兄終弟及繼世三十王改立兄弟者十四立兄弟之子者二何獨於外丙仲壬而疑之且湯年百歲如程子言則九十七生仲壬九十九生外丙三年古史從之亦合斯爲無是理推外紀引孟子與竹書外丙生外丙以事情推之決得之史記謂外丙二年與竹書並無據○初巡狩定獻令豐垣按伊尹爲獻令詳見逸周書而不繫其年

仲壬豐垣按外紀通志一作中壬

名庸

元年丁丑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四年陟豐垣按史記外丙崩立外丙之弟仲壬是爲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

太甲豐垣按外紀通志亦稱祖甲孔安國曰殷家祖有功故稱祖竊謂史記以太甲爲太宗則非祖也無逸敘祖甲在中宗高宗之後則非太甲也

名至

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豐垣按胡安國傳春秋謂夏時冠周月引伊訓十有二月之文并秦人建亥不改時月爲證朱子非之故論孟註皆以爲周正獨詩註以爲夏正蓋其晚年有不改時月之說謂論孟註爲未定之言嘗語門人晚溺故蔡沈書傳於商書之十有二月周書之十有三年皆以夏正言之自是而後若陸氏本義黃氏日抄皆本詩書之註屢氏之傳主夏時以釋春秋力言周正則夏以前當有建子之說終以改時月爲定論請無改時月之事余以朱子之說得而折衷之據甘誓云怠棄三正五行傳云威侮五行傳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帝則唐虞皆建寅也何以明之北史李業興傳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帝問何以得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帝問向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正月謂何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爲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寅作明都何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明都何以殷仲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者據夏時正月周正月亦夏時正業興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周書如此愚謂堯典與周禮方之未確中候稽書而不則堯之日月亦當如此愚謂堯典與周禮方之未確中候稽書而不

足據夏然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以唐虞之開以揖遜有天下武王以不改夏商之制以明始終之義
夏正不改二月爲正通於三代而已周以建子爲正而夏商不改
傳曰王者改正朔易服色以奉天命明受之於天也夏以建寅爲正
建寅之月萬物始生於地而陽氣施於人也殷以建丑爲正建丑之
月萬物見牙而陰氣尚盛也周以建子爲正建子之月陽氣萌動於
黃泉而萬物滋於地也三代改正朔隨天地人之統而已矣夏以孟
春月爲正其時物生人統之端也殷以季冬月爲正其時萬物已成
人統已定也周以仲冬月爲正其時陽氣萌動萬物未見人統之始
也三正之道若循環窮則反本周而復始王者受命猶天之有四時
也時正則事得其序物應則萬國咸寧故曰治歷明時則歲功可成
也王者改正朔則變天地人之統故曰改正朔則變矣然三代改正
朔而不改變者以其間不容髮也故曰三代改正朔而不變也
傳曰王者改正朔易服色以奉天命明受之於天也夏以建寅爲正
建寅之月萬物始生於地而陽氣施於人也殷以季冬月爲正其時
萬物已成人統已定也周以仲冬月爲正其時陽氣萌動於黃泉而
萬物滋於地也三代改正朔隨天地人之統而已矣夏以孟春月爲
正其時物生人統之端也殷以季冬月爲正其時萬物已成人統已
定也周以仲冬月爲正其時陽氣萌動於黃泉而萬物滋於地也三
代改正朔隨天地人之統而已矣夏以孟春月爲正其時物生人統
之端也殷以季冬月爲正其時萬物已成人統已定也周以仲冬月
爲正其時陽氣萌動於黃泉而萬物滋於地也三代改正朔隨天地
人之統而已矣夏以孟春月爲正其時物生人統之端也殷以季冬
月爲正其時萬物已成人統已定也周以仲冬月爲正其時陽氣萌
動於黃泉而萬物滋於地也三代改正朔隨天地人之統而已矣夏
以孟春月爲正其時物生人統之端也殷以季冬月爲正其時萬物
已成人統已定也周以仲冬月爲正其時陽氣萌動於黃泉而萬物
滋於地也三代改正朔隨天地人之統而已矣夏以孟春月爲正其
時物生人統之端也殷以季冬月爲正其時萬物已成人統已定也
周以仲冬月爲正其時陽氣萌動於黃泉而萬物滋於地也三代改
正朔隨天地人之統而已矣夏以孟春月爲正其時物生人統之端
也殷以季冬月爲正其時萬物已成人統已定也周以仲冬月爲正
其時陽氣萌動於黃泉而萬物滋於地也三代改正朔隨天地人之
統而已矣夏以孟春月爲正其時物生人統之端也殷以季冬月爲
正其時萬物已成人統已定也周以仲冬月爲正其時陽氣萌動於
黃泉而萬物滋於地也三代改正朔隨天地人之統而已矣夏以孟
春月爲正其時物生人統之端也殷以季冬月爲正其時萬物已成
人統已定也周以仲冬月爲正其時陽氣萌動於黃泉而萬物滋於
地也三代改正朔隨天地人之統而已矣夏以孟春月爲正其時物
生人統之端也殷以季冬月爲正其時萬物已成人統已定也周以
仲冬月爲正其時陽氣萌動於黃泉而萬物滋於地也三代改正朔
隨天地人之統而已矣夏以孟春月爲正其時物生人統之端也殷
以季冬月爲正其時萬物已成人統已定也周以仲冬月爲正其時
陽氣萌動於黃泉而萬物滋於地也三代改正朔隨天地人之統而
已矣夏以孟春月爲正其時物生人統之端也殷以季冬月爲正其
時萬物已成人統已定也周以仲冬月爲正其時陽氣萌動於黃泉
而萬物滋於地也三代改正朔隨天地人之統而已矣夏以孟春月
爲正其時物生人統之端也殷以季冬月爲正其時萬物已成人統
已定也周以仲冬月爲正其時陽氣萌動於黃泉而萬物滋於地也
三代改正朔隨天地人之統而已矣夏以孟春月爲正其時物生人
統之端也殷以季冬月爲正其時萬物已成人統已定也周以仲冬
月爲正其時陽氣萌動於黃泉而萬物滋於地也三代改正朔隨天
地人之統而已矣夏以孟春月爲正其時物生人統之端也殷以季
冬月爲正其時萬物已成人統已定也周以仲冬月爲正其時陽氣
萌動於黃泉而萬物滋於地也三代改正朔隨天地人之統而已矣
夏以孟春月爲正其時物生人統之端也殷以季冬月爲正其時萬
物已成人統已定也周以仲冬月爲正其時陽氣萌動於黃泉而萬
物滋於地也三代改正朔隨天地人之統而已矣夏以孟春月爲正
其時物生人統之端也殷以季冬月爲正其時萬物已成人統已定
也周以仲冬月爲正其時陽氣萌動於黃泉而萬物滋於地也三代
改正朔隨天地人之統而已矣夏以孟春月爲正其時物生人統之
端也殷以季冬月爲正其時萬物已成人統已定也周以仲冬月爲
正其時陽氣萌動於黃泉而萬物滋於地也三代改正朔隨天地人
之統而已矣夏以孟春月爲正其時物生人統之端也殷以季冬月
爲正其時萬物已成人統已定也周以仲冬月爲正其時陽氣萌動
於黃泉而萬物滋於地也三代改正朔隨天地人之統而已矣夏以
孟春月爲正其時物生人統之端也殷以季冬月爲正其時萬物已
成人統已定也周以仲冬月爲正其時陽氣萌動於黃泉而萬物滋
於地也三代改正朔隨天地人之統而已矣夏以孟春月爲正其時
物生人統之端也殷以季冬月爲正其時萬物已成人統已定也周
以仲冬月爲正其時陽氣萌動於黃泉而萬物滋於地也三代改正
朔隨天地人之統而已矣夏以孟春月爲正其時物生人統之端也
殷以季冬月爲正其時萬物已成人統已定也周以仲冬月爲正其
時陽氣萌動於黃泉而萬物滋於地也三代改正朔隨天地人之統
而已矣夏以孟春月爲正其時物生人統之端也殷以季冬月爲正
其時萬物已成人統已定也周以仲冬月爲正其時陽氣萌動於黃
泉而萬物滋於地也三代改正朔隨天地人之統而已矣夏以孟春
月爲正其時物生人統之端也殷以季冬月爲正其時萬物已成人
統已定也周以仲冬月爲正其時陽氣萌動於黃泉而萬物滋於地
也三代改正朔隨天地人之統而已矣夏以孟春月爲正其時物生
人統之端也殷以季冬月爲正其時萬物已成人統已定也周以仲
冬月爲正其時陽氣萌動於黃泉而萬物滋於地也三代改正朔隨
天地人之統而已矣夏以孟春月爲正其時物生人統之端也殷以
季冬月爲正其時萬物已成人統已定也周以仲冬月爲正其時陽
氣萌動於黃泉而萬物滋於地也三代改正朔隨天地人之統而已
矣夏以孟春月爲正其時物生人統之端

頤而後嗣子卽位殷練而祔卽位矣經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太甲元年建子之月告也但顧炎武謂湯崩以前年之十二月而以此爲祔卽位湯於廟則惑於書序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之後服仲王之服矣若自桐歸亳以三祀之十二月則太甲旣允德而明壽正月又有朝正立四事等文史記帝太甲旣立三年不明德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宮帝太甲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帝太甲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是緣孟子有兩三年而誤不知處仁遷義卽居尤謬推桐之三年非六年始歸也竹書以伊尹爲自立尤謬推書序太甲旣立不明厥德覆湯之典刑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外紀合又按太甲歸亳以三祀之十二月經有明文史記帝太甲元年與外紀合又按太甲歸亳不知何年而太甲卽位皆踰年改元故之十二月則太甲旣允德而明壽正月又有朝正立事等文史記帝太甲元年與

名密

元年丙戌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陟臣扈豐垣按書序伊陟相太戊太戊贊于伊陟君奭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七年有桑穀生于朝豐垣按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孔傳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

呂氏春秋以爲湯時穀生於廷此旦而大拱湯問伊尹尹尚書大傳以爲武丁時諸祖已漢五行志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怠於政事故桑穀之異見說苑既記於太戊世又記異並誤大記紀前編系之元祀亦無確據

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豐垣按秦本紀大費生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索隱曰仲衍鳥身人言故爲鳥俗氏新序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降佐大戊皆有明德據此則中衍乃鳥俗氏非費氏而竹書以爲費侯者伯益封於費大廉以下世有其國而鳥俗其氏也次子若木之後特以國爲氏耳前編則以命中衍爲車正繫之二十一祀

公謂殷商巫咸玖之書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又王家孔安國云巫氏也馬融謂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竹書以爲禱于山川者諺大紀備載巫咸所述星象於十一祀下尤非

二十六年西戎來賓王使王孟聘西戎

三十一年命費侯中衍爲車正豐垣按秦本紀大費生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索隱曰仲衍鳥身人言故爲鳥俗氏新序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降佐大戊皆有明德據此則中衍乃鳥俗氏非費氏而竹書以爲費侯者伯益封於費大廉以下世有其國而鳥俗其氏也次子若木之後特以國爲氏耳前編則以命中衍爲車正繫之二十一祀

三十五年作寅車豐垣按司馬法夏后氏曰鈞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然作車之年不可攷

四十六年大有年

五十八年城蒲姑豐垣按路史商諸侯卽薄姑一名蒲姑杜預左傳注梁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

六十一年東九夷來賓豐垣按大紀七十一祀甲寅王修先王養老之禮薦膚侏儒矇瞍聾瘖瘖聾瞳昏童皆使有常職天下歸心焉重譯而朝者十六國

七十五年陟豐垣按無逸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太戊遇祥桑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明德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廟爲太宗豐垣按皇甫謐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又按無道以亡史記帝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帝雍已崩弟太戊立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竹書以爲太宗誤

仲丁

名莊

元年辛丑王卽位自亳遷于囂于河上豐垣按書序仲丁遷于囂孔疏李順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遷于囂在河北也或曰今河南敖倉史記帝仲丁遷于囂亦作隞並音敖字正義曰括地志云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外紀是時亳都于隞經世係之初立之年但太戊之六祀氏紀世當歲升豕

六年征藍夷豐垣按後漢書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前編亦係之六祀

九年陟豐垣按外紀通志十一年大紀帝系考前編十三年

外壬

名發

元年庚戌王卽位居囂○邳人姺人叛豐垣按左傳商有姺邳與三苗

覩扈徐奄並列則其叛無疑杜注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縣然在外壬之世則無據

十年陟豐垣按帝系考十三年外紀大紀通志前編十五年

河亶甲

名整

元年庚申王卽位自囂遷于相豐垣按書序史記河亶甲居相孔安國曰相地名在河北史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卽河亶甲所築都之故名殷城也路史國名紀亶甲故城在安陽西北五里亶甲冢在城外西北隅洹水南岸通志今鄴都漢地理志魏郡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呂覽謂殷整甲徙宅西河蓋卽此也外紀是時囂都有河決之害遂自蜀遷都于相前編亦係之元祀

三年彭伯克邳豐垣按國語大彭豕韋爲商伯餘未詳

四年征藍夷

五年佐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佐人來賓

九年陟豐垣按外紀通志帝系考前編俱同

祖乙

名滕

元年己巳王卽位自相遷于耿豐垣按書序祖乙圮于耿孔傳圮於相遷於耿而國爲河水所毀曰圮正義引鄭玄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又因竹書盤庚自奄遷于殷謂祖乙遷于邢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故耿鄉正義曰括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是也愚謂序云圮于耿與遷囂居相不同孔傳囂相一之亦非也皇極經世祖乙踐位圮于耿徙于邢巫賢

爲相外紀通志遷都耿水圮遷于耿徙居邢通典邢州祖乙遷于邢卽此地亦邢國也括地志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地理志襄國縣故邢國則祖乙自相遷耿自耿遷邢其無疑矣大紀十九祀王之世遷于耿爲水所圮王懼以巫咸之子賢爲相諸侯賓服天下大和是歲王崩蓋非但自耿遷庇則諸書皆無考○命彭伯韋伯豐垣按國語大彭豕韋爲商伯然錫命之年不可攷

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祖乙遷庇豐垣按書序史記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卽此地亦邢國也路史國名紀祖乙自耿遷庇南庚遷奄皆不詳其地則其妄可知

三年命卿士巫賢豐垣按君奭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史記謂巫咸任職蓋誤竹書以爲三年亦無據

八年城庇豐垣按二年遷庇至八年始城亦無是理

十五年命邠侯高圉豐垣按高圉先祖而祖乙盤庚祖甲乃商代之賢君故分繫錫命於三王之下不足盡信也又按左傳王使成簡公加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組紺皆成周之先也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據此則竹書命于生前者非指地志豳州新平縣卽漢漆沮縣詩豳國公劉所邑之地

十九年陟豐垣按外紀大紀通志帝系考前編俱同

祖乙之世商道復興廟爲中宗史記與無逸皆無之豐垣按史記河亶甲時殷復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殷復興

祖辛

名旦

元年戊子王卽位居庇

十四年陟豐垣按外紀大紀通志帝系考前編俱十六年

開甲史記作沃甲豐垣按系本作開甲

名踰

元年壬寅王卽位居庇
五年陟豐垣按外紀通志二十年大紀帝系考前編二十五年
祖丁
名新
元年丁未王卽位居庇
九年陟豐垣按外紀大紀通志帝系考前編俱三十二年
南庚
名更
元年丙辰王卽位居庇
三年遷于奄豐垣按書序史記皆無之辨已見上
六年陟豐垣按外紀通志二十九年大紀帝系考前編二十五年

陽甲一名和甲

名和
元年壬戌王卽位居奄
三年西征丹山戎豐垣按山海經有始州之國有丹山都紀西郡北有丹山天清山有霞忽起然在此則無考證
四年陟豐垣按帝王本紀十七年外紀通志帝系考前編俱七年

盤庚
名旬
元年丙寅王卽位居奄
七年應侯來朝豐垣按路史引汲古文云應商時國亮國然來朝之年不可攷

小辛
名頡
元年甲午王卽位居殷
二十八年陟豐垣按外紀大紀通志帝系考前編俱同

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豐垣孔傳亭之別名孔疏引鄴都玄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史記帝盤庚之時殷已三代世表徙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三代世表徙河南世紀盤庚復南居亭之殷地今亳之都城是也外紀皇甫謐曰殷盤庚之徙世俱從之獨路史據紀年盤庚自奄遷于北冢曰殷虛謂北冢蒙宇爾雅景亳湯都今亳之蒙城之北冢是也以爲盤庚都非都也通典相州湯陰縣古羑里城中殷所謂北冢者索隱汲冢古文注云盤庚自奄遷于北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太平御覽相州圖經曰安陽紂都也在淇河之東

三年陟豐垣按外紀通志帝系考前編俱二十一年
小乙
名敱
元年丁酉王卽位居殷
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豐垣按說命台小疏謂爲王子時也但下文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是敘其廢學之由非居河就學也竹書謬
十年陟豐垣按外紀通志二十一年帝系考三十八年前編二十八年
武丁
名昭
元年丁未王卽位居殷命卿士甘盤豐垣按楚語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亳韋昭注從河內徙都亳也近胡氏渭謂河內卽鄭南殷墟此必盤庚後王有自亳宅于甘盤孔子舊學于甘盤之誤
二十九年彤祭太廟有雉來豐垣按商書序以爲湯廟祭傳以爲禰廟以經文典祀無豐于昵改之則祭傳爲是竹書蓋沿書序之誤
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荊高宗三十二祀己丑歲卦皆既濟既濟之三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四曰震用伐鬼方遂以伐鬼方繫之三十三年是戊寅非戊子矣則三十二年帝乙歸妹六五爻辭有氏羌曰帝乙歸妹以其祉元吉是也
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豐垣按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後漢西羌傳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是也竹書謬
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豐垣按國語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亳韋昭注從河內徙都亳也近胡氏渭謂河內卽鄭南殷墟此必盤庚後王有自亳宅于甘盤孔子舊學于甘盤之誤
豐垣按楚語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亳韋昭注從河內徙都亳也近胡氏渭謂河內卽鄭南殷墟此必盤庚後王有自亳宅于甘盤孔子舊學于甘盤之誤
遷於奄者又有自奄遷於鄭南之殷者故武丁卽位時殷都仍在河北尋復徂亳蓋亦圮而遷焉愚謂說命國語自河徂亳卽無遷舊爲小人之意非遷都也竹書仍盤庚居殷者是又按君奭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經世之言是矣高宗宅亳曰高宗肇基王家亦謂此也若在武丁卽位思復興殷三年不言政事決定以有甘盤爲家宰以編經世豐垣按史記武丁卽位思復興殷夢求傅說得之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民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於是得說於傅險中舉以爲相大紀前編皆以得說置諸左右繫之三祀以書承上文三年不言而國語史記亦然也竹書夢求云云似得之但不應至六年始命爲卿士傅說視學養老
六年命卿士傅說視學養老
十二年報祀上甲微豐垣按國語上甲微能帥禹者也殷人報焉孔叢子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視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注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然其年不可攷
二十五年王子孝己卒于野豐垣按家語高宗以後妻子孝己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然其年不可攷
小乙
名敱
元年丁酉王卽位居殷
二十九年彤祭太廟有雉來豐垣按商書高宗彤日越有雉雉書序以爲湯廟祭傳以爲禰廟以經文典祀無豐于昵改之則祭傳爲是竹書蓋沿書序之誤
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荊高宗三十二祀己丑歲卦皆既濟既濟之三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四曰震用伐鬼方遂以伐鬼方繫之三十三年是戊寅非戊子矣則三十二年帝乙歸妹六五爻辭有氏羌曰帝乙歸妹以其祉元吉是也竹書謬
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豐垣按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後漢西羌傳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是也竹書謬
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豐垣按國語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亳韋昭注從河內徙都亳也近胡氏渭謂河內卽鄭南殷墟此必盤庚後王有自亳宅于甘盤孔子舊學于甘盤之誤
五十年征豕韋克之豐垣按賈逵曰祝融之後封于豕韋殷武丁滅之路史豕韋防姓韋也見世本或云劉氏非
五十九年陟豐垣按無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作肆高宗之饗國百年愚謂漢杜欽曰高宗享百年之壽以生年言也若在位百年則甘盤舊學爰暨小人豈方在童稚乎恐今本近是廣川書跋亦云洛陽昔得漢蔡邕三字石經尚書二百三十六字肆高宗之享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誤不若碑之正也魯世家以爲五十五年大紀四十九祀並非
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大小無時或怨豐垣按不敢荒寧是時輿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荊蠻北不過朔方而頌聲以下本書無逸
作禮廢而復起廟號高宗豐垣按殷本紀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祖庚

名曜

元年丙午卽位豐垣按范祖禹帝王世紀亦歙王字居殷作高宗之訓豐垣按史記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竹書本此愚謂書序肜日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是祖己爲高宗作非爲祖庚作也前編繫之祖庚三祀尤謬

十一年陟豐垣按外紀大紀皇極經世帝系考前編俱七年

祖甲國語作帝甲豐垣按外紀一名辛甲

名載

元年丁未王卽位居殷

十二年征西戎○冬王返自西戎祖甲西征得一丹山

十三年西戎來賓命邠侯組紺豐垣按史記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索隱曰系本云太公組紺諸盩三代世表稱叔類凡四名皇甫謐曰公祖一名組紺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也

竹上 三六

二十四年重作湯刑豐垣按左傳夏有亂政而作禹刑作九刑三降之興皆叔世也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竹書本此然其年不可攷

二十七年命王子罠豐垣按西京雜記昔殷王以卯日生罠以巳日生罠卽庚丁也然不足據

三十三年陟豐垣按外紀逸志在位十六年而以無逸之祖甲爲太甲乃沿帝王年代厤之誤竹書與前編得之

王舊在野及卽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豐垣按今本無逸以治其末也繁刑以攜遠殷道復衰國語曰玄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豐垣按傳不若經無逸既以祖甲與殷二宗周文王並列則周語所載者誣矣

馮辛作憑辛系本作祖辛豐垣按古今人表及帝王世紀皆作廩辛索隱曰系本其誤蓋上祖乙已

生祖辛故知非也

名先

元年庚寅王卽位居殷

四年陟豐垣按外紀大紀通志帝系考前編俱六年

庚丁

名囂

元年甲午王卽位居殷豐垣按路史庚丁徙河北號北殷地卽殷虛在相之安陽西有淇水北去朝歌百三十里有殷城愚謂史記武乙復去亳徙河北則庚丁尙在亳殷矣竹書得之

八年陟豐垣按外紀通志俱六年帝王本紀大紀帝系考前編二十一年

武乙

名瞿

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豐垣按前編祖甲二十八祀周公亶父薨與此異通志古公卒或言百二十歲

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豐垣按世紀王季徙宅程是也詩孔疏周書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程書序曰維周王季在程是周地之小別也路史王季之居在今南程與畢陌接所謂畢程亦在岐陽故安陵亦在岐南與畢陌接所謂畢程

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

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穀馬十匹

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豐垣按後漢西羌傳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武乙暴虐犬戎寇邊莊引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王季伐西落鬼戎俘狄作○王畋于河渭大雷震死豐垣按史記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外紀大紀通志帝系考前編俱四年

文丁名托豐垣按外紀古史俱作太丁竊史記作太丁非謂太丁乃成湯子無祖孫同名之理作文丁是

元年丁丑王即位居殷自沫歸殷邑豐垣按戰國策帶河後被山吳起曰右孟門而右漳釜前經其南漢地理志河內朝歌縣紂所都禹貢冀州南距大河所封更名衛地志紂都朝歌故城是也據此則紂都在河北朝歌非河南偃師殷邑矣此以文丁自沫歸殷邑帝乙帝辛因之非是

二年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敗績豐垣按後漢書注引竹書紀年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前編亦系之二祀此作太丁二年周人伐鬼方三年洹水一日三絕豐垣按韓非說秦曰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于洹谷右飲于淇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與此文丁異

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牧師豐垣按史傳所載王季伐諸戎具有年數而與經世厤不同後漢西羌傳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王賜之圭瓚秬鬯爲侯伯系之帝乙元祀一合後漢書一遵孔叢子其說各有所據

五年周作程邑豐垣按說見周師伐程下

七年周公季歷豐垣按後漢書注引此作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公季歷豐垣按後漢書注引此作周人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王殺季歷

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困而死因謂文丁殺季歷豐垣按戰國策鬱陀之情解以作歌其傳久矣困而死文王哲之有不忘美里之辱事之哀不忘玉門之辱亦不忘玉門之子之事文武以公天下爲心安得有報怨之私呂氏之說不足取證通志公季卒百歲前編系之帝乙七祀

十二年周文公元年豐垣按前編系之帝乙八祀周公元年豐垣按外紀通志帝乙三年系考前編俱三年

十三年陟豐垣按竹書紀年帝乙亦曰辛乙

名羨豐垣按韓非說秦曰昔者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于淇谷右有鳳集于岐山之舊乎

元年庚寅王卽位居殷

三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 豐坦按宋薇詩序云薇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杜以勤歸也鄭箋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也王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馬爲將率將戍役禦西戎殷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歌杜杜以休息之故竹書謂以系之帝乙三年前編系之二十四祀殊不知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者皆周王而非商王也朱子已辨之詳矣後漢西羌傳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成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遏周書文王時西距昆夷北備玁狁謀戎謀武以昭威儀皆 ○夏六月周地震 豐坦按呂覽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治詩序之證 五年王寢疾五日而地動韓詩外傳亦同前編系之十一年 五祀去八祀恰八年竹書周元年僅五年者非

九年陟 豐坦按外紀大紀通志帝乙三年前編系之二十四祀殊不知詩所謂王季也 系考前編俱三十七年

帝辛

名受 卽紂也一曰受辛 豐坦按通志亦曰辛亦曰受亦曰受德

元年己亥王卽位居殷命九侯周侯邘侯周侯爲西伯 豐坦按宋薇詩序云史記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邘野王縣西北有邘城在作炮烙之刑 豐坦按列女傳膏銅柱下加之炭中如己笑名炮烙之刑史記帝紂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皆在殷有地瘦瘠己前於理未安 八祀

三年有雀生鶵 豐坦按家語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閨上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正而名益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說苑新論亦同 豐坦按史記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辯之疾并脯鄂侯之以告紂紂因西伯羑里大紀系十一祀前編系十三祀與竹書均無據

四年大蒐于黎之杜注黎東夷國名然其年不可攷 ○豐坦按左氏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

二年冬大蒐于渭

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 豐坦按史記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卽位已十三年矣安得有父死不葬之語呂覽二子西行加周至于岐陽則與扣馬乃相與北海之濱聞文王已歿矣與史記同誤古史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孤竹歸周矣文王善養老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鶵之語呂覽二子西行加周至于岐陽則文王尚在羑里大紀系十三祀去十一祀僅三年竹書自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以後大紀前編系十四祀僅二年前編系十三祀去十一祀僅三年竹書自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西伯歸于程 豐坦按左氏紂侯皆從之囚紂於是僅而歸之大紀系十五祀去十四祀與竹書均無據

十三年四羑里至此始七年

三十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豐垣按論語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左傳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然其年不可攷

三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尙以爲師豐垣按史記呂尙以魚釣妪周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載與俱歸立爲師與此小異蓋因田獵而治兵也古史呂尙閒周西伯善養老者往歸之隱於漁者較史記以魚釣妪周西伯爲得大紀系十六祀前編系十五祀並無據

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豐垣按尙書中候殷紂之時五星聚于房房者蒼龍之精周據而興鄭玄曰周起于房而五星聚之得天下之祥竹書所本

按呂覽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尙赤其事則火墨子亦云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代殷有國然銜書銜珪俱不足信○密人侵阮西伯徙都邘十九祀伐崇○冬十二月昆夷侵周豐垣世紀文按

三十四年周師取耆及邘遂伐崇崇人降豐垣按左氏傳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杜預注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豐而降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戎五年伐犬夷六年伐崇七年伐密須明年而崩史記虞芮質厥成之年爲文王受命之初則可謂文王於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虞芮質厥成之年爲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戒明年伐崇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與竹書不同前編系西伯昌薨於商紂二十祀故十四祀虞芮質厥成于周十五祀伐夷戎十六祀伐密須都程十七祀伐耆十八祀伐邘十九祀伐崇○冬十二月昆夷侵周豐垣世紀文按孔疏昆夷進來不與戰明退即伐之也與此受命之二年不同

三十五年周大饑西伯自程遷于豐豐垣按逸周書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遂遷于豐豐垣按逸周書作雒解豐與竹書合詩孔疏文王受命作邑于豐地理志云京兆鄠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崇須徙於鮮原能豐而謐云自程非也

三十六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豐垣按書大傳史記作犬戎鄭康成張守節皆以爲昆夷匈奴傳並言周西北無思不服之時則武王遷鎬京後竹書在文王時者非又元和郡縣志鎬京在長安有武王宮漢穿昆明鎬之遺趾渝焉

三十七年周作辟廱豐垣按書大傳鎬有天子辟廱之在豐者然其年

不可攻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豐垣按劉向別錄辛甲故殷之臣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鄭樵通志引之然其年不可攷

四十年周作靈臺豐垣按竹書系于紂四十一年前編系十一年也括地志岐山縣西北有周文王臺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

○王使膠鬲求玉于周豐垣按韓非子周有玉版紂令費仲來求玉不予費仲又曰文王資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令之得志也紂二十以之而亂其心此戰國遊士之言不足信

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周文王葬畢豐垣按無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亦云凡在國五十一年而終與無逸又別又按韓詩外傳四十七乃終竹書編自帝乙妄元由是言之竹書系于紂二十以後又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末又云代者代商也余一人者天子自稱也其在有天下後稱孫夫殷阼天子位也所以戒後世子孫之年竹書以爲元年者其又一年不可攷

○有女子化爲丈夫豐垣按墨子有女化男而不繫年

四十三年春大閱○嶢山崩豐垣按淮南子薄落之水洇之云嶢山崩而三川涸然其年不可攷

○有女子化爲丈夫豐垣按墨子有女化男而不繫年

四十三年春大閱○嶢山崩豐垣按淮南子薄落之水洇之云嶢山崩而三川涸然其年不可攷

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之崩武王八十三歲矣踰年改元至九十故知十一非武王之年自文王受命而歿之也其說本諸劉歆三統厤不知武成之九年大舉之以見文王之創業垂統耳非更爲元年也武王即位踰年改元非復文王之九年比也武王即位踰年改元非復文王之九年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何得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年商亡前一年系紂四十二年至五十二年商亡前一年系紂四十二祀商亡皆踰年改元但其年不繫年

四十三年春大閱○嶢山崩豐垣按淮南子薄落之水洇之云嶢山崩而三川涸然其年不可攷

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豐垣按史記以敗考受命之四年正義曰竹書紀年文王立國五十年而終與無逸又別又按韓詩外傳四十七乃終竹書編自帝乙妄元由是言之竹書系于紂二十以後又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末又云代者代商也余一人者天子自稱也其在有天下後稱孫夫殷阼天子位也所以戒後世子孫之年竹書以爲元年者其又一年不可攷

○二日並出豐垣按考靈曜曰黑帝之亡二日並出此緯家之言不足據

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豐垣按國語夷羊在牧飛入商郊牧以告王王曰吾聞之先王之訓見大戴禮曰文王十五而生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注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末又云文王崩武王二年而親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一年不改

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豐垣按史記以敗考受命之四年正義曰竹書紀年文王立國五十年而終與無逸又別又按韓詩外傳四十七乃終竹書編自帝乙妄元由是言之竹書系于紂二十以後又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末又云代者代商也余一人者天子自稱也其在有天下後稱孫夫殷阼天子位也所以戒後世子孫之年竹書以爲元年者其又一年不可攷

四十七年內史向摯出奔周豐垣按呂覽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乃令向藝其圖法出亡之周淮南子殷之將亡也太史令向摯先歸文王荐年而紂乃亡竹書白此至末凡六年與淮南不合

四十八年夷羊見豐垣按國語夷羊在牧神獸牧商郊牧野然其年昭注夷羊不可攷

○二日並出豐垣按考靈曜曰黑帝之亡二日並出此緯家之言不足據

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豐垣按史記武王九

年東伐紂漢志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日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今攷之書武王以十三年一月癸巳伐商至甲子凱戈無丙午還師之事林氏又謂漢儒以觀政轉爲觀兵而爲周師再舉之說則殷十二月戊子當在武王十三年冬周十二月二十八日後三日得周十三年正月戊子朔也後辛卯朔至癸巳乃東伐紂史記漢志與竹書並誤○

五十二年庚寅豐垣按外紀帝系攷前編得之通志三十三年周始伐殷○

王囚箕子殺王子比干徵子出奔豐垣按史記師歸居尚云徵子去之箕子爲之奴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乃東伐紂與此正合但紂書史記皆以囚箕子在二年間紂昏亂暴虐語

秋周師次于鮮原豐垣按逸周書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莊近岐周之地也小山曰鮮○

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于上帝肅髦盧彭濮從

周師伐殷伐殷至刑邱更名刑邱曰懷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皆武王王十三年春事竹書系武王十一年蓋沿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之誤其以春爲冬者周一月殷十一月也火

按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于刑邱更名刑邱曰懷

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起癸亥終戊寅

年戊寅當作庚寅其疎謬如此國語商之饗國三十王而言三十一王韋昭引皇甫謐云殷凡三十王者兼數太子丁也譙周云殷六百二十九年帝系考起乙未至戊寅凡六百四十四年以左統歷及皇甫謐云殷六百二十一年發麻云起丙戌終庚戌志起庚戌終戊寅通紀六百二十九年帝系考起乙未終戊寅凡六百四十四年以左傳自湯至受凡三十王五百有八十三年竹書紀年亦誤前編起乙未終戊寅六百四十四年以左氏載祀六百餘歸于周攷之則竹書與殷歷並非

梁沈約附註

周武王

名發初高辛氏之世妃曰姜嫄助祭郊禖見大人跡履之當時歆如有人道感己遂有身而生男以爲不祥棄之阨巷羊牛避而不踐又送之山林之中會伐林者又取而置寒冰上大鳥以一翼藉覆之姜嫄以爲異乃收養焉名之曰棄枝頤有異相長爲堯稷官有功於民豐垣案高辛氏至此本紀后稷之孫曰公劉有德諸侯皆以天子之禮待之豐垣案史記公劉乃不窋之孫非后稷之孫也初黃帝之世識言曰西伯爲王期在甲子昌制命殪

行誅旦行道及公劉之後十三世而生季歷季歷之十年飛龍盈於殷之牧野此蓋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季歷之妃曰大任夢長人感己滲于豕牢而生昌是爲周文王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豐垣案孟子云文王十尺胸有四乳大王曰吾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季歷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適越終身不反弟仲雝從之故季歷爲嗣以及昌昌爲西伯作邑于豐文王之妃曰太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於閎閒化爲松柏槐柞以告文王文王幣率羣臣與發並拜告夢季秋之甲子赤爵銜書及豐置子昌戶再拜稽首受其文要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王將敗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遣太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爲禹卜畋得皋陶其兆類此至於禡溪之水呂尚釣于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路鈐報在齊尚出遊見赤人自洛出授尚書命曰召佐昌者子文王夢日月著其身又驚鵷鳴於岐山豐垣案事見國語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後有鳳凰銜書遊文王之都書又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星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文王既沒太子發代立是爲武王武王駢齒望羊將伐紂至于孟津入百諸侯不期而會咸曰紂可伐矣武王不從

及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乃伐紂渡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豐垣案白魚入王舟事見僞泰誓史記引之不足信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子王屋流爲赤烏烏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告也豐垣案周本紀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本僞泰誓遂東伐紂勝于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乃封呂尚於齊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因名蒿室既有天下遂都子鎬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王親食受子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祿父是爲武庚

案武成朔旁死午師逾孟津在正月二十八日癸亥陳于商郊在二月四日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二日乙丑商有敵于我師在二月五日俱十三年事竹書以爲十二年者非大紀以紂之二十四祀爲武王之元年又據泰誓紂皇極經世謂十一年自周征商經云十三年又據竹書同失又案史記周武王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

○夏四月王歸于豐饗于太廟命監殷遂狩于豐垣案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在月之三日丁未祀于周廟在月之十七日俱十三年事竹書以爲十二年者非又案史記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命宗祝亨祠于宗廟則命監行狩但盟津之會牧野之師經有明文三年矣逸周書亦云立王子武庚于殷以續殷祀王在管也十有三祀王在管命管叔相祿父治殷

○作大武樂豐垣案呂氏春秋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即六軍也

○秋王師滅蒲姑豐垣案左傳昔武王克商蒲姑氏因之而不得無臣禮故周滅之也今攷博昌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薄姑氏殷諸侯封于此周城在焉地志云薄姑故城在博昌

服豐垣案家語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武王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今大戴禮備載其語外紀前編俱繫諸元年外紀又引先儒云成王十五而冠或言十四十六據家語當以十三年矣就雍作頌七年王崩周公奉元子誦即位生十四為正大紀十四年異外紀二年誅武庚始加元服家君謂踰年改元始行即位之禮且家語明云明年夏六月葬武王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胡氏考殊甚明歸有光謂天子無冠禮尤鑿空之論○武庚以殷叛周公攝行政事三年二年三監及淮夷入於郛以叛豐垣案史記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未賓武庚以畔周也故金縢之書是時雖管蔡流言猶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成王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於理為長越經書亦謂管叔蔡叔不知周公乃避位出巡狩於邊前編以三叔流言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竹書並得之但鄭康成又謂周公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則是武王崩後周公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誥七年作洛誥二年而啟金縢之書夫然後東征三年而遂管蔡則已其八年矣考之尚書大傳四年建侯衛而已東征管洛遷成洛邑七年制禮作樂七年之內已踰七年謬矣

竹下玉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郯以叛豐垣案書大傳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辭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誅父曰

政之明年前編以還奄者非○夏五月王至自奄豐垣案五年而無月者奄至于八年○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
五月丁亥王來自奄宗周據古史是成王
豐垣案蔡沈據召誥攻位之庶殷以明遷商民于洛而
後作成周因斥書序洛邑既成還殷頑民者爲謬竹書
得之但成周之營書大傳詩諸以爲五年史記以爲七
年以書攷之則七年近之今度邑城郭既詳於七年下
而復繫營成周於此未
免有一事兩見之矣
六年大蒐于岐陽豐垣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在扶
風美陽縣西北前編系
五年與竹書並無攷
七年周公復政于王豐垣案史記周公行政七年成王
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
位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年
天子位如明堂位所云也致政於成王但攷蔡仲之命進
周公始北面就羣臣位如史記所云也古史注又云古
者君在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己聽于冢宰此三代之
常禮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位冢宰當國聽政蓋禮然
也其所以異者既終三年成王尚幼未能澄政故至于
七年耳今觀於書其說止于此初無攝位之文太史公
因秦漢之謬以爲周公攝七年此亦何所據哉周公居
○春二月王如豐豐垣案召誥惟二月
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則經營○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豐垣按召誥越
度邑豐垣按召誥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
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
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
賓殺禋咸格王人太室
裸○王如東都諸侯來朝豐垣按洛誥戊
王歸自東都豐垣按洛誥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
留後治洛詩譜亦云成王居洛邑周命公後蔡傳以爲我退即居于周命公
遷殷頑民于成周復還歸處西都○立高圍廟武王克商增立二圍備七廟之數至成王踐阼武王升祔高
圍已遷此云立廟殊乖其廢之莫敢舉也之義
八年春正月王初涖阼親政成王則踐阼親政即在前

年○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殷于魯
年晉侯燮王命以會召陵將長蔡于
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以衛而祝鮀謂
之作明臣此時周史策書左氏得之名以傳物抑且後封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史記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在
武王之母弟十人有天下其兄傳弟證本文王之子孔
子法於伯禽之國于七年作洛誥當是成王元年實統國歷
年不可考至○冬十月

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豐坦案國語在商爲唐杜氏韋昭注唐杜二國名豕韋自商之末改國于唐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然其年不可攷又案周本紀晉唐叔得嘉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以歸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則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矣竹書譌

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豐坦案春秋繁露周公作勺言能斟酌先祖之道也然其年不可攷○肅愼氏來賓王使榮伯錫肅愼氏命豐坦案書序史記成王既伐東夷息愼來賀王使榮伯作賄息愼之命與竹書小異

十年王命唐叔虞爲侯豐坦按晉世家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奉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國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章昭注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之次律歷志歲術曰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於尾九度本注於夏爲九月商爲十月周爲十一月前編繫九年與竹書均無據○越裳氏來朝豐坦按韓詩外傳周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于周公居攝六年○周文公出居于

豐豐坦按後漢南蠻傳系之周公居攝白雉于周公攝六年○周文公出居于傳無攷

十一年春正月王如豐○唐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于周文公豐坦按上○王命周平公治東都

約按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也孔疏以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是時周公未薨君陳安得治洛邑乎竹書謬又按鄭康成坊記注君陳蓋周公之子郊成周似若蔡仲之命書序云蔡叔既卒王命蔡仲踐諸位相似皆是父卒命子故疑周公子也說與沈約同余以孔安國第云臣名者爲是蓋君者尊之之稱與君奭君牙一例若武王之命康叔成王之命蔡仲一言小子封一言小子胡無稱君者一也蔡仲之

命有乃祖爾考之稱君牙有世篤忠貞之語君陳一篇言周公者屢矣無一言乃父者明非周公之子且其中以見聖未見聖爲言子之於父豈徒一見乎二也經不足而求諸序序不足而取諸文之相似蓋氏其失考哉

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豐坦按韓奕之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通志亦以封武王之四子晉應韓爲成王時事然其年不可攷

十三年王師會齊侯魯侯伐戎○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豐坦按竹書周公薨于二十一年是時何以有廟平王四十二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又何以得大禘其前後矛盾如此

十四年秦師圍曲城克之豐坦按史記周孝王封非子附庸邑之秦是時尚未立國安得有圍曲城事竹書謬○冬洛邑告成豐坦按洛邑告成當在周公攝政之七年

十八年王如洛邑定鼎豐坦按左氏成王定鼎于郟鄏史記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亦攝政七年事

河

武王歿成王少周公旦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神鳥鳳凰見蓂莢生乃與成王觀于河洛沈璧禮畢王退俟鳳至于日昃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至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坐之而去禮于洛亦如之玄龜青龍蒼光止于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拊琴以世文寫之書成文消龜墮甲而去其言自周公訖于秦漢盛衰之符麒麟遊苑鳳凰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翱兮於業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德臻于胥樂兮民以寧豐坦按此皆緯家言不辨自明

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點豐侯豐垣按周官有撫萬邦巡侯甸之文而不繫年亦未聞召康公從歸而點豐侯也又按三禮圖云射爲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以酒亡國戴盂以戒酒故崔駰酒箴云于世圖形戒後李尤銘曰豐侯云豐侯荒繆酣亂迷逸乃象其形爲酒戒式也

二十一年除治象豐垣按太宰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又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狗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但除與復設則無放耳○周文公薨于豐豐垣按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而薨夫治洛在成王之八年則薨在十四年矣大紀十一年周公薨王命君陳與竹書並非

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豐垣按史記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紀年之謬則上已辨之

二十四年於越來賓

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冬十月歸自東都有事于太廟

三十年離戎來賓

約按離戎驪山之戎也爲林氏所伐告于成王

三十三年王遊于卷阿召康公從歸于宗周豐垣按卷阿序云召康公從成王也朱子亦謂疑公從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前編繫十年與竹書均無攷○命王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祈歸子宗周

三十四年雨金于咸陽

約按咸陽天雨金三年國有大喪

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豐垣案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受顧命越翼日乙丑王崩外紀通志帝系攷前編俱三十七年又按竹書自成王元年至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凡二百有三十九年鄭康成曰二十八年或云四十七年又按史記魯世家自考公酋元年至眞公濞十四年周厲公出奔彘凡一百五十七年據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則自伯禽元年以至王出奔彘凡二百有三年其數適合竹書所紀甲子不合耳多之年眞公亦與共和元年歲在庚申直接矣但其間所紀魯君之年多

康王

名釗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諸侯朝于豐宮豐垣按顧命乃同召太保奭暨芮伯彤伯畢公毛公衛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近顧氏炎武謂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祔而今曰諸侯出廟門俟是已祔之後也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前已畢至也竹書系之元年良是左傳亦云康有酆宮之朝杜預注酆在始平鄠縣東

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于廟豐垣按春秋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曷爲謂之未可以吉未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穀梁傳曰吉禘者不吉者也楊士勛疏其禘祭故非之也賈逵服虔以二十五月除喪卽得行禘祭鄭玄則以二十八月始服吉嘗卽祫于大廟明年春祀之月王肅杜預之徒皆以二十五月爲二十七月禫而禘此父在爲母者猶必間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畢祫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徙月樂之文謂爲二十七月禫間傳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已在二十五月間一月爲二十七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十五月而禫此父在爲母者之文謂爲二十五月鄭玄據荀子三年問公羊傳曰其言吉何言吉者祥十五月而禫思雜記則又期而小祥中月而禫徙月樂之文謂爲二十七月禫間傳期而大祥已在二十五月間一月爲二十七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再

六年齊太公薨豐坦按闕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侯侯呂佽而不及呂尚則太公衛侯毛公無太公名又云俾爰齊三月尚父嚚孫陽盧无忌爲汲令刻石立表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與竹書同誤

九年唐遷于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豐坦按晉世家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始封唐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築也括地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改爲晉侯故居晉水傍今并理故晉城唐者即燮父初徙之處也毛詩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近顧炎武獨據左傳昭公元年遷實沈于大夏定公四年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謂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即後世憲都亦遠不相及況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于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緒之滅并在於翼史記屢言焉繫龍門通大夏呂氏春秋言龍門未聞呂梁未繫河出孟門之上即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綿吉隰之間又齊桓公伐晉之師僅及高梁而封禪書述桓公之言以爲西伐大夏之在平陽明矣竹書繫遷晉于九年亦無確據

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鎬畢公命豐坦按畢命惟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秋毛懿公薨豐坦按畢命十有二年六月伯而薨年不可攷

十六年錫齊侯伋命豐坦按左傳楚子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舅甥事康之年不可攷○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豐坦按爾雅釋山云霍山爲南嶽南嶽本自兩山爲名非從帝以說衡山潛縣西漢武帝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爲南嶽郭注在衡陽湘南縣南又云今在廬江灊縣西南皆以霍山潛縣故移其神於此也王制孔疏謂如郭此言則南嶽衡山自有兩名非從近也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豐坦按魯世家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濞殺幽公而自立名衡山一名霍山自漢武帝以來始徙南嶽之神於廬江霍山耳竹書以爲至九江者乃沿讖緯之謬地理志廬江壽陽縣是也竹書繫于九年亦無確據

十九年魯侯禽父薨豐坦按三統曆伯禽封國在周公反政之明年成王親政之元年世紀因之故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也但伯禽乃即位之元年卒而伯禽封魯四十六年當以康王元年而非親政之元年前已辨之則伯禽四十六年當以康王九年卒矣前編既繫於十六年又謂伯禽之卒當在九年是也竹書以爲十九年亦非

二十一年魯築茅闕門豐坦按魯世家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爲煬公煬公築茅闕門煬公六年卒子幽公宰立今伯禽之卒既在九年則煬公卒於十九年不得以二十一年築矣前編亦沿竹書之誤

二十四年召康公薨豐坦按論衡召公壽百九十餘乃卒前編俗通召公年百八十歲風繫二十六年與竹書均無據

二十六年秋九月己未王涉豐坦按外紀通志帝系考前編俱同昭王

名瑕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即位復設象魏

六年王錫鄂伯命豐坦按國風四國有王鄂伯勞之○古今人表鄂侯文王子餘未詳

冬十二月桃李華

十四年夏四月恆星不見豐坦按周書異記昭王之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井宿泛濫宮殿震動而恆星不見五光貫于太微然不足據○秋七月魯人弒其君宰豐坦按魯世家幽公弟濞殺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以伯禽薨年計之當在七年竹書與前編同十年以穆王三年卒子幽公宰立異外紀魯煬公六年缺三統歷煬公在位十六年與世家弟弗弒公自立年代

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

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豐坦按通志有光五色貫紫微不知何據○祭公

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曛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豐垣按左傳昭王南征而不復史記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帝王世紀昭王德衰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中而崩其右祭游靡長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諱之外紀大紀通志帝系考前編俱五十一年皇甫謐曰在位二年年三十五

穆王

名滿

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卽位作昭宮命辛伯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秋周昭王親將征荊辛餘靡呂氏春秋召類作辛余靡漢梁敗王及蔡公遭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祓豐垣按祓當作振蔡公周公乃佚之○冬十月築祗宮于南鄭宮見左傳于西翟寶爲長公豐垣按鄭梁州之鄭見穆天子傳又雍錄云南鄭縣也在長安西南然無年月可攷

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穆王以下都于西鄭豐垣按呂氏春秋古樂篇作西鄭

竹下 十五

刑王享國百年孔疏謂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從生年而數至五十一年凡百年非自武王至此共百年也

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爲伯豐垣按後漢東夷傳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辨見下文

八年春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騄耳豐垣按穆天子傳天子之騄注綠耳曰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然不足據

九年築祗宮王所居有鄭宮祗宮

十一年王命卿士祭公謀父豐垣按韋昭國語注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爲王卿士謀父字也然錫命之年不可考

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冬

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豐垣按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從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大紀前編系三十五年與竹書均無據

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河宗豐垣案穆天子傳戊寅天子西征舊行至于陽紆之山又云自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皆不足信前編系西征于是年卽本竹書○秋七月西戎來賓豐垣按列子周穆王西征西戎獻昆吾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之劍用之切玉如泥焉與國語異事非赤○徐戎侵洛豐垣按素本紀周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造父蔑由此爲趙氏正義曰古史考云徐偃王作亂造父造父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衢豈得救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並言此事矣竹書蓋沿其謬年表穆王乘驥之駟造父御以南征翔行逕絕于太行南臨于河馳騁千里遂入于宗周與此相發並不足信

竹下 十六

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豐垣按後漢東夷傳穆王後得驥騄驊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鬬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竊謂徐在春秋歷見經傳是時尙未滅也竹書與後漢並誤○夏四月王畋于軍江豐垣按穆天子傳天子作居范宮與此甲辰天子出汲冢不足取證下放此

翟人侵畢豐垣按穆天子傳翟人告戎曰陵○冬菟于

萍澤豐垣按穆天子傳天子釣于萍澤其卦遇訟弃戒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而畜之東虞是爲虎牢郭璞註因以名其地也今滎陽成皐縣是

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來賓豐垣按穆天子傳天子賜之玉百枚○作重壁臺豐垣按盛姬葬錄姬姓也盛柏之子也天子賜之盛姬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爲之臺是曰重壁之臺乃遂西南戊子至于鹽注鹽鹽池也天子傳亦載其事蓋一時僞撰也○冬觀于鹽澤

一作王幸安邑
瓠壺池非是

十六年霍侯舊薨豐垣按穆天子傳霍侯舊告薨○王命造父封于趙
豐垣按辨見上

十七年王西征昆侖亦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郭璞引此作證而趙世家云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索隱所載譙周語曰辨其失古史止取左氏穆王使造父御欲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之文以西巡事爲○秋八月還戎于太原豐垣按後漢西羌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大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還戎于太原然其年不可考

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以東西征于青鳥所解豐垣按所解前編引此作憩

豐垣按穆天子傳注引此作里天下億有九萬里豐垣按穆天子傳乃里西土之數曰自宗周遹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陽紓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紓西至于悉平之丘三千又五百里自西悉氏二千又五百里自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澤昆侖之丘七百里自春山以西至于赤烏氏春山三百里東北還至于羣玉之山戴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曰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千有九百里曰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乃還東南復至于陽紓七千里還歸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與竹書同出不足據也

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祗宮諸侯來朝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

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豐垣按逸周書史記篇事之要戒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阜有巢有鄧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驛宗玄都西夏綏陽有洛之亡與竹書同出汲冢不足取信

三十五年荊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荊人于沛
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豐垣按穆天子傳注引此作叱黿鼉以爲梁遂伐越至于紓○荊人來賓
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豐垣按左傳穆有塗山之會杜預注塗山在壽春東北然其年不可攷

四十五年魯侯潰薨豐垣按魯世家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以上文考之當在三十百年計之當在五十一年

八年

五十一年作呂刑命甫侯于豐豐垣按呂刑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孔傳穆王即位過四十矣孔疏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連生年而數也大紀前編俱于五十年作呂刑以

五十五年王陟于祗宮豐垣按左氏王是以獲沒于祗宮史記立五十五年崩通志在位五十五年百五歲

共王

名緊豐垣按史記作繄扈世本作伊扈

元年甲寅春正月王即位

四年王師滅密豐垣按國語恭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王遊涇亦以滅在四年但無據耳昭注今安定陰密縣近涇前編三年

九年春正月丁亥王使內史冝錫毛伯遷命

十二年王陟豐垣按皇甫謐云在位二十五年年八十四外紀通志十年大紀帝系考前編十二年

懿王

名堅豐垣按史記作堅蓋世本作堅

元年丙寅春正月王卽位天再旦于鄭

七年西戎侵鎬

十三年翟人伐岐

十五年王自宗周遷于槐里豐垣按世本懿王居犬丘曰犬丘懿王都之括地志犬丘故城一名廢丘在雍州槐里縣周始平縣東南十里卽周懿王所都漢高祖三年更名廢丘所以漢地名紀周事而不知本末有槐里之名亦其僞作之一證也大紀前編皆沿其誤又以繫之元年又按詩疏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外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蓋居之非遷都也

十七年魯厲公擢豐垣按魯世家厲公三統厤作翟蓋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以上文攷之當在懿王八年

二十一年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逋

二十五年王陟豐垣按皇甫謐云在位二十年年五十外紀通志帝系考前編俱二十五年

懿王之世與居無節虢令不時孽壺氏不能供其職諸侯於是携德豐垣按詩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不時孽壺氏不能供其職掌其職焉孔疏以爲哀公之時詩譜謂懿王亨齊哀公疑是竹書所本朱子辨說謂夏官孽壺氏下士六人孽縣孽之名壺盛水器蓋孽壺氏以爲晝夜之節也漏刻不明固可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未必皆孽壺氏之罪也

孝王

名辟方

元年辛卯春正月王卽位命申侯伐西戎豐垣按路史閟初封秦嶽後于申暨申伯入卿而楚蝕其壤宣王開元舅申伯于謝他無可攷

五年西戎來獻馬

七年冬大雨雹江漢水牛馬死是年水當作厲王生豐垣按世本雹牛馬死江漢俱凍與此同大紀三年大雨雹江漢氷凍牛馬死前編十有三年大雨雹牛馬凍死江漢氷與此異

八年初牧于汧渭豐垣按秦本紀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然其年不可攷

九年王陟豐垣按外紀通志大紀帝系考前編俱十五年

夷王

名燮

元年庚子春正月王卽位

二年蜀人呂人來獻璆玉賓于河用介珪

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于鼎豐垣按公羊傳齊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徐廣以爲周夷王亨之鄭康成詩譜序以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其說互異史正義引此作三年致諸侯蓋齊哀

六年王獵于社林獲犀牛一以歸

七年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豐垣按後漢西羌傳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外紀通志亦載其事竹書繫之七年恐無據○冬雨雹大如礪○楚子熊渠代庸至于鄂豐垣按代當作伐楚世家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大紀前編繫之八年與竹書均無據

八年王有疾諸侯祈于山川豐垣按左氏至于夷王王其望以祈王身杜預注懲惡疾也○王陟豐垣按世紀大紀帝系考前編十六年外紀通志十五年

李善云立四年或云六十年

厲王

名胡居彘有汾水焉故又曰汾王

元年戊申春正月王即位作夷宮命卿士榮夷公落豐拔國語榮夷公爲卿士史記以爲三十年前一年與竹書竝誤○楚人來獻龜貝豐垣按楚世家熊渠畏其伐亦自去其所僭王號則獻龜貝或在此時與然其年不可考

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豐垣拔後漢東夷傳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通志引之竹書繫三年亦無據○齊獻公山薨豐垣按齊世家獻公九年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周本紀三十四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出奔于彘則齊獻公之薨當厲王出奔于彘則齊獻公之薨當在厲王十八年

十八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豐垣按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于彘周本紀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則監謗之初當在三十四年前矣前編亦繫之三十三年竹書非是又按秦之詩小序以爲芮伯刺厲王之後亦非戒百官于朝也通周書序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不足據大紀繫芮伯作詩刺王於二十一年前編三十三年亦並無考

十一年西戎入于大亂豐垣按秦本紀秦仲立三年周王室滅大亂之後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厲王以宣王即位據徐廣以宣王即位爲秦仲十八年當從前編繫之三十六年

十二年王亡奔彘國人圍王宮執召穆公之子殺之豐垣按周本紀三十四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出奔于彘則此年實厲王之十七年矣竹書以爲十二年外紀通志以爲四十年竝非又按國語召公之言在厲王之世代宣王語而宣王長之

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豐垣按史記年表自共和元年至末凡所書甲子俱與年表符同又按周本紀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故曰共和則共和攝行天子事又云共伯和歸其國則共當音恭史記索隱所謂共伯和攝行王政故云王位也恭伯名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而修政事號曰共和也此云共伯和攝行王政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厥祖厲王無道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厥祖厲王無道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厥祖厲王無道

二十六年大雨在共和時未詳何據○陳幽公薨豐垣按陳杞世家幽公二十三年卒子釐公考立年表繫之共和十年

二十三年大旱○宋僖公薨豐垣按宋世家釐公二十八年卒子惠公閱立年表繫之共和十一年

二十四年大旱○杞武公薨豐垣按陳杞世家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年表不繫其年

二十五年大旱○楚子嚴卒豐垣按楚世家熊嚴十年卒長子伯霜立是爲熊霜年表繫之共和十四年竹書自十七年至此僅九年者非

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豐垣按史記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威業之遺風天下復宗周之序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燕惠侯薨豐垣按燕世家惠侯子簡公立年表繫之二年

二年錫大師皇父司馬休父命豐垣按常武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尹氏掌命卿士休父云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國語論重黎之後云其在周則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亦一證也然其年不可考○魯愼公薨豐垣按魯世家愼公三十二年卒子眞公濞立眞公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眞公卒子放立是爲魯隱眞音愼本亦作愼公與竹書合三統歷獻公即位五十年古史眞公三十三年卒與竹書並異○曹公子蘇弒其君幽伯而自立是爲戴伯年表繫之二年

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豐垣按秦本紀周宣王即位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徐廣曰秦仲之十八年年表亦繫之宣王元年竹書誤○齊武公薨豐垣按齊世家武公二十六年卒子文公赤立是爲齊侯年表繫之三年

四年王命虢父如韓侯來朝豐垣按韓奕詩云韓侯入覲王親命之又云蹶父孔武靡國不到鄭箋蹶父甚武健貌至孔疏蹶父爲王卿士人臣不得外交故知爲王使也據此則此云王命蹶父如韓理應有之然其年不可考

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豐垣按小雅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也其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其地在今之平涼後魏立爲原州朱子謂太原曲縣者非前編繫之元年與竹書均無據○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荊蠻豐垣按小雅采芑方叔帥師伐荊蠻也其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荊蠻荊來威則其在荊蠻此去尹吉甫之役止一年耳竹書繫此事及厲王既彘乃立宣王位至此乃歸也餘見上

宣王

名靖豐垣按史記作靜

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周定公召穆公輔政豐垣按史記太

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豐垣按大雅江漢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也外紀繫元年前編繫二年與竹書均無考○王帥師伐徐戎次于淮豐垣按大雅常武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也其云率彼淮浦徐淮濆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則次于淮所本無據○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豐垣按江漢之詩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常武之詩云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此以定徐方之後恐非○西戎殺秦仲豐垣按秦本紀西戎殺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戎年表繫之六年後漢西羌傳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秦仲伐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與此小異○楚子霜卒豐垣按楚世家熊霜元年卒少弟季徇立是爲熊狗年表亦繫之六年○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齊豐垣按大雅烝民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也其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朱子云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竹書繫七年亦無據

竹下

八年初考室豐垣按詩序斯干宣王考室也竹書繫八年亦無據○魯武公來朝豐垣按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以爲武公來朝年表魯武公十年當宣王十二年魯世家及竹書在宣王八年尤謬通志前編繫之十二年爲是

錫魯世子戲命豐垣按魯侯戲見王而卒周本紀宣王十二年魯世家戲立

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守于甫豐垣按小雅車攻王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也其詩曰東有甫草駕言行狩鄭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往田焉然其年不可考通志亦仍之

十二年魯武公薨豐垣按年表武公十年當宣王十二年世家以爲武公九年卒誤志亦仍

其謬三統歷以爲武公即位二年與世家又異○齊人弒其君厲公無忌立公子赤豐垣按齊世家厲公暴虐故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年表繫之十二年

十五年衛釐侯薨豐垣按衛世家釐侯太子共伯餘立年表繫之十五年○王錫虢文公命豐垣按國語有虢文公諫詞文公卒子穆公立年表繫之十六年晉遷于絳豐垣按鄭康成唐譜成侯生獻侯籍生穆侯費王是也孔疏按晉世家云僖侯生獻侯徙居曲沃則曲沃不在曲沃明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知穆侯徙者益相傳爲然地理志云河東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者以桓叔別封曲沃武公始都絳也大紀亦書徙都于絳疑即本竹書

十八年蔡夷侯薨豐垣按蔡世家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卒子釐侯所事立年表繫之十八年

二十一年魯公子伯御弒其君懿公戲豐垣按魯世家懿公名戲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爲君年表繫之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王錫王子多父命居洛豐垣按鄭世家宣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詩譜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其子武公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則鄭之始封乃西都而非東都矣竹書謬又按鄭桓公友世家云宣王母弟年表云宣王庶弟年表自乖異又史通引竹書曰鄭桓公厲王之今無之

二十四年齊文公赤薨豐垣按齊世家文公十二年卒成公厥立年表繫之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大旱王禱于郊廟遂雨豐垣按大雅雲漢宣王憂旱之詩也世紀

太紀通志書大旱俱自二年不雨至于六年與竹書異

二十七年宋惠公覵薨豐坦按宋世家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則惠公薨於宣王二十七年卒而以惠公爲薨於宣王二十八年與世家竹書則從世家而不從年表也通志亦然

二十八年楚子狗卒豐坦按楚世家熊狗二十二年卒子熊咢立年表繫之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初不藉千畝豐坦按國語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敗績於千畝王師乃料民于太原國語三十九年大紀前編在四十年○戎人滅姜邑豐坦按後漢書繫三十八年地名弦汾陘史記作汾旁蓋翼地之近汾者今曲沃縣四十三里有汾水左傳武公逐翼侯于汾濕即此也

宣王不藉千畝世紀外紀繫之元年據國語也前編繫之二十二年據史記宣王十二年魯武公亡時所亡也外紀通志在三十九年大紀前編在四十年○戎人滅姜邑豐坦按後漢書繫三十八年路史扶風姜陽○晉人敗北戎于汾濕豐坦按國語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敗績于千畝王師乃料民于太原韋昭注敗于姜戎之戎

三十年有兎舞于鎬京豐坦按紀通志同

三十一年王師伐魯殺伯御命孝公稱于夷宮豐坦按國語三十二年王師伐魯立孝公又云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乃命魯孝公於夷宮韋昭注夷宮者命之即位之則立孝公者立之爲諸侯也合孝公於夷宮者命之爲侯伯以領諸侯也且王師伐魯殺伯御而立孝公則所謂置君而後去者非令其來朝而罰其不言公子稱孝則其在夷宮與國語不合爲一則矛盾互○陳侯卒豐坦按陳世家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三十一年卒子武公靈立則僖公薨于宣王三十一年與世家異○有馬化爲人

三十二年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豐坦按後漢書繫三十一年○燕僖侯卒豐坦按燕世家釐侯三十六年卒子頃侯立年表繫之三十七年○楚子鄂卒豐坦按楚世家成公九年卒子熊儀立年表繫之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齊成公薨豐坦按齊世家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年表繫之三十三年○

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豐坦按後漢書繫三十二年

三十七年有馬化爲狐豐坦按外紀繫三十二年通志繫三十六年○楚子鄂卒豐坦按史記四十六年卒子頃襄王立年表繫之三十七年

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豐坦按後漢書三十九年王征申戎破之外紀通志作四十一年

年征申戎破之與此異

四十三年王殺大夫杜伯其子隰叔出奔晉豐坦按周春秋宣王中心折脊而死前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杜伯射宣王中心而死前編亦繫是年外紀四十六年非又按國語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周卑晉繼之爲范氏韋昭注杜伯爲宣王大夫宣王殺之其子隰叔去周適晉生子輿爲晉理官其孫士會爲晉正卿食邑于范是爲范氏○晉穆侯薨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自立年表繫之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晉殤叔元年丁巳

四十六年王陟豐坦按史記四十六年王崩古史作四十一年誤

幽王

名涅豐垣按史記作宮涅

元年庚申春正月王卽位○晉世子仇歸于晉殺殤叔晉人立仇是爲文侯豐垣按晉世家殤叔四年穆侯太子仇奉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子仇元年表繫之元年○王錫太師尹氏皇父命詩云蹶維趣馬師尹氏太師十月之交詩云皇父卿士竹書蓋合之而加以錫命之語

二年辛酉晉文侯元年涇渭洛竭豐垣按國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韋昭以涇渭洛三川史記作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徐廣亦以涇渭洛解之太紀外紀古史通志俱繫二年前編繫三年各有所據竹書從史記繫二年今並存之○岐山崩○初增賦豐垣按稽古錄與顧師古同也賦役重百姓恐錄也○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克鄭父之邑是爲鄭桓公豐垣按水經注引此作名之曰鄭是曰桓公與今本小異又按鄭世家桓公東其民於洛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詩正義曰詩譜武公卒取十邑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爲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邑之文傅會爲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鄶爲大則入邑

太室中嶽嵩高山也通志亦○
敘諸九年之下十一年之前○秋九月桃杏實○王師
伐申豐垣按外紀
繫十一年

十二年春正月日暈豐垣按通志
內赤外青有一黑畫上下通在日
中○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弒王及鄭桓公犬戎殺
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豐垣按通志引
此作許文公

鄭子立宜臼豐垣按通志引作平王于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
攜是爲攜王二王並立豐垣按周語十一年幽王乃
滅周乃東遷鄭語幽王十一年而斃周本紀幽王舉烽
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驪山下
火數兵兵莫至遂殺幽王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
立申侯所立平王於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王並
平王以奉周祀鄭世家犬戎殺幽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
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又按劉恕云汲冢紀
年曰幽王死申侯立平王於讀山下并殺桓公子伯盤
立余爲晉文侯所殺是爲攜王與舊史不同

王子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許男豐垣按通志引此作許文公

鄭子立宜臼豐垣按通志引作平王于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

攜是爲攜王二王並立豐垣按周語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鄭語幽王十一年而斃周本紀幽王舉烽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驪山下火數兵兵莫至遂殺幽王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於申號公翰立王子余臣王並立余爲晉文侯所殺是爲攜王與舊史不同

武王滅殷歲在庚寅二十四年歲在甲寅定鼎洛邑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一年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幽王庚午二百九十二年豐垣按竹書自武王十二年辛卯即天子位距幽王十一年庚午凡二百八十年并庚寅滅殷爲二百八十一年此云二十四年定鼎以武王之六年通成王之十八年言之也但以武王始己卯則是年西伯方虔不應未踰年而改元矣劉氏恕云汲冢紀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東周適合七百二十二年并東周八百餘之數而三統歷西周三百五十二年乃曰周過其歷是前從錯謬不可強通者也外紀從三統歷余攷武王享國封諱書以通志帝系攷俱從三統歷余攷武王享國封諱書以爲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皇甫謐以爲六年崩據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後云王翼日乃瘳則非二年崩可知當以六年爲正自成王元年至厲王無明文以魯世家證之當是二百有三年自共和元年至幽王十一年凡自武王踐位至幽王二百八十一年并滅殷歲爲二百八十一年與竹書合

三十七年卒子弗湟立是○賜秦晉以邠岐之田豐垣按秦本紀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

三十七年卒子弗湟立是○賜秦晉以邠岐之田豐垣按秦本紀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

二年繫之二年○王錫司徒鄭伯命豐垣按竹書自平王二年至十二年鄭伯皆爲平王卿士詩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繫之元年與大紀以鄭武公爲司徒繫之元年非是○魯孝公薨世家豐垣按孝公

三年齊人滅祝○王錫司徒鄭伯命豐垣按竹書自平王二年至十二年鄭伯皆爲平王卿士詩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繫之元年與大紀以鄭武公爲司徒繫之元年非是○魯孝公薨世家豐垣按孝公

四年燕傾侯卒豐垣按燕世家頃侯二十四年○鄭人衛侯和輔政同時蓋幽王見弒桓公死難武公勤王故以司徒舊職命之於情理爲得

四年燕傾侯卒豐垣按燕世家頃侯二十四年○鄭人衛侯和輔政同時蓋幽王見弒桓公死難武公勤王故以司徒舊職命之於情理爲得

滅虢豐垣按鄭取虢虢前編在元年大紀滅虢亦四年

滅虢豐垣按鄭取虢虢前編在元年大紀滅虢亦四年

五年秦襄公帥師伐戎卒于師豐垣按秦本紀襄公十表繫之五年○宋戴公薨豐垣按宋世家戴公二十四年卒子司空立年表繫之五年

五年秦襄公帥師伐戎卒于師豐垣按秦本紀襄公十表繫之五年○宋戴公薨豐垣按宋世家戴公二十四年卒子司空立年表繫之五年

六年燕哀侯卒豐垣按燕世家哀侯二年卒○鄭遷于鄭侯立年家繫之六年

六年燕哀侯卒豐垣按燕世家哀侯二年卒○鄭遷于鄭侯立年家繫之六年

湫消豐垣按鄭樵都邑略鄭都本西周畿內之地周宣王以封母弟友及虫王大戎之變鄭武公遂遷于

湫消豐垣按鄭樵都邑略鄭都本西周畿內之地周宣王以封母弟友及虫王大戎之變鄭武公遂遷于

濟洛河頻之間謂之新鄭此云溱洧即新鄭也當與滅虢鄶同年

七年楚子侯卒豐坦按楚世家熊儀二十七年卒子是爲霄敖年表繫之七年

八年鄭殺其大夫關其思豐坦按通志引韓非子云昔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然事不經見疑不足信

十年秦還于汧渭豐坦按秦本紀文公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居之占曰吉卽營邑之年表繫之九年外紀大紀前編俱同此云十年者非

十三年魏豐坦按魏當作衛前編同武公薨豐坦按衛世家武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

十四年晉人滅韓豐坦按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後又封其苗裔武子於韓原則韓爲姬姓

晉滅久矣然其年不可攷

十年表繫之十三年

十八年秦文公大敗戎師于岐來歸岐東之田豐坦按秦本紀文公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周文王興岐之西也周公以封秦襄公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東獻之而已引終南爲險則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宗周幾內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與本紀異按終南前編俱同惟詩正義駁之曰鄭氏詩譜言橫有周西都之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不出雍州則終南不在岐東明矣本紀之言不足信也

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于攜豐坦按左氏攜王奸命諸侯晉之而王子伯服與此不同竊謂伯服實攜王之子余臣之子也建王嗣杜氏預以攜王爲伯服與此不同竊謂伯服實攜王之子余臣之子也未立安得爲王恐竹書近是然其年不可攷

二十三年宋武公卒豐坦按宋世家武公十八年卒子立公力立年表繫之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秦作陳寶祠豐坦按秦本紀文公十九年得陳寶封禪書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或牛或羊或蛇或龍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

二十五年晉文侯薨豐坦按晉世家文侯三十五年卒伯立年表繫之二十五年

○秦初用族刑豐坦按秦本紀文公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爲諸侯始用三族罪故封桓叔于曲沃年表繫之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丙申晉昭晉封其弟成師于曲沃豐坦按左氏惠之二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年表繫之三十二年又按年表晉昭侯七年爲潘父所弒明年卽繫以孝侯二年凡十六年而爲曲沃莊伯所弒是孝侯元年卽昭侯之七年也世家孝侯十五年而爲曲沃莊伯所弒是孝侯元年卽昭侯之十年也世家孝侯十五年改元故以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爲曲沃桓叔卒於孝侯八年年表則以昭侯七年爲孝侯元年故繫桓叔卒於孝侯九年實皆平王之四十年也外紀前編俱同大紀以爲孝侯九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者非又按晉世家孝侯賜年改元故以曲沃桓叔爲曲沃莊伯繫諸孝侯八年史記索隱翼本晉都自孝侯已下一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

四十一年庚辰莊伯元年春大雨雪

四十二年秋人伐翼至于晉郊○宋襄豐坦按襄當作宣前編同公

薨豐垣按宋世家宣公十九年卒弟和立是爲穆公年表繫之四十二年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豐垣按成康賜魯重祭見於明堂位祭統而外紀獨取呂覽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并路史是周不與之者辨之證以禮運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爲隆但魯惠當周平之時與桓王不相及呂覽亦誤前編繫之四十八年與竹書又別

四十七年晉曲沃莊伯入翼弒孝侯晉人逐之立孝侯子卻豐垣按子左傳作弟大紀古史從之竹書前編俱沿史記之謬是爲鄂侯豐垣按左氏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年表繫之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戊午晉鄂侯元年　無雲而雷○魯惠公卒豐垣按魯世家惠公四十六年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年表繫之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春秋始此　已未魯隱公元年豐垣按年表是年歲亦在已未　○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豐垣按春秋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杜預注邾今魯國鄒南有姑城蔑公穀作眛

五十一年豐垣按魯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豐垣按乙當作己日有食之豐垣按春秋魯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預注今曆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三月庚戌王陟豐垣按春秋魯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左傳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桓王名林

元年壬戌豐垣按魯隱公四年十月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逐之至于家谷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外紀獨取呂覽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并路史是周不與之者辨之證以禮運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爲隆但魯惠當周平之時與桓王不相及呂覽亦誤前編繫之四十八年與竹書又別

四十七年晉曲沃莊伯入翼弒孝侯晉人逐之立孝侯子卻豐垣按子左傳作弟大紀古史從之竹書前編俱沿史記之謬是爲鄂侯豐垣按左氏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年表繫之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戊午晉鄂侯元年　無雲而雷○魯惠公卒豐垣按魯世家惠公四十六年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年表繫之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春秋始此　已未魯隱公元年豐垣按年表是年歲亦在已未　○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豐垣按春秋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杜預注邾今魯國鄒南有姑城蔑公穀作眛

五十一年豐垣按魯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豐垣按乙當作己日有食之豐垣按春秋魯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預注今曆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三月庚戌王陟豐垣按春秋魯隱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左傳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桓王名林

元年壬戌豐垣按魯隱公四年十月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逐之至于家谷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外紀獨取呂覽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并路史是周不與之者辨之證以禮運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爲隆但魯惠當周平之時與桓王不相及呂覽亦誤前編繫之四十八年與竹書又別

二年豐垣按魯隱公五年王使虢公伐晉之曲沃莊伯復攻晉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豐垣按春秋隱五年左傳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春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雖立而鄂侯未嘗卒也竹書本晉世家詩正義已辨之通志尙沿其謬

三年甲子晉哀侯元年豐垣按魯隱公六年　曲沃武公元年豐垣按魯隱公七年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爲武公尙一軍功乃使人賂周桓王以寶玉而請命於晉晉人不與桓王命虞虢伐曲沃莊伯軍敗逃歸

四年豐垣按魯隱公八年　曲沃莊伯卒子稱立是爲武公尙一軍功乃使人賂周桓王以寶玉而請命於晉晉人不與桓王命虞虢伐曲沃莊伯軍敗逃歸

五年曲沃武公元年豐垣按魯隱公八年　豐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曲沃豐垣按桓九年左傳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與此魯隱公八年者異疑是錯簡

十一年晉小子侯元年豐垣按魯桓公三年　曲沃獲晉哀侯晉人立哀侯子爲小子侯芮伯萬出奔魏萬之母逐萬春曲沃武公伐翼六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驂及欒共叔晉世家晉人及翼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絀而止夜獲之子爲君是爲小子侯但攻小子侯左傳小子侯乃立哀侯子小子公所殺左氏繫之魯桓公七年實周桓王之十五年則即位改元應在桓王十二年方合踰年之例史記竹書以爲十一年者非又按左傳芮伯萬之母逐萬萬出奔魏注引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水經注引此作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出奔魏芮姜惡芮伯

十二年豐垣按魯桓公四年王師豐垣按水經注引作周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豐垣按桓四年左傳曲沃莊伯以鄭虢之師圍魏救芮冬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與今小異紀年云桓王十二年秋秦侵芮冬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與今小異

十三年豐垣按魯桓公五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豐垣按桓七年

左傳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當桓王十五年大紀前編倶同竹書十三年史記十四年並非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豐垣按通志邑于荀曰荀氏路史以此爲河東汾水所經之荀城也戎人逆芮伯萬于郊豐垣按水經注引此作郟

十四年豐垣按魯桓公六年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弟緡于翼爲晉侯豐垣按桓八年左傳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外紀前編倶同史記竹書以爲十四年者謬

十五年晉侯緡元年豐垣按魯桓公八年左傳春滅翼豐垣案桓八年左傳春滅翼杜預注曲沃滅之

十六年豐垣按魯桓公八年春滅翼豐垣案桓八年左傳春滅翼杜預注曲沃滅之

十九年豐垣案魯桓公十一年鄭莊公卒豐垣案春秋桓十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

辛

二十三年豐垣案魯桓公十五年三月乙未王陟豐垣案春秋桓十五年三月乙未王崩

莊王名佗

元年乙酉豐垣案魯桓公十六年曲沃尚一軍異于晉

六年豐垣案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豐垣案春秋莊三年五月葬桓王左傳以爲緩葬緡恩自桓王崩至此已七月無久而不葬之理公穀近之

十五年豐垣案魯莊公十二年王陟豐垣案春秋不書本紀年表倶十五年前

釐王名胡齊

元年庚子豐垣案魯莊公十三年春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豐垣案春秋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左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三年豐垣案魯莊公十五年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賓獻王豐垣案孫

刻寶下王命武公以一軍爲晉侯豐垣案春秋莊十六年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杜註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傳王命晉侯在釐王四年左傳繫閼之盟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傳王命晉侯在釐王四年左傳繫閼之盟曲之後故不與齊桓之盟乃沿史記之謬

四年晉武公二十八年豐垣案魯莊公十六年豐垣案史記年表晉武公滅晉侯緡是年滅豐垣案史記年表晉武公滅晉侯緡是年滅并晉已立三十八年不更元因其元年

五年豐垣案魯莊公十七年豐垣案晉世家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武公已卽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卽位曲沃通年卽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年表繫之釐王五年又案莊十六年左傳局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杜預注惠王立在此年之末則釐王止四年矣本紀年表倶五年崩與杜氏異

惠王名閬世本名母京

竹下 三八

元年乙巳晉獻公元年豐垣案魯莊公十八年豐垣案晉獻公朝王

○王如成周周陽白兔舞于市

取玉玉化爲蜮射人豐垣案莊十九年左傳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周冬立子頹二十年春鄭伯以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逐人于鄛遂入成周取玉及鄛伯入于鄛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鄛伯入于鄛遂入成周取玉及其寶器而還據此則玉在惠王二年居鄭取玉在惠王三年矣竹書頹亂立頹在惠王二年者非又案國語惠王三年邊伯石速同繫二年者非又案國語惠王三年邊伯石速爲國出王而立王子頹王處于鄭又與內傳異

二年豐垣案魯莊公十九年豐垣案莊十九年左傳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二十年春鄭伯以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逐人于鄛遂入成周取玉及其寶器而還據此則玉在惠王二年居鄭取玉在惠王三年矣竹書頹亂立頹在惠王二年者非又案國語惠王三年邊伯石速爲國出王而立王子頹王處于鄭又與內傳異

九年豐垣案魯莊公二十六年豐垣案魯莊公二十六年晉城絳豐垣案年左傳稱晉獻公命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晉世家獻公使士蔿爲盡殺羣公子而城聚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都之命曰絳案左傳云士爲使羣公子則城聚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則城聚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于非晉都也世家言命聚曰絳非也

十六年豐垣案魯莊公二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滅耿以賜大夫趙夙

滅魏以賜大夫畢萬晉滅於大夫趙韓魏萌於此豐
案閔元年左傳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

十七年豐垣案魯閔公二年衛懿公及赤狄戰于洞澤洞當作洞豐垣案狄人伐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杜預注熒澤在河北

十九年豐垣案魯僖公二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豐垣案水經注引都作鄙豐垣案春秋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晉荀息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舍虞師伐虢下陽先書虞莆故也是時下陽雖亡而上劣勢在也至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傳虞公以虢公醜奔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弗聽許晉使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則上陽亡而虢不祀矣大紀前編亦分爲十九年者非

二十二兩年此以虢公爲奔衛而并爲十九年者非國語惠王十九年晉取虢蓋下陽舉而虢亡之意非眞於是年滅虢也又按通志瑕呂飴甥字子金晉大夫食采于陰亦曰陰飴甥

二十五年豐垣按魯僖公八年春正月狄人伐晉豐垣按春秋僖二年夏狄伐晉與此年同而月異若謂晉用夏正魯用周正則夏之正月乃周之三月而非夏矣又按狄水經注引作翟晉下有周陽白兔舞于市○七字今見上惠王元年

王陟豐垣按僖七年左傳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黜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傳春王正月秦伯使公子繁如晉師甲辰秦伯還丙午入於曲沃丁未入於武宮戊申刺懷公於高梁皆襄王十六年事而晉人殺懷公無冑又云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以爲十六年者非晉用夏正周之十一月晉從夏正魯從周正羅氏泌以爲傳據晉史經則周厥是也竹書左僖九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侯朋立晉侯則以爲元年者非國語以爲三年以惠王止二十四年也故此語所引皆後史記一年下放此

三年豐垣按魯僖公十一年雨金于晉

七年豐垣按魯僖公十五年秦伯涉河伐晉豐垣案水經注引作馮狐毛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乃謂豐垣按宋本水經注引此無乃字

秦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左傳以爲九月十三日益周十一月夏九月也此晉用夏正之一證國語以爲襄八年而隕於韓後史記竹書一年說見上

十五年豐垣按魯僖公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懷公圉立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圉令狐梁泉曰衰皆降爲秦師豐垣按水經注引作退舍狐毛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乃謂豐垣按春秋僖十五年秋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左傳以爲九月十三日益周十一月夏九月也此晉用夏正之一證國語以爲襄八年而隕於韓後史記竹書一年說見上

秦穆公使公子縶來與師言文子郤豐垣按水經注引作退舍于盟子軍公子重耳涉自河曲豐垣按日知錄僖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後告喪以上年之事爲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不告文公之入而告文公之喪乃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蓋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則上陽亡而虢不祀矣大紀前編亦分爲十九年者非國語以爲襄八年而隕於韓後史記竹書一年說見上

謂二字文子郤豐垣按春秋僖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懷公圉立秦穆公使公子縶來與師言文子郤于盟子軍公子重耳涉自河曲豐垣按日知錄僖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杜氏注文公定位而後告喪以上年之事爲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不告文公之入而告文公之喪乃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蓋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則上陽亡而虢不祀矣大紀前編亦分爲十九年者非國語以爲襄八年而隕於韓後史記竹書一年說見上

襄王豐垣按史記名鄭

元年庚午豐垣按魯僖公九年晉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立夷吾豐垣按春秋僖九年秋九月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左傳冬十月

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與夷伯注納之互異韋昭注賈侍中以爲閏餘十八閏在十二月後魯失閏以閏月爲正月晉以九月爲十月而置閏也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晉桑泉姑存以俟考

十六年 乙酉晉文公元年 豐坦按僖公二十五年 晉城荀

十七年 豐坦按僖公二十四年

二十年 豐坦按魯僖公二十八年 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 豐坦按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且使王狩穀梁傳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國語襄王二十一年以諸侯朝於衡雍且獻楚俘遂爲踐土之盟河陽在踐土後下史記竹書一年說見上

二十二年 豐坦按魯僖公三十年 齊師逐鄭太子歯奔城張南鄭 豐坦按水經注涑川又西南過張陽縣東又引此城張下有陽字餘未詳

二十四年 豐坦按魯僖公三十二年 晉文公卒 豐坦按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冬十有二月己巳

卯晉侯重耳卒

二十五年 甲午晉襄公驩元年 豐坦按魯僖公三十三年 洛絕于洵 豐坦按魯僖公五年洛絕于洵即此處也亦作洵廣韻居侯切水聲也集韻俱遇切水名也正字通洵其余切水名漢臨洵今三河縣

三十一年 豐坦按魯文公六年 晉襄公卒 豐坦按春秋文六年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三十二年 辛丑晉靈公夷皋元年 豐坦按魯文公七年

三十三年 豐坦按魯文公八年 王陟 豐坦按春秋文八年八月戊申天王崩

頃王 豐坦按史記名王臣

元年癸卯 豐坦按魯文公九年

六年 豐坦按魯文公十四年 彗星入北斗 豐坦按春秋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左傳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者何北斗有中也穀梁傳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王陟 豐坦按左傳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在孛入北斗前竹書謬

匡王 豐坦按史記名班

元年己酉 豐坦按魯文公十五年

六年 豐坦按魯宣公二年 王陟 豐坦按春秋宣公十六年冬十月乙亥天王崩○晉靈公爲趙穿所殺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立之 豐坦按春秋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左傳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杜注以乙丑爲九月二十七日在乙亥天王崩前竹書謬

定王 豐坦按史記名瑜

元年乙卯 晉成公元年 豐坦按魯宣公三年

六年 豐坦按魯宣公八年 晉成公與狄伐秦獲秦諜殺之絳市六日而蘇 豐坦按春秋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左傳八年晉師白狄及晉平夏會晉師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杜注以不載其事疑非實也

七年 豐坦按魯宣公九年 晉成公卒于扈 豐坦按春秋宣九年九月晉侯黑臀卒于扈辛酉晉侯黑臀卒曹伯會于扈公羊傳扈者何晉之邑也

八年壬戌晉景公元年 豐坦按魯宣公十年

十八年 豐坦按魯成公二年 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巘 豐坦按春秋成二年左傳晉師從齊師入自邱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北至于潞入國佐也甗玉磬皆滅紀所得公羊傳與我紀侯之巘穀梁傳以紀侯之巘來竹書托諸晉史故云來巘來獻

二十一年 豐坦按魯成公五年王陟 豐坦按春秋成五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周王 豐坦按史記名夷

元年丙子 豐垣按魯成公六年
五年 豐垣按魯成公十年晉景公卒 豐垣按春秋成十年丙午晉侯獳卒杜註據傳六月七日有日無月
六年 辛巳晉厲公元年 豐垣按魯成公十一年
十三年 豐垣按魯成公十八年晉厲公卒 豐垣按春秋成十八年君州蒲左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瑩士匄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語十三年晉侯殺子翼東門葬以車一乘竹書卒而不弒者謬若援春秋公薨子卒之例爲尊者諱則上已明載靈王見弒事矣○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 豐垣按春秋成十八年
十四年 豐垣按魯成公十八年晉悼公卒 豐垣按春秋襄元年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荀罃士匄迎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語十三年晉侯殺子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竹書卒而不弒者謬若援春秋公薨子卒之例爲尊者諱則上已明載靈王見弒事矣○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 豐垣按春秋成十八年
十四年 豐垣按魯襄公元年 王陟 豐垣按春秋襄元年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荀罃士匄迎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語十三年晉侯殺子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竹書卒而不弒者謬若援春秋公薨子卒之例爲尊者諱則上已明載靈王見弒事矣○楚共王會宋平公于湖陽 豐垣按春秋成十八年
杜注九月十五日

靈王 豐垣按史記名泄心
元年庚寅 豐垣按魯襄公二年
十四年 豐垣按魯襄公十五年晉悼公卒 豐垣按春秋襄十五年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五年 豐垣按魯襄公十六年 豐 甲辰晉平公元年
二十七年 豐垣按魯襄公二十八年王陟 豐垣按春秋襄二十八年公二十八年王陟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景王 豐垣按史記名貞
元年丁巳 豐垣按魯襄公二十九年
十三年 豐垣按魯昭公十年春有星出婺女 豐垣按春秋昭十年左傳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十月晉平公卒 豐垣按春秋昭十年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竹書以爲十月者譌

十四年 庚午晉昭公元年 豐垣按魯昭公十一年 豐 河水赤于龍門三里 豐垣按水經注引此作河赤于龍門三里宋本作河水赤于晉龍門三日
十九年 豐垣按魯昭公十六年晉昭公卒 豐垣按春秋昭十六年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二十年 晉頃公元年 豐垣按魯昭公十七年
二十五年 豐垣按魯昭公二十二年晉頃公卒 平王 豐垣按春秋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左傳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已丑敬王即位竹書不書景王陟與王子猛卒尚疎
敬王 豐垣按史記名丐
元年壬午 豐垣按魯昭公二十三年又按皇甫謐以敬王爲元己卯崩壬戌自己卯距壬午凡三年
八年 豐垣按魯昭公三十年晉頃公卒 豐垣按春秋昭三十年六月庚寅晉定公元年 豐
九年 庚寅晉定公元年 豐垣按魯昭公三十一年
十四年 豐垣按魯昭公四年漢不見于天 豐垣按外紀大紀并洛公元年晉青虹見
二十六年 豐垣按魯哀公元年晉青虹見 豐垣按春秋昭二十六年夏有青虹見于絳
二十八年 豐垣按魯哀公二年洛絕于周 豐垣按外紀大紀并洛絕于周淇絕于舊衛爲三十六年事不知何據
三十六年 豐垣按魯哀公十一年淇絕于舊衛 豐垣按魯哀公十四年左傳春秋獲麟之歲也
三十九年 豐垣按魯哀公十四年晉城頓邱 豐垣按公羊穀梁經終于魯哀公十四年左傳終于魯哀公十六年
四十三年 豐垣按魯哀公十八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 豐垣按春秋哀十八年左傳春宋殺皇瑗公丹水壅不流 豐垣按哀十八年左傳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

四十四年豐垣按魯哀十九年左傳冬王陟豐垣按哀十九年左傳冬王陟夫差立四年者非大紀前編在三年史記外紀亦誤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崩與此合世族譜四十二年表四十三年古史四十九年與左氏異不足信

元王豐垣按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史記敬王崩子貞定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世紀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三說各異竹書葢從史記元王為定王之父而參以皇甫諡貞定王之說

元年丙寅豐垣按魯哀公二十年哀公十二年繫之元王二年竹書一年又按繫外紀前編俱作錯惟系本作繫之元王三年故所引元王事皆後

二年晉按魯哀公二十一年豐垣按魯哀公二十三年於越滅吳豐垣按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當元王

三年此云四年者非大紀前編在三年史記外紀亦誤列四年又按越絕夫差立二十三年越王勾踐滅之與史記外紀合通志作二十三年非

六年豐垣按魯哀公二十五年晉出公五年滄丹水絕三日紀目錄元王七年晉出公亦云滄丹水絕三日不流大紀前編在三年史記外紀目錄元王六年齊人鄭人伐衛豐垣按外紀目錄元年及鄭伐衛又按水經注引此二字據前編亦繫是年惟越絕書異

七年豐垣按魯哀公二十六年齊人鄭人伐衛豐垣按外紀目錄元年齊平公十二年伐衛下有荀瑤城宅陽五字○王陟豐垣按周本紀崩外紀從之與竹書異葢滅敬王一年以足元王耳以五氏斷之則竹書為是前編元王七年崩疑即本此皇甫謐則以元王為貞定王而云元年癸亥十年壬申崩

貞定王豐垣按史記作定王介世本索隱古史並作貞王皇甫謐經世稽古錄並作貞定大事記始從紀年據占錄

元年癸酉豐垣按魯哀公二十七年年表定王元年癸酉左傳盡此於越徙都琅琊與共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越絕句踐大霸稱王徙琅琊都大紀繫諸侯也敬王崩於此合世紀敬王三十九年崩與此合世族譜四十四年崩與此合世本四十二年年表四十三年古史四十九年與左氏異不足信

元王豐垣按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立世紀敬王崩子貞定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三說各異竹書葢從史記元王為定王之父而參以皇甫諡貞定王之說

元年丙寅豐垣按魯哀公二十年哀公十二年繫之元王二年竹書一年又按繫外紀前編俱作錯惟系本作繫之元王三年故所引元王事皆後

二年晉按魯哀公二十一年豐垣按魯哀公二十三年於越滅吳豐垣按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當元王四年

四年豐垣按魯哀公二十三年晉出公五年滄丹水絕三日紀目錄元王七年晉出公亦云滄丹水絕三日不流大紀前編在三年史記外紀目錄元王六年齊人鄭人伐衛豐垣按外紀目錄元年及鄭伐衛又按水經注引此二字據前編亦繫是年惟越絕書異

六年豐垣按魯哀公二十五年哀公十五年晉定公卒豐垣按晉世家定公三十七年子出公鑿公元年以敖王止四十三年也外紀目錄元王三年故所引元王事皆後

定王豐垣按史記作定王介世本索隱古史並作貞王皇甫謐經世稽古錄並作貞定大事記始從紀年據占錄

元年癸酉豐垣按魯哀公二十七年年表定王元年癸酉左傳盡此於越徙都琅琊與共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越絕句踐大霸稱王徙琅琊都大紀繫諸侯也敬王崩於此合世族譜四十四年崩與此合世本四十二年年表四十三年古史四十九年與左氏異不足信

元王豐垣按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立世紀敬王崩子貞定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三說各異竹書葢從史記元王為定王之父而參以皇甫諡貞定王之說

元年丙寅豐垣按魯哀公二十年哀公十二年繫之元王二年竹書一年又按繫外紀前編俱作錯惟系本作繫之元王三年故所引元王事皆後

二年晉按魯哀公二十一年豐垣按魯哀公二十三年於越滅吳豐垣按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當元王四年

四年豐垣按魯哀公二十三年晉出公五年滄丹水絕三日紀目錄元王七年晉出公亦云滄丹水絕三日不流大紀前編在三年史記外紀目錄元王六年齊人鄭人伐衛豐垣按外紀目錄元年及鄭伐衛又按水經注引此二字據前編亦繫是年惟越絕書異

六年豐垣按魯哀公二十五年哀公十五年晉定公卒豐垣按晉世家定公三十七年子出公鑿公元年以敖王止四十三年也外紀目錄元王三年故所引元王事皆後

定王豐垣按史記作定王介世本索隱古史並作貞王皇甫謐經世稽古錄並作貞定大事記始從紀年據占錄

元年癸酉豐垣按魯哀公二十七年年表定王元年癸酉左傳盡此於越徙都琅琊與共征戰遂陵暴諸

豐垣按後漢東夷傳後越遷琅琊王徙琅琊都大紀繫諸侯也敬王崩於此合世族譜四十四年崩與此合世本四十二年年表四十三年古史四十九年與左氏異不足信

元王豐垣按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立世紀敬王崩子貞定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三說各異竹書葢從史記元王為定王之父而參以皇甫諡貞定王之說

元年丙寅豐垣按魯哀公二十年哀公十二年繫之元王二年竹書一年又按繫外紀前編俱作錯惟系本作繫之元王三年故所引元王事皆後

二年晉按魯哀公二十一年豐垣按魯哀公二十三年於越滅吳豐垣按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當元王四年

四年豐垣按魯哀公二十三年晉出公五年滄丹水絕三日紀目錄元王七年晉出公亦云滄丹水絕三日不流大紀前編在三年史記外紀目錄元王六年齊人鄭人伐衛豐垣按外紀目錄元年及鄭伐衛又按水經注引此二字據前編亦繫是年惟越絕書異

六年豐垣按魯哀公二十五年哀公十五年晉定公卒豐垣按晉世家定公三十七年子出公鑿公元年以敖王止四十三年也外紀目錄元王三年故所引元王事皆後

定王豐垣按史記作定王介世本索隱古史並作貞王皇甫謐經世稽古錄並作貞定大事記始從紀年據占錄

元年癸酉豐垣按魯哀公二十七年年表定王元年癸酉左傳盡此於越徙都琅琊與共征戰遂陵暴諸

豐垣按後漢東夷傳後越遷琅琊

三年水經注引此作晉韓龍氏城蓋誤

十六年晉出公二十二年以定王十一年卒年表出公十八年以定王十二年卒說詳下文

十七年晉出公薨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豐垣按晉世家出公十七年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國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哀公十八年卒子幽公柳立年表晉出公錯十八年以定王十二年卒又哀公忌二年懿公驕十七年而幽公柳立實考王之三年卒于幽公十八年晉出公一年參年表也有哀公騶是爲哀公騶而無哀懿與世家異外紀大紀定王十二年晉出公卒于齊荀瑤立昭公曾孫是爲幽公較外紀大紀定王十八年卒于齊考王元年晉十八年哀公騶十七年而幽公柳立年表晉出公錯十八年以考王十二年卒于齊考王十二年晉出公卒于晉哀公卒在位十八年子柳嗣是爲幽公較外紀大紀定王二年卒于多出公一年參年表也有哀公騶而無哀懿與世家異外紀大紀定王十八年卒于齊考王元年晉十八年哀公騶十七年而幽公柳立年表晉出公錯十八年以考王十二年卒于齊考王十二年晉出公卒于晉哀公卒在位十八年子柳嗣是爲幽公較外紀大紀定王二年卒于仍宗世家也竹書出公二十三年薨且以敬公爲昭公孫而無哀懿與世家年表俱不同

十八年已丑晉敬公元年世家在定王十二年豐垣按此史記哀公也

二十年於越子不壽見殺是爲盲姑次朱勾立豐垣按越世家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索隱引此作子翁子不揚與此異載前編亦繫是年淮越絕作花

二十二年楚滅蔡豐垣按楚世家惠王四十二年繫之二十二年楚世家惠王四十四年

二十四年楚滅杞豐垣按楚滅杞年表繫之二十四年

二十八年晉敬公十一年年表在定王十三年豐垣按世家哀公驕十七年年表繫公驕卒於考王三年

豐垣按史記二十八年崩皇甫謐以貞定王爲元王而云元年癸酉二十八年庚子崩

考王豐垣按周本紀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爲考王漢古今人表皇甫謐作考哲王

元年敬公十八年豐垣按史記世紀俱元年辛丑竹書疑闕又以上考之當作敬公十二年世家哀公豐垣按魏文侯元年諡公騶十八年表魏文侯立史記在威烈王二年

十年楚滅莒豐垣按楚世家簡王元年北伐滅莒年表繫之十年大紀貞王二十四年楚滅杞東拓地至泗上遂滅莒蓋誤

十一年晉敬公卒豐垣按世家哀公騶卒於考王三年年表懿公驕卒於考王元年

十二年晉幽公柳元年豐垣按幽公在考王四年世家在考王二年年表懿公驕卒於考王三年

卒豐垣按魯世家悼公三十七年卒實考王之十年也徐廣引一本云悼公卽位三十年乃於秦惠王卒楚懷王死年合又自悼公以下盡與劉歆曆譜合而反違秦惠王并世家計之惟秦惠王卒於魯平公十二年與世家合至楚懷王死年較魯平公十二年適多十年表未詳何故今以悼公三十年表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王卒於魯平公十二年與世家合至楚懷王死年較魯平公十二年適多十年表未詳何故今以悼公三十年表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王卒於魯平公十二年與世家異外紀大紀定王十八年以考王十二年卒于晉出公十八年哀公驕十七年而幽公柳立年表晉出公錯十八年以考王十二年卒于齊考王元年晉十八年哀公驕十七年而幽公柳立年表晉出公錯十八年以考王十二年卒于齊考王十二年晉出公卒于晉哀公卒在位十八年子柳嗣是爲幽公較外紀大紀定王二年卒于晉哀公騶而無哀懿與世家年表俱不同

十四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邱豐垣按前編作晉侯會子楚邱未詳所出

十五年王陟豐垣按史記十五年崩

威烈王豐垣按史記名午

元年丙辰

三年晉大旱地生鹽

五年晉丹水出反潔豐垣按水經注引此作丹水出相反擊

六年晉大夫豐垣按大夫當從索隱作夫人秦嬴賊幽公于高寢之上

魏文侯立幽公子止豐垣按晉世家幽公十八年淫婦人夜竊出呂中盜殺幽公實威烈王六年與世家繫威烈王六年事記前譌在六年又按世家魏文侯誅幽公立其弟止竹書從世家皇極經世作魏文侯殺晉幽公則從年表也

七年王戊晉烈公元年豐垣按年表同世家在五年趙獻子城泫氏韓武子

都平陽豐垣按趙世家肅侯少卽位治中牟此云汝氏大事記謂今澤州高平縣史記無之韓世家貞子徙居平陽系本景子居平陽宋忠曰今河東平陽縣考其世次景子爲貞子之來孫武子則貞子之玄孫而景子之父也此云武子又與世家系本不同前編韓啟章書已不在十五年而在八年趙城平邑豐垣表繫之十五年前編威烈王十年晉趙氏亦繫是年外紀列之五年均無據注竹書紀年世家在十五年今竹書異又與今本異

九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

十一年田公子居思伐邯鄲豐垣按水經注引作趙鄙圍平邑豐垣按前編十一年齊田居思伐晉趙氏鄙圍平邑當本紀年外紀繫之九年○於越滅滕豐垣按漢地理志滕封三十一世至宣公始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水經注並同竹書紀年於越滅滕繫之哀王二十九年乙亥上距孟子顯行仁政甚遠余謂通鑑是年乃追敘宋事以見三國滅宋之由非宋以是年滅滕也此云於越滅滕在威烈王十一年是時三晉未分田齊未併下距孟子尚遠其謬可知

十二年於越子朱勾伐鄒子鵠歸豐垣按水經注引作晉烈公四年越子朱句滅鄒以鄒子鵠歸與今本異前編繫之八年

十四年於越子朱勾卒子翳立豐垣按越世家王翁卒子王翳立索隱引此作

十六年齊田盼豐垣按水經注引作田汾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邯鄲之師敗績豐垣按邯鄲之師敗水經注作田汾敗晉趙氏于平邑亦以韓舉爲趙將疑本竹書外記以韓舉爲韓將前編十六年齊田汾敗晉趙氏于平邑獲其將韓舉取平邑上有取字遂獲韓舉平邑新城豐垣按史紀繫之十四年又水經注引此平邑上有取字

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郃陽豐垣按魏世家文侯十

年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豐垣按水經注引作趙鄙圍平邑豐垣按前編繫之十年今澤州高平縣史記無之韓世家貞子居平陽宋忠曰今河東平陽縣考其世次景子爲貞子之來孫武子則貞子之玄孫而景子之父也此云武子又與世家系本不同前編韓啟章書已不在十五年而在八年矣水經注引此作晉烈公十一年齊宣公五十一年皆書田會以廩邱叛齊也叛田氏也前編從之與竹書異又索隱引紀年齊宣公四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卒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不得錄也

公孫孫以廩邱叛子趙豐垣按史記世家年表威烈王二十一年齊田會以廩邱反大事記會以作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邱叛于趙今從之

田布圍廩邱翟角趙孔屑韓氏經注引此無

救廩邱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績豐垣按呂氏春秋齊攻廩邱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爲二京觀齊將尸三萬以爲二京觀攻之孔叢子齊攻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刻齊軍獲尸三萬趙圍廩邱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刻齊軍獲尸三萬

十八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垣豐垣按外紀前編王命韓趙伐齊入長城在十六年水經注引此亦作長城

二十三年王命晉卿魏氏趙氏韓氏爲諸侯豐垣按本紀世家年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文侯斯二十二年韓景侯虔六年趙烈侯籍六年九鼎震初命魏韓趙爲諸侯通鑑綱目皆始此

二十四年王陟豐垣按史記世紀俱二十四年崩

安王豐垣按史記名驕

元年庚辰

九年晉烈公卒子桓公立韓非子作桓侯豐垣按晉世家烈公二十七年卒子孝公頎立有孝公而無桓公當安王七年年表亦繫公頎元年豐垣按此卽史記通鑑綱目從年表通志從世家各有所據

十年己丑晉桓公頎元年豐垣按魏世家文侯孝公頎也年表與此同世家在八年

十五年魏文侯卒在位五十年年表子擊立是爲武侯年表

繫之十五年立年異而卒年則同又竹書自憊文侯立至此凡五十四年其云五十年亦誤○大風晉昏豐垣按史記注魏文侯卒之歲大風晉昏○晉太子喜出奔

十六年乙未魏武侯擊元年封公子緩

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豐垣按世家年表周烈王元年鄭康公二十一年韓哀侯二年韓滅鄭并其國竹書疑是錯簡詳見下烈王二年

二十三年於越遷子吳郎位豐垣按吳越春秋句踐卒興夷不揚卒子無彊卒子玉王卒子尊尊卒子親自句踐至于親共歷八主皆稱霸積年二百二十四年親眾皆失而去瑯徙于吳此以於越遷吳在王無彊前與吳越春秋異

二十六年王陟豐垣按史記世紀○魏城洛陽及安邑俱二十六年朝二年城安邑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豐垣按魏世家武侯二年表繫之十七年竹書繆

○七月於越太子諸咎弒其君翳豐垣按呂氏春秋越人三世弒其君今自此至顯王四年蓋弒君者三也史記越世家王翳卒子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並無諸咎弒立文字錯枝初無余無顓三君蓋不可信○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滑吳人立孚錯枝爲君

烈王豐垣按史記名喜

元年丙午魏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邯鄲趙地名豐垣按魏世家惠王元年初武侯卒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韓懿侯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索隱引紀年趙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藝而惠成王伐趙圍濁陽七年公子緩初邯鄲以作難與今本多顓錯不合但據竹書韓懿侯魏惠王元年俱在烈王六年是時武侯尚在何兄弟爭國之有恐索隱所據本爲優此蓋錯簡爾

○於越大夫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是爲莽安

二年秦胡蘇帥師伐韓韓將韓襄敗胡蘇于酸水○魏賜諸侯于范臺豐垣按國策梁主魏嬰賜諸侯於范臺鮑彪註此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竹書恐非又世家韓哀侯與趙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王二十二年韓懿侯十二年魏惠王二十年趙成侯十六年封晉靖公二年魏武侯十年韓昭侯十年晉烈公二年魏惠王十一年晉靜公二年魏武侯十一年韓哀侯元年趙敬侯十一年共滅晉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爲屯留以後更無晉事豐垣按年表同

六年辛亥梁惠王按年表惠成王元年者非

五年竹書以爲二年者繫之今改從史記書韓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傀於朝併中哀侯以韓傀爲韓嚴也若山即懿侯也吳師道謂國策誤合二事爲一司馬遷兩存而不考之大事記謂嚴遂是聶政之事乃嚴遂而韓傀又不知

豐垣按史記趙成侯名種韓懿侯名索隱引紀年作若山又作趙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葵與今本小異紀年七年王陟豐垣按周本紀十年古史考之年表七年以史記上下文推數作七年是○通鑑從之以中

我師伐趙圍蜀陽豐垣按索隱引此作濁陽又世家作七年○齊田臣思帥師伐我豐垣按水經注伐趙非伐魏也史記以濁澤徐廣趙地當之是也竹書以爲烈王七年亦非○魏大夫

圍觀觀降豐垣按魏世家惠王三年齊敗我觀田齊世家作觀泽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泽初不與也是

以和解年表以齊伐魏取觀繫之顯王元年古史謂三晉世家是年韓趙圍魏惠王其事甚詳齊

時威王初親政伐魏以自解則可必未暇與

韓趙圍惠王也竹書以爲烈王七年亦非

王錯出奔韓豐垣按魏世家惠王三年齊敗我觀田齊世家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皇引此語則錯乃魏惠之黨固皇

顯王豐垣按史記名扁

元年癸丑鄭城邢邱自此韓改號曰鄭豐垣按韓世家昭侯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邱

年表繫之顯王十六年竹書豈本此而誤○秦子向命

爲元年與又韓改號鄭詳見烈王二年

爲藍君

二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

三年公子景賈帥師伐鄭韓明戰于韓我師敗逋

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豐垣按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秦隴以紀年惠王九年者爲誤近閻若璩曰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未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遏魏何遽徙都以避之耶其○王發逢忌之戮以賜民豐垣按薛瓚漢注辨最確云九域志今汝陰有逢陂忌澤是也○於越寺區弟思弒其君莽安貳無

頃立

五年兩碧于郢豐垣按李日華引作雨碧于鄭非地忽長十丈有餘高尺半

六年我師伐邯鄲取列人我師伐邯鄲取肥○雨黍于齊

七年我與邯鄲趙侯爲韓昭侯年表韓昭侯元年在顯王十一年與竹書異按索隱以鄭侯爲韓昭侯年在顯王十一年豐垣案圍水經注引作甫下同又

八年入河水于圃田豐垣按引此作濁陽又世家作七年是○大溝而引圃水瑕陽人自秦導豐垣按水經注引作道岷山青衣水來歸

九年秦師伐鄭次于懷○城殷

十年楚師出豐垣按宋本水經注引作決河水以灌長垣之外○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豐垣按國策西有長城之界卷縣有長城經陽武縣有惠王十二年魏罷築長城於西邊長城即上所指又十九年魏惠王十九年齊敗我觀田齊世家長城塞固陽正義云自鄭濱洛北庭銀州至勝州固陽有連山東西黃河西南至夏會等州據此則魏有二長城此則在開封陽武縣者也然魏世家所城汴書云是年築也○鄭取屯留尚于尚子鄧長子之

十一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邱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鼷地豐垣按地孫劉俱道我取相道與鄭鹿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豐垣按水經注引作宅陽之圃歸釐于鄭豐垣按水經注長垣期故名首垣秦更名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按正義以首垣爲二邑愚謂魏有王垣有蒲垣此首垣戰國策謂逢澤梁郭當從水經注爲陳留之長垣

十二年魯蔡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豐垣按魏世家惠王十五年魯衛爲序解題云是時魏惠王方強諸侯相率而朝之竹書一年大事記舊韓宋也又按年表魯衛宋鄭侯來朝鄗惠王後元十三年卒子辟公立索隱蓋無顯之第也

越子無顓卒是爲荼嘉卯次無彊立豐垣按越世家越王無彊之侯卒子王翁立索隱荼嘉卯次無彊立之名

十三年鄗成侯會燕成侯豐垣按索隱引此作平安邑豐垣按繫是年是時魏惠尚都安邑豈燕趙會阿而遂修好於魏歟但燕成公十六年已六十年以考王七年卒下距趙成侯元年已六十年矣

十四年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城不克秦公孫壯帥師上枳安陵山民豐垣按水經注役水自陽邱亭東流逕山氏城北爲高輸淵又引此作山氏當

從之鄗伐衛取漆富邱城之○齊師及燕戰于洵水齊師遁

十五年齊田期豐垣按史記作田忌伐我東鄙戰于桂陽豐垣按一里水經注桂陵括地志亦作桂城在曹州乘縣東北二十里故桂城卽竹書桂陽也索隱引此我師敗遁豐垣按齊田忌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段干綸曰勿救鄒忌曰不如救段干綸曰何哉對曰夫魏氏兼鄗于齊何利之有忌曰善乃起兵南攻襄陵以疲魏魏弱而乘之魏之破也田忌亦作田忌

十六年王以韓師諸侯帥縣于襄陵豐垣按魏世家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年表繫之十七年竹書謬○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豐垣按是時齊方戰勝桂陵自稱天下恐求成者在魏而不在齊也又古史楚宣王十六年魏惠王圍趙邯鄲楚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宣王十六年卽魏惠王十七年也豈楚遣景舍救趙故爲之合兩王圍邯鄲之閒齊敗魏邯鄲之師敗我師于桂陵○秦伐韓圍焦城不克秦公孫壯帥師諸侯師于襄陵豐垣按魏世家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年表繫之十七年竹書謬○齊侯使楚景舍來求成豐垣按是時齊方戰勝桂陵自稱天下恐求成者在魏而不在齊也又古史楚宣王十六年魏惠王圍趙邯鄲楚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宣王十六年卽魏惠王十七年也豈楚遣景舍救趙故爲之合兩王圍邯鄲之閒齊敗魏邯鄲之師敗我師于桂陵○秦伐韓圍與惠成王使趙口破

十七年燕伐趙圍濁鹿趙靈王及代人救濁鹿敗燕師于勺豐垣按年表是年爲趙成侯二十七年竹書謬下距武靈王元年尚二十年不知是何年也豐垣按此卽趙告急於齊齊敗魏桂陵事竹書兩分之誤矣

十八年齊築防以爲長城豐垣按齊策蘇秦云長城鉅防以爲塞外紀威烈王十六年韓趙伐齊入長城竹書作長垣水經注引作長城是時田和未列爲侯也田世家趙人歸我長城是歲齊威王築亦謬又郡國志濟北盧縣有平陰城有防門有長城東至海水經注地理通釋引紀年築防俱防字不作房

十九年王如衛命公子南爲侯豐垣按衛世家成侯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當顯王二十五年無命公子南爲侯事若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更立嗣君魏安釐王二十年亦誤○東周與鄭高都鄭釐侯來朝豐垣按世家惠王後元年大事記舊韓宋也又按年表魯衛宋鄭侯來朝鄗惠王方強諸侯相率而朝之竹書一年韓不能服代爲西周君令韓取東周鞏彫注報王十五年東周與鄭水經伊水逕伽鄭亭又北逕高都故城在洛州伊闕縣北括地志高都故城在洛州伊闕縣北逕高都本自周役蘇代爲西周君令韓不能服甲與粟于周而與高都史記作東周鞏彫注報王十五年東周與鄭水經伊水逕伽鄭亭又北逕高都故城在洛州伊闕縣北括地志高都故城在洛州伊闕縣北逕高都本自周孫倉齊師圍我襄陵侯豐垣按魏世家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年表繫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侯圍我襄陵

王二十四年去報王之卒已三年矣與此不相及又漢書臣瓚注引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爲子南弼牽其後有子南圉子南勃又引紀年勃朝于魏後惠成王加衛命子南爲侯今本無勃朝于魏四字

二十年

二十一年魏殷臣趙公孫衷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

二十二年壬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郛楚伐徐州

二十三年魏章帥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孫何取灊陽○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豐垣按秦本紀孝公二十年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亦名逢池在汴○緯中州浚儀縣東南年表繫之二十七年竹書謬地壻西絕于汾

二十四年魏敗韓馬陵豐垣按魏世家及年表烈王七年魏惠王二年韓懿侯二年竹書大謬

竹下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穰疵豐垣按疵水經注作苴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逋與齊田盼戰于馬陵豐垣按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年表繫之顯王二十八年竹書謬又田世家齊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趙擊魏大敗之馬陵年表作田忌田嬰田盼將孫子以擊魏大敗之馬陵又作齊威王十七年十二月齊田盼敗梁馬陵又作齊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與今本小異

二十七年五月齊田盼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豐垣按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也秦趙齊共伐我我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年表趙王二十九年魏惠王三十年秦商君伐我虜我公子卬與世家又異竹書謬○王攻衛執我師敗逋

二十八年城揖陽豐垣按地理通釋漢陳留郡濟陽縣○秦封衛鞅于鄔改名曰商豐垣按秦本紀孝公二十二年衛鞅擊魏公子卬封鞅爲列侯號商君正義商州商洛縣契所封也年表繫之二十九年通鑑大紀俱從之竹書蓼又胡氏應麟曰史無封商之文尚恐商字之誤今水經注引此正作商胡說是

二十九年邵遷于薛豐垣按通志邵遷于薛未知所據又仲虺居薛魯矣仲虺史正義引作繁惠王三十年下邵遷于薛改名徐州與今本小異○三月爲大溝于北郛以行圃田之水

三十年

三十一年秦蘇胡帥師伐鄭韓襄敗秦蘇胡于酸水知不

至梁如此之久亳無建白而濡滯不去何以爲孟子於是順炎武謂孟子在梁不久以惠王之末適梁襄王立即行而斥史記惠王三十六年孟子適梁襄王立即去於事情爲得又按惠王後元年應在顯王三十六年孟子在位止三十年孟子生卒年月考因謂惠王卒於顯王三十五年梁明年惠王卒後元年應在顯王三十四年○王與諸侯會于徐州豐垣按秦本紀惠文君十一年王與諸侯會于徐州相王也諸侯之大事記解題獨據國策謂王以桂林之勝各自稱王以令天下則魏以邯鄲之勝齊以桂陵之勝是固○於越子無彊伐楚豐垣按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屈原使於齊還而懷王已悔追之不及秦伐鄭圍綸氏不知何年附此

三十五年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豐垣按秦本紀惠文君十二年楚敗我襄陵得八邑魏世家襄王十二年楚敗我襄陵年表繫之四十六年竹書繆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王陟豐垣按史記四十八年崩

慎靚王豐垣按史記名定通志亦曰順靜王

元年辛丑秦取我曲沃平周豐垣按魏世家襄王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年表繫之顯王四十七年竹書繆通鑑大事記亦與史記同但改襄王後十三年爲慎

三十六年楚圍齊于徐州遂伐於越殺無彊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龍賈及秦師戰于雕陰我師敗逋豐垣按秦本紀惠文君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魏世家襄王五年秦敗我雕陰五千于雕陰括地志雕陰故縣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里年表顯王三十六年秦惠文君五年魏襄王二年秦敗魏雕陰與本紀世家異竹書通志從本紀世家繫之三十八年○王會鄭威侯于巫沙豐垣按索隱引此作威侯七年與邯鄲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小異今本

三十九年秦取我汾陰皮氏豐垣按秦本紀惠文君六年秦取我汾陰皮氏焦括地志焦城在陝州陝縣西南因曲沃爲名周同姓所封曲沃在陝州城西百步因八年秦歸我焦曲沃括地志焦城在陝州陝縣西南因曲沃爲名周同姓所封曲沃在陝州城西百步因名年表繫之顯王四十二年通鑑綱目通志俱同竹書繆

四十年

四十一年秦歸我焦曲沃豐垣按秦本紀惠文君十一年歸魏焦曲沃魏世家襄王五年歸我焦曲沃括地志焦城在陝州陝縣西南因曲沃爲名周同姓所封曲沃在陝州城西百步因八年秦歸我焦曲沃括地志焦城在陝州陝縣西南因曲沃爲名年表繫之顯王四十二年通鑑綱目通志俱同竹書繆

四十二年九鼎淪泗沒于淵豐垣按史記秦昭襄王五十九年周亡秦昭王取九鼎一鼎入泗水餘八入于秦通考因之竹書繆

四十三年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楚敗我襄陵豐垣按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屈匄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魏世家襄王十二年楚敗我襄陵年表繫之四十六年竹書繆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王陟豐垣按史記四十八年崩

慎靚王豐垣按史記名定通志亦曰順靜王

元年辛丑秦取我曲沃平周豐垣按魏世家襄王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年表繫之顯王四十七年竹書繆通鑑大事記亦與史記同但改襄王後十三年爲慎

二年魏惠成王薨豐垣按通鑑綱目本此史記則以爲魏襄王卒詳見上

三年今王元年豐垣按竹書以史記襄王十六年爲惠成之後九年自癸卯以後記二十年爲襄王事是竹書有哀王而無襄王又有襄王而無哀王通鑑綱目從竹書以惠王爲五十二年又不從杜預之哀王而從世本之襄王其說紛紜不合當以史記爲正詳見上

四年

五年

六年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及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爲河雍向爲高平豐垣按徐廣引此作魏襄王四年改河陽曰河雍向曰高平括地志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十里

隱王史記作赧王名延蓋赧隱聲相近豐垣按皇甫謐云名誕

齊人殺子之醢其身豐垣按田齊世家宣王十九年卒子潛王地立十年表齊潛王元年表趙王元年潛王及太子平是爲昭王當潛王十二年事置于國策儲子謂宣王入年丙戌後丁酉前以合孟子子游齊之歲月則戰國策儲子謂宣王仆燕而儲子正爲相者也月令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繩度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是月也以立秋之日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天子乃厚衣冬衣以送寒氣行罰無赦以成肅殺之氣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乃收聲蟄蟲坯戶杜塞門閭毋出九門以定陰氣是月也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鴻雁來爵入大水爲蛤蓋以此也雀入大水爲蜃鷹化爲鳩丹鳥羞白鳥無聚大事記周隱王二年齊地暴長長丈餘王始已丑終丁未以伐燕之年薨而孟子伐燕而章子將五都兵以伐燕而章子正與遊者也三十日而舉之謂五旬而舉燕國即五旬而舉之謂五日也種種皆合燕人共立太子之子平爲王在潛王三年已酉歲矣又本竹書謂燕王之子儋王事非潛王也大事記則不增威王而孟子伐燕之年即威王之年下減齊愍王十年謂宣王二年年表齊愍王十年卒子湣王地立四十一年年表湣王四十一年卒子襄王地立十九年卒子王建地立四十四年秦滅之年表秦莊襄王三年初置三川郡秦始皇帝本紀秦莊襄王三年初置三川郡四年王齕攻韓滎陽下之初置太原郡五年蒙驁攻趙定太原東取榆次新城狼孟秦始皇帝本紀秦莊襄王三年初置三川郡四年王齕攻韓滎陽下之初置太原郡五年蒙驁攻趙定太原東取榆次新城狼孟

元年丁未十月鄭宣王來朝梁燕子之殺公子平不克

二年齊地景長丈餘高一尺二豐垣按搜神記周隱王長長丈餘王

三年韓明帥師伐襄邱○秦王來見于蒲坂關豐垣按史記顯王四十二年秦惠王後十二年秦惠王後元年秦惠王卒是年故改元年丁未此時孟子去齊已百萬及犀角象齒豐垣按水經注引此作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舟三百箭五百萬犀角象齒五百萬與今本小異

○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舟三百箭五百萬及犀角象齒見蒲坂事

○五月張儀卒豐垣按史記顯王四十二年秦惠王後十三年張儀免相相魏惠王二年張儀復相秦惠王後元年張儀復出相魏次年秦張儀卒此則其再相也竹書謬

○魏以張儀爲相豐垣按史記顯王四十二年秦惠王後十三年張儀免相相魏惠王後三年魏惠王後元年秦惠王卒是年魏王與秦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十二年秦惠王後五年秦武王元年魏哀王後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六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六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六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六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六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六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六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六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六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六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七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七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七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七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七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七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七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七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七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七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八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八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八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八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八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八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八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八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八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八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九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九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九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九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九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九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九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九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九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九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二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二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二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二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二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二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二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二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二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二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三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三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三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三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三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三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三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三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三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三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四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四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四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四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四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四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四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四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四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四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五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五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五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五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五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五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五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五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五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五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六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六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六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六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六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六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六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六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六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六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七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七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七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七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七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七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七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七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七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七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八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八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八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八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八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八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八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八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八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八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九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九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九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九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九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九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九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九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九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一百九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二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二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二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二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二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二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二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二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二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二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三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三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三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三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三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三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三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三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三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三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四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四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四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四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四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四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四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四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四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四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五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五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五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五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五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五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五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五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五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五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六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六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六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六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六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六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六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六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六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六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七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七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七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七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七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七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七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七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七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七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八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八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八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八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八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八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八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八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八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八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九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九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九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九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九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九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九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九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九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二百九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二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二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二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二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二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二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二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二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二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二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三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三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三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三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三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三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三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三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三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三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四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四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四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四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四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四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四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四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四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四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五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五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五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五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五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五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五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五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五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五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六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六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六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六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六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六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六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六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六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六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七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七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七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七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七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七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七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七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七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七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八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八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八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八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八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八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八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八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八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八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九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九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九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九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九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九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九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九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九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三百九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二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二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二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二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二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二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二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二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二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二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三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三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三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三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三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三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三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三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三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三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四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四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四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四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四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四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四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四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四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四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五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五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五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五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五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五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五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五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五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五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六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六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六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六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六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六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六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六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六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六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七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七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七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七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七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七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七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七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七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七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八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八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八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八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八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八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八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八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八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八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九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九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九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九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九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九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九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九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九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四百九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二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二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二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二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二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二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二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二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二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二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三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三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三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三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三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三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三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三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三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三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四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四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四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四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四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四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四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四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四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四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五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五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五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五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五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五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五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五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五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五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六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六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六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六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六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六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六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六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六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六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七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七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七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七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七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七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七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七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七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七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八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八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八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八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八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八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八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八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八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八十九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九十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九十一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九十二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九十三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九十四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九十五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九十六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九十七年秦武王與魏王會臨晉秦惠王後五百九十八年秦武王與魏王會

之十三年也索隱按此則舉是韓將不疑而紀年云韓趙將益舉本趙將後入韓又紀年云其敗當韓威王八年是不同也今竹書鄭宣王以元年朝梁則威王已卒與索隱所據本異又上威烈王十六年有邯鄲韓舉至此已百年疑有舛誤

五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

六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酸棗豐垣按水經注引此作河水溢酸棗

○楚庶章帥師來會我次于襄邱

七年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此年未的

八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翟章帥師救皮氏圍疾西鳳豐垣按魏世家哀王十二年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當郡王八年而秦武王之四年表脫王九年秦昭王元年魏哀王十三年秦擊皮氏未拔而解王與世家異又紀年秦武王十年秦甘茂擇里疾伐魏皮氏未拔甘茂棄軍奔秦擇里疾與魏和罷兵按茂將茂言秦武王以武遂歸韓向壽公孫衍怨茂

九年城皮氏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秦拔我蒲坂晉陽封谷豐垣按魏世家哀王十六年秦拔我蒲坂晉陽封陵索隱引紀年作晉陽封谷王正義陽晉當作晉陽也史文誤括地志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封陵亦在蒲州拔陽晉故城在蒲州解在蘇秦傳也秦本紀昭襄王四年取蒲坂年表亦繫之十二年

十三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將軍豐垣按水經注引此將軍上有又字大夫適子伐史豐垣按水經注皆貂服豐垣按趙世家年表拔王八年趙武靈王十九年初胡服竹書繆文胡服竹書繆又胡廣謂趙武靈王改胡服以金璫飾前前搖貂尾爲貴職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皮温額後代效之亦曰惠文冠或曰武弁曰大冠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漢官儀又名鵔鸃冠吳師道據之爲貂服之證且謂今之靴亦武靈所製云

十四年

十五年薛侯來會王于釜邱豐垣按水經注詩地理攷引今文尚書說作陶邱亭水經注引此作釜邱叢書誤作答其今從范刻并諸書正之○楚入雍氏楚人敗豐垣按韓世家惠王後元十二年楚圍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皆云楚圍雍氏紀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年表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十二年楚圍雍氏與史記年同此是前圍雍氏事也後圍雍氏是赧王十五年事大事記書楚景翠圍雍氏事也後圍雍氏秦楊里疾帥師救韓敗楚解愚具載徐說謂世家合而爲一者誤古史亦同

十六年豐垣按魏世家本紀年表赧王十年與齊王會于韓豐垣按魏年表哀王十年乃卒故特不稱謚云哀王二十三年卒王終二十年豐垣按杜預之今王蓋作書時尚未卒也世家二十三年哀王卒于昭王立索隱謂紀年終于二十年昭王三年喪畢始稱元年者非是

余初據漢魏叢書本乾隆二年七月家君客授江都唐先生書塾從馬半查借得明范欽刊本較讀叢書中所刻格式字畫皆善因補寫缺行脫字并亥豕之譌共增損塗改七十七字既又得杭人孫之騄所著考定竹書并與史記索隱水經注諸書所引互爲考校其得失庶成善本矣與畫豐垣記

竹書紀年辨證卷下

竹下

黃帝死七年其臣左徹乃立顓頊（見路史豐坦按路史七年而立子蓋本諸此）

堯欲禪舜共工鯀諫以爲不可舜卽位殛鯀于羽山流共工于幽州（孫本增不注所出豐坦按殛鯀流共工在舜攝位時非卽位後事也）

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見史記正義豐坦按此與下墨丹朱事其謬妄不足辨）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見史記正義）

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生於廟日夜出晝日不出三苗數叛數亡（見外紀注通志）

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見晉書束晳傳史記索隱豐坦按戰國策禹授益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啟賢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其實令啟自取之蓋是時子之徒借是名以篡國耳豈篤論哉）

不窋之帛孫（見帝王世紀郭注帛后稷之子帛孫豐坦按今本竹書帛孫毀榆也）

桀飾傾宮起瑤臺作瓊室立玉門（見路史豐坦按今竹書雅有桀傾宮毀容臺二事作瓊室立玉門則紂選注引汲冢古文夏桀作傾宮瑤臺殫百姓之財）

桀末年社坼裂大雨水里社坼（見路史豐坦按路史社坼蓋本此）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見文選注）

桓王十七年楚及巴伐鄧（孫本增不注所出豐坦按于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議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關廉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闕廉衛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年表繫之桓九年左傳巴子使韓服告于鄧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師圍鄧鄧養甥甥帥師及巴師戰于鄧南鄙鄧人逐之桓十年齊康公二十年田和卒周安王十八年齊康公二十一年田和始列爲諸侯周安王二十年齊康公十九年田和卒周安王十六年齊康公十八年田和子桓公午立與竹書異）

秦穆公十一年秦取靈邱（見廣川書跋）

景王十九年冬十二月桃李花（孫本增不注所出）

王邵按紀年簡公後丈孝公無獻公（見史記索隱豐坦按紀年之書多是僞託異耳年表燕簡公十二年當周敬王二十七年燕成公卒魏韓趙滅智伯分其地年表周定王十六年燕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智伯于晉陽分其地周定王二十一年燕成公卒韓趙敗智伯之歲也）

智伯滅在燕成公二年（見史記索隱豐坦按燕世家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與此異索隱以爲紀年之書多是僞託異耳年表燕簡公十二年當周敬王二十七年卒其地年表周定王十六年燕孝公十二年卒獻公立與此異索隱以爲紀年之書多是僞託異耳年表燕簡公十二年當周敬王二十七

魏武侯元年豐垣按竹書當安王十六年史記通鑑同當趙烈侯之十四年見史記索隱豐垣按魏世家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年表趙列侯籍元年當安王二年與竹書異

十五年卒豐垣按史記索隱據竹書在周安王二十四年六年與竹書異又按史記世家年表趙敬侯卒於周烈王五年韓哀侯卒於周烈王二年亦云韓山堅誅其君而竹書烈王二年趙桓公卒又別

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桓公十年卒今竹書晉桓公乃周烈王之二年而魏武侯在位止十年則桓公十九年卒今竹書晉桓公頃二年而魏武侯二十六年卒今竹書魏武侯二十六年卒子罃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祀田氏無田午弒君及孺子喜事惟春秋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

齊幽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豐垣按世家年表田齊威王因齊元年當周安王二十三年齊康公二十六年此云幽公未知何據

安王二十五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爲公見史記索隱豐垣按世家年表周安王二十三年齊康公二十六年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祀田氏無田午弒君及孺子喜事惟春秋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

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見史記索隱豐垣按竹書在周烈王二年

梁惠王十三年豐垣按竹書在周顯王十一年史記通鑑同顯王當齊桓公十六年子威王因齊立年表周安王二十三年齊康公二十六年子威王因齊立年表周安王二十四年齊康公卒絕祀田氏無田午弒君及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

梁惠成王元年鄴師邯鄲師於平陽見水經注

宋剔成肝廢其君璧而自立見史記索隱豐垣按魏世家武侯元年趙敬侯立年表繫之周烈王六年

梁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見史記集解豐垣按世家年表趙敬侯卒於周烈王三年魏惠王五年韓哀侯五年魏與韓會宅陽城正義引竹書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名北宅括地志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

梁惠成八年雨骨于亦韓見史注

顯王九年東周惠公傑薨補正年表豐垣按世家年表田齊威王因齊元年當周顯王二年史記通鑑同顯王當齊桓公十八年有惠公名舊他君無見又皇極經世東周惠公卒子傑嗣與竹書異

梁惠王十三年豐垣按竹書在周顯王十一年史記通鑑同顯王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見史記索隱豐垣按竹書烈王二年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年表周安王二十三年齊康公二十六年子威王因齊立年表周安王二十四年齊康公卒絕祀田氏無田午弒君及孺子喜事惟春秋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

梁惠成王元年鄴師邯鄲師於平陽見水經注

宋剔成肝廢其君璧而自立見史記索隱豐垣按魏世家武侯元年趙敬侯立年表繫之周烈王六年

梁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見史記集解豐垣按世家年表周顯王三年魏惠王五年韓哀侯五年魏與韓會宅陽城正義引竹書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名北宅括地志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

梁惠成八年雨骨于亦韓見史注

顯王九年東周惠公傑薨補正年表豐垣按世家年表田齊威王因齊元年當周顯王二年史記通鑑同顯王當齊桓公十八年有惠公名舊他君無見又皇極經世東周惠公卒子傑嗣與竹書異

梁惠王十三年豐垣按竹書在周顯王十一年史記通鑑同顯王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見史記索隱豐垣按竹書烈王二年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年表周安王二十三年齊康公二十六年子威王因齊立年表周安王二十四年齊康公卒絕祀田氏無田午弒君及孺子喜事惟春秋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

燕簡公四十五年卒見史記索隱豐垣按燕世家簡公四十五年卒妄也按上簡公生厲公則此當是釐公三十年卒索隱曰按紀年作簡但立年又誤耳年表燕釐公三十年當周烈王二年見史記索隱引紀年云燕釐公二十年卒今竹書晉桓公頃二年而魏武侯二十六年卒今竹書魏武侯二十六年卒子罃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祀田氏無田午弒君及孺子喜事惟春秋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

齊桓公十一年豐垣按以桓公立年推之弒其君毋見史記索隱豐垣按竹書烈王二年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年表周安王二十三年齊康公二十六年子威王因齊立年表周安王二十四年齊康公卒絕祀田氏無田午弒君及孺子喜事惟春秋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

烈王五年魏武侯卒見史記索隱豐垣按魏世家武侯元年當周安王二十五年與晉世家索隱引紀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今竹書晉桓公頃二年而魏武侯二十六年卒今竹書魏武侯二十六年卒子罃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祀田氏無田午弒君及孺子喜事惟春秋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

十九年卒今竹書晉桓公頃二年而魏武侯二十六年卒今竹書魏武侯二十六年卒子罃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祀田氏無田午弒君及孺子喜事惟春秋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

魏武侯擊元年當周安王二十五年與晉世家索隱所引者又異矣其本文周安王十年己丑晉桓公頃元年庚寅世家索隱引紀年云晉桓公頃二年而魏武侯在位止十年則桓公十九年卒今竹書魏武侯二十六年卒子罃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祀田氏無田午弒君及孺子喜事惟春秋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

言皆舛錯不合惟以竹書烈王二年晉桓公卒推之則桓公十九年卒今竹書晉桓公頃二年而魏武侯二十六年卒子罃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祀田氏無田午弒君及孺子喜事惟春秋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

公六年辛亥梁惠王十六年乙未魏武侯薨元年庚戌與世家索隱引紀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今竹書晉桓公頃二年而魏武侯二十六年卒子罃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祀田氏無田午弒君及孺子喜事惟春秋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

表俱合通鑑綱目皆從之

與竹書合通鑑綱目皆不載其事恐史記爲正

秦孝公二十四年豐垣按以桓公立年推之弒其君毋見史記索隱豐垣按竹書烈王二年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祀田氏無田午弒君及孺子喜事惟春秋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

秦與魏戰岸門見史記索隱豐垣按竹書烈王二年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祀田氏無田午弒君及孺子喜事惟春秋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

三年秦與晉戰岸門索隱曰紀年秦孝公二十四年與魏惠王三十二年秦與晉戰岸門索隱曰紀年秦孝公二十四年與魏惠王三十四年雁門恐聲誤也又下云敗韓岸門也正義引括地志岸門在許州長社縣今名西武亭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祀田氏無田午弒君及孺子喜事惟春秋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

魏戰不當遠至雁門也正義引括地志岸門在許州長社縣今名西武亭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祀田氏無田午弒君及孺子喜事惟春秋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

齊宣王八年殺其王后見史記索隱豐垣按年表齊宣王八年秦孝公二十四年與魏惠王三十四年梁惠王三十五年齊宣王十九年梁惠王三十六年齊宣王二十年梁惠王三十七年梁惠王與齊宣王會平阿南竹書以爲梁惠王後十一年當周顯王四十五年齊宣王十九年梁惠王後十二年當周顯王四十六年齊宣王二十年梁惠王後十三年當周顯王四十七年齊宣王二十一年梁惠王後十四年當周顯王四十八年齊宣王二十二年梁惠王後十五年當周顯王四十九年齊宣王二十三年梁惠王後十六年當周顯王五十年齊宣王二十四年梁惠王後十七年當周顯王五十一年齊宣王二十五年梁惠王後十八年當周顯王五十二年齊宣王二十六年梁惠王後十九年當周顯王五十三年齊宣王二十七年梁惠王後二十年當周顯王五十四年齊宣王二十八年梁惠王後二十一年當周顯王五十五年齊宣王二十九年梁惠王後二十二年當周顯王五十六年齊宣王三十年梁惠王後二十三年當周顯王五十七年齊宣王三十一年梁惠王後二十四年當周顯王五十八年齊宣王三十二年梁惠王後二十五年當周顯王五十九年齊宣王三十三年梁惠王後二十六年當周顯王六十年齊宣王三十四年梁惠王後二十七年當周顯王六十一年齊宣王三十五年梁惠王後二十八年當周顯王六十二年齊宣王三十六年梁惠王後二十九年當周顯王六十三年齊宣王三十七年梁惠王後三十年當周顯王六十四年齊宣王三十八年梁惠王後三十一年當周顯王六十五年齊宣王三十九年梁惠王後三十二年當周顯王六十六年齊宣王四十年梁惠王後三十三年當周顯王六十七年齊宣王四十一年梁惠王後三十四年當周顯王六十八年齊宣王四十二年梁惠王後三十五年當周顯王六十九年齊宣王四十三年梁惠王後三十六年當周顯王七十年齊宣王四十四年梁惠王後三十七年當周顯王七十一年齊宣王四十五年梁惠王後三十八年當周顯王七十二年齊宣王四十六年梁惠王後三十九年當周顯王七十三年齊宣王四十七年梁惠王後四十年當周顯王七十四年齊宣王四十八年梁惠王後四十一年當周顯王七十五年齊宣王四十九年梁惠王後四十二年當周顯王七十六年齊宣王五十年梁惠王後四十三年當周顯王七十七年齊宣王五十一年梁惠王後四十四年當周顯王七十八年齊宣王五十二年梁惠王後四十五年當周顯王七十九年齊宣王五十三年梁惠王後四十六年當周顯王八十年齊宣王五十四年梁惠王後四十七年當周顯王八十一年齊宣王五十五年梁惠王後四十八年當周顯王八十二年齊宣王五十六年梁惠王後四十九年當周顯王八十三年齊宣王五十七年梁惠王後五十年當周顯王八十四年齊宣王五十八年梁惠王後五十一年當周顯王八十五年齊宣王五十九年梁惠王後五十二年當周顯王八十六年齊宣王六十年梁惠王後五十三年當周顯王八十七年齊宣王六十一年梁惠王後五十四年當周顯王八十八年齊宣王六十二年梁惠王後五十五年當周顯王八十九年齊宣王六十三年梁惠王後五十六年當周顯王九十年齊宣王六十四年梁惠王後五十七年當周顯王九十一年齊宣王六十五年梁惠王後五十八年當周顯王九十二年齊宣王六十六年梁惠王後五十九年當周顯王九十三年齊宣王六十七年梁惠王後六十年當周顯王九十四年齊宣王六十八年梁惠王後六十一年當周顯王九十五年齊宣王六十九年梁惠王後六十二年當周顯王九十六年齊宣王七十年梁惠王後六十三年當周顯王九十七年齊宣王七十一年梁惠王後六十四年當周顯王九十八年齊宣王七十二年梁惠王後六十五年當周顯王九十九年齊宣王七十三年梁惠王後六十六年當周顯王一百年齊宣王七十四年梁惠王後六十七年當周顯王一百一年齊宣王七十五年梁惠王後六十八年當周顯王一百二年齊宣王七十六年梁惠王後六十九年當周顯王一百三年齊宣王七十七年梁惠王後七十年當周顯王一百四年齊宣王七十八年梁惠王後七十一年當周顯王一百五年齊宣王七十九年梁惠王後七十二年當周顯王一百六年齊宣王八十年梁惠王後七十三年當周顯王一百七年齊宣王八十一年梁惠王後七十四年當周顯王一百八年齊宣王八十二年梁惠王後七十五年當周顯王一百九年齊宣王八十三年梁惠王後七十六年當周顯王一百十年齊宣王八十四年梁惠王後七十七年當周顯王一百十一年齊宣王八十五年梁惠王後七十八年當周顯王一百十二年齊宣王八十六年梁惠王後七十九年當周顯王一百十三年齊宣王八十七年梁惠王後八十年當周顯王一百十四年齊宣王八十八年梁惠王後八十一年當周顯王一百十五年齊宣王八十九年

梁惠成王元年鄴師邯鄲師於平陽見水經注

宋剔成肝廢其君璧而自立見史記索隱豐垣按魏世家武侯元年趙敬侯立年表繫之周烈王六年

梁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見史記集解豐垣按世家年表周顯王三年魏惠王五年韓哀侯五年魏與韓會宅陽城正義引竹書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名北宅括地志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

梁惠成八年雨骨于亦韓見史注

顯王九年東周惠公傑薨補正年表豐垣按世家年表田齊威王因齊元年當周顯王二年史記通鑑同顯王當齊桓公十八年有惠公名舊他君無見又皇極經世東周惠公卒子傑嗣與竹書異

梁惠王十三年豐垣按竹書在周顯王十一年史記通鑑同顯王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見史記索隱豐垣按竹書烈王二年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年表周安王二十三年齊康公二十六年子威王因齊立年表周安王二十四年齊康公卒絕祀田氏無田午弒君及孺子喜事惟春秋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

梁資以衛嗣君朝孝襄侯見史記索隱按史記年表豐垣按竹書烈王二年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祀田氏無田午弒君及孺子喜事惟春秋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

秦與魏戰岸門見史記索隱豐垣按竹書烈王二年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祀田氏無田午弒君及孺子喜事惟春秋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

三年秦與晉戰岸門索隱曰紀年秦孝公二十四年與魏惠王三十二年秦與晉戰岸門索隱曰紀年秦孝公二十四年與魏惠王三十四年雁門恐聲誤也又下云敗韓岸門也正義引括地志岸門在許州長社縣今名西武亭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祀田氏無田午弒君及孺子喜事惟春秋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

魏戰不當遠至雁門也正義引括地志岸門在許州長社縣今名西武亭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祀田氏無田午弒君及孺子喜事惟春秋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爲桓侯

齊宣王八年殺其王后見史記索隱豐垣按年表齊宣王八年秦孝公二十四年與魏惠王三十四年梁惠王三十五年齊宣王十九年梁惠王三十六年齊宣王二十年梁惠王三十七年梁惠王與齊宣王會平阿南竹書以爲梁惠王後十一年當周顯王四十五年齊宣王十九年梁惠王後十二年當周顯王四十六年齊宣王二十年梁惠王後十三年當周顯王四十七年齊宣王二十一年梁惠王後十四年當周顯王四十八年齊宣王二十二年梁惠王後十五年當周顯王四十九年齊宣王二十三年梁惠王後十六年當周顯王五十年齊宣王二十四年梁惠王後十七年當周顯王五十一年齊宣王二十五年梁惠王後十八年當周顯王五十二年齊宣王二十六年梁惠王後十九年當周顯王五十三年齊宣王二十七年梁惠王後二十年當周顯王五十四年齊宣王二十八年梁惠王後二十一年當周顯王五十五年齊宣王二十九年梁惠王後二十二年當周顯王五十六年齊宣王三十年梁惠王後二十三年當周顯王五十七年齊宣王三十一年梁惠王後二十四年當周顯王五十八年齊宣王三十二年梁惠王後二十五年當周顯王五十九年齊宣王三十三年梁惠王後二十六年當周顯王六十年齊宣王三十四年梁惠王後二十七年當周顯王六十一年齊宣王三十五年梁惠王後二十八年當周顯王六十二年齊宣王三十六年梁惠王後二十九年當周顯王六十三年齊宣王三十七年梁惠王後三十年當周顯王六十四年齊宣王三十八年梁惠王後三十一年當周顯王六十五年齊宣王三十九年梁惠王後三十二年當周顯王六十六年齊宣王四十年梁惠王後三十三年當周顯王六十七年齊宣王四十一年梁惠王後三十四年當周顯王六十八年齊宣王四十二年梁惠王後三十五年當周顯王六十九年齊宣王四十三年梁惠王後三十六年當周顯王七十年齊宣王四十四年梁惠王後三十七年當周顯王七十一年齊宣王四十五年梁惠王後三十八年當周顯王七十二年齊宣王四十六年梁惠王後三十九年當周顯王七十三年齊宣王四十七年梁惠王後四十年當周顯王七十四年齊宣王四十八年梁惠王後四十一年當周顯王七十五年齊宣王四十九年梁惠王後四十二年當周顯王七十六年齊宣王五十年梁惠王後四十三年當周顯王七十七年齊宣王五十一年梁惠王後四十四年當周顯王七十八年齊宣王五十二年梁惠王後四十五年當周顯王七十九年齊宣王五十三年梁惠王後四十六年當周顯王八十年齊宣王五十四年梁惠王後四十七年當周顯王八十一年齊宣王五十五年梁惠王後四十八年當周顯王八十二年齊宣王五十六年梁惠王後四十九年當周顯王八十三年齊宣王五十七年梁惠王後五十年當周顯王八十四年齊宣王五十八年梁惠王後五十一年當周顯王八十五年齊宣王五十九年梁惠王後五十二年當周顯王八十六年齊宣王六十年梁惠王後五十三年當周顯王八十七年齊宣王六十一年梁惠王後五十四年當周顯王八十八年齊宣王六十二年梁惠王後五十五年當周顯王八十九年齊宣王六十三年梁惠王後五十六年當周顯王九十年齊宣王六十四年梁惠王後五十七年當周顯王九十一年齊宣王六十五年梁惠王後五十八年當周顯王九十二年齊宣王六十六年梁惠王後五十九年當周顯王九十三年齊宣王六十七年梁惠王後六十年當周顯王九十四年齊宣王六十八年梁惠王後六十一年當周顯王九十五年齊宣王六十九年

年與世家異

梁惠王後元十三年豐垣按竹書在顯王四四月齊威王以田嬰之封在屠王三年從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二年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年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附之周赧王三年與竹書合

○秦助韓共伐楚屈丐記見史記集解丐國策補引此作句豐垣按吳師道國策正曰按大事記云韓年表書秦助我攻楚圖景痤楚將之名與紀年不同蓋紀年云屈句也愚按韓楚世家並云敗楚將屈句丹陽夫丹陽之與雍氏相去遠矣景痤恐即景翠聲轉而訛景痤之敗雍氏之丹陽之戰也屈句之敗丹陽之役後書稟翠圍韓且丹陽大敗之餘楚力未蘇何暇於圍韓哉豐垣按齊世家湣王十二年與宋攻魏拔一本作山塞集胥白見史記索隱曰按索隱曰蓋亦津名豐垣

○齊宋圍煮棗記見史記裴駰集解豐垣按秦本紀昭王二十一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二十年秦惠王後十三年韓宣惠王卒見裴駰史記集解豐垣按韓世家二十一年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爲襄王年表繫之○秦助韓伐楚屈丐見史記周赧王三年與竹書合○豐垣按史記云韓年表書秦助我攻楚圖景痤楚將之名與紀年不同蓋紀年云屈句也愚按韓楚世家並云敗楚將屈句丹陽夫丹陽之與雍氏相去遠矣景痤恐即景翠聲轉而訛景痤之敗雍氏之丹陽之戰也屈句之敗丹陽之役後書稟翠圍韓且丹陽大敗之餘楚力未蘇何暇於圍韓哉豐垣按齊世家湣王十二年與宋攻魏拔一本作山塞集胥白見史記索隱曰按索隱曰蓋亦津名豐垣

○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見水經注

秦丙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見史記索隱豐垣按秦本紀昭王二年廉頗將攻趙取二城又攻趙少曲高平拔之斬首二萬五千又攻趙閼與不拔是年趙惠文后薨大臣公子爲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年表繫之周赧王十年

余自八月下旬辨證此書至百有餘日而草創粗畢既復檢閱諸書而所引紀年閒與本書不合有事同而歲月顛錯者有時同而詳略互見者既採以附註於各條之下其本書所無別爲排纂成帙而仍斷以己意名之曰補遺辨證觀此則益信史傳所云其書多煩簡斷札者爲的矣乾隆丙辰十二月哉生明董豐垣識

竹書紀年補遺一卷董豐垣撰豐垣字曁之號菊町歸安人乾隆辛未進士官扶溝知縣父熾教授鄉里有經師人師之目弟子私謚端文先生豐垣幼習庭訓貫串六經析疑辨誤闡及精微曾著尚書大傳考纂三卷已刻行竹書紀年出於晉世前哲著書多疑其僞錢氏養新錄嘗舉證數條且謂今所傳俗本並非晉世之舊疑宋以後人纂掇成書惟當塗徐氏作統箋謂其信而可徵然所引證如僞孔傳山海經穆天子傳及緯候諸書未必盡可據以此徵信何異立朝夕於運鈞之上又安能定其眞僞也豐垣則謂羣言淆亂折諸經經不足則取諸傳凡莊列寓言與神仙讖緯之書悉屏不採洵博而精矣中間據漢志右扶風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而竹書謂懿王十五年自宗周遷於槐里以漢地名紀周事不知本未有槐里之名此作僞之一證其言允矣惟夏紀伯靡奔斟一事據左傳杜注夏遺臣事羿者疑未得其實羿雖代夏政然是時帝相出居商丘位號猶存靡實左右之未嘗事羿及帝相爲泥所弒始奔有鬲從少康以興復夏室若嘗事羿安得爲純臣蓋左氏傳本不紀年月敘事之文容有前後錯置者未可據以疑竹書也此書向無刻本上海涵芬樓藏有舊鈔本從無錫孫星如明經借得之校付梓人以永其傳壬戌閏五月望日吳興劉承幹跋

史記會注考證

逐靈堂藏書題

夏本紀

蜀王本紀一卷

漢揚雄撰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漢書有傳是書隋經籍志藝文志俱不載雄集五卷而史記文選注及各類書所引有此名目雖無專書足見一斑四庫提要云明萬歷中遂州鄭樸取雄撰太玄法言方言及類書所引蜀王本紀琴清英諸文賦合編之云云知是書始有輯本茲因法言方言坊間皆有單行本遂抽鄭氏輯本而梓之以備一代文獻昔常璩撰華陽國志以蜀王事編入蜀志大署與此相同今是書所輯俱詳所本俾閱者知常志所書亦有所據云新津胡淦識

蜀王本紀

漢蜀郡揚雄著　明遂州鄭樸輯

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濩魚鳧注案文選蜀都賦劉逵注引下有蒲澤二字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已上至蠶叢凡三萬四千歲文選蜀都賦劉注魏都賦劉注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御覽一百六十六　案御覽引作凡四千歲一百八十歲文選蜀都賦劉注引作次日魚鳧又次日魚鳧此三代各數百歲皆蜀王之先名蠶叢後代名曰柏濩後者名魚鳧案初學記引作次日柏濩又次日魚鳧此三代世表索隱從天而下有男子杜宇從天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去魚鳧田於湔山得仙今湔山有杜宇祠記之於湔時蜀民稍少御覽一百六十六引治邑曰字又九百一十三引作朱提有男子杜宇從天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宇案史記三代世表索隱從天

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井中出爲杜宇妻乃自立爲蜀王號曰望帝案御覽一百六十六引治邑曰字下有移居邦邑四字治汝山下邑曰鄀化民往往復出文選思玄賦注御覽一百六十六又八百八十八又九百二十八引作治汝山下邑曰鄀化民往往復出文選思玄賦注引作變令其尸亡去荊人求之不得鱉靈尸隨江水上至鄀遂活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鱉靈爲相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鱉靈決玉山民得安處鱉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慚媿自以德薄不如鱉靈乃委國授之而去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號曰開明帝生盧保亦號開明注後漢書張衡傳注文選思玄賦注御覽八百八十八又九百二

十三事類賦注六

望帝去時子鵑鳴故蜀人悲子鵑鳴而思望帝杜宇也後天墮（御覽九百二十三）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王无五丁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號曰石牛千人不能動萬人不能移（藝文類聚七（御覽八百八十八）蜀王據有巴蜀之地本治廣都樊鄉徙居成都秦惠王謹張儀司馬錯定蜀因築成都而縣之成都在赤里街張若徙置少城內始造府縣寺舍今與長安同（壁經堂叢書二）

蜀王本紀

（御覽八百八十八）（寰宇記七十二）秦惠王時蜀王不降秦秦亦無道出於蜀蜀王從萬餘人東獵褒谷卒見秦惠王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王報以禮物禮物盡化爲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賀曰土者地也秦當得蜀矣（御覽三十七又八百七十二又八百八十八事類賦注九）秦惠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案御覽八百八十八引作王恐無利見處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能大便金牛下有養卒以爲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爲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道得通石牛之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蜀王開明戰不利退走武陽獲之（寰宇記七十二）張儀伐蜀蜀王開明戰不勝爲儀所滅（史記秦本紀索隱）

秦王誅蜀侯惲後迎葬咸陽天雨三月不通因葬成都蜀人求雨祠蜀侯必雨（初學記二十五御覽十一）

蜀王有黿武舟（初學記二十五御覽七百六十九事類賦注十六）

秦爲太白船萬艘欲以攻楚（本注曰太白船名初學記二十五）

秦爲舸舡萬艘欲攻楚（御覽七百六十九）

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長二十五丈六尺（法苑珠林八御覽三百七十七）

禹本汶山郡廣柔縣人生於石紐其地名痢兒畔禹母吞珠孕禹坼副而生於縣塗山娶妻生子名啟於今塗山有禹廟亦爲其母立廟（史記夏本紀正義初學記九御覽八十三又五百三十一）

蜀王本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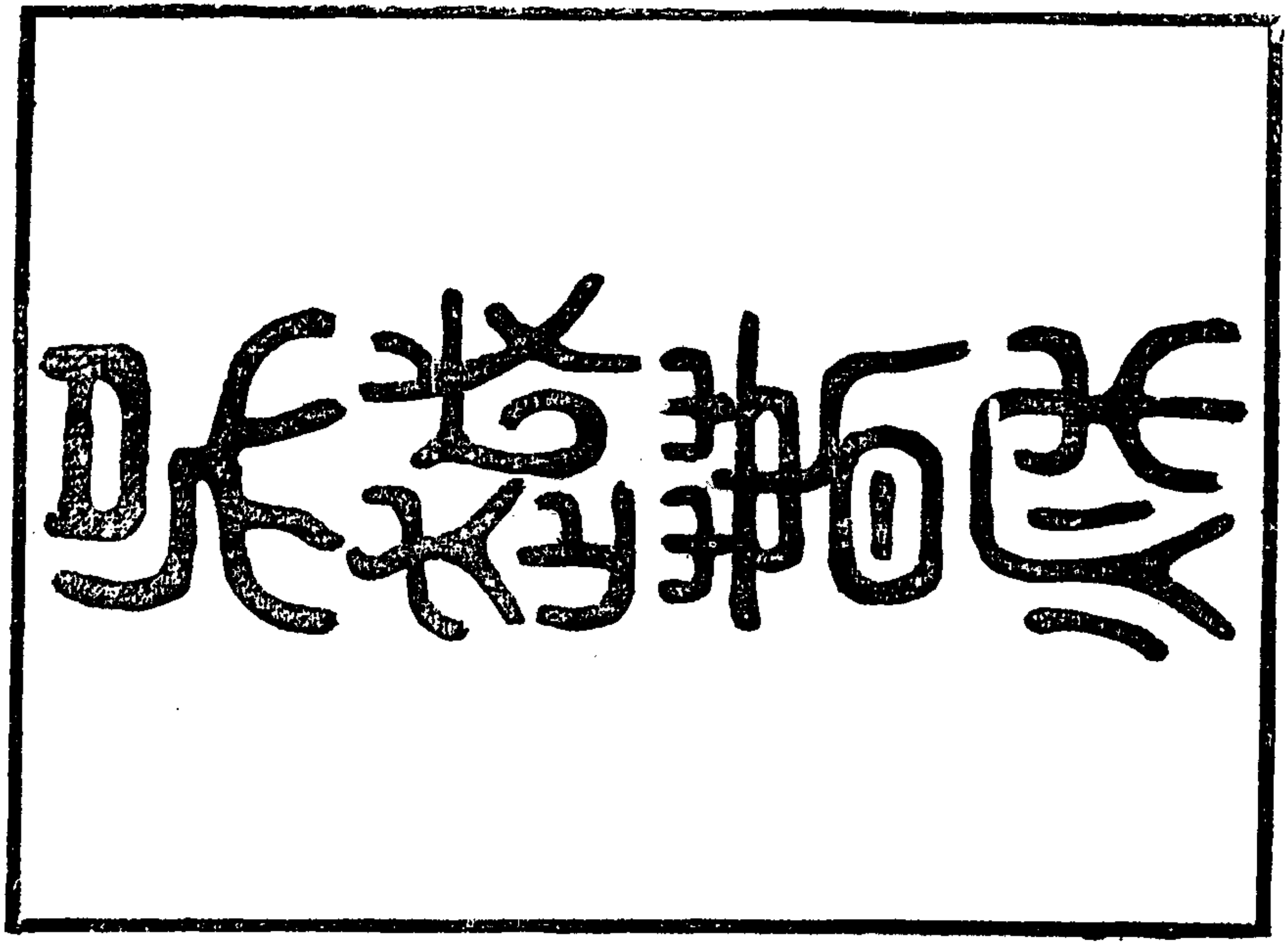
老子爲關令尹喜著道德經臨別曰子行道千日後於成都青羊肆尋吾今爲青牛觀是也（御覽一百九十一寰宇記七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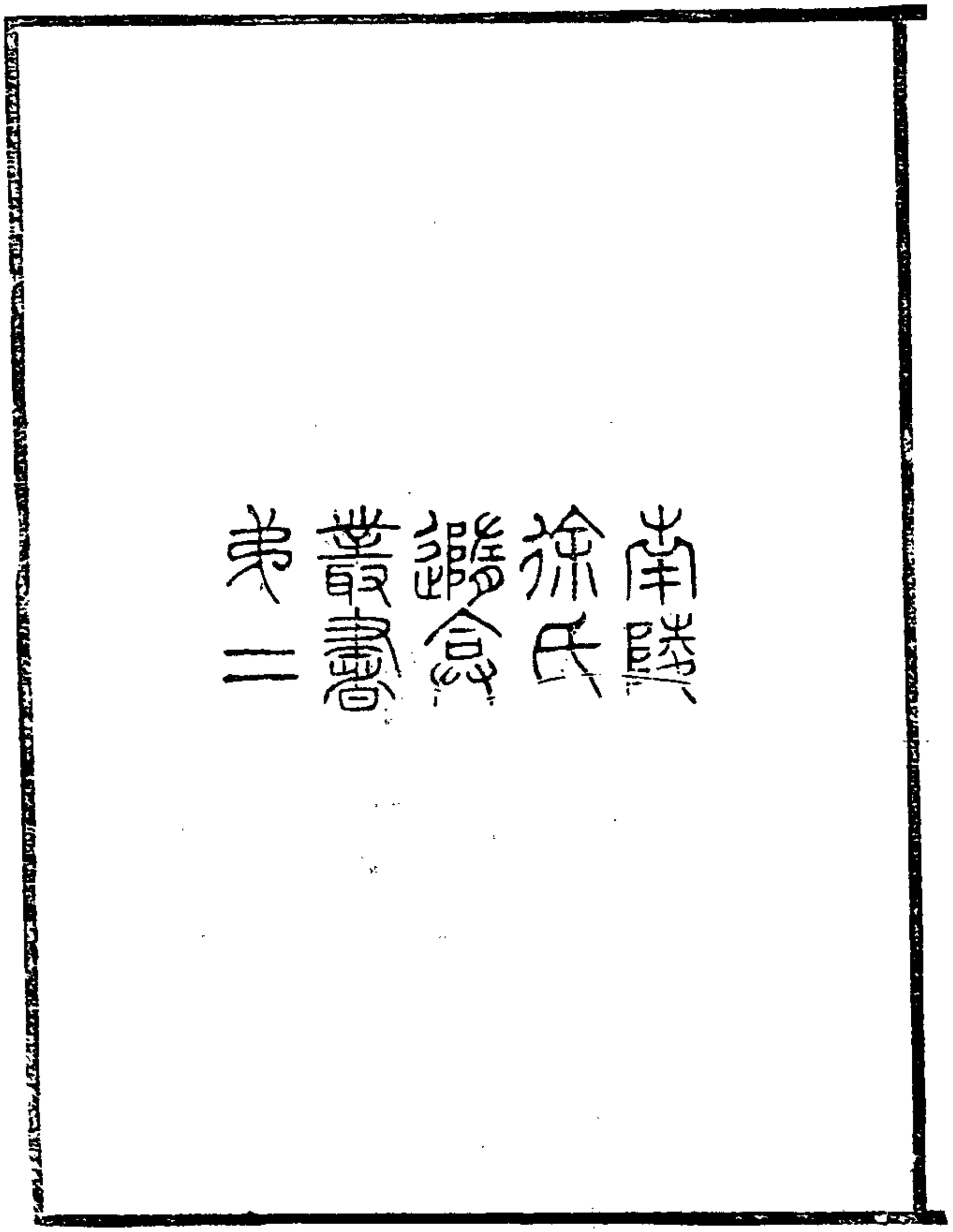
江水爲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下二枚在水中以厭水精因曰石犀里也（北堂書鈔三十九莊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八百九十寰宇記七十二）

李冰以秦時爲蜀守謂汶山爲天彭鬬號曰天彭門云亡者悉過其中鬼神物靈數見（寰宇記七十三）

浦氏縣前有兩石對如闕號曰彭門（續漢郡國志補注）

宣帝地節中始穿鹽井數十所（御覽八百六十五）




南陽
徐氏
譜會
叢書
二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彊往往抗衡上國黃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僭號稱子以告令諸侯及越既有吳勾踐大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其志皆歸於尊周其知所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錄而書之而況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區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爲九州之首皆足以望天下故記可闕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曄所著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傳十卷隋志缺傳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於世曄傳繁唐志作頗字

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郡鄭本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曄所爲書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爲之傳註又按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爲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廬時夷亭事及水經註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曄本咸無其文亦無所謂傳註豈楊方所已刊削而皇甫所未考正者耶曄書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甚遠曄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爲詳取節焉可也其言上稽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憭若蓍蔡至於盛衰成敗之迹則彼已君臣反覆上下其論議種蠡諸大夫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諫不聽則亡皆鑿

鑿然可以勸戒萬世豈獨爲是邦二千年故實哉曄書越舊嘗鋟梓歲久不復存汴梁劉侯來治越獎勵學校蒐遺文修墜典乃輟俸田廩羨財重刻于學不鄙諗聞屬以考訂且命序其左端夫越人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於所闕不爲無補遂不得辭厥既刊正疑訛惜其間文義猶有滯礙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定又無皇甫過不自量復爲之音註併考其與傳記同異者附見于下而互存之世

本可證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侯名克昌世大其字云郡人前進士徐天祜受之

序

序終

吳越春秋目録

卷第一

吳太伯傳 元本太伯傳作吳太伯傳 三以天下讓宜王而不王者也吳之後君又未嘗追王之尊之曰王名不與實稱也今去王字以從其實

卷第二

吳王壽夢傳

卷第三

王僚使公子光傳 元本不曰吳王僚傳而曰王僚使公子光傳蓋謂使之伐楚耳光即闔閭既自有傳此云使公子光贊也今姑從其舊

卷第四

闔閭内傳

卷第五

夫差内傳 元本闔閭夫差傳皆曰内傳下卷無余勾踐傳皆曰外傳内吳而外越何也況曄又越人乎若以吳爲内則太伯壽夢王僚三傳不曰内

卷第六
越王無余外傳
而闔閭夫差二傳獨曰內又何也今不敢輒去內外二字姑存之
卷第七
勾踐入臣外傳
元本越王勾踐入臣獨無外傳字今補其闕姑從越諸傳亦作外傳云
卷第八
勾踐歸國外傳
卷第九
勾踐陰謀外傳
元本勾踐入臣歸國伐吳諸傳書名獨陰謀傳知何義今於陰謀傳去越王二字而書勾踐從諸例也
卷第十
勾踐伐吳外傳

後

吳之前君太伯者（論語泰伯語作伯）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姓韓詩章句姜姓嫄字說文邰炎帝之後姜姓水成故黃帝爲姬水成炎帝以姬水成炎帝爲姜是姜者炎帝之姓史記嫄作原台作邰邰國在京兆武功縣所治釐城漢地理志作斄與邰同）爲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爲人所感後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詩生民篇所謂履帝武是也）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折（折疑當作辟）易而避之（詩云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復棄于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詩云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復置于澤中冰上衆鳥以羽覆之（詩云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爲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爲兒時好種樹（樹亦種也）禾黍桑麻五穀相（去聲）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陸地）水高下粢稷黍禾菽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遂疑當作遂）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研窮也）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爲農師封之台號爲后稷姓姬氏后稷就國爲諸侯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紀后稷納姑姑氏生不窋括地志曰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遭夏氏世衰失官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周本紀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甫（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差弗差弗子毀隃毀隃作榆隃子公非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亞圉雲都亞圉雲都皇甫諡曰雲都亞圉雲都叔祖類公叔祖類子古公亶甫毛詩史記甫皆作父甫父通自慶節至是爲八世）脩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爲狄人所慕薰鬻戎姤而伐之（薰鬻孟子作獯鬻史記作葷粥音同）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害所養（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國所以亡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

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有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幽亭杜預云幽在新平漆縣東北索隱曰幽即邠也又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顏師古曰岐山在夏陽即今岐州岐山縣箭括嶺是也）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携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都謂所都之城在梁山有太伯冢去岐山之地劉昭云無錫縣東北十里有舊宅其井猶存皇覽云太伯墓在越也）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吳仲（史記作虞仲）少曰季歷（太姜生少子季歷即王季也）季歷娶妻太任氏（音泰壬詩大明篇摯仲氏任毛氏箋摯國任姓仲中女也史記作太任）生子昌昌有聖瑞（尚書緯帝命驗曰季秋之月甲子赤爵銜丹書入于酆止于昌戶其書云云此益聖瑞丹書文多不載）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南岳）遂之荊蠻斷髮文身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勾吳（漢地理志太伯奔荊蠻號曰勾吳顏師古註夷俗語發聲猶越也）吳人或問何像（像疑當作據）而爲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非其方乎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爲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荊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太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縣境）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脩先王之業守仁義之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按孔叢子竿容問子思曰周自后稷封爲王者之後至太王王王季文王此爲諸侯奚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爲伯猶召公分陝謂之召伯也）遵公劉古公之術業於養老天下歸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濱而往西伯卒太子發立（發武王名）任周召（周公旦召公奭）而伐殷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爲太王追

封太伯於吳太伯祖卒葬於梅里平墟（即太伯故城之地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去墓十里有舊宅其井猶存皇覽云太伯墓在

吳縣北梅里聚二說不同此云平墟當以劉說爲正仲雍立是爲吳仲雍卒子季簡簡子叔達達子周章章子熊熊子遂遂子柯相相子疑吾吾子柯廬廬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彄鳩夷夷子餘橋餘橋子頗高高子句畢立晉獻公滅周北虞虞公以開晉之伐虢氏畢子去齊齊子壽夢立壽夢左傳莫公切史記正義同而吳益疆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壽夢元年（史記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鍾離之會吳始與中國接事見春秋魯成公十五年以史記年表考之是爲壽夢也鍾離古塗山氏之國漢置鍾離縣屬九江今屬濠州）深問周公禮樂因爲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子靈也）適吳以爲行人教吳射御導之伐楚（見左傳成公七年）而奔晉自晉請使吳教吳用兵叛楚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非巫臣怨楚子反殺其子故盡取其室以與之）楚莊王怒使子反將去聲）敗吳師二國從斯結讐於是吳始通中國而與諸侯爲敵（蠻夷屬楚楚者吳之始大通吳於上國）

五年伐楚敗子反

十六年楚恭（左傳作共）王怒吳爲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茲至于衡山杜預曰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楚人伐楚取鳩茲不書此不書）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爲相任以國政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祭側界切）次曰餘昧（昧莫葛切）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荊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見春秋襄公十二年左傳書壽夢卒杜預曰壽夢吳子乘卒號也）諸樊以適（適通作嫡正出也）長攝行事當國政

吳王諸樊元年（史記年表吳諸樊元年爲魯襄公十年是爲襄公二十五年諸樊在位十三年卒書止載元年事餘皆不書此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非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

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嫡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句太王改爲季歷二伯來入荆蠻遂城爲國周道就成前人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曹公卒宣公庶存適亡嫡亡者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公子欣時也與負芻皆宣公庶子公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見左傳魯成公十五年立之遂逃奔宋明年反自宋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而耕於野吳人舍上聲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延陵季札之采邑也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

慶封慶封數爲吳伺祭作察當故晉楚伐之也吳王餘祭怒曰慶封窮來奔吳封之朱方傳左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杜預云句餘吳子夷昧也索隱曰餘祭以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慶封邑不得是夷昧但句餘或別是一人今按春秋於明年書闔弒吳子餘祭則句餘非別爲一人矣餘祭又年表餘祭四年守閽殺餘祭三年即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既云餘祭世家年表皆在餘祭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十二年可當刪十字十七年亦改從年表云餘祭十二年可也朱方吳邑秦改丹徒今屬鎮江以効不恨士也即舉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三年楚怨吳爲慶封故伐之心恨不解伐吳至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吳擊之楚師敗走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以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爲吳王僚也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見左傳昭公十七年光諸樊子圖廬也）以報前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舟名餘皇）為楚所獲亦曰艓艇光懼因捨復得王舟而還（捨字不通疑當作揜蓋揜其備取之以歸）不以光欲謀殺王僚未有所與合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為吳市吏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吳（見左傳昭公二十年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音云）員父奢兄尚其前名曰伍舉（前名即奢之父員之祖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謗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笑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工去飾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為楚忠臣楚平王有太子名建平王以伍奢為太子太傅（史記亦作無忌）為少傅平王使無忌為太子要於秦秦女美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之生子珍而更為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深念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當害己

也乃復讒太子建建毋蔡氏無寵乃使太子守城父（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備邊兵頃之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之心願王自備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將入爲亂平王乃召伍奢而按問之奢知無忌之讒因諫之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而踈骨肉乎無忌承宴復言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平王大怒因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將誅三月太子奔宋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爲楚憂可以其父爲質而召之王使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少曰胥尚爲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爲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執綱守戾蒙垢受恥雖冤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即遣使者徵馬封函印綬往

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遇奢爲國相封二子爲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父囚繫三年中心切怛食不甘味嘗苦飢渴晝夜感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爲侯父囚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平王大怒因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爲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爲兄封之今日甲子時加於巳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死不脫尚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徼倖相見以自濟達於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讐不除恥辱日大尚從是往我從是

決決當作訣別也尚泣曰吾之生也爲世所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仇畢爲廢物汝懷丈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讐汝可復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悔何追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遣追捕子胥胥乃貫烏還切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平字當作君王在安得先稱其謚不王下文平王則後人追也請也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爲墟矣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讐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員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爲之奈何申包胥曰

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爲內應而滅鄭即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上聲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上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

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子胥卽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子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寖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潯潯當作尋四尺曰仞倍仞曰尋之津子胥旣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爲子取飴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

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爲子取飴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劒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劒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劒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爲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吾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旣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今建康屬邑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管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

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笥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

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翌明日也）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讐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語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讐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為興師復讐公子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諫（諫當作謀）伐楚者非為吳也但欲自復私讐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說音稅）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用兵於比國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以意救急後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興

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專諸者堂邑（吳地漢地理志為臨淮郡堂邑縣）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名遏史記索隱曰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則光之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春秋作夷末）次曰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

弃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劒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幷力惟夫子詮擇言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好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滅巢及鍾離而還世家所記與此合巢今無爲巢縣楚之邊邑卑梁史記作卑梁之女與吳邊邑處女蠶爭界上之桑史記曰小童爭桑伍子胥傳兩女子爭桑二家相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怒故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索隱曰按年表及左傳合在僚十一年書作十二年又以秋爲冬皆誤此年伍子胥謂白公勝即太子建之子其後惠王召勝歸楚使居邑服虔曰白楚昌邑名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勝奔吳事見前悉矣然楚國有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於室

十三年索隱曰據表及左傳吳子僚止合有十二年事今史記世家及乃書云十三年此書似承世家之誤春吳欲因楚葬而伐之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世家同喪作哀字此書葬字恐是喪字之誤使公子蓋餘燭傭

左傳蓋作掩傭作庸皆王僚母弟以兵圍楚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

四月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左傳作堀室史記作窟室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怫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銕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自宮門至於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軹酒酣公子光佯爲足疾入窟室裏足使專諸置魚腸劒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交軹倚專諸之胷立戟有枝兵也周禮戟長丈六尺增韻雙枝爲戟單枝爲戈軹說文車轊小穿周禮大馭祭兩軹註軹謂兩轊詩詁曰車軸之尚貫轂者爲轊轂末之小穿容轄者爲軹此言立戟交軹倚專諸之胷也胷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衆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衆盡滅之遂自立是爲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

拜爲客卿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苟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道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傭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按左傳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吳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此言以兵降楚與傳不合史記亦云奔楚世家與伍子胥傳皆云降楚爲楚所滅漢屬廬江郡今廬州有舒城縣

闔閭（左傳作闔廬史世家同）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爲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膝行而進出莊子）垂涙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欲以絶越明也立闔門者以象天門通闔闔風也（史記律書闔闔風居西方闔者倡也闔者藏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巳爲地戶）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闔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爲兩鯢鰐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

不免於縶縲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爲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爲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爲之柰何子胥良久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君治民其術柰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

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
爲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
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
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
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
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
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
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
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

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
即山作冶麻絰蔈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
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
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
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
鐵乃濡遂以成劒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
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
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
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
白左傳史記作伯州犂之孫平王誅州犂喜因出
奔闔臣在吳而來也闔閭曰州犂何罪子胥

曰州犂忠而善謀王甚誅之喜懼其禍及而
出奔吳王曰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
而不離身六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史記作伯嚭
切來奔吳王

曰白州犁楚之左尹號曰郤宛州犁郤宛爲一人圃殺太宰伯州犁于郊（按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殺其大夫郤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廣曰州犁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亦姓伯又別氏郤吳世家曰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此云伯州犁號郤宛非也）事平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襲朝（陟遥切）而食費無忌望而妬之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爲酒一至宛家以示羣臣於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郤宛之舍無忌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前陳兵堂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爲之及平王往而大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大怒遂殺郤宛諸侯聞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闔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聞子前人爲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

死闔閭傷之以爲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鷲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内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二年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乃天乎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

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
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所能謀乎
曰其爲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名離
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之
奈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爲齊王
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
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
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
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劒入水求

神決戰連日乃出耑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
人之喪訢恃其與水（水字下當有神字）戰之勇也於
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
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
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鬬也與
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
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鬬於
水亡馬失御又受耑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
所耻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傲色於我

哉於是椒丘訢卒於（疑卒音猝作掔於字誥責恨怒
並發瞋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至舍誠
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丧餘恨
蔚慚鬱恚瞋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
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
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訢乃手劒而捽要離曰
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
曰子辱我於大家之丧一死也歸不關閉二
死也卧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

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
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
人之丧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
無聲二不肖也前抜子劒手挫捽吾頭乃敢
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
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劒而嘆曰吾之勇也人
莫敢當占者（占疑當作覘）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
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
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閑子高

義惟一睹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爲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

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吳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與當作於）上風因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慙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等爲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

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柰何有頃吳
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
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內計二子皆
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
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
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
也善爲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
明知鑒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
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

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
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
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
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
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執鏊操劒盾（鏊鉄斧也劒鐵楛）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
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
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
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
姬馳使（去聲）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
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
臣既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

受之孫子復撾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
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
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
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
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
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
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
不可空試故爲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
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

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
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
軍集而攻楚孫子爲將援舒殺吳亡將二公
子蓋餘燭傭謀欲入郢（楚都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郢即江陵之紀南城也）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
伍子胥白喜爲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怨咸言
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侵境不絕於
寇楚國羣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成乃謂
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

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于今日其言
不絕誠感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
爲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
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
士（伍奢伯州犁郤宛而三）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
外爲鄰國所笑且郤（郤伍之家出奔於吳吳
新有伍員白喜秉威銳志結讎於楚故彊敵
之兵日駭楚國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除讒
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讒國以危

矣子常曰是曩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
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
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
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
鑿池積土文石爲槨題湊爲中（題湊棺木內向也）金
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
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
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

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出
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
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越絕湖皆作胡）而
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
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
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
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
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
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

臣聞越王元常（左傳史記俱作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

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令（令字當作合）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若耶溪在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溪傍即赤堇山一名鑄浦山歐冶子鑄劒之所戰國策曰涸若耶而取銅破堇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曰邪溪之鉞赤山之精皆謂此也）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爲寶闔閭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爲將吾即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按六與潛二邑（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始用子胥之謀是爲闔廬四年子胥傳亦合今此書以爲三年何也六古國皋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安縣是其地潛在六西南今屬安慶有潛山潛水史記潛作灊）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曰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楚聞之因用親闔閭不然其言遂伐破檇李之國而滅其交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按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常此當言公子囊瓦不得云公孫也）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伍胥孫武擊之圍於豫章（豫章地名也在江夏之間杜預曰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則在北者土地之名按宋武帝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非今隆興豫章郡名之豫章也）吳王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其郢不得入郢二子何功於是圍楚師於豫章大

破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大夫以歸爲質見左傳定公二年索隱曰當爲闔廬七年史表世家皆書之六年此書似亦因以爲據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爲兵天下彊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占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三國合謀伐楚舍兵兵當作舟淮來過蔡而舍之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水爲陣漢水源出武都沮縣經襄

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今漢陽古江夏也子常欲濟漢而陣自小別山至於大別山杜預曰二別在江夏界元和郡縣志小別山在漢陽縣禹貢至于大別今漢陽縣北有大別山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三不利自知不可進欲奔亡史皇曰今子常無故與王共殺忠臣三人天禍來下王之所致子常不應十月楚二師陣於柏舉柏舉楚地闔閭之弟夫槩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恩其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槩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以

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大敗走奔鄭楚師大亂
吳師乘之遂破楚衆楚人未濟漢會楚人食
吳因奔而擊破之雍滯左傳作雍澨五戰徑至郢
郢王追追當作追於吳寇出固將亡與妹季芈羋姓
切楚姓平王女也出河濵河水出崑崙濵與睢同杜
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睢水出新城昌魏縣
睢水出梁郡鄢縣鄢道元註睢水出陳留縣
西漨漨水經
說各不同三之間楚大夫尹固與王同舟而
去吳師遂入郢求昭王王涉濵濟江入于雲
中楚有雲夢澤左傳載令尹子文之生邱夫人棄諸夢中言夢而不及雲今尹子文之生邱夫人棄諸夢中言夢而不及雲而不及夢是二澤明矣漢陽之江之南暮宿羣盜攻
之以戈擊王頭大夫尹固孫由于作王隱王以
背受之中肩王懼奔鄖音云江陵有鄖城楚昭王時鄖公所築今松滋也
大夫鍾建負季芈以從鄖公辛得昭王
大喜欲還之其弟懷怒曰昭王是我讎也欲
殺之謂其兄辛曰昔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
不亦可乎辛曰君討其臣敢讎之者夫乘人
之禍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
智也懷怒不解辛陰與其季弟巢以王奔隨

吳兵逐之謂隨君曰周之子孫在漢水上者
楚滅之謂天報其禍加罰於楚君何寶之寶當作保周室何罪而隱其賊能出昭王即重惠也
隨君卜昭王與吳王不吉乃辭吳王曰今蹔
之併小密近於楚楚實存我有盟至今未改
若今有難棄而棄之令且安靜楚敢不聽命
吳師多其辭乃退是時大夫子期雖與昭王
俱亡陰與吳師爲市欲出昭王王聞之得免
即割子期心以與隨君盟而去吳王入郢止

習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
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
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即令
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
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
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
公大懼按太子建之死乃定公時吳師入郢則獻公時此亦云定公誤乃令
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
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

橈（音饒小楫）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矣公爲何誰矣曰漁父者子胥曰吾國君懼怖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

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僇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蹠（踵足後跟也蹠之石切足下也）劈裂裳裹膝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桓公（按申包胥求救乃秦哀公時此云桓公誤）素沉湎不恤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爲無道封大也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

告急如此七日桓公（桓當作哀）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爲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曰臣聞夷德（夷德無厭王不憂鄰國壇塲之患逮吳之未定王其取分扶問切焉若楚遂亡於秦何利則亦亡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

即安復立於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絕聲水不入口秦伯爲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

十年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槜李（左傳定公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興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子虎率車五百乘救楚擊吳二子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即會之大敗夫槩（即會之左傳作自稷會之楚地也史記亦云敗吳於稷）七月楚司馬子成秦公子子蒲與吳王相守私以間兵伐唐

滅之（唐從伐楚故）子胥久留（唐從吳故）楚求昭王不去夫槩
師敗却退九月潛歸自立爲吳王闔閭聞之
乃釋楚師欲殺夫槩奔楚昭王封夫槩於棠
溪（左傳史記棠俱作堂司馬彪曰汝南有堂谿亭應劭曰堂谿本房子國）闔閭
遂歸子胥孫武白喜與楚師於淮汭秦師
又敗吳師楚子期將焚吳軍子西曰吾國父
兄身戰暴骨草野焉不收又焚之其可乎子
期曰亡國失衆存沒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
死如有知必將乘煙起而助我如其無知何

惜草中之骨而亡吳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
子胥等相謂曰彼楚雖敗我餘兵未有所損
我者孫武曰吾以吳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
屠荊平王墓剉戮其屍亦已足矣子胥曰自
霸王已來未有人臣報讎如此者也行去矣
吳軍去後昭王反國（徐天祜曰楚何其多亡臣也）
皇奔晉迭爲謀主楚（析公雍子子靈貴子
陵之敗伍舉之奔鄭（是以有澆角靡角巢郤
言益其爵祿而及子（是也將遂奔晉賴聲子有
爲忠臣其後伍奢伍（子孫復仕於楚由是世
子就戮此子胥之出（尚卒困讒口無罪而父
舊君而甘心焉是舉（所以報楚入郢讎其
也隨與鄭亦與有憂（而亡所以報楚入郢讎其

唐卒受禍微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何以能國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秦師至楚何以能國其是之謂歟聽言者可以監矣）

樂師扈子非荊王信讒佞殺伍奢白

州犁而寇不絕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斮
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園迫幾爲天下大
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爲楚作窮刼（刼疑當作劒）之
曲以暢（暢當作傷）君之迫厄之暢達（之暢達當作而暢達之）
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乖烈（烈疑當作劣）不顧宗
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
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怒痛助忉怛垂涕

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
奔發留兵縱騎虜荊闕楚荊敝骨遭發掘鞭
辱腐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
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悢（音炎慷悢悲貌）吳軍雖去
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爲讒口能謗褒
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
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
饑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
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

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子胥歸吳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爲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臭王復重爲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鱠者自闔

閭之造也諸將既從還楚因更名闔門曰破楚門復謀伐齊齊子使女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波聘齊女（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涕女於吳即此也）女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爲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徃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袁宇記常熟虞山有齊女塚）虞以望齊國闔閭傷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

太子（詳下文則夫差爲太子波之字此太子下當又有子字）夫差日夜告於伍胥曰王欲立太子太子子胥曰臣聞祀廢於絶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秦疑衍字）之子夫差闔閭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夫差（夫下當有差字）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爲太子也兵守楚留止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越絶曰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南宮在長樂里按華池南城宮舊傳皆在長洲縣境）闔閭出入游卧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蘇山亦名姑胥）旦食餽山（越絶作組山）晝游蘇臺射於鵠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在吳縣東北吳之離宮越王獻西子於此）斯止闔閭之霸時於

往乃去郢徙于蔿若蔿傳定
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越左傳定
以子胥白喜孫

鐃州也徐天祐曰吳楚世爲仇敵吳自伐巢以至取番大小二十餘戰世子重子反一代不有吳師則亡臣七年命而昭王即位無歲不興役與庸浦皐舟鵲岸房鍾伍員伯嚭爲之也其間釁隙麻楸五邑之雞艾之戰此書皆畧而不載州來云楚懼吳兵復是乎遷郢於都史世家闔廬十一年吳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即公子繁陵師敗於繁陽於公六年杜預曰終繁闔廬子夫差凡十一年史以即爲夫差索隱謂名異而一人耳此書又以爲子定伐楚拔番而不著其年未詳孰是郢

十四年吳伐越勾踐大敗之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陘史世家年表皆記闔廬十九年與傳合此書但云南伐於越而畧其事何也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

十一年夫差（瘨弓註夫音扶差初皆切穀梁註同）北伐齊齊使大夫高氏（當是高無平時將上軍）謝吳師曰齊孤立於國倉庫空虛民人離散齊以吳爲彊輔今未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國人於郊不敢陳戰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濫也吳師即還（左傳哀公九年吳子使來徵師伐齊是爲夫差十年十年徵師是爲夫差十年十一年也此二年方謀伐齊而此書於十一年云夫差北伐齊十二年間吳再伐齊也與傳不合豈十一年吳嘗伐齊齊謝吳師不敢戰至明年復伐乃有艾陵之戰耶）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左傳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是爲夫差十二年與此書合史世家乃書之夫差十一年誤也）越王聞之率衆以朝於吳而以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乃進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僞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其苗也願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吾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鮑氏鮑牧也屬其子改姓爲王孫氏欲以避吳禍）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之曰子胥爲彊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曰寡人知之未與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弒簡公陰憚高國鮑晏（鮑叔牙晏嬰）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恥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

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北之齊見成恒（史記子貢傳作田常）因謂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過矣成恒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池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無用士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以深甲堅士選器飽弩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邦也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

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魯以廣齊隳魯以自尊等而君功不與焉是君上驕越絶驕字下有主心二字爲是子貢傳同下恣羣臣而求以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子貢傳犯作恣者是臣驕則爭此君上於王有遽越絶及子貢傳皆王作主遽作卻卻與隙同而下與大臣交爭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王剛猛而毅能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禁齊遇爲擒

必矣今君悉四境之中出大臣以環之人民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敵之臣下無黔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去之吳大臣將有疑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爲之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爲君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恒許諾子貢南見吳王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絶世而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彊臣竊爲君恐焉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存亡魯越絶義字下有在字害字上有勇在二字爲是害吾譬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吳不即誅之三年使歸夫越君賢主苦身勞力夜以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過於魯吳之彊不過於齊主以伐越而不聽臣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彊齊不勇也

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人不因居越絶因居作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絶世以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誠東見越王使出師以從下吏吳王大悅子貢東見越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問曰此僻狹之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不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君處故來處字不通越絶作弔君故來與下文弔字相應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爲鄰本大夫之弔孤之福矣孤敢不問其說

子貢曰臣今者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殆也事未發而聞之（子貢傳聞之作先聞者是）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也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遁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鱉見矣（國語是見作）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玉聲以教孤孤賴天之賜也敢不承教子貢曰臣聞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

踵連死肝腦塗地者孤之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則使聖兵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貌易姓名執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今大夫有賜存亡國舉（國語舉作興）死人孤賴矣賜敢不待令乎子貢曰夫吳王爲人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憯然避位子貢曰臣觀吳王爲數戰伐士卒不恩（國語恩作息）大臣內引讒人益

叛夫子胥爲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不以身死隱君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爲國其身死而不聽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舍爲詭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佞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子貢傳馬作矛）二子貢不受至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於越王越王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

抵罪於吳軍敗身辱逋逃出走棲于會稽國爲墟莽身爲魚鼈（越絕鼈下有飼字）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修祭祀死且不敢忘何謀之敢其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子胥館五日越使果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逋逃會稽賴王賜得奉祭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

王所藏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君吏若將遂大義弊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內士卒三千人以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銳以前受矢石君臣死無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受幣許其師辭其君即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豫辨不可以勝

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爲之柰何定公曰何以待之子貢曰修兵伏卒（子貢傳伏作休）以待之晉君許之子貢迺詣吳王果興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晉門因過姑胥之臺忽晝假寐於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然懷焉乃命太宰嚭告曰寡人晝臥有夢覺而恬然慢焉請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鐘音歷鬲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

鋘音吳刀名鋘鋘山出金作刀可切玉流貌越吾宮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爲寡人占之太宰嚭曰美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銷銷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鏕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鋘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

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晝夢爲子占之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王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越絕長城公作越公弟子公孫聖聖爲人少而好游長而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晝臥姑胥之臺忽然感夢覺而悵然使子占之急詣姑胥之臺公孫聖伏地而泣有頃而

起其妻從旁謂聖曰子何性鄙希睹人主卒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嘆曰悲哉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妻曰子以道自達於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召憂感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必其言吉凶公孫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歎曰臣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亡臣好直言不顧於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偉僞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鋘蒸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北者匿也兩鋘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

越宮堂者宮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
息也前國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爲用羣
但爲盲僮越絶盲作僮僮作當者是偏與死人俱葬也願大
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也遣下吏太
宰嚭王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於勾
踐國可安存也身可不死矣吳王聞之索然
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
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吁
嗟天知吾之冤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以蒸

我以爲直者不如相隨爲柱提我至深山後
世相屬爲聲響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蒸
丘一名蒸山又名陽山在吳縣西北三十里豺狼食汝肉野火燒
汝骨東風數至飛揚汝骸骨肉縻爛何能爲
聲響哉太宰嚭趨進曰賀大王喜災已滅矣
因舉行觴兵可以行吳王乃使太宰嚭爲若
校司馬王孫駱爲左校及從勾踐之師伐齊
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萬之衆奉師千
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

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爲危國亡身之甚
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慫徼幸他國猶
治救瘑古禾切瘡也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
瘑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
外更歷楚趙之界齊爲疾其疥耳越之爲病
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
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
耳目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
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

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
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
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爲
白虎而臨辛功曹爲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
爲九醜又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
雖小勝後必大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
不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齊軍臨北郊吳王
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愛民養士
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宰嚭受命

遂行吳三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志并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伐齊齊與吳戰於艾陵（齊地）之上齊師敗績吳王既勝乃使行人成好於齊曰吳王聞齊有其小喜而近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貞不忍稱疾所安集設陣爲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王曰寡人處此北邊無出境之謀今

吳乃濟江淮踰千里而來我壤土戮我衆庶賴上帝哀存國猶不至顛隕王今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吳齊遂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爲子西結彊讎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與刈同）艾（書項羽傳斬將艾旗覈詛策若艾草營並音刈）殺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荊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辱耄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師賴天降哀齊師受

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而視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

吳王置酒文臺之上羣臣悉在太宰嚭執政
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
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爲寡
人有功吾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孝
事於寡人吾將復增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
是大夫如何羣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虛心
養士羣臣並進見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
海有功蒙賞亡國復存霸功王事咸敝羣臣
於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默默

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無極邪
說僞辭以曲爲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
既喪社稷不食城郭丘墟廢生荆棘吳王大
怒曰老臣多詐爲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獨
傾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遝自
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臣不忠不信不得爲
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吾國之亡矣昔者
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與
於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

曰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
於斯前此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讎欲報前
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
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
臣安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
鏤之劍（屬鏤劍名鏤力俱切又力侯切）子胥受劍徒跣褰裳
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爲汝父忠臣立
吳設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
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

爲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
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得汝之願公
子多怨於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忘我定國
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
汝不忠信爲寡人使齊託汝子於齊鮑氏有
我外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見子
胥乃拔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爲
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爲友遂
伏劍而死（左傳哀公十一年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是爲夫差十二年此書載

其事於十三年或者子胥十二年吳王乃取使齊十三年反役左氏連書之耳吳王復伐齊闕（闕義與揭同左傳闕地及泉是也國語解闕穿也）于胥傳盛以鴟夷（鴟夷韋囊也）于胥伷曰取馬革爲鴟夷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爲袷衣濡屨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搖撓長吟悲鳴自以爲安不知螳蜋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蜋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踟躕蹤跡飛丸而集蜮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躑躅蹈跡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陷其旁闇忽陷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屨幾爲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

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吳王復伐齊闕（闕義與揭同左傳闕地及泉是也國語解闕穿也）于胥傳盛以鴟夷（鴟夷韋囊也）于胥伷曰取馬革爲鴟夷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爲袷衣濡屨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搖撓長吟悲鳴自以爲安不知螳蜋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蜋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踟躕蹤跡飛丸而集蜮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躑躅蹈跡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陷其旁闇忽陷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屨幾爲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

不覩後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曾承
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
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
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内之士盡府庫之
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
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三江一說松江錢塘浦陽江也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今其地亦名三江口即范蠡乘舟所出之地）入五湖之中（五湖一說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也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太湖）

五虞翻云太湖之水通五道謂之五湖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
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遂
北伐齊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
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於始熊（吳夷始熊當作姑熊）
夷（韋昭解姑熊吳郊也）通江淮轉襲吳
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即餘皇舟也）吳敗
齊師於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
合邊候吳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遼
遠無會前進孰利王孫駱曰不如前進則執

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
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各盡其死夫差晝
秣馬食（飼音）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火於造
闇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劍（闔廬成干將莫耶二劍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
皆白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短矢韋昭曰矢名）望之
若荼（周禮眡之當如茅葦之欲其荼白也註韋華遠色詩有女如荼箋荼
英荼也孔氏曰荼是茅草秀出之穗英是白貌）王親秉鉞戴旗以陣
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髦丹甲朱羽之矰望之

若火右軍皆玄裳玄輿黑甲烏羽之矰望之
如墨帶甲三萬六千鷄鳴而定陣去晉軍一
里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
其旅其聲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
乃令童禡請軍（國語作董禡請事董禡晉大夫司馬演也請問也）曰
兩軍邊（國語作偪）兵接好日中無期今大國越次
而造樊邑之軍壘敢請辟（國語辟作亂謂先期亂次之故）故
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約諸侯貢
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

之所振懼遣使來告冠蓋不絕於道始周依負於晉故忽於夷狄會晉今反叛如斯吾是以蒲服就君（史記范雎傳膝行蒲服詩匍匐作扶服其義皆同言盡力也）不肯長弟徒以爭彊孤進不敢去君不命長爲諸侯笑孤之事君決（決字疑衍）得事君命（命字當作亦）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孤躬親聽命於藩籬之外童禍將還吳王驕左足與禍決矣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於晉定公前既以通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否則吳國有難大則越人入不得還也其意有愁毒之憂進退輕難不可與戰主君宜許之以前期無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徒許必明其信趙鞅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於周吳爲先老可長以盡國禮定公許諾命童禍復命於是吳王還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章山即禹貢所謂內方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荆門長林縣）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爲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供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閭不恐其惡帶劍挺鈹與楚昭王相逐於中原天舍其忠（國語作衷）楚師敗績今齊不贊（國語作鑒）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恐其惡被甲帶劍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於歲遂緣江泝淮（緣當作沿泝逆流而上）開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閒而歸告於天子執事周王答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兼受永福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依矣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作以增號謚（已上所記與國語大同小異惟太子友之諫國語不載）吳王還歸自池（池上當有黃字）息民散兵二十年越王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檇李吳師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王久留未

困急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勾甬東之地勾句章縣東海中洲也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北海中洲也今鄞縣境句音勾又九具切甬江東裏為二君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前王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為附邑亦寡人之願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有意焉大夫種曰吳為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魯哀公十二年伐吳二十年越圍吳皆夫差十四年年十七年越一再書越復伐吳乃哀公十九年也傳止云侵楚誤吳杜預解誤吳使不為備初無伐吳事此云越復伐吳即哀公二十二年傳書越滅吳之歲也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棲於姑蘇山即陽山別名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僤惶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子胥傳云吳王取子胥屍浮之江中吳人搏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亦同一音西坂中可以匿止玉行有頃因得生糗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糗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糗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旦食者也謂

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應吳王止棲姑蘇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寒人世世得聖也得字下當有事字越相世世須臾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褒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聞其矢而射穗

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兎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忤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戮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爲大患大過六也徐天祐曰夫差感於宰嚭之言忘不孝然在越則幸矣越欲責吳若曰囚辱吾君與君夫人使莝芻養馬給水除糞猶爲有辭今而曰越之罪莫大焉而以吳赦越爲大過種也無乃失辭乎越王謹上刻青天敢不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爲何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恐辱厚恥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仍未肯自殺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勾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之位不敢加誅於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爲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吳世家曰越王滅吳誅太宰嚭此書又云公并誅其妻子越世家亦曰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越絕書曰越王誅吳王之自殺也嚭亦同時就誅吳之後二年是爲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過種也無乃失辭乎

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之士也語全
臣越大圄無慈也史遷乃止然則吳之士也語全
與左氏相戾也且嚭人既生
死有餘戮越人既生語全
其實嘗私越而不以其不忠爲罪耶漢丁公
之戮可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越於是乎失
刑矣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慙死
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盍前君地下不忍視
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須於生
死必連鑣國語組字上有結字以冥吾目恐其不蔽
顧復重羅繡三幅以爲掩明生不昭我死勿
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葬吳王以禮於桑

餘杭山卑猶越絕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位近太湖去縣十七里素隱曰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爲地名吳地記曰徐杭山一名卑猶山是也越王使軍士集于我戎之功人一隅越絕作隅土以葬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越絕言宰嚭之死者五日擒夫差發太宰嚭逢同戮其相曰殺太宰嚭越絕曰子胥既戮其妻子曰殺夫差而與其妻子曰舍夫差而戮太宰嚭與其妻子又曰三臺啫嚭妻子死所也常嶷越絕書非子貢作特後人托名耳又何以知其非子貢作越絕內傳於說陳成恒之事然之曰子貢一出齊魯乖亂吳彊晉霸越是也斯言也且他文亦不類或者所載未洽審之實宰嚭得保首領以沒蓋幸而免罰既備諸侯之人多其功是非子胥之後人之矣此書謂亦葬卑猶之旁豈其後嚭死於

越之前君無余者無余禹之六世孫少康之庶子也初受封於越越舊無餘作餘夏禹之末封也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帝王世紀曰鯀帝顓頊之子字熙連山易曰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史記曰鯀之父帝顓頊世本亦以鯀爲顓頊子漢律歷志則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鯀外紀從之古史曰太史公以鯀爲顓頊之子其世太迫班固以爲五世孫近得之此書以爲顓頊之後曰後者可以通子孫言之也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爲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脅而產高密世本曰鯀要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宋忠曰高密禹所封國世紀曰鯀妻脩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而生禹名文命字密史記以文命爲禹之名孔安國謂禹爲名張晏謂禹爲字今並存之家于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在茂州石泉縣其地有禹廟郡人相傳禹也以六月六日生元和郡縣志禹汶山廣柔人生於石紐村水經註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廣柔即今石泉軍帝堯之時遭洪水滔滔天下沈瀆九州閼塞四瀆壅閉帝乃憂中國之不康悼黎元之罹咎乃命四嶽乃舉賢良將任治水自中國至于條方莫

音雄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切三足鱉也按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說熊屬又爲鼈類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膳豈鯀化爲二物乎舜與四嶽舉鯀之子高密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勳禹曰俞小子敢悉考績以紘天意惟委委有任字下當有不遍疑字之誤淮乃功不成循江泝河盡濟甄甄疊字不之誤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

天柱號曰宛委在會稽縣東南十一名玉笥山赤帝在閼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璟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爲戲吟故荷歌覆釜之山與地志會稽山有石狀如覆舜謂之覆舜山一名釜山舜亦作釜史黃帝本紀曰合符釜山索隱以爲合諸侯符契主章而朝之故釜山在鳩州懷戎縣北三里非此之釜山也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徐天祜曰禹未嘗兩至越其至也禹貢記南方山川多與今不合禹治水時未嘗親至南方故也孟子曰禹入年于外而三過其門不入是山然則禹與穆王皆嘗會諸侯于塗山杜預解並云在壽春東北說者曰今濠州也郭宗元塗山銘序曰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塗山矣然非必皆壽春也若禹之所娶塗山有二一名塗山亦作塗山索隱以爲合諸侯于塗山在壽春東北四十五里蘇鶚演義塗山有四會稽二渝州南蕭江州三濠州四當塗縣按左氏昭公四年傳穆有塗山之會哀公七年傳禹合

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
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呂氏春秋曰禹治水公害）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禹行十月女嬌生
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禹行使大
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豎亥自南極盡於北垂計慎曰大章豎亥善行人也皆禹臣暢八極之廣旋）
天地之數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
人怖駭禹乃啞（烏格切笑聲易震和切笑言啞啞音同）然而笑曰
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

爾何爲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
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計於蒼梧（檀弓于蒼梧之野葬於九疑舜死於蒼梧之野史記舜死於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蒼梧）而見縛人禹摽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
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
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
受其饑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爲帝統治水
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
德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

寓內東造絕迹西延積石（地志在北平郡龍戎縣西南今平州之南）疏九河於滔淵開五水
易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
崎嶇歸於中國堯曰俞以固冀於東北鑿龍門（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闢伊闕
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
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如考妣晝哭
夜泣氣不屬聲堯禪位于舜舜薦大禹攺官
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舜崩禪位命禹禹

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史記註劉伯城是也）今陰阿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史記註禹到大越上苗山十道山志會稽山本名茅山一名苗山）以朝四方羣臣觀示中州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衆示天下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釜

山州愼（愼當作鎮）之功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國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惡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賞天下喁喁若兒思母子歸父而曁越恐羣臣不從言曰吾聞食其實者不傷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蔑覆釜之書得以除天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德彰彰若斯豈可忘乎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爲邑畫作印橫木爲門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爲法度鳳凰棲於樹鸞鳥巢於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於澤遂已耆艾將老歎曰吾晏歲年暮壽將盡矣止絶斯矣命羣臣曰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葬槨桐棺（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茨之後曰無改畝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禹崩之後衆瑞並去天矣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爲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禹崩傳位與

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啓於箕山之陽（史記註劉熙曰嵩高之北）諸侯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子也啓遂即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矣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絶啓使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絶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下有羣鳥耘田也水經註鳥爲之耘春拔草根秋聚其穢）

租貢纜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余質朴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皇覽曰禹冢在會稽山上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轉從衆庶爲編戶之民禹祀斷絶十有餘歲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嘯喋嚶喋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爲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貢因共

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安集鳥田之端以爲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曰無壬壬生無曎曎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曎卒或爲夫譚夫譚生元常元當作允常立當吳王壽夢諸樊闔閭之時越之興霸自元常矣越世家曰夏自少康至桀凡十餘世至於允常高氏越史十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吳之伐越越世家二十年也至是一千五百七十年矣越之傳國至於允常何止二十餘世耶

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呂氏春秋高誘解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郢人蓋郢爲楚所并爲楚之郢人按郢本邾子之國此云楚之郢人按郢本邾子之國此云楚之郢人蓋郢爲楚所并爲

後必霸何言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
珠玉今寡人冀得免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
獲（獲當作於）敵人之手身爲儋隸妻爲僕妾往而
不返客死敵國若鬼魄有（此下當有知字）知於前君
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
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曰下疑有闕文）古人曰居不幽
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
之難蒙不赦之恥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
處卑而不以爲惡居危而不以爲薄五帝德

厚（而當作無）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此下疑有
闕文）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泣涕而受
冤行哭而爲隸演易作卦（司馬遷書西伯拘而演周易）天
道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
見符朱鬣玄狻（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
十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騶虞之乘又
得騄耳之馬驪黃白羆之屬以獻紂紂以免西伯羑里之
囚此云玄狻當作玄豹）
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背
輔臣結髮折獄破

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尼臣誠盡謀夫
截骨之劍無削劘之利鉛鐵之矛無分髮之
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遂天文案墜
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
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
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福者禍之根
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
哉大夫計硯（越絕硯作倪史貨殖傳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
然註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算裴駰案范子曰計然
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蔡謨曰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倪與研聲相近而相亂耳）曰今君王
國於會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羣臣泣之雖
則恨悞之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爲謾辭譁
說用而相欺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
吳以國累諸侯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
夫皐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
士樂爲用今委國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
命羣臣（佛符勿切大也詩佛時仔肩音弼註亦作大言一人足矣何
必從心所欲

大臣也命群大夫曳庸跽國語作后庸曰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臘不可與匹馳日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遵守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亡臣親今事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亡者爲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

孤懷心不定也夫推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分麩者臣之職也吾顧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硯曰君王所陳者固其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教委國於二老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教嗣糞除出亡之君勑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今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宜也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硯下當有闕字

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內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恥屈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徙而必友與君復讎者臣之事也大夫苦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紋煩理亂使民知分麩臣之事也大夫曳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賂往遺來解憂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

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央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屢腹涉脛血流滂滂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陵百邦臣之事也大夫皐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躬親弔死存疾救活畏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圖富民實爲君養雖臣之事也大夫計硯曰候

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爲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咸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胷中會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

號（號作兮當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此闕一字）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謫天颶颶（凡梵兩音）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慨慨（憂也慨慨詩憂）兮若割淚泫泫（胡犬泫）流貌兮雙懸又哀兮曰彼飛鳥兮鳶烏已迴翔兮翁蘇心在專兮棄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兮何幸（幸當作辜）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爲婢夫去晏兮爲奴歲遥遥兮難極寃悲痛兮心惻勝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鳥翱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憒惙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悲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污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後臣使執箕箒誠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勾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熛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音灼生絲繳也）微矢以射之豈況近卧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槿柵此乃厨宰之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太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

之計不逼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秘於宮室之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絶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絶爲天下笑而子及主俱虜爲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吳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因

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爲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着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之襦夫斫剉養馬妻給水除

糞灑掃三年不愠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臺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爲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勾踐愚黠親欲爲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因

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柰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卒意終其意也越王聞之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以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專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邪而賊戊功曹爲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

在勝先而臨酉死氣也而赴寅是時赴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爲湯所誅殷爲周所滅今大王阮囚越君而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吳王遂召越王久有頃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後無報復之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王已入石室宜早圖之後必爲吳之患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貺燕公（齊桓公救燕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宋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目夷曰彼已濟陣成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陣成宋人擊之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不成列）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爲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出作坐）石室召范蠡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吳王不死明矣到己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王真非人也數（色角切）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即入言於吳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便（平聲下同）太宰嚭奉溲惡以出（溲所九切惡遏各切下同溲即便也惡大溲也大小溲日前後溲見史倉公傳亦逢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

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芩草以亂其氣小有臭氣凶年民飢其根食之會稽賦註芩草藏也菜名擷之藏山在府西北六里越王嘗採藏于此其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

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爲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懸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爲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勾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爲虜妻親爲妾

上幸其作不當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存也感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爲人臣不仁不慈焉於何也切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爲虜妻親爲妾

不愠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溲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曾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爲相國快私意耶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玉門之第九誠事之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鷄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

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爲義以飲溲食惡爲慈以虛府庫爲仁是故爲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爲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

社稷丘墟宗廟荆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蠡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

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昳帝結切日昃也梁元纂要曰在未曰昳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眡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吾已絶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干文選註闌干多貌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吳越春秋第七

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第八

越王勾踐臣吳至歸越勾踐七年也（國語勾踐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當魯哀公五年是爲勾踐七年正與吳書入吳事至是年書入吳事至是歸國首尾三年也）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寢於越國霸王之迹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無德於民今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顧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已已之日時加禺中（禺音隅禺中時加巳也淮南子曰珠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孤欲以此到國何如蠡曰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宮闕吳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越舊經炭瀆在會稽縣東大十里越絕曰勾踐稱炭聚載從炭瀆至練塘會稽志作炭浦）西止周宗南造於山北瀕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得相國之策再返南鄉今欲定國立城人民不足其功不可以興爲之柰何范蠡對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國古公營城周雒威折萬里

飛來一名寶林一名怪山越絕曰龜山勾踐所起游臺也寰宇記龜山即琅琊東武山一夕移於此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山乃地之柱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之山乃地之柱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受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字上當有五字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扁扁疑當作偏天地之壤乘東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與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於內臣乃承天門制城合氣於后土嶽象已設

崑崙故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如相國之言孤之命也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名東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爲司馬門立增樓增與層同註怪山者越起靈臺水經於山上又作三層樓冠其山巔以爲靈臺臺以望雲物起離宮於淮陽越絕曰離臺周五百六十步在淮陽里丘越舊經淮陽宮在會稽縣東南二里中宿臺在於高平越絕指云中指作宿臺馬丘周六百步在高平七里舊經中宿在會稽縣東七里越絕駕臺在於成丘越絕駕臺駝於離丘立死於樂野越絕曰越王弋獵之處大樂故謂樂野勾踐以此野爲死人休謀也十道志今有樂瀆村燕臺在於石室越舊經宴臺在州東南十里齋臺在於禁山越絕曰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備膳羞也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三聖謂聖臣也指上三人而言子胥曰越有聖臣范蠡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爲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

車必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攻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去聲俱起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堂臨政越王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

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
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欲采葛氏詩毛箋
爲絺綌所以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
於子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
葛會稽縣東十里有葛山越絕曰勾踐種葛使越女治葛布獻吳王以作黃
絲之布欲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
自守食不重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之游未
嘗一日登焉吾欲因而賜之以封
東至於勾甬西至於檇李南至於姑末即春秋越
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党會韻
引吳越春秋越以甘蜜九
謂檻爲越林今此書無九檻二字詳下文文
狐皮五雙晉竹十廋廋當作搜漢溝洫志潛
船總名也或作艘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
狄當作狊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
小心念功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與國千里

遑弱於羅今輕霏霏號絺素今將獻之越王
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仄書增封益地賜
羽奇机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
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王肉修其德外布其
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官不名事
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庫墾其田
疇民富國彊衆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與其
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

奈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也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斂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斂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音疲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詳文意上文與之無奪以下當有樂之無苦喜之無怒二句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斂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爲窮虜恥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辟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亡國流民天下莫不聞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伏此上八字文衍必俾毛帖伏鷙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伏襲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少辭無令泄也臣聞吳王兵彊於齊晉而怨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決權還爲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以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之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構怨不解齊雖不親外爲其妝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內臣謀而決讎其策鄰國通而不絕其援斯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隕實人念吳猶辟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之亡國流隕亦作頹下墜也茂葉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唱當作倡氣有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燔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漚漫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

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
威折兵挫而軍退士散而衆解臣請按師整
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
吳之君臣爲虜矣臣願大王匿聲藏見其動
以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大水能浮草木亦能
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
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
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
大夫諮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

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
王虛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揩
曰今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
內有爭臣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左傳作鞫居）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五德迭相勝也史
記作如）推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前漢律歷志同（五德書未滅大圖此乘
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大圖此乘
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
便願各就職也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越王勾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思復辱於吳蒙天祉福得（得下當有返字）反國修治百姓欲從其國已富反越五年未聞敢死之友或謂諸大夫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臺望觀其羣臣有憂與否相國范蠡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憂患不形顏色越王即鳴鐘鼓驚檄（驚疑當作警）而召群臣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恥上愧周王下慙

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仇之臣柰何而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越王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奴虜之厄受囚破之恥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硯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易字不通疑若字之誤）命同（吝同）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越王默然不悅面有愧色即辭群臣進計硯而問曰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計硯對曰夫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明選左右得賢而已昔太公九聲而足（其或義未詳恐字誤）磻溪之

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亡囚有貪分之毀（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齊桓得之而霸故傳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願王審於左右何患羣臣之不使也越王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虛心高望冀聞報復之謀今咸匿聲隱形不聞其語厥咎安在計硯曰選賢實士各有一等遠使以難（難平聲試以事）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論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視其亂（酒能亂性論語唯酒

無量不及亂 指之以使曲禮指事使人也 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別其態五色以設士盡其實人竭其智知其智盡實則君臣何憂越王曰吾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進辭者益寡人也計砚曰范蠡朝而知內文種遠以見外願王請大夫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在矣越王乃請大夫種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自免於窮厄之地今欲奉不羈之計以雪吾之宿讎何行而功乎大夫種曰臣聞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今欲伐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得其實越王曰人之所好雖其願何以定而制之死乎大夫種曰夫欲報仇復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史記作七術君王察焉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慙朝臣外愧諸侯中心迷惑精神失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開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幸

鬼下當有神字下文亦兼鬼神言之以求其福二曰遺去聲贈也下同其君多貨賄以喜其心三曰遺之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況於吳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陰名曰西施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於會稽陵山禹陵山之山先秦古書不稱陵陵之名帝王冢皆不陵自漢始祀水澤於江州今之江州春秋時爲吳西境楚東境越不得祀水澤於其地兼晉以前亦未有江州之名蜀之巴郡古有江州縣又去越遠亦非當時祀水澤之地州字義當作洲字本作州水中可居者州今作洲蓋後人加水以別州縣之字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哉大夫之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室

作士工之士作思歸皆有悠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水經註勾踐使工人伐榮楯欲以獻吳久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陽爲文梓陰爲楩柟巧工施校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礱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娶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勾踐使臣種敢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徐天祐曰天生神木不假日夜

之所息一夕而大二十圍長五十尋有是哉使之茲事而信越嘗以其木致於吳而行人之辭乃曰東海役臣獻爲殿之餘材甚非所以禮吳而示有先也且越有五臺未嘗敢上吳王以爲畏法服威夫人既天之產材若是其異人之致飾若是其都而名之曰餘材則越之爲殿亦已休矣而特以其遺餘奉之易悅耶子胥諫曰吳何越之失言而吳王勿受也昔者桀起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穀不熟天與其災民虛國變遂取滅亡大王受之必爲越王所戮吳王不聽遂受而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臺始基於圖閭而新作於夫差吳地記曰高三百丈廣八十四丈行路之人道死巷哭不絕嗟嘆之聲民疲士苦人不聊生越王曰善哉第二術也

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砚問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子計砚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孤虛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爲孤辰巳即爲虛虛蓋旬空爲孤對衝爲虛餘五旬可以類推劉歆七畧有風候孤虛二十卷審於存亡乃可量敵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柰何計砚曰天地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僞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真僞乎計砚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以四時言則有生當作春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陰陽不和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

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
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塗除陳
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夫陰陽者
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
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
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矣之
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
天文集察緯宿天象定者爲經動者爲緯故五星亦曰五緯宿音秀列星也曆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倉從陰牧著

陟畧切置也望陽出耀筴通策其極計三年五倍越國熾富勾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硯之謀也

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會稽志苧蘿山在諸暨縣南五里輿地志諸暨縣苧蘿山西施鄭旦所居十道志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苧蘿山賣薪女也西施山下有浣沙石飾以羅穀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越舊經土城在會稽縣東六里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

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王朝晝不倦晦諷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必爲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妹喜女焉有寵而亡夏紂伐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有寵而亡殷幽王伐有蘇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有寵而亡周生伯服逐太子宜臼太子奔申申人與繒西戎攻幽王周於是乎

七妹音末
喜音嬉 吳王不聽遂受其女越王曰善哉
第三術也
十三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蒙子之術所圖
者吉未嘗有不合也今欲復謀吳柰何種曰
君王自陳越國微鄙年穀不登願王請糴以
入其意天若棄吳必許王矣越乃使上聲大夫
種使去聲吳因宰嚭求見吳王辭曰越國洿下
水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饑乏道荐饑餓願
從大王請糴來歲即復太倉惟大王救其窮

窘吳王曰越王信誠守道不懷二心今窮歸
恕吾豈愛惜財寶奪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
非吳有越越必有吳吉往則凶來是養生寇
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爲親不與未成冤且
越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有修飾攻戰以
伺吾閒去聲下同觀越王之使使來請糴者非國
貧民困而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王閒也吳
王曰寡人卑服越王而有其衆懷其社稷以
愧勾踐勾踐氣服爲駕車却行馬前諸侯莫

不聞知今吾使之歸國奉其宗廟復其社稷
豈敢有反吾之心乎子胥曰臣聞士窮非難
抑心下人其後有激人之色臣聞越王饑餓
民之困窮可因而破也今不用天之道順地
之理而反輸之食固君之命狐雉之相戲也
夫狐卑體而雉信之故狐得其志而雉必死
可不慎哉吳王曰勾踐國憂而寡人給之以
粟恩往義來其德昭昭亦何憂乎子胥曰臣
聞狼子有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夫虎不可

餧以食蝮蠆名一曰虺善螫人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
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
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豕蠆無足曰豕疑當作豕
廉游於姑胥之臺荊榛蔓於宮闕願王覽武
王伐紂之事也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
王臣也率諸侯以伐其君雖勝殷謂義乎子
胥曰武王即成其名矣太宰嚭曰親戮主以
爲名吾不忍也子胥曰盜國者封侯盜金者
誅令使武王失其理則周何爲三家之表意謂

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太宰嚭曰子胥爲人臣徒欲干君之好啼君之心以自稱蠻滿君何不知過乎子胥曰太宰嚭固欲以求其親前縱石室之囚受其寶女之遺蛙外交敵國內惑於君大王察之無爲羣小所侮今大王譬若浴嬰兒雖啼無聽宰嚭之言吳王曰宰嚭是子無乃聞寡人言非忠臣之道類於佞諛之人太宰嚭曰臣聞鄰國有急千里馳救是乃王者封亡國之後五霸輔絕滅之末者也

吳王乃與越粟萬石而令之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於越年豐而歸寡人大夫種曰臣奉使迓越歲登誠還吳貸大夫種歸越越國羣臣皆稱萬歲即以粟賞賜羣臣及於萬民二年越王粟稔揀擇精粟而蒸還於吳復還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歸之吳王王得越粟長太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習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越粟粟種殺而無生者吳民大饑越王曰彼以窮居其可攻也

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竹枝上擿橋末墮地女即捷末擊文類善劍事與此小異曰袁公即杖竹枝上擿橋末墮地女即捷末擊文類引吳越春秋處女接取其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接此書未字當作末捷還作接易晝日三捷子同生接以太牢註並音捷袁公則飛上林內之竹似枯槁未禮記太子生接以太牢左傳袁公則飛上林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願之道則如之何女曰要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

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滕滕當作騰兎追形逐影光若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枚之墮長高習

之教軍士詩註一丈爲版五版爲堵五堵爲雉版亦作板此墮字疑當作隊長疑是上聲高或人名也當世勝字上疑當有莫能二字勝越女之劍於是范蠡復進舍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矢矢生於弹弹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弹者柰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毋爲禽獸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絶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於是神農皇帝皇當作黃弦木爲弧剡木爲矢世本黃帝作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毋爲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爲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横弓着臂施

機設樞釋名弩柄曰臂鈎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有懸刀合而名之曰機言機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文選註所引與此畧同但云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少異耳所謂句亶鄂章人號慶侯翼侯魏侯熊渠子長子康爲句亶王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三侯者未惜王號時所稱也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楚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

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爲方城守臣子也教爲人君命所起也牙爲執法守吏卒也牛爲中將主內衆也關爲守禦檢去止也鉦爲侍從聽人主也臂爲道路通所使也弓爲將軍主重負也弦爲軍師禦戰士也矢爲飛客主教使也金爲實敵往不止也衛爲副使正道里也又爲受教知可否也縹爲都尉執左右也敵爲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

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射命中也）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蹉右足橫句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離乘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周禮五射二曰參連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也）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要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在山陰縣西南四里袁宇記曰屬上虞縣非也）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勾踐十五年謀伐吳（按勾踐伐吳自茲四年間必謀及國四年即與范蠡謀伐吳左傳見於哀公十三年正勾踐十五年也）謂大夫種曰孤用夫子之策免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吾誠已說（音稅下同）於國人國人喜悅而子昔日云有天氣即來陳之今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彊者爲有子胥今伍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亡國之證也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聽孤說

國人之辭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國報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誠更其徘於是乃葵死問傷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迎來除民所害然後卑事夫差往宅士三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因約吳國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寡人不能爲政將率二三子夫婦以爲藩輔令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免者免身脫也謂生子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豚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犬陽畜豚陰畜）生子三人孤以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長子死三年釋吾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葵埋之如吾子也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欲仕量（平聲）其居好（上聲）其衣飽其食而簡銳之凡四方之士來者必朝而禮之載飯與羹以游國中國中僮子戲而遇孤孤餔而啜

之施以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人事不辱吾君王於諸侯長爲天下所恥今越國富饒君王節儉請可報恥孤辭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如寡人者何敢勞吾國之人以塞吾之宿讎父兄又復請曰誠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報父仇臣復君讎君隊豈敢有不盡力者乎臣請復戰以除君王之宿讎孤

悅而許之大夫種曰臣觀吳王得志於齊晉而不試以忘於我我不可以怠臣當卜之於天吳民既疲於軍困於戰鬬市無赤米之積國廩空虛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嬴(作嬴蒲水草蚌蛤之屬)於東海之濵夫占兆人事又見於卜筮王若起師以可會之利犯吳之邊鄙未可往也吳王雖無伐我之心亦雖動之以怒不如詮其間(詮聲近以知其意越王曰孤不欲

有征伐之心國人請戰者三年矣吾不得不從民人之欲今聞大夫種諫難(聲近越父兄又諫曰吳可伐勝則滅其國不勝則困其兵吳國有成王與之盟功名聞於諸侯王曰善於是乃大會羣臣而令之曰有敢諫伐吳者罪不赦蠢種相謂曰吾諫已不合矣然猶聽君王之令越王會軍列士而大誡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不足而患其志行鞮之少恥也(國語註少恥謂進退難苟免)今夫差發

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徼外水犀有山犀有水犀山犀之皮有珠甲水犀之皮有文甲也周禮犀甲壽百年)不患其志而患其衆之不足今寡人將助天威吾不欲匹夫之小勇也吾欲士卒進則思賞退則避刑於是越民父勉其子兄勸其弟曰吳可伐也越王復召范蠡謂曰吳已殺子胥(道道當導作諫)者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吳其可伐乎范蠡曰未可須明年之春然後可耳王曰何也范蠡曰臣觀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

從王國中空虛老弱在後太子晉守兵始出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虛兵還不難也不如來春其夏六月丙子勾踐復問范蠡曰可伐矣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千人(史記俊士作教士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習流謂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教士謂常所教練之兵也君子恩惠者諸侯謂諸理事之官士習戰教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曰使徐天祜曰笠澤之戰越以三千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至二千人哉)以乙酉與吳戰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姑胥臺吳告急於

夫差夫差方會諸侯於黃池恐天下聞之即
密不令洩已盟黃池乃使人請成於越勾踐
自度未能滅乃與吳平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按左傳哀公十七年越伐吳吳禦之笠澤實勾踐十九年事此書不當以爲二十一年也）會
楚使申包胥聘於越越王乃問包胥曰吳可
伐耶申包胥曰臣鄙於策謀未足以卜越王
曰吳爲不道殘我社稷夷吾宗廟以爲平原
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徹天之中（國語作衷）惟是

輿馬兵革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誠聞（聞當作問）於
戰何以爲可申包胥曰臣愚不能知越王固
問包胥乃曰夫吳良國也傳賢於諸侯敢問
君王之所戰者何越王曰在孤之側者飲酒
食肉未嘗不分孤之飲食不致其味聽樂不
盡其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
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子
之忠惠以養之吾今修寬刑欲（國語作施）欲民所
欲去民所惡（烏故切憎也）稱其善掩其惡（遏各切不善也）

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
以戰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
之救其不足損其有餘使貧富不失其利求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
戰王曰邦國南則距楚西則薄晉北則望齊
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絕求
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無以加斯矣
猶未可戰夫戰之道知（音智）爲之始以仁次之
以勇斷之君將去（羣）不知即無權變之謀以別

衆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饑寒之節
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可
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冬十月越王
乃請八大夫（國語越王乃召五大夫問戰矣以而可羣昭解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種范蠡皋如之屬按此書其辭大畧與國語同而云八大夫則異詳下文止七人）
豈與楚大夫申包胥共爲八大夫耶曰昔吳爲不道殘我社稷以爲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徹天之
中衷兵羣既具無所以行之吾問於申包胥
即已命孤矣敢告諸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

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罰其信無功不及有
功必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
審罰則可戰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
命王曰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
則別是非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辨哉大
夫范蠡曰審備則可戰審備慎守以待不虞
備設守固必可應難法聲王曰慎哉大夫皐如
曰審聲則可戰審於聲音以別清濁清濁者
謂吾國君名聞於周室令諸侯不怠於外王
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恩知分則可戰廣恩
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明哉於是勾踐乃
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天變地應人道
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神哉大夫計硯曰
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
遠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
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顯戮
勾踐恐民不信使以征不義闢於周室令斬
諸侯不怠於外令去聲已下皆同國中曰五日之

內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非吾之民也
又將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王
宵諳倍下垣同屏夫人簡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
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
內中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獸
作也吾見子於是以寤明誡矣王出官夫人
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填之以土夫人
去笄側席而坐安心無容三月不掃王出則
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散王乃令大夫曰
食鋪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
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隨
於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
無入吾圖誠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
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以土大夫側席
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夫人
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
之軍行成陣即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
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斬有

罪者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讎以謝於二三子令（平聲）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躁躁摧長恩今擢戟馭殳（殳音殊兵罷詩伯也執殳周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說文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釋名殳殊也長一丈二尺無刃有所撞捽於車上使殊離也）所離不降今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

（去聲）今所向皆殂一士判死今而當百夫道祐有德今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今威振八都軍伍難更今勢如貔貅（貅能捕獸祭天時佃曰虎五指爲貔陸機曰似虎猛獸）貔貅或曰似羆羆貔俱切）乎於是觀者莫不悽惻明日復徙軍於境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曰有不從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徙軍於郊李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曰其淫心匿行（匿疑當作愿行去聲）不當敵者如斯矣勾踐乃命有司大徇軍曰其有父母無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親老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昆弟有在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埋瘞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亡奚埋之矣明日又徇於軍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予其醫藥給其麋粥與之同食明日又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平聲）甲兵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旋軍於江南更陳嚴

法復誅有罪者五人徇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即君所子養者）及其犯誅自吾子亦不能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得士之死力道見蠭（蠭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爲之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爲敬蠭蟲而爲之軾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去聲）吾意者今蠭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爲之軾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

部部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斬於是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皆被兜甲（兜甲即甲也周禮兜甲二百年又令安廣之於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射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爲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以黃昏令於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

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之中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爲二師將以使攻我衆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之大敗之於囲（囲吳地記在松江故名）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戰三北徑至吳圍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

弃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吳地記在松江故名）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習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蠭蒙曰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

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爲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爲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雚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守一年吳師累敗（左傳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爲勾踐二十四年蓋首尾三年也國語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亦曰習囲之三年吳師敗與左傳合此書繁其事於一年以爲囲守一年而滅吳誤也）

虞翻曰吳大夫國語作王孫雄韋昭曰王孫姓也肉袒膝行而前請成於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惟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徹天之中秉得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爲臣妾勾踐不忍其言將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耶今日得而棄之其計可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憐之使令入謂吳王曰孤老矣焉能事君君乃縶丘明春秋時人所聞當必不謬越絕曰越王與之劍使自以縶死耶勾踐已滅吳乃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踐已受命號去還江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之時越兵橫行於江淮之上諸侯畢賀初學記引吳越春秋曰越王平

吳後立賀臺於越此書無之亦闕文也越王還於吳當歸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事王問爲當實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其可悉乎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號天變於上日爲陰蝕今君復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羣臣爲樂以沒王世可乎吳王曰吾置君於甬東給君夫婦三百餘家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社稷者吳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遂伏劒自殺

上卷夫差傳亦曰引劍而伏之死吳世家云自剄到死越世家止言自殺按左傳音洛乃命樂音岳下同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去聲功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

國誅無義之人復讎還耻威加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摩可託於絃管名可留於竹帛臣聞古之善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伐吳可乎大夫羣臣皆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慮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子胥曰今不伐吳人當何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捲塞修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大夫

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意返國賞無所恡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億觴酒二升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勾踐愛壤土不惜羣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有憂色而不悅也范蠡從吳欲去恐勾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爲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兎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爲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慮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陰謀范蠡議欲去徵俾三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

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大承上文而言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則大當作又之威德以敗爲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耻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矣

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位當作住）分國共之去乎妻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計不數（音朔）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王曰柰何種曰蠡去時陰晝六陽晝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孰敢止

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硯佯狂大夫曳庸扶同鼻如之徒日盈踈遠不親於朝大夫種內憂不朝人或讒之於王曰文種棄宰相之位而令君王霸於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怨望之心憤發於內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曰臣所以在（在作當）蚤朝而晏罷若身疾作者但爲吳耳今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默然時魯哀公患三桓欲因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難去聲哀公奔陘三桓攻哀公（哀公二十七年公乃遂如越史記曰公如公孫有陘氏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奔于衛途如越陘楚地也杜預曰有陘氏即有山氏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俱歸勾踐憂文種之不圖故不爲哀公伐三桓也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音朔）以損聲色滅淫樂奇說怪論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咈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子胥於吳矣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兎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五門之第八臣見王志越王默然不

應大夫亦罷哺其耳以成人惡洩大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食不享享作享當作哺以惡何句妻子在側匹夫之能自致相國尚何望哉無乃爲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於患難雪恥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於彼爲佞在君爲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辰尅其日上賊於下是爲亂賊必害其良今日尅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爲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爲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

文種屬盧盧作鑪當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爲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爲喻矣遂伏劍而死脫徐天祜曰句踐因虜之辱苦身勞思君臣相與謀報吳者二十餘年卒以越霸諸臣雖與有力而種最之功居多最見幾而作可謂明且哲矣種之死也無罪而越王誅之也無名其辭乃曰幸以餘術爲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是何言歟今死者有知謀之地下何益如其無知不賞而淫刑以報此種所以仰天而歎又自笑也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即卧龍山又名種山一曰重山太平御覽曰種山之名因大夫種以語訛成重也

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鬥足之僉周禮冢人丘壠之政令死者有棺槨之用謀之夫大有功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上卷被棠銳之甲王僚傳帶步光之劍闔閭之弟夫差傳帶步光之劍出於純鈞之下觀者數萬人莫不稱善於是越王乃命相國范蠡曰寡人不德不能從子之謀以喪會稽之恥今子相寡人以報大讎雪除國恥寡人與子分國而治蠡對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今王以會稽之恥責臣臣敢不竭其股肱之力乎臣聞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射求入三峯之下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琊邪起觀臺周七里以望

註羨道也疏曰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史衛世家共伯人釐侯羨索隱曰羨音延延墓道又以戰切始皇紀曰大事畢閉中羨下外羨上卷夫差傳羨門當亦與此同義或

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典略曰周有屈盧之矛說文矛會矛也建於兵車長二丈周禮會矛長常有四尺蓋十六尺爲常益四尺則二丈也）出死士以三百人爲陣闕下孔子曰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獻之大王（徐天祐曰越滅吳之明年大夫種賜劍以死是爲勾踐二十三年也此書謂已誅忠臣居無幾求賢士孔子聞之奉雅琴禮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竊獨以爲不然昔者夫子將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不濟爲其殺賢大夫而操以哀之文種非賢大夫諱傷其類也至作爲陬操以哀之文種非賢大夫諱傷其類也至作爲陬操以哀之死愚知其不入大夫歎使夫子尚在聞種之死愚知其不入越也而況奏雅琴以干時君乎按春秋哀公二十五年即魯哀公二十一年表勾踐二十年吳越春秋十卒由文種之死上距夫子之卒已八年矣謂大夫種賜劍以死是爲勾踐二十三年也此書謂已誅忠臣居無幾求賢士孔子聞之奉雅琴禮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竊獨以爲不然昔者夫子將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不濟爲其殺賢大夫而

功德巍巍自致於斯其可不誠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興夷即位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揚不揚卒子無彊彊卒子親自勾踐至于親親八主皆稱霸積年二百二十四年親與衆皆失而去琅邪徙於吳矣自黃帝至少康十世自黃帝至少康十世爲一百四十四年禹受禪至少康即位六世爲一百四十四年少康去顓頊即位四百二十四年

黃帝　昌意　顓頊　鮌　禹　啓

太康　仲盧　相　少康　無余

無壬去無余十世　無曄　夫康　元常

勾踐　興夷　不壽　不揚　無彊

魯穆柳有幽公爲名　王侯自稱爲君

尊親失琅邪爲楚所滅勾踐至王親歷八主稱霸二百二十四年從無余越國始封

格作格　稱當

至餘善返越國空滅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

此書載越世次自勾踐五傳至王無彊以世家考之則七世矣無彊王之侯也世家曰王無彊時楚威王興兵大敗越殺無彊盡取越地

越以此散徐廣曰周顯王四十六年今自勾踐卒至越亡凡一百五十三年通鑑書之顯王三十五年此云勾踐至于親歷八主稱霸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去琅邪徙於吳爲王親時失衆亡國也又記年曰王霸三十三年吳則越之徙吳已久亦非王親時也于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大德十年歲在丙午三月音註

越六月書成刊板十二月畢工

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祐音註

紹興路儒學學録留堅

紹興路儒學正陳昺伯

紹興路儒學教授梁相

紹興路儒學校官劉克昌

正議大夫紹興路總管提調學校官劉有慶

第一卷

勾吳

前注已引漢地理志顏師古注又按史記注勾吳大吳也索隱亦引顏師古注謂當如字讀解但師古云勾吳猶越也索隱乃以干越爲干與於越爲南干注勾吳皆語之發聲耳淮南子注勾吳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勾世本注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史記正義曰太伯始包胥劉伯莊曰包宇號勾吳與史記所載太伯時已號勾吳不同疑正義誤

壽夢

已見前注又按史記索隱云系本曰吳孰姑徙勾吳宋忠曰孰姑壽夢也壽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舊讀月諸爲姑是以姑爲諸孰姑壽夢一名乘人耳又名乘

第四卷

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

吳郡志引此書以爲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卦吳郡圖經續記八聰亦作八卦爲是吳都賦郭郭周帀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

第五卷

入五湖之中

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

前注已正其誤按史年表鄭定公十一年書楚建作亂殺之是爲楚平王十年其後吳破楚入郢乃昭王十年蓋鄭獻公八年非定公時也

申包胥

史楚世家亦作申鮑胥注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劉伯莊曰包宇亦作鮑史記正義包胥姓公孫封於申故曰申包胥戰國策以爲芬冒勃蘇

秦桓公素沈湎

前注已正其誤按史年表秦哀公三十一年書楚包胥請救是爲楚昭王十年楚人救至即哀公三十一年也據此則請救在三十一年書秦師至楚乃秦桓公時也

嚴王何罪國幾絕

嚴字義不通今詳當是莊王謂前王何罪幾至絕國按嚴本山姓其先即楚莊王支孫以謚爲莊姓者也如前漢莊忌子助後漢莊光皆避明帝諱改姓嚴此亦避諱追改也

已詳見前注又按張勃吳錄云太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故以五湖名之又揚泉五湖賦止爲太湖而作陸龜蒙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一水五名今併存之氣故

帶劒挺鈹

鈹字或作鉟方言鈹謂之鈹或曰劒如刀裝者前漢功臣表周竈以長鈹擊項籍顏師古注長刃兵爲刀而劒形史記作長鈹鈹鉟同

吳越春秋十卷明緡元大德本題曰後漢趙曄撰前有徐天祜序卷十末有大德十年歲在丙午三月音注越六月書成刊板十二月畢工兩行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祜音注一行正議大夫紹興路總管提調學校官劉克昌及儒學梁相等銜名四行每葉十八行行大小十七字板心分十卷字樣款式題名均與大德本同訛字甚少佳刻也而與元刻不同者一字數元小字二十六七字不等此大小十七字一板心元分上下二册此分十卷而已每册有明刻本行款十七字亦有乃昌得此書愛其古雅就交鄂工繙雕並爲校讐本書如餘祭夷昧之年鄭定公波太子之事均異他書則漢人所見之書非今日所能強證徐注亦時時訂之今取蔣氏所據宋本十卷入行每葉十七字無注卷上元本仿此盧抱經校本顧尚之校勘記俞曲園讀吳越春秋孫仲容札逸類聚而折衷之間有己意亦附列焉不尚新奇務求其是成札記一卷逸文一卷各書所引互有增損無關宏恉者不錄此書刻成較之他刻似乎較勝願與海內讀書者參之丙午十二月東坡生日南陵徐乃昌識

徐天祜字受之山陰人景定三年進士父耜知惠州天祜初以父任爲將仕郎銓試詞賦第一注歸安尉地近事煩試以吏事衆皆驚服及第進士爲大州教授日與諸生講經義聽者感發德祐二年以國子監書庫官召不赴宋亡退歸城南杜門讀書與人交終始不變四方學者至越必進謁天祜高冠大帶議論卓卓見者咸以爲儀型見萬姓統譜書成於元故署曰前　四庫提要稱其旁核衆說不徇本書有劉孝標注世說遺意誠爲定論明

程榮何鏜刻漢魏叢書吳琯刊古今逸史皆削其名若非元本及鄭璠翻本尚存不將湮沒不彰乎甚矣明人刻書之謬也（儀顧堂題跋）

陸氏盛稱明鄭廷瑞本此本有盧抱經手跋云乾隆四十九年歲在甲辰盧文弨在常州借莊葆琛家明弘治十四年巡按袁經大倫授吳縣令鄭廷瑞重刻元大德本十月十八日撿舟中對校二十二日至攝山校訖然則此刻非鄭本也

吳越春秋逸文

堯聽四嶽之言用鯀修水鯀曰帝遭天災厥黎不康乃築城造郭以爲國固（初學記二十四引作覽百九十三）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人（初學記作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同上）

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子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劒可乎風胡子曰可爲往見二人作劒一曰龍淵二曰太阿（史記蘇秦傳集解）

闔閭死葬於國西北名虎邱穿土爲川（吳郡志作山）積壤爲邱發五郡之士（藝文類聚作郡）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棲（藝文類聚作一）四周水深丈餘銅槨三重頃（引宋玉大言賦）鑿池蓄水銀爲池（引作藝文類聚）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爲鳧雁（御覽八百十二引中頃池廣六丈）金雁玉鳧與言泣下沾衿若不自勝左右羣僚莫不悲傷忽見渚之劒魚腸三千在焉葬之已三日金精上揚爲白虎據墳故曰虎邱（藝文類聚作山）

虎邱者吳王闔閭墓也下池廣六十步深一丈五尺（御覽八百十二引中頃池廣六丈）銅槨三重中池廣六尺（御覽五百二十自亡以來濛濛惑惑如霧蔽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衿若不自勝左右羣僚莫不悲傷忽見即從中出曰生時爲人死時爲神嚮遠大王復重祭臣諸臣持杯杯動酒盡左右羣臣莫不見之（鈔本書八十八）吳王既殺子胥問太宰曰子胥數以越諫遂以喪身從死以來若有所亡今欲祠之何日可也曰三月癸未可也（御覽五百二十六引作二月及夫差帥諸羣臣出國東門祀子胥子江水之濱諸臣並在夫差乃言曰寡人蒙先王之遺恩爲千乘之主昔令相國遠投江海不聽相國之言乃用讒佞之辭至令相國自觸酒又言曰相國其可留神一與寡人相見胥

越王既棲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之山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谿六谷之廣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臣民畜魚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越國當富盈（藝文類聚五十六御覽九百三十九引作十六）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修文御覽引見釋史九十六）

越王平吳後立賀臺於越（初學記二十四）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此上依文選豪士賦序注補）姓文名種字子禽（文選注禽作少禽）荆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里范蠡從種曰無障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氣行而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爲禮（史記越世家正義）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戶人也（同上）文種荆平王時爲宛令不治官職有若狂顛惟歎笑也（鈔本書八十八）吳王既殺子胥問太宰曰子胥數以越諫遂以喪身從死以來若有所亡今欲祠之何日可也曰三月癸未可也（御覽五百二十六引作二月亦作二月及夫差帥諸羣臣出國東門祀子胥子江水之濱諸臣並在夫差乃言曰寡人蒙先王之遺恩爲千乘之主昔令相國遠投江海之淵化爲鯉魚隨流而戲漁者豫且射而中之上訴天帝天帝曰汝方游之時何衣而行少子曰我爲鯉魚上帝曰汝乃白龍也而變爲魚漁者射汝是其宜也又何怨焉今夫大王弃萬乘之服而從匹夫之禮而爲或人所刑亦其宜也於是吳王默然不言（羣書治要）

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掘江通淮（寰宇記百二十四）子胥諫吳王王怒胥暮歸（此胥字類賦注三十六引作事補）舉衣出宮宮

中羣臣皆驚曰天無霖雨宮中無泥露相君舉衣行高何爲子胥曰吾以越諫王王心迷不聽吾見宮中生草棘霧露沾我衣羣臣聞之莫不悲傷（十二御覽五百二十）

大夫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文選五等論注）范蠡曰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國之末也（文選陸士衡樂府詩注）賜以甘菓（書鈔十九）越鴈陣名（白帖五十四）海鹽縣淪爲柘湖徙居武原鄉故越地也（初學記七）截骨之劒無削掇之（書鈔二十二）練塘里句踐練冶銅錫之處（水經漸江水注）鹿野山越之麋苑也（同上）越王都埤中（同上）

眉閒尺逃楚入山道逢一客客問曰子眉閒尺乎答曰是也吾能爲子報讐尺曰父無分寸之罪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用邪客曰須子之頭并子之劒尺乃與頭客與王王大賞之即以鑕煮其頭七日七夜不爛客曰此頭不爛者王親臨之王即看之客於後以劒斬王頭入鑕中二頭相齧客恐尺不勝自以其劒擬頭入鑕中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乃分葬汝南宜春縣幷三冢（御覽三百五十四）

季札去徐而歸行於道逢男子五月被裘採薪於道傍有委金一器季札見之忽不入意顧謂薪者曰來取此金薪者曰君舉止何高視何下也五月被裘採薪豈是拾金者乎札慙於斯言下車禮之曰何子衣之鄙而言之雅也子姓爲何薪者曰皮相之士何足以告姓字乎季札有慙色（御覽四百九十一又藝文八十三節引）

引延陵季子出游於齊見路有遺金有拔裘採薪者季子呼薪者取彼地金薪者曰吾當夏五月拔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御覽四百九十一又藝文八十三節引）

吳師入郢闔閭既妻夫人又及於伯嚭之女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伯嚭康公之有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恥遂退遷子天下之表也公侯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不敢聞命也且凡欲近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亂諸侯失節則國危今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也今吳弃儀表之行從亂亡之欲犯誅絶之事何以行訓民乎妾聞生以辱者不如死以榮者使吳王弃儀表則無以生存一舉而兩儀辱妾以死守之（御覽四百九十一）

昇平門外廉湖西城者廉王城也與越王搖戰越王殺廉王廉王無頭騎馬還武里乃死因留葬武里城中以午日死至今武里午日不舉火（御覽五百六十）

獨女山者諸寡婦女淫佚犯過皆輸此山上越王將伐吳其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御覽四百三十八）

婁門外雞陂墟者吳王牧雞處（御覽九百三十八又引圖經）太宮舍春申君所造殿後殿名逃夏宮春申子假君宮也數失火因塗雌黃故曰黃堂（御覽九百八十八又引圖經）

秦徙大越鳥語之人置譬（寰宇記九十三州志云譬爲潛）

吳太伯傳第一　蔣云宋本作吳王太伯傳

粢稷黍禾藁麥豆稻各得其理　孫云按藁非穀名疑當作粱形近而誤

妍營種之術　盧云妍袁本作研

薰鬻戎姤而伐之　盧云姤疑當作姤按姤與搆通左傳適有讒人交搆其閒亦足致伐似不必改作姤

注孟子作獯鬻　蔣云宋本作獯

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害所養　孫云按此文不可通當作君子不以養者害所養徐注引孟子可證此涉下害字而誤

國所以亡也而爲身害　盧校云亡字誤　孫云按以上文校之亡疑當爲養之誤

季歷娶妻太任氏　盧云宋本作大任

二人託名采藥於衡山注南岳　盧云此衡山亦當在烏程

吳人或問何像注像疑當作據　盧云何像何所依倣也若何據則時下語耳

相子彊鳩夷　袁本彊作彊

高子句畢立　蔣云宋本畢作卑吳本同

而吳益疆　蔣云宋本疆作彊

吳王壽夢傳第二

徙以推髦爲俗　盧校髦作髻

大曰季札　宋本作扎下同

注明年及自宋　盧校改反袁本同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慶封注慶封奔吳吳句餘子之朱方

杜預云句餘吳子夷昧也案隱曰餘祭以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昧但句餘或別是一人今按春秋於明年書闔閭弒吳子餘祭又年表餘祭四年守閽殺餘祭則句餘非別爲一人矣世家年表皆在餘祭三年即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既云餘祭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十二十三年皆當刪十字十七年亦改從四年可也

俞云按餘祭夷昧二王享國之年春秋史記不同春秋襄二十五年吳子遏卒二十九年闔弒吳子餘祭則餘祭在位四年昭二十七年史記世家十五年吳子夷末卒則夷末在位十七年史記世家十七年王餘祭卒四年王餘昧卒則兩王之年適與春秋相反考之年表亦同吳越春秋從史記而不從春秋則所載當悉如史記楚詩慶封據史記在王餘祭十年則此云十二年者二乃衍字也當刪二字不當刪十字徐氏欲刪十字非也其下云十三年楚伐吳至乾谿依史記在餘祭十二年則三字乃二字之誤而十字亦不當刪也兩王之年自以春秋爲正但治古書者當各治其書吳越春秋既從史記則但當改正其文字之譌而不得改從春秋也又史記年表並無餘祭四年守閽殺餘祭及餘祭四年卒之文徐氏所引未知何據

以劾不恨士也　蔣云宋本作效下同

惟仁是處　蔣云宋本惟作唯

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光懼因捨復得王舟而還注捨字不通疑當作拚盖拚其不備取之以歸　俞云按捨固不通改爲拚字亦於義未足捨乃舍字之譌借軍行一宿爲舍

吳師時已奔北因公子光欲復得王舟故又止一
宿而以計取舟也
其前名曰伍舉 注 前名當作前人 按似當作前君
後第七葉此吾前君之劒君與名字相近而譌
王即位三年 蔣云宋本作二按下言三年不亂則
作三年是
與登焉 按御覽百七十七引作羣臣與登焉當補
羣臣二字
蠡鏤之刻畫 盧改蠡作蠡
前莊王爲抱居之臺 按御覽引作匏居之臺與楚
語合
人君之美者耶 按御覽引作人君之所善者耶此
所宇當有
臣誠愚不知所謂也 蔣云宋本臣下有之字
札 三
靈王即除工去飾 按御覽引作靈王納之即除工
去飾
安可致耶 蔣云宋本致作置
許召子尚子胥 蔣云宋本作許作詐
中心切怛 蔣云宋本作忉怛
雖死而生 盧云而同如
我從是決 注 決當作訣
不能報仇 別本仇作讎
胥乃貫弓執矢去楚 蔣云貫字下宋本有烏還切
三小字 按御覽三百九十三引子胥以夜半時
臥覺忽而仰天悲歎言曰父兄俱死當誰歸乎泣
下交流恐爲楚所得乃貫弓執矢步出東郭
報汝平王 注 平字當去王在安得先稱其謚不則當
作君王 盧云古人行文不屑屑檢點注非是
札 四
以與漁者 按書鈔百二十二作以與漁父
六十御覽三百四十三事類賦注十三同
中有七星價直百金 按書鈔作中有七星北斗其
直百金藝文御覽事類賦同
吾聞楚之法令 按書鈔作吾聞楚王之令
子胥遇之謂曰 按御覽四百四引作子胥過見長
跪而請之曰
三十未嫁飯不可得 按御覽作三十不嫁飯不可
得也
女子知非恆人遂許之發其簞笥 蔣云宋本簞作
簞 按御覽引作女子知非恆人曰妾豈可逆人
情乎即發其簞笥
自守貞明 蔣云宋本貞字缺末點下同
子胥行 按御覽五千九引作子胥行五步

每入語語遂有勇壯之氣　按御覽三百四十七引作每入語事倍有勇壯之氣又四百三十六引作每入言語侃侃有勇壯之氣

諸侯專偽政非以意救急後興師　盧云掌事有誤

無助於掌事之閒　盧云掌事有誤

乃去從太湖學炙魚　按書鈔百四十五引作從太湖學炙魚

湖公學炙魚

楚太子建故母在郢　盧云按郢當作郢

然楚國有吾何憂矣　盧云別本有作在

喪作琴字　蔣云宋本琴作琴

條可猱也　蔣云宋本猱作殺

無變悉乎　盧云悉猶審也

王條乃被棠銭之甲三百二又三百五十六書鈔百二

棠堯之甲御覽三百二十三重　按初學記二十二引作

十二同

階席左右皆王條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輔

俞云按此軹字當讀爲枝古字通用枝從支聲

軹從只聲雨聲相近朕或作肢即其證也戟者有

枝之兵交軹即交枝言戟枝相交也下文立戟支

軹義同注云謂戟之立如軹之交未達古人假借

之例

入宮室憂足　盧云憂袁本作夏

王條既死　按初學記御覽引作立死

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苟前君無廢社

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

所亂立者從之　按吳郡志引作闔閭以位讓季

札季札曰苟前君無廢祀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哀

死事生以俟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

是前人之道命哭條基　盧云脫一反字別本道作遺非也

闔閭內傳第四

不免於禁禦之使　盧云禦閭同

必不爲君主所親　盧云主疑王

君無守禦　按吳郡圖經續記引作內無守禦

田疇不墾　按墾當作墾

安君理民　按理本治字避唐諱然民字又不避何也

水門八以法地八聽　按聽即窗字藝文六十三御覽百九十三並作窗吳郡志作八卦

立蛇門者　蔣云宋本作蛇

闔閭欲西破楚　按御覽引作西破強楚　按強字當有與乘井大越對文

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爲雨鋗以象龍角　孫云按反羽即反宇釋名釋宮室云宇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也論衡骨相篇云孔子反羽此謂吳小城南門臺覺宇反羽謂瑞篇作反宇作蠑繞下又挽棟宇太平御覽七十六引句踐歸國外傳說越王作飛翼之樓云爲雨蠑繞棟以象龍角制正與此同可據以校此文之誤

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庸習術戰騎射御之巧

俞云按上傳蓋餘燭庸已降楚矣此傳錯也以故使劒匠作爲二枚　按初學記二十二引作以故使干將造劒二枚御覽三百四十三史記貫虹故使干將造劒二枚御覽三百四十三史記貫虹傳索隱文選東京賦注七命注聖主得賢臣頌注莫耶干將之妻也　按初學記引作莫耶者干將之妻也

弔屈原文注同

妻名也御覽文選七命注後漢書崔駰傳注同
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　按初學記引作合六
合之金英御覽後漢書注事類賦注十三同後漢
書崔駰傳注引此作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
金鐵之精不銷淪流　蔣云流宋本作汙　按世說
賞譽篇注引作而金鐵之精未流
子以善爲劒聞於王使子作劒　蔣云宋本重王字
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　按御覽三百四十三引作金鐵之
金鐵之類未銷　按御覽三百四十三引作金鐵之
類不銷
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　按御覽三百四十三
引作先師親爍身以成物妾何難哉事類賦注十
三文選七命注同

於是干將妻　按世說作干將夫妻
出其陰而獻之闔閭闔閭甚重　按文選注引作出
其陰而獻之闔閭闔閭甚重之
季孫拔劒之　按書鈔百二十二作季孫拔劒視之
吳霸有缺則亡矣　蔣云吳霸有缺闕則亡矣　按
盧於吳霸下作讀亦正
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疊成二鉤　按御覽三百
五十四引作吾之作鉤也貪王之賞殺吾二子以
成二鉤
王乃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　按吳郡志何者上
有曰字
乃賞百金　按吳郡志引作乃賞之百金
會楚之白喜　蔣云宋本注上音伯下音嘉下文同
九字

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　按御覽三百八十
六引作臣國東阡陌之人細小無力下臣字衍
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　按御覽四百九十九引
作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
百里之邑
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　按御覽四百九十四
引作吳王乃殺其妻子焚棄於市飛揚其灰購之
千金與百里之邑
遂如衛　按左傳哀公二十年慶忌適楚此及呂覽
十一並云奔衛
乃加於膝上嘻嘻哉　據吳郡志乃加於膝上曰嘻
嘻哉二字
以事其君　蔣云其宋本作吾
王不知口之稱善　按藝文五十三知作覺

光鏊　盧改兕鏊

操劒盾而立　孫云按操當爲譙詩大雅大明孔疏引二鼓操進　孫云按操當爲譙詩大雅大明孔疏引今文書太誓云師乃鼓譙周禮大司馬鄭注云譙譙也譙操形聲相近而誤

司馬成　按左傳成作戊

今無辜殺三賢士　盧云按左傳伍奢伯州犁與郤宛而三　盧云以白州犁郤宛爲一人此當以伍尚當其一

子常曰是曩之罪也　按左傳是瓦之罪也曩或當作囊

國人乃謗止　按文意當作國人謗乃止

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　按文選舞鶴賦注引與夫人及女會食蒸魚王嘗半而與女

書鈔百四十五事類賦注十八同

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　按文選注作王食我殘魚辱我不忍久生遂自殺闔閭痛之甚

風湖子曰臣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劒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劒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劒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　顧云自臣聞越王允常至此今本不同處文繁不具論

臣聞越王允常元原缺元依御覽三百四十八及事類賦注補使歐冶子作名劒五枚三枚二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磐郢四曰魚腸五曰鉅闕

歐冶子作名劒五枚三大二小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磐郢四曰魚腸五曰鉅闕

春客薛燭善相劒王取豪曹示之薛燭曰非寶劒也夫寶劒五色並見今豪曹五色黯然無華

劒也夫寶劒五色並見今豪曹五色黯然無華已殞其光七其神此劒不登斬而廢則墮於飲中矣王曰寡人置劒竹盧之上遇而墮之斷金獸之頸飲滿其刃吾以爲利也而服不捨王復取鉅闕示之薛燭曰夫寶劒金錫和同氣如雲煙今其光也離矣王復取魚腸示之薛燭曰夫寶劒者金精從理　書鈔作從至本不逆闕本從理同本從末逆理之劒也服此者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主取純鈞示之薛燭曰觀其光從文不起今魚腸倒本從末逆理之鈍中生光從文不起今魚腸倒本從末逆理之劒也服此者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主取純鈞示之薛燭曰觀其光如列星之行　書鈔作觀其芒觀其光如列星之行書鈔作觀其芒觀其光如水之溢於塘觀其光如冰將釋見日之光此純鈞也者　二字盧改即耶字王曰是也客有貿其斷割如鏤石之芒觀其色渙如也即耶字王曰是也客有貿

此劒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千戶　書鈔事類賦注作萬戶事類賦注作千戶其可與乎薛燭曰不可臣聞王之初造此劒赤堂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吉日良時雨師灑道雷公擊鼓橐　書鈔作鼓橐白帖作擊鼓橐事類賦注作鼓橐文苑英華作鼓橐太一下觀天精下降於是歐冶子因天地之精悉其伎巧造爲此劒吉者宜王凶者可以遺人凶者尚直萬金況純鈞者耶取湛盧示之薛燭曰善哉衛金錫之美吐銀錫之精寄氣託靈　藝文類聚引作寄氣託靈藝文類聚引作寄有游出之神服此劒者可以折衝伐敵人君

有逆謀則去之他國允常乃以魚腸湛盧獻吳王僚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
羣臣上天　按御覽臣作神　王必伐得陳蔡何怨　按當作王必伐楚得唐蔡而後可吳王曰唐蔡何罪　按御覽下文可知此文有闕　請馬以贖成公從者許之乃飲從者酒　蔣云宋本作請馬以贖三不利　按左傳作三戰不利　出固將亡　盧云固疑國　尹固隱王　按左傳有箴尹固不當作尹固受戈亦若今有難而棄之　按左傳下有何以事君四字　王孫由子事　言方完　左足踐腹　按御覽三百七十一引作踐其腹

札

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　按御覽四百七十九引作前殺楚太子建而困迫子胥由此怨鄭兵將入郢　公乃與漁者之子檮　按御覽四百七十九引作公乃與漁者之子一檮　乃與漁者之子一檮　按御覽引作何等人者即請與語何等謂與語　按御覽引作何等人者即請與語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　按吳曾能改齋漫錄引作日夕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　欲殺夫槩奔楚　按當重夫槩二字　與楚師於淮潾　按當作戰於淮潾　益其爵祿而及子　蔣云及子宋本作反之　戮屍斮喜　盧云當作戮屍姦妻　王耶王耶何乘烈　云烈疑當作劣　孫云烈當讀爲刺烈刺聲近字通古金文烈字並作刺乖烈稱

札

波秦子即波太子也惟是時聘齊女之太子非我而卒而此復言波太子殊不可曉疑波字乃夫字之誤耳夫差是太子波之弟故謂之次太子乃吳俗尊之之稱也　按御覽四百七十九引作公子波秦子也惟是時聘齊女之太子波已卒而此復言波太子殊不可曉疑波字乃夫字之誤耳夫差是太子波之弟故謂之次太子實即次子耳曰次太子乃吳俗尊之之稱也　敎於禮義　蔣云宋本敎缺末筆　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宮室　按語不可解吳郡志八引作使太子自將兵屯守而自治宮室　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　按吳郡志引無下治字　畫游蘇臺　按御覽作胥臺越絕書作胥母　又以爲太子定　按定非太子名言太子之位定也此注誤　夫差內傳第五　當是高無平　盧校平改平據左傳

是棄吾也　盧云吾疑吳
乃進諫曰　別本作敢諫
鮑晏注鮑叔牙晏嬰　盧云鮑當爲飽形近而
而君伐過矣　盧云當有之字
器飽弩勁　孫云器不可以言飽飽當爲飭
誤
今君悉四境之中出大臣以環之後二字
甲　孫云環當作擐之借字成二年左傳云擐甲
執兵杜注云擐貫也
內飾其政　盧云飾同飭
主以伐越而不聽臣　蔣云宋本主作王
今大夫辱弔　蔣云宋本弔歷
故孤敢以報情　盧云報情告以情也此書是
孤賴矣賜　按矣疑吳字之誤周云吳一作天
於商魯之閒
札
越王愷然　盧校愷然與愒然同當音楚
士卒不恩　蔣云宋本作不息
使臣得奉俎豆修祭祀死且不可忘　蔣云宋本祭
故使賤臣以奉前王所藏甲二十領　按初學記二
十三御覽五十均作賤臣種以前王所藏甲六十
領
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　蔣云宋本勝下無越字
兩鍒殖吾宮牆　盧云觀下太宰嚭公孫聖兩解則
鍒非刀也乃釿耳可以起土者方言殖立也
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　蔣云宋本不已
下有復字
其言吉凶　盧云當作具或其言字倒
使願力士石番　顧云顧字衍據御覽四百八十三
無顧字以爲應刪惟左傳有左顧右顧等文則使
顧或顧使之倒
瑜千里而來我壤土　盧校我上補侵字
若艾草菅　盧校草改草
諂諛無極　盧校諂改作諂
未諫不聽　按未字疑誤
乃使人賜屬鏤之劒　按御覽四百八十三引使人
賜以屬鏤之劒
乃取子胥屍　按藝文引作乃取子胥之屍
盛以鴟夷盛汝眼　按御覽四百九十二引作燻風
有何所見　御覽有何二字倒
臣聞人君者　盧校人君疑倒
爲闕溝於商魯之閒　按初學記大引作爲深溝通
於商魯之閒
札
有敢諫者死　按御覽三百五引作敢有諫者死
秋蜩　按御覽三百五作秋蟬與下同
喪腰聳距而稷其形　宋本稷作禝亦費解　孫云
桑稷當讀爲側側稷聲近假借字　盧云稷借字御覽皇王部引
尚書中候日下稷鄭康成注云稷讀作側是其例
按御覽九百四十六引作喪腰攗吻欲哺其形
也
黃雀盈綠林　按御覽作綠茂林
蹶跋微進　盧云蹶無攷似從脈亦不見字書跋亦
無攷或是跋字
未舍邊候　盧校邊候下脫遽至二字
合諸侯謀曰　盧校諸侯當作羣臣
開軍邊備兵接好日中無期　盧校邊疑匪無疑
爲

越聞吳王久留未歸乃悉士衆將踰覃山　按注覃
山在江夏郡與吳越輿地不合
顧得生稻而食之　按御覽八百三十九引作顧得
生稻而取食之
近遺人不食　按御覽引作近道而人不食
須臾越兵至三圍吳　按御覽四百八十六引作越
兵大至圍吳三重
吳不肯受是天所反　蔣云宋本吳不肯受下有絶
滅而聽其成六字
吳王自殺一段　按御覽八百十九引作吳王將死
曰吾因不用于胥言以至於此死者無知則已死
者有知何面目見于胥也遂蒙絜覆面而自刎與
今本絶異
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札

年壯未孳　盧云孳與字同
絲性狠戾　盧校改狠戾
益聖人所記　按初學記五書鈔百六十引作益見
聖人所記御覽八十二引作益以聖人所記
在于九山　原脱疑字按初學記有當補
赤帝在闕　按史記自序正義引作左闕
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　按初學記作有仰
天而嘯忽然而臥因夢見赤繡文衣男子
齋於黃帝巖嶽之下　蔣云宋本帝下有之字巖嶽
作嶽巖
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按金簡
玉字得通水之理　顧云當作禹乃退齋三日以
季庚之日登宛委山發石取書乃得金簡玉字之
書言治水之要

復返歸嶽乘四載　蔣云宋本岳下有從三子三字
乃公禹娶一會稽塗山　盧校公改云一改於
恐時之暮失其度制　按初學記云恐時暮失嗣
吾娶也必有應矣　按初學記云吾下有之字
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　塗山之歌曰　按初學記
引作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禹於是塗山人歌曰
成家成室我造彼昌　按初學記引作成子家室我
都攸昌
迴崑崙察六扈　孫云六疑當作玄山海經中山經
云陽虛之山臨于玄扈之水郭注引河圖云蒼頡
爲帝南巡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靈龜負
書丹甲青文以授之玄俗書或作玄脱其半遂成
六字耳
禹服三年形體枯槁　按御覽八十二引作禹服喪

札

三年朝夕號泣形體枯槁
歸還大越　按史記越世家正義乙轉作還歸大越
葬之後曰無改畝　蔣云宋本曰作田
立宗廟於南山之上　按白帖十引作下有以梅木
爲梁五字
生而言語其語白　盧校白改曰
句踐入臣外傳第七
姓文氏字會　盧校會改禽
行酒二觴　蔣云宋本作三觴
大王德壽　蔣云宋本大作天
皇甫謐　盧校謐改謚
堯傳天子　盧校云天子疑天下
身居而名尊　盧校居作拘　蔣云宋本作拘
不離三嶽之困　盧校困作囚　蔣云宋本作困

注大具百朋　按具當作貝
奔墜簪　按墜當作墜　蔣云宋本作墜
以國累諸侯大夫　按侯宇疑衍
大夫曳庸　盧云曳庸前作洩庸
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遷　盧云夏疑憂　蔣云宋本
滯作遭　孫按宋本是也說文辵部云遭去也大
戴禮夏小正傳云遭往也懷夏疑當作遝夏懷古
作褱與遝同从眾因而致誤說文辵部云遝迨也
方言云迨遝及也東齊曰迨關之東西曰遝或曰
及爾雅釋言云逮遝也遝逮字通上文云越王句
踐五年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此云遝夏將遬
謂句踐許吳以入臣至夏將往也故云志在於還
盧氏不知懷宇之誤而轉改夏爲憂以就之慎矣
會無怵惕　盧云會當作曾

越王夫人乃據船哭　按御覽五百七十一引作據
船而哭
因哭而歌之曰　按御覽引作哭訖即承之以歌其
辭曰
終來御兮何幸　按御覽引作中年遇兮何幸
離我國兮去吳　按御覽引作離我國兮入吳
歲遙遙兮難極　按御覽引作歲迢迢兮難極
願我身兮如鳥　按御覽引作願我身兮如鳥
至今獲罪　盧云今疑令
越王服犢鼻着樵頭　盧校改着作著　孫按樵頭
即噍頭也釋名釋首飾云綃頭綃紗也鈔髮使上
從也方言云絡頭自河以北趙魏之閒曰噍頭儀
禮士喪禮喪服鄭注並云著噍頭樵噍綃噍皆一
聲之轉

施左關之襦　蔣云宋本襦作襦
吳王登遠臺望　蔣云宋本臺作高
青龍在勝光而臨酉　按宋本光作先此作光誤
孫云五行大義第二十論諸神篇云午勝先者陽
氣大盛陰氣時動惟陽在先爲勝也黃帝龍首經
亦云午爲勝先蓋古六壬式皆如此
越王出石室召范蠡謂之曰　按御覽七百三十八引作
召范蠡曰
吳王不死明矣到己巳日當瘳　按御覽明矣下引
多今日日辰陰上下和親無相入者法日天一
救且何憂哉到己巳日當有瘳也此脫二十三字
今國相剛勇之人　盧云國相當作相國
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謂親　按別本作狼不可謂親
而爲相國快私意耶　按吳本無私字空一格袁同
今年三月甲戌　王宇泰云越王歸日是三月甲辰
則此當是二月案上有三月壬申此不當作二月
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　按御覽七十一引作
仰天長歎淚下沾襟曰
吾已絕望　蔣云宋本下有宮闕二字
句踐歸國外傳第八
西止周宗　按水經漸江水注述此事作西至朱室
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　按水經漸江水注越
王曰下有先君無餘國在南山之陽社稷宗廟在
湖之南孤不能承前君之制此脫十八字
修德自守亡衆棲於會稽　蔣云宋本作復以於會
字
棲以會稽之山　蔣云宋本作復以於會稽之上
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圖三方　蔣云宋本下有破軍二
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圖三方　蔣云宋本作周千

一百二十二步一員三方　御覽百七十六作二
十步百九十三又作二十二步
西北立龍飛翼之樓　按藝文六十三引無龍字御
覽百七十六同　以象天門　按御覽百七十六引作以象天門爲雨
嫘繞棟以象龍角　按陵即訓陸左傳陵師與舟
陵門四達以象八風　按御覽引作一夕自來百姓
師對舉是其證按越絶書外傳記越地傳云陸門
四水門一前闔閒內傳記吳城制云陸門八以象
天八風水門八以象地八聰亦其證也
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　按藝文八引怪山自至怪
山者御覽四十七水經漸江水注同
一夕自來故名怪山　按御覽引作一夕自來百姓
怪之故名怪山形似龜體故謂龜山今本脫

吾之國也扁注扁疑當作偏　按鵬冠子五家爲伍
十伍爲里四里爲扁扁爲之長亦與偏同
非糞土之城　按非字疑衍
東武起游臺其上　按御覽百七十七於東武山起
游臺其上
冠其山巔以爲靈臺　按初學記二十四引作冠其
山巔以爲靈臺仰觀天文候日月之變怪此脫十
字
注在會稽縣東七里　按別本作十里
齋臺在於襟山　蔣云宋本齋作齊
休息食室於冰廚　按初學記二十四引作休息石
室食於冰廚
專恩致令以撫百姓　按藝文三十八引作布恩致
令

中夜潛泣泣而復嘯　顧云此文脫落特甚以藝文
三十五御覽三百五又三百九十二又四百八十
二參定乃中夜抱柱而哭哭訖復承之以嘯於是
群臣聞之咸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讐謀敵
非君王之憂自是臣下之急務也
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　按御覽百九十八引作
晉竹十度　盧校云周官竹箭改書箭爲晉子春讀
爲箭
以復封禮　按御覽九引作以報增封之禮
以越僻狄　盧云狄當與逖同
注皆作未若飴　蔣云宋本未作味
注饑不遑食四體疲　蔣云宋本饑作飢

引采葛婦詩有飢不遑食四體疲一句此書無之
閎文也今按此句見文選應詔詩注云出吳越紀
不云吳越春秋未知在此歌中否
茂葉者摧　蔣云宋本作葉茂者摧
大夫浩曰　按浩前卷作皓
句踐陰謀外傳第九
未聞敢死之友　盧校友改士
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　蔣云宋本而作之
盧云古得字與見相似故譌耳國策管燕曰士何
其易得而難用也其田需所對亦與此計硯之言
略同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
見可證下同
知其智盡實　盧校云如上文實上當有其字
夫欲報怨復讐破吳滅敵者有九術注史記作七術

俞云按下文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又云越王曰善哉第二術也又云越王曰善哉第三術也越王於九術止行其三故伐吳外傳云九術之策今用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史記則云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雖有九術七術之異而以爲用其三術則向據越絶書以九術名篇疑史記誤也惟下文請糴之奉實即九術中所謂貴糴粟秉以虛其國者而吳王之殺子胥則又所謂彊其諫臣使之自殺者越王所用實五術而不止三術疑史記本作子教寡人伐吳九術寡人用其五而敗吳其四在子後人據吳越春秋改用其五爲用其三又以其四在子不得爲九名曰東皇公　蔣云宋本公下有祠字

注亦已伏矣　蔣云宋本伏作汰

從陰牧著　盧云著當爲廢著之著與貯同

望陽出糴　蔣云宋本糴作糶

其必受之　蔣云宋本作必其受之

必成其名越王　蔣云宋本越王上有臣聞二字

出於南林　按書鈔百二十三引作出於南林之中

事類賦十三御覽三百四十三引作出於南林之中

願王請之立可見　按書鈔引作願王問以手戰之道立可見也

於是袁公即杖篠箊竹　按藝文九十五引作即拔篠箊之竹

竹枝上頡橋　按他本作上槁

末墮地　按他本作末折墮地

女即捷末　蔣云宋本下有袁公操其本而刺處欠處女應節入之三入女因舉杖擊之二十三字

越王即加女號　按御覽四百二十三引作越王大悅

乃命五板之墮長高習之　按御覽引作乃命五校之隊長高才習之以教軍人

當世勝越女之劒　按御覽三百四十三引作當此之時皆稱越女劒

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　按御覽三百五十引作故古人歌之曰斷竹屬木飛土逐宍遂令死者不犯鳥狐之殘也

施機設樞　按御覽作設郭　此下文作郭爲方城注亦云牙方曰郭作樞誤

加之以力　盧云力疑刀

自稱之楚累世　盧云之楚疑倒

衛爲副使　又爲受教　繚爲都尉　盧云衛謂羽也又改又爲又括旁曰又皆見釋名繚未詳

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　按書鈔百二十五引作越王曰善哉子之說弩也願復聞正射之道

請悉其要　蔣云宋本下有音曰二字

左蹉右足橫　盧云左下亦當有足字

葬於國西　按水經漸江水注引作葬於國西山上

句踐伐吳外傳第十

往宦士三百人於吳　蔣云宋本作宦官

狐以乳母　盧校以改與

戴叛與棄　盧改棄作棄

而患其志行之少恥也　蔣云宋本志下有不字

貧者吾子之　蔣云宋本子作與

子里等者則是子也　盧云子當作孤去字之半

蔣云宋本子作予
大夫敬受命矣　蔣云宋本大夫下有曰字
軍行成陣　蔣云宋本作軍成行陣
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　盧校王作上
使左軍涉江鳴鼓　盧校云疑當作左右軍
將以使攻　盧云使乃俠字之譌國語作夾二字同
徑至吳　盧云別本作徑　蔣云宋本作徑
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　盧校來當作未　按御覽
三百二十九同并無七字
留兵假道　按御覽無假道二字
使令入　盧校使令當作令使
失滅宗廟社稷者吳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　盧云
者字疑衍
何子之言其合於天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

大王之事王問爲實金賈之要在於上下注爲當
作焉　孫云其合於天其疑甚字之誤大王之事
王問爲實二語有誤徐改爲爲焉而以實屬下讀
於文仍難通以意推之疑當作玉門爲實玉門與
金匱文正相對皆六壬式書名句踐入臣外傳范
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王門第一又子胥曰
且大王初臨政負王門之第九又本篇後文文種
曰吾見王時正犯王門之第八也此越王詞蠡言
甚合天故蠡即以六壬占式爲對今本玉門譌作
王問遂不可通耳
越王還於吳　蔣云宋本作越王不聽還於吳
吳殺忠臣伍子胥　蔣云宋本下有我君王聞諸侯
六字
夫越王爲人長頸烏啄　蔣云宋本作烏喙

悲歸去兮何無梁　盧校改何作河
謂太子興夷曰　盧云越絶作與夷下同
其歷八主　蔣云其作共
無玉去無余十世　蔣云宋本十作六　俞云按以
無余外傳證之則無玉當爲無王又其下有無嶲
夫康兩君以無余傳證之無嶲當作無曙夫康當
作夫譚或傳刻之誤
稱霸二百二十四年　蔣云宋本下有所伐還游江
東六字
可以共患難　蔣云宋本作可與
三十四年　蔣云宋本作二十四年
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　盧云象國語作
寫古本象作爲譌而爲寫然寫字亦可通
滅淫樂　盧改滅作減
昔子胥於吳矣夫差之誅也　盧校矣改當
哺其耳以成人惡注大浚　盧云此有脱文　下文
又作哺以惡何
從瑯耶　按御覽百六十引作徙都瑯琊史記秦始
皇正義同
取元常之喪　按元當作允下三穿元常之德夫康元常均同
皆輔周室血盟而去　史記秦始皇紀正義引作以
尊輔周室歃血盟而去

悲歸去兮何無梁　盧校改何作河
謂太子興夷曰　盧云越絶作與夷下同
其歷八主　蔣云其作共
無玉去無余十世　蔣云宋本十作六　俞云按以
無余外傳證之則無玉當爲無王又其下有無嶲
夫康兩君以無余傳證之無嶲當作無曙夫康當
作夫譚或傳刻之誤
稱霸二百二十四年　蔣云宋本下有所伐還游江
東六字

湖北先正遺書　史部

國語

補注

西陽雜俎
臨淄縣開國男臣段成式進
集賢校理臣温庭筠等奉
勅撰
拜題

按班固藝文志種別六經其春秋家有國語二十一篇注左丘明著至漢司馬子長撰史記遂據國語世本戰國策以成其書嘗漢世左傳祕而未行又不立於學官故此書亦弗顯唯士賢達識之士好而尊之俗儒弗識也逮東漢左傳漸布名儒始悟向來公羊穀梁鄒夾之說面多歸左氏及杜元凱研精訓詁木鐸天下古今眞謬之學一旦氷釋雖國語亦從而大行蓋其書並出丘明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章句一卷

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二書相副以成大業凡事詳於內者略於外備於外者簡於內先儒孔晁亦以爲然自鄭衆賈逵王肅虞翻唐固韋昭之徒並治其章句申之注釋爲六經流亞非復諸子之倫自餘名儒碩生好是學者不可勝紀歷世離亂經籍亡逸今此書唯韋氏所解傳於世諸家章句遂無存者然觀韋氏所敘以鄭衆賈逵虞翻唐固爲主而增損之故其注備而有體可謂一家之名學唯唐文人柳子厚作非國語二篇攗據左氏意外微細以爲誣譸然未足掩其洪美左篇今完然與經籍並行無損也庸何傷於道因略記前世名儒傳學姓氏列之後

漢大司農鄭衆字仲師作國語章句亡其篇數

漢侍中賈逵字景伯作左氏春秋及國語解詁五十一篇左傳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隋志云二十卷唐已亡

魏中領軍王肅字子雍作春秋外傳國語章句一卷隋志云梁有二十二卷唐志亦云二十二卷

吳侍御史虞翻字仲翔注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吳尚書僕射唐固字子正注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吳中書僕射侍中高陵亭侯韋昭字弘嗣注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唐志二十二卷唐志二十一卷隋志云二十二卷與今見行篇次同

晉五經博士孔晁注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篇

右按古今卷第多不同或云二十一篇或二十二篇或二十卷然據班志最先出賈逵次之皆云二十一篇此實舊書之定數其後或互有損益益諸儒章句頗簡不同析簡併篇自名其學蓋不足疑也要之藝文志爲審矣又按先儒未有爲國語音者益外內傳文

多相涉字音亦通故邪然近世傳舊音一篇不著撰人名氏尋其說乃唐人也何以證之據解犬戎樹惇引鄯州羌爲說夫改善鄯國爲州自唐始耳然其音簡陋不足名書但其間時出異聞義均雞肋庠因暇輒記其所闕不覺盈篇今因舊本而廣之凡成三卷其字音反切除存本說外悉以陸德明經傳釋文爲主亦將稽舊學除臆說也唯陸音不載者則以說文字書集韻等附益之號曰國語補音其間闕疑請俟鴻博非敢傳之達識姑以示兒晉云

目錄

周語上第一
周語中第二
周語下第三
魯語上第四
魯語下第五
齊語第六
晉語第七 或於國語末行別題晉語一下復曰武公按此卷唯載武公一節其餘盡記獻公驪姬事則後人妄加明矣
晉語第八 此亦於卷外題晉語二下復標曰獻公諸本不一
晉語第九 卷外並題曰晉語三自此以下至第十五皆如此
晉語第十
晉語第十一 此卷題曰襄公
晉語第十二 此卷題曰厲公
晉語第十三 此卷題曰悼公
晉語第十四
晉語第十五 此卷題曰昭公
鄭語第十六 或題曰鄭桓第十六
楚語上第十七
楚語下第十八
吳語第十九
越語上第二十
越語下第二十一
補音三卷 序自撰附於末

按諸本題卷次敘各異或有先題國語卷第幾作一行次又別題曰某語次下又別題曰某公疑皆後人以意妄自標目然不能得其定本未知孰是岸家舊藏此書亦參差不一天聖初有宗人同年生緘假岸此書最有條例因取官私所藏凡十五六本校緘之書其間雖或魯魚而緘本大體爲詳又題號諸篇較若畫一並不著卷字但曰某語第幾共間唯一國有

二篇或三篇者則加上中下以爲別然不知此目與
自何時及何人論次決非丘明所自造蓋歷世儒者
各有章句並擅爲部第莫可知已唯此本題卷不與
諸家類今輒據以爲正云

補音卷第一

周語上第一

注之稱尺證反今按此字在注舊音不分正文與注今凡在注者並加注字以別之後做此祭公莊界反周謀父音甫下同祭公之後多借父字爲之伯陽父凡父之類是也說文甫字從父以用男子之美稱經典以二字通用但音別耳舊音多以人所通識之字爲音據先儒音訓雖有此例但須灼然易曉古今共悉者以音異字則亦無嫌但舊音用字多傷淺俗今凡舊音有反切者並如故自餘漏音及引字不甚稽古率加反切並題曰補音

或於義未了又加今按以爲釋後皆倣此注凡時補音將又反注胙音才故反注信信反注罪惡補音兵戒反下戒戎同注伐刹補音初八反注爲作于僞反注巡守音狩注不窋中律反今按下同注洛汭補音如銳反注禘祫上音弟下音洽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補音大計反下戶反注不先補音悉薦反注以奠小列反今商祖也戎翟大的反今按本或作狄音亦同注狄有惡上音耻下音汙補音烏路反注不窋中律反今按下同

諸篇多作皋之辟婢亦反文告補音古毒反注於遠補音如字下同注終卒補音遵寺反注幾頓補音居衣反注戎樹惇戎立性惇樸厚也注云惇立也言惇樸不

周語上第一

注稱尺證反今按此字在注舊音不分正文與祭公莊界反周謀父音甫下同祭公之後多借父字爲之伯陽父凡父之類是也說文甫字從父以用男子之美稱經典以二字通用但音別耳舊音多以人所通識之字爲音據先儒音訓雖有此例但須灼然易曉古今共悉者以音異字則亦無嫌但舊音用字多傷淺俗今凡舊音有反切者並如故自餘漏音及引字不甚稽古率加反切並題曰補音

二代孫曰大王爲狄遷畝至孫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有天下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乃居王城今按舊音每國之前特於國名下序其世系始末甚詳宜倣此

或於義未了又加今按以爲釋後皆倣此注凡時補音將又反注胙音才故反注信信反注罪惡補音兵戒反下戒戎同注伐刹補音初八反注爲作于僞反注巡守音狩注不窋中律反今按下同注洛汭補音如銳反注禘祫上音弟下音洽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補音大計反下戶反注不先補音悉薦反注以奠小列反今商祖也戎翟大的反今按本或作狄音亦同注狄有惡上音耻下音汙補音烏路反注不窋中律反今按下同

諸篇多作皋之辟婢亦反文告補音古毒反注於遠補音如字下同注終卒補音遵寺反注幾頓補音居衣反注戎樹惇戎立性惇樸厚也注云惇立也言惇樸不

王名繫扈世本注田媒木同人物表作伊扈反不參七南反注姪姊齊第補音直乙反下同爲桀七岸反注三驅補音臣愚反注施利補音式豉反歸鮮補音息淺反注堪任補音而小醜補音尺九反誇補音苦瓜反注都鄙之鄙補音方美反注相胥木見反能弭名氏是鄂之克川壅於勇音擁之本或作雍監古銜反又古懺反注耕耨乃豆反注耔女補音古汝反下女時反注同蒸民補音烝承反注宣王靖補音如字靖宣王名長丁丈反下同注復扶又反遏補音古毒反又同告穫補音古博反下以告同俱烝補音承反注施于補音旨注旁魄補音普各反注同于現音直例反之屨注胃橛上音月反補音丁劣反注可拔步八反先時補音悉薦反注涓以朱涓貴音選補音上敢律反下忙歷反注同蒸民補音烝承反不逢補音下大計反蹶女今按汝字多借女爲之注堪任林反注同小醜補音尺九反注都鄙公字皆同告王補音上照反或作釐王名也屬王後凡七世此注多作胡齊非是胡齊乃注訓說文即音匪反召公補音上照反下以告告王並同亦如字監古銜反又古懺反下注同注都之鄙補音方美反下可塗而瀆戶內反注爲治反補音于僞反注相胥木見反能弭名氏是鄂之克川壅於勇音擁之本或作雍

印畯音俊補音子峻反注御治補音直淳反下同注裸器補音古亂反下同注共王音恭下掌共同補音許容反注課器補音古亂反下同注飲也補音於鴆反注同鴆鴆音丑亮反注同注一撥補音北末反注同注盥盛上音古玩反下音成補音上音灌下音古亂反注同注行也補音下孟反注溝洫補音防謀反通作迄注曰三公通汜監衆官舊音多以上句注相王補音息亮反注不與補音預注親行補音下孟反注將乃豆反世本云垂作鞮鞮釋器曰屬謂之定丁暝反廣雅曰定也呂氏春秋曰鞮六寸以刺地除三尺刃廣二寸以刺地除是也今按舊音前穆戶郭反注恪恭補音苦各反注鼈久良反下注並同注鑄乃錢鑄又曰其鑄斯趙音掉庤音峙錢音剪補音補各反注不解古買反今按語曰服其鑄不解于時文意以謂不懈怠去聲作古買者從上聲音義俱別矣注鉏鋙仕魚反

遍字今按古文無此遍字說文立聖辟也通者俗注蟄蟲丈立反注料數知反注同注料數知反注同注弟稊補音尺證反又如字注能治補音直吏反下訓治注凍梨補音力丁貢反下力知反注料民補音力弔反下同注及可料不料同注大原補音宅蓋反注同注殺懿補音上志反注同注考老音苟補音古曰反注委積補音子賜反注廩協補音力錦反注及注同注狡狩所鳩反補音下手又反後正文狻于狩於及注並同注農隙去逆反注懷任補音而林反注隙間音澗訓空隙音閑則訓防禁也補音古閑反今按隙與郤訓同注民數補音所句反注惡事惡字前已有補音注避遠之蟄賈逵曰蟄蟲也郭璞曰蟄藏也今人謂蟄蟲藏曰蟄注行也補音下孟反注溝洫音澗訓空隙音閑則訓防禁也補音古閑反今按隙與郤訓同注民數補音所句反注惡事惡字前已有補音注避遠之蟄賈逵曰蟄蟲也郭璞曰蟄藏也今人謂蟄蟲藏曰蟄注行也補音下孟反注溝洫音澗訓空隙音閑則訓防禁也補音古閑反今按隙與郤訓同注民數補音所句反注惡事惡字前已有補音注避遠

鎮音珍說文亦云壓也注鎮圧莊甸反圧古文壓
河鼛必塞補音悉則反洛竭補音渴列反下川竭並同注則更補音古衡反注釐王音僖今按釐通作禧傳注毋涼音梁頁注無毋字史記作無涼石遬桑谷反今按世本及古今人表並作毋涼石遬桑谷反今按世本及古今人表並作毋涼
按內傳作蔦圃韋委反今注同蔦圃按下注同注王姚補音徒弔反注之圃補音必古反又音布注又收反注嬖於補音卑計反嬖狎也注大招補音部今按招即部字假借非正義音洛今按下同注大周反飲三補音於鴆反注大招補音徒弔反注王姚補音徒弔反
漫音謾補音莫諫反注腐公突補音扶又反注同注腐公突補音扶又反注同
自圍牛呂反于幸補音所史過音戈補音古禾反下同辭明補音莫郎反注升閒補音問下注同辟邪補音壁反今按辟字凡有數音並如字注之圃補音必古反又音布注又收反注嬖於補音卑計反嬖狎也注大招補音部今按招即部字假借非正義音洛今按下同注大周反飲三補音於鴆反注大招補音部今按招即部字假借非正義音洛今按下同注大
其君貪冒辟邪能不當音壁宜從邪解之音論語曰師也辟亦音匹亦反注謂子張才過人失在邪辟偏文過舊音曰注抵冒補音上丁禮反注決音蟻穴補音莫報反注決音蟻穴補音莫報反

夫攜貳下主反或作攜反今按攜字從手乎音戶反攜貳下主反或作攜反今按攜字從手乎音戶反
腥臊音星補音素刀反注同注臭惡補音尺救反腥臊音星補音素刀反注同注臭惡補音尺救反
憑上音何下音弋補音扶冰反下注同注憑惡補音如字聆隧音琴禮傳作點上胡歌反下音弋得反注憑惡補音如字聆隧音琴禮傳作點上胡歌反下音弋得反
文過舊音曰注抵冒補音上丁禮反注決音蟻穴補音莫報反
璧其巨今反注檮杌補音徒刀反下五忽反注檮杌補音徒刀反下五忽反
悲注鮌也古本反禹父或作骨注牧音木補音莫卜反鷙五角反鷙士角反

反于鄗音皓尚書作嚞補音刮老反今按此字又有重也注并下無鎮同注鷙鳥務木二音補音莫卜反今按此字又有重也注并下無鎮同注鷙鳥務木二音補音莫卜反
鄗音常山縣漢世祖即位為高邑者非周地也宜從鄗音胡老反注于囿于目反一音羽救反補音于救反注以繰音七刀反注射宣補音食亦反注中心補音丁仲反注折脊補音之列反注衣朱補音於既反注操朱補音西旦反注解慢補音佳賣反注刑辟補音婢亦反注斧鉞上音甫下音越注

嶭小兩反 注望知日反 注適嗣歷反 注壹壹音尾補音亡匱反 注僤僤反今按經典相承作亹皆勉也說文無此字徐鉉深以爲鵖云非字也當作僤下宅歷反 保任補音而林反又音壬下同 脅其補音而林反又音鴆反注職也下同 任重補音而林反又音鴆反 注敝式世反 人殺補音申志反下注同 無胄補音直又反 注寺人披匹皮反閽官也 一名伯楚文公時爲勃鞮亦官名今按經典釋文寺如字又音侍披音普皮反春秋本或作侍人披 注以告補音古毒反 大宰補音下並同 注興父音甫補音下注同 注背施補音反注同 注輿傔上一恭反下休反今按餐饔 注滑突補音上于八戶八二反下徒忽反鄭武公名 注泄父上息列反下方矩反通作甫 注挾輔夾協二音補音古洽反又古協反今按善本但作夾不加于下注同 注祝聃上音祝下音甫補音上之六反下乃廿反今按聃字又有它甘反即老子名也 注驚衣音鷩補音必列反 以宴

音鷩補音於見反注同 好補音呼報反注同 注餐饔音孫補音蘇昆反 以告音古毒反 以道音導反本或作導 以分補音如字下文注同 則度補音如字下文同 不撫補音芦圭反下文注同 不濟補音子禮反 不疢補音人又反注同 艾人補音魚廢反俗本於艾字下特音乂後人妄加 使於補音所吏反 之難補音乃旦反 注陳嫣補音居危反 注隗氏午非反 注桃子音遙補音徒刀反今按內傳桃如字本或作姚 注于氾音已今按經典釋文音凡春秋內傳注氾然須音桃陸德明說 注于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其音祀者乃成皐氾水耳祀凡文近易訛故特志之 朝于補音遙反下注同 衡雍一用反 楚捷才接反 踐土補音似淺反土如字又或音杜 注彤音巨補音亭反 注厖補音敕江反 注弧弓音盧補音落胡反 注秬音巨補音其呂反 注虎賁音奔

注泄堵音薛補音下丁古反又音者 俞彌補音上羊朱反下丁古反 王使補音所士反 注隗姓補音午罪反下宅回反 注王使補音所吏反 注很補音戶墾反本或作佷注同 注背施補音式豉反 人殺補音申志反下注同 無胄補音直又反 注寺人披匹皮反閽官也 外禦斗呂反 注常棣第兗反 注滑突補音于八戶八二反下徒忽反鄭武公名 注泄父上息列反下方矩反 注挾輔夾協二音補音古洽反又古協反通作甫 注祝聃上音祝下音甫補音上之六反下乃廿反今按聃字又有它甘反即老子名也 注射王補音食亦反下同 注毅音六稚康呂靜音留字林音遠反 注任姓補音而林反 注仲虺補音許鬼反 注大任補音上宅蓋反後大姜大王妣大姬注並同 緡由補音才陵反 大姒音似寺反 注鄢妘上音偃下音云補音上於建反下文注同今按鄢字在正文妘字在注舊音通解之鄢本或作傷古字疑通然說文傷音於建反 注陳嫣爲九音已今按經典釋文音凡春秋內傳注氾然須音桃陸德明說 注威之火悅反從火戊聲陽氣至戊而盡諸本或作滅今按舊音所引說文訓也詩音亦同呼悅反 伯姑巨七反今按伯姑一本但言姑注一本乃有寤須之十不出伯姑據杜氏所出無他語今本乃有寤須之十不出伯姑據杜氏注方難唐尚書音鄢亡非出仲任鄢滅自因鄭

注稿之補音苦報反注公獳補音奴侯反注士蔿補音于委反殺丞戶交反或爲餧今按善本多作此餧檢內傳亦然下之丞反注同注頵音傾注揄音偷本或爲渝補音以朱反今按史記周定王作揄从木人閒衆本又或作褕然此數字皆點畫相亂不可質正但稱音從此揄音渝疑近其眞相禮亮反次今移以告音古禫郊補音大計下同全丞補音之承反注同立飫一音於據注同注牛解古賣反下今女下賄女女今人渚反注貽遺弋季反前好補音呼報反注及後爲好二合好同輕補音遣政反儇補音呼玄反注同注糗餌上去九反下人志反簞補音上方矩反下居洧反注同簢音息何反餘以翡翠象骨爲飾鄭康成音覓補音莫歷反周禮有幕人作此冪字則許宜是也巾幕音覓補音莫歷反注幦冒補音呼報反注同注貊惡補音烏路反更姓補音庚反注同下注同而緘古咸反注同注醳補音力遠志補音于萬反宗祊八庚反還音旋倉葛呼火故反故勞補音報反蔑殺補音亡結反贏者補音力隨反可覿音敵補音徒歷反可匿補音女力反而祇補音章移反注或懟音素補音路反注元呾呼遠反注蘇隗音以善反注醜補音丑善反注聾衍補音以面禦反通作鴆注十轂補音古學反雙玉曰轂注兕觥音雉補音上丁厲反下亡侯反今按二字在兕觥而下注中俗本多無此注卻於後三百秉下共爲一注言雖小異義則大同然此注辭意自足而句各有注解而本又於胄下增拜字檢內傳亦止云免胄而下注免胄而退補音吐對反後注同注免胄補音問又直瑞反按朝單襄公之名凡人名多如字下有王子朝亦然注見逃補音賢注塞路補音悉則反下若塞同注要正補音征注殺戶交反或爲嘈補音彼爲反又彼僞反又彼僞反下文注董同注稿之補音苦報反注公獳補音奴侯反注士蔿補音于委反殺丞戶交反或爲餧今按善本多作此餧檢內傳亦然下之丞反注同注頵音傾注揄音偷本或作褕然此數字皆點畫相亂不可質正但稱音從此揄音渝疑近其眞相禮亮反次今移以告音古禫郊補音大計下同全丞補音之承反注同立飫一音於據注同注牛解古賣反下今女下賄女女今人渚反注貽遺弋季反前好補音呼報反注及後爲好二合好同輕補音遣政反儇補音呼玄反注同注糗餌上去九反下人志反簞補音上方矩反下居洧反注同注幦冒補音呼報反注貊惡補音烏路反更姓補音庚反注同注而緘古咸反注同注醳補音力遠志補音于萬反宗祊八庚反還音旋倉葛呼火故反故勞補音報反蔑殺補音亡結反贏者補音力隨反可覿音敵補音徒歷反可匿補音女力反而祇補音章移反注或懟音素補音路反注元呾呼遠反注蘇隗音以善反注醜補音丑善反注聾衍補音以面禦反通作鴆注十轂補音古學反雙玉曰轂注兕觥音雉補音上丁厲反下亡侯反今按二字在兕觥而下注中俗本多無此注卻於後三百秉下共爲一注言雖小異義則大同然此注辭意自足而句各有注解而本又於胄下增拜字檢內傳亦止云免胄而下注免胄而退補音吐對反後注同注見逃補音賢注塞路補音悉則反下若塞同注要正補音征注殺戶交反或爲嘈補音彼爲反又彼僞反又彼僞反下文注董同

陂障補音之亮注不寘補音田厎反下文同注庾積補音上俞甫反下子賜反倉無屋曰庾注如坻補音直基反積下同注如京補音如字場功補音直亮反羊反墾田補音口很反注蒔補音時吏反說文更種也致餼氣反餼補音許既反施舍注云施舍者所以施舍音施當爲弛傳寫之誤弛音式尔反廢也舍音始夜反居止也弛舍猶言停止也縣六十里中當有休息之處以庶賓客負擔之勞內傳曰弛於負擔弛音而注觀臺補音古亂反注相進兼亦意義難了注負任補音賢儉反下角見根見行父補音甫儀反父陳卿弗見補音賢遍反本見火見并注並同水始注亢氏補音上古郎反下音辭反茂帥補音上莫侯反下所類反又隕越補音于敏反下注殺君同注飲酒補音於鴆反注復封補音扶又反發幣補音婢世反注季孫行父補音甫下音戶各反注及水涸面皮渠同又苦浪反下丁今反注引月令仲秋水始涸同注亢氏補音古郎反下音戶各反注及水涸面皮渠同又苦浪反下丁今反注引月令仲秋水始涸同注隕霜補音于敏反下本氏同節解補音下買反下同又丁計反下本氏同注貞任補音林反注觀臺補音古亂反注蒔補音時吏反說文更種也致餼氣反餼補音許既反施舍注云施舍者所以施舍音施當爲弛傳寫之誤弛音式尔反廢也舍音始夜反居止也弛舍猶言停止也縣六十里中當有休息之處以庶賓客負擔之勞內傳曰弛於負擔弛音而注觀臺補音古亂反注嫣姓補音居危反注婥音薛注正長補音丁丈反注展省補音悉井反注庾積補音上俞甫反下子賜反倉無屋曰庾注如坻補音直基反積下同注如京補音如字場功補音直亮反羊反墾田補音口很反注蒔補音時吏反說文更種也致餼氣反餼補音許既反施舍注云施舍者所以施舍音施當爲弛傳寫之誤弛音式尔反廢也舍音始夜反居止也弛舍猶言停止也縣六十里中當有休息之處以庶賓客負擔之勞內傳曰弛於負擔弛音而注觀臺補音古亂反注嫣姓補音居危反注婥音薛注正長補音丁丈反注展省補音悉井反注庾積補音上俞甫反下子賜反倉無屋曰庾注如坻補音直基反積下同注如京補音如字場功補音直亮反羊反墾田補音口很反注蒔補音時吏反說文更種也致餼氣反餼補音許既反施舍注云施舍者所以施舍音施當爲弛傳寫之誤弛音式尔反廢也舍音始夜反居止也弛舍猶言停止也縣六十里中當有休息之處以庶賓客負擔之勞內傳曰弛於負擔弛音而注觀臺補音古亂反注嫣姓補音居危反注婥音薛注茂帥補音上莫侯反下所類反又隕越補音于敏反下注殺君同注飲酒補音於鴆反注復封補音扶又反發幣補音婢世反注季孫行父補音甫下音戶各反注及水涸面皮渠同又苦浪反下丁今反注引月令仲秋水始涸同注亢氏補音古郎反注隕霜補音于敏反下本氏同節解補音下買反下同又丁計反下本氏同注貞任補音林反注相進兼亦意義難了注負任補音賢儉反下角見根見行父補音甫儀反下注同收而補音上音本下又反或如字注定謂之營室補音丁佞反財賄補音下罪反施德補音式豉反畫補音胡麥反多矣音與此同但傳寫異耳圃補音于六反又于救反今按經典多從于救反縣邽補音胡結反貫本作冥補音郁於六反奧烏報反注墾辟補音婢亦反開也注從事補音才用反注同郊勞補音上交反注同注委積補音于賜反注險易補音以豉反詰姦補音上吉反積子賜反按前有此字多矣已音方於此發訓疑注施舍補音上失移反下音捨今案經典施字多從式豉反得之注施予補音上力錦反下許既反注圍人補音牛悉反注展省補音上井反注庾積補音上俞甫反下子賜反倉無屋曰庾注如坻補音直基反積下同注如京補音如字場功補音直亮反羊反墾田補音口很反注蒔補音時吏反說文更種也致餼氣反餼補音許既反施舍注云施舍者所以施舍音施當爲弛傳寫之誤弛音式尔反廢也舍音始夜反居止也弛舍猶言停止也縣六十里中當有休息之處以庶賓客負擔之勞內傳曰弛於負擔弛音而注觀臺補音古亂反注嫣姓補音居危反注婥音薛注正長補音丁丈反注展省補音悉井反注庾積補音上俞甫反下子賜反倉無屋曰庾注如坻補音直基反積下同注如京補音如字場功補音直亮反羊反墾田補音口很反注蒔補音時吏反說文更種也致餼氣反餼補音許既反施舍注云施舍者所以施舍音施當爲弛傳寫之誤弛音式尔反廢也舍音始夜反居止也弛舍猶言停止也縣六十里中當有休息之處以庶賓客負擔之勞內傳曰弛於負擔弛音而注觀臺補音古亂反注嫣姓補音居危反注婥音薛注茂帥補音上莫侯反下所類反又隕越補音于敏反下注殺君同注飲酒補音於鴆反注復封補音扶又反發幣補音婢世反注季孫行父補音甫下音戶各反注及水涸面皮渠同又苦浪反下丁今反注引月令仲秋水始涸同注亢氏補音古郎反注隕霜補音于敏反下本氏同節解補音下買反下同又丁計反下本氏同注貞任補音林反注相進兼亦意義難了注負任補音賢儉反下角見根見行父補音甫儀反下注同收而補音上音本下又反或如字注定謂之營室補音丁佞反財賄補音下罪反施德補音式豉反畫補音胡麥反多矣音與此同但傳寫異耳圃補音于六反又于救反今按經典多從于救反縣邽補音胡結反貫本作冥補音郁於六反奧烏報反注墾辟補音婢亦反開也注從事補音才用反注同郊勞補音力報反注險易補音以豉反詰姦補音上吉反積子賜反按前有此字多矣已音方於此發訓疑注施舍補音上失移反下音捨今案經典施字多從式豉反得之注施予補音上力錦反下許既反注圍人補音牛悉反注展省補音上井反注庾積補音上俞甫反下子賜反倉無屋曰庾注如坻補音直基反積下同注如京補音如字場功補音直亮反羊反墾田補音口很反注蒔補音時吏反說文更種也致餼氣反餼補音許既反施舍注云施舍者所以施舍音施當爲弛傳寫之誤弛音式尔反廢也舍音始夜反居止也弛舍猶言停止也縣六十里中當有休息之處以庶賓客負擔之勞內傳曰弛於負擔弛音而注觀臺補音古亂反注嫣姓補音居危反注婥音薛注正長補音丁丈反注展省補音悉井反注庾積補音上俞甫反下子賜反倉無屋曰庾注如坻補音直基反積下同注如京補音如字場功補音直亮反羊反墾田補音口很反注蒔補音時吏反說文更種也致餼氣反餼補音許既反施舍注云施舍者所以施舍音施當爲弛傳寫之誤弛音式尔反廢也舍音始夜反居止也弛舍猶言停止也縣六十里中當有休息之處以庶賓客負擔之勞內傳曰弛於負擔弛音而注觀臺補音古亂反注嫣姓補音居危反注婥音薛注茂帥補音上莫侯反下所類反又隕越補音于敏反下注殺君同注飲酒補音於鴆反注復封補音扶又反發幣補音婢世反注季孫行父補音甫下音戶各反注及水涸面皮渠同又苦浪反下丁今反注引月令仲秋水始涸同注亢氏補音古郎反注隕霜補音于敏反下本氏同節解補音下買反下同又丁計反下本氏同注貞任補音林反注相進兼亦意義難了注負任補音賢儉反下角見根見行父補音甫儀反下注同收而補音上音本下又反或如字注定謂之營室補音丁佞反財賄補音下罪反施德補音式豉反畫補音胡麥反多矣音與此同但傳寫異耳圃補音于六反又于救反今按經典多從于救反縣邽補音胡結反貫本作冥補音郁於六反奧烏報反注墾辟補音婢亦反開也注從事補音才用反注同郊勞補音力報反注險易補音以豉反詰姦補音上吉反積子賜反按前有此字多矣已音方於此發訓疑注施舍補音上失移反下音捨今案經典施字多從式豉反得之注施予補音上力錦反下許既反注圍人補音牛悉反注展省補音上

同好貨補音呼相說補音古悅反子瘵音餘諸朝補音直遙反下必朝制朝並同召桓補音上照反本亦作邵注同必相補音悉則強求仰反失次今移補音戶支反下强之同注華元補音戶化反三陳文刃反及後注將下軍同注士燮先協反注郤錡牛倚反文作犫云俗作犫經典相承作此智或借知爲之罃耕反楚卒補音直恤反下同治整補音之兩反下同行列下浪反多音戶郎反下胡安反集又七入反注弗翰音寒補音上府勿反又如字內傳弗作茀古字通軍行補音戶郎反注同其頸補音經郢反說文云頸莖也下同其補音烏路反陵上補音時亮反元在物上下其上同獸惡補音上如字下烏路反下不可上補音時掌反自下而上注及下文欲上之同注回邪補音似嗟反下

周語補音二

同故王補音于況反有惡補音烏路反故儆補音京領反說文戒也至佻土堯反今按下佻天爲佻佻也同注舍之補音拾又音赦果毅補音牛戟反求瞽補音古護反注無眚補音所領反又音省注知音智補音知議反說文自稱補音如字注舉也同惡補音上如字下烏路反下注于蕞補音戶縟反內傳注衛地晉侯殺補音上如字下公殺同注匠麗補音列池反左傳作麗姬補音列池反左傳無音字書有蹏姓面加邑音離或出此注罷施補音於賜反注掩與馬補音預作撕音悉計反通俗文折也君偏補音徧力反通俗文半體也以招音翹今按它書未獲爲翹之意作音者當有所據注匄音京領反又音古代反注黑臀徒門反下同注瞍蘇后反注公爲補音于僞反下徒回反注侯伯補音上戶堰反下音伯注公子鉏補音士居反注同之讒補音仕咸反注同注樂廖一滅反注同

周語下第三

柯陵補音上古何反今本或作加陵按內傳及二見傳並作柯又無別音說作加字亦當音柯上尺周反下點得晉補音如字郤錡補音牛倚反注同肇見補音直遥反後至見公見同又各語迂一于一矩二反今按注同語靈補音力丁反注同晉難補音乃旦反注同注仍數補音朔角反下同注殺也補音色界反注同注城郭補音古洽反下注同洛鵭補音都回反注同注樂廖一滅反注同注公子鉏補音士居反

補音如字或音閑注邇補音直忍反凡言大注早卒補音津遵俗本作激非是注邇補音直忍反欲壅補音於勇反壅塞也字本作廱今通作雍注早卒補音津遵反或作太子子並同本或作大者俗加土旁耳長民知丈墮山補音許規反又作隳今相承用此墮下墮高同注防障補音之良反陂唐補音彼義反說文陂池也唐如字今俗本多加土旁於傍與古字通汙庳上音烏下皮彼反今按庳說文卑也埤蒼云庳小也說文無塘字注沈滯補音直林反直氏反今按注同沈滯俗作沉非是札瘥才何反今按注同注虞度音戮今案此字凡有度之度補音待洛反注共工補音恭通作供下文注同湛樂音耽丁南丈心直減三反湛樂者從丁南深沈者從心水名及湛露者從直減丈墮庳補音於直反下垤音同有宗古崇字今案此書崇字多矣唯此用古字經典亦然稱遂補音尺證反如字制量音亮補音力向反度之補音待洛反下度之不度同注掌帥補音所類反注治水補音直吏反注汩補音骨筆反下汩越同陂障補音之亮反九隩補音於六反說文作奧可居也尚書作隩王篇於報反散陽補音西旦反災燀音闡補音昌善反注棄補音忽反說文作埽四方土也棄音皇耳說文棄反字林乃音皇耳說文作橫後儒讀史傳者一之於皇矣亦不知有輩孟之音注螟補音亡丁反帥象補音所賓反又所律反注及不帥同克猷補音詳耳反禹姓注使長補音上所士反下丁丈反注不薇補音上公戶反下丈反股肱補音古弘反下古能反心膂補音呂通作呂豈弭一兮反注自王補音于況反注伯王下伯王同注廣尺補音古曠反注深尺補音尸鴆反注蔣補音以徵古堯反今按徵字或从彳或从土音古堯反

昔訓要也經典通用此兩字反下比度同 度之補音待洛反王卒反終也 注子朝補音遵聿 注無伯補音霸又如字 注無適音的下注同 注叔向補音許亮反去聲又許丈反上聲 注飲食補音上於鴆反下辭史反 注燕無一見反今按 注好貨補音呼報反下同 注貪冒補音莫報反 注除治補音直吏反 注一倫補音藥 注強之補音其丈 注終篇同 注之壽補音酬 注郊見補音賢 注夙昔補音早 注錙銖補音上側其反下市朱反 注將焉補音於虔 注合樂補音洛 注鄙見補音賢 注爲合補音古合反 注錙銖補音上側其反下市朱反 注秬黍補音呂反 注一黍補音庶 注稱上補音尺證反通作秤 注衡並同補音式陵反注同 注度量衡補音度如字下不度制度度量力向反下注量同 注除治補音直吏反 注不殺下同 注凡人名字皆張遙反或如字凡人名字皆張遙反或如字 注無射音亦補音亦終篇同 注子朝補音如字後音潮按譜姓是子朝之後 注無伯補音霸又如字 注叔向補音許亮反去聲又許丈反上聲 注飲食補音上於鴆反下辭史反 注好貨補音呼報反下同 注貪冒補音莫報反 注除治補音直吏反 注不殺下同 注郊見補音賢 注爲合補音古合反 注錙銖補音上側其反下市朱反 注秬黍補音呂反 注一黍補音庶 注稱上補音尺證反通作秤 注衡並同補音式陵反注同 注度量衡補音度如字下不度制度度量力向反下注量同

反下所補音箋故一故好同不濟詣反曹惡反耄矣補音莫報反出度補音度待各反注量度補音上力張反下同注量衡補音力向反注重元補音直龍反注宣徧古遍字今按用此徧者得文之正從遍者訛俗下注同交酢音昨反注勞勉補音如字又閒厠之閒閒下自元至六閒隙同注僬僥補音上丁甘反下芳遙反或作翲又必遙反閒大夫名注詩飫一去反今按下飫字彪傒上甫留反下音蓋補音胡稽反注遠伯白江反按此音傚注周分扶問反在析音錫以誑古放反中行補音戶郎反與之慮補音羊注吉射補音食亦反又食夜反

魯語上第四

魯姬姓國也成王封叔父周公之子伯禽於曲阜是爲魯公長勺時若反今按注同曹劌引晉語曰農以成善后稷是相是則作農以及是祖者非注亢九衛反今按晉語曰長以成善后稷是相是則作農以及是祖者非嚴公諱改曰嚴先儒因而不改終篇同注敏鮑叔補音步鮑反注奔莒補音居呂反國名後稱莒皆同注召忽補音上照反注于糾補音居黝反下納糾同舊音於納糾下爲訓失其次注既卒補音遵歷反注施利補音式豉反注降下戶江反自上而下補音胡降反注務治補音莫豆反下注同注享食古字通用注亨煮下注同注蒐補音所求反帥長補音所類反下丁丈反注差國補音初佳反又初宜反大公補音它蓋反下注并大師大宰同收攜九敏反而烝補音之丞反

之承反注名揠所追反遺後補音唯反又於遣反令閩補音問不解補音佳賣反誓矣補音注及下同注覬見補音反夏父補音甫夫婦如字舉冢冢文注孰鷙木邪二音鴟栗字反今按經典無刜補音彼列反罕從務音之援補音于眷反注申同重補音直用反珍病補音下珍周同誰使補音所士反饑饉上居依反下其客反後同避難補音乃旦反注違很補音胡墾反而脩補音徒卧反鬯圭補音敕亮反注祼補音古玩反乱補音鳴珍音球俗按瑣球同字諸韻或音虬荐才見反幾卒上音祈下音于戍反補音上勤衣反不共補音恭通作供下共職同不朕宅鴆反奚器補音郟世反下奚邑同滯積子賚反今按經文又億俱反注政要補音妙反予之補音羊汝反通作與凡与與子三字亦反予賜反以紓音書百辟補音必亦反

意雖小別經典古今通用注于洮補音吐刀反注于向補音舒亮反注無駭補音胡烈山祭法作厲呂反能禦補音魚呂反能扞補音旦山左傳作列山今諸本作烈昔通字歟共工補音恭下共同之伯補音霸注殷冥米丁反或作冥今按經典及諸本同從水者舊音其見與本乎下同注夏后啓補音胡字注羿補音詣注浞補音濁注澆補音堯注殪補音乙注戈戡補音堪注斟尋補音尋注過補音戈注戕補音在羌反注同注豷補音熙注少康補音抗注仍補音如字注虞思補音娛注杼補音直呂反能禦補音魚呂反能扞補音旦山左傳作列山今諸本作烈昔通字歟共工補音恭下共同之伯補音霸注殷冥米丁反或作冥今按經典及諸本同從水者舊音其見與本乎下同注夏后啓補音胡字注羿補音詣注浞補音濁注澆補音堯注殪補音乙注戈戡補音堪注斟尋補音尋注過補音戈注戕補音在羌反注同注豷補音熙注少康補音抗注仍補音如字注虞思補音娛注杼補音直

者補音所惡殺下以惡同注爲伯補音鄨又如字下篇始伯同使亦曰補音吏反使公說補音悅宇甘鞏音羌及晉侯皆十鞏此云二十鞏并言之也又按諸本二十字無作廿者舊音獨出廿字云本亦作廿如此則當音入顏之推稽聖賦云魏娟何多一參圃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此其證又以三十爲卅先合反圃十爲卅先入反昔與於秦隸書之後務從簡便因各有音大抵意言之之耳今正本作二十得其正因舊音作廿故詳言之好貨補音呼報反注同解曹補音佳賣反下及注並同重館補音直龍反注辦補音薄田反班長補音丁丈反注同少安補音詩照反惡有補音如字並注讚補音才旱反鳴璆音球俗音虬今按經典及諸本同注璆音渠幽反注同辟境補音婢亦反注同注雜縣音玄補音胡沼反注越補音況晚反注禁補音居庶反注圄丘補音魚器反下注同注割劓補音魚器反下注同注則然下同方矩明質補音昵音暱補音乃管反又作暱況爰反三笑補音先弔反通作哂注大辟補音婢亦反注放勛補音上方往反亦如字下許云反注治歷補音直畢反都轉反注其約音要補音於妙於遙二反亦使補音所士反不泯補音面忍反而還補音旋注元喧補音況晚反注同注戲補音許宜反注句龍補音上居良反音專下同注玄囂補音許驕反又五高反注蟜極補音居表反又音喬注乞囂補音許驕反下同以暴步木反音瀑今按經典作虣音同注殷契補音息列反下及注同注夏后啓補音胡字注羿補音詣注浞補音濁注澆補音堯注殪補音乙注戈戡補音堪注斟尋補音尋注過補音戈注戕補音在羌反注同注豷補音熙注少康補音抗注仍補音如字注虞思補音娛注杼補音直

者補音所惡殺下以惡同注爲伯補音鄨又如字下篇始伯同使亦曰補音吏反使公說補音悅宇甘鞏音羌及晉侯皆十鞏此云二十鞏并言之也又按諸本二十字無作廿者舊音獨出廿字云本亦作廿如此則當音入顏之推稽聖賦云魏娟何多一參圃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此其證又以三十爲卅先合反圃十爲卅先入反昔與於秦隸書之後務從簡便因各有音大抵意言之之耳今正本作二十得其正因舊音作廿故詳言之好貨補音呼報反注同解曹補音佳賣反下及注並同重館補音直龍反注辦補音薄田反班長補音丁丈反注同少安補音詩照反惡有補音如字並注讚補音才旱反鳴璆音球俗音虬今按經典及諸本同注璆音渠幽反注同辟境補音婢亦反注同注雜縣音玄補音胡沼反注越補音況晚反注禁補音居庶反注圄丘補音魚器反下注同注割劓補音魚器反下注同注則然下同方矩明質補音昵音暱補音乃管反又作暱況爰反三笑補音先弔反通作哂注大辟補音婢亦反注放勛補音上方往反亦如字下許云反注治歷補音直畢反都轉反注其約音要補音於妙於遙二反亦使補音所士反不泯補音面忍反而還補音旋注元喧補音況晚反注同注戲補音許宜反注句龍補音上居良反音專下同以暴步木反音瀑今按經典作虣音同注殷契補音息列反下及注同注夏后啓補音胡字注羿補音詣注浞補音濁注澆補音堯注殪補音乙注戈戡補音堪注斟尋補音尋注過補音戈注戕補音在羌反注同注豷補音熙注少康補音抗注仍補音如字注虞思補音娛注杼補音直

者補音所惡殺下以惡同注爲伯補音鄨又如字下篇始伯同使亦曰補音吏反使公說補音悅宇甘鞏音羌及晉侯皆十鞏此云二十鞏并言之也又按諸本二十字無作廿者舊音獨出廿字云本亦作廿如此則當音入顏之推稽聖賦云魏娟何多一參圃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此其證又以三十爲卅先合反圃十爲卅先入反昔與於秦隸書之後務從簡便因各有音大抵意言之之耳今正本作二十得其正因舊音作廿故詳言之好貨補音呼報反注同解曹補音佳賣反下及注並同重館補音直龍反注辦補音薄田反班長補音丁丈反注同少安補音詩照反惡有補音如字並注讚補音才旱反鳴璆音球俗音虬今按經典及諸本同注璆音渠幽反注同辟境補音婢亦反注同注雜縣音玄補音胡沼反注越補音況晚反注禁補音居庶反注圄丘補音魚器反下注同注割劓補音魚器反下注同注則然下同方矩明質補音昵音暱補音乃管反又作暱況爰反三笑補音先弔反通作哂注大辟補音婢亦反注放勛補音上方往反亦如字下許云反注治歷補音直畢反都轉反注其約音要補音於妙於遙二反亦使補音所士反不泯補音面忍反而還補音旋注元喧補音況晚反注同注戲補音許宜反注句龍補音上居良反音專下同以暴步木反音瀑今按經典作虣音同注殷契補音息列反下及注同注夏后啓補音胡字注羿補音詣注浞補音濁注澆補音堯注殪補音乙注戈戡補音堪注斟尋補音尋注過補音戈注戕補音在羌反注同注豷補音熙注少康補音抗注仍補音如字注虞思補音娛注杼補音直

也補音彼不易補音盈隻反注則治補音直吏反注而女列反下及注同注違去補音羌呂反下注去其去位同注之惡補音如字弛邸補音胡口反注同丞享補音之承反下丞將跗及注同君胙補音才故反有數補音色主反下有數句同更次補音古衡反夏父補音甫下行父同注祫祭補音恰昭穆詳畧與內傳全別注季宅音陟補音徒何反注公倭一禾反東國名又一戈反詩曰周道倭遲注命告補音古毒反不憚補音徒旦反注憚難補音乃旦反之補音羊汝反注同更其補音古衡反下文注同注之竟補音京領反通作境公詰補音去洽反女亦補音汝奚音式豉反幸作諱諱也今無作諦之意疑作

音者自誤舊音失次今移爲臧補音才郎反通爲藏不去補音羌呂反不殺補音如字舍之補音捨又音赦濫於補音盧瞰反上及下也注瀆呂補音古才賜反下公注獺祭補音宅達反又宅瘠反戶反下其呂良呂同注降下補音遐嫁反自上而下胘胥上音孤下音柳補音古注筍后反注羅音落何反補音策或作箔又七亦反與莊子同獨音士角反今按周禮鼈人掌邦之鱉事釋文凡有五音一敖三倉格反四捨昔反五又角反陸德明從莊子讀然則從又角者得之又按經典並作籍从手說文別有从矛音士革反矛也今國語從矛古字通耳注鼈蜃音腎補音上攻胡反下力九反注蜃大蛤也按蜃亦有慎音見諸韻經典不爾注獺祭補音宅瘠反注漬呂補音才賜反下公注獺祭補音宅達反又宅瘠反注蜃大蛤也按蜃亦有慎音見諸韻經典不爾注獺祭補音宅達反又

使補音所士反 珍滅補音徒兴反 紂路補北反又注兜也補音丁侯反 屬坏補音古回反 于戲補音許宜反 美惡補音如字 注尪瘠補音在亦反 相宣補音息亮反下相二相人同 宅諫補音何反 注愛吝補音力刃反又 注蔑也補音亡結反 焉餘補音於虔反 注蔑也補音亡結反 焉餘補音於虔反 禎琴補音上音貞 注皆或音貞 注云董梁根音郎下羊九反

補音卷第一

孔廣林校宇

詹語下第五

樂及補音如字下拜樂之樂先樂章樂崩樂人及注並同注肆夏補音上如字下戶雅反一名樊凡注于員音云補音于貧反有九夏云注者補音才用反注同舍其捨補音所使豹士反之好補音呼報反下合好及注同況使臣補音所吏反下使臣同況如字本多作貺古字通繁遏補音蕃反三夏之別名呂叔玉云肆夏時遏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樂補音盧各反下注歌樂同以爲肆弋二反今伶簫補音力丁反或作泠音義同四牡補音茂后反注勞使補音上力報反下所吏反諏謀補音上須反度詢補音上待洛反注爲難補音乃旦反重拜補音直用反再也公卿所類反下元卿卿卿反下以卿教卿賦同注從王補音才用反下以從并注同共從補音恭下丁貢反注代更補音古衡反莫濟補音箋詣反下濟渡濟有必濟共濟先濟並同叔鬻補音許亮反又許六反又通作向鬻有補音白交反下及苦鬻同林方代反或作邶從詩注則揭補音苦例反遏補音乙割反不共除隧音遂今按本或作同隊同補音徐醉反欲還音旋今按下爲還並同注朝于遽補音直據反非爲補音于僞反下何爲爲同注孫宅音陀補音徒河反亦不憚補音徒旦反作怛注同注憚難補音乃旦反下注同而弔補音多叟反聞喪補音息郎反又息浪反下同荀罕名胥反注同舍其補音才用反注同從者補音才用反有九夏云注于員音云貧反補音所捨使豹之好補音呼報反下合好及注同況使臣補音所吏反下使臣同況如字本多作貺古字通繁遏補音蕃反三夏之別名呂叔玉云肆夏時遏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樂補音盧各反下注歌樂同以爲肆弋二反今伶簫補音力丁反或作泠音義同四牡補音茂后反注勞使補音上力報反下所吏反諏謀補音上須反度詢補音上待洛反注爲難補音乃旦反重拜補音直用反再也公卿所類反下元卿卿卿反下以卿教卿賦同注從王補音才用反下以從并注同共從補音恭下丁貢反注代更補音古衡反莫濟補音箋詣反下濟渡濟有必濟共濟先濟並同叔鬻補音許亮反又許六反又通作向鬻有補音白交反下及苦鬻同林方代反或作邶從詩注則揭補音苦例反遏補音乙割反不共除隧音遂今按本或作同隊同補音徐醉反欲還音旋今按下爲還並同注朝于遽補音直據反非爲補音于僞反下何爲爲同注孫宅音陀補音徒河反亦不憚補音徒旦反作怛注同而弔補音多叟反聞喪補音息郎反又息浪反下同荀罕名胥反注同王大補音泰反又長補音丁丈反注有攜戶圭反求說補音弋活反注同而亟補音紀力反帥所律反憂患補音則豆反大又補音類反辟難補音上避世反

下乃旦反襲卞補音皮彥反下且反取卞並注並同注自予補音羊汝反下君予之並同注名藥補音力官反能令補音如字下同誰曜補音女乙反注克勝補音式證反是王補音于況反不悛補音七全反注五聖字同聖書補音斯氏反下注同來邑補音七代反使予補音羊汝反或借爲余其朝補音遙反下同注縱補音子容反一取鄆音運王斛音附不予補音汝反不衷補音涉弓反又丁仲反說文中衣也勞之補音力報反注使令補音力丁反下同注猶重補音直龍反注侯奕挾二音補音占協反又胡頰反注戈盾補音食允反注弋補音羊汝反注侯奕挾二音補音占協反又胡頰反注戈盾補音食允反注猶重補音直龍反注使令補音力丁反下同注簫補音力丁反或作泠注殺郊敎補音殺申志反下注殺之同注簫補音力丁反或作泠注殺郊敎補音殺申志反下注殺之同注箸見補音賢遍反注爲補音于僞反下乃旦反襲卞補音皮彥反下且反取卞並注並同注自予補音羊汝反下君予之並同注名藥補音力官反能令補音如字下同誰曜補音女乙反注克勝補音式證反是王補音于況反不悛補音七全反注五聖字同聖書補音斯氏反下注同來邑補音七代反使予補音羊汝反或借爲余其朝補音遙反下同注縱補音子容反一取鄆音運王斛音附不予補音汝反不衷補音涉弓反又丁仲反說文中衣也勞之補音力報反注使令補音力丁反下

披神異經西方深山有人長尺餘祖身補蝮蟹以食名爲山繅亦井此類本或作繰音皆一耳唯韋公作繅將別有所據今俗間印本又輒添韋注云富陽有之皆妄也史記備引韋注無此語注好敏音效補音胡教反填羊無此字諸韻雖有乃後人附益史記家語並作填古字也注沐腫補音如字又音腫補音昌公反解在前語肥補音扶沸反下語子同注蜆得九利反注南宮說補音悅宇古露暗補音丁古反按暗字或從日俱音有義訓若爲人名兩義皆可但善本多從日據說文各從目者見也從日者旦明也然字畫易爲相亂諸書又無引證未知孰是今從多本羞羸補音必寠反羸長丈反補音丁夫人補音扶其朝補音直遙反下於朝外朝內朝退朝並同入見補音賢遍反以蜮補音昌欲反人名僮子音同古以童字爲隸以僮爲稱與今反補音徒紅反

語女補音上魚據反下音汝處民補音昌呂反下同擇瘠音積補音在亦反注墝埆上口交反下確學二音補音許丈反下同注墝埆苦學反若從學即胡角反長王補音于兩反注同注夫差補音初佳反注夫椒補音扶下反又作向朝日補音直遙反下注同注舜共補音恭注馮相補音皮冰反下息亮反注儳偶補音力監反又古懺反蒲郊補音大計反朝脩補音張遙反音潮非下朝考朝受並同夕省補音悉并反悁涅補音徒刀反講貫古患反或作慣無憾補音戶感反今按經典多敢反字林丁坎反玄紘丁感反今按經典多敢反字林丁坎反注壞也補音公怪反注夫差補音初佳反注夫椒補音扶下反注句踐補音上古侯反下注同越隳休規反會稽補音上古外反下古兮反補音胡外反注嘗糞故反下注同注飲之補音於鴆反注之鴆音鴆補音直禁反注分予補音扶問反注縣瓠上音玄下音瓜瓠音胡故反注繫帶補音計反注虞遏音於連反下不敢予同注虞遏音於連反下不敢予同注媽姓補音莫補

補音苦反又音諜令按說文作歉各反　注爲嗛苦玷反又音銜食不滿也古字疑通作謙非　注庇覆芳六反補音宜從芳富反爲允藉田補音在砥音指又音旨　注肥磽補音口交反　注爲差反下同　塵補音直連反　注商賈補音公戶反行賈曰商處曰賈　注卒用補音遵音呂　注率用補音遵率反

齊語第六

齊黃帝之胄也伯戛爲堯四岳佐禹治水委以心膂因而受姓或云封申或云封呂呂尚則其後也佐周滅紂封之於齊蓋少昊之虛蒲姑之野都於營丘禮記所謂太公封於營丘是也　自莒補音居呂反下注同　注召忽補音上照下終篇同　注子糾補音居黝反　注要之補音一遙反　注姒姓補音里反　注鮑叔補音步巧反　注無知補音申志反上並如字

作鐮者音果補音古老反通作棄但說文經典乃俗耳擊棄音果補音古老反通作棄但說文經典不用此字韋昭語出之未詳所來集讀音擾亦作擾但云通作棄疑相承久矣疾擾音優說文摩田器也補音於求反今按說文作擾从木云磨田器也從木今官私論語本皆作耰語曰耰而不輟亦當從木典釋文亦無說疑傳寫之誤擾字從手從夔者出下篇云擾擾通用云至挾音叶賈逵曰挾持也補音胡頰反至字屬上句舊音多如此非時使補音所吏反下此補音疏志反下同令官補音冷呈反下同槍刈上音鎗下音乂說文槍距也一曰推槍所以平土也蒼頡篇曰木兩頭銳者是也補音上七羊反下魚廢反將鎛補音上乃旦反下伯各反注槍椿引乃是依附聲記所了令宜從韻注鎛鉏古鋤字身衣補音於既反說文捲衣也一曰推捲

六寮二音今按前已解戮勠二字音義同然當從勠注攘御補音上如羊反下勠音乎補音芳符反郭璞謂小箴曰汿乘桴桴音乎補音芳注編木眠反又補典反注濟度補音箋詣反石抗補音必亦婢亦二反大行上音泰下音杭補音戶郎反下胡郎反辟耳漢書注云甲耳即齊甲耳亦不作音且山川名號隨方俗語無的訓甲辟聲近二音並通注同注縣鈞補音上胡涓反下多叵反服沄古流字注湫補音子小反脽之睡作古字疑通下二致脽同注于檉敕京反注于鹹補音吐緘反又於殘音酒補音吐刀反下注同咫尺補音之氏反隕越補音于敏反注分解梁補音律追反解騶補音於計反注樊圃苦本反注綦口圄反注盟約於妙反幾而補音居希反通作譏注同注暴涼音亮補音力向反注四塞補音先代反注蔽扞補音胡旦反注胥靡補音先悲反注鄧林補音式陵反注桀也隅朋補音上詳立反下步登反按朋古鳳字鳳飛羣鳥從者萬數故以朋爲朋黨字今則不然仍俗閱非舊本所順晉語一第七晉語凡九卷四十二侯於檢閱此并注並同姐已補音上丁達反下同此甫反下同姐已下居擬反注同膠鬲補音古希反晉姬姓之國周成王母弟叔虞所封之地本大岳之野夏禹所都之墟南臨晉水後叔虞子燮父封焉

領補音上力俟反下戶感反注屬九例慶父補音甫下注同注共仲補音恭注高侯音兮補音胡稽反畜許又反補音下同繅纂補音作管反或作綦注奉藉祖夜反注易共補音上以豉反下音恭之使補音所吏反垂橐音高補音古刀反說文車上大囊也注快補音苦夬反注其惡補音烏路反注公飲補音於鴆反下女曰補音汝下同飲酒同賞卒爵補音子遵反下同注亦樂補音洛爲瘳補音敕留反注差補言初解反注不中補音丁仲反敢憚補音徒旦反注難補音乃旦反妹喜女上音末下尼據反喜音許其反史子或作嬉云桀妻也尹比補音毗履反伯功補音古希反注厚誣補音胡豆反注蔽明補音博毛反石甫補音如字宜咎補音古字通此如字

人補音才陵反本或作鄙通注同注同好補音呼報反注弗子補音羊女反注或作俾許計反伊女補音芳夫反離散補音力智反注於戲補音申志反又如字宜反注專擅補音市戰反小戕補音在良反下並同注中害補音仲反下同不跨補音苦化反不夾補音丁協反下同注猶勝補音式陵反幾何補音巨豈反注邪也補音似嗟反賈怨補音公戶反注路遺補音于季反注斃大補音于孟反注去之補音上聲世並同償方問反注斃僵補音上聲世並同償方問反注斃僵補音上聲世並同償方問反注斃僵

反惡其補音烏路反下同難哉補音乃旦反又如字兩通阻之補音葦注云阻古詛字與內傳義別注方相補音並如字周禮方相氏狂夫四人葦注引之注揚盾補音常準反盡敵補音內傳子忍反下敵可盡乎同監國補音古銜反注立長補音丁丈反注能不補音方有反又音鄙本或作否同不說補音悅字衣躬補音古玄反注酒酒相承音鋭非也注云寒皃或爲洗按本草拜反後小心狷介同注俱去補音如字下古呂反注避難補音乃旦反大甘補音宅耆反譖在補音側鴆反蝪譖音昜補音胡割反遠灾補音于萬反下注好艾補音下歷反注猶度補音待洛反適子補音丁歷反下注讀爲外字補音呼報反下妍之同以老衣純補音之純莫江反金鈇補音扶蘇典反以監國補音古銜反注立長補音丁丈反注揚盾補音食尹反注楯食尹反又音允注作盾音允注豫乘補音戶臥反下如字注寘伏補音如字下同注頭搶七羊反注而縣音玄補音

胡獨反下同共君音恭與知音預補音人羊茹反奄楚補音於檢反後章奄楚同注寺人寺或音侍補音詳吏反解已具周語注勃鞮補音上步忽反下丁分反注隗姓補音五回反注大王補音宅奎反斃補音許例反注隙補音去逆反其拏補音女加反注同可問補音閒則之閒又居見反下注及得問同殺君補音申志反長廉丈抑搣乃孝乃昭二反補音乃旦反注同殺反按舊音乃昭疑謬誤難乃補音葦注云阻古詛字兩通阻之補音葦注云阻古詛字與內傳義別注方相補音並如字周禮方相氏狂夫四人葦注引之注揚盾補音常準反盡敵補音內傳子忍反下敵可盡乎同監國補音古銜反注立長補音丁丈反注能不補音方有反又音鄙本或作否同不說補音悅字衣躬補音古玄反注酒酒相承音鋭非也注云寒皃或爲洗按本草拜反後小心狷介同注俱去補音如字下古呂反注避難補音乃旦反大甘補音宅耆反譖在補音側鴆反蝪譖音昜補音胡割反遠灾補音于萬反下注好艾補音下歷反注猶度補音待洛反適子補音丁歷反下注同以老衣純補音之純莫江反金鈇補音扶蘇典反以監國補音古銜反注立長補音丁丈反注揚盾補音食尹反注豫乘補音戶臥反下如字注寘伏補音如字下同注頭搶七羊反注而縣音玄補音胡割反殺父補音申志反所不補音乃孝乃昭二反補音乃旦反注同殺反按舊音乃昭疑謬誤難乃補音葦注云阻古詛字兩通阻之補音葦注云阻古詛字與內傳義別注方相補音並如字周禮方相氏狂夫四人葦注引之注揚盾補音常準反盡敵補音內傳子忍反下敵可盡乎同監國補音古銜反注立長補音丁丈反注能不補音方有反又音鄙本或作否同不說補音悅字衣躬補音古玄反注酒酒相承音鋭非也注云寒皃或爲洗按本草拜反後小心狷介同注俱去補音如字下古呂反注避難補音乃旦反大甘補音宅耆反譖在補音側鴆反蝪譖音昜補音胡割反遠灾補音于萬反下注好艾補音下歷反注猶度補音待洛反適子補音丁歷反下注同以老衣純補音之純莫江反金鈇補音扶蘇典反以監國補音古銜反注立長補音丁丈反注揚盾補音食尹反注豫乘補音戶臥反下如字注寘伏補音如字下同注頭搶七羊反注而縣音玄補音胡割反殺父補音申志反所

注叅朝上古早字下竹遥反補音上子浩反今按叅
早莫自有一早字從爪從蚤省跳蟲醬人今爲叅古以爲
日從十古今字並行徇服音均或爲均今按內傳亦
義同字異不必改也注亦甚明振振補音之人反鶉之
補音述春反賁賁又常倫反奔焞焞補音宅門反注傳說補音式豉反
將施悦字古務施補音式豉反下注及施難
惠同注謂稠丘吻反要結音腰補音於遥反注同三屬今爲屬音
補音之
既鎮音田或爲填廣雅云填塞也貫逵曰填加也又
填之以土今按鎮填二字經史互用之本或作
難徧今爲遍今按善本少作遍者不用乃還音旋補音
遍字訛俗經典字書皆古
注竟補音直凍冶上速栗二音下古外反今按說文
例反凍相玉反涂也諸集韻又有蘇玉
先辰二反然水名亦無
定訓速栗聲近並通注是補音烏貫反豐否補音方有反不

度補音待洛反注舍補音始野反注天折補音之設反將殺補音申志反亦
如字終篇同有異別出焉用補音於虔反焉辟音避補音毗義反通作避注同注使
下魯故反注同蠱君補音公戶反藏惡補音如字立卓丑角反今按上
此發音考補音丁句有卓子始於
失其次子鉏音助補音士夫長補音丈反下
注及誰長同園難補音乃旦反又如字下故難同樂喪補音洛下息郎反
又息浪反下文注同喪之刻音克補音苦
同喜亂補音許既反簡易補音以井反下
上色買反下音煬補音按
晞詩上所懈反下蘇賚反注源補音魚厥反厥所倚反適

上音的下音雨補音
上丁歷反下魚呂反其索色白反郤稱補音
反注國藏補音才浪反注畜補音敕六反
說反
任奸補音上而林而鳩二反下呼
報反又如字人名無定訓又重
補音昌呂反之奸補音呼報反其遒補音
以徵音饒補音古堯反下徵幸同負弈補音董如字
注及解戶買反懷挾音協補音戶頰反嬰璩音渠或作纓繻者皆非
蓋注解嬰爲馬纓璩爲馬帶
裹若從系無馬帶之訓也注珩佩補音戶庚反注蔥珩
補音舍之少補音詩紹反無惡補音烏路反

晉語三第九
注不予音與與注狙伏上音女九反下時魚反今按狙字
在正文當先出音蒲兼注而訓
注懲艾上音澄下音乂補音上直升反
按懲字亦在正文又兼注而訓
衆小并反今按下考省同謀度補音待洛反注及下外度同
下共同臭達補音昌又反注誰使補音所士反下使之同
云不見鬼也嫗居音俱補音它侯反通作倫注同不更補音古衡反注同
補音魚王妃補音芳非同或謂協韻作后妃之音然妃與配
匹也注善不補音方又有反又
音其虧史具反今按注同告於補音古毒反魄光補音普白反又
匹革反下注及
晉必伯補音必駕反亦如字光耿古迥反炅二反以上皆訓光其義

攻者古幸反猶敗也非此義注猶炤補音之笑反通敗音必邁反補音乃旦反下炤之同注志識式吏反補音昌志反施之失之反今按注同注將殺補音申志反下殺同冷音力丁反注同之使補音所吏反下子使同作難補音乃旦反注同不說補音古悅字悅宇注焉能補音於虔反無斃音弊或爲敝補音婢世反按本無作敝者荐饑上在見反下音機晉饑字合先作訓至此失其次勿予補音與予天予二予之二勿予不予及注並同是惡補音烏路反注代更補音古衡反乏匱古薦字有施補音式豉反下無施同不說補音古悅字下注及以說衆說氾舟古汎字補音芳劒反按本多作汎公令力呈反今按下令韓同號射補音食亦反下訊射號射同注秦處補音昌慮反不孫音遜或爲遜不慍補音憂運反

還音旋身見乎聲反注朝見補音直遥反君盍補音胡臘反君輯音揖或作揖補音於立一入二反濘而補音乃定反公號補音戶刀反又戶報反注呼必忸補音女九反下同注伏也補音時世反又時設反挑戰大了反若簡略音訝補音五嫁反注間隙補音居閑反再施補音式豉反以要於遥反質子同其適音的補音丁歷反注代更音庚補音古衡反說衆補音古悅字下注及說焉同注易亶補音盈隻反上如字內傳作爰田注取撓口交反喪君補音息浪反輯睦補音集又音呼惡我補音烏路反好我補音呼報反願從補音方用反則不補音悲利反下同訊之補音息悴反比其必利反注敗更補音古衡反蛾晳上音俄下音析補音上魚綺反下星歷反蟻又五何反將止補音子匠反下不止不面夷同君嘗木亘反不降補音江巷反行也補音下孟反後七羊反注祭仲阻介反注上行補音下行中行並同注從心補音才用反從之補音才容反注賢壻補音思計反從者補音才用反在辟婢亦反從中補音仲又如字注同說卽音將之副乃音昵耳子幾巨衣反以濟補音子禮反補音應一易丁計反經典云醒以補音星頂反獻一間反或爲歷過衛補音古禾反後腥臊上音星下音騷補音上蘇遭反將焉補音於虔反過曹過音戈鄭同注子燬音毀補音況委反又火尾反注圍菟音徒補音兔都反注誓妻子移反補音下郎計反又郎奚反注使相士反補音所吏反注昭音部補音

常遥反俾守必耳反注仍重補音直用反注同
字並曹共補音恭通作恭注同脅骾上巧業反下步田反骾脅也諸本多作駢廣雅云脅脡也今按諸本及內傳並云骾脡脅罕作脅骾者內傳又用此骾字善本無從車之骾推此語从骨注并幹并或爲併古字並通
反薄而補音蒲各反檢內傳釋文訓迫又引國語云薄簿也今按韋注亦訓迫無簿薄之說恐是
貢唐注負羈補音祇宜反內所注同傳作羈古字通從者補音息亮反下以相同子盍補音戶臘反注別也補音彼列反餽餐上音饋匱下音跪反注賈佗音徒何反按補音徒可反下有周反
善本但作它君莫補音亡結反之聚全遇反將施補音式豉反下同不施補音乃旦反注說好補音呼報反長幼補音丁丈反下長事并注同

不厭一豔反翹衰士危反今按經典初危反前翹衰之名多矣已有補音舊音方於此作訓失其次注狐射音亦補音盈下之嫁反補音迴有艾魚廢反
反湯降補音江巷反下降有禮同日躋子今反今按躋或亦作隮通注升聞補音問
二十乘補音繩證反叔詹補音章廉反注同注闔古開字注熾蕃補音扶袁反注別在補音直吏反伯行音航郎反又如字儁才補音俊反通無斁補音丁故反大王補音上音泰下音同注岐山巨移反岐路从止音奇今按岐路字
非此書所用又音奇疑誤質曰補音如字還軫補音旋注後橫戶庚反又音光
以傲補音五到反注同傲慢也此字或从人或从彳經典並用之音亦一也但小學家微有分別薳於表反注熊羆上音雄下音武補音羆彼皮反下無甫反
羆貔上一恭反下休意反今按前有此二字多矣舊音末嘗反切於此具出之例錯無義例注

注令與上力呈反下音預補音下羊慮反下注故令與同注進退補音古退字注相取補音七住反下注可以取黃帝取少典取妻並同注之稱補音尺證反形魚大冬反注禦祖力追反補音之林反反注或爲嫌蔑任下而林反荀僖音熙或音虛反注升聞補音問姑儇止奇吉反下音旋補音下許全反舊音檢諸書無有蟜音喬補音其驕反又居表反注爲撱音濟補音蔵補音子計反黷音徒木反注長翟補音息列反道利到反相更音庚補音古衡反注離散補音旦反注難之補音乃旦反
必先補音悉薦反下先愛先從先施同注先施補音才用反下敗反注親迎補音魚敬反使子士補音所犯從補音才用反下衰從餘從從同
如衰補音初危反下使衰同餘相小亮反卒事補音津率反下卒登同注復補音扶又反下於丈反下明日注爲稱補音尺證反注爲施補音式豉反下文注

同注閉塞補音悉則反注錫予補音羊呂反注乘馬補音繩證反降拜補音江悲反下注及注勞來補音上力報反下力代反注艻艻馮蓬二音補音蒲東反又扶雄反注雨亦補音于付反注爲濟補音簽侔詩反注用使補音所士反注麗姬麗或爲曬力移反下文注凡言卦並同豫注凡言卦並同占之補音章廉反下同注閉塞補音悉則反注猶趨補音七朱反又七住反豫樂補音盧各反下同有異別出其絲補音直遙反注之長補音丁丈反必伯補音霸注之長補音丁丈反孤箕補音居之反下同注朝宗補音直遙反下同君稱補音尺孕反下同注之難補音乃旦反注勞來補音上力報反下力代反注艻艻馮蓬二音補音蒲東反又扶雄反注雨亦補音于付反注麗姬麗或爲曬力移反下文注凡言卦並同豫注凡言卦並同占之補音章廉反下同注閉塞補音悉則反注猶趨補音七朱反又七住反豫樂補音盧各反下同有異別出其絲補音直遙反注之長補音丁丈反必伯補音霸注朝宗補音直遙反下同君稱補音尺孕反下同注之難補音乃旦反注勞來補音上力報反下力代反注艻艻馮蓬二音補音蒲東反又扶雄反注雨亦補音于付反注麗姬麗或爲曬力移反下文注凡言卦並同豫注凡言卦並同占之補音章廉反下同注閉塞補音悉則反注猶趨補音七朱反又七住反豫樂補音盧各反下同有異別出其絲補音直遙反注之長補音丁丈反必伯補音霸

從君才用反還軫音旋補音下同孟反以質補音同伯還同注巡行補音下同注貢人補音古嫁反注稍屯補音徒門反子縶補音張立反于邬音詢補音須倫反下同注其分符問反注祀參補音所林反閟如字或爲毖宇之虛補音祉或爲墟補音丘魚反注其分符問反注祀參補音所林反閟伯補音於百反是相補音息亮反皆降補音戶江反注其長補音丁丈反盧柳補音力居反下力九反注使來補音所吏反下同唯注中注貢人補音古嫁反注稍屯補音徒門反子縶補音張立反于邬音詢補音須倫反下同注左僞音儀或作鄢補音於晚反按內傳亦誤今本作稟阜補音扶又反地氾音凡或音似今按周襄王注貢力錫反今按注云官注祀參補音所林反閟伯補音於百反是相補音息亮反皆降補音戶江反注其長補音丁丈反盧柳補音力居反下力九反注使來補音所吏反下同唯注中注貢人補音古嫁反注稍屯補音徒門反子縶補音張立反于邬音詢補音須倫反下同注左僞音儀或作鄢補音於晚反按內傳亦誤今本作稟阜補音扶又反地氾音凡或音似今按周襄王注貢力錫反今按注云官

食貢補音如字下文注賈人補音古嫁反注稟救注云官注祀參補音所林反閟伯補音於百反是相補音息亮反皆降補音戶江反注其長補音丁丈反盧柳補音力居反下力九反注使來補音所吏反下同唯注中注貢

来補音七焉放上乙虔反下音代反焉放坊補音方往反君子也今按本或於君子下有之言二字此本但曰君子也義無所闕故志之注出降補音戶江反下不降請降原降同去之補音羌呂反下乃去同注徹也補音直列反注謀開補音古覓反以告公告楚楚來告同尹班左傳作舍我補音捨班般音班舍我捨之補音在亦反必屬補音之玉反屬不結反下公說補音古悅字說同注以說于晉同注或如字注以畀補音必利反宛春補音於阮反下同三施補音弛豉反攜之補音戶圭反既陳補音直覲反退舍補音式夜反注老罷音皮補音脾通作疲其坒音內傳及諸本多作陴此作埤古字通將亭匹庚反注淫放補音方往反注意高然疾號補音戶羔反注善惡補音烏下反注之如字美惡同注之號補音報反注祭藏上天朗反下才浪反宇從子者音奴或爲孥元帥補音所類反徐者誤也邻穀補音胡木反本或作穀音同獨俾補或作彌下音敦補音上面規反下鄰昆反今按諸本無作獨者補音雖出此字判知謬誤則獨俾相配注之號補音戶刀反將亡補音子匠反下凡言將某軍者皆如之注齊語補音丁禮反先且子余反請令力呈反注尺問補音古閑反爲易補音以豉反下文注同其難補音乃旦反又如字傅謹補音呼官反按內傳作驩字通下同遵簒上音渠下音除補音雀緣反下注同位居反宇告以竹下文注同復命補音扶又反注謀殺補音申志反殛補音其逆也注同注夷戮補音乃旦反下古本作殺注野儀補音申嗟反注蔑棄補音莫結反下注同注本行補音胡浪反下孟反注辨隊補音徒對反注棄逐補音直類反下同注遷邪補音羊淺反大任補音壬音林反嫘姬上音雖下音姬注同

音奴或爲孥元帥補音所類反徐者誤也邻穀補音胡木反本或作穀音同獨俾補或作彌下音敦補音上面規反下鄰昆反今按諸本無作獨者補音雖出此字判知謬誤則獨俾相配注之號補音戶刀反將亡補音子匠反下凡言將某軍者皆如之注齊語補音丁禮反先且子余反請令力呈反注尺問補音古閑反爲易補音以豉反下文注同其難補音乃旦反又如字傅謹補音呼官反按內傳作驩字通下同遵簒上音渠下音除補音雀緣反下注同位居反宇告以竹下文注同復命補音扶又反注謀殺補音申志反殛補音其逆也注同注夷戮補音乃旦反下古本作殺注野儀補音申嗟反注蔑棄補音莫結反下注同注本行補音胡浪反下孟反注辨隊補音徒對反注棄逐補音直類反下同注遷邪補音羊淺反大任補音壬音林反嫘姬上音雖下音姬注同

少浹音騭補音詩照反下蘇遌反按此宇又有所鴆所九二反檢所鳩者亦訓俠也俠也所九者說文解爲浸洪也然則騭俠二音並通注俠步延反大姒上音已補音李舟切韻無騭音從說文也注出降補音戶江反下不降請降原降同去羞反下補音丑呂反注同比于補音毗志反親也以御補音魚據反鄭箋云治也與注合毛公訓止也注謀開補音古覓反以告公告楚楚來告同尹班左傳作舍我補音捨班般音班舍我捨之補音在亦反必屬補音之玉反屬不結反下公說補音古悅字說同注以說于晉同注或如字注以畀補音必利反宛春補音於阮反下同三施補音弛豉反邻穀補音胡木反本或作穀音同獨俾補或作彌下音敦補音上面規反下鄰昆反今按諸本無作獨者補音雖出此字判知謬誤則獨俾相配注之號補音戶刀反將亡補音子匠反下凡言將某軍者皆如之注齊語補音丁禮反先且子余反請令力呈反注尺問補音古閑反爲易補音以豉反下文注同其難補音乃旦反又如字傅謹補音呼官反按內傳作驩字通下同遵簒上音渠下音除補音雀緣反下注同位居反宇告以竹下文注同復命補音扶又反注謀殺補音申志反殛補音其逆也注同注夷戮補音乃旦反下古本作殺注野儀補音申嗟反注蔑棄補音莫結反下注同注本行補音胡浪反下孟反注辨隊補音徒對反注棄逐補音直類反下同注遷邪補音羊淺反大任補音壬音林反嫘姬上音雖下音姬注同

少浹音騭補音詩照反下蘇遌反按此宇又有所鴆所九二反檢所鳩者亦訓俠也俠也所九者說文解爲浸洪也然則騭俠二音並通注俠步延反大姒上音已補音李舟切韻無騭音從說文也注偏步延反大姒上音已補音羊舟切韻無騭音從說文也注偏步延反大姒上音已補音羊舟切韻無騭音從說文也注偏步延反大姒上音已補音羊

同去之補音羌呂反期年補音基斯反注射姑音亦補音盈隻反又音夜注居注鄙補音徒何反本但作宅注舍二補音始捨注將中補音子匠反注趙盾補音徒本反注鞫居補音六反乘車補音繩證反于行補音戶郎反莫戮補音古幕字注者比音鼻毗志反注能不補音方有反又音鄙臨忠反注相和補音戶卧反注令丁冷音力丈反下注支解古買反鉏麑上音下音渝降服補音江巷反注顯臾上音專朽補音許九反注腐補音房甫反注縞素補音古老反乘緩補音莫半反注告於補音古毒反下不告以告告君同以見補音賢徧反注同朝以補音遙反吾飲補音於鳩反下既飲同之語補音魚據反難及補音乃旦反下及難必及之難並力索補音山客反州犁補音力之反又力兮反注譖補音側鳩反

同子叕反必我變乎補音蘇接反注逞快補音救領反下苦怪反莫逞病瘉休穢反注解張補音胡買反下如字一音直亮反受脹音賢音市忍反祇以支音解志補音古賣反援枹音桴華不注補音上同反地名下之住反不注山名女亦補音人渚反之屬音燭補音之玉反子見音賢徧反下也夫補音扶兩見同二夫同注藥盾音鴦下徒損反補音上力官反注而朝補音直遙反得殞補音于敏反注苗芽音墳補音扶云反下同不興土典反以憖牛刃反以傳竹絹反注伯糾古酉反而辟步亦反

晉語六第十二

子冠音灌補音古亂反終篇同有異別出注常將補音子匠反中行戶郎反注荀罃補音一滅反下同注樂乎補音洛下夫反注同注摯補音尺利反注子箴補音之林反注同斗陳丈刃反下陳在陳並同今爲陣一閒古閑反下三閒並注同譁音花補音戶誇反花注囂休喬反公說補音悅字注韓木幷反又音妹之跗音膚補音方于反注爲繒七稱反注自要補音一遥反俗作腰非是注問遺補音唯季反注蒙被補音皮寄反日奠補音定世反注之數補音所角反注斷音丁亂反注幸儆音皇補音古堯反是難補音乃旦反下難之本同益姑補音戶臘反再也若重補音直隴反輕重也弗蠲補音古玄反遂殺補音申志反下注殺

晉語七第十三

既殺式志反知武補音智本或作智聽恭音直例反注荀罃補音尺盈反注爲繆補音莫侯反注虜補音魯補音之樹反內傳解於耕反稟命補音彼錦反下文注並同注秕也補音毗志反注令偽補音于欲暴補音薄報反暴虐注篡殺補音初患反注約妙補音於遥反注適子補音丁歷反注肯長補音丁丈反注呂相補音古注遂鯀補音古頑反注之數補音所角反注不復補音扶又反間罪補音古莧反常儀補音許氣反王父補音甫注呂錡補音其綺反穀臣補音古祿反注射補音食亦反親暱補音尼乙反下同稱晉補音尺證反少安補音詩照反輯睦補音集又音七入反重歛補音直隴反下力驗反私賜補音尼乙反則焉補音於虔反重之補音直用反再也弗獨補音古玄反注渥濁補音於角反右行補音戶郎反公公告同注匠麗力支反注蟜音矯補音居表反荊壓音鴨本或作壓補音於甲反又以謂壓笮反或作丐同范匄音蓋補音古害反又如字堙井音因注窠補音悉則反注飲食補音於禁反注行首補音戶郎反逃難補音乃旦反注及下難必用補音虞反厚墉補音餘畝反注子荾音扶廢反下注及告公告同擅舍補音市戰反舍音捨又音赦使覘丑豔反下同注賜補音中歲反注乃犇補音古齊字公殺補音申志反注同吾畜補音許六反又敕六反注兵難補音乃旦反不徹補音直列反注所類補音力計反下

晉語七第十三

既殺式志反知武補音智本或作智聽恭音直例反注荀罃補音尺盈反注爲繒七稱反注自要補音一遥反俗作腰非是注問遺補音唯季反注蒙被補音皮寄反日奠補音定世反注之數補音所角反注斷音丁亂反注幸儆音皇補音古堯反是難補音乃旦反下難之本同益姑補音戶臘反再也若重補音直隴反輕重也弗獨補音古玄反遂殺補音申志反下注殺公公告同注匠麗力支反注蟜音矯補音居表反荊壓音鴨本或作壓補音於甲反又以謂壓笮反或作丐同范匄音蓋補音古害反又如字堙井音因注窠補音悉則反注飲食補音於禁反注行首補音戶郎反逃難補音乃旦反注及下難必用補音虞反厚墉補音餘畝反注子荾音扶廢反下注及告公告同擅舍補音市戰反舍音捨又音赦使覘丑豔反下同注賜補音中歲反注乃犇補音古齊字公殺補音申志反注同吾畜補音許六反又敕六反注兵難補音乃旦反不徹補音直列反注所類補音力計反下

晉語七第十三

既殺式志反知武補音智本或作智聽恭音直例反注荀罃補音尺盈反注爲繒七稱反注自要補音一遥反俗作腰非是注問遺補音唯季反注蒙被補音皮寄反日奠補音定世反注之數補音所角反注斷音丁亂反注幸儆音皇補音古堯反是難補音乃旦反下難之本同益姑補音戶臘反再也若重補音直隴反輕重也弗獨補音古玄反遂殺補音申志反下注殺公公告同注匠麗力支反注蟜音矯補音居表反荊壓音鴨本或作壓補音於甲反又以謂壓笮反或作丐同范匄音蓋補音古害反又如字堙井音因注窠補音悉則反注飲食補音於禁反注行首補音戶郎反逃難補音乃旦反注及下難必用補音虞反厚墉補音餘畝反注子荾音扶廢反下注及告公告同擅舍補音市戰反舍音捨又音赦使覘丑豔反下同注賜補音中歲反注乃犇補音古齊字公殺補音申志反注同吾畜補音許六反又敕六反注兵難補音乃旦反不徹補音直列反注所類補音力計反下

洫補音況域反　注卞糾補音皮彥反下居黝反下丙傳作弁同　不暴補音薄悖惠補音敦　荀禧古外反內傳作會本亦無此禧字但從傳末知孰是　道之補音徒報反通作導　諗之補音式荏反　注告也補音古遍者訛俗說文無此字　注脩治補音直吏反　徧洛反下於葛反又徐音謁　嚮偃補音在亦反內傳作簡字通　共給補音恭　好諫補音呼報反　注淫邪補音似嗟反　注六騶補音側留反　虛朽上音祛下音汀補音上同　君譽補音羊慮反下公譽同　注好惡補音呼報反下烏路反　復伯補音扶又反下音後章遂伯同　亂行補音戶郎反　注鉏鍔補音乃反　避難補音奴旦反　臣狃補音女九反　不說補音悅　之稱補音尺證反　結援補音于眷反　脩好補音呼報反　而還補音旋　注好施補音式豉反　注城著知慮反　注舌彪補音必有反下同　彪自是晉平公名前已有訓舊音誤出或傳寫之謬羊舌虎叔向弟　注中行補音戶郎反　注邢蒯口怪反今按俗作蒯苦怪反與說文乖

古悅字　公跣補音先禮反　食音寺補音飤反　有鄉休亮反　注通作飤飼　志誋補音申志反又昌志反　其冠補音古亂反　秕政補音鄙宇林音比又必履反　孟樂補音如字　才見反今按才見反乃旦反下難乃不能死同　不疚補音久又　注斷決補音丁亂反　注復言補音扶又　注師悝補音苦回反　注師蠲補音古玄反又音圭　注爲佾補音夷列反　注凡縣補音胡涓反　注爲堵補音古反　寶鎛補音如各反　注廣車補音古曠反　注軥車音豚補音徒門反　注淳十補音倫反　八年七合今按內傳云九合諸侯據韋注自作七合具列其數經典釋文亦列九合之名與韋注同內傳傳以一會之年有二事者更以爲數故九本或作八年之中二字然內外傳文

於盈反賄死補音呼罪反注雖子補音於用反揚食音詞補音乃胖叟反還補音旋族豺狠補音仕皆反注既長補音丈反注擾龍而小補音胡反注於豢補音患反注飲食上音廩下音寺補音上於鴆反注孫剽匹妙反注殺剽下祥叟反注隰叔補音祥立反與餘古和字今按終篇同注疆界音姜補音居良反或徵訊補音信林父補音方矩反通作甫注飼補音申志反郝奚音兮注回邪補音似嗟反嘗祈補音常隻反人名無義必駕反通作霸亦如字注撒晃補音弗匹反輯與補音子入反閒隙補音古閑反又古覓反郤楨上音綺入二反鄭伯突入于楨音歷在陽翟漢書高祖初都於楨音蓁在高陵凡有三音治爲補音直吏反注以伯補音遙反周難補音乃旦反又如字注將中補音子匹反注孫剽匹妙反注殺剽下祥叟反注隰叔補音祥立反與餘古和字今按終篇同注疆界音姜補音居良反或徵訊補音信林父補音方矩反通作甫注飼補音申志反郝奚音兮注回邪補音似嗟反嘗祈補音常隻反人名無義必駕反通作霸亦如字注撒晃補音弗匹反輯與補音子入反閒隙補音古閑反又古覓反郤楨上音綺入二反鄭伯突入于楨音歷在陽翟漢書高祖初都於楨音蓁在高陵凡有三音治爲補音直吏反注以伯補音遙反周難補音乃旦反又如字終此篇同注將中補音子匹反注撒晃補音弗亦如字

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爲罷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罷爲膳斯寧縣化爲二物乎庠又按能字本獸名堅中而彊力故人謂賢才者皆爲能用此義乃知能之如字益通矣顏監注漢書亦引之云此字又借爲三台之台凡三音云鬼邪補音以遮反奢反鯀之補音弃力反夏郊補音戶雅反莒鼎補音居呂反注賻贈補音遇反下孟反於難補音乃旦反反下二於難同

晉語九第十五

注彌牟補音亡支反下亡侯反雖子補音用反又超六反注鄒補音於六反及蔽補音必世反鬻獄補音羊六反賣也買之補音公戶反注回邪補音似咨反遂施補音如字服云施罪于邪侯孔晁注國語云廢也尸氏反今按此語乃內傳釋文所引然今韋注義自別諸家章句不行宜從韋氏又與內傳合注劾捕上胡代反下音步補音劾字同音亥宇凡有三音一胡改反出集韻屬上聲與亥字同音二即舊音所訓在去聲說文從此音三胡得反在入聲出玉篇及諸韻以上三音並訓法有罪也俗作劾非是今人讀書史多從胡得反乃篇韻之音必求正者反或爲憾今按衆本但作劾無爲此械字者檢諸篇韻亦未之見但集韻有以感字爲憾者云省文疑舊音傳寫之誤云安賈音古未傳補音符遇反鼓隊補音戶江反汪傳箸補音直略反宛支補音於元反下如字人名注鶩鞬音低補音上悅全反注鞬音居偃反下丁今反內傳作鞬注擊音工鄧無補音有少壘補音上詩照反於難反上力反注子從補音才用反以學胡教反于鄙補音乃旦反下此難思難免難同注墮音徒果反注勿從補音才用反涉宅音陁補音何反

國語補音三　七

字許其反今按人名多如字無異義不必借音孳行都反委質補音如字下同注虞度補音待洛反頭公補音投侯反相之息亮反敖山補音五羔反益已補音戶膩反下子奎同繫援補音于眷反紡於補音芳往反注扞難補音戶旦反下乃旦反交捽祖骨反梗陽補音古杏反注女寧補音汝朝而補音直遙反將食補音如字又祥吏反此章內並同鬮厥上音下音厥獨下音一蠚反補音上之六反下於盬反二注吉射補音食亦反又食夜反注識補音申志反又昌志反眚其音指補音之履反注者致也讀如注眚災之眚狂易補音盈隻反又以豉反徐又音陽禮傳從此按漢書王子侯表樂平侯訢病狂易免顏師古注曰病狂而改易本性也據此則音周易之易又以豉反書問荅引姚察以爲病狂而易常性也與顏合又云狂發而無慮易於去就字或作傷說文曰傷輕也弋豉反此則二義俱通云注爲治直吏音注賞女汝補音注鞅於尺升補音反稱於補音升反注縣胡涓反蘭絲補音古典反保鄣補音之亮反又音章注蔽扞補音旦反必墮補音許規反後注同壘培音陪補音裴回反有難補音乃旦反鄙補音荀律反注擊音激鄘無補音周反少衆補音下許反於難反上力反注子從補音才用反以學胡教反于鄙補音乃旦反下此難思難免難同注無補音亡反下九上九下補音上時掌反下遐嫁反兩鞁平義反注荊瞂音戶結反注撫補音芳武反注縣胡涓反吾爲補音于僞反下非爲同伏弢音滔注剸補音吐丸反絡血左傳作嘔並一口反賈逵曰嘔或曰絡血爲嘔孔晁作咳內傳釋文嘔又作咳並烏口反吐也諸韻字或作絡董音客無爲嘔音者孔晁得之注剸瞂音上時掌反下丁管反內傳作鞁注乘轢補音力狄反注鞁音肩補音古賢反吾幾音祈補音勤衣反說補音古悅字注鞁音皮補音如字下同注轢音歷補音力狄反注鞭音卑綿反補音又之閩反補音又之純反說文韌注乘韋補音食證反注鞭音卑綿反補音又之閩反補音又之純反說文韌趙鞅補音於丈反下同注簡子名無筋已補音戶膩反下子奎同繫援補音于眷反注扞難補音戶旦反下乃旦反交捽祖骨反梗陽補音古杏反注女寧補音汝朝而補音直遙反將食補音如字又祥吏反此章內並同鬮厥上音下音厥獨下音一蠚反補音上之六反下於盬反二注吉射補音食亦反又食夜反注識補音申志反又昌志反眚其音指補音之履反注者致也讀如注眚災之眚狂易補音盈隻反又以豉反書問荅引姚察以爲病狂而易常性也與顏合又云狂發而無慮易於去就字或作傷說文曰傷輕也弋豉反此則二義俱通云注爲治直吏音注賞女汝補音注鞅於尺升補音反稱於補音升反注縣胡涓反蘭絲補音古典反保鄣補音之亮反又音章注蔽扞補音旦反必墮補音許規反後注同壘培音陪補音裴回反有難補音乃旦反鄙補音荀律反注擊音激鄘無補音周反少衆補音下許反於難反上力反注子從補音才用反以學胡教反于鄙補音乃旦反下此難思難免難同注無補音亡反下九上九下補音上時掌反下遐嫁反兩鞁平義反注荊瞂音戶結反注撫補音芳武反注縣胡涓反吾爲補音于僞反下非爲同伏弢音滔注剸補音吐丸反絡血左傳作嘔並一口反賈逵曰嘔或曰絡血爲嘔孔晁作咳內傳釋文嘔又作咳並烏口反吐也諸韻字或作絡董音客無爲嘔音者孔晁得之注剸瞂音上時掌反下丁管反內傳作鞁注乘轢補音力狄反注鞁音皮補音如字下同注轢音歷補音力狄反注鞭音卑綿反補音又之閩反補音又之純反說文韌趙鞅補音於丈反下同注簡子名無筋

音斤補音反居銀反志父補音方矩反趙簡子後名志父音斐補音來戾反于嫂音斐賈孔本並作何爲補音于僞反下同不告補音古毒反不從補音才用反注意當然而麓音鹿補音盧谷反乃還補音旋中行補音戶郎反注及下並同注吉射補音食亦反亦食將焉補音於虔反下方有反注去忠補音上它計反道之補音徒到反或作導注其難補音乃旦反下於難同匡相補音息亮反壯馳玆音莊賈孔本同唯唐因依春秋公子譜作壯今按韋注無莊壯之釋此字諸本各不同宿壯者莊杜者韋注云晉大夫吳人檢春秋吳晉公子及國人名譜皆無此姓系賈孔章句又世經史或時作壯字讀未知孰是爲犓音芻反今按犓愈古字通爲蜂補音敷容反注蜂音棒或爲蠭補音古答反爲蜃音腎補音上彰反注蜃蒲頂反又蒲杏反黿鼉補音上懸袁反下大多反又徒丹反諸文黿字又有五九反羅典不取注成鼈音邊人補音卑連反注蜃音胡本反

音鴨補音烏甲反鄖補音乃旦反爲畎補音工犬反遽人補音其據反注遽傳上音渠下知卷反今按遽字在文當先訓今舊音就注釋之當雖補音丁果反注荀櫟音歷左傳作欅補音力狄反本亦作躒字同注薛任補音壬林反注成鼈音邊人補音卑連反注蜃音胡本反

已姓補音居里反虢鄶補音古外反鄧蔽上音偃下必袂反補音上於晚反建二反張咮音柔說文曰和田也或爲縣者誤前茅補音巾反所茅虢上音浮下音虢山名注薛任補音壬林反注

反下同何走補音則反通作奏從者補音才用反下同龍民音皮邯鄲補音丁含反上音韓浚民補音蘇俊反注醮補音子召反下音丹注蝦蟆上音遐下音麻

鄭語第十六

鄭杜預世族譜云鄭姬姓周厲王子桓公友之後也封於咸林今京兆鄭邑是也幽王無道乃徙其大於虢鄶之間遂有其注猶難補音乃旦反下周難同可偪音逼鄶今河南新鄭是也注雒補音郎各反下居呂反注鑾芊音弭補音彌爾反注鑾熊補音本或作能非也注隗姓補音五罪反下無賑反注隗姓補音五罪反下晉隗同虞虢補音瓜伯反注及下虢鄶虢叔注鄧曼補音萬注鄧曼補音與六反或作鄤注雒補音佳故經史或時作北字呂應補音於陵反注蠻芊補音弭彌爾反注斟芊補音之林反注曰鑄補音之戍反注有厲音留補音力周反內傳力謬反注食龍補音祥吏反鄔鄔補音烏戶反下古外反偪陽音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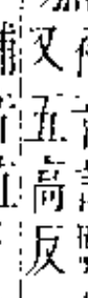
甫目反又合閭補音五于反閭彼力反注尋澆補音本或作鄩通古衝注犯閧補音閧反注代更補音更音衡反小伯霸補音霸注地祇補音巨皮反注居不補音方有反沓貪補音烏路反下怠沓同注民惡補音鳥路反下惡同注幽暝補音莫丁反又莫定反注旁胱補音步光反注相和補音胡卧反餘和皆如字豐長補音丁丈反八索補音所白反按尚書序釋文云索一作素注九藏補音才浪反注可不補音方有反伯騋音西貢唐孔本作犉補音素奚反今按世所存篇韻字書俱無犉傍作玉者子史亦未之有舊或後人妄作不可以訓今諸本但作犉定從衆本行姟音該補音古哀反本或作垓通九州之田也與上姟古和反數字別鮮樂補音上古和反下音洛巧從補音才容反與剸音專賈唐孔作槃弧一琰反鸞是補音與六反注君姁況宇反注爲治補音直吏反去之補音羌呂反其綮仕詣反策告補音古毒反注積櫃上音上古流宇下音滯補之注汙誤上古流宇下音滯補注謹呼下火故反注爲蚖音元反按櫝在上文舊音并注就釋音直例反不幃音韋而譟小報反注讙呼補音奧官反注不諒音良反注加遺補音唯季反號補音戶分反而嬖補音必計反注蜥蜴上音錫下音亦補音五九反注主讜補音實至反注昭穆補音常遙反作佰經典假借王卒補音尺注過行補音下孟反注須號補音戶到反屈到補音居勿反下屈蕩屈建並同嗜芰上尚利反注正徵音懲注子朝補音張遙反又直遙反注適庶補音丁歷反注歲水補音許宜反

注代更補音古衡反小伯霸補音霸注賻也補音豆反注熊率音律注難處補音乃旦反下昌慮反

楚語上第十七

楚史記楚世家顓頊之後也陸終生六子少曰季連羋姓至鬻熊爲文王師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陽祚於楚居丹陽宋忠曰在丹陽郡枝江縣至楚文王自丹陽徙於郢在南郡江陵縣也亹音尾補音亡匪反注動行補音下孟反道廣補音徒到反注邪穢補音似嗟反注詠風補音方鳳反比義補音毗志反不悛補音七全反行之補音如字注誦補音才用反注同不徹補音直列反施舍補音尸反又音赦注意然也度量補音待洛反下注績櫃上音績下音跪補注世繫補音胡詣反通作系休懼補音許遇反注同卒補音子忽反注詘補音丘勿反注同命去補音羌呂反不譽補音羊諸反共之補音俱容反或如字湫壑音焦左傳及廁孔本並作湫今按此本作湫壑補音子消反注同應韓補音於陵反注同之壅佣補音于隴反注歲貪補音于支反注饗食補音許兩反注子朝補音張遙反又直遙反

名多遺之補音唯季反注欲蠱補音公戶反或譖補音側下遺之同
如字兄譖反及注同西虜古曠反之從補音才用反儀父補音方矩反通作甫師還
補音似緣反盧戢黎補音力於反又音盧反黎力分反注蔡沈補音式
必欲補音欲反注之行補音下孟反卒伍補音子忽反而面音如字
或爲音于僞反又胡誤反下救爲均今按均字通可料補音力彫反量也
注輕挑音祧左傳作佻賈作窕補音上遣政反下救
彫反今按本自作窕少爲挑者又按挑窕挑
字有敕彫反注鼓鈞音均或爲均今按均字通可料補音力彫反量也
敕書二反注卒伍補音子忽反而面音如字
反又胡誤反注之行補音下孟反卒伍補音子忽反而面音如字
三辜補音在季反注殺靈補音申志反



不來補音如字生又何不來爲本或曰亡人得生又何來爲無
不字文似相反疑非是相事補音如字美夫補音防無反爲樂補音盧各反注同
彤大冬反嘗庶補音許豫反又五高反不過補音古禾反下同注府藏
補音才朝常補音直遙反華元補音戶化反咽駢音如字補音芳非反無
浪反惡補音烏路反如字亦通罷焉補音通作疲
好補音呼報反那豎補音乃多反長鬣補音力輒反相焉補音息亮反目
觀補音古亂反亦如字下臨觀同注則不補音方有反瘠民亦反鮮少
補音息淺反注帥補音所類反遠心補音于萬反槫度補音待洛反下臺度經度
同大卒補音尊忽反瘠墝補音上在亦反注坶補音克交反注嘏補音古雅反
閒補音古閑字通作閑注空閒補音居諫反注攻治補音直吏反勿亟補音
紀力反注同注爲父補音于僞反麀鹿補音幽又音憂說文音
反注牲任補音而鴆反不羹音郎更反注晉父補音方矩反
甫下孫林父同千乘補音繩證反注同京櫟補音力狄
弁費音藐補音上皮彥反下兵媚反弁丙傳作卞注雖槀補音於刀反
徵倚上如字下音牙注寧殖補音乃定反
實難補音乃旦反手拇音母補音茂后反毛脈故胡反脈胞今按本或作脈
掉徒弔反不帥補音所律反注異數句色主反易物盈隻
反注意然也
同季反補音申志反上莫耕反天咫補音之氏反而殺補音申志反注
乾谿補音古寒反下苦兮反倚相補音於綺反廷見補音徒徑反下賢遍反或並如字
女無補音人渚反亦作汝而舍補音始野反下舍我並同在朝補音直遥反下於朝同
同朝夕則自如字道我補音徒到反亦作導注謗譽音余補音羊諸反旅貢補音
博昆注楯補音食尹反位宁音佇補音直呂反注師長補音丁丈反有
替音薛補音息列反之道補音徒到反注瞽矇補音莫紅反作蠓注讀
詩抑篇是也注大疋補音古雅字諸書所引爾雅皆從此注跌補音田節反惰補音
徒臥數者補音所呂反實難補音乃旦反又如字鬼中補音如字嫭宮音補音
式羊注中逭音退柔和兒也補音上如字箴諫補音之林反注傳說補音
古悅字古文多作兌此章凡言傳說字並同徂亳補音博反
文曰亮陰或作諒又力章反注乃雖補音于經典通作寧所稟補音筆錦反又
使補音所士反下注又而使使使以故使使求並同注讖補音申志反又音志反注巖
補音五咸反用女補音人渚反通作汝下二用女同作礪補音力世反
古文作砺同瞑

玹補音莫徧反下玄徧反又呼縣反困極也瘳補音救留反注頓瞀茂務二音補音上徒困反下莫豆反若從務卽無付反二切並通若跣補音先典反注又治補音直吏反而惡補音烏路反自誥補音報反不度補音待洛反愁寘牛刃反補音下莫交反亦作之豉反蘗皃補音蔑同下徐履反注適妻補音丁歷反倚相補音息亮反而愿補音魚怨反欲笄補音古兮反穀陽補音工木反注糞踣補音上婢世反或注復戰補音扶又反芋補音于付反亥徙補音才容反下徙而同注王綵補音一賜反注女絢俊反

楚語下第十八

觀射父補音古亂反射音亦父音甫重黎補音力之反注雜糅補音女救反

注方物補音不憫音力往反神降補音直聽徹補音丑列反注分別補音彼列反壇場補音徒丹反下注意然也注災孽補音魚列反不瀆補音木反齊盟補音徒如字屏攝補音步丁反之度補音如字注非卯補音下來管反彝器補音羊六反注正長補音丁丈反下注育長同注量補音力讓反

注斁阻皆反注血脅音聊補音力彫反齊肅補音如字反不過補音古禾反下同注蕃息音煩補音扶袁反注筭補音直略反注難復補音扶又反注壇墠補音徒丹反下上衍反舍日補音先典反下同注又治補音直吏反注不降補音江巷反不敬阻皆反之祝補音之秀反按周禮太祝以下乙反自射補音食亦反其粢補音咨夷反下自射同牛刲音圭音苦圭注刺補音七亦反其盛補音尚征反親繰音七刀反又工蘇遭反注爲行胡孟反之徹補音直列反通也語曰合徹漢改徹爲通徹其義也又敕列反下能徹徹同注爲賠補音蒲回反鬬且子余反廷見補音延也又特丁反蓄貨補音敕六反下同稱賦補音尺升反注意然也共用補音恭容反

莞上音烏丁音徒之朝補音陟遥反注王頹一筠反今按注成王頹之子頹也楚文王顆粿一補音羌九反又昌紹反注粥補音之欲反後復補音房六反注庶

覆補音芳富反處鄙音云補音于分反注藏尹林反注使於補音所吏反注治楚補音直吏反注使復補音房六反而相補音息亮反贏餒補音奴罪反道壅補音其容反詩音觀所放補音方往反不厭補音於豔反長之類反無厭補音於豔反願食補音嗣反亦如字熊蹯音煩反注罷癃作疲注朝於補音直遥反下同注驕慢上音肅下音霜期年音基補音居其反注朝於補音直遥反下同注驕慢上音肅下音霜亦難補音乃旦反疾眚色景反今驟馬繒補音子邓反下倦于反注反下同注內之補音奴答反亦如字邓歇上音丙下音渴殺胡補音申志反下同注內之補音奴答反亦如字邓歇上音丙下音渴戕音羌補音在良反魚蠟音昔補音居表反注梏之補音古毒反注檗補音乃旦反成臼補音九反藍尹補音力甘反亹補音亡匪反其弊補音如字都反載予補音如字或借爲余羊誇莫隊音墜或爲墜補音丁丈反王徧反唯長補音丁丈反下長之同庶俊補音七全反而更補音古衡反使復補音房六反將殺補音申志反

反後虐上爲殺餘皆如字內行補音下孟反飲食補音於鴆反下祥吏反注夫差補音初佳反注過於補音古禾反又如字必俊補音全反妍罷補音呼報反下初佳反注過於補音古禾反又如字必俊補音全反妍罷補音呼報反音渡私好補音呼報反下玩好同翳諫補音於計反又於稽反注鄙之亮反必從補音才用反焉能補音於虔反以相補音息亮反注頃公補音傾白珩補音行觀射父補音亦父音甫倚相補音息亮反下皇神相之說乎補音古悅反欲惡補音路反有藏補音才浪反注連屬補音同注甲楯補音食允反又音允注會稽補音古外反下古兮反夫種補音章勇反下同注名員補音于分反善射補音食亦反決拾補音古穴反注放之補音方往反又如字注競箸中畧反注虞度補音待洛反以共補音恭反通作供臧不補音子浪反注讙譁上音歡下乃交反注徹刺補音丑列反注懾怖補音之涉反注庳牛補音亡支反又如字注棄擲補音以豉反注蹲鴟補音尺淳反注防無補音妨反注于葉補音如字涉反

吳語第十九

吳大伯之後也周太王少子季歷賢將立爲嗣大伯大王之長子也乃讓季歷而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是爲句吳宋忠曰句吳大伯所居之地夫差補音初佳反下子消反大椒補音防無反酈補音將遂反今按此本元作檇與內傳同亦合說文從木注夫椒補音章勇反下同注甲楯補音食允反又音允注會稽補音古外反下古兮反夫種補音章勇反下同大夫種補音于分反善射補音食亦反決拾補音古穴反注名員補音于分反善射補音食亦反決拾補音古穴反注放此注競箸中畧反注虞度補音待洛反以共補音恭反通作供臧不補音子浪反注讙譁上音歡下乃交反注徹刺補音丑列反注懾怖補音之涉反注庳牛補音亡支反又如字注棄擲補音以豉反注蹲鴟補音尺淳反注防無補音妨反注于葉補音如字涉反

戶規反補音必麋反下市蕤反鞭筆補音又之蕤反筆或爻州反一矛音界補音古拜反今按本或作一介嫡女補音丁歷反下嫡男同以珓音該補音古來反說文兼胺也从日其從月者別有匝亦氏反補音以支反又以紙反器名訓匝說文云似羹魁柄中有道可注水注承匱補音古穫反不解補音佳賣反夫諺變補音魚卽鴟音也說文亦從戶骨但讀與鼓同內傳亦胡忽反音昔一耳惟說文小異疑先儒反訓微有分別狐揩音鴟又戶骨反今按戶骨一音託與此相反宜從內傳作揩易上匹易反下以豉反而縣作號令之令亦通亟至冀反注棄鼻音託或爲洛諸本爲柘之注傳戀反齊盟補音直如字本或作儕按漢改洛爲維疑洛字作公孫雄今定從此音的補音丁歷反注雖陽補音遺反將夾公洽反而庲音昌爾反注先歃補音所洽反又所甲反注釋解佳賣反今按下先晉先之先我同注掠補音力尚反注擾補音如小反降裒補音江巷反下降隆反大難補音乃旦反黎老力奚反注棄棄補音力遂反而孩才反比謀補音毗志反余令力呈反今按其語亟至冀反

字戒令補音力食士音寺補音祥呈反下吏反通作飭甲音忠補音係馬音計補音胡俱反陳士卒補音上直類古詣反方陳及中徹行補音直列反下戶郎反後百行行頭及注並同官師非是拔史記馮唐傳云爲官卒將音奴吳師曰百人爲隊行音胡孟反下注並同官師官私諸本多作官徹行補音古陳士卒補音上直類古詣反方陳及中徹行補音直列反下戶郎反後百行行頭及注並同官師非是拔史記馮唐傳云爲官卒將音奴吳師曰百人爲隊行音胡孟反下注並同官師官私諸本多作官

稽補音古分反注夔補音必計反下同大夫并注並同胡幡補音方元反注楫補音食立反注析羽歷反補音星狹經補音古協反下同徒遽補音其據反注傳車補音張戀反下同徒遽補音其據反注傳車補音張戀反下同

乃令補音力呈反注接好補音呼報反下同而造七到以告補音古沃反下同乃令補音力呈反注接好補音呼報反下同而造七到以告補音古沃反下同

花宇亦注讙補音呼官反又音喧云譁也飭整補音恥力反注治也補音直吏反乃令補音力呈反注接好補音呼報反下同而造七到以告補音古沃反下同

無音注讙補音呼官反又音喧云譁也飭整補音恥力反注治也補音直吏反乃令補音力呈反注接好補音呼報反下同而造七到以告補音古沃反下同

補音力丁反注鍋補音直花下音口補音戶瓜反下同告后反今按經典集作過非是過音古禾反下同告后反今按經典集作過非是過音古禾反下同

反注丹彤大冬反注衿巨禁反鍔于音純補音連綸反下如字令丁音零反下同長補音丁丈反下長其孤同旄民補音莫袍反下同長補音丁丈反下長其孤同旄民補音莫袍反下同

反注執此字有孚浮包三音浮阜木名王篇亦引爾雅音無孚訓雅雜也史記索隱正引服虔云百人爲一隊一隊一帥也官帥隊大夫非作陣字殊無意義攝鐸補音待洛反提音丁禮反又音是也又步木反別有義注審比補音毗至反訊補音息進反注虞度補音洛反掩王補音于況反注

二音補音於加反注劉補音古亞音按簡讖未獲注劉頊反乃旦反注悖暴補音蒲沒反與經典或字同訓倔強注審比補音毗至反訊補音息進反注虞度補音洛反掩王補音于況反注

將還補音似緣反左畸音羈居宜反少司補音詩照反注劉頊音旭反不則補音方有反大難音乃旦反注悖暴補音蒲沒反與經典或字同訓倔強注審比補音毗至反訊補音息進反注虞度補音洛反掩王補音于況反注

僨補音下過賓補音古禾反下過之同不貲音咨反又將資注貲財也貲亦定從此音挺鈹補音念反過賓補音下過之同不貲音咨反又將資注貲財也貲亦定從此音挺鈹

說文云貸也無賒賖音式制漢書高紀顏監亦定從此音挺鈹說文云貸也無賒賖音式制漢書高紀顏監亦定從此音挺鈹

音拔補音滑悲反注夫概古代反注音壬祇反下同任音壬祇反下同任音壬祇反下同

湘墊補音丁念反注穀補音工木反注復補音扶又反湘墊補音丁念反注穀補音工木反注復補音扶又反湘墊補音丁念反注穀補音工木反注復補音扶又反

淮閾巨月反令女上力呈反下音汝令拔郎古汝字非徒音耳下注而女同降禍音江卷倡謀音昌毚師補音扶鳥反又扶貢反又音疲既罷補音疲倦也園鹿古倫反

反補音鹿郎浦巂音嚳補音龍字古字通蒲巂郎戈反注蚌蛤補音蒲項反又蒲杏反下古合反天占補音章廉反又見補音賢遍反者罷補音疲倦也園鹿古倫反

音汙卑木名王篇亦引爾雅音無乎訓雅雜也史記或有之舊音所紀疑先儒自作乎讀亦通之矧音式忍反能補音扶罵反又扶買反注意然也非

補音於遙反卒伍補音尊忽反簞食上音單下音嗣下音寺補音注敬下祥吏反

長補音丁丈反下長其孤同旄民補音莫袍反下同長補音丁丈反下長其孤同旄民補音莫袍反下同

度補音待洛反能斷補音丁亂反注剔物彼列反注徹懲音熾補音直吏反注之楠音的補音丁歷反注之楠音的補音丁歷反

苟任補音而林反皆造補音七到反欲告補音古沃反下同苟任補音而林反皆造補音七到反欲告補音古沃反下同

蕃蔽務遷三音今按經典多從茂過及補音古禾反下同蕃蔽務遷三音今按經典多從茂過及補音古禾反下同

背屏向屏音餅補音必領反下并注同乃闔補音戶臘反下二左闔並同填之補音于千反去笄補音古兮反背屏向屏音餅補音必領反下并注同乃闔補音戶臘反下二左闔並同填之補音于千反去笄補音古兮反

背搶補音余康反注之楠音的補音丁歷反注之處補音昌慮反環瑱補音屯綴反注閫遺補音脽季反已重補音直隴反下孟子同補音與中分補音丁仲反下中分同志行補音有好補音呼報反甬句補音余隴反下九具反按內注涿

下孟子同補音與中分補音丁仲反下中分同志行補音有好補音呼報反甬句補音余隴反下九具反按內注涿

口補音鄧反注州也補音如字水中可居曰洲或作洲人說補音如字陳說也

能下補音遐嫁反降下也

越語上第二十

越史記世家越夏禹之後少康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之祀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周禮職方氏掌之越在海中郭璞云越即西甌今建安郡是也亦曰蛇種補音敕反細蕩反下古賈人音古補音稱反分反賈公戶反注大宰補音作太下凡言大奴反下女去逆反衰笠小禾反今按本或作蓑非是注犯上如字下尼去反下女於大夫女於士並同畢從補音才用反注係繫補音古詣反注浙江之列踐說如字以暴步卜請更音音古衡反所惡補音烏路反于句音鉤今按吳語已有句章內傳與反舊音於此作訓既失其

次又并下句章一之于鉤未知孰是疑有兩音注諸暨音記于鄣牛斤反姑篾結反為糜羹維通疑誤不儲音步補音蒲反說文作餔不衣補音於既反志行補音下孟反後凡言志行並同注臨難補音乃力反一豚補音徒門反之饋補音許氣反注適子補音丁歷反注廩以留在反今按此本作稟義與周禮合彼錦反舊音以不獸昌救反不食祥吏反注今徼古弔反注輕儳補音士咸反說文儳互不齊注徼功補音古堯反注要利補音於遙反甬句傳九具反禮先薦反注年長補音丁丈反下少長同注覺差上音教下如字補音芳夫反注霤力救反注庇覆富反所為注形見補音賢遍反遺種補音章勇反民恐補音丘勇反殤飲補音於之極補音紀力反諺有補音魚變反觚飯古橫反無取補音七喜反無遏補音烏割反注屬鏤音燭下力于反莫適音的丁歷反注數諫補音所角反注俳優音排解骨補音胡皆反注為治補音直吏反彊索補音其丈反下所白反注取鍵音件補音其偃反立斷補音亂反求艮反補音其丈反下彊成同據彊也舊音疑失注絲某補音絲里反注無令補音力呈反注間隙補音古閑反注穀梁音六補音力竹反按此穉稚字經典皆作稚今據注訓和之訓以先種後熟為穉後種先孰為未詳先儒之學注贏縮補音上奇下所六反注為治補音直吏反彊索補音其丈反下所白反注俳優音排解骨補音胡皆反注無令補音力呈反注間隙補音古閑反注穀梁音六補音力竹反按此穉稚字經典皆作稚今據注訓和之訓以先種後熟為穉後種先孰為未詳先儒之學注贏縮補音上奇下所六反注形見補音賢遍反遺種補音章勇反民恐補音丘勇反殤飲補音於之極補音紀力反諺有補音魚變反觚飯古橫反無遏補音烏割反注屬鏤音燭下力于反莫適音的丁歷反注數諫補音所角反注形見補音賢遍反遺種補音章勇反民恐補音丘勇反殤飲補音於之極補音紀力反諺有補音魚變反觚飯古橫反無遏補音烏割反注屬鏤音燭下力于反莫適音的丁歷反注數諫補音所角反

越語下第二十一

范蠡補音禮注彊生補音其丈反下彊成同注縱勉補音子用反下式氏反注施而補音始豉反靡王音糜補音亡皮反所卒子聿反管篇音藥補音餘若反注取鍵音件補音其偃反立斷補音亂反求艮反補音其丈反下彊成同據彊也舊音疑失注絲某補音絲里反注無令補音力呈反注間隙補音古閑反注穀梁音六補音力竹反按此穉稚字經典皆作稚今據注訓和之訓以先種後熟為穉後種先孰為未詳先儒之學注贏縮補音上奇下所六反注為治補音直吏反彊索補音其丈反下所白反注俳優音排解骨補音胡皆反注無令補音力呈反注間隙補音古閑反注穀梁音六補音力竹反按此穉稚字經典皆作稚今據注訓和之訓以先種後熟為穉後種先孰為未詳先儒之學注贏縮補音上奇下所六反注形見補音賢遍反遺種補音章勇反民恐補音丘勇反殤飲補音於之極補音紀力反諺有補音魚變反觚飯古橫反無遏補音烏割反注屬鏤音燭下力于反莫適音的丁歷反注數諫補音所角

國語補音卷第三終

國語補注

周語　杜伯射王于鄗　按此事見墨子墨子曰王合諸侯而田于圃不言鄗焦宣王時已不都鄗或以鎬故地爲圃焉田獵之所亦無不可然其事太不經恐止起草野附會之說耳杜伯若非賢則不當有神賢者雖死以非罪烏忍殺君哉墨子云此事著在周之春秋羣昭訖國語遂引周春秋云非昭時眞有周春秋也第凶墨子所云而漫言之詞未必實也

朱公子鮑以弒君立爲文公而墨子此篇載鮑之臣祈觀辜祀爲蔑子所責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穉之中此其誣罔之甚者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　有司及註皆衍文故後竣字復有註文

杜伯之說何足憑也

而敬百姓　百官也

魯語　士蔿發　謂十二月元朔賈難未出土而動于土中

飭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　伍伍退而脩五字衍

醉而怒醒而謝　劉海峯云謂季孫之悛也

而敬百姓　百官也

而未之聞耶　而汝也

貢相其質　質卽身也

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　此居官者本由鄉舉而來

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句　牧相宣序民事　師尹吳及附升爲鄉贊復退問其鄉恐有敗節失行此尙見管子立法之密

庶官之長也旅陳也牧治民者相其副也言天子考百官政事和地裒征六句　治國之事詳伍鄙事稍略惟此六者必不可少非國中不川此六者政不旅舊者旅者進也所進必賢不得之時庶官之長則惟陳奏其事牧相則宣建民事於天子、

黨于故舊故人不敢偷怠此與論語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義則宣朝而受業謝而講貳　列士在朝者自與卿大夫同此七節

墜阜陵堰井田疇均　疇者君上分田之謂陸阜陵高地也非方學者受業講貳皆肯爲學也

田則扶壤突墝薉處其中分山覩其肥墝而多寡之則均矣

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韋注列士元士也此說非蓋列士有職官者庶士乃未有職者故無朝服所立五正各使聽一屬焉　五屬大夫治民者也五正則專獄訟事則受業講貫學者之事耳已

香池故曰正之政聽屬若縣以下則不另設聽獄之人故卽屬

師故曰牧政聽縣然屬與縣所聽獄訟本皆邑卒鄉之事耳以其事重或不能決故上于縣又上于屬苟其小而易了則至鄉師而止故曰下政聽鄉

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東矢　不可上下者訟者意堅也周禮訟者入束矢獄者入鈞金此齊語內或脫獄者一節或以訟者即兼獄者而言束矢下但脫鈞金二字亦可觀下文接美金惡金云云即知上文必有鈞金字矣

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瀦山於有牢　海藪澤之通稱有蔽者以蓄薪蒸也渠川也弭止之爲渊渚以蓄水及魚鼈渚字同瀦山有牢以爲牧放有是三者乃足以供齊師之至

築五鹿中牟蓋與牡邱以衛諸夏之地　齊桓公之功最大在禦狄被髮左衽孔子固專以言狄楚固不若是矣當狄滅邢衛幾盡有河北地若再渡河取澶濮則宋魯皆將爲狄矣桓公既封二國復爲衛城河北邑使之守所以能拒狄再侵及晉文伐衛几五鹿中牟齊所爲衛築者晉悉取之衛于是不復有河北之邑此晉文所以遠遜齊桓也

晉語　鄙瘠不可使言　鄙疑止是語言不分明也與瘠皆是生有是病注非古人誤面柔者爲媚施詆不道忠信者爲鄙固皆比之於有疾耳

少淩于豕牢　淩同溦蓋古字通謂浣澣也浣于豕牢之側而生文王其時君民不甚分故豕牢近公宮而后妃親浣於篤公劉鳥鼠之詩可以徵矣韋說陋甚

吳疆域圖說

E000
3
21/40

敘

爾雅古訓也治爾雅所以訓古訓也爾雅廢則古訓廢古訓廢則羣經不可得而明故不治羣經無以通爾雅不通爾雅而不治羣經欲治羣經欲治經則爾雅不可廢也欲治爾雅則古訓不可廢也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然則足以攷古者莫近於爾雅也孚吉不才不能通知古訓思舞勺時家君授以小學之書凡文字之通借音訓之轉注方國語俗古今語言之異罔必窮之究其根源乃止今越五載沈潛反覆稍有覺悟思欲取爾雅一書疏通證明以求當於古訓適大宗師王益吾先生以治爾雅課士不揣僞昧遂取各家舊注訂誤補遺爲爾雅詁一卷昔班志孺書有大小夏侯解故詩有魯故齊后氏故齊孫氏故韓故毛詩故訓傳皆在於明古今之異言而通其指義者也爰附其義而襲其名惟其中紕繆尙多宏達君子幸糾正之海門徐孚吉

吳自太伯以來僻在蠻夷書缺有閒員史如馬遷僅紀世次壽夢二年始見春秋事實疆域乃得詳焉顧三傳異辭左國且乖繆矣而史記博采眾家年表吳楚越世家往往抵悟云吳越春秋越絕書及諸子所載又率怪誕閒有足補經史者所謂存什一於千百爾馬驌繹史裒集羣言高氏紀事本末采他說以附左氏既傷繁重亦算斷制今先雜摭經史依年作表撰言之尤雅者訂注異同所據書不無刪節以省文也至師旅使命所經歷地涉他國亦詳載之他國之地表中即繫今釋前人說有索隱古史考云舉軫按吳越春秋作喬疑吾立餘橋吳越春秋作句卑立據史記吳

域所係不敢略爾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王季歷之兄太王欲立季歷太伯仲雍乃奔荊蠻以避季歷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居梅里自號句吳世家及正義注荊蠻史記吳太伯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荊蠻故太伯起城周二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太伯卒葬梅里平墟據吳越春秋太伯無子弟仲雍立居番鄱吳太伯傳本既分著太伯孰哉之居則梅里番鄱非一地明矣仲雍卒葬海虞山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地記說恐非也按世本禮按此爲吳叔達卒于周章立據史記吳太伯世家及索隱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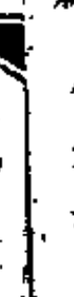
太伯世家本禮按吳地記以周章爲周繇王自周繇王至夫差首有紀年然其所載君名世次與史記吳越春秋絕不合卽諸樊至闔廬五君之紀年證之春秋史記已悉舛誤其餘之不足憑可知

齊都臨淄在今山東齊州府臨淄縣北桓公始霸征東南淫亂者吳服於齊據國語齊語本禮按史記稱句卑時晉滅虞攻春秋晉滅虞在齊桓公代楚後一年國語齊桓公代楚後一在晉滅虞前矣疑亦句卑時也

句卑卒子去齊立據史記吳太伯世家

庚申 周定王 夏六月楚時都鄀卽今湖北荊州府治 滅舒蓼戮梁作鄝史記楚世家服虔字本禮按地在今安徽廬州府廬江舒城二縣閒疆之及得洒在今廬州府治東境吳往受盟據春秋及左傳魯宣八年本禮按此爲吳服於楚之始

甲子 周定王 十年
甲戌 周定王 二十年
去齊卒子壽夢立據史記吳太伯世家
丙寅 簡王 壽夢元年 壽夢元年吳始益大稱王據史記年表及吳太伯世家本禮撥吳越春秋壽夢傳云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今攷春秋及吳紀鍾離之會在魯成公十五年爲壽夢十年左傳曰將始會吳吳人不至則壽夢十年又魯成公九年滿之會左傳曰將始會吳吳人不至則壽夢十年以前未嘗與中國會盟也至會鍾離時吳楚方爲敵讎壽夢亦無適楚之理
丁卯 簡王 壽夢二年 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自晉適都新田即今山西平陽府曲沃縣 使吳以兩之一舉通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 屬楝高曰吳楚共長江之險而此吳不諳乘車之法不能陸戰故常役屬於楚 令其子狐庸爲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 據左傳魯成七年及吳太伯世家



春吳伐郯 在今山東沂州郯城縣西南 郯成 據春秋及左傳魯成十年本禮拗此爲吳兵臨江淮及中國之始
秋八月吳入州來 州來可以窺楚楚控州來可以禦吳 嚴啟隘曰州來東通北則魯通南而西則楚吳得之扼 州來即今河南鳳臺縣 先言之吳起春秋壽夢五年有伐楚敗子反之文克棘疑卽此時也故
戊辰 簡王 壽夢三年 晉使申公巫臣假道於莒 莒今山東沂州府莒州 以
己巳 簡王 壽夢四年 春正月晉侯會魯侯鄭伯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騑邾人會吳於鍾離 始通吳也 據春秋及左傳魯成十五年楚鬬椒來曰於是吳楚爭鄫吾既抗楚則不得不與吳以奪楚援鄫離近吳晉率諸侯往會之本禮拗此爲吳與中國盟會之始是年夏楚靑盟伐鄭晉欲報楚救鄭 據左傳
庚午 簡王 壽夢五年 伐楚敗子反 據春秋壽夢傳
辛未 簡王 壽夢六年 吳克棘 本禮據左氏魯襄二十六年傳楚棄子曰吳於是伐巢取棘而後至於雞父曰吳克棘入州來則子臺之爲也今攷壽夢六年吳克棘疑卽無由先言之吳起春秋壽夢五年有伐楚敗子反之文克棘疑卽此時也故
壬申 簡王 壽夢七年 吳至魯襄二十六年吳伐楚者五圖十三年二十七年入州來十七年圍巢襄三年取駕皆不言克棘棘亦去巢遠州來絕道克棘本禮在此三役吳入棘棘麻則在魯昭四年聲子無由先言之吳起春秋壽夢五年有伐楚敗子反之文克棘疑卽此時也故
次養 此
甲戌 周簡王 壽夢九年
乙酉 周簡王 壽夢十年 冬十月晉士燮及魯叔孫僑如齊人邾時遷都於繹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 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騑邾人會吳於鍾離 始通吳也 據春秋及左傳魯成十五年楚鬬椒來曰於是吳楚爭鄫吾既抗楚則不得不與吳以奪楚援鄫離近吳晉率諸侯往會之本禮拗此爲吳與中國盟會之始是年夏楚靑盟伐鄭晉欲報楚救鄭 據左傳
丁亥 周簡王 壽夢十二年 舒庸在今安徽廬州府廬江舒城二縣間 人以楚敗鄧謀通吳又會吳於楚地 在今

河南開封府鄢陵縣西南道吳人圍巢伐駕圍蠭在今廬州府巢縣境　鳩在今廬州府廬江縣境　舒庸遂恃吳而不設備冬十二月楚公子囊帥師襲舒庸滅之據春秋及左傳魯成十七年

戊(周簡王十三年)壽夢十三年夏楚子鄭伯伐朱納宋魚石向為人質朱向帶魚府於彭城卽今江蘇徐州府治　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楚崇諸侯之討而棄其賂以懷遠人其在來之夏道也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惠棟曰夷庚者通道商旅往來之大道以通諸侯之貢賦故謂之夷庚杜預曰吳晉往來皆由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惠棟曰夷庚者通道商旅往來之大道以通諸侯之貢賦故謂之夷庚杜預曰吳晉往來皆由彭城故屬之吳晉也　遂姦而擒服壽諸侯而釋吳晉吾庸多矣據春秋及左傳魯成十八年

己(周簡王十四年)壽夢十四年春正月晉欒黶會魯仲叔茂宋華元衛甯

殖曹人莒人邾人滕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　人薛在今滕縣南　人為宋討魚石圍彭城彭城降晉據春秋及左傳魯襄元年

吳伐徐本處按左氏魯成七年傳曰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楚命又襄三年傳曰子重遇心疾而卒今攷魯成十七年至襄三年經傳史記無吳伐徐之文傳云子重新命則當在子重未卒時故次於此

庚(周靈王元年)壽夢十五年

辛(周靈王二年)壽夢十六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顯棟高曰此楚從水道勝吳也而吳之報楚取駕則從陸道　使鄧廖率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子重歸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據春秋及左傳魯襄三年

本處按此為楚伐吳之始

壬(周靈王三年)壽夢十七年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據吳越春秋壽夢傳本處按蒲之役晉欲會吳吳不至閻六年晉率諸侯圍雞澤之役逆吳吳又不至蓋巫臣雖通吳吳恃強猶未肯屈也今年吳以狐庸為相明年卽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於是會臧武仲始為晉用吳晉之交蓋巫臣父子為之也

癸(周靈王四年)壽夢十八年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於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夏使魯仲孫蔑衛孫林父先會吳於善道公羊作善稻　且告會期九月晉侯會魯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在今山東南陳州府治　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在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　人於戚據春秋及左傳魯襄五年焦循曰雞澤地吳不欲遠就晉故不至此時壽越之來宋必不欲亦此意故晉使魯衛之大夫往會吳於善道而壽越亦遂同盟於戚傳稱吳人為壽越也本處按戚在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北此為吳來會中國之始

甲(周靈王五年)壽夢十九年

戌(周靈王九年)壽夢二十三年春晉侯將會吳子壽夢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於鍾離夏四月戊午晉侯及魯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在今山東兗州府縣東子齊世子

光會吳於柤杜預曰柤楚地吳于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卓爾康曰合十二國以會壽夢而於楚界示楚以得吳也晉得吳則楚右臂斷不敢讓鄭讓鄭則恐吳之據其後也其後繭魚之會卒得鄭不復貳二十年吳猾楚楚不敢伐鄭也鄭循曰吳于不欲來會於雖澤晉侯亦不可往會於善道故仍用鍾離故事會於楚地是時諸侯必先至鍾離以候吳子至柤而往會觀其越六日而會柤又越九日而滅偪陽偪陽之閒近於善道而吳不必候催既就吳以親吳而實在楚地使知其事本證按地在今江蘇徐州府沛縣北山東兗州府嶧縣南五月甲午遂滅偪陽穀梁作傅陽本證按地在今沛縣北嶧縣南與以與宋人柤皆在沛縣吳入北方之要衝悼公會吳於柤蓋謀滅偪陽而通吳也顧棟高曰晉用吳以牽楚道楚之援彭城取道楚之援彭城以封魚石欲塞夷庚使吳晉隔不得通也晉滅偪陽以畀宋欲宋爲地主通吳晉往來之道也蓋彭城爲宋有而租爲楚地偪陽爲楚與國皆在今沛縣境如喉噎中之有物宋有偪陽而吳晉相援如左右手矣

庚(周靈王二十一年)壽夢二十五年秋九月壽夢卒春秋作乘壽夢行于四人長曰諸樊春秋左氏作遏公穀作謁索隱曰遏是其名諸樊其號　次曰餘祭次曰夷昧左穀作夷末史記吳太伯世家傳則作夷昧公羊傳亦作夷昧刺客　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據史記吳太伯世家

辛(周靈王二十二年)諸樊元年秋九月楚共王卒吳乘喪侵楚戰於庸涌在今安徽廬州府巢縣九年伯姬歸於宋八年冬衛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有逆享傳第言將嫁衛女吳之支不能定其年月也

壬(周靈王二十三年)諸樊十二年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顧棟高曰此水道也楚宜勝自以不爲軍政而無功冬吳人召舒鳩在今安徽廬州府舒城廬江二縣閒人使叛楚楚子師於巢閒　舒鳩地當在今舒城廬江縣境楚沈尹將與師救舒鳩之

楚公子宜穀據春秋及左傳晉襄十四年　史記年表楚柞此年有共王太子出奔吳七年本禮按左傳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靈王之弒郟敖子干奔晉子皙奔鄭無此文年表當誤

癸(周靈王二十五年)諸樊四年晉嫁女於吳左氏襄二十三年傳曰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賤之本證按晉成公九年伯姬歸於宋八年冬衛人來媵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有逆享傳第言將嫁衛女吳之支不能定其年月也

甲(周靈王二十六年)諸樊十三年

乙(周靈王二十七年)諸樊十三年冬吳子使札來聘請樊元年事

丙(周靈王二十八年)諸樊十三年

丁(周靈王二十九年)諸樊十三年春吳告敗於晉晉士匄數吳之不義晉楚不和之故及左傳晉襄十四年　顧棟高曰晉楚不和之故謂晉悼公即位之初楚康王新立晉悼公即位之初楚康王新立晉悼公即位之初楚康王新立

舒鳩子敬迎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楚師乃還據春秋及左傳魯襄二十四年
癸周靈王二十四年　諸樊十三年舒鳩人卒叛楚秋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雖城舒鳩地當在今舒城縣境吳人救之子木遂以右師先子疆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閒七日子疆蒲以私卒誘之鋪師入杜預誤以爲夷末耳夷末句餘音字各異不得爲一本禮按封將吳史記吳太伯世家年表並在餘祭三年正魯襄二十八年餘祭夷昧之際亦不聞別有吳君句餘即餘祭亦稱餘昧句餘也杜注索隱皆闕疑蓋

戊(午)周景王　夷昧元年　本禮按史記年表吳太伯世家皆作餘祭十七年故自此年至餘昧十二年皆當
二年　餘昧四年故自此年至餘昧十二年皆當
襲陽餘祭今從春秋訂正
己(未)周景王　夷昧二年　史記作餘祭六年
三年　夷昧三年　史記作餘祭七年
問延州來季子果立乎對曰不立天之所廢在今嗣君有吳國者也雖有國不立據左傳襄
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據左傳襄二十一年
庚(申)周景王　夷昧三年　史記作餘祭七年　夏五月鄭放游楚於吳秋莒展與
四年
公穀無奔吳展與吳出也據春秋及左
傳魯昭元年
與字
左傳魯昭公元年晉趙文子曰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
杜預曰吳在東濮在南今建甯郡南有濮夷本禮按建甯今雲
南曲靖濮江二府境去吳遠趙孟不應並言弘左氏魯昭九年
傳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杜注以夷田在濮水
西者與城父人水經注淮水篇夏肥水上承沙水東南逕城父
縣故城春秋之夷田在濮水西者也濮水即沙水之兼稱云云
竊疑濮夷散居沙水左右故沙水亦得濮名也地在今安徽潁
州府亳州及蒙城渦陽縣北與吳相近趙孟所言蓋即指此
辛(酉)周景王　夷昧六年　史記作餘祭十年　夏六月楚子會蔡將都上蔡在今
七年　河南汝甯府上
蔡縣西南侯陳侯鄭伯許時遷都葉在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男徐子滕子頓在今河南
水縣境子胡在今安徽潁州府治西北子沈在今河南汝甯府治東南
夷州府邳州境於申在今河南南陽府治北執徐子徐子吳出也秋七月楚
子以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使屈申圍朱方朱方
高曰此從大江直下水道也楚居上流吳所最畏八月克之執鍾
故不出兵交戰而楚得以殺慶封而乘勢滅頓
越劉吳之始
乙(丑)周景王　夷昧八年　史記作餘
九年　祭十三年　秋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逐歸

懼其叛也使遽洩伐徐吳人救之遽罷公羊作頗率師伐吳師於豫章本禮按左傳豫章凡五見自杜注前後兩岐後人一以爲兩地或以爲三地或曰南昌或曰德安或曰江陵或曰江西之九江饒州一府隔江衷一是顧棟高以爲寬大之語曰自江西接光黃皆爲楚之豫章地爲江南之安慶府境北接潁亳廬壽西接光黃皆爲楚之豫章與徐乾谿房鍾弦梁巢舒鳩淮泗皆當接壤也然舉盛以爲豫章則豫章既不因山河得名又非藪澤且傳中載戰事皆言由其地名未有統舉其地勢者若概以江南淮北漢東言之則其間南北五六百里東西千餘里皆可名以豫章似不可通其師於豫章亦於乾谿者豫章爲大軍駐劄之地乾谿之次特偏師澳淮前進不必與豫章附近也十三年傳敗諸豫章猶豫章之要楚皆由淮水自東而吳之要楚皆由淮水自東爲自徐還楚必由之路其去徐雖遠而吳伏兵於此出其不意而敗之獲之也而西豫章之地必有險阨吳伏兵於此出其不意而敗之獲之也三十一年救弦之師甫及豫章吳人卽還者用子胥之謀也定三年見舟豫章潛師於巢者多方誤楚意在取巢誘楚於西潛師於東遂取巢邑也知乾谿徐巢之不必與豫章接壤而淮南江北之豫本禮按史記及吳越春秋以僚爲夷昧子光爲諸樊子公羊則以僚爲壽夢庶子光爲夷昧子州于是爲王

(甲)周景王 夷昧十七年 史記作四年 春正月夷昧卒據春秋魯昭十五年

(戊)十八年 夷昧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吳人立壽夢之庶子州于是爲王

還據左傳魯昭十三年

冬吳滅州來 家鉉翁曰十九年傳楚令尹子旗請伐吳平王新立欲息民弗許曰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據春秋及左傳魯昭十三年人城州來見吳不能有

(甲)周景王 夷昧十七年 史記作

(戊)十八年 夷昧卒據春秋魯昭十五年

吳北

吳勝而楚敗 獲其五帥據春秋及左傳魯昭十三年本禮按史記楚世家云觀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蓋以觀從事朝吳而誤也

晉徵會於諸侯告於吳秋晉侯會吳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據左傳魯昭十三年

冬吳滅州來 家鉉翁曰十九年傳楚令尹子旗請伐吳平王新立欲息民弗許曰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據春秋及左傳魯昭十三年人城州來見吳不能有

(甲)周景王 夷昧十七年 史記作

(戊)十八年 夷昧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吳人立壽夢之庶子州于是爲王據春秋魯昭十五年

夷昧卒 本禮按史記及吳越春秋以僚爲夷昧子光爲諸樊子公羊則以僚爲壽夢庶子光爲夷昧子杜預注左傳用史記服虔用公羊司馬貞索隱亦主公羊以駁史記今按左傳雖無明文然襄三十一年屈狐庸對趙文子謂天之所啟在夷末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左氏好言前知蓋亦以光爲夷昧子矣光爲夷昧子則僚必非夷昧子可知僞不得據後出之史記以駁公羊左氏左傳正義引世本亦曰夷昧生光也又按壽夢之子尙有蹶由實不止四人故公羊謂與季子同母者四人史記直云壽夢有子四人亦誤史記於餘祭餘昧紀年尙復乖誤況吳世家世次年月蓋多舛錯者矣

(乙)周景王 僚元年

(丙)十九年

(丁)二十年 僚二年冬吳公子光伐楚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戰於長岸今安徽太平府治西南乙酉梁山與和州南之對卽楚長岸 子魚先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顧棟高曰此從長江直下爲吳楚交界處所謂吾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光懼夜襲楚大敗楚爲王靈王縊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 顧棟高曰此從淮右北道而楚有簒弒之禍故

師取餘皇以歸據春秋及左傳魯昭十七年

戊周景王二十二年　僚四年楚城州來杜注昭十三年吳滅州來今就城而取之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是歲楚歸吳行人騶由據左傳魯昭十九年

己周景王二十三年　僚五年春楚殺其太子之傅伍奢子員與楚太子建將鄭殺建員與建子勝奔吳到昭關欲執伍在今安徽和州含山縣境昭關欲執員而員已脫去追及江上員乞食漂陽有女子擊絮漱水上飯之員至吳說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謀弒王僚恐員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之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得堂邑皮即專諸左傳作鱄設諸鱄之光而員與勝退耕於野據史記伍子胥列傳及吳越春秋

庚周景王二十四年　僚六年夏宋華氏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宋敗吳師於鴻口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虞城二縣間獲吳公子苦雉偃州員據左傳魯昭二十一年

壬周敬王元年　僚八年秋七月吳伐州來楚令尹囊瓦城州來以逼吳師吳公子光曰諸樊之太子光恐亦鱄說今從吳越春秋

癸周敬王二年　僚九年冬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水至此入湖故曰豫章之汭　李惇曰此當在鄱陽界豫章二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湯顧棟高曰應在今安徽廬州府巢縣南境而還初楚邊邑鍾離處女與吳邊邑卑梁處女作小童爭桑本禮按史記吳太伯世家云楚邊邑卑梁呂氏春秋察微篇吳越春秋王僚使光傳並同攻是役吳取鍾離則鍾離爲楚邊邑而卑梁爲吳邊邑明矣今從楚世家及伍子胥傳列表吳楚世家伍子胥傳怒相攻滅卑梁本禮按爭桑事史記年表吳越春秋當非凡造惟楚世家以此與取太子建母爲一事吳世家吳越春秋以爲二事今攻建母實居鄖不居巢楚世家誤也至呂氏春秋以爲在雞父地在今安徽鳳陽

之役前又誤合定六年終鄢敗楚舟師爲一事舛錯顯然尤不可從今姑依吳世家伍子胥傳文采敘於此左傳云略吳還疑卽指卑梁也　吳王怒及聞楚師還乃起師踵楚楚邊人不備吳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顧棟高曰楚從北道出師故吳勝楚敗所築三城俱爲郭巢則此時吳雖滅巢不能入有也至閻廬七年始克巢　沈尹戌曰亡郢之始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城哀本禮按明年楚使熊相祿無極譖卻宛殺之及伯州犁伯州犁之孫嚭奔吳　昭二十七年　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兵辱楚無區無由譖宛二子內不得歸亦無能與楚相持至三年之久之理益二子奔楚之年奔楚而吳滅徐徐舒聲近誤徐爲舒也　楚師聞吳亂而還費自吳奔楚又因吳滅徐徐舒聲近誤徐爲舒也　楚師聞吳亂而還費無極譖卻宛殺之及伯州犁伯州犁之孫嚭奔吳　據春秋及左傳昭二十七年

季子歸光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無已也卒不受　公羊曰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本禮按公羊謂季子救陳公羊說蓋未核　光竟自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　據公羊傳

丁(亥)六年　周敬王　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人與謀國政闔廬以吳國僻遠在東南之地險阻潤濕又有江海之害乃築大小二城徙治姑蘇　據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及越絕書吳地傳本禮按裴駰史記集解引世本曰諸樊徙吳而司馬貞索隱則引世本云孰姑徐句吳宋忠曰孰姑齊夢也又集解引宋忠曰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索隱駁之謂此言自號句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顏師古注漢書以吳言句者夷之發聲句吳當如顏解而注引宋忠以爲地名者世本居篇云孰姑徐句吳宋氏見史記有太伯自號句吳之文遂爾繆解彼云是太伯始所居地名裴氏引之恐非其義貞實吳人未聞別有城邑謂名句吳世本之文或難依信云云夫同一引世本而一以爲諸樊一以爲壽夢宋忠司馬貞之言又各自相矛盾不足信可知攷太伯自號句吳武王因封周章吳乃太伯自建之國號非所都之地名世本之言徙句吳本不可通諸樊壽夢不聞或號孰姑亦出附會孔穎達謂世本多誤不足依憑

固方城之外也

乙(酉)周敬王　僚十一年　史記吳太伯世家作十二年今從年表訂正　秋九月楚平王卒　據春秋及左傳魯昭二十六年

丙(戌)周敬王　僚十二年春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左傳昭二十七年　沈尹戌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於窮窮在今安徽巢縣東南　據水名在今安徽巢縣西南　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　顧棟高曰楚亦從北道出師卽史記所謂楚發兵絕吳兵後也公

是也吳越春秋言闔廬元年伍子胥舉大城周圍四十七里小城周十里而太伯傳言太伯起城在今無錫縣東北隅名曰故吳蓋言太伯城在闔廬城西北闔廬徙後名太伯城爲故吳城也越絕謂言闔廬築吳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胥山在今吳縣西南六十里名胥門亦名姑胥門又名蘇門山一名姑胥山若姑蘇本以山得名其曰徙治姑胥山即徙治姑蘇也通典亦言闔廬以後重都蘇州顧棟高大事表吳都已疆域並宗之而謂姑存疑表云諸葵酉徙吳則一時來檢猶存舊說也闔若璩謂胥山實宇記姑胥地亦云闔廬徙都姑蘇

己酉 周敬王 闔廬三年 吳時欲伐楚伍子胥乃薦孫武於王 據吳越春秋闔廬內傳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鐘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使居養在今河南陳州府沈邱縣東北莠尹然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在今安徽潁州與胡亳州東南杜預曰故胡子之地本屬以與之將以害吳吳子怒冬十二月舉師伐楚取六與潛而還潛在今安徽潁州府霍山縣東北六在今六安霍山縣東北潛在今霍山縣東北

庚戌 周敬王 闔廬四年 吳伐楚取六潛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則郤還而又謀其後自是吳楚不相捨下吳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據此得魯昭三十二年

辛亥 周敬王 闔廬五年 吳伐楚始用師於越也高閌曰前此越與楚子伐吳故始用師於越

壬子 周敬王 闔廬六年 吳越春秋闔廬內傳作六年 桐在今安徽安慶府桐城縣 楚子使囊瓦伐吳吳人敗諸豫章而潛師於巢顧棟高曰前此楚與吳越爭地皆在今安徽境內

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以擊其後楚師大敗囊瓦歸爲令尹子常所殺

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公子勝公子蓋帥師救潛則鄧還則出楚方以誤之也 據春秋及左傳所載二年本禮

子繁 據楚語所載乃楚人於吳

甲 周敬王 闔廬八年 初蔡昭侯朝楚楚令尹子常求其珮弗與三年止之唐人爲之請而獻珮與子常亦不與亦三年止之唐在今湖北德安府鍾祥縣西北 成公馬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爲之請而獻珮與子常亦

歸蔡侯蔡侯歸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而請伐楚 據左傳

傳魯定三年

乙 周敬王 闔廬九年 春三月晉侯會周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今水十四年 侵許州郾城縣東 以謀伐楚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晉荀寅士吉射

伐沈夏四月蔡滅沈秋七月楚爲沈故圍蔡蔡求救於吳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伍員爲吳行人伯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故蔡侯因之冬十一月蔡侯如吳子唐侯伐楚吳舍舟於淮汭杜預曰吳乘舟從自豫章與楚夾漢順楝高曰淮汭過蔡而舍之上下我豁方城外以致師今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豁方城外以致漢曰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其舟還寨大隧胡渭曰郎武陽關順楝高曰在河南汝甯府信陽州東南一百五十里西南至湖北德安府應山縣一百三十里直轅胡渭曰郎黃峴關順楝高曰又謂之九里關地名大寨過直轅在信陽州南九十里南至湖北德安府應山縣阨胡渭曰郎平靖關順楝高曰在信陽州東南九十里應山縣北六十五里冥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者司馬致升於淮寨城曰而入杜預曰大隧直轅冥阨漢東之險道城曰三隘道之總名順楝高曰所謂義陽有三關之塞也義陽城與三關勢如首尾楚所恃以爲固者申息之間方城之外阨要惟此也不應援義陽卽今信陽州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山名在今湖北漢大別山名在今漢陽府治東北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止之十一月二師陳於相舉公穀作伯舉本禮按地在今湖北黃州府麻城縣境闔廬之弟夫槩王以其屬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先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吳寢楚師及清發水名在今湖北安陸府京山縣西吳擊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棄食而從之敗諸雍滻今湖北安陸府京山縣西南有三滻雍滻其一也　五戰及

越擾吳記吳太伯世家

楚申包胥乞師於秦六月以秦師至秦師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順楝高曰當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境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在今河南汝甯府正陽縣境遠射之子又敗吳師於軍祥順楝高曰當在今湖北德安府隨州西南秋七月秦楚滅唐吳越春秋曰楚司馬子成秦公子子滿與吳王相守私以閒兵伐唐滅之也吳師敗楚師於雍滻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順楝高曰在今湖北安陸府當陽縣東南楚人焚之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馬宗璉曰淮南脩務訓擊吳濁水之上高誘注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於公壻之谿杜注楚地是公壻之名吳擊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棄食而從之敗諸雍滻今湖北安陸府京山縣西南有三滻雍滻其一也　五戰及

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爲

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概夫概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概於堂谿在今河南汝甯府遂平縣西北爲堂谿氏據史記吳太伯世家

本禮按吳越春秋有入郢之後吳引軍擊鄖鄖定公懼漢父之子隨季梁謀退吳師之事今攷是時鄖君乃獻公非定公舛謬不足憑越絕書言漢父之子爲楚退吳兵亦非是時吳既敗楚後弱於越又有內亂安得不歸

吳破楚歸謀伐齊齊侯使女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聘齊女據吳越春秋闔廬內傳本禮按孟子言齊景公弔出而女於吳越絕書因曰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爲質于說苑則曰齊景公以其子爲質闔廬今攷春秋三傳史記闔廬無伐齊及取齊女之事夫差伐齊則景公已死越絕說苑謬造附會不足憑也惟吳越春秋所載最爲近理吳地記寰宇記亦皆云齊景公以女妻吳王太子

呂氏春秋簡選篇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爲前陳與荊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於庳廬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

丁周敬王二十六年（酉）闔廬十一年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左傳定六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無取番事索隱謂此言番音潘楚邑名于臣卽其臣大夫本禮按小司馬說非也番卽漢之鄱縣不當有潘音潘从番得聲古蓋有假潘爲番者如毛詩十月之交鄨番維司徒陸德明釋文云番本或作潘是也昭十二年有蕃子此云潘子臣蕃潘邑之子名臣猶云棠君尚也番南界越西界楚取番所以扼楚越之衝

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據史記伍子胥列傳

甫事越北事齊晉此後

雒夫差二十年一伐楚

爲夫差元年矣亦非

史記陳世家湣公六年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孔子世家同本禮按年表陳湣公六年乃闔廬十九年非夫差也如謂闔廬五月卒後夫差伐陳則夫差方志在報越未必有伐陳之事春秋三傳史記年表吳世家亦皆不載此事

丙周敬王二十五年　夫差元年習戰射常以報越爲志據史記吳太伯世家

丁周敬王二十六年　夫差二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報柏舉也蔡侯以其子乾與吳王夫人如吳請救故今從之夏西以漢吳　楚遷蔡於

釋楚復圍於江按之闔本禮按柏舉之役蔡實爲吳鄉導

是請還於吳據春秋及左傳魯哀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史記僅子胥傳說苑並作夫湫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山名在今紹興府會稽縣東南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

成吳子將許之伍員諫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 據左傳魯哀元年

秋八月吳侵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闔廬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也夫差親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安能敗我 據春秋及左傳魯哀元年

戊周敬王二十七年 夫差三年蔡請遷於吳而中悔吳洩朏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冬蔡遷於州來 據春秋左傳魯哀二年及杜注

己周敬王二十八年 夫差四年五月越王句踐與范蠡入臣於吳羣臣皆送之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軍陳固陵 在今浙江紹興羣臣垂泣莫不盡哀越王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夫差令豢馬秣於宮室之中 據吳越春秋及左傳魯哀三年

庚周敬王二十九年 夫差五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辰出舝吳 據春秋及左傳魯哀四年

辛周敬王三十年 夫差六年吳救句踐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 在今會稽縣東

壬周敬王三十一年 夫差七年春吳伐陳楚子救陳師於城父秋七月楚子卒 據春秋及左傳魯哀六年

夏魯叔還會吳於柤 據春秋及左傳魯哀六年

癸周敬王三十二年 夫差八年魯哀公會吳於鄫 鄫梁及史記吳魯世家皆作繒史記吳世家言皆略同本證按春秋吳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伍子胥傳魯世家略同本證按春秋艾陵之役在魯哀十一年史記齊世家年表此年亦無吳伐齊之文吳魯世家子胥傳誤也鄫 吳徵百牢魯人與之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秋魯伐邾以邾子益歸邾茅夷鴻請救於吳 據春秋及左傳魯哀七年

甲周敬王三十三年 夫差九年春三月吳爲邾故伐魯故魯人公山不狃率故道險從武城 在今山東沂州府費縣西南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我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吳師克東陽 在今費縣西南而進舍於五梧 在今費縣西 明日舍於蠶室 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 明日舍於庚宗 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 遂次於泗上 在今兗州府曲北灣於海按今會稽縣北去海三十里 越王盡心自守貪不重昧衣不重綵吳王聞之增之以封東至於句甬西至於柤北至於平原 越絕書 縱橫八百餘里 據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本禮按作武原 縱橫八百餘里國語曰句踐之地南至於姑末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與吳越春秋所載不同然禦兒今嘉興鄞今鄞縣句無今慈谿姑蔑今龍游證之地望實不止百里韋昭欲還就百里之說故以句無爲在諸暨南姑蔑爲太湖非也盍句無即句章姑蔑即姑末禦兒亦與柤李相近國語所言箇亦指脩封後耳姑末在西南吳越春秋言南柤李在北吳越春秋言西者則約舉之也

阜縣北　徵虎欲背攻王舍吳于閭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取盟而還

夏齊侯使請師於吳將以伐魯魯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人討之四諸樓臺使邾大夫奉太子革以爲政秋魯及齊平　據春秋及左傳魯哀八年本禮按史記伍子胥傳云遂滅鄫魯之君以歸鄫卽邾誤衍一魯字也

句踐與大夫種陰謀敝吳知吳王好起宮室乃伐木厭之吳王吳王大悅伍子胥諫不聽吳王遂受而起姑蘇之臺　據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傳云句踐十年本禮按越世家句踐元年誾盧伐越傷而死則句踐十年爲夫差九年也

乙卯周敬王三十四年　夫差十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據左傳魯哀九年

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　據左傳魯哀九年

夏楚伐陳陳卽吳故　據春秋及左傳魯哀九年本禮按此時蔡已遷州來吳楚間小國獨有陳故吳楚力爭之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冬吳使人如魯徵師　據春秋及左傳魯哀九年

丙辰周敬王三十五年　夫差十一年春吳子會魯侯邾子郯子於郯　齊地今閻齊人弒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卽位

卯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秋吳復使人如魯徵師　據春秋及左傳魯哀九年

句踐聞吳王淫而好色乃獻美女西施鄭旦於吳吳王大悅伍員諫不聽　據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

丁巳周敬王三十六年　夫差十二年春齊伐魯夏魯會吳于鹹齊越子率其衆以朝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吳諫曰越在我腹心之疾也壞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招吳其泯矣吳王弗聽遂伐齊克博　在今山東泰安府治東南至於嬴　在今泰安府治東南戰於艾陵　據吳越春秋及左傳魯哀十一年

吳王夫差既勝齊人於艾陵乃使行人奚斯稱言於齊曰寡人聞

不順吳國之役違救之上　本禮按是時吳會魯伐齊自曲阜至泰安蓋自洙泗沂汶而上故曰違汶之上

不敢左右惟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興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衆庶不敢左右惟好之故今大夫國子興其衆庶以犯獵吳國之衆庶若不知有罪則何以使下國勝　據國語吳語

吳王歸自艾陵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貨粟以其事請貸吳王欲與伍員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蘇乎大宰嚭諂子胥王始不從而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子胥將死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　據史記越世家本禮按史記吳世家伍子胥傳敘伐齊殺子胥之事前後顚倒今依左傳改之

戊周敬王三十七年　夫差十三年夏魯哀公會吳於鄫舉吳子使大宰嚭
尊盟魯使子貢辭之吳徵會於衞秋衞侯會吳於鄖魯公及衞侯
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讓衞侯之舍將止之魯子服景伯使
于貢說大宰嚭乃舍衞侯據春秋及左傳
己周敬王三十八年　夫差十四年吳王既殺申胥不稔於越乃起師北征
未魯哀十二年
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吳越春秋作斬今從國語西屬之濟水經注
泗水遶湖陵城東南左會南梁水地理志曰其水西流注於濟渠
濟在湖陵西而左注泗泗濟合流故地記或言濟入泗泗亦言入
溝敺延之西征記謂是吳王所道之瀆余以水路求之止有泗川
耳蓋北達沂西北遶於商魯而接於濟矣吳所浚廣耳非謂起自
東北受沂西南注濟也續山東考古錄云人皆知運河爲元所鑿
亦不盡然吳王夫差掘溝商魯之間道元謂卽泗水縣嶧陽溝渠

是已本禮按國語明言北屬之沂西屬之濟若以今滕嶧間漕渠
當之乃南屬之沂矣蓋菏泗會於湖陸互受通稱自下泗亦稱濟
春秋時淮泗之際舟楫不通故晉侯將會吳子於良吳子以水道
不可辭也夫差所掘蓋卽泗水南自角城西北抵湖陸東北爲魯
境西爲宋境故曰商魯之間也以會晉定公於黃池在今河南開封
府封邱縣西南太子友諫曰
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
五湖之中屠我吳國滅吾吳宮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
據吳越春秋
夫差內傳
夏六月越王使范蠡舌庸吳越春秋作沒庸本禮按沒庸
海泝淮以絕吳路而爲一隧伐吳大夫見左傳魯哀二年非之率師沿
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白泓上觀之彌庸見

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乙酉戰彌庸獲壽
無餘地獲諸陽越子率中軍泝江以襲吳越子至丙戌復戰大敗
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焚其姑蘇徙其大舟
本禮按左傳國語吳越春秋記此役戰事各異以今攷之左國各
有闕文吳越春秋則襲國語而誤今以地勢情事核之范蠡舌庸
之師則出浙江沿海北行至安東之雲梯關入淮所以遏夫差反
救之路後以吳卽請成未舊接戰而實不在二隊之內者也所謂
二隊者騎無餘諸陽以奇兵由鄞與直走蘇州道近故先至左傳
所謂自南方先及郊者也句踐自以重兵由浙江入吳國語所謂
越王率中軍泝江以襲吳者也左傳以蠡庸之師未與吳戰故略
而不敘亦未敘越王入江之路國語又漏敘無餘諸陽之師致令
語意敗吳友於郊者若卽蠡庸之師吳越春秋乃有屯海通江淮
轉襲吳之語其實越在吳南豈有反從海道北行入淮而轉自北
侵吳之理今取內外傳
文互勘而別訂補正之

會之聞而歸告於天子執事周王乃賜弓矢王作以增號謚據國語吳語及吳越春秋夫差內傳

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據史記越世家

辛酉周敬王西元前四十年夫差十六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使公子貞弔吳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使太宰嚭辭之陳辛尹蓋引禮以辨之吳人內之據左傳魯哀十五年

壬戌周敬王西元前四十一年夫差十七年楚子召故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使處吳境爲白公史記伍子胥傳云使居楚之邊邑鄖楚世家云以爲巢大夫本禮按此時巢已爲吳有鄖則楚之別都非邊邑也勝

爲白公卽處白耳地在今安徽潁州府潁上縣西北白公敗之請以吳人伐慎在今河南光州息縣東

戰備獻遂作亂殺子西子期葉公討之白公縊其弟燕脅頡黃氏據左傳魯哀十六年

癸亥周敬王四十二年夫差十八年春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據左傳魯哀十七年本禮按史記年表吳越皆書是年有楚敗我三

甲子周敬王四十三年夫差二十年春越人伐楚以誤吳也楚追越師至吳

乙丑周敬王四十四年夫差二十一年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弗聽出居於艾

丙寅周元王西元前四百七十九年本禮按史記越王句踐之十九年越王無彊伐楚楚惠王興兵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東至於浙江北至於瑯琊自立爲霸王以兵北渡淮與齊晉會於徐州而周元王使人賜句踐命爲伯句踐已平吳乃引兵渡淮東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以尊周室周元王使人賜句踐命爲伯

丁卯周元王西元前四百七十八年越王句踐二年越王句踐自徐州還歸琅琊起觀臺以望東海

戊辰周元王西元前四百七十七年越王句踐三年越王句踐徙都琅琊

梅里　史記正義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六十里部國志吳郡無錫侯國劉昭補注皇覽曰吳王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吳臣昭案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民世修敬焉去墓十里有舊宅井猶存臣昭以爲即宅爲置廟不如皇覽所說也通典無錫漢舊縣史記曰太伯始居吳即此地也寰宇記蘇州太伯初適吳築城在平門外自太伯至王僚二十六王都之今無錫縣有吳城是也又無錫縣太伯城西去縣四十里平地高三丈與地志吳築城梅里平墟即此地自太伯以下至王僚二十三君本禮按上云二十六王六朩當作三也　公子

光刺王僚卽此城內有太伯宅堂基及井尙在顧祖禹方輿紀要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並主此說江南通志則於長洲縣云句吳之號抑自太伯周章擘封實始武王無錫吳地非吳國也吳國則今吳縣是已又於無錫縣云劉昭始有無錫爲句吳之說張守節又以系本諸樊徙吳之文遂云太伯居梅里在無錫諸樊南徙吳今蘇州也自周章至壽夢十七世君吳吳乃云諸樊徙吳卽無錫又非吳此可據乎杜氏未經詳考竟沿誤至今又按寰宇記謂太伯築城在平門外今無錫縣東南四十里太伯城是也平門吳大城之北水門此謂吳太伯外城西北界在無

錫可矣本禮按史記太伯之弟荊蠻自號句吳顏師古謂句者夷之發聲是吳乃太伯所建之國號非所都之地名矣秦始皇置吳縣吳始爲縣邑之名秦以前吳自爲總名故春申君請封於江東今常州無錫皆是而楚世家曰封以吳史記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亦言故吳之地猶祝鮀所謂少皞之虛殷虛也詳言之則稱其都名略言之則舉其國號故春秋吳入郢公羊作入楚吳都梅里其名不見春秋三傳蓋吳以僻陋在夷略之耳圀攝築城不見經傳吳越春秋始言之吳越春秋又言太伯起城在西北門則太伯所居故自有城可知圀攝又別築城則圀墟

斯都非卽太伯所都又可知其曰在西北隅者梅里正在姑蘇西北也通志執太伯自號句吳之文以規劃杜而舉數千年相傳之故迹謂爲譌誤殆未審耳其曰此謂吳太伯外城西北界在無錫則可蓋亦自知其說之不可通而爲騎牆語矣一統志無錫故城今常州府無錫縣治泰伯城在縣東南三十里今曰

梅李鄉

蕃離　索隱引世本宋忠注曰今吳之餘暨也本禮攷沈志會稽郡永興漢舊餘暨縣吳更名永興在浙江水篇浙江又逕永興縣北故餘暨縣也漢末童謠云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閒故孫

權改曰永興宣圀志陸凱傳黃武初爲永興諸暨長則權改永興在踏號之初　隋書地理志會稽郡會稽舊置會稽郡平陳郡廢及廢山陰永興上虞始甯四縣入唐書地理志會稽郡蕭山本永興儀鳳二年置天寶元年更名元和郡縣志誤以爲一統志餘暨故城在今紹興府蕭山縣西按蕭山去吳絕遠當時當爲越地仲雍亦無由徙此又按班志餘暨屬會稽郡郡圀志順帝分會稽置吳郡餘暨仍屬會稽三圀志孫靜傳言孫策進攻會稽下云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遂定會稽裴松之注今永興縣有高遷橋則餘暨當漢末亦駐會稽矣又鉏離牧傳言牧會稽山陰人少爰居永興下云此

是郡界是權改餘暨爲永興後仍屬會稽則未改名前必無攻
屬吳郡之事可知宋忠著書漢末不當云吳之餘暨也或曰郡
國志劉昭注吳郡毗陵下引皇覽曰有暨陽鄉餘暨殆暨陽之
譌然暨陽宋忠時未爲縣則當云吳毗陵之暨陽鄉亦不得云
吳之暨陽也俟攷暨陽戶見後

海虞山　索隱吳地記曰仲雍家在吳郡常熟縣西海虞山上本
禮按隋志常熟舊曰南沙梁置信義郡平陳廢并所領海陽前
京信義海虞興國南沙入焉沈志南沙本吳郡司鹽都尉署吳
時名沙中晉成帝咸豐七年罷鹽署立以爲南沙縣寰宇記晉

武帝分吳縣置海虞縣成帝又置南沙縣梁大同六年置常熟
縣虞山在縣西六里有仲雍齊女冢一統志虞山在今蘇州府
常熟縣西焉宋故縣尚應在今縣之東益是時縣址止緣虞山
東麓至元時築城始展拓西偏上跨山脊

鳩茲　杜注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皋夷也本禮按蕪湖漢縣
郡國志劉昭注亦引杜此注一統志蕪湖故城在今太平府蕪
湖縣東故鳩茲邑在縣東四十里縣志今句茲澹在縣東四十
里即鳩茲之誤也

陽山　杜注在吳興烏程縣南彙纂謂陡乃湖州府屬郭縣去蕪
湖甚遠今太平府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似爲近之本譌
按郡國志補注吳郡烏程下既引杜注又曰或曰丹陽縣之橫
山去鳩茲不遠楚子重所至也攷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置
于湖縣成帝時以江北之當塗縣流人過江在于湖者僑立爲
當塗縣屬淮南郡隋平陳廢于湖省入當塗自唐以來因之則
今當塗縣本漢丹陽地也一統志丹陽故城在今太平府當塗
縣東橫望山在縣東北六十里一名橫山

淮上　顧棟高曰當在臨淮泗州之間本禮按臨淮廢縣屬鳳陽
府乾隆十九年省入鳳陽縣廢縣在鳳陽府治東少北二十里

舊泗州在盱眙縣北七里康熙十九年淪於洪澤湖乾隆四十
二年展虹縣以州移治之改名泗虹州旋復舊名淮水詳後

善道　杜注地闕彙纂按阮勝之南兗州記盱眙本吳善道地秦
置盱眙縣今屬鳳陽府泗州本禮按盱眙漢屬臨淮郡一統志
盱眙故城在今泗州盱眙縣東北春秋時吳善道邑

舉舟之隘　杜注吳險阨之道顧棟高曰傳云師於棠棠爲今江
南府六合縣又云吳不出而還子囊殿吳人要而擊之楚人不
能相救蓋從濱江水淺之處邀其惰歸使首尾斷絕也約當近
六合在泗州盱眙之間

延陵　乙地理志會稽郡毗陵季札所居顧師古曰舊延陵漢改之本禮按越絕書毗陵故爲延陵吳季子所居師古蓋本此舊宇記晉陵縣春秋時吳之延陵漢爲毗陵縣屬會稽郡晉元帝因避毗字與郡俱爲晉陵一統志晉陵故城今常州府武進縣治

朱方　杜注吳邑班志會稽郡丹徒師古曰卽春秋朱方也沈志丹徒縣本古朱方後名谷陽秦改曰丹徒一統志丹徒故城在今鎭江府丹徒縣東南春秋之朱方邑

延州來　釋例土地名關襄三十一年傳杜注季札邑孔疏杜謂延州來而哀二年吳既遷蔡於州來哀九年傳何以尙稱延州來季子江氏之說恐亦臆斷孔氏亦知以楚州來封季札之說不可通矣乃云杜意當謂吳地別有州來非楚邑也史記吳世家襄札皆稱延陵季子何以文子旣曰延陵左氏必改爲延州來而後二年吳旣遷蔡於

延州來三字共爲一邑服虔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爲大夫食邑州來傳家遵言之枝傳文謂之延陵季子則是延陵與州來必不得爲一但不知何以呼爲延陵耳或延陵亦是邑名蓋重食二邑故遵言之又昭二十七年傳杜注幷省來字而必獨省一陵字亦可疑也按杜氏釋例凡二邑雖並關必分舉之而此獨曰延州來孔疏成七年吳入州來注云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十三年吳滅州來二十三年傳注直曰季札邑其昭二十七年傳注未及改者耳孔疏於襄三十一年傳既云杜謂延州來二字共爲一邑又於昭二十七年傳云延陵州來並關不知其處頁自相矛盾矣趙坦曰古文蒸韻多通轉州來之合音近陵故曰

延州來猶壽夢之合言爲乘也說頗得之延陵釋見前

溧陽　史記伍子胥列傳集解注張勃曰子胥乞食在丹陽溧陽縣索隱注張勃晉人本蘆按溧陽兩漢皆屬丹陽沈志溧陽漢舊縣吳省爲屯田晉武帝太康元年復立寧宇記溧陽縣在昇州東南二百四十里其縣元在溧水縣東南九十里天復四年移治於此一統志溧陽故城在今鎮江府溧陽縣西北四十五里

溧水　寰宇記溧陽縣溧水西自溧水縣界流入吳越春秋云伍子胥奔吳至溧陽女子擊漂瀨水之上子胥過而乞一餐女子發簞飯壺漿而食之子胥餐而去謂女子曰掩子壺漿勿令其露女子曰行矣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已自投瀨江而死子胥伐楚師還過溧陽瀨上欲報百金不知其家乃投金瀨水而去後有賸行哭而來曰吾女三十不嫁擊漂於此還窮人飯之恐事洩投水而死乃取金歸之今水際有碑卽李白文其文曰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云云又溧水縣云古固城按縣公廟記云其城是吳瀨渚縣地楚襲王與吳戰於陌此城吳移瀨渚於溧陽十里改陵平縣襲王崩平王立使蘇遏爲將軍擊兵破楚楚將南海固城宮殿適月煙燄不息其城從茲廢矣本蘆按此事不見經傳不知樂史何所本方輿紀要溧陽縣云溧水在縣西北四十里卽永陽江也一名瀨水相傳子胥乞食投金處其地有投金瀨亦曰金瀨漢志注溧水出南湖南湖卽丹陽湖東入長蕩湖丹陽湖卽南湖也溧水經溧水縣南高宮明宏治四年始分溧水高淳鎮置故寰宇記祥符圖經皆云溧水經溧水縣界溧陽又東接宜興縣之荊溪元和志溧水在溧陽縣南六里蓋指舊縣治而言也本蘆按顧氏此說誤辨見下　張勃曰諸家謂溧水西北出曹姥山經溧水州界水本蘆按溧水元元貞初升州　又經溧水州本蘆按元元貞初升州　而東合於永陽江非也溧水卽永陽江之上源大江南岸之水多會於此江上有渚曰瀨渚又謂之陵水范雎說秦昭王子胥出昭關至陵水是也自瀨渚東流爲瀨鄉鄉民誤曰爛鄉入長蕩湖又分流東行爲吳王漕蓋五代時楊行密漕運所經也自東壩築而丹陽湖之水不復入於溧水永陽江之源流亦滋晦矣水利攷永陽江亦曰顧陽江古名中江又謂之九陽江又蕪湖縣云中江在蕪湖縣南漢志注云中江在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今縣河東達黃池入丹陽石臼等湖至銀林堰乃中江故道也蘇常承中江下流常病漂沒及五堰築而中江不復東宣歙之水皆由縣西

以達於江本謂接溧水自瀬渚東流爲瀬水瀬渚卽固城固城在固城湖旁則溧水自固城湖東出可知固城湖北通丹陽湖丹陽湖卽南湖故今固城湖俗謂之小南湖則溧水本自丹陽湖東出可知丹陽湖西通蕪湖水溧水東入荆谿正與班志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者合則溧水卽中江又可知中江溧陽曰溧水猶南江經安吳曰安吳谿也自應劭於漢志溧陽下注云溧水所出南湖也而溧水之卽中江者始畅然南湖亦必有源由南湖而上溯之則溧水之卽中江猶可沿泝而得也文選江賦注引水經注中江東南左會湳湖正與今溧水之水猶可東入荆溪豈有五堰未築中江反不能東行之理吉

人荆谿者合可見道元時中江之流尚未絕而溧水之卽中江益無疑矣中江經流之變遷蓋在五代時中江源流之晦則自元和郡縣志始攷元和郡縣志於當塗縣云蕪湖水出丹陽湖西北流入於大江又於溧水縣云因城湖在縣南百里一統志東南至高淳縣治七十里固城湖在高淳縣南三十里與元和志言百里者合知因城湖卽固城湖同城湖以古固城得名則因字當是形與固近傳寫之譌又於溧陽縣云溧水在縣南六里按唐以前無固城湖之名故桐水入固城湖杜預謂之大丹陽湖竊疑固城丹陽本爲一湖其後中間漸有平地僅一水相連乃以南段之近固城者名之爲固城湖耳光緒志言丹陽湖周迴三百餘里張紞金陵志則云周一百九十五里丹陽湖在唐時尚廣於元三分之然丹陽固城二湖相通則

浦乃謂自丹陽湖西北入江而名之曰蕪湖水中江之名始湮矣吉甫於因城湖不言溧水所自出而於溧陽縣則云溧水在縣南六里按溧陽舊縣在今縣西北南去永陽江三四十里其所謂在縣南六里者乃舊縣江之入溧水者非溧水正流也吉甫既不知中江之東流又不知溧水之卽中江中江之源流益晦矣其實五代時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溧水之承固城湖者東流始不暢固城丹陽諸湖水始有西入江者明初因五堰之舊立東壩嘉靖間復築下壩湖水乃絕不復東五堰未築以前中江故東行無疑也至程大昌之以陽羨與建康溧陽接境謂

雨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蕪湖之水非可以分江脈而南流詆斑固爲不習地勢輩邦憲之以胥溪即探水爲伍員所鑿二說之謬錢塘三江辨辨之蕪詳無煩贅矣阮元浙江圖考云班志詳於南江北江而於中江則僅云陽羨入海何也漢廣陵國江都以東有臨淮郡之海陵故志記之曰有江海會祠言江至此而會海也會稽郡吳毗陵無錫陽羨丹徒襄爲今鎮江常州蘇州地襄在今崑山而太倉松江海門及江北之通州皆不置縣然則太湖以東至漢猶荒斥爲海潮之所往來故敘北江止於毗陵敘中江止於陽羨且曰南江在南則中江必不在吳縣之南吳之北可知北江以曲而詳南江以折而詳則中江必自陽羨直貫太湖由襄縣之地入海又可知此班氏之不詳而詳者也蓋得之矣浙江圖考又曰文選江賦李善注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滿湖滿湖在常州府西南三十五里半入宜興荊溪地會於滿湖而東出仍在太湖之北不必出自太湖東南也然則中江非松江乎曰必松江也吳松江曰正中江入海之處但中江由陽羨入海正在吳之北其趨海也必歷崑山而至嘉定上海之間蓋中江出滿湖之口既湮南江運槳兒之流亦塞而中江入海之委聘與南江出湖之條雨相接續於是曰松江曰婁江曰三江曰支派紛紜莫可究問而庾氏三江之說起矣今吳松江口在嘉定縣東彼入滿湖而出滿湖直趨於此可也何至入滿湖者南出吳江復北注耶縣氏敘南江注具區東出爲松江明以東出者爲南江郭氏以松江當中江雖指吳松口而言蓋本謂按吳松口即

南曰北江在北則中江必不在毗陵之北而中江必在毗陵之南吳之北可知北江以曲而詳南江以折而詳則中江必自陽羨直貫太湖由襄縣之地入海又可知此班氏之不詳而詳者也蓋得之矣浙江圖考又曰文選江賦李善注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滿湖滿湖在常州府西南三十五里半入宜興荊溪地會於滿湖由滿湖而東出仍在太湖之北不必出自太湖東南也然則中江非松江乎曰必松江也吳松江曰正中江入海之處但中江由陽羨入海正在吳之北其趨海也必歷崑山而至嘉定上海之間蓋中江出滿湖之口既湮南江運槳兒之流亦塞而中江入海之委聘與南江出湖之條雨相接續於是曰松江曰婁江曰三江曰支派紛紜莫可究問而庾氏三江之說起矣今吳松江口在嘉定縣東彼入滿湖而出滿湖直趨於此可也何至入滿湖者南出吳江復北注耶縣氏敘南江注具區東出爲松江明以東出者爲南江郭氏以松江當中江雖指吳松口而言蓋本謂按吳松口即在滇山縣南攷丁取忠與地經緯度里表崑山縣當緯度三十一度二十分蘇州府當緯度三十一度二十三分是吳松口在蘇州東南阮氏既云中江在吳北直貫太湖東出而以吳松口爲即中江入海之口亦矛盾也中江入海之道當在今劉河口北一統志蕪湖故城在今太平府蕪湖縣東三十里陽羨故城在今常州府宜興縣南五里丹陽湖在今江寧府高淳縣西太平府當塗縣東南固城湖在高淳縣西南北通丹陽湖因城鎮在高淳縣南三十里五堰在高淳縣東六十里之廣通鎮

卑梁　史記正義卑梁邑近鍾離也本穀按寰宇記盱眙縣都梁山在縣南十六里阮昇之記云都梁山通鍾離郡廣袤甚遠疑卑梁或即都梁矣一統志都梁山在泗州盱眙縣東南五十里

姑蘇　韋昭國語注曰姑蘇臺名顧棟高曰非也姑蘇爲吳國都之地名越伐吳吳王率其賢士重祿以上姑蘇猶夫越棲會稽耳安有棄其國都而走保一臺乎觀後范蠡入姑蘇之城滅吳則姑蘇爲吳都無疑本穀按韋注固非顧說亦未諦也國語言姑蘇者四所指各不同其曰以罷民於姑蘇者謂夫差作姑蘇臺以罷民也此姑蘇指臺言曰吳王率其重祿與其賢良以上姑蘇者謂夫差保於姑蘇山也山故曰上句踐之棲會稽亦會稽山也至於姑蘇之宮上言夫差上姑蘇之宮則指姑蘇山之宮使王孫雄行成此言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則蠡觀離至夫差

所居之宮明矣然姑蘇實吳都名故曰入其郛焚其姑蘇蓋既入外郭遂進焚其都城也槖列國地名亦以姑蘇爲吳都蓋地本有姑蘇山越世家所謂越遂復棲吳王于姑蘇之山也闔廬築城於山東北即以山名其都夫差築臺及宮於山上又即名其臺若宮爲姑蘇也續圖經闔廬城今郡城也通典蘇州春秋吳國之都自闔廬以後並都於此一統志蘇州府治春秋吳國都

槜李　杜注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槜李嘉興縣今屬嘉興府槜李城在縣南四十五里史記集解賈逵曰越地漢書地理志會稽

稽郡由拳槜辟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槜李也本禮按越絕書吳地傳吳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水經注浙江水作稽奏水經注作湊山陰辟塞者吳備候也水經注浙江又東經柴辟南舊吳越今本作楚誤之戰地矣備候於此故謂之辟塞是槜李卽柴辟以備越故名辟塞其爲吳地明矣史記吳世家云句踐迎擊之槜李左傳曰句踐禦之陳於槜李蓋越閭吳師之來及其未入境迎之遇於槜李遂陳而戰也其後夫差增封越槜李乃爲越境其始固吳地也三國志孫權傳黃龍三年由拳野稻自生叹爲禾興縣赤烏五年立子和爲太子改禾興爲嘉興一統志

由拳故城在今嘉興府治嘉興縣南槜李在今嘉興府治秀水縣西南

陘　左傳曰去槜李七里按當在今秀水縣境

夫椒　杜注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左傳正義杜於此注以椒爲山名土地名以夫椒爲地名以戰必在山旁以表地耳史記集解賈逵曰夫椒越地索隱賈逵云越地蓋近得之然其地闕不知所在杜預以爲太湖中椒山非戰所夫椒與椒山不得爲一且夫差以報越爲志伐越當至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太湖中又按越語云敗五湖也本禮按國語越王句踐卽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諫越王曰我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史記越世家句踐閒夫差且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是越爲先發制人之計以兵入吳境吳乃因而擊之旣敗越於夫椒遂乘勝追北至其國都也何必以不至越地爲疑乎五湖卽今太湖吳越水行舟師相逐又何必以太湖中非戰所爲疑乎水經注沔水篇亦云太湖首包山春秋謂之夫椒山按吳漢屬會稽後漢分會稽立吳郡吳縣改屬吳一統志

吳城今蘇州府治太湖在今蘇州府境西南夫椒山在太湖中
即包山
武原　吳越春秋作平原越絕書覲鄉北有武原武原今海鹽縣
圖經闔廬時吳與越以浙江分境越患猶遠吳越春秋云句踐
五年入臣於吳羣臣祖道至浙江上蓋浙爲吳境也句踐七年
既釋囚返國厚獻吳王夫差悅之於是賜書賜之以封東
至句甬西至檇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縱橫八百餘里子胥諫
之不聽吳之南境益狹矣句踐終敗吳而圖之魯哀公二十二
年越滅吳吳乃爲越本禮按國語越語范蠡曰昔我先君固周
室之不成子也則越地狹隘可知史記貨殖傳浙江南則越則
越地不能踰浙江可知史記越世家楚威王盡取故吳地至浙
江則吳地至浙江又可知越絕以武原爲越地自指增封後言
之耳故又言大越故界浙江也攷一統志郟城在嘉興府城
東北三十里爲吳禦越之所府境東有顧城方輿紀要云在嘉
善縣北三十八里
西有新城南有于城北有主城皆吳越爭戰時所築又何城在
石門縣西三里萱城在縣東南二十里與海甯縣界之管城桐
鄉縣界之晏城方輿紀要云在崇德縣東北
二十里按崇德即今石門縣
以禦越者又紀目坡在石門縣東北十一里舊有斷碑云吳王

夫差募兵教養於此方輿紀要云其相接者又有千乘
鄉碑云夫差閱兵於此車凡千乘西北七
里曰游屯涇亦吳屯兵處又練浦塘在嘉興縣南二十五里相
傳春秋時吳王練兵處蓋今嘉興一府東濱浙江爲吳南鄙重
鎮故城堡林立而吳越戰爭亦大率在此夫差以檇李武原增
封句踐於是嘉興全府盡爲越有越始得由吳淞江直指吳都
甪東之禍基於此矣阮元浙江圖考既知浙江之即南江非浙
江水而猶以南江以東嘉興以南檇李笠澤禦兒爲越地蓋泥
於越絕國語之文而不知其皆吳以增封越者也班志會稽郡
海鹽故武原鄉郡國志海鹽劉昭補注縣之故治順帝時陷而
爲湖今謂爲當湖天旱湖竭城郭之處可識一統志當湖在今
嘉興府平湖縣東門外周四十餘里一名鵝鴨湖俗呼東湖即
邗城　杜注於邗江築城穿溝釋例在廣陵東南水經注淮水篇
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通鑑地理通釋
引元和郡縣志夫差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寰宇記揚州江都
縣蕪城即州城古爲邗溝城也漢已後荒毀又廣陵按郡國志
云州城遺在陵上爾雅云大阜曰陵一名阜岡一名崑崙岡故
鮑昭蕪城賦云掩以潛渠輪以崑崙河圖括地志云崑崙山橫

爲地輔此陵交帶崑嶋故云廣陵也江南通志邗溝城在今揚州府治甘泉縣蜀岡上一統志蜀岡在今揚州府城西北四里一名崑岡又名皐岡廣陵故城在今揚州府城東北本醴按廣陵漢縣屬廣陵國揚州府志云考三國志曹丕伐吳登廣陵故城臨江觀兵吳志徐盛傳於建業築薄落圍文帝到廣陵望圍悵然引軍退據此則故城當在今府城西故能望見建業蓋廣陵城自周顯德後已遷遷而東矣據此與寰宇記所言置在陵上者合則漢廣陵城在蜀岡無疑一統志云在揚州府城東北者蓋亦指周以後之廣陵而非漢之廣陵也又按蕪城賦鮑照在廣陵東南則邗城自在蕪城東南非卽蕪城矣寰宇記誤以謂邗城在蜀岡上而不知蜀岡上者乃漢之廣陵城非邗城也邗城今不可考約當在今揚州府東南濱江

邗溝　杜注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班志廣陵國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淮水篇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酈注淮水右岸卽淮陰也縣有中瀆水首受江於邗城深溝引江達淮至晉永和中江都水斷於歐陽引江入埭則非舊道矣故於

自注謂廣陵城作是蕪城卽廣陵城而杜卽李吉甫並言邗城在廣陵東南則邗城自在蕪城東南非卽蕪城矣寰宇記誤以謂邗城蕪城爲邗城江南通志乃沿其誤謂邗城在蜀岡上而不知蜀岡上者乃漢之廣陵城非邗城也邗城今不可考約當在今揚州府東南濱江

邗溝　杜注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班志廣陵國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淮水篇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酈注淮水右岸卽淮陰也縣有中瀆水首受江於邗城深溝引江達淮至晉永和中江都水斷於歐陽引江入埭則非舊道矣故於

直至夾邪與南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水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淮湖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敏穿溝劉文淇曰陳敏乃晉惠帝太安時人上距黃初八十年在蔣濟之後三州論不當引之當作陳登劉寶補續應圖經云蔣濟傳作三州論以諷帝帝謂魏文帝其時不得有陳敏是也更鑿馬瀨百里渡湖者也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卽射陽縣之故城也中瀆水又東謂之山陽瀆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者也劉文淇揚州水道記云酈注云縣城臨江舊江水道也此謂漢之江都縣城臨江非於邗城掘深溝引江達淮陰也縣有中瀆水首受江於邗城深溝引江入埭則非舊道矣故於

此云舊江水道也昔吳將伐齊至西北至末口入淮一段釋經
中濱水卽地理志所謂渠水爲吳夫差所溝通者先是江水不
能達淮夫差於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溝自江東北通射
陽湖卽地理志所謂渠水卽渠水者地理志江都有江水祠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中濱水亦首受江於廣
陵之江都縣東北通射陽湖故知中濱水卽渠水也但地理志
云渠水至射陽入湖水經注云中濱水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
口入淮杜預亦謂邗溝水至末口入淮其左傳注云于邗江築
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胡氏渭禹

貢雖指遂謂班固言渠水入湖而不言入淮頗有分判撰水經
者乃云淮水過淮陰縣北中濱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斷道元
遂以爲此水直至山陽口入淮而其說牢不可破矣竊疑高郵
寶應地勢最卑若釜底然劉氏原註云胡氏引潘季馴兩河議
高郵高二丈二尺有奇以是爲高實地勢最卑之證不知漢
唐以前商高北下胡氏據明季地勢證漢以前水道誤矣　邗
溝首受江水東北流至射陽湖而止杜預云自射陽西北至末
口入淮此不過言江達淮之糧道耳路可通淮而水不入淮也
水經殆不如地理志之確胡氏泥於漢志言渠水入湖而不入
淮遂謂邗溝水至射陽湖而止創爲路可通淮水不入淮之說

者宋竟陵王誕舉兵於廣陵沈慶之討之慶之至歐陽誕遣客
說慶之梁侯景之亂南郡王正表於歐陽立橋欲襲廣陵陳太
建五年北伐徐敬成自歐陽引埭上泝江由廣陵白茆湖下
淮三事與晉永和近前此至廣陵無由歐陽者故知酈注所言
爲晉永和也云城東水上有梁謂之洛橋者水卽中濱水洛橋
在廣陵東門外謂中濱水旣從邗城引入遂從廣陵城東門洛
橋下出也云中濱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
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良湖者此仍言吳邗溝之舊道
也揚州府志甘泉滁洋湖在今府城東北六十五里西南接艾

陵湖東北半陽高郵州界劉氏原註云滁洋卽陸陽磨張萬谷道寫居陸陽謂權載之書云寶應中相國丈敎稱營之寓居陸陽湖也　府志又云高郵州滁陽湖在州南三十里公田村通小溼溝西南屬甘泉縣界武安湖在州西南三十里武安村卽武廣湖樊良谿在州北二十里自天長縣石梁河流入州界古樊良湖也樊良一作繁梁陳書太建中徐敬成自繁梁湖下淮北伐一作樊梁太平寰宇記云樊梁谿在高郵縣北二十里劉氏原註云朱時高郵爲縣　又按元和郡縣志合瀆渠在江都縣東二里劉氏原註云此據唐江都縣言合瀆卽中瀆寰宇記謂縣東二百里誤術百字　太平寰宇記云廣陵縣有邵伯埭有斗門在縣東北四十里臨合瀆渠蓋中瀆水出廣

陵城北出至邵伯皆是渠水不由湖邵伯以北有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良湖此一段謂永和所改之邗溝道也注又云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矣此所云舊道卽永和前之前由湖不由渠與邗溝舊道異　至樊良則下注湖矣酈注於中瀆水自廣陵北出之後詳言邵伯以北不言邵伯以南以邵伯以南皆由渠不由湖故略之也云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者此謂中瀆水旣注樊良湖之後乃分二道舊道由博支至射陽是爲東道改道由津湖至白馬湖樊良湖故於注樊良湖後始言是爲西道二道雖殊而皆先由樊良湖又由樊湖入博芝湖竟合吳之舊道與永和改道爲一於酈氏之文未細審按胡氏永舊道見酈道由樊良出博芝始與建安後由樊良出白馬湖異其必由樊梁湖則同云東北出博芝射陽二湖者謂遵從樊良湖東北至博芝後又至射陽也云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者則中瀆水入淮之道也上文言吳掘邗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第言其略此則詳言所經之道酈注及杜預左傳注皆言東北至射陽地理志言北至射陽入湖志言其略耳亦不得據班志所云遂謂北至射陽爲吳故道東北至射陽非吳故道也胡氏溝通江淮圖以邗水入樊良湖又由樊良湖入博芝湖是矣焦氏循以胡說爲非其廣陵考云水經注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中瀆水自廣陵北出誤而焦氏於酈氏之文有未審也且焦氏之意謂博芝射陽在

東樊良在西既至樊良不得更繞博支不知未設隄岸之先東西本可通行既至樊良又繞博支者正與蔣濟三州論淮湖紆遠之言合況博支湖在今寶應東南九十里射陽湖在今寶應東六十里去廣陵邗水甚遠焦氏謂舊道不由樊良湖自廣陵直北入博芝射陽則越去高郵一邑中瀆水自廣陵北出之後果由何道至博支耶焦氏豈得謂寶應博支湖竟連接邵伯以北之合瀆渠也鄘氏以舊道至博芝必先由樊良故詳言中瀆水出武廣陸陽二湖之間下注樊良湖始得東北出博芝射陽也且博芝射陽本不相連府志博支湖西北通廣洋湖北接馬

長汀亦不能逕入射陽湖焦氏謂博芝與射陽南北相連亦非也蓋由樊良至博芝由博芝至射陽皆不能直達中間必有小支渠相通鄘注言其大綱其所經之地不能一一縷析者勢也是在讀者細審之耳鄘注釋吳溝通舊道自廣陵北出注樊良入博支射陽出末口入淮皆不誤以下敘改道則有訛脫矣云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良湖北口下注津湖徑渡十二里方達北口直至夾耶興甽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口沿東岸二十里別穿爲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興甽爲晉哀帝年號此謂津湖多風

興甽中又自津湖之南口沿津湖之東岸二十里別穿爲渠入津湖之北口其所以傍湖穿渠者以津湖多風故也此處文義明白惟鄘注於穿樊渠注津湖事上下文多蹄敦上云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艱澀文義似當有傍湖穿渠事乃下接陳敏因穿樊良湖北口下注津湖則仍是由湖與上患湖道多風句不相應云下注津湖徑度十二里方達北口此謂達津湖之北口請由樊良湖之北口穿渠入津湖之南口徑度十二里方達津湖之北口也云直至夾耶似由津湖之北口即直至夾耶矣夾耶雖未詳所在然按鄘注敘邗溝舊道謂東北出至博芝射陽

二湖西北出夾耶則夾耶必在射陽湖西北津湖即界首湖在
寶應縣南六十里度津湖十二里何能直至夾耶也此條文義
其誤有三永和中無陳敏一誤也上云患湖多風下遂陳敏穿
樊良注津湖仍是由湖二誤也既至津湖必由白馬湖射陽湖
而後可達夾耶津湖不能直達三誤也云故蔣濟三州論曰淮
湧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湖故
者承上之辭今引蔣濟論於陳敏穿樊良及興甯渠二事下
與陳登鑿馬瀨事毫不相涉以意測之鄙氏敬邦溝通舊跡即
宜救建安中東道不通陳登改道鑿馬瀨及穿樊良湖事方與

下引三州論相應後人既以三州論中陳登穿溝誤爲陳敏遂
以穿樊良湖亦爲陳敏事因上文江水改道又有永和年號因
改建安爲永和又見下文津湖多風句妄意穿樊良湖下注津
湖亦是患湖道多風一誤再誤鄙注違不可讀今按三州論所
謂淮湖紆遠者謂舊道由樊良至博芝復由博芝至射陽水道
紆遠也云水陸異路者水路遠陸路近故云異路山陽不通者
異路者以淮湖紆遠故也云山陽不通者山陽即高寶之山陽
湖此指射陽湖以南之水路不通是時由樊良至博芝由博芝
至射陽中間支渠不通又以舊道紆遠故必須改道也云陳登

西道出津湖至白馬水經爲三國時人所作經言淮水過淮陰
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則已在陳登鑿白馬之後鄭
注言登鑿馬瀨正釋經中出白馬湖之所自來也注與經正相
應水經所云中瀆水出白馬湖是建安改道與班固地理志所
云出博芝射陽者不同二道不能合爲一也但陳登改道之後
中瀆水自廣陵城北出武廣陸陽二湖之間下注樊良湖出樊
良湖北口下注津湖出津湖北口穿渠入白馬湖又東北貫射
陽湖始出夾耶而入淮也必知既鑿白馬之後又東貫射陽者
謝靈運西征賦云發津潭而遵遥泛白馬以憩船貫射陽而望

邗溝濟通淮而薄甬城津渡卽津湖白馬卽白馬湖鑿運由江通淮既至白馬又貫射陽是既至白馬之後又以貫射陽而後達淮也劉氏原註云由白馬而貫射陽陳登鑿白馬之後已然非由鑿運時始然也　或又謂陳登之鑿馬瀨第注津湖而止其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渡者非陳登事乃陳敏所鑿陳敏雖不得至永和然永和年號或爲太安及永興之誤子何以必知穿樊良注津湖爲陳登事乎曰三州論曰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湖陳登以東道不通改由西道若鑿馬瀨通津湖而止津湖去樊良湖四十里則是西道仍不得通陳登又何必爲是無益之舉乎總核水經此條

敘建安後中瀆改道由白馬湖本與班固地理志不同胡氏渭以水經爲誤謂水經不如地志之確故其溝通江淮圖誤合地志水經而一之不知水經所云中瀆出白馬湖專論建安改道事卽注先敘邗溝故道後敘陳登改道至敘興甬穿渠事但傍津湖穿渠仍是由西道也焦氏循以出武安涂洋二湖之間下注樊良湖爲永和改道於卽注原文未經細審又胡氏焦氏引水經注皆不通三州論陳登穿溝事卽建安一大沿革尤爲疎略益自建安誤爲永和陳登誤爲陳敏後人遂以訛傳訛而水經之義益晦矣幸卽注引脞僖三州論有陳登穿溝數語而脞僖傳又有作三州論事濟與陳登同時劉氏原註云登於建安二年爲廣陵太守濟於黃初六年作三州論相距二十八年其言足信故據以爲本復旁稽史傳以證卽注之訛辨諸家之失揚州水道記又曰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引元和郡縣志云廣陵在江都縣北四里州城正直其上按元和郡縣志爲唐李吉甫所作新唐書地理志江都東十一里有雷塘則唐江都縣在雷塘西十一里元和志云廣陵城在江都縣北四里據唐江都縣治言之也至漢江都故城水經注云縣城臨江應劭地理風俗記云縣爲一都之會故曰江都寰宇記江都縣下云江都故城在縣西南四十六里城臨江水今爲水所侵無復餘地案史宋太宗時人其時江都縣仍唐舊治在雷塘西十一里亦在蜀岡可知寰宇記所云江都故城在縣西南四十六里者卽據唐時之江都去江都故城而言府志以爲在今江都縣西南四十六里非也又曰江南通志揚州府志並云寶應縣東七十里射陽鎮漢射陽故城是也朱書州郡志山陽太守晉安帝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領縣四山陽令射陽縣境地名山陽與郡俱立太平寰宇記山陽縣晉義熙元年省射陽縣僧益以境內有地名山陽因名郡寰宇記又云楚州淮陰郡今理山陽縣宋書郡國志

並記云安帝義熙元年省射陽縣分廣陵之鹽城地立山陽東城左鄉三縣爲山陽郡則是義熙之時已省射陽而別立山陽自是山陽著而射陽微或疑劉宋猶有射陽至南齊始僑立江南校采豐州郡志臨淮太守江左僑立則臨淮郡所屬之射陽亦僑寄可知不得謂米時尚有射陽縣也蓋自義熙立山陽郡縣而射陽之舊縣遂廢矣山陽卽今之山陽縣城宋書云山陽乃射陽縣境內之地安帝於此令射陽縣境地名山陽謂山陽也宋書又云山陽去州水三百陸同立郡縣非改射陽爲山陽也宋志廣陵太平御覽云劉氏原註云州謂南兗州治廣陵太和五年析海陵之五鄉楚州理山陽縣南至揚州三百里與宋書合　則是義熙所立併如皐縣入寧宇記泰州如皐縣唐太和五年析海陵之五鄉置如皐場屬揚州僞唐保大十年升爲縣則今如皐縣本晉海

廣陵

之山陽縣卽今之山陽城無疑射陽故城在今寶應縣東七十里俱與山陽無涉而道與舊唐書俱謂山陽爲漢射陽縣地晉山陽郡改爲山陽縣非也義熙既立山陽之後歷宋至齊皆無所改梁初亦有山陽後入於魏魏收魏書地形志云山陽郡治山陽城領縣二卽山陽左鄉是也山陽爲郡治卽道元魏人水經注云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者卽指此山陽城時白馬湖屬山陽故道元謂山陽白馬湖道元謂中瀆水逕山陽城西不誤惟以東晉所立之山陽城卽漢之射陽城則誤甚矣本禮按自來言邗溝中瀆水者未有若劉氏之明且辨者矣特節錄如右

鄂

杜注發揚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稟口槀今江南揚州府卽皐縣東立發場古發揚也亦名古鄂本雅按海陵撲縣屬臨淮晉志廣陵郡有海陽撫海陵海陽下曰有江海會揚正與班志海陵注合則陽字當爲陵之訛杭志云海陵三國時屬晉太康元年復立是也又按晉志義興七年分廣陵界置海陵山陽二郡沈志海陵郡如皐晉安帝立隋志江都郡南海開皇初併如皐縣入寧宇記泰州如皐縣唐太和五年析海陵之五鄉置如皐場屬揚州僞唐保大十年升爲縣則今如皐縣本晉海

吳中

陵縣地也一統志海陵廢縣今揚州府泰州治又通州如皐縣西北三十里有立發口卽發稟口也

三江口　水經注沔水篇松江上承太湖東逕笠澤更東北流七十里江水歧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別爲三江五湖雖稱趙一清曰下有脫字相亂不與職方同矣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東江東南入海爲南江與松江而三此非禹貢之三江也史記夏本紀正義注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

江古笠澤江本疏按笠澤非松江辨見後笠澤條一江東南上七十里曰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本疏按此即太湖東出之三江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本疏按此即太湖東出之三江禹貢之三江則誤當節以當禹貢之三江則誤

禹曰主太湖分流處而言則七十里主蘇州而言則三十里正相合也水道提綱太湖下流入海古稱三江今東江已湮其大者曰松江府之吳淞江次曰婁江吳松江自太湖分流出吳江縣城東南之長橋東北流合艦山湖又東北經唐浦折東南流經淞山湖入松江府境十餘里為甪直浦即古甪里又東南流經蘇州城東北經盤門外合胥屯大盈順會松子盤龍五大港流入上海縣西北境之宋家橋又東南流至縣東北三十六里曰蜆湖名口人於海婁江今曰劉家河自太湖分流於吳江縣西北十八里之鮎魚口北流至蘇州府城西三十里之木瀆口由胥門外日灰橋入運河經城東為婁門瀕又東至婁塘墅湖又東為陳瀕又東受陽城巴城二湖之水經崑山縣城南又東四十里經太倉州城南白茆西南諸水悉會又東稍南七十里曰劉家口入於海本禮按太子友所言之三江口即水經注之三江口也三江口在太湖東而友言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則對舉互言非謂出三江而入五湖也然道元明言江水歧分謂之三江口又引揚都賦注皆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上七十里曰蜆湖名江辨見後笠澤條一江東南上七十里曰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本疏按此即太湖東出之三江禹貢之三江則誤當節以當禹貢之三江也故會與吳淞江為東江與松江而三則婁江東江皆分自松江水道提綱言婁江自太湖分流與郭注不合當非婁江故道也故會與吳淞江自太湖長橋口東出經吳江縣澤縣治其運河而東為飛山湖又東北一支津南出曰白蜆江南流為瀕山湖南流為瀕湖折東經松泖府治南東北經奉賢縣西又東北經上海縣北又東北經川沙廳西南又北會吳淞江入海正與庾仲初所謂東南入海為東江張守節所謂一江東南上七十里曰蜆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者合然則東江即白蜆江而婁江乃不可攷耳一統志三江口在吳江縣北約當吳江長橋西北鮎魚口東南運河西岸長洲小長橋之間

泖　杜注水名沈欽韓左傳地名補注曰吳地記胥門西五里有越來溪貉流貫行南為越來溪志石湖治楞伽山而南為越來溪門瀕湖又東至婁塘墅湖又東為陳瀕湖又東受陽城巴城二湖之水經崑山縣城南又東四十里經太倉橋及越谿橋以入橫塘越兵自此發來入吳故名按瀕上蒼即今之橫山橫塘蹕近本疏按一統志橫山在蘇州府吳縣西南

泗洲　杜注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水經注涇南江又東與桐水合阮元曰桐泗正桐水入江

之處酈氏未言其方向蓋桐水自北來南注於江也晉時已北流於湖酈氏所敘蓋猶古迹矣洪亮吉曰桐水本合南江至山陰入海杜注云西北入丹陽湖者蓋西晉時南江已湮故桐水就近入丹陽湖耳本禮按據此則桐汭當在今甯國縣西南說詳下浙江條又按沈志廣德何志云漢舊縣二漢志並無疑是吳所立洪亮吉曰考郡縣志後漢分故鄣縣置則縣係漢末所立故二漢志未錄當以何說爲是方輿勝覽亦云後漢置一統志廣德廣縣在今廣德州東梅源山在州西南八十里卽白石山也

頍黃　杜注吳地槀槀當在今甯國府境一統志甯國府春秋屬吳中

吳

笠澤　吳地記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澤左傳曰越伐吳禦之笠澤本禮按史記夏本紀正義注松江古笠澤江吳地記蓋本於此元和郡縣志寰宇記總圖經並同方輿紀要新附注地理志皆主之然水經注河水篇云松江上承太湖更遶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笠澤爲松江所遶之澤則非卽松江明矣按國語敗吳於囲嚭注囲笠澤也攷之職方豫州藪曰圃田而左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杜注原圃具囿皆囿名菜陽縣中牟西有圃田澤是藪澤皆可稱囿笠澤當亦爲藪名史記夏本紀震澤致定索隱注云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太伯所封國具區在其西古文以爲震澤又左傳稱笠澤亦謂此也蓋同也虞翻亦言松江承太湖更遶笠澤是笠澤當在太湖之東而非卽太湖又明矣胡渭禹貢錐指曰葉少蘊云凡言藏者皆人所資以爲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揚州之藪爲震澤今平望八赤震澤之間水瀰漫而極淺具浦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然稍

滅暴至無以洩之則隄而爲害所以謂之震澤黃子鴻申其義曰今士人自包山以西謂之西太湖水始淵深自莫釐武山以東謂之南湖水極灘淺蓋卽古之震澤止以上流相通人遂混謂之太湖誤矣渭按此辨周官之藪浸極其明晰蓋自莫釐武山以東三平望八赤之間松江左右笠澤之地皆古具區禹貢謂之震澤者也斯言也蓋得之矣

右爲吳本有之地已入表

巢　杜注楚邑顧棟高曰在今廬州府無爲州境本禮按寰宇記六年取又按成十七年左傳云舒庸人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則此四邑及舒庸並當相近舒庸在今廬江舒城閒巢即今巢湖釐在今無爲虺在今廬江故顧以此駕爲在無爲

棘　杜注楚東鄙邑譙國鄴縣東北有棘亭本禮按左傳昭四年吳入棘櫟麻史記云伐楚取三邑也夷昧六年取鄴漢縣屬沛晉志屬譙郡杜注譙國者寰宇記亳州云黃初元年以先人誓都又立爲譙國疑杜時尚仍魏制稱國也一統志鄴縣故城在今亳州東南

吳下

今歸德府永城縣西南棘城在永城縣南

櫟　杜注楚東鄙邑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本禮按亦夷昧六年取新蔡漢縣屬汝南水經注汝水篇汝水又東逕櫟亭北秦秋之棘櫟也杜預曰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今城在新蔡縣東北郎故麻城也亦曰麻鄉

城西北半冷水與杜注不合河南通志櫟亭在新蔡故城西北一統志新蔡故城今汝甯府新蔡縣治

麻　杜注楚東鄙邑本禮按亦夷昧六年取棄棄魏收志碭郡安陽縣治麻城索隱襄城縣有麻城未知孰是按今徐州碭山縣西北至乾谿百餘里南至潁尾百餘里東南至州來百餘里大師次乾谿故別軍次房望爲犄角也今猶爲蒙亳往來要地也

房鍾　杜注吳地棄棄當在今蔣州蒙城縣界江永曰蒙城今屬潁州府顧棟高曰傳云次于乾谿乾谿今亳州則此蒙城縣當亦相近沈欽韓曰李兆洛鳳臺縣志房鍾即今阚嶂集地今阚嶂北至乾谿百餘里南至潁尾百餘里東南至州來百餘里大師次乾谿故別軍次房望爲犄角也今猶爲蒙亳往來要地也

本禮按闕疑集在鳳臺縣治西北東北正接蒙城縣界又按須
鳳之地本非吳境房鍾與棣相近疑夷昧取棣棣亦後始得
之也

州來　杜注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本禮按像八年取州來本小
國班志怖郡下蔡故州來國爲楚所滅後吳取之是也不知何
年滅於楚吳爭州來凡六十六年雞父之役始爲吳有後二十
六年夫差三年遷蔡於州來故曰下蔡一統志下蔡故城在今
鳳陽府鳳臺縣北春秋州來邑按同治三年鳳臺縣遷治於此

鍾離　杜注楚邑淮南縣本禮按像九年取鍾離本小國班志九
江郡鍾離應劭曰鍾離子國是也不知何年滅於楚一統志鍾
離故城在今鳳陽府臨淮縣東按臨淮廢縣在今鳳陽府治東
少北二十里

鍾吾　杜注小國本禮按閻層三年取班志東海郡司吾應劭曰
左傳吳執鍾吾子徐州府志云按宿遷志稿謂司吾疑同吾之
訛故宋書州郡志僑縣改司吾曰桐梧魏書元禹傳措桐梧戍
主通鑑後漢乾佑二年敗唐兵于同梧鎮胡身之注嗣達貢翻
皆其證也志稿又云古人鍾同字通如周禮六律六同漢書作
六律六鍾是也然則由鍾而通爲同轉爲桐爲嗣由同而誤而

司後人反譏胡氏音釋非是一統志司吾故城在今徐州府銅
邊縣北本春秋時鍾吾國徐州府志在今銅邊縣東北七十里

徐　杜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本禮按亦闕層三年取班志臨
淮郡徐古國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爲楚按當作吳所滅晉志臨淮有
徐縣杜不言徐曰僮縣東南者元和郡縣志云晉太康三年復
僮徐縣蓋杜時徐適廢也一統志徐縣故城在今泗州西北僮
縣故城在今鳳陽府虹縣東北按舊泗州今渝於洪澤湖廢虹
縣卽今泗州說詳上條今泗州在舊泗州西北故杜以徐爲在僮
東南

良　左傳昭十三年晉侯會吳于於良杜注下邳有良城縣江永
曰下邳今邳州也本禮按卽今舊邳州故下云良城在州北六十里　東漢置縣唐省又
左傳哀十五年陳公孫貞子弔吳及良而卒杜注吳地江永曰
此良疑近吳國都地未必是下邳之良城本禮按是時楚伐吳
至桐汭楚師在南故陳由北道弔吳良卽下邳之良城也杜注
前後不同故江以爲疑然杜注所以不同正是有故按傳言水
道不可吳子辭吳子既不能至良則良當亦非吳所能有吳地
未有在淮北者故襄三年晉侯使荀會逆吳子必至淮上逆之
也據路史良本胎良國定公爲吳邑然則僮昭十三年時良尙

爲胊良國故杜不言吳地哀十五年杜言吳地者良在徐縣吾
二國之北疑昭三十年闔廬滅徐鍾吾後已取之也良城故城
徐州府志以爲在今邳州西北之泇口社按泇口社卽古泇口
爲武原水會武水之口乃漢武原縣地隋改武原曰良城隋志
縣下注云梁置武安郡開皇初郡廢十一年縣更名曰良城有
徐山按魏志下邳郡良城下無梁改武安云而武原郡云
武定八年分下邳置郡有武原縣隋志但言梁置武安郡不言
郡所治爲何縣而徐山則卽武原東山徐偃王走死之地然則
陽志所云梁置武安郡乃魏置武原郡之譌也泇口社之良城蓋隋之良城非漢晉之
良城江永以爲唐省者亦隋之良城也漢晉之良城高齊已省
據水經注其地在沂水東寰宇記云在下邳縣北六十里一統

志在今邳州北六十里蓋下邳故城在舊邳州東三里故一統
志據寰宇記以爲在舊邳州北六十里也舊邳州城康熙二十九年遷今治舊邳州在今邳州南少西
地震圮於河康熙二十九年遷今邳州南少西徐塘口之東良
九十里以地望準之良城當在今邳州南少西徐塘口之東良
在沂水東沂入泗泗入淮而傳云水道不可者夫差闕溝商魯
之間北屬沂西屬濟道元以爲卽淩廣泗川是時泗未淩廣卽
揖不通故云水道不可也

六　杜注六國今廬江六縣本禮按左傳昭三十一年吳伐潛六
史記謂取灊六是也蓼國廬四年取六本小國魯文五年滅於

潛　杜注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本禮按亦謂廬四年取郡國志
廬江郡潛劉昭補注左傳沈尹戌帥師救潛是也晉志廬江有
潛杜不言潛未詳一統志灊縣故城在今六安州霍山縣東北
春秋時楚灊邑按霍山在六安州西南故杜云在六縣西南

巢　杜注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本禮按謂廬五年取巢本小國春
秋魯文十二年滅於楚班志廬江郡居巢應劭曰春秋楚人圍
巢巢國也晉志廬江有居巢杜云六縣有居巢城者太平寰宇
記云以吳魏戰爭地遂荒廢晉平吳復立居巢縣蓋杜時尚未

立也通鑑地理通釋引元和郡縣志云巢湖亦名焦湖在合肥
縣東南六十四里本居巢縣地後陷爲湖今與巢縣廬江分湖
爲界一統志巢湖在廬州府合肥縣東南六十里廬江縣北七
十里舒城縣東北一百三十里巢縣西十里

番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饒州鄱陽縣春秋時爲楚東境秦爲鄱
縣屬九江郡今爲鄱陽是也本禮按謂廬十一年取鄱陽漢屬
豫章一統志鄱陽故城在今饒州府鄱陽縣東

艾　杜注吳邑豫章有艾縣本禮按艾漢縣鄱國志艾縣劉昭補
注亦云吳公子慶忌所居一統志艾縣故城在今南昌府南州

西本春秋時吳邑本禮按當州今曰義當州在南昌府西北一百五十里當非吳本有之地疑閻盧取番後西拓地至此也

巢皋　釋例楚地淮南逡遒縣東南巢澤亭巢纂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六十里有拓皋鎮漢之巢皋縣春秋吳邑也本禮按班志廬會稽一統志太末故城今衢州府龍游縣北江永曰今按姑蔑城在龍游縣治姑蔑城在龍游縣東南巢澤亭巢纂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六十里有拓皋鎮漢之巢皋縣春秋吳邑也本禮按班志廬江郡郡國志九江郡逡遒劉昭補注引杜此注益楚武初省巢皋入浚遒而晉又改浚爲逡屬淮南也一統志浚遒故城在今廬州府合肥縣東北巢皋故城在今巢縣西北杜云楚地巢纂以爲吳地不知何所本然巢皋近安吉縣東三十里括地志云吳採鄣山之銅卽此是也攷沈志安吉漢靈帝中平二年分故鄣立鄣國志劉昭注同一統志安吉故城在今湖州府安吉州西南銅峴山在州東三十五里寰宇記銅山卽此按鄣山史記貨殖傳所謂章山安吉乾隆中爲縣湖州本爲越地然句踐百里之封不出今紹興府境則今按

以爲吳地

句甬　吳越春秋夫差增封越東至句甬本禮按國語吾請達王甬句東韋昭注甬甬江句句章也甬句東今句章東海口外洲也則句甬亦卽句章矣句章漢縣屬會稽一統志鄞江在鄞縣東北二里一名甬江句章故城在慈溪縣界然則東至句甬者謂盡鄞波府境也鄞波府境在松江府隔海東南本不當爲吳地然吳得操予奪之柄以增越封吳或嘗有之矣疑夫椒之役棲越會稽吳乘勝略地東至句甬西至姑末後乃以封越是亦吳嘗併吞之地也

姑末　春秋內外傳並作姑蔑杜注今東陽太末縣本禮按太末班志屬會稽一統志太末故城今衢州府龍游縣北江永曰今按姑蔑城在龍游縣治姑蔑城之西安常山江山開化亦皆太末地也

章山　吳越春秋原注云卽禹貢所謂內方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本禮按竟陵地道非也章山蓋卽銅山史記貨殖傳所謂章山之銅者也寰宇記湖州春秋爲吳地銅山高一千三百尺在安吉縣東三十里括地志云吳採鄣山之銅卽此是也攷沈志安吉漢靈帝中平二年分故鄣立鄣國志劉昭注同一統志安吉故城在今湖州府安吉州西南銅峴山在州東三十五里寰宇記銅山卽此按鄣山史記貨殖傳所謂章山安吉乾隆中爲縣湖州本爲越地然句踐百里之封不出今紹興府境則今按

吉故城在今湖州府安吉州西南銅峴山在州東三十五里寰宇記銅山卽此按鄣山史記貨殖傳所謂章山安吉乾隆中爲縣湖州本爲越地然句踐百里之封不出今紹興府境則今按

二府之地吳亦嘗有之矣

五湖　韋昭國語注今太湖也本禮按五湖之說前人論之詳矣而言吳境之五湖則無以易韋說道元所謂別爲五湖不與戰方同者也水道提綱太湖縱橫三百八十餘里周三萬六千頃在今江蘇常州府城東南百里宜興荊溪縣之東府城武進陽湖縣之東南無錫金匱縣之西南蘇州府城西南三十里府城吳縣長洲縣及吳江震澤縣之正西浙江湖州府城

北二十八里西自長興之東北至府
城烏程歸安縣之正北環二省之交三府十三縣
地阮元曰分太湖各半之湖以北屬吳湖以南屬越則太湖本
非吳所獨有棲越會稽後乃全有之耳

沙洵　左傳昭二十七年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洵面還杜注水
名水經注引京相璠曰楚東地也本禮按沙洵本爲楚境吳得
房鍾州來後當亦並得沙洵沙洵在今鳳陽府懷遠縣東北詳
後淮水條

淮水　釋例山義陽平氏縣桐柏山東北經汝南汝陰淮南譙國
沛國下邳至廣陵縣按廣陵縣非淮水所經也杜蓋人海按晉
志義陽郡太康中攟按志於荆州下云武帝平吳分南陽立義
陽郡總敘又云義陽魏文帝置攻沈志云
魏文帝黄初二年分汝南郡之上蔡縣置
安帝永初二年分汝南郡立按東漢侯國
汝南郡後魏泰始二年復置按本志分汝
南立汝陰郡統縣八汝陰本注故胡子
國按漢縣屬汝南
汝陰本注故楚邑按寰宇記按東漢侯國
南頓本注故沈子國按漢縣屬汝南
前漢亦屬汝南郡陽侯國屬汝南新蔡按漢縣東漢侯國屬汝南
曰周名鄳邱漢改爲新鄳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按新鄳前漢亦屬汝南
秦置九江郡漢以爲淮南國漢武帝置爲九江郡武帝改爲淮
南郡按沈志曰魏復爲淮南也統縣十六曰春按漢邑屬九江
義城按漢縣屬沛東漢屬九江
太康地記云東海復有平阿按漢侯國屬沛東漢屬九江
曲陽故此爲西曲陽縣東漢縣屬九江懸瓠陽侯國也寰宇記引
沈志曰晉武帝太康元年復立懸瓠當塗遼遠諸縣二年復立
建平三國時江淮爲戰爭之地其間不居者數百里並在江北
淮南廬其地無復民戶吳全椒按漢縣屬九江阜陵本注漢
平民各還本故復立焉
九江本注故州來邑按漢縣東漢
合肥侯國屬九江逡遒按漢縣屬九江
鍾離本注故州來邑按漢縣東漢侯國屬九江當塗按漢縣屬九江
陵陽按漢縣屬九江東城按漢縣屬九江東漢屬臨淮
康六年於懸瓊東繼郡魏置按沈志云何志故屬沛魏明帝分
壽春五縣平林
壽春宇記魏文帝立義陽郡治安昌城
初中分平氏立平林按寰
猎亦魏
文帝立朝陽按漢縣東漢
屬南陽汝南郡漢置統縣十五新息按漢縣東漢
屬南陽汝南

建安中亦非明帝時立明矣本書按水經注淮水篇魏黃初中文帝以鄴城父山桑酇譙郡則文帝立也又按袁宇記則文帝立爲國說統縣七譙按漢縣屬沛郡按漢縣城父東漢屬汝南郡山陽詳上棘條統縣八按漢縣屬沛東漏按漢縣斷按漢縣銍按漢縣蘄按漢縣竹邑沈志曰堂邑本爲縣前漢屬臨淮後漢屬廣陵晉又屬臨淮郡侯國屬汝南龍亢屬沛按前統縣九相屬沛按漢縣竹邑屬沛按漢縣蘄按漢縣公丘屬沛按漢縣沛屬沛郡侯國屬東海後漢屬廣陵晉屬臨淮郡司馬彪曰故竹按漢縣杼秋按漢縣屬梁按漢侯國竹前侯亦屬沛符離屬沛東漢屬沛虹作虹屬沛蕭按漢縣下邳國漢置爲臨淮郡州下云後漢置臨淮郡志云太康地志無睢陵邳沈志云太康地志無漢改臨淮爲下邳國及太康元年復統縣七下邳按漢縣屬東海後漢屬廣陵分下邳屬縣在淮南者置臨淮郡海東漢屬下邳沈志云晉太康地志屬臨淮郡統縣一統志在今河南商丘縣東南東漢屬梁國康地志屬臨淮按漢縣屬沛東漢屬廣陵良城侯相按漢侯國屬東海元年復立統縣十肝胎按漢縣屬臨淮東漢屬下邳高山按漢縣屬臨淮東漢屬下邳贅其按漢縣屬臨淮郵國時廢太康元年復立東漢侯國下邳東陽按漢縣屬臨淮東漢屬廣陵高平春平春晉太康地志屬義陽郡尚有平春亭邑沈志曰平陽東漢屬江夏曰鄳沈志曰二城父東漢屬汝南鄳按漢縣屬沛山陽義陽郡尚有平春亭邑沈志曰堂邑本爲縣前漢屬臨淮郡尚有堂邑淮後漢屬廣陵晉又屬臨淮郡侯國屬汝南龍亢屬沛銍按漢縣屬沛國漢置爲臨淮郡州下云後漢屬廣陵今據水經注以晉地言之淮水出義陽平氏縣一統志在今河南桐柏縣西桐柏山一統志在今南陽府桐柏縣東南又經平春縣一統志在今信陽州西北又東經汝南之安陽縣一統志在今汝甯府正陽縣西南南又經新息縣一統志在今息縣東南南又東北經汝陰縣一統志在今汝陽縣東北七十里以上未入吳境圖所不載枝流出入概飾不錄又東經弋陽晉志云屬文分東漢屬下邳取慮屬臨淮縣本禮按漢縣屬汝南一統志在今安徽亳州東南一水東南逕白亭北又東北屈逕城北又東南逕原鹿縣故城西南入於淮所謂汝口側水有汝口戍淮汝之交會也本禮按魯陽漢縣屬南陽即今魯山縣治大孟山在今魯山縣西檻亭在今新蔡縣西北新蔡縣故城即

今縣治奇額城在今璞縣東北二十三里平輿在今汝陽縣東南六十里蔣陂在今新蔡縣北七十里盛邱在今新蔡縣東南慎陽在今正陽縣北四十里胥陂在今新蔡縣西南大呂亭在今息縣東北八十里長陵鎮在今息縣東入十里襄信鄲見上汝水郎今北汝河汝口　又東經安豐汝注之處　又東經安豐縣本廬植漢縣屬六安東漢屬東北決水自南合灌在西南分廬江一統志在今固始縣東北汝注之注決水自舒蓼北注不於北來也決水篇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注不於北來也決水篇又東過安豐縣東又北過安豐縣東又北入於淮注決水自雩婁縣南大別山北過其縣東北雩婁縣北運雞備亭自安豐縣西北流運蓼縣故城東又運其北又西北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東北運蓼縣故城西北注決水決水又北陽泉水受決水東北流運陽泉縣故城東又西北流左入決水謂之陽泉口本禮按漢縣屬廬江在今霍邱縣東北大別山在今霍邱縣西南霍山東北東北過六縣東北入于淮注地理志曰汝水出汝山不言霍山也汝宇或作洧洧水又東北運博安縣泄水出焉洧水東北右會蹋頓自安豐縣西北流運蓼縣故城西又西北運六安縣故城西又西北運馬亭城西又西北運六安縣西南大蘇山在今商城縣東南水出焉又北運五門亭西西北流運安豐縣故城西北會潤水乃北出焉又北運五門亭西西北流運安豐縣故城東南注淮水篇注之注淮水又東左合汝口又東流與潁口會又東北流運壽春縣故城西汝水出廬江灊縣西南霍山東北東北過六縣東北入于淮注地理志曰汝水出汝山不言霍山也汝宇或作洧洧水又東北運博安縣泄水出焉洧水東北右會蹋頓自安豐縣西北流運安豐縣故城西又西北運六安縣西南大蘇山在今商城縣東南水

北來注之　水經注淮水篇潁水有三源右水出陽乾山之潩谷東北流逕中陽亭北又東流與潁口會中水導源少室通阜東南流逕負黍亭東或謂是水爲潩水與右水合左水出少室南谿東合潁水東流至慎縣故城南又東南逕崇邨嶺郭東俗謂之鄶城又東南入于淮春秋楚子次于潁尾蓋潁水之會淮也本禮按陽城在今登封縣東南陽乾山之東谷也在今登封縣西南潁谷在今登封縣西北負黍亭在今登封縣西南慎縣故城少室山在今登封縣西北四十里江曰鎮鄶城　又東左會楓水　水經注在今登封縣西南慎縣故城東北死虎亭在今定邊縣西南橫塘在今壽州東孫叔敖祠在今壽州南黎漿亭在今壽州東南金城壽州中城也陡溝在今壽州南逍遙津在今合肥縣東巢湖在今廬州府東五十里今名金斗河在今合肥縣東入巢湖肥水亦南入一鵲耳施水今名金斗河在今合肥縣東入巢湖肥水亦南入巢湖芍陂沿河水入　又北夏肥水自西北注之　水經注渠水篇淮在今壽州東北　又東左逕爲湖口　水經注淮水篇淮水逕壽春縣北城德在今壽州東南芍陂釋見上此水泄水注逕道在今合肥縣東北死虎亭在今定邊縣西南橫塘在今壽州中城也陡溝在今壽州南黎漿亭在今壽州東南金城壽州東孫叔敖祠在今壽州南枝津出焉俗謂之章水一水東注郎溝水也俗謂之艾水東逕城父縣之故城南東流注也淮水篇夏肥水上承沙水東南逕城父縣故焦夷之地春秋左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杜預曰此時改城父爲水經注渠水篇淮在今壽州東北　又東逕思善縣故城南又東爲高陂又東爲大慄陂水上承潤水于五門亭南別爲瞰神水又東北逕五門亭東亭爲二水之會也瞰神水又東北逕壽春縣故城北東門陂東注芍陂　又東北逕白芍亭東積而爲湖謂之芍陂陂周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高陂在今亳州東南八十里高陂在今亳州東南思善縣西北六十里夏肥水北逕孫叔敖祠下謂之芍陂滨又北分爲二水一水東注黎漿水黎漿水東逕黎亭南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肥水自黎漿北逕壽春縣故城東爲長瀨津又西北右合東谿水即今鳳臺縣西北八十里黃陂在今鳳臺縣西北六十里夏肥水又西北右合雞水雞水出雞鹿塞西北二十五里又北經山峽中謂之峽石一統志峽石山在今壽州西北二十五里又北經山峽中謂之峽石壽州西北二十五里淝水出東北大蘇山西南流注于肥水肥水又西逕壽春縣故城北右合北谿水導北山泉源下注肥水肥水又西分爲二水右即肥之故瀆瀆水自黎漿分水引流壽春城北逕芍門陂右北入城又北出城注肥水又西逕金城北又西左合羊頭谿水水受芍陂西北歷羊頭澗水北逕陡溝左會烽水口二十五里溝湖在今壽州東北　又經酉曲陽縣一統志在今壽州東北五里北又東左逕爲溝湖　水經注淮水篇又東逕梁城臨酮淮川川左有溝城淮水左逕爲溝湖禮按梁城在今壽州東北東去洛川　又經酉曲陽縣一統志在今壽州東北二十五里溝湖在今壽州東北

北右納洛川　水經注淮水篇洛川水分閘侯北絕橫塘又北逕贏亭東又北鵲甫谿水入焉水出東鵲甫谷

西北流逕鵠甫亭南西北流注於洛水北逕西曲陽縣故城東洛澗北慸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水禮按橫塘擇兒上肥水注鵠甫亭在今定遠縣境洛水即今洛河鵠甫水疑即今溝洛澗又東北經當塗縣一統志在今懷遠縣西南二十里北又東北濠水注之　水經注淮水篇濠水出濮陽縣南五十里按濮陽縣故城南又北屈分爲二水繞遶征記曰淝沙到淺儀而分也淝東注淮沙南流經東南過山桑縣北注山桑故城在淵水北沙水不得逕其北明矣經言過北誤也經又東南過龍亢縣南注沙水逕故城北又東南逕白鹿城北而東注也經又東南過義成縣西南入于淮注義成縣故屬沛後隸九江沙水東流注于淮謂之沙納水禮按陰溝水篇注澮水逕澮陽城北又東南逕龍亢縣故城南又北屈而南流出石梁又東南流逕荊山北而東流注也澮水又東左合北肥水北水出山桑縣西北澤藪東南流逕山桑邑南俗謂之北平城北肥水又東逕山桑故城南又東積而爲陂謂之瑕陂陂水又東南逕向縣故城南又東南過義成南又東入于澮澮水又東注于淮本禮按卷漢縣屬河南在今原武縣西北荊山釋見上又東至浚儀縣注渠水經大梁沙水注城又釋見上夏肥水注下城又在今蒙城縣西北八十里郎山在今蒙城縣西北二十八里垂惠聚在今蒙城縣西北二十里澮陽北魏縣屬南譙今蒙城縣治龍亢山桑並釋見上沙水注瑕城在今蒙城縣東北向漢縣屬沛在今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義成釋見上沙水注澮水入淮即今北肥水入淮之處澮水本自今懷遠縣北境東流至今拖城南左納北肥水又東入淮今澮水奪古沙入淮之處北肥水乃自入淮耳又按水

水篇淮水于荊山北澮水東南注之陰溝首受大河于卷縣始亂濮禍終別于沙而澮水出焉澮水至城父縣故城東北沙水枝分注之世謂之章水澮水又東逕下城父北郡國志曰山桑有下城父聚者也澮水又屈逕其聚東郎山西又東南逕郎山南山東有垂惠聚澮水又東南逕龍亢縣故城南又屈而南流出石梁又東南流逕荊山北而東流注也澮水又東左合北肥水北肥水出山桑縣西北澤藪東南流逕山桑邑南俗謂之北平城北肥水又東逕山桑故城南又東積而爲陂謂之瑕陂陂水又東南逕向縣故城南又東南過義成南又東入于澮澮水又東注于淮本禮按卷漢縣屬河南在今原武縣西北荊山釋見上夏肥水注下城父在今蒙城縣西北八十里郎山在今蒙城縣西北二十八里垂惠聚在今蒙城縣西北二十里澮陽北魏縣屬南譙今蒙城縣治龍亢山桑並釋見上沙水注瑕城在今蒙城縣東北向漢縣屬沛在今懷遠縣東北四十五里義成釋見上沙水注澮水入淮即今北肥水入淮之處澮水本自今懷遠縣北境東流至今拖城南左納北肥水又東入淮今澮水奪古沙入淮之處北肥水乃自入淮耳又按水經注北肥水出譙城北白汀陂陂水東流逕酇縣故城南又東逕酇縣南又東逕蘄縣故城南又東逕穀縣故城南又東逕蘄縣北東流入渙渙水又東南注淮

陽縣左會八丈故濆濆上承泲水南流注於渙渙水又東逕穀陽戍南又東南逕穀陽故城東北右與解水會水上承縣西南解塘東北流逕穀陽城南卽穀水也又東北流注於渙渙水又東南逕白石戍南又逕虹城南泲水注之水首受靳水於靳縣東南流逕穀陽縣入丈故濆出焉又東合長直故溝溝上承靳水南會於泲泲水又東南流逕洩縣故城北又東南與渙水亂流而入於淮故應劭曰泲水南入淮本禮按開封漢縣馬河南在今祥符縣南五十里建平漢侯國屬沛在今永城縣西南鄙亦在今永城縣西南費亭在今永城縣南浭在今永城縣西南稽山在今靈璧縣西南七十五里虹在今五宿州南穀陽漢縣屬沛在今靈璧縣南五十里渙水下流卽今洨河解水卽河縣西泲在今靈璧縣南五十里渙水下流卽今洨河解水卽今濉河東南流入澮河泲水南入淮本禮按開封漢縣馬河南入淮汪士鋐水經注圖渠陰攟汴獲雎圖絕泲水自入淮誤也又東至蘄石山一統志在今泗州西一百二十里與五河縣接界南對盱眙縣之浮山大禮按舊泗州在今五河縣東盱眙縣北濉水注之水經注淮水篇濉水首受濉陽縣北平地大澤中今淪於洪澤湖

又南逕夏邱縣故城西又東南逕臨濉戍西又東南至蘄石西南入淮本禮按濉縣在今泗州東北夏邱釋見上濉水卽今沱河又東經浮山一統志在今泗州東北二十里與五河縣接界又東經徐縣一統志在泗州西北五十里五河縣東三十里水經注淮水篇慰澗水導徐城西北徐陂陂水南流絕靳水遷慰澗水出焉又東池水注之水經注淮水篇池水出東城縣東北流慰二山間東北入於淮謂之池水首受睢水於穀熟城東北八丈故濆出焉又東流長直故溝出焉又東入夏邱縣故城北又東南逕蘄縣故城北又東南逕建城縣故城北又東南逕蘄縣南則洨水出焉靳水又東南逕夏邱縣故城北又東南逕濉縣南又東流入徐縣東絕慰澗又東逕大徐縣故城南又東注於淮本禮按陳留浚儀東漢縣屬陳留卽今縣治穀熟東漢縣屬梁在今商邱縣東南建城漢侯國屬沛在今永城縣東南靳亭北

見上渙水注夏邱濉道釋見上濉水注徐釋見上大又東經盱城卽徐城釋見上慰澗水注靳水又東經盱眙縣一統志在今淮安西泗盱眙縣今縣東北西又東經廣陵淮陰縣一統志在今淮安府清河縣東南泗水篇淮泗之會卽角城也左右兩水從西北來注之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所謂泗口也泗水篇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汪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經西南過魯縣北又西過瑕邱縣東南流灤水從東來注之汴渠水出蒼山縣東南流灤水從東來注之汴渠水出蒼山縣東南流灤水從東來注之汴渠水出蒼山

平樂縣故城南又東右合泡水之上源也水上承大薺陂東至平樂縣右合泡水水上承睢水於下邑縣界東北注一水上承睢水於杼秋縣界北流世又謂之孤廬溝水積爲渚渚水東北流二渠雙引左合豐水俗謂之二泡也自下豐泡並得通稱矣故地理志曰平樂侯國也泡水所出又逕豐西澤謂之豐水又東逕大堰水分爲二又東逕豐縣故城南水側城東北流右合枚水上承豐西大堰派流東北逕豐城北東注豐水豐水又東合黃水時人謂之狂水蓋狂黃聲相近俗傳失實也自下黃水又兼通稱矣水上舊有梁謂之泡橋泡水又東逕沛縣故城南逕征記曰城極大四周壍通豐水豐水於城南東注泗即泡水也地理志曰泡水自平樂縣東北至沛入泗者也泗水南逕小沛縣東泗水又東南流逕廣戚縣故城南又逕留縣而東南逕垞城東經又東南過邑縣南注泗水又東南逕下邳縣故城東經又東南過下邳縣西注泗水悉縣南睢水北流注之泡橋泡水又東逕沛縣東北注泗水又南獲水入焉獲水首受菑獲渠蓋汳水之變名也獲水儲經又東至梁郡蒙縣爲獲水獲水出汳水於梁縣南又東歷洪溝東注南北各一溝溝首對獲經又東過梁國柘秋縣南睢水北流注之注蕭縣南封山山有箕谷谷水北流注獲水又北入於泗注獲水自蒙縣東北至沛入泗者也泗水又東南逕下邳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龍鵠固又東合黃水口水上承黃陂下注獲水獲水又東入檉林世謂之九里柞獲水又東南逕下邑縣故城北又東逕碭縣故城北又東穀水注之上承梧桐陂水西流因以爲名也余昔南遷彭城縣故城東北隅不東過也獲水自西注之城北枕水南逕彭城縣故城南又東右合泡水之上源也水上承大薺湖湖溢水又南逕彭城縣故城東不逕其北也蓋經誤說經又東南過徐縣北又東至下邳睢陵縣南入於淮注溝水與泗水溝溝東南流至角城同入淮經書睢陵誤耳汳水儲經汳水出陰溝於浚儀縣北注陰溝即濮鴻渠也本淮大梁城南又東南分爲二水絕逕浚儀縣北故渠東注沙南謂之汳水汳水東逕陳留縣北又東逕雍丘縣南又東逕襄邑縣北又東逕寧陵縣南又東逕睢陽縣北又東逕宋城南又東逕虞縣北又東逕蒙縣北又東逕竹邑縣北又東逕下邑縣北又東逕取慮縣北又東逕夏丘縣北又東逕下邳

河出嶧縣之君由即在嶧縣界申與東海河合逕南入宿遷境蓋東海河出費縣山中或云出陶山蓋即今運河之流其源出費縣之治水無疑志冠石山之治水無名小河又名小沂河發源費縣西北出之治水異名小沂河又名白馬河沂水又名東小河合流逕費縣之南入泗今名小沂河下流有數名一曰白馬河一曰東小河一曰沂河一曰沭河一曰柳青河一曰武河今皆通稱沂河又名沭河今名沭河之水仍名沭水又名柳青河今名柳青河之水仍名沭水又名武河今名武河之水仍名沭水又名沂河今名沂河之水仍名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經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南西流又屈南過郯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於泗注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睢水篇注睢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渠本禮記渠水又東南龍注於睢陽縣故城北又東斷亦出焉睢水又東逕蒙縣故城北又東逕芒縣故城北又東逕栗縣故城北又東逕太邱縣故城北又東逕睢陽縣東南即今清口下漢縣屬魯在今泗水縣東稍南五十里取桃源縣東南即今清口下漢縣屬魯在今泗水曲阜縣東二里取里桃墟在今泗水縣東南魯漢縣屬魯在今滕縣東二十三里蕃漢縣屬魯在今滕縣西薛漢縣屬魯在今滕縣南四十里仲虺城在今滕縣西南五十里湖陵漢縣屬魯在山陽章帝更名湖陸在今滕縣西南七十五里南平陽漢縣屬南陽在今鄒縣治高平東漢縣西漢曰蓼屬南陽在今魚臺縣東北四十里穀庭在今魚臺縣東北方與漢縣屬山陽在今魚臺縣東北四十里穀庭在今魚臺縣東北三十六里郗鑒城在今魚臺縣東四十里滕城在今滕縣西南出左會新渠南入泗注沭水舊瀆謂之新渠舊瀆自厚邱西南出左會新渠南入淮陽宿預縣注泗水地理志所謂至下邳注泗者也經言於陽都入沂非矣沭水左瀆自大堰水斷故瀆東南出桑堰水注之水出襄賁縣泉流東注沭瀆又南左合橫溝水水發瀆右東入沭流之故瀆又南暨於邳其水西南流逕司吾山東又逕司吾縣故城西又西南至徧預注泗水也沭水故瀆自下堰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柤口城中柤水出於楚之相地東南流逕傅陽縣故城東北又東南亂於沂而注於沭謂之相口東南至胸縣入游注海也本禮按角城即甬城沭志云晉義熙中立在今下邳縣北三十六里郗鑒城在今魚臺縣東北四十里滕城在今滕縣西南五十里南平陽漢縣屬南陽在今魚臺縣東南疑在考城東南也今考城縣西南三十五里今按黃水逕葵邱下又東注大濟陂葵邱在考城東大濟陂不應反在考城西南疑在考城東南也今江南通志並云在碭山縣東三里按獲水逕下邑乃又逕碭北碭在今碭山西南下邑汉陳在西不應反在今蕭縣西七十五里按碭山縣境豐西澤在今豐縣西十五里大堰在今豐縣東七里黃水故道城武以西者已湮北凱以東則今白花河順隄河之道也今白花順隄惟中斷與古異耳豐水故道即今順隄河泡水超一滿曰於下邑分睢水者穀水也而統謂之睢水則以獲水與睢水合流入泗穀水亦人泗與睢水往復逕通互攝兼稱也愚按二泡所出獲水篇無明文然二泡水皆東北注合豐在豐西澤西獲水於下邑西合黃水於碭東合穀水華之地望適合趙以爲一分獲一分穀可也睢獲雖有梧桐陂相通而各自人泗入泗之穀乃大堰邊水西流南濆之會置城防之曰曲流成自堰流三十里云東通穀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國相界未詳睢水逕穀熟南分睢水而爲斬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謂兼稱穀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睢水也睢水又東南逕竹縣故城南又東與葵邱在今考城縣西南三十五里今按黃水逕葵邱下又東注大濟陂南北百餘里東西四十里東邱在考城東大濟陂不應反在考城西南疑在考城東南也今涅平樂漢侯國屬山陽在今單父縣東四十里按獲水逕下邑乃又逕碭北江南通志並云在碭山縣東三里按獲水逕下邑乃又逕碭北碭在今碭山西南下邑汉陳在西不應反在今蕭縣西七十五里按碭山縣境豐西澤在今豐縣西十五里大堰在今豐縣西北小黃漢縣屬陳留在今陳留縣東北葵邱在今考城縣東北大濟陂一統志方輿紀要並云在考城縣西南三十五里今按黃水逕葵邱下又東注大濟陂葵

唯水之通稱非入獲之穀趙以爲雎獲合流入泗穀亦入泗則爲謬矣蓋二泡所分皆獲水耳泡水故道今已涸又按注文黃水逕平樂南又東右合泡水豐水至平樂縣右合泡水是豐泡至平樂而合而泡黃之合則在平樂東也注又言二渠雙引左會豐水俗謂之二泡下云又逕豐西澤是二泡合豐並在豐西澤西也豐泡既合並得通稱豐水在豐縣東互文見義也黃泡之合所謂逕平樂南又東者乃在豐縣東也黃既合泡又兼通稱故注文釋沛縣之名即言黃水注之而下於豐黃既合之後則云泡水又東逕沛縣故城南又釋逕征記豐水於城南東注泗謂即泡水以明之也注士鐸水經注圖攷泗沂洙泧東北至豐縣東會黃杼秋分雎之泡在平樂南會豐會黃殊未合矣小沛即沛泗水亭在今沛縣東廣戚漢侯國屬沛在今滕縣南五十里留漢縣屬楚在今沛縣東北四十里留漢二十六里彭城漢縣屬楚今徐州府治呂漢縣屬楚在今銅山縣北縣東五十里呂梁在今銅山縣東南五十七里下邳在今舊邳州東三里(舊邳州在今邳州東南八十里俗名葛嶧山在今邳州東南八十里)距山武原漢縣屬楚在舊邳州北八十里去今邳州十五里開

桐水出西北東海容邱縣東南至下邳入泗則北容邱必在下邳西北而武原水南流則桐水入泗當在泗水西矣其故道則今不可考容邱漢侯國屬東海今舊邳州北下相在今宿遷縣西七里宿預沈志云晉安帝立屬淮陽在今宿遷縣東南陵柵即凌在今淮陽北魏縣屬東楚州淮陽在今桃源縣西北魏陽即泗陽漢縣屬泗水在今桃源縣東泗水故道上流今不改湖陸以南至彭城今爲昭陽微山等湖彭城以下至大淮即今淤黃泗定陶漢縣屬濟陰在今縣西北五里乘氏漢縣屬濟陰在今鉅野縣西南五十餘里昌邑漢縣屬山陽在今鉅野縣南少東六十里金鄉東漢縣屬山陽在今縣北四十里東緡漢縣屬山陽今金鄉縣治徐釋見上雎陵漢縣屬臨淮今睢寧縣治菏水故道即今萬福河浚儀釋見上沙水注考城東漢縣屬陳留漢曰蒼房邑即今縣治虞漢縣屬梁在今虞城縣西南三里已氏漢縣屬梁在今虞城縣東南四十里蒙澤在今商邱縣東北空桐澤在今虞城縣南碭江南通志云在今碭山縣南即今永城界之保安鎮按保安鎮在今碭山縣西南八十里俗名應劭曰碭山在碭縣東則通志以爲在保安鎮是也而云在碭山縣南則誤蓋在碭山

縣西南也徐州府志亦云在碭山縣西南香城在今碭山縣西南安山在今碭山縣西南洪溝在今蕭縣西北五十里蕭在今縣西北十里箕谷在今蕭縣西南十里梧桐陂在今蕭縣西南龍城在今蕭縣東同孝山在今銅山縣西南當在今銅山縣西與蕭縣接界安陂當在今銅山縣西南彌黎城在今銅山縣西南獲水故道陳禮以爲即今商邱縣之淤黃河應按獲水逕蒙澤北蒙澤在商邱東北虞城西南今淤黃河則在虞城北又獲水自碭縣北東經杼秋蕭二縣南今淤黃河在蕭縣北淤黃河非獲水故道也蓋漢縣屬泰山在今沂水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艾山在今蒙陰縣北臨沂漢縣屬東海在今蘭山縣北五十里開陽漢縣屬東海在今蘭山縣北十五里南武陽漢縣屬泰山在今費縣西北九十里冠石山在今費縣南蒙山在今蒙陰縣西南顧與城在今費縣西北八十里費漢縣屬東海在今費縣西北二十五里新泰縣東南治水非漢志之治水縮山東考古錄以爲即今汶河是也襄賁漢縣屬東海在今郯城縣西少北六十里郯縣北艮城在舊邳州北少東六十里沂水今入運河下流俱湮陳留穀熟並釋見上蘄水注栗漢縣屬沛在今亳州東北太邱

東漢縣屬沛在今永城縣西北芒
相在今宿州西北鄰陂當在今蕭縣
西南靈璧城在今宿州西北竹在今宿州東
北邵邱在今宿州東北六十里符離在今宿州北澤湖在今宿州東
北留邱在今宿州東北六十里符離在今宿州北虞邱在今宿州東
睢甯縣西南四十里烏慈水今渥濫釋見上濉水注濉水故道相縣以西即今巴溝河取慮以西即今睢河下流日趨而南故不入泗而入
今渥睢水故道相縣以西即今巴溝河取慮以西即今睢河下流日趨而南故不入泗而入
慮以東在今睢河北蒼今睢河下流日趨而南故不入泗而入
淮也東莞漢縣屬琅琊在今沂水縣東北四十里莒漢縣屬琅琊
陽即今州治陽都漢縣屬城陽在今沂水縣西南一百二十里
厚邱漢縣屬東海在今沭陽縣西北四十里建陵漢侯國屬東
海在今沭陽縣西北一百里曲沭成在沭陽縣西北
今沭陽縣西北司吾山在今宿遷縣北七十里司吾在今宿遷
縣東北七十里相口城通志以爲即泗口明甚其地當在今宿遷東北
又東南乃慮相口城則非即泗口明甚其地當在今宿遷東北
界沭陽縣境相在今嶧縣泇陽縣之間傅陽漢縣屬楚在今嶧縣
南五十里南接沛縣界胸漢縣屬東海在今海州南沭水即今
沭河惟不入泗與古異耳相水既亂沂入沭
則必先絕武原武二水矣故道今不可考

又東經淩縣釋見上泗水注

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中瀆水詳見上
南行兩小水流注之水經淮水經
左逕淵水出淩縣東流逕其縣南而東注淮水
淩淩水注之水出淩縣東流逕其縣南而東注淮水
實曰淩口也應劭曰淩水出縣西南入淮即經之所謂小水者
也又東經淮浦縣一統志在今安東縣西

東枝分北爲游水水經淮水篇又東至廣陵
淮浦縣入於海注淮水於縣枝分北爲游水歷胸縣與沭合東
北至紀郡故城南東北入海水禮按胸釋見上泗水注紀郡在
今贛榆縣東北游水即今安東縣東鹽河淮水又東入於海胡渭曰地理志云淮水至
盱眙縣西入十五里其地距海甚遙淮何得於縣界入海淮陵
乃淮陰之誤又曰淮陰去海一百四五十里而志云淮陰入海
者亦猶江都去海甚遠而漵氏道下云江水東南至江都入海
不言海陵也全祖望曰東漉之言非也地志以淮水之入海系
之淮陵而以沇水所分之游水系之淮浦水經則但言淮滿以
游水即淮水也漢志水經其實一也說者謂盱眙去海尚遠不

知淮水至此而止其東即枝分之游也故班志
改爲淮陰乎本禮按全說謬也水經明言淮水
郡注始言於縣枝分北爲游水以應班志淮浦游水至淮浦入海
文淮水至淮浦始枝分爲游水何得言至淮陵而止乎游水北入海之
淮水枝分又何得以當淮水正流乎且班志乘氏泗水東南至
睢陵入淮若謂淮水至淮陵而止其東即枝分之游則班於泗
水當云入游不當云入淮矣今按酈注應劭曰淮淮也蓋臨側
淮瀆故受此名淮水逕縣故城東王莽更名之曰淮敬此蓋因
經言至淮浦入海故釋淮浦取名之義兼及莽之改名其云淮
水逕縣故城東者因經渾言至淮浦入海不著方向故言逕故
城東以明淮水逕淮浦東而入海也下云淮水於縣枝分北爲
游水則言淮水在淮浦縣境其枝流北出者爲游水曰枝分明
非淮水正流也酈注於經所言無異說者多不復再釋如上文
經過厚丘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注只敘原委縣沿革不復
言汝水入淮是也然道元亦恐人誤以游水當淮水正流故水
復云兩雖曰淮別爲游游水亦枝稱者也以明之湖山泥於班
志淮陵之誤字未細玩道元注文遽謂東漉爲非蓋亦疎矣注
士鋐水經注圖誤與全同竊疑班志淮陵亦當作淮浦乃與淮

浦注游水北入海同更爲相應耳蓋淮水出桐柏山東流於晉卿實經汝南汝陰
弋陽安豐淮南下邳至廣陵入海其漉郡之山桑龍亢則在濄
水北蘄銍則在渙水北沛國之洨虹亦在渙水北杼秋蕭在獲
水北相竹邑在睢水北皆不得爲淮水所經也杜釋例既漏敍
弋陽安豐二郡而白漉沛二郡國斯未合矣水道提綱淮水出
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南之桐柏山曲曲經隨州北界之出山
司又折而北依桑屏山繞經桐柏縣城東始折東流經信陽州
北境又東經固陽縣南羅山縣北又東經息縣南稍東水分二
派一東南流折東北流與一派之東北流折而東南者會於光

州西北分五十里復合也又東北百三十里經固始縣西北境汝水北自新蔡西北合舞陽西平上蔡遂平確山汝南諸水東南流來會曰汝口其南即光州南水西南合光山諸水東北流來會淮水勢大盛即折東南流經老關巷南又折東北流有曲河西南自商城縣來史河南自固始縣城合石槽河來俱會曰三河尖又東北入江南界經潁州南境南照鎮汝水支津自西來會乃東南流經霍邱縣北潁上縣南有澮河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南流有淝河南自霍山北流經六安州而北來注之淮水折東北流經正陽關北壽州西境有沙河上承伊陽汝州郟縣

襄城之汝水登封禹州長葛許州臨潁之潁水滎陽以東開封以南之賈魯河雙泊諸水自西北來會曰潁口又東北有淝河自西北來會又東北經壽州北有芍陂沿河水自東南來注之又東北有水東南自廬州府北來注之又東北經懷遠縣城南有天河自南來注之又東北有濉河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北有肥河自西北來注之又東至長淮衛小蚌埠之南有龍子河自西南來注之折東北至衛城北折東南流經鳳陽府城外北境稍東有濠水自南來注之經臨淮縣城北又東北流至小溪口西折而北經五河縣南境有南沙河水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北至老子山南岸迴東北百五十餘里爲高家堰其北岸即清河縣南之御壩始爲全湖之委北流至清口黃河西自清河縣城南來會與河合東北流東分支渠南爲運道東北經清江浦淮安府山陽縣阜甯縣北境安東縣南境又東北經北沙鎮北又東北至雲梯關入於海本禮按今自黃河北徙清口淤塞淮水南爲運河旁洩於高寶諸湖及馬家九里諸蕩裏下河一帶東入於海南入於江

江　釋例出枝山升遷縣岷山南經蜀郡建甯至江陽北經巴郡東經建平宜都南郡江夏弋陽安豐至廬江東南經淮南下邳

王廣陵入海按晉志汝川郡漢置按沈志引太康地志云漢武帝立孝宣地節三年合蜀郡西徼外江水所出繙志同二縣名稱久已各著所出之水又異自蜀漢號湔氐道曰氐道晉改曰升遷於是始相混淆矣則升遷本漢湔氐道都安按沈志蜀記云元年更名本曰白馬屬汶山何志漢舊縣檢二漢益部無白馬縣洪亮吉曰疑漢末蜀漢時所立也平康按三國志蜀書後主延熙十年汶山平討破平之姜維傳略同則此縣當爲蜀漢時所立也蠶陵按漢縣屬蜀繙志作八陵廣柔按漢縣屬蜀郡泰置統縣六成都按漢縣屬蜀繁按漢縣江原按漢縣臨邛按漢縣屬蜀郫屬蜀臨邑屬蜀綿竹按漢縣屬蜀什邡按漢縣屬蜀新都按漢縣屬蜀繙志作銅瀨漏江按漢縣屬益州玉壘山縣郎汶山郡治劉備之所置也而范書西南夷共駭夷傳則曰靈帝時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寶宇記亦云蠻帝又以汶江蠶陵廣柔三縣立汶山郡繙漢志汶江道劉昭補注則又引華陽國志云孝安延光三年復立之以爲郡三說各殊愚意繙漢志以順朝爲斷而無汶山郡則非安帝立可知竊疑蠻帝立郡則治汶江先主入蜀改治縣虒而改縣虒道爲汶山統縣故太康志亦經注以爲劉氏立而范樂以爲靈帝立也繁按元和郡縣志茂州汶山縣本漢汶江縣地晉改爲廣陽縣屬汶山郡開皇十八年改曰汶山縣隋志寶宇記略同是隋以後之汶山乃漢之汶江而晉則曰廣陽也晉之汶山據水經注當是漢之縣虒道屬蜀升遷洪亮吉曰疑係蜀漢時立本禮按水經江水篇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酈注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縣本秦始皇置後爲升遷縣趙一清曰漢志隴西氐道縣禹貢養水所出蜀郡湔氐道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繙志同二縣名稱久已各著所出之水又異自蜀漢號湔氐道曰氐道晉改曰升遷於是始相混淆矣則升遷本漢湔氐道都安按沈志蜀記云元年更名本曰白馬屬汶山何志漢舊縣檢二漢益部無白馬縣洪亮吉曰疑漢末蜀漢時立本禮按水經江水篇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酈注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縣本秦始皇置後爲升遷縣趙一清曰漢志隴西氐道縣禹貢養水所出蜀郡湔氐道禹貢岷山在

也毋單按漢縣屬胙柯水經注溫水同瀨按漢縣屬益州漏江篇云蜀漢建興中割屬也班志作銅瀨漏江按漢縣屬胙柯沈志漢舊縣晉武帝立據此則蜀漢亦嘗廢此縣牧麻沈志漢舊縣作牧、靡本禮按班志作收靡屬益州穀昌按漢縣屬益州連然按漢縣屬益州秦臧按漢縣雙柏按漢縣屬益州俞元按漢縣屬益州沈志律高下注云晉武帝咸甯二縣復立律高下注云俞元二漢無蓋誤俞雲元年分俞雲俞元二縣復立律高洪亮吉云俞雲縣沈志建令下云晉太康地志遷繚江陽太守則江陽郡爲統縣三江陽按漢縣屬犍爲符按漢縣屬劉璋立無疑晉志殆誤也武陽按漢縣屬犍爲作荷漢安按東漢縣巴郡秦置統縣四江州屬巴師

巴沈志建安六年屬巴西臨江按漢縣屬巴枳按漢縣屬巴涪平郡吳晉劉璋建興十八年復舊各有建平郡太康元年合按志於荊州云蜀分南郡立宜都郡劉備沒後屬吳孫休分宜都立建平郡吳時所立也晉武帝咸甯元年改都尉爲郡於是吳晉各有郡沈志孫休永安三年分宜都立領信陵興山秭歸沙渠四縣晉又有建平都尉領巫北井泰昌建始四縣沈志言先屬巴東者合而北井還建平與沈志言先屬巴東者合而北井章武前已有則當是劉焉父子所立也泰昌洪亮吉以爲晉初分置信陵沈志云疑是吳立按寰宇記吳孫休永安三年分秭歸之北界立建始沈志晉初所立也又云太康五年省後復立通典縣本漢巫縣地地志晉太康元年分秭歸巫縣置方輿勝覽吳景帝置建平郡建始沙渠縣爲本禮按沈志明言晉建平都尉

領吳之建平郡別自有四縣則祕穆以爲吳景帝置者非也建始本隸建平郡尉咸甯元年始改都尉爲郡則亦非太康元年改都也疑當秭歸按漢縣沙渠按元和郡縣志宜都郡吳置沈志是蜀置耳秭歸屬南吳分巫縣立太守太康地志王隱地道記何志並云吳分巫縣立云劉備立按吳志呂蒙平南郡據江陵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縣利權與劉備分荊州而南郡屬備則是備分荊州下云武帝太康元年復舊立宜都郡此吳宇蓋蜀宇之誤統臨江郡建安十五年劉備分南郡立宜都郡本體按沈約言是也晉志於荊下亦云劉備改爲宜都郡統夷陵夷道秭歸枝江夷道縣利權與劉備分荊州而南郡屬備則是備分荊州下云武帝太康元年復舊統縣七吳分南郡立宜都郡吳置統縣十江陵按漢縣屬南郡爲南平郡統縣十江陵按漢縣屬南郡枝江按漢縣屬南郡編屬南郡當陽按漢縣華容云晉武太康元年省後復立屬南郡按漢縣東漢侯國屬南沈志疑漢侯國屬南枝江按漢縣作若東漢侯國屬南郡旌陽沈志二漢無旌陽見晉太康地志疑是吳所立

洪亮吉曰魏志明帝景初元年分襄陽臨沮宜城旂陽即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廣韻旂同旌則屬一縣無疑蓋魏時爲襄陽至晉受禪後方移屬南郡也沈志疑吳所立考樂進傳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大皆大破之則旌陽或係建安十三年南郡人吳按漢縣屬南沈志晉武帝太康元年復立疑是吳所省也監利沈志晉起居時所分置州陵康元年復立疑是吳所省也松滋按漢廬江之松滋復立南郡之監利縣尋復省之言由先有而被省也疑是吳所立又是吳所省松滋晉屬安豐此松滋沈約以爲疑是有流民寓荊土故立寧宇記引太康地記亦云咸甯三年以極溢流戶在荊土者立也石首圖經華容南平郡吳置以爲南郡太康元年改曰南平統縣四作唐縣晉按東漢縣屬武陵水經注澧水篇曰分孱陵縣置也洪亮吉曰吳置南郡於江南作唐孱陵當係此時所移屬也一孱陵屬義陽竟陵按漢縣孱陵屬江夏南新市加南分安弋陽郡魏置按志于豫州下云魏文分汝南立弋陽陸縣立弋陽郡洪亮吉曰考田儋傳邊弋陽太守在魏武時疑郡屬魏武所置非魏文也統縣七西陽屬江夏按漢縣東漢侯國屬江夏軑按漢縣東漢侯國屬江夏鄳按漢縣東漢侯國屬江夏雲杜按漢縣屬江夏曲陵沈志曲陵本名弋陽按漢縣東漢侯國屬江夏安陸按漢縣東漢侯國屬江夏南新市按東漢侯國屬江夏水經注滍水篇云中山有新市故此加南分安弋陽郡魏置按志于豫州下云魏文分汝南立弋陽陸縣立弋陽郡洪亮吉曰考田儋傳邊弋陽太守在魏武時疑郡屬魏武所置非魏文也統縣七西陽屬江夏沈志晉武帝太康元年屬江夏鄳按漢縣東漢侯國屬江夏軑按漢縣東漢侯國屬江夏鄳按漢縣東漢侯國屬江夏雲杜按漢縣屬江夏曲陵沈志曲陵本名弋陽按漢縣東漢侯國屬江夏安陸按漢縣東漢侯國屬江夏南新市按東漢侯國屬江夏水經注滍水篇云中山有新市故此加南分安弋陽郡魏置按志于豫州下云魏文分汝南立弋陽陸縣立弋陽郡洪亮吉曰考田儋傳邊弋陽太守在魏武時疑郡屬魏武所置非魏文也統縣七西陽屬江夏沈志晉武帝太康元年屬江夏鄳按漢縣東漢侯國屬江夏軑

郡尋陽縣屬焉晉武帝太康元年省斷春郡以
尋陽屬武昌二年以武昌之尋陽復屬廬江　居巢　按漢縣東漢侯國屬
廬江寰宇記云後以吳魏臨湖　按漢縣東漢
戰地遂荒廢平吳復立　侯國屬廬江　襄安　按漢縣屬廬江　龍舒
按漢縣東漢六安東漢
侯國屬廬江　六　省入六安屬廬江
沿革並詳淮水條今以晉地言之大江出汶山升遷縣一統志
川龍安府松潘衛西北　在今四
本禮按松潘今直隸懋州外羊膊嶺一統志在今
餘里至白馬嶺歷天彭鬬東遶汶闕而歷升遷縣北江水自白
馬嶺回行二十餘里至龍涸一統志今
松潘衛治又八十里至鹽陵縣一統
志在今龍安府疊溪營西疊溪　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鏡一統志
營在松潘衛南二百三十里　在今彙
溪營　水經注江水篇云至汶山故郡全祖望曰
東南又西至廣陽縣　晉移汶山郡治于縣廣故以漢治爲故郡

今大渡河又東南經樊道縣　按漢縣屬犍爲一統志
在今敘州府治西南
從西來注之　按卽今金沙江鴉龍江　又東經江陽縣一
統志在今瀘州治　南雒
按漢縣東漢
水合郫江東南注之　按卽今沱江　又東經符縣一統志在今合
江縣西　北又
東北經巴郡江州縣一統志在今重
慶府治巴縣西　東彊水涪水白水宕
渠水五水合南流注之　按卽今嘉陵
江亦曰涪江　又東至枳縣一統志在今涪
州治　南又
西延江水從牂柯郡北流西屈注之　按卽今
黔江　又東經臨江縣
一統志今忠州治　南又東遶巴東　按劉焉分朐忍縣　按漢縣屬巴一統
巴郡立　志在今夔州府雲
陽縣　南又東遶魚復縣　按漢縣屬巴一統志在
西　南又東遶魚復縣　按漢縣屬巴一統志在今奉節縣東北　南
又東經建平巫縣一統志在今　南又東經秭歸縣一統志今歸
巫山縣東　南又東經宜都夷陵縣一統志
在今宜
州南又東經信陵縣一統志在
今歸州東南又東經宜都夷陵縣一統志
治南又東南經夷道縣一統志在今荆州
昌府
治東南又東南經夷道縣　北夷水從佷山縣
府宜都縣西北
一統志在今宜
昌府長陽縣西南東北注之　按卽今清江　又東經南郡枝江縣一統
今荆州府
枝江縣東南沮水從北來注之　按卽今沮河　又南經江陵縣一統志在今
府治南又東經華容縣一統志在今　西夏水出焉　按今斷
南平江安縣一統志在今　公安縣東北　北又東至長沙　按漢郡
武陽縣　按漢縣屬犍爲一統志
在今眉州彭山縣東北　鄰江自江原縣首受江東南流
一統志今
岳州府治　北湘水合澧水沅水資水自洞庭陂南來注之　今洞
庭又東北經武昌　按晉志孫權　沙羨縣　按漢縣屬江夏一統志
湖　分江夏立　在今武昌府江夏縣西
南西北沌水自北注之謂之沌口　按卽今　又東與
沌口　按
嘉定府夾江縣西北　西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　按

之謂之夏口按即今漢口又東經武陽邾縣一統志今黃州府治南武昌鄂縣
按漢縣屬江夏一統志在今武昌府武昌縣西南北右得樊口按即今樊口又東經西陽縣
一統志在今黃州府黃岡縣東南又東經軑縣一統志在今蘄水縣西南又東經蘄春縣一統志在今蘄州西北江水篇拔水經注江而無中江趙一清以爲江水篇專敘中江兩水篇兼敘北江南江世本水經江水篇敘軼下卷也又兩水篇自東過彭蠡澤南下顯倒舛錯殊甚今姑參據漢志酈注訂正一清戴震阮元陳灣諸說同今地又東經廬江尋陽縣一統志在今黃梅縣北南又東經安徽推知舊地敘之
安豐松滋縣一統志在今安徽南又東經彭蠡澤贛水自澤南來注之水經兩水篇兩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贛水篇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北過贛縣東又北過南昌縣西注贛水逕南昌縣故城西又北逕鄱陽縣故城東又北逕入於海爲南江詳下浙江條其一東至吳興餘杭縣東入於海爲南江詳下浙江條其一分爲二其一東至吳興餘杭縣東北流出居巢縣一統志在今廬州府巢縣東北南左會橫口水經注江水自灊須口東北流出居巢縣一統志在今廬州府巢縣東北南左會橫口水導巢湖東逕烏上城北又東逕南譙僑郡城南又東經塘逕附農山北又東左會清谿水水出東北馬子峴之清谿也東逕清谿城南屈而西南流注橫水謂之清谿口橫水又東左會白石山水水發白石山西逕拳鵲城南西南注橫水橫水又東南積而爲曹湖曹湖中有洲湖東有韓綵山山上有城山北湖水東出爲後塘北湖湖南即塘也塘上有領川僑郡故城也實湖水東山謂之寶湖口東逕刺史山北應韓綵山南流逕二山之間出王武子城北城在刺史山上湖水又東逕石塘穴北爲中塘塘在四水中水出格虎山北山上有虎山城有郭僧坎城水北有趙翻倪城重故東關城也苗諸爲恪作東興堤以遏巢湖傍山築城東興堤城亦關城也橫水又東南逕高江產城南胡景略城北又東南流張祖禳城南東南流屈而北逕鄭衛尉城西又北委折蒲滿出爲橫水又東南流注於大江謂之橫口水酈按南譙僑郡晉置故城在今巢縣東南二十里附農山在今無爲州北六十里今名芙蓉湖湖在今含山縣西少南二十里白石山在今含山縣南羊鵲城亦在今含山縣境額川僑郡宋置故城在今巢縣東南東關城在今巢縣東南四十里東興堤在今無爲州北橫口水即今瀦湖又東北經丹陽郡按漢縣屬丹陽一統志在今蕪湖縣東北蕪湖縣按漢縣屬丹陽郡在今太平府蕪湖縣東西南中江出焉詳上瀨水條又東北經淮南歷陽縣一統志在今和州東北和州按太康二年分建鄴置一統志在今江蘇江甯府治西南六十里西又經建業縣按本漢秣陵縣地孫權置建業太康三年改業爲鄴一統志在今江甯府治南西又東經廣陵江都縣一統志在今揚州府治西南揚州府治南西又東經廣陵廣陵縣按在今揚州府城西北四十里蜀岡上說詳上卷滿像南又東經皖縣一統志今潛山縣治南

陵按吳分會稽置典農都尉太丹徒縣按漢縣屬會稽東漢屬吳一統志在今鎮江府
康二年省都尉置毗陵郡　丹陽縣按漢縣屬會稽東漢屬吳吳更曰
治南十　北又東經曲阿縣按漢縣屬會稽東漢屬吳吳更曰雲陽晉復舊一統志今丹陽縣治
八里　又東經武進縣按太康初置一統志在今北廣陵海陵縣晉志作海
常州府治西北七十里　陽一統志今揚　南又經毗陵縣按漢縣屬會稽東漢屬北
州府泰州治　吳一統志今常州府治　又東經暨陽縣本漢暨陽鄉太康初置
一統志在今江陰縣東　北又東入於海　蓋江水出岷山於晉郡國經蜀郡犍為江陽巴郡巴東建平宜都南郡
南平長沙武昌弋陽廬江安豐宣城丹陽淮南廣陵至毗陵入
海釋例漏數犍為巴東長沙宣城丹陽毗陵六郡而誤列建寧
江夏下邳三郡未核也水道提綱大江源出四川松潘衛邊外

西番地之岷山羊膊嶺有二源北源曰岡出阿林水從東麓東
南流南源曰那哥多母精阿林從南麓南流曲曲二百餘里東
流北源自西北來會又東流折而東南入邊界黃勝關又南經
松潘衛東又南流經歸化堡西又南經北定關西南經平番營
西又南至靖夷堡西又南經平定關曹安堡盤溪營至長甯堡
西折東南流經堡南又東南至魏門關南折西南流經茂州城
西北又經威州城西北經城西而南又經汶川縣城西又南流
至灌縣西北境又東經玉壘山折而南曰灌口經縣城西曰瀕
江亦曰都江即古離堆地江至此分為二派其南流者正流也
其東流經郫縣新繁成都新都金堂簡州資陽資縣富順
至瀘州復合者沱江也正流南二十里又分二派東南流曰黑
石河又南有支渠與西流通又南經榮慶州東為白馬河其西
派南數十里經白塔山東而南又分二派一派東南流經州城
西曰西河又東南流而白馬河自東北來會又東南曰白西河
有自溫江縣西分出之羊馬河白東北來會經新津縣城東北
經城東而南有崇慶州西北所分之西南派南流又分二支東
曰溪水河西曰乾溪河者東南復合至縣城南來會稍東沱江
支渠曰石魚河楊柳河俱北自溫江來會又東南沱江支渠曰
新開渠東北自府城南來會又經彭山縣東又經眉州城東又
南經青神縣東南又南出重山西南至嘉定府南經府城東南
有陽江西自大渡河東北經峨眉合北來之青衣水東流繞城
南來注之又東南流至犍為縣北境又經縣城東北而南折東
南流經敘州府治宜賓縣西北境之朝陽崖下又經府城北又
東南金沙江合鴉龍江諸水西南自馬湖府來會大江自敘州
府城東東北流經南溪縣西南又東經江安縣城北又經納溪

北而東北流又東北經江津縣城西北又東北流數十里有綦江自南合諸水來注之曰東溪口又北至重慶府治巴縣南折而東抱城東而北有涪江合白水嘉陵渠河三巨川盡并龍安潼川保寧順慶四府諸州縣之水自西北出魚鹿峽經府城北而東來會大江既會涪江又東北折東流百里又東北流經長壽縣城南而東又經涪州城北而東有黔江亦曰涪江南自貴州合諸水來會於銅柱灘口大江既會黔江又東北至南沱折西北流二十里復東北又東南而東流稍北經酆都縣城南又至忠州城南又至萬縣城南折東流而東北於鐵鳳山南折而東流又經雲陽縣城南而東又東至夔州府城南稍南而東至巫山縣城南又東南流入湖北界又東至巴東縣城北折東南流經縣東又東南流至歸州城南南岸受沙鎮溪水北岸受叱溪水又東南經枝江縣東北又折東北流至松滋縣西南又經廣濟縣西南境折東北流南岸入江西界經瑞昌縣西北境又東北八十里折東南經黃梅縣西南境又東南至九江府治北岸有沮河漳河北自古麥城合而南流注之又東稍北折東南流經公安縣東北境又稍折而西而南至石首縣西境折向東稍北經縣城北又東南至監利縣西境又東經監利南境折而南流屈曲經華容東境至岳州府治巴陵縣西北境始折而東北流洞庭湖南滙沅湘諸水自府城西北東北流來會大江既會洞庭水於巴陵東北之荊河口又東北經臨湘縣西南境又東北經縣城西北又東經嘉魚縣城北北岸卽沔陽州東南境也又東折而東北又西北又北流有赤野湖西會沔陽太白十四湖諸水來會曰沌口漢陽府之西南境也又東北七十里經漢陽府城南及東武昌府城西二府隔江東西相望稍北漢水西北合商雒唐鄧以南諸巨川自漢陽府城西北來會曰漢口大江既會漢水東北流經武昌北境又東大江折東南流至黃岡北之團風驛西折正南流六十里經黃州府城西北折而東流南岸武昌縣境有諸湖水自西南來注之曰樊口又東經武昌縣城北南岸縣城與西北岸府城隔江相望又東折東南流經蘄州西北境又經興國州東北境又南經州城西南又東南經廣濟縣西南境折東北流南岸入江西界經瑞昌縣西北境又東北八十里折東南經黃梅縣西南境又東南至九江府治德化縣西境之湓口東經府城北亦曰尋陽江又東稍北北岸爲黃梅與江南宿松縣之界又東爲湖口縣西之鞋口彭蠡湖南滙章貢諸水北流來會又東經縣城北又東經彭澤縣城西北又北入江南界北經馬當山北東流縣之西南境也西岸卽

望江縣東南之雷口又北至望江東境又北經縣城西北又北折東北流經安慶府治懷寧縣西南境東經府城東南又東北南岸池州府治貴池縣西境又東北南岸有池河自南來注之池貴池水也又東北至府城西北境有通濟河南自城東北來西北流注之又東北經銅陵縣西南境有大通河南自青陽縣合數水來注之又東北經縣城西有小水口又東經城北北岸無爲州南境也又東北南岸有小水口又東北北岸有泥汊鎮水口南岸有荻港口又東北經繁昌縣西北境北岸有澛港汎口又東北爲南岸蕪湖縣西南境之石硊河口北岸爲和州南境之石硊河口北岸有小水口又東北北岸有泥汊鎮北又東經鎮江府治丹徒縣之北固山銀山東爲京口運河自此南至於杭江中有金山北岸爲運河口郎淮揚邗滿入江處稍東郎瓜洲鎮港口南岸自京口東經府城北之蒜山京

境之裕溪口又東北爲無湖縣西北之魯港口魯明江南滙庄德太平石埭涇縣諸水東北流經宣城西北境曰清弋江折西北流經蕪湖城南而西北注之又東北六十里至太平府治當塗縣西南境之水陽江口水陽江郎姑熟溪南自甯國府北流至當塗會廣德建平高淳諸水西北流注之南岸博望山與北岸和州南之西梁山隔江相對亦曰天門山又東北北岸爲橫江口牛屯河西北自巢湖來注之又東北經太平府城北之采石磯郎古牛渚又東北經江甯驛西又北流經烏江鎮東板橋鎮西東岸有秦淮支津口又北有支津口二江甯縣西南境其

西岸郎江浦縣東境也又北至江甯府城西北境折東北流經安慶府治懷寧縣西南境東經府城東南又東北南岸池州府治貴池縣西境又東北南岸有池河自南來注之池貴池水也又東北至府城西北境有通濟河南自城東北來西北流注之又東北經銅陵縣西南境有大通河南自青陽縣合數水來注之又東北經縣城西有小水口又東經城北北岸無爲州南境也又東北南岸有小水口又東北北岸有泥汊鎮水口南岸有荻港口又東北經繁昌縣西北境北岸有澛港汎口又東北爲南岸蕪湖縣西南境之石硊河口北岸爲和州南境之石硊河口北岸有小水口又東北北岸有泥汊鎮北又東經鎮江府治丹徒縣之北固山銀山東爲京口運河自此南至於杭江中有金山北岸爲運河口郎淮揚邗滿入江處稍東郎瓜洲鎮港口南岸自京口東經府城北之蒜山京

境之裕溪口又東北爲無湖縣西北之魯港口魯明江南滙庄德太平石埭涇縣諸水東北流經宣城西北境曰清弋江折西北流經蕪湖城南而西北注之又東北六十里至太平府治當塗縣西南境之水陽江口水陽江郎姑熟溪南自甯國府北流至當塗會廣德建平高淳諸水西北流注之南岸博望山與北岸和州南之西梁山隔江相對亦曰天門山又東北北岸爲橫江口牛屯河西北自巢湖來注之又東北經太平府城北之采石磯郎古牛渚又東北經江甯驛西又北流經烏江鎮東板橋鎮西東岸有秦淮支津口又北有支津口二江甯縣西南境其

岸爲加暴縣南境河口又東南至通州西境之廟港對江流極
岡東西相望六十里稍折而南經州西南馬鞍山黃泥山西麓
西南岸爲江陰東境橫河口又東南爲楊舍鎮南之谷瀆港口
又東爲常熟縣西北境之奚浦港口又東爲福山港口福山城
山在口西北臨大江與北岸通州南境隘河口之狼山遙對爲
大江門戶狼山之東有龜山在水口南與岸劍山相望又東江
流益闊北岸經永安鎮南南岸爲土堡河口又東南爲徐六涇
口又南爲昭文縣東北境之白茆浦口北岸自永安鎮東北經
餘西餘中餘東呂四諸場之南又北至蓼角嘴與西南昭文白
茆浦相望正南與崇明縣西北平安鎮舊城相望是爲大江入
海之口

浙江　說文浙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从水折聲地理志丹
陽郡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
會稽郡吳南江在南東入海阮元浙江圖考曰說文水部江字
下次浙字云江別流也出嶓冢山東別爲沈沈字下卽次浙字云
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江水卽從上江字連屬而下卽指
浙江也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蓋江自吳縣南歷石門而來至
錢塘折向山陰江至此而折故至此名折惟其至山陰而後名
浙則山陰以西不名爲浙矣史記集解引晉灼云江水至會稽
山陰爲浙江與說文同案應引韋昭言浙江在錢唐意亦近是
其折處西指錢唐南指山陰說文言至山陰爲浙江以折處言
之也班志言至餘姚入海以入處言之也又曰三江原委莫詳
於班志胡朏明謂南江在吳縣南者自爲松江之下流與分江
水由餘姚入海者爲二又謂分江水爲南江在吳南者爲中江
斥班氏爲誤朏明所謂分江水者乃據水經注所云由烏程合
浙江之枝流然酈氏引地理志則通之云江水自石城東出經
吳國南爲南江是謂石城之水卽吳南之水而不以歷烏程之
水爲南江之水奈何拾酈氏所謂南江枝流者而以爲南江且
據以詆酈氏而斥班氏耶夫班氏於滿氏道記江水所出至江
都入海與記分江水受江於石城至餘姚入海之文同於江水
詳過郡里數與分江水詳過郡里數之文同於毗陵已北江在
北東入海於吳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其例亦同也岷江自九江
至江南爲自西南至東北自江都至海門入海又爲自西北至
東南廣陵國江都地接高郵疆界甚廣故於毗陵記北江在北
所以明江至江都曲而東南非由江都直而東北也南江自石
城至安吉爲由西而少東北自太湖至錢唐爲自北而少西南

由錢唐至餘姚入海又爲自西至東石城水原可直至餘姚入海郡氏所敘南江支流徑由烏程餘杭故於吳記南江在南所以明江至餘姚入海者爲由太湖折而西南又由錢唐折而東南非自石城直注錢唐也惟江至江都而曲故廣陵之江曰曲江惟江至吳南而折故餘姚入海之江曰浙江曲猶張曲之義折則方折矣太平寰宇記引虞喜志林曰今錢塘江口浙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濤水勢折迴故曰浙江元和郡縣志云莊子云浙河即謂浙江蓋取其曲折爲名盧肇海潮賦云浙者折也潮出海扃折而倒流也諸說知浙之取義於折而不知折之取義於吳南之江試思夥中瀉水自西而東南至錢塘雖非直注何有於折惟石城之水由吳縣南折而錢塘又由錢塘折而餘姚乃可謂之折江之義不明即浙之義亦未當或又假借於海濤之回旋尤非真義也又曰南江自北魏時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流始絕今吳江石門仁和數百里內皆爲沃土惟一綫清流自北新關通漕達於吳江猶是浙江故道若以今富陽江論之乃漢書說文水經注河水爲南江東與貴長池水合水經注河水爲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之浙江水穀水與說文浙江相連之浙江過不相同特自杭州府城東北爲浙江之故道其自杭州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縣西七十里至東吳里入江即清溪口郦注青谿水受江蓋即此水本也大谿疑即今張溪南江中斷乃合建德之水反入大江　又

江浙水故道言之江水自石城　按漢縣屬丹陽一統志在今安徽池州府治貴池縣西七十里東出爲南江　按郦今池河口東經石城縣北東合大谿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東合大谿谿水首受江至餘姚入海於吳注江阮元曰班志於石城注分江水首受江南江在南本是兩條郦氏知分江水即是南江故合而言之習足以知班氏矣趙氏一清謂其改竄班書不知古人訓解之體如此豈而通之非改而竄之也又曰江南通志稱清溪河在池州府東北五里入江即清溪口郦注青谿水受江蓋即此水本禮按大谿在石城南受大江北流逕石城東入南江自當在石城南今清溪河在貴池縣東北乃在石城南江之北非大谿也大谿疑即今張溪南江中斷乃合建德之水反入大江　又

東與貴長池水合水經注河水爲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之浙江水穀水與說文浙江相連之浙江過不相同特自杭州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縣西七十里至東吳里入江即古南江之處曰池口即古南江所出之貴口蓋其下流猶南江故道也郦山在今貴池縣西七

十里又東經宣城之臨城縣按宣城郡晉太康元年分丹陽立臨城縣孫吳赤烏中立屬丹陽晉屬宣城一統志臨城廢縣在今青陽縣南五里南又東合涇水水經注沔水篇南江又東合涇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涇水阮元曰晉宋之臨城屬宣城郡今池州府青陽縣也江南通志青陽縣有臨城河在縣南會大通河入江此河已不與貴池水相連又池口河之源自石埭出者亦至秋浦而合其會秋浦於燕湖之石硪渡入青弋江又云呂山在南陵縣南六十里其南爲石寶有泉湧出即淮水之源據此淮水即東谿入舒谿即旋谿也方輿紀要曰淮水出呂山經南陵縣南五十里孔鎮浦合漳水爲澄清河繞縣東門謂之東谿又北受籍山諸水匯於燕湖之石硪渡入青弋江又云呂山在南陵縣南六十里其南爲石寶有泉湧出即淮水之源據此淮水即東谿入舒谿即旋谿本在陵陽縣西今舒谿在陵陽縣東北三里今爲陵陽鎮方輿紀要所謂出呂山之水水道提綱謂之石硪河其上源已在古安吳縣西北當在南江北岸非東谿也旋谿即今舒溪東谿蓋即今小溪河落星山下之潭水當即今梅溪河梅溪河出今旌德縣南境至涇縣北合賞谿又北爲青弋江與鄭注所謂在安吳縣南者正合旋谿本在陵陽縣西今舒谿在陵陵陽縣東北三里今爲陵陽鎮方輿紀要所謂出呂山之水水道提綱謂之石硪河其上源已在古安吳縣西北當在南江北岸非東谿也旋谿即今舒溪東谿蓋即今小溪河落星山下之潭水當即今梅溪河梅溪河出今旌德縣南境至涇縣北合賞谿又北爲青弋江與鄭注所謂在安吳縣南者正合舒谿涇水自蕪湖南至今甯國府涇縣入江故道向可迹而求也本禮按陵陽山在今石埭縣北五里陵陽漢縣在今石埭

平二年分故鄣立郡圖志無此縣北縣南有釣頭泉下合南江一統志在今安吉州西南三十里北水經注河水篇南江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中平二年分故鄣之南鄉以為安吉縣縣南有釣頭泉懸涌一伻乃流於川水下南江南江又東北為長瀆塢湖口東注具區謂之五湖口經水注河水篇南江又東北為長瀆塢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阮元曰寰宇記言箬谿在縣南五十步一名顧渚口一名趙瀆注於湖趙瀆當卽長瀆之故迹全祖望謂鄭氏以南江當具區然南江注具區而復出為南江非以南江卽具區也瀆水入彭蠡而後入江不聞以彭蠡為頓水也本禮按一統志箬谿水入海為東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此非禹貢之三江也阮元曰庾氏三江之說酈氏已駁破之趙一清曰明初耿炳文開濠塹城城遂分流於城外又會南溪東則松江出焉水經注河水篇南江又東北為長瀆塢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諸水入太湖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也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歧分謂之三江口江右也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庾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為松江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此非禹貢流東江詳上三江口條

按松江婁江東江詳上三江口條

縣故城下又東南經嘉興縣城 按本漢由拳屬會稽孫吳改名一統志今嘉興縣南七十里入西谷水出焉水經注河水篇云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為次溪白湖東南出謂之谷亦谷水出吳小湖逕由拳縣故城下神異傳曰由拳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云云遂乃淪陷為谷因曰長水城下又東逕槜李城故由拳縣治也卽吳之柴辟亭故就李鄉槜李之地秦始皇時惡其勢王合內徙十餘萬人汙其土表以汙惡名改曰四卷亦曰由卷也吳黃龍三年有嘉禾生卷縣改曰禾興後太子諱卽改為嘉興春秋之檇李也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谷水之右有馬皋城谷水逕鹽官縣沿海之地皆鹹鹵平湖三縣沿浦阮元曰由太湖至嘉興乃南江故道山嘉興至澉浦則非南江矣又按今海鹽平湖上通禦兒至於柴辟一似浙江之枝分由臨平而入正流者又似水由正流而倒上亦可名以浙江者於是高澉浦之水皆西流與海不通所以古江水於出太湖後不由海鹽入海所以古江水出為澉浦以通巨海是澉水東流亦未脩益自海鹽平湖接松江皆無內水與海內水與海相通者安知非自唐築捍海塘後海塘日高始水不得泄今之地勢準古之時固自通海耶俱未得以今之地勢準古之水道也鹽官南江晉分嘉興立屬吳在今平湖縣南馬皋城今海鹽縣治南江自嘉興城西而南經柴辟 按卽檇李一統志在今嘉興府治秀水縣西南七十里南又經禦兒鄉 水經注浙江水篇浙江又東逕禦兒鄉又東逕柴辟南阮元曰此條可為南江卽浙江之證可為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餘姚入海之證可為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通名浙江之證酈氏北人未嘗身歷江南所注南所注江南之水非得諸傳聞卽原於故籍而浙江逕禦兒柴辟兩言知其傳之舊也惜酈氏惑於浙江卽浙江而莫能分別見此逕禦兒柴辟之浙江不敢敘入河水下之南江而歸入浙江水下之敘浙江肌謂江水自臨平湖上通禦兒至於柴辟一似浙江之枝分由臨平而入正流者又似水由正流而倒上亦可名以浙江者於是於河水注中亦微及之云浙江自臨平湖南通錢塘江南通浦陽江南江故道浙江舊名賴此兩存夫南江上自嘉興為嘉水下自餘杭為南江枝分此逕禦兒柴辟者正嘉興至錢塘之正流而酈氏時內水與海相通者直至上海吳淞口始通海也平湖之乍浦名為梅口實無內水與海相通此于目驗者本禮按班志會稽郡由拳柴辟故就李鄉應劭曰古之檇李也水經注浙江水篇云浙江又東逕柴辟南三國志孫權傳黃龍三年由拳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赤烏五年立子和為太子改禾興夫孫權之嘉興卽漢之由拳由拳有柴辟柴辟卽檇李卽由檇李則由拳非治檇李矣何得以嘉興為檇李乎由拳有柴辟柴辟為浙江所經卽非逾陷為谷矣何得以谷中之城為柴辟乎道元雜引吳記神異傳之文以長水為由拳謂卽柴辟又以柴辟為嘉興惝恍迷離令讀者目眩今細為尋繹益由拳縣本秦長水縣境地長水城陷乃於其境置由拳縣陷者長水非由拳也神異傳謂由拳縣秦時長水縣亦謂由拳本長水境耳否則由拳既陷漢何得尚有此縣孫權又何得改為嘉興乎柴辟自亦在長水縣境而非長水城也否則柴辟已在谷中何得言浙江逕其南乎由拳本長水縣境地謂長水為由拳縣之故城於義亦無所不可以其易混故改之又按阮於此言谷水通澉浦未確而於酈注今南江枝分下則云是時石門之流中斷嘉興之江從谷水而注澉浦矣與此矛盾今按古中江南江皆東流今皆西流古今水道容有變遷阮謂自海鹽平湖接松江皆無內水與海相通者安知非自唐築捍海塘後海塘日高始水不得泄今之地勢準古之時固自通海耶俱未得以今之地勢準古之水道也鹽官南江晉分嘉興立屬吳在今平湖縣南馬皋城今海鹽縣治南江自嘉興城西而南經柴辟府治秀水縣西南七十里南又經禦兒鄉又東逕柴辟南阮元曰此條可為南江卽浙江之證可為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餘姚入海之證可為南江卽浙江之證可為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通名浙江之證酈氏北人未嘗身歷江南所注南所注江南之水非得諸傳聞卽原於故籍而浙江逕禦兒柴辟兩言知其傳之舊也惜酈氏惑於浙江卽浙江而莫能分別見此逕禦兒柴辟之浙江不敢敘入河水下之南江而歸入浙江水下之敘浙江肌謂江水自臨平湖上通禦兒至於柴辟一似浙江之枝分由臨平而入正流者又似水由正流而倒上亦可名以浙江者於是於河水注中亦微及之云浙江自臨平湖南通錢塘江南通浦陽江南江故道浙江舊名賴此兩存夫南江上自嘉興為嘉水下自餘杭為南江枝分此逕禦兒柴辟者正嘉興至錢塘之正流而酈氏時

己中塞穹又云宜云浙江南遷柴辟南又遷禦兒鄉本禮按一統志禦兒鄉在今石門縣東南一里又南經錢唐故縣按漢縣屬會稽一統志在今杭州府治錢塘縣西靈隱山麓東右合餘干大谿水經漸江水篇北過餘杭注浙江遷縣左合餘干大谿江北即臨安縣水縣昔改曰臨安浙江又東遷餘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游會稽遂出是地因立爲縣漢末陳渾移築南城縣後谿南大塘即渾立以防水也阮元曰此誤也謂江北即臨安將餘杭在江之南矣又曰按城湖臨安志言漢熹平二年餘杭縣令陳渾徙城於谿北後復治谿南此谿即苕谿鄭氏既誤以浙江當漸江及誤以苕谿當浙江故言故縣南新縣北也其時餘杭已不臨江水而經云北過餘杭不可以通遂以當時之形勢解兩漢之餘杭而以苕谿當江水其謬顯然所誤與本禮按餘干大谿即今東苕溪支派自餘杭入錢唐上源即臨安之南北二溪臨安孫吳分餘杭置臨水昔改名在今縣北餘杭漢縣屬會稽故縣即今縣治新縣在今縣南此注北即臨安縣界運餘杭故縣南新縣北者蓋皆指餘干大谿非指浙江按酈注於北即臨安縣界下云水北對郭文宅此水字誤爲二三天子都注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曰水出丹陽縣南蠻中北運其縣南又北歷黟山又北運歙縣東與一小谿合水經浙江水篇浙江又東運靈隱山山下有錢唐故縣浙江運其南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闕駰曰山出錢水東入海阮元曰南江行於武林山皋亭山之閒錢水自西來入之錢水高於江故設塘囿謂之錢塘今杭州城以近西湖者名錢塘門又曰錢水即今西湖水古錢塘當在昭慶寺及錢塘湖金湧一帶之地所以外禦鹹潮內瀦錢水也古杭城尚在西湖之西南也又曰班志會稽郡錢唐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人百三十里莽曰泉亭按武林水即闕駰所云錢水東入海也東入海亦先入江而後東入海猶浙江水之入穀也班志儿餘暨潘水句章渠水上虞柯水鄞天門山水皆但云東入海不言所至不言里數皆先有所入而後入海武林水浙江水即其例也行八百三十里語有譌誤錢塘至海止百數十里耳本禮按道元以浙爲浙江運錢唐縣南而武林水亦敘於浙江水篇靈隱山即武林山道元亦誤爲二南江至錢唐縣穀水浙水合東南流入焉水經浙江水篇浙江水出三天子都注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曰水出丹陽縣南蠻中北運其縣南又北歷黟山又北運歙縣東與一小谿合水經浙江水篇浙江又東運靈隱山山下有錢唐故縣浙江運其南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闕駰曰山出錢水東入海阮元曰南江行於武林山皋亭山之閒錢水自西來入之錢水高於江故設塘囿謂之錢塘今杭州城以近西湖者名錢塘門又曰錢水即今西湖水古錢塘當在昭慶寺及錢塘湖金湧一帶之地所以外禦鹹潮內瀦錢水也古杭城尚在西湖之西南也又曰班志會稽郡錢唐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人百三十里莽曰泉亭按武林水即闕駰所云錢水東入海也東入海猶浙江水之入穀也班志儿餘暨潘水句章渠水上虞柯水鄞天門山水皆但云東入海不言所至不言里數皆先有所入而後入海武林水浙江水即其例也行八百三十里語有譌誤錢塘至海止百數十里耳本禮按道元以浙爲浙江運錢唐縣南而武林水亦敘於浙江水篇靈隱山即武林山道元亦誤爲二南江至錢唐縣穀水浙水合東南流入焉水經浙江水篇浙江水出三天子都注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曰水出丹陽縣南蠻中北運其縣南又北歷黟山又北運歙縣東與一小谿合水出縣東北翁山西運故城南又西南入浙江又東運遂安縣南又左合絕谿谿水出始新縣西東運縣故城南爲東西長谿谿水東注浙江浙江又東北運建德縣南又東運壽昌縣南水經浙江水篇浙江又東運桐廬縣南又東北運新城縣桐谿水注之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天目山有瀑布下注數百丈山山水東南流名爲紫谿紫谿又東南與紫谿合水出縣西爲縣之西谿谿水又東南流運縣西北運新城縣入浙江浙江又東運富春縣南又東北運亭山西經北過餘杭東南流運桐廬縣東爲桐谿桐谿又東北運新城縣入浙江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東分爲湖浦浙江又東北運亭山西經北過餘杭東北運餘杭故縣南新縣北上浙江二字亦本作谿水親酈注於浙江又東運靈隱山山下有錢唐故縣浙江運其南縣浙江又東運餘杭故道餘杭之西津也云浙江運縣左合餘干大谿水經注浙江水篇浙江又東運靈隱山山下有錢唐故縣浙江運其南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闕駰曰山出錢水東入海阮元曰南江行於武林山皋亭山之閒錢水自西來入之錢水高於江故設塘囿謂之錢塘今杭州城以近西湖者名錢塘門又曰錢水即今西湖水古錢塘當在昭慶寺及錢塘湖金湧一帶之地所以外禦鹹潮內瀦錢水也古杭城尚在西湖之西南也又曰班志會稽郡錢唐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人百三十里莽曰泉亭按武林水即闕駰所云錢水東入海也東入海猶浙江水之入穀也班志儿餘暨潘水句章渠水上虞柯水鄞天門山水皆但云東入海不言所至不言里數皆先有所入而後入海武林水浙江水即其例也行八百三十里語有譌誤錢塘至海止百數十里耳本禮按道元以浙爲浙江運錢唐縣南而武林水亦敘於浙江水篇靈隱山即武林山道元亦誤爲二南江至錢唐縣穀水浙水合東南流入焉水經浙江水篇浙江水出三天子都注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曰水出丹陽縣南蠻中北運其縣南又北歷黟山又北運歙縣東與一小谿合水出縣東北翁山西運故城南又西南入浙江又東運遂安縣南又左合絕谿谿水出始新縣西東運縣故城南爲東西長谿谿水東注浙江浙江又東北運建德縣南又東運壽昌縣南水經浙江水篇浙江又東運桐廬縣南又東北運新城縣桐谿水注之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天目山有瀑布下注數百丈山山水東南流名爲紫谿紫谿又東南與紫谿合水出縣西爲縣之西谿谿水又東南流運縣西北運新城縣入浙江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東分爲湖浦浙江又東北運亭山西經北過餘杭東北運餘杭故縣南新縣北上浙江二字亦本作谿水親酈注於浙江又東運靈隱山山下有錢唐故縣浙江運其南縣浙江又東運餘杭故道餘杭之西津也云浙江運縣左合餘干大

錢塘縣穀水入焉江源記曰穀水出臨平東南大湖江山公東入之東遷長山縣北又東入於穀水與吳南貿水合貿水南源出烏傷縣東北大盤山西流至烏傷縣入穀謂之烏傷水又東遷烏傷縣之雲黃山又與吳南貿水合貿水南源出烏傷縣東北大盤山西流至烏傷縣入穀謂之烏傷水

安屬新安在今縣西始新孫吳分歙縣東鄉立晉因之屬新安在今淳安縣西六十里威平鎮今新安江自歙縣界南流折而東經威平鎮南又東經遂安縣北又經遂安縣西南合靈岩谿曰龍谿又東經遂安縣西界東流至縣西南折北流來會龍谿疑卽絕谿靈岩谿疑卽西長谿武強谿疑卽東長谿注浙江遶遂安縣南遂安當作始新縣西始新當作遂安疑傳寫互譌也建德孫吳分富春立新昌晉改名屬吳在因之屬吳郡今縣西新安江經壽昌北不經其南經其南者乃信安江阮氏以爲穀水所經是也當次於穀水下新城孫吳分富春立後廢今縣東桐谿卽今桐谿水亦曰西晉咸和中復立沈志屬吳在今縣北天目山在今臨安縣西北與閩谿於潛接界紫谿卽今昌化縣之雙谿百丈山在今昌化縣西二十里白石山在今桐廬縣西北五十里桐廬孫吳分富春置晉因之屬吳在今縣西今桐谿於古桐廬縣西而今桐廬縣境也富陽漢富春晉更名在今富陽縣治西北注先言入富陽縣者入其境後言遶富春縣南者遶其城南也上既言富陽故富春故下直稱富春亭山在今富陽縣南十八里卽注此段並不誤浙江當作谿水辨見上烏傷漢縣屬會稽卽今義烏縣治北去浙江甚遠阮氏以爲浦陽江所經是也應次於浦陽江下班志言穀水至錢唐入江蓋以漸自當次於水也道元既以漸自浙而以穀爲支流則穀之入漸自當次於浙江遶建德縣南後乃仍據班志而云浙江至錢唐穀水入焉則就道元所欲之浙江穀水而言水源地勢皆不可合矣蓋道元既據誤本山海經而又不敢者班志調停兩可乃有此誤也穀水卽今信安江亦名衢港太末漢縣屬會稽今龍游縣治長山孫吳分諸暨置晉因之屬東陽今金華府治永康谿水卽今梅谿永康孫吳分烏傷置晉因之屬東陽卽今縣治定陽谿卽今東谿信安東漢初平三年分太末立新安晉改名屬東陽在今衢州府治南定陽孫吳分新安置晉因之屬東陽在今常山縣東南三十里雲黃山在今義烏縣南二十五里吳甯谿卽今東陽江亦曰婺港吳甯孫吳分諸暨置晉因之屬東陽在今東陽縣東二十七里今信安江出開化縣西北境經縣西及南又經衢州府治北納東谿又經龍游縣北壽昌縣南又東北至蘭溪縣西南與東陽江出東陽縣東境西北一西南流並與信安江會於蘭溪縣西南合流至嚴州府城南又西經金華府城南又西北分爲二派一西北流經府城西北一西南流並與信安江會於蘭溪縣西南合流至嚴州府城東南與新安江會與酈注所載無一合者婺衢二港其經流所出皆山谷縣目終古不改者道元雖未身至其地所據傳聞故籍亦不應瞀亂至此意或簡策流傳顚倒錯亂以至於斯也縉意水土承信安縣之蘇姥布至混波東逝一段亦指穀水當次於水源西出太末縣下定陽谿水注之之上蓋穀水出今開化縣境開化漢太末縣地故班屬之太末酈氏誤以班言爲穀水出太末縣治而又知穀水之源實在太末以上故追敘其上源謂上承信安縣之蘇姥布分納眾流混波東逝也定陽谿雖出今遂昌縣境然谿以縣名定陽在今常山東南谿故當經其南謂遶定陽縣而東入穀無不可也至遶長山縣北句則指吳甯谿之分流經金華府治西北入穀者自當次於合永康谿後定陽谿入穀之後則當如阮說次又東遶壽昌縣南句其下乃當次又與吳甯谿水合一段此段中入穀二字則衍文按後漢書方術徐登傳章懷注引酈注曰吳甯縣經烏傷谿烏傷谿可知酈元本無入穀二字章懷所見本尚其舊也謂之烏傷谿水下則當次又東遶長山縣南一段其穀水穀字應作谿字其下乃次又東遶長山縣北二句則與地理志云穀水又北入漸江遶錢唐縣而左入浙江故地理志云則與水經班志亦兩不相背矣明聖湖卽今西湖自浙江又東至此正漸水所經注並不誤惟此下當云入合詔息湖以下則當

南江又東爲浙江水經注敘於沔水下篇也

南江又東爲浙江純曰三江者峽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峽江同作者連志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閻詡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漸江水篇云浙江又北遶山陰縣西許慎晉灼並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阮元曰以漸爲浙自酈道元始酈氏敘南江與兩漢說三江者無異辭惟誤浙爲漸遂疑郭景純之說且疑連志者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曰有酈氏此誤漸浙二字雖明晰於說文而莫有能詳者矣又曰此水不經吳縣之南從長興安吉卽注錢唐殊於班

志吳縣南江在南之說故酈氏以爲枝分然從錢塘至餘姚之道未湮也其正流從長瀆注太湖東出爲松江南逕嘉興石門至錢塘是時石門之流中斷嘉興之江從谷水而注檇李矣於嘉興之江從谷水而注檇李矣於是錢塘中折之南江且西續於烏程上承安吉而南江之流夥於烏程上承安吉而南江之流夥於枝分蓋谷水自嘉興而北以至太湖南江也自餘杭上承烏程之流非南江也枝分自錢唐入海南江也自餘杭上承烏程之流非南江也安吉而西又南江之上流矣酈氏時之南江已異於班志今則谷水及南江枝分均不可見而浙江且續浙江而爲浙江之道蹤胡牀明謂餘杭創餘姚之誤其說非也本禮按自長興上泝吳江蓋古南江之正流西所謂吳下塘運道出石門嘉興上泝吳江蓋古南江之正流西湖保俶塔後西錦一帶有古溝地窪下積水於其形勢猶見南江之遺蹤胡牀明謂餘杭創餘姚之誤其說非也本禮按自長興至餘杭分自錢唐入海南江也自餘杭上承烏程之流非南江也安吉而西又南江之上流矣酈氏時之南江已異於班志今則谷水及南江枝分均不可見而浙江且續浙江而爲浙江之道蹤胡牀明謂餘杭創餘姚之誤其說非也本禮按自長

縣有仇亭柯水東入海仇亭在縣之東北十里江北柯水疑即此也又東北逕永興縣東與浙江合謂之浦陽江地理志又云縣有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又疑是浦陽江之別名也自外無水以應之全祖望曰浦陽江水發源義烏分於諸暨暨是爲曹娥下流斯爲曹娥其自義烏山南而出者道由蒿壩所謂東小江者也錢清二江其自義烏山北而出者道由義橋所謂西小江者也山水郎今剡溪上源之西港江上六谿郎今長潭谿後谿趙谿諸水石橋在嵊縣東嵊山在今嵊縣西南白石下流斯爲錢清曹娥其自山北而出者暨紆而東至餘姚則已折而北始至上虞遂由會稽入海錢清之水至諸暨竟西下至蕭山反東向山陰入海一曲一直源流不同然六朝皆以浦陽江名概之蓋嘗考浦陽之名漢時所未有故班志不錄然班志於浦陽東道之水則曰柯水而系之上虞郎曹娥也西道之水則曰潘水而系之餘暨郎錢清也續志則有潘水而失柯水其以大著也浦陽名江也始見於韋昭然續志出昭之後尚未登其目則不啻曰浦陽謝康樂山居賦中所云浦陽皆指曹娥李善因之而南史所載浦陽征戰之事則皆指錢清之水至諸暨竟西下至蕭山反東向山陰入海一曲一直源流不同然六朝皆以浦陽名概之蓋嘗考浦陽之名漢時所未有故班志不錄然班志於浦陽東道之水則曰柯水而系之上虞郎曹娥也西道之水則曰潘水而系之餘暨郎錢清也續志則有潘水而失柯水其以元和志皆無此二江之名元豐九域志曹娥以鎮屬會稽錢清以鎮屬山陰尚未有江名其以江名也自南宋始吾讀酈氏注水經其所志浦陽之水本皆屬曹娥其末始引及蕭山之潘水則是錢清之上流而疏析不情不知其已分爲二而反以爲合而爲一故曰上虞江東至永興與浙江合則是太康湖崎湄之水能至義橋麻溪以入海移東就西其謬已甚蓋酈氏未嘗身至江南以有此失也抑或者六朝之世堤壩未備東小江之水尚能西出則東道之水得至永興亦未可定是非爲酈氏回護也考其時則然矣乃施宿辨之而不審近來越人遂謂浦陽非曹娥但屬錢清以此糾酈氏雖黃氏今水經亦有此言則又非也夫酈氏以浦陽爲曹娥本之康樂山居賦康樂身居其地者也豈有誤取百里以外之江名而加之所居之江者此固不待辨而可明也況南史蕭陽江南北津壩即今之梁湖壩北津壩則浦陽江南北津各有壩司以稽察樣嘲曰柳浦埭竇於六朝稱四埭然則浦陽終以東道曹娥之水爲經流而西道匯於錢清者爲支流六朝官制蓋班班足與水道相證明安得反以之糾酈氏也蓋浦陽之水東行者當堤壩未興之日自餘姚達於句章之境凡嶧浦峽浦澉浦刻溪蓴溪胥會焉由柯水而東直達於句章之渠水而止非鑿夫今日之曹娥酈氏之言可攷也斯其所以爲吳越三江之一若但以錢清爲浦陽江自諸暨以北者於古爲東江乃臨浦之支流入錢塘江者與錢清本不相通故班志潘水屬之餘暨若如全氏所言則班志當屬之諸暨矣然則今紹興運河之道或即古錢清江所經而即班氏所謂潘水道元所謂浦陽江者乎但班志明言潘水東入海則錢清自當自蕭山東流會浦陽江以入浙道元不審此義而欲強合班氏東入海之文故一則曰上虞江東運周市而注永興再則曰又東北運永興縣東遂令地勢方向悉不可辨此則道元之疎也按今錢清江本自蕭山東流至鎮合浦陽江即於此北入浙江也錢清入浙而班言潘水入海者亦如武林水瀙水之例耳蓋浦陽江本分三派以入浙其在西者爲錢清江道元所謂運永興縣東與浙江合者即班志之潘水也其中則爲曹娥江即班志之柯水也全氏謂道元疏析不精不知其已分爲二而反以爲合爲一亦未盡然今按酈注於亦謂是水爲上虞江下自縣之東郭外起至注於胥江三百九十二字皆敘上虞境內山水蓋因敘上虞而連類及之於上虞江無與也至下文引地理志言柯之言柯水則又言上虞江矣故云柯水當上虞江則道元亦知曹娥江之自

入浙矣道元既以柯水當上虞江而下文又引班志潛水疑爲即浦陽江之別名則亦疑其分爲二矣惟於引地理志柯水上末明言上虞江之入浙則其疏耳然以文理合之自亦謂是水爲上虞江止皆敘曹娥江上虞江東逕周市而注永興則敘錢清江此句當在柯水疑即此也句下而東逕周市又東北逕永興縣二東字並應作西也至浦陽江之最東入浙者乃今姚江全氏所謂堤堰未興之日自餘姚逕於句章之境者也按柯水篇注云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又曰浙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今以今地釋之餘暨縣在今蕭山縣西餘姚縣即今縣治浙江也秦望山在今會稽縣東南黃昌宅在今餘姚縣西南虞國宅在今餘姚縣治西今姚江出餘姚西南通明壩下通於餘暨東所合之浦陽江則錢清江又東注於海蓋道元欲附會水經東至餘姚入海之文故混浦陽浙江爲一本爲謁誤而其所敘之爲浦陽浙江無疑歷歷可數也

明壩築於宋時未有壩前姚江必與曹娥相通可知故酈以爲自秦望分派也注自東與車箱水合起蓋皆言浦陽江惟江水又東逕赭山南句則又言浙江蓋赭山在今海甯州西南五十里也浙江自山陰以東已會於海而餘姚以西海道尚狹故江海並得通稱地理志水經亦並言東至餘姚入海也浦陽江之入浙者錢清江爲最先戴本移此注於逕會稽山陰縣上是也浙江又逕會稽山陰縣 按漢縣屬會稽一統志郎今紹興府治 又東合蘭溪 一統志在今山陰縣南 又東北得長湖口 在今山陰縣南三里 一統志鏡湖一名長湖 又逕山源出古佛嶺 又東北入於海 山陰縣西又東北入於海

右爲吳併吞之地已入表良丈房鍾棗皋吞取雖無明文準以地望皆非吳所本有沙洲以地勢推之後當入吳故並次於此太湖本吳越所共江淮本吳楚所共其後拓地乃全有太湖江亦西至九江淮亦西至鳳穎以不能割裂亦並次於此又杜氏釋例江淮所逕郡國悉備故今亦兼及上源而圖所不納則從略焉至篇中所引水經注文凡無涉地理水道者概從刪節以省文也

姑熊夷 國語敗太子友於姑熊剪棄昭注吳郊也

沒 國語又大敗之於沒韋昭注地名

干隧 國策衛夫差於干隧高誘注邑名史記春申君傳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正義注在萬安山西南一里張琦圍釋地今蘇州府西北二十里萬安山一名陽山山之別阜曰

隧山卽其地也

陰江之浦 呂氏春秋越王謂公上過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寡子

松陵 吳越春秋越王追殺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江南通志松陵卽今吳江縣治本禮按寰宇記吳江縣云梁開平三年兩浙奏析吳縣於松江置吳江本名松江又名松陵通志蓋本此

南武城 班志會稽郡婁有南武城闔廬所起以候越越絕書婁北武城去縣二十里一統志婁縣故城在今蘇州府昆山縣東北南武城在縣西北本禮按今松江府太倉州皆漢婁縣地

暨陽　史記吳太伯世家集解引皇覽曰延陵季子冢在毘陵縣暨陽鄉本禮按晉志毘陵有暨陽縣沈志曰太康二年分無錫毘陵立元和郡縣志江陰縣本漢毘陵縣之暨陽鄉晉太康二年置暨陽縣梁敬帝置江陰郡隋開皇九年罷郡為縣屬常州唐志晉陵郡江陰武德三年以縣置暨州并析置暨陽利城二縣九年州廢省暨陽利城以江陰來屬寰宇記江陰縣古既陽城在縣東四十里唐武德三年暨陽立縣後併入江陰一統志暨陽故城在今常州府江陰縣東北緻墩湖在縣東四十里卽寰宇記所謂傘熟冶城　寰宇記昇州上元縣古冶城在今縣西五里本吳鑄冶之

地江南通志冶城在今上元縣西金陵圖考云春秋時金陵未有城邑惟石頭東有冶城相傳夫差鑄劍於此本禮按上元唐縣廨志上元本江甯二年更名一統志上元故城今江甯府上元縣治

長城　寰宇記湖州長興縣本漢烏程縣地晉武帝分置長城縣按吳興記云吳王闔廬使弟夫槪居此築城狹而長故曰長城縣又西湖在縣西南五里一名吳城湖昔闔廬築吳城使百姓輦土浸而為湖闔廬弟夫槪因而創之一統志烏程在今湖州府長興縣東西湖一名吳城湖在縣境又有三城三圻在縣東北旁臨太湖吳城與斯圻連彭城與石圻連邱城與麋圻連皆春秋時吳王屯戍之地步騎列於三城水軍列於三圻今石圻已沒於湖本禮按南江自今安吉西北東北流經今長興縣南入太湖長興正濱南江吳越本以江為界故築城列戍於此此亦可為南江卽浙江之證

傘熟　寰宇記江陰軍江陰縣傘熟在縣東四十里吳王闔廬第八子葬此本禮按江陰隋縣詳上暨陽一統志江陰故城在今常州府江陰縣東北緻墩湖在縣東四十里卽寰宇記所謂傘熟冶城一統志海甯州西北有冶城舊志吳王夫差築以距越今有冶城廟卽其遺跡

右亦當為吳本有之地未入表諸書所載古蹟不出江南府治長元吳三縣境者今悉不錄以省繁冗

婁林　左傳僖十五年楚敗徐於婁林杜注徐地下邳僮縣東南郡國志下邳國徐有樓亭或曰故婁林劉昭補注杜預曰在僮縣東南本禮按當在今泗州東北境吳既滅徐徐地亦當入吳

蒲隧　左傳昭十六年齊師伐徐至於蒲隧杜注徐地取慮縣南有蒲姑陂本禮按取慮漢縣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晉因之一統志取慮故城在今徐州府睢甯縣西南徐州府志取慮在睢甯

西南則蒲姑在縣東南境矣

宋地　史記句踐已平吳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

本禮按今徐州府銅山蕭沛三縣鳳陽府之虹州並爲宋地皆與吳接吳所侵宋地當卽在此蓋吳得宋地之在今徐州府者又得魯地之在泗東者故能挑溝商魯以爭長黃池也

泗東　本禮按左傳哀公八年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是武城與吳接壤也武城在今費縣西南九十里正在古泗水東川此所謂泗東當卽武城以南今山東滕縣江蘇邳州之境史記云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地方百里則此泗東地亦當然又今安慶府爲春秋時桐地顧氏以爲吳邑亦未敢從至據越絕書句踐徙都琅琊盡吳之境以爲吳亦嘗得琅琊則地編太遠左傳記吳齊戰事亦未有言及琅琊者恐未必

吳下　卷

本爲魯地而爲吳所侵吞者後越滅吳乃亦還以與魯也泗水詳前推水條

吳噬山　一統志吳噬山在德清縣西南二百步吳均入東記吾吳王夫差噬句踐傷其父足率兵伐越築壘於此故名本程按德清在南江南本非吳境蓋夫差伐越而築壘越地其後棲越會稽乃爲吳地也

右亦當爲吳併吞之地未入表又按通典歙州理歙縣春秋時屬吳顧棟高曰徽州府　皇輿表以爲吳地然於經傳無所見據史記年表吳闔閭十一年伐楚取番實當定公之六年番爲江西饒州府治之鄱陽縣由吳取番路須經浙江之杭與府杭州府銀州府而後至江西之饒則銀徽二府之爲吳地信矣本編按徽杭銀之地本在南江之南當非吳境自夫差破越封句踐百里之地其後增封北僅至於平原西僅至於姑蔑則此三府之地竟爲吳有故能伐楚取番拓地至艾也若顧氏據越絕書句踐徙都琅琊盡吳之境以爲吳亦嘗得琅琊則地編太遠左傳記吳齊戰事亦未有言及琅琊者恐未必然又今安慶府爲春秋時桐地顧氏以爲吳邑亦未敢從至安豐爲楚舒父則見於郡國志劉昭補注又廬江之舒皇

吳下　卷

漢志會稽郡餘暨應劭曰吳王闔廬弟夫槩之所邑水經注浙江水篇引之餘暨今蕭山圖廬時不得至此夫差棲句踐會稽則夫槩蓋葬楚矣應說殊非師古駁正之是也

按班志曰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盡吳分也以今攷之殊不盡然廬江之舒班氏自注故國會稽之山陰班氏自注越王句踐本國六安之蓼班氏自注故國爲楚所滅而廬江之龍舒爲羣舒邑則見於應劭注臨淮之堂邑爲楚之堂谿之治爲閩越地則見於司馬彪郡國志本注六安之安豐爲楚舒父則見於郡國志劉昭補注又廬江之舒皇

粵襄邑豫章之餘汗爲越西界亦班班可考者若廬江之樅陽在今桐城東南則當爲桐國地皖在今安慶府北湖陵爲今太湖縣松茲在今霍邱縣東丹陽之石城在今池州府西陵陽在今青陽縣南蕪湖在今蕪湖縣東六安之安風在今霍邱縣東南陽泉在今固始縣南則皆當爲楚境會稽之餘暨在今蕭山則越封百里之內者固捕在今台州府東乃秦閩中之地吳地亦未能至此也他如吳有艾邑爲今義甯取楚之番爲今鄱陽大抵江西一省南昌以北及九江南康饒州四府之境當有吳地其餘在春秋時風氣未開當爲吳楚越界外之地則豫章之

廬陵今泰和彭澤今都昌柴桑今九江縣北縣北府治南贛州府治新淦今臨江南城今建昌府治建成今瑞州宜春今袁州府治雩都今雩都南埜今南康安平今安福縣敷縣之地亦未見其爲吳分也而丹陽在今太平府東實爲吳地班氏反以當楚之丹陽抑何謬哉至於楚徐之地後人於吳於越之境會爲吳有謂爲吳分或無不可耳

論曰吳立國最先又僻在蠻夷封域於諸姬爲廣大抵南濱浙江北限淮瀆東薄大海西裹荊舒其始封之地於今江蘇則有蘇松常鎮江淮揚通七府一州而江寧之六合楚地斗入其閒於今浙江則有嘉興全府南暨杭之海寧西控湖之長興於今安徽則有泗虞二州第國之宣城南陵涇縣第國而太平之當塗蕪湖則與楚夫亏相錯大率東西狹南北長縱橫蓋四五百里春秋之初吳人僻陋自甘不與於諸侯會盟而諸侯亦無有過之者楚人得關而後之善百十年自巫臣怨楚狐庸相吳於是北掃上國西誘舒鳩舒駘與楚爲難矣當是時長江天險楚得上流鍾離巢州來江邑鼎峙江淮開爲楚重鎮吳固未得逞志於楚也會楚靈平繼世內難迭起王僚乘閒以擾三城楚之牆離撤於是吳之堂奧恢矣及至闔廬胥嚭報兄父之讎蔡唐洩珉烏之忿長驅千里入楚之都夫差繼之棲越會稽爲食

上國於是踰淮而北接於商魯渡濟而南封越百里以外皆號令所及而西封楚境則北抵棘樸南暨番艾蓋其全盛之時幾有今江蘇全省又西跨安徽北跨山東河南南跨浙江江西五省之地疆域之廣倍其朔矣當此之時夫差之心自以爲破楚臣越制齊威晉五霸之盛不是過也然而黃池未長姑蘇已焚不及十年吳遂爲沼矣當時以區區之吳當上游之彊楚不過五戰直入郢都迫以全吳之殫一爲越困遂即焦表者何哉闔廬棄舟用陸奪楚所恃夫差棄全浙地以畀句踐三江五湖之險還與越共好勤遠略而忘肘腋之患也地利無常顧用之者如

廿原本集覧

目録

原起

提綱

通論

條例

明張氏約園開雕

王艮軒先生手稿存於層康侯所者凡四種一曰儒林宗派爲萬季野著十六卷本薈依辨志堂舊鈔增註其籍貫別號證法而釐正之者也非於萬書外有所增益二曰全吉士七校水經注四十卷薈與陳詠橋重理殘本更得校語四十條是也三曰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初稿爲四十卷附錄二卷嗣改定爲一百卷其次第悉依黃全宋元學案之舊外附宋儒博考二卷元儒博考一卷原稿幾經改竄皆先生手定者也四曰世本集覽八册

其原起提綱條例目錄通論有清本而所謂集覽八册者後改定爲六册分卷仍四十有八又先生手輯而待整理者也壽鏞既見此四書先爲其易因刻增註之儒林宗派十六卷次及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積三載之歲月合四五同志之精力經三四番之讎校今已將蔵事矣獨世本集覽一書望洋興歎初與康侯謀擬用攝影法將稿影出再圖整理康侯遽之倩商務印書館估價會值國難發於滬上幾遭火厄事不果行忽忽四年輒引爲憾壽鏞於鄉先輩著述斷編殘簡視若其球乃鉅製煌煌姓氏之原即生民之始有關史學源流者反忽焉而任其緒之墜豈人情哉且世本即系本見於史記索隱集解者已無全書而先生自年十六以至四十盡力以期其成者宏目大綱粲焉具備後生小子但事整治便可成書敢不勉勗仔肩然其難則更甚於學案補遺遂巡其閒擱其無終者以此也去歲先刻原起提綱條例目錄通論五卷今年元旦馳書康侯仍索其稿思償吾願焉願猶未著手耳先生原起所謂他年成功有日庶副知己之望者亦知壽鏞能副先生之望否耶

今將已刻者播之於世俾見大凡更望邦人君子匡其不逮而促之成焉若夫全氏七校水經注光緒戊子已梓行獨不及水道表是表爲先生輯其子龍光校亦宜刊也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後學張壽鏞序

先師王子行狀

先師王子諱楚材初名梓材其字更名梓材後竟以字行學者稱翬軒先生世居鄞西柳莊坊高祖炳國學生工詩善書歷游大僚幕府著有定海鹽政議咄咄吟曾祖畿祖鍔父謨三世皆名諸生先生稟承家學復徧謁里中名師肆力治經融會漢宋諸儒之說而獨衷一是先究心六書及音韻之學嘗謂古人以此爲小學童而習之今則訛謬不勝指數又謂書法盛於晉唐亦壞於晉唐蓋專講結構任意增損而六書之法寖失惟顏

魯公尚有典型耳聞者駭之既補郡博士弟子員餼於庠無錫汪寫園先生侃同縣童薈君先生槐先後掌教月湖書院皆許爲學有根柢學使道州何文安公按試稱其研覃傳註且終卷無俗字特置高等江右陳碩士侍郎繼任復甄拔之充道光十四年優貢明年考取入旗教習期滿出宰廣東三十年九月署樂會縣事纔數月以疾卒於官咸豐元年正月十四日也年六十先生勤於著述其裒然巨帙最爲精力所著者凡四種一曰重校宋元學案百卷昔黃黎洲先生明儒學案刻於慈谿鄭氏其宋元學案未及成編季子耒木及吾鄉全謝山皆嘗補輯何陳兩學使屢訪此書後得黃氏耒木之板燬於西夷兵燹先生攜書入都復與文安伯子紹基重校刊於都中先生別成宋元學案補遺百卷馮氏何氏各存其副本一曰彙錄全校水經四十卷謝山先生以水經舊本經註混淆屢經考訂晚主端溪講席猶朝夕披覽蓋已七校而未成完書先生得其遺稾重加釐正闕佚者取趙東潛本引全氏語兼採鮚埼亭集以補之其副本一寄山右張石舟穆屬其覆校刻入楊氏連筠簃叢書一存慈谿馮氏又依酈註作水道表如原書卷數由是讀水經者瞭如指掌一曰世本集覽上自皇古下逮戰國遇未見書足資考證者靡不蒐葺其中露鈔雪纂歷三十餘年不懈一曰王氏宗譜備考八卷瑯琊太原各分支派先生廣搜博採元本本脈絡分明雖譜學專家無以過之其於諸經各有箋釋彙爲解經錄惟易有專書曰周易解詁他書數種曰夏小正輯註曰說

文引經錄曰補輯韻表曰校註高郵王氏詩補韻曰增補萬季野儒林宗派曰補輯沈定川文集曰句甬紺珠錄皆精核可傳所著古文四卷曰樸學齋文鈔古今體詩一卷曰北遊賸語並藏於家先生世承儒業家風孝友自華潔養修脯之外不名他錢有弟二人季早卒與仲弟式好無閒先生赴官使掌會計及先生卒挈其眷屬扶櫬歸葬某鄉之原先生生於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十六日卒於咸豐元年正月十四日配水氏子二長熙原名龍光克衍家學以經解見錄兩補俏生次杲原名孫二潤培恩培先生教授鄉里循循善誘先品行而後材藝先經術而後詞章勸於先生之學未窺藩籬何論堂奧第念先生汲古研精殫心著述儒宗經學並得新傳自道範云遙長子又復不祿有孫孤弱恐日久無知先生者會縣有修志之舉用敢粗陳梗概伏望秉筆諸君子垂採焉至居官莅政以受任日淺無所表見且先生之足傳者不在一官諸君子當共諒之受業陳勸謹狀

壽鏞案鄞志傳本此狀不再錄　又案先生遺藁壽鏞所見者四種一爲宋元學案補遺先成於道光戊戌者爲四十二卷續於原稿中附益始已亥春終庚子冬者乃釐爲一百卷別附宋元儒博攷三卷二爲世本集覽其緣起作於道光辛卯同時編目錄分八冊今存藁爲六冊四十八卷自題書義並分題禮樂附御書數　三爲全謝山七校水經注十二冊先生取謝山遺藁重加釐正更補水道表所謂王氏重錄本也四爲校訂萬氏儒林宗派十六卷先生依辨志堂本重爲釐訂刪其重複而增註籍貫別號諡法非於萬書外有所增益也陳氏行狀謂增補蓋未見原書鄞志因此而誤四爲雜纂一冊採取經書粹語分類誌之取於易者爲多昔歲先生之孫名恩培者交屠康侯收儲壽鏞已將儒林宗派十六卷宋元學案一百卷別附三卷次第付梓惟世本集覽六冊其兩冊恩培交康侯時已有鼠嚙矣全書浩繁排整頗不易易四顧躊躇尚無善策假我歲月當完成之而已　後學張壽鏞識

梓材自七歲就傅讀小學諸書略識古人名而未知其姓氏之由十歲始從先君子夢僧公于張鄭溪司馬家授讀尚書及毛詩序知有唐虞三代以及周之有東西亦知有十五國之分而猶未知帝王之終始與列國之存滅十二歲時見架上春秋傳知其爲紀事之書而古人之名多雜載其中時竊而觀之先君子卽以左傳授讀焉及十四歲受學于家塾先君子爲及門諸子講論司馬遷史記梓材亦與聞焉因知帝王列國之源流且見史記索隱集解多引系本時與史記相出入意欲見系本之全未始知系本之卽世本亦未知世本之已無全書也次歲從先君子于董小韭明府家得顧復初春秋大事表見其表姓氏者有之以爲獲見之表世系者有之以爲獲所未見心益喜爰合而錄之又次歲從先君子于古香眉閣華氏館見同學案上鄭氏通志中有氏族略條分繢析多有裨于所錄而韋注國語鮑注國策亦于是年見之及冬季散館因合尚書毛詩春秋傳國語國策史記分列古人之姓氏各詳其系而世本之見于傳注者亦條載其中先君子見而心許之然年已十六先君子督以舉業世譜之學雖草創有緒而未遑專及有所得焉則竊載之不敢與先君子得見焉而舉業之不工亦職是之故十八歲二十一歲就試並備卷不售先君子益以舉業督課之而梓材亦自以不能掇芹爲媿自是以後始出訓蒙先君子于舉業外兼課以試經之藝而亦未有得焉至二十七歲始入郡學二十九歲先君子見背梓材讀禮之暇因輯舊錄比年館張司馬家考司馬諸孫見其家有羅氏路史及馬氏繹史李氏尚史時與司馬長君芝雲明經上下議論明經固先君子所深契者嘗勉以世譜之學必不可置繹史尚史諸書專爲梓材購之又姑夫綦孝廉芙人先生示以陳氏竹書紀年集證采錄甚多及其秉鐸湯溪復示以崔氏考信錄是書考證多確亦節而錄之因名舊錄爲世本集覽分卷四十有八以世本爲名者蓋世譜之學以世本爲宗而世本之全卒不可見且世本多爲史記所本亦未見其盡當因其名而不欲復其舊觀古人之書固無專殖輯爲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

其世也世本集覽之輯亦以存論世之旨也前明何元子詩經世本古義亦嘗因世本之名矣既而見坊閒有秦氏世本輯補一書而錫山吳仲倫文學以爲實洪氏頤孫所輯其必有據要是書專爲世本而輯與梓材所輯體例迥殊抑集覽之編既因世本之名亦不能不采錄焉梓材自先君子遊世歷試經解取錄者四因得貪餘于庠而年已四十無聞茲媿今茲歲試學使者道州何仙槎先生詢以平日所著梓材不自揣固陋而以世本集覽對且問何時始著及成功與否則告以始輯之年而以云成功則未也退而述其原起如是使他年成功有日更質大人先生商榷而鑒定之庶足以副知己之望而惜乎先君子之不得見其成也道光十二年夏四月十有八日古塾王梓材自識

世本集覽提綱

尚論斷自唐虞唐虞以前似屬荒遠然易傳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則犧農黃帝並非無稽且易言始作八卦故託始于包犧氏之王天下非謂包犧以前絕無可稽之世也特言盤古氏初三皇中三皇與九頭紀等十紀或有難憑耳第古人既有言之者姑置之存而不論論而不議之列而世本集覽之編即以皇古爲首冊云

包犧神農見之易傳爲信而有徵特以爲太皞炎帝有未安者崔東壁考信錄言之詳矣故次犧農于皇古之末而太古與因提禪通之裔有見于犧農之世者即列之犧農之裔有見于帝世王朝者放此

近故于黃炎各爲一冊而共工附之以二皞二高亦各爲一冊其有世系者卽次其世焉

帝典合載堯舜是唐虞之際當合而不分因列爲三格堯之在位七十載爲上格舜之攝位二十八載爲中格舜之在位五十載爲下格其臣之世系亦隨其先後而以三格載之大約先列陶唐氏世系而高辛諸族附之又次則附以二皞次以有虞氏世系而高陽諸族附之又次則附以二皞之後黃炎之後犧農之後與太古之後焉

古史家以黃帝迄周獲麟之歲爲疏訖紀故列帝世爲疏訖紀上夏商以下爲疏訖紀下夏商爲第三冊而夏自少康中興商自武丁中興其前後世又分列焉蓋夏商世系較繁于唐虞卽先代之後亦各有世系可編而最要考核者莫如周家后稷以後文王以前之世系也大都五帝以至夏商史記敘其源流而彼此多不符合莫考世數亦多相懸姑以錯綜之法次之東周平王之當時書籍非若今世可以鱗次而考觀史記者安得承訛襲繆而不爲考正乎哉

四十九年春秋始作故或以東周爲春秋之世春秋世系莫詳于左傳而公穀及國語亦多有可證世本之說亦于是爲詳焉戰國以國策爲本竹書紀年一書其紀戰國最確多有史記所不逮學者不得以後人之附益而概廢之也秦自昭襄以後僅延數世雖屬一統而適爲戰國之餘故不別爲一冊特附于戰國之冊而已

周有西周有東周有戰國之周西周唯周魯在位之年世世可考其餘則自共和以後有之前此則不獨年數

姓氏之別世多不明今且以氏爲姓矣或曰姓某氏而不知其爲何姓者良以世譜之學未嘗攷訂也閒之古世本書有姓氏篇上言姓下言氏非不分明但其言系者不能周至姓氏之原仍屬未備今則詳載世系而姓有所宗氏有所別若無姓可系而僅有其氏者則各從其國之世次附載之其無氏可別而僅有其名者亦附載焉至于無國可附則第以代屬之非逞博也以人有所遺無以備後人之流覽也

夏商以前有以名稱者則名之以號以氏稱者則號之氏之兩周以後有謚則以謚稱有爵則以爵稱或有名無字或有字無名則以名以字爲稱又有無名與字而以人稱者則人之亦有以國邑見者則卽以國以邑稱之戰國時往往有以子稱者則亦子之皆以見于古籍者爲據非有所杜撰也若上古諸氏往往有其世而無其名則首載某氏而以二世三世次之夏商以後閒有史而有可疑者則列之備考有存參有存疑其人之見于稗野而疑信相兼者則列之存參其人之見于稗野如指掌焉已

而疑信不掩者則列之存疑亦從其世系之而備焉存
焉義各有當也至有斷不可信之人當不以大書書之
而以旁注見之已耳

四明馥書 約園刊本

世本集覽第一冊
皇古一
盤古 初三皇
天皇十三頭
地皇十一頭
提地人皇之先
人皇九頭三十二世
蜀蜀山之先
五龍五姓一世
攝提五十九姓三十五世
合雒三姓三世
連通六姓二世
敍命四姓三世
皇古二
循蜚二十二氏
鉅靈 句彊 礁明 涿光 鉤陳 黃神
狙神五世
犂靈 大騩 鬼騩 弇茲 泰逢 冉相

四明馥書 約園刊本

蓋盈　大敦　雲陽　巫常　泰壹　空桑
神民　倚帝　次民
因提十三氏
皇次四世　蜀山六世
傀傀六世　渾敦七世
東戶十七世
皇覃七世　啓統三世　吉夷四世
凡渠一世　狶韋四世　大巢二世　遂皇四
世

庸成八世
庖伏羲之先
皇古三
禪通十八氏
倉頡一世　柏皇二十世
中央四世　大庭五世　栗陸五世
麗連十一世　軒轅三世　赫胥一世
葛天四世　宗盧五世　祝融二世
昊英九世　有巢七世

朱襄三世　陰康二世　無懷六世
厲山神農之先
包犧一世
女媧
神農八世
禪通之餘　柏皇　大庭　栗陸　昆連　赫
胥　葛天　祝融　昊英　朱襄　陰康　無
懷
附因提後　混沌　東戶
循蜚後　太一卽泰壹
少典黃炎之先

世本集覽第二冊
帝世一
疏仡上之一
黃帝十世
分姓十二　嫘　若水高陽之先　江水高
辛之先
酉卽嫡　訾

己 泜水少昊之先

滕卽銷 葴任荀卽句猗

僖卽邘姞儇依

炎帝八世

分封逢

共工

附禪通後 倉頡 柏 大氏 宿沙 中黃

卽中央 風太昊之先 有媧

封胡

因提後 蜀山 天老卽混沌

循蜚後 大隗卽大騩 鬼方 鬼與區系

帝世二

疏仡上之二

太昊口世

分封郝骨 咸烏巴人之先

少昊八世

分姓 威 蔑

附黃炎後 弱水卽若水 辛 禺 九黎

土敬

因提後 蜀山

帝世三

疏仡上之三

高陽十世

分封虞有虞之先 天穆之陽夏后之先

別爲黎 陸終 分姓己又分董

妘 彰又分禿

曹又分斟

芈

高辛十世

分封蜀

分姓祁啊唐之先 盼巫人之先

附二昊後 四叔 重氏

黃炎後 尤戎

伯夷父四岳之先

因提後　巢父

芒　逢　四岳　吕　許　允姓

黃炎後　番禺　元都卽九黎　三苗　汪

二昊後　羲氏　尹氏　大費　共工

巴人

高陽後　八愷　皇　和氏　董　彰祖

崇　越裳　宗

商殷商之先　邰王周之先

附高辛後　八元　龍　商邱　大夏　巫人

別封有庳

唐虞之際

有虞一世

別封丹後改唐　陶邱

陶唐一世

疏仡上之四

帝世四

王朝一

疏仡中之一

夏后前四世五帝

後十世十二帝

分封諸姒之國　均觀　華繒於越

賓氏之先

附有虞後　商改虞　三身　有緡　陳

高陽後　和　有窮　有鬲

昆吾　寒氏　過　戈

熊氏

厖　有鬲

陶唐後　唐　劉別爲御龍

高辛後　商又居商邱　殷　邰　搖民

二昊後　羲　有莘　淮夷　黃夷

黃炎後　邛　北狄　防風　有施

逢　氏人

顧彭豕韋　斟灌　斟鄩

循翟後 巨靈
王朝二
疏仡中之二
殷商前十世二十一帝
後七世九帝
分封諸子之國 黎 南 權 梅 箕
分姓 曼 御 別封錫
附庸唐後 唐 豕韋 傅氏
高辛後 豳遷岐周 芮 蜀 東胡
虞夏後 虞 遂 申徒
夏 杞 繒 越 有莘 彤
崇 南巢 匈奴亦作匈戎
高陽後 大彭 豕韋 荆楚 舟人
醫 理氏
二昊後 蒲姑 奄 江 黃 費或作翬
黃炎後 邳 薛 密須 摯疇 葛 有
秦趙之先 巫氏
熊 犬夷

逢 呂 萊 孤竹
鄒山 氏羌
禪通後 侯氏 伊
循翟後 鬼侯 鬼方
世本集覽第五冊
王朝三
疏仡下之一
西周十一世十二王
王之近族 單 陶 翟 成公 管氏之
先
共王史 楊 謝 巳
鄭一世一君
武穆 邢
晉九世十君
公族 解氏之先 欒氏之先
祁氏之先
分封 賈 大戎
應韓 荀 寒

文昭 曾
魯八世十二君
公族 顏氏之先 東野之先
梁其之先 公儀之先
本封周
分封 凡 蔣 邢 茅 胙
祭 禁 樊
蔡八世八君
曹九世九君
郕 霍
衛十世十一君
公族 石氏之先
聃 毛 郜 雍
滕十二世十餘君
畢 原 鄷 郇
燕十一世十一君
本封召
分封 譙亦作焦

王季之穆 西虢 東虢 岑
太王之昭 吳八世八君
分封 閻
虞
諸姬之國 芮 榮 隗
隨 鮮虞 赤烏
附殷商後 宋十世十一君
公族 孔氏之先別爲正氏
惠氏之先
夏后後 杞四世四君
鄫 於越 辛氏
彤 褒 巢 玁狁
有虞後 陳九世十君
公族 轅氏之先
陶唐後 祝 唐 杜 房
周傅氏
高辛後 蜀 東胡

高陽後 鄒九世十一君
別分鄫
楚十世十四君
公族別爲熊相氏
分封
蘇董 己氏戎
鄔郎檜 鄢
程別爲司馬氏
庸巢 北戎 越嘗一作越
少昊後 莒七世口君
秦五世五君
分封 梁
趙城趙氏之先
譚 徐 淮夷
沈 姒 蓼 黃
周尹氏 南宮氏
太昊後 任
炎帝後 申 呂
齊九世十一君
公族 國氏 崔氏 晏氏
高氏
分封 檀 邶
許十二世十二君
逢 萊 紀 己氏戎
黃帝後 薊 卽鄄 張氏
薛六世口君
蹶 密
北狄 犬戎 驪戎
禪通後 焦

東周十三世十四王

王之近族 周氏 附諸國周氏

王氏 齊王氏 附諸國王氏

王子氏 鄭王子氏

王孫氏　衛王孫氏
頹氏　王叔氏　甘氏　武强
氏　劉氏　儈氏　陽氏
梁氏　縱氏　黨氏　瑕氏
西周近族之後　單氏　鴛單氏　鴛狄氏
卽翟氏　諸國成公氏
齊管氏入魯別爲禽氏
鄭十二世十七君
僖氏
武穆　晉五世七君
別分曲沃襲晉十一世十五君

公族　解氏別爲張氏　樂氏別
爲卞氏　祁氏　籍氏
箕氏
韓氏別爲箕氏邢氏公族
氏　游氏　羊舌氏別爲
銅鞮氏楊氏　閻氏
卻氏別爲步氏冀氏苦成
氏　柏氏卽伯氏別爲楚
氏鍾離氏
賈　晉賈氏別爲右行氏　附諸
國賈氏
大戎　晉狐氏別爲續氏大狐氏
韓　荀
文昭　魯十世十二君
公族　顏氏　附諸國顏氏　殽
氏　東野氏別爲洩氏
梁其氏別爲梁氏　公儀
氏　御孫氏　費氏

展氏別爲柳下氏　郈氏
罷氏　眾氏　臧氏　施氏別爲少施氏
孟孫氏亦稱仲孫氏　遂氏
別爲子服氏　南宮氏　陽氏
公山氏
叔孫氏別爲叔仲氏　茲無
氏　季孫氏亦稱季氏別爲公治氏　公鉏氏　公之氏
家氏仲氏　子叔氏亦稱公父氏　東門氏別爲子
叔氏別爲榮氏　公巫氏
蟜氏　有山氏　公冉
公西氏　公輸氏
公夏氏　公肩氏亦稱公
氏　公有氏　公甲氏　公斂
公禦氏　公索氏
公冏氏　公柘氏　下氏
氏　公伯氏　公仲氏
公祖

公冏氏　公柘氏　公祖
氏　公伯氏　公仲氏
周
凡　蔣　邢　諸國茅氏　祭
鄭祭氏
蔡十二世十四君
公族　朝氏
附諸國蔡氏
曹十二世十六君
公族　卞氏
附諸國曹氏
郕亦作成
附諸國成氏
霍
衛十一世十七君
公族　石氏　太叔氏　孫氏
甯氏　齊氏　司徒氏
北宮氏　析氏　蘧氏

公叔氏　公孟氏　公明氏　公氏　子南氏別爲將軍氏
司寇氏　趙氏　仲叔氏
孫氏
公文氏　子遷氏　公
耿亦作沈
附周耿氏　鄭耿氏
魯冉氏
毛
鄀
附宋鄀氏
滕十三世十餘君
畢
晉畢氏別爲魏氏　魏別爲令狐
氏呂氏
原
附諸國原氏　原別爲荀氏
晉原氏別爲荀氏　荀別爲中行

氏程氏知氏新稚氏　知別爲輔
氏　荀又別爲先氏　先別爲左
行氏士氏
鄭
附狄鄭氏
燕十七世二十君
分封　陽
召
附諸國召氏
王季之穆　西虢
附晉虢氏又爲郭　夏陽氏
東虢
太王之昭　吳十二世十四君
公族　延陵氏　棠谿氏
閻　附諸國閻氏
虞
公族　秦百里氏
諸姬之國　芮

榮
附榮錡氏
魏
公族
巴 密 隨
鮮虞亦稱中山
肥 鼓
耿 滑
頓 胡 州來 息 蓼
舟
項 極
宮
附虞宮氏
附虢舟氏
養
附諸國養氏
附殷商後 宋十二世十六君
公族 魯孔氏 惠氏 樂氏

別爲西鉏氏 司城氏
附晉樂氏 老氏 皇
氏 華氏 高氏 入于
氏 莊氏 仲氏 魚
氏 鱗氏 蕩氏 向
氏亦稱桓氏別爲司馬
氏 靈氏 石氏 邊
分封 戴 蕭
朝鮮
鄧
別爲鄭
亳 湯氏 小戎
權 黎
周南氏 魯林氏系出比干 鄭
姚氏 附諸國商氏
夏后後 杞九世十三君
鄫 入魯爲鄫氏 曾氏

越十二世十餘君
晉辛氏別爲董氏
晉竇氏
齊鮑氏
陳十二世十三君
公族 轅氏或作袁 鍼氏
慶氏 顓孫氏 齊陳氏亦作田別爲孫氏
子仲氏 宗氏 夏氏
亦稱少西氏 孔氏
公良氏 原氏 儀氏
司徒氏 司城氏

有虞後 陳 齊 晉 晉

陶唐後 唐 越 諸嫣之國 盧 唐近楚別爲唐氏

遂
四族 因氏 頷氏 工婁氏
入齊爲工僕氏 須遂氏

晉杜氏亦作屠又爲屠岸氏 附
諸國杜氏
士氏別爲范氏 范別爲鈕氏
劉氏司功氏析成氏 士又別
爲司空氏晉氏
酋冀
附諸國傅氏

高辛後 蜀

高陽後 邾十一世十二君

世本集覽 目錄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族 瀍氏 公息氏
小邾卽邾
公族 顏氏
楚十世十五君
公族 鬬氏亦稱若敖氏別爲
權氏苗氏 成氏 蔦氏亦作遠別爲孫氏
申氏別爲范氏 申公氏 申叔氏 附吳申

夔 廩 叔氏 潘氏
戎亦稱徐吾氏 屈氏亦稱莫敖氏別爲
諸熊 鬻 濮 百濮 戎蠻 芈 息氏 邢氏 伍氏別爲
蘇 卽溫 羅 宗 氏 魯陽氏 子南氏 王孫氏 陽氏
分封 鄀 酋鄀氏 西氏 沈尹氏亦稱沈氏 夔
楚彰氏
偪陽 夷 牟 鄎
介根牟
六 英氏改稱蓼
庸 武 軫 絞 州 桐
舒

羣舒
舒龍 舒庸 舒蓼 舒鳩
北戎卽山戎 舒鮑 舒龔
酋里氏 無終
少昊後 莒十一世 李氏 附諸國李氏
秦十四世十三君 王孫氏 陽氏
公族 子車氏 公車氏亦稱
梁 裴氏 逢氏 揚氏
附酋梁氏
酋趙氏別爲邯鄲氏酋氏原氏屏
氏樓氏
譚
附周譚氏
江 黃 鄖亦作邳 鍾離 不
徐 淮夷
穀 葛
羸

周尹氏
太昊後 巴
任 宿 須句
顓臾
附魯秦氏
炎帝後 齊九世十五君
公族 國氏 崔氏 晏氏
高氏別爲盧氏 曹孫
氏 蒙孫氏 申孫氏
仲孫氏 隰氏 屬
氏 桓氏 東郭氏別
爲大陸氏 盧蒲氏
欒氏 高氏 子淵氏
許十世十一君
附諸國逢氏
萊 紀 州 向
孤竹
羋戎 陸渾
允姓 邽
黃帝後 薛十二世十二君
附魯嬴氏
南燕 倡 闕
附衛孔氏 宋雍氏 鄭雍氏
齊闕氏
北狄 白狄
長狄
犬戎
禪通後 赤狄 潞 甲氏
驪子 冀戎
伊洛之戎 揚拒之戎
東山皐落氏 廋咎如
附詹忽氏
密
弦
王朝五

疏仡下之三
戰國之周八世十一王
王之近族 西周六世六君
東周三世三君
附周氏 諸國周氏
東周近族之後 魏王氏入于秦 齊王氏
西周近族之後 楊氏 附諸國王氏
秦甘氏
附諸國魯氏
武穆 晉五世六君
公族 張氏 附諸國張氏 魏
樂氏 韓楊氏 秦閻氏
附諸國鄭氏
鄭二世五君
公族 駟氏
附諸國蔡氏
韓十三世十一君
公族 蘭氏 平氏 何氏
諸韓 附諸國韓氏
文昭 魯九世九君
公族 顏氏 臧氏 孟施氏
孟氏 叔孫氏 季氏
仲氏 公石氏 符氏
蔡三世三君
別爲下蔡
附諸國蔡氏
曹
附曹氏
諸國成氏
衛九世十二君
公族 甯氏 北宮氏 子南氏
附諸國衛氏
沈氏
附魏晉氏
趙續氏
楚鍾離氏 秦賈氏

附齊冉氏
毛氏
滕六世口君
魏十世九君
公族 樓氏 安陵氏 中山氏
馮氏 附諸國馮氏
信陵氏
諸魏 附諸國魏氏
附畢之別族龐氏辛垣氏
王季之穆 趙郭氏
太王之昭 吳氏
附諸國燕氏
燕十三世十二君
魯曾氏
越九世十一君
公族 歐陽氏 鄒氏 匡氏
董氏
匈奴卽獯狁
有虞後 田齊十二世七君
公族 廩邱氏 安平氏 薛氏別爲孟嘗氏 陸氏
孫氏
附殷商後 宋五世六君
公族 魯孔氏 戴氏 樂氏
附魏樂氏 趙樂氏
皇氏 華氏
附諸國宋氏
朝鮮
夏后後 杞三世四君
公族 夏侯氏
附杞氏
楚項氏
中山 呑由

諸田 附諸國田氏
諸陳 附諸國陳氏
姚姓吳氏
陶唐後 諸國唐氏
諸國杜氏
魏范氏 秦司空氏
趙傅氏
高辛後 蜀
別國苴
高陽後 鄒卽邾八世
東胡
小邾
附鄒氏 屈氏 附魏屈氏 莊
附鄒氏或作兒倪
楚十世十三君
公族 秦班氏系出鬬氏
諸趙 附諸國趙氏
分封 代
郯
昇氏
上官氏
分封 鄂 陽城 下蔡
諸國蘇氏
諸國司馬氏
李氏別爲段干氏
附諸國李氏
少昊後 莒二世口君
秦十四世十七君
公族 楊氏
附秦氏
分封 蜀
趙十三世十一君
公族 奉陽氏 馬服氏 平
原氏
諸趙 附諸國趙氏
分封 代
郯
齊王孫氏 昭氏
公族 屈氏 附魏屈氏 莊
楚十世十三君
高陽後 鄒卽邾八世
附鄒氏
小邾
附鄒氏或作兒倪
東胡
趙傅氏
高辛後 蜀
別國苴
陶唐後 諸國唐氏
諸國杜氏
魏范氏 秦司空氏
姚姓吳氏
諸陳 附諸國陳氏
諸田 附諸國田氏

三四 明嘉靖本 約圖刊本

太昊後 任
燕秦氏
炎帝後 齊四世三君
公族 公羊氏 公孫氏
附齊氏
諸國呂氏
黃帝後 薛三世四君
附薛氏
禪通後 齊伏氏鄧宏氏
世本集覽第八冊
雜錄一
皇古
禪通諸國
神農時 少昊 蚩尤 承桑
附皇古諸臣之有氏可紀者
粟陸臣 東里氏
伏羲臣 芒氏
女媧臣 娥陵氏 聖氏
皇古諸臣之無氏可紀者
天皇臣 三輔 九翼
遂皇臣 四佐
帝世
黃炎諸國
黃帝時 西陵 方雷 卽雷 西王 戎
獵鞮
炎帝時 有蟜 華胥 於類
二昊諸國
少昊時 爽鳩
二高諸國
高陽時 陳豐 有娀 根水 滕隍 訾
娵一作鄒屠蚩尤後 交阯
高辛時 散宜 有唐
唐虞諸國
陶唐時 西王 有何卽有河 綸氏 塗
山 肅愼 北發 終北 渠搜
鬼國 周饒幾姓 始州卽丹

山　東夷　南蠻
有虞時　歸后夔國
附帝世諸臣之有氏可紀者
黃帝臣　力氏
炎帝臣　白氏　赤氏　吳氏
帝世諸臣之無氏可紀者
黃帝臣　后土
太昊臣　紀通　金提
殷商諸臣之無氏可紀者

王朝
夏后諸國
有唐　河伯之國　綸皮氏　華氏　有
洛　肩原　崏山　方夷
附夏后諸臣之有氏可紀者
女氏　孟氏　楚琴氏
夏后諸臣之無氏可紀者
殷商諸國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艾　應　肅愼　貌胡　鄧林　梼杌　獾兜
鬻　義渠　西落鬼戎　丹山　邽
始呼之戎
東夷
附殷商諸臣之有氏可紀者
雷氏　雷公後　王氏
殷商諸臣之無氏可紀者

王朝
西周諸國
邶　鄘　衞　西王　西戎　西申　邽　申戎
翟貎之戎　北唐　河宗　肅愼　渠叟
梼杌　義渠　東夷
附西周諸臣之有氏可紀者
秦氏　閎氏　散宜氏　祝氏　史氏
伯氏　仲氏　孟氏　仍氏　左氏　家
氏　師氏　保氏　媒氏　鞮鞻氏　譯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氏 馮相氏 保章氏 挈壺氏 服不
氏 射鳥氏 羅氏 虎賁氏 旅賁氏
節服氏 方相氏 職方氏 土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形方氏
禁暴氏 野廬氏 蜡氏 薙氏 蹕
氏 司寇氏 司烜氏 條狼氏 脩閭
氏 冥氏 庶氏 穴氏 翦氏 柞氏
薙氏 翟葆氏 翦氏 赤友氏 蜮
氏 蠶溙氏 庭氏 銜枚氏 伊耆氏
築氏 冶氏 鳧氏 臬氏 段氏
桃氏 韋氏 裘氏 鍾氏 韗氏 磬
氏
西周諸臣之無氏可紀者
東周諸國
胡歸姓 道 附楚道氏 郭 鄀
崇 於餘丘 鍾亏 魯梁 鄒諸 大荔
義渠 東夷

附東周諸臣之有氏可紀者
庾氏 祝氏 史氏 內史氏 伯氏
叔氏 仍氏 左氏 家氏 武氏 桃
氏 尉氏 簡氏 渠氏 輦氏 富氏
陰氏 萇氏 賓氏 郭氏 泠氏
游氏 侯氏 石氏 褚氏 尸氏 慶
氏
東周諸臣之無氏可紀者

戰國周諸國
費 戎 林胡 樓煩 大荔 義渠
附戰國周諸臣之有氏可紀者
伶氏 游氏 馮氏 犍丹氏
戰國周諸臣之無氏可紀者

維錄四
王朝
附西周同姓國諸臣之有氏可紀者

魯 殷民六族 條氏 徐氏 蕭氏
索氏 長勺氏 尾勺氏
宗祝 卜史 臧氏
衛 殷民七族 錡氏 樊氏 饑氏 終葵氏
史 陶氏 施氏 繁氏
晉 懷姓九宗
西周同姓國諸臣之無氏可紀者
附西周異姓國諸臣之有氏可紀者
楚 鬻氏
西周異姓國諸臣之無氏可紀者
附東周同姓國諸臣之有氏可紀者
魯 尾生氏尾勺之後亦作微生 微氏
太史氏 宰氏 師氏 樂正氏
樂氏 梓氏 左邱氏 夏父氏
富父氏 子桑氏 仲梁氏 閔氏 申氏 縣氏
氏 為氏 女氏 鍼氏 阮氏
沈猶氏 慎潰氏 雕雕氏 潛臺氏
龍氏 南氏 郭氏 侯氏 序氏
亦作徐 牧氏力牧後
衛 史氏 卜氏 師氏 右宰氏 褚氏
師氏 渠氏 華氏 禮氏 元氏
裘氏 祝氏 雍氏 懿氏 慶氏
氏 夏氏 鄢氏 左氏 匠氏
晉 史氏別為蔡氏 師氏 平氏 呂氏
氏 共氏 慶氏 陽氏 輔氏
虞氏 介氏 女氏別為司馬氏
甯氏 長氏 田氏 清氏 蒸毋氏
鄭 尹氏 祝氏 史氏 師氏 尉氏
良氏 洩氏別為堵氏 孔氏
角氏 彌氏 戲陽氏
廉氏 琴氏 柳氏 端木氏 羊氏

皇氏　石氏　侯氏　樂氏　司氏
高氏　裨氏　馮氏　蔺氏　索
氏
吳壽氏　專氏　要氏　干將氏　石
氏　頯黃氏　言氏
東周同姓國諸臣之無氏可紀者
附東周異姓國諸臣之有氏可紀者
齊宗氏　祝氏　太史氏　南史氏

作世
越文氏　寺氏　諸氏
秦史氏　蹇氏　壤氏　胡氏　西乞
氏　白氏　九方氏　任氏
邾茅氏　夷氏
楚史氏　師氏　工尹氏　仲氏　土
氏　連尹氏　虞邱氏　鍾氏　費
氏　鄢氏　左史氏　石氏　大公
氏　淖氏
東周異姓國諸臣之無氏可紀者
附戰國周同姓國諸臣之有氏可紀者
魯樂正氏　仲梁氏　齊閔氏　申氏
縣氏　女氏　制氏
衛左氏　端木氏　薄氏
韓段氏　嚴氏　雍氏　樛氏　侯氏
魏卜氏　西門氏　任氏　季氏　翟
氏　如氏　皮氏　緇氏　姚氏
陳女氏　處師氏　巫馬氏　泄氏一

石氏 孫氏 龍氏
燕 史氏 郭氏 高氏
戰國周同姓國諸臣之無氏可紀者
附戰國周異姓國諸臣之有氏可紀者
齊 宗氏 弦氏 北宮氏 南郭氏亦
作南伯 北郭氏 閭邱氏 盆成
氏 孟氏 越氏 孔氏 黔氏
宋 田氏

田齊 匡氏 雍氏 馮氏 甘氏 沈氏
氏 陽氏
秦 史氏 任氏 鉅氏 嫪氏 烏氏
趙 廉氏 泫氏 牛氏 仇氏 劇氏
延陵氏
楚 靳氏 襄氏
戰國周異姓國諸臣之無氏可紀者

世本集覽通論

古帝之號以神稱者則有若循蜚紀黃神氏狙神氏禪通紀神農氏而神堯神禹亦其類也以靈稱者則循蜚紀鉅靈氏犂靈氏是其以皇稱者則天地人初三皇中皇黃帝曰軒皇亦其類其以帝稱者則循蜚紀有倚帝氏黃帝炎帝並見國語而黃帝又曰帝鴻氏蓋自是以後至唐虞莫不稱帝史記三代世表夏商之主亦皆稱帝其實王也至周世則無有稱帝者唯戰國齊秦有東帝西帝之僭號爾

古人名號與國多以大稱者循蜚紀有大騩氏大敦氏因提紀有大巢氏禪通紀有大庭氏又黃帝師大填顓頊師大款黃帝臣大撓大隗大丙大常即常先大容即容成大封即封胡伏羲後有大風少皞後有大賀諸書稱舜曰大舜禹曰太禹而高陽後國有大彭高辛後國有大夏大亦作泰與太循蜚紀泰逢氏泰壹氏與少皞之前太皞是也亦多以少稱者黃炎之先少典氏蚩尤

之國曰少昊與高陽之前少皞是也少亦作小夏有太康少康商有太甲太丁太庚太戊小甲小辛小乙春秋時有大戎小戎戎之二帥曰大良少良東夷之人曰大連少連邾之分封曰小邾其以有稱者更指不勝屈禪通紀有巢氏少典所娶有蟜氏帝嚳所娶有駘氏有娀氏高陽之後妘姓有鄫姚姓有庸太皞後有濟高辛時國有唐氏唐虞時國有河夏時國有仍氏有南氏有窮氏有鬲氏有扈氏有莘氏有施氏有易有緡有洛商時國有熊氏有熊系黃帝本國而虞曰有虞商曰有殷周時無終國堯之臣無句齊厲公無忌頌公無野及公子友公孫無知高無咎無平陳無宇楚子熊無康及王子無鉤文之無畏芊尹無宇費無極晉韓無忌趙無恤王官無地郵無正魯司空無駭秦庶長無地越無餘蕭還無社是無亦作毋周惠王毋涼其稱弗者譽惠公弗皇楚清尹弗忌亦有稱不者周祖不窋越王不壽魯叔孫不敢公山不狃晉韓不信宋鸛不比韓申不害以及春秋時不爵之國是又有以何稱者楚公子何忌魯仲孫何忌齊苑何忌皆無忌弗忌類也

古有一姓而所出異者黃帝姬姓其子唯玄囂昌意倉林皆爲姬姓昌意之後爲高陽玄囂之後爲高辛皆姬姓也高辛之後唯周爲姬姓黃帝子青陽夷鼓同爲己姓故青陽後少皞爲己姓而高陽之裔陸終氏之子又別爲己姓是其所出者異也若其同所出而姓有散殊者則黃帝之子分姓十二而少皞己姓又分爲威姓嬴姓高辛之後分爲姬姓高辛之後分爲祁姓子姓儇姓盼姓祁姓之後分爲貍姓子姓之後又分爲曼姓御姓陸終出于高陽其後亦出高陽而虞爲姚姓夏爲姒姓亦爲弋姓炎帝姜姓也而其後或分允姓乞姓又分姓墨台若隗姓則神農後非炎帝後也

春秋之世有同氏而異姓者周之劉姬姓也秦之劉則爲祁姓士會之後周魯之陽皆姬姓也而楚之陽則芈姓衛之王孫姬姓自周入焉齊之王孫則芈姓自楚而吳入之齊之國姜姓鄭之國姬姓爲七穆之一晉之范祁姓士氏之別楚之范芈姓則申氏之別齊之慶姜姓

而陳之慶則嬀姓也周之成姬姓而楚之成則羋姓也衛之子南姬姓也而楚之子南則又羋姓晉之趙嬴姓也而衛之趙又爲姬姓姬姓韓氏之別爲邢而羋姓屈氏之別亦爲邢衛之孫姬姓也而齊陳氏之別爲嬀姓之孫楚遷氏之別又爲羋姓之孫周之黨姬姓公族也而魯之黨則爲任姓庶族齊仲孫叔孫姜姓而魯仲孫叔孫實爲姬姓魯之族有姬姓之顏而小邾之族又有曹姓之顏魯之仲姬姓而宋子姓亦有仲宋之莊子姓而楚羋姓亦有莊宋之桓子姓而齊姜姓亦有桓齊之高又鄭之高則不知其姓衛之孔姞姓陳之孔嬀姓宋之孔子姓延于魯鄭之孔姬姓而孔叔爲三良之一則又不知其姓也魯之別封爲樊而衛分殷民七族之一已有蕭已有樊宋之別封爲蕭而魯分殷民六族之一已有蕭唯魯鄭之公父與叔晉鄭之游皆姬姓也至于周之南宮尹氏之別也魯之南宮孟氏之別也而宋之南宮不知其所出衛之北宮公族也而齊之北宮爲庶族吳之延陵公族也而晉之延陵爲庶族吳之後爲吳而姚姓是也又有其人可實而自古昧之如卞莊子實爲秦莊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五

子子莫爲顓孫子莫子襄爲顏子柳顏子柳鑿鑿可據而世多昧之者是也又案傳記古人之名有古合而今知其分者皐陶之與庭堅伊尹之與保衡仲虺之與萊朱南容之與南宮敬叔陽貨之與陽虎之類是也有古分而今知其合者后稷之與庚辰慶誧之與夔飾宋將鉏之與西鉏吾華合比之與皐比樂舉之與樂呂之類是也

虞夏之世人名官名多冠以后如后稷后夔有窮后羿伯明后寒是而夏后氏之以后系代尤爲較著西周王臣多以君系名如君奭君陳君牙是而周祖公劉公非則先以公系名云

夏商之世多以甲名爲號蓋起于夏之中葉夏有孔甲有履癸商則始于上甲微蓋以甲稱者七以乙稱者六以丙稱者二以丁稱者八以戊稱者一以己稱者二以庚稱者六以辛稱者四以壬稱者三以癸稱者一而庚丁則兼稱之其系以報者三系以主者二系以太者五系以沃者二系以小者三系以仲者二系以外者二系以祖者五系以南者二系以武者二而祖己則臣也非

爲因提渾敦後也則二而實一者矣又女媧二爲伏義之別一則黃帝之臣有熊二一即黃帝之國一則黃帝之後大禹二一爲女媧後一爲夏后氏少典二一爲黃帝之先一即少典之後巫咸三一則伏義之後一則十巫之一一則殷之賢臣伯夷三一爲四岳之先伯夷父一爲四岳從孫虞之秩宗一則孤竹君之長子伯鯀之裔也句芒二一爲顓頊之子一爲崇伯鯀而實伯鯀之系以沃者二一即重氏一即句望有虞之先羿二一在堯時一在夏時實爲世官羿二一與丹朱朋比亦作傲一爲寒浞

之子本作澆商邱二一爲閼伯國一爲相土國實一國
叔達二一爲八愷之一一爲吳太伯曾孫遂二一爲少皞
稷一爲宋元公之母皆以棄實而名有莘二一爲少皞
之後一則太姒之國家韋二一爲陸終後一卽御龍氏
而商有二太丁一則成湯之子一則武乙子亦號文下
二帝乙一則成湯一則紂父周有二定王一爲頃王弟
一爲元王子亦稱貞定王周有威烈王又有烈王周之
先有辟方而孝王亦名辟方是又不可解也周人作諡
祖孫之諡本不宜複或有代遠而複出者如魯有二潛

公一爲莊公子春秋傳作閔一爲平公子一作文而魯
之始祖周文公僖公子亦曰文是有三文公也燕有二
桓公二文公二卽公衛有二莊公宋有二昭公蔡有二
惠公齊有二莊公而滕亦有二文公見孟子者世本作
元公邾亦有二莊公儀父之諡則未見經傳晉君諡厲
者二厲侯厲公諡獻者二獻侯獻公諡文者二文侯文
甫卽呂侯卽柏是有同而實異者如東虢西虢西周東
周上蔡下蔡東不爽西不爽是且有胡國四一姬姓一
嬀姓一歸姓一卽東胡路國二一隗姓一妘姓徐國二
一嬴姓一隗姓州國二一姜姓一偃姓舒國二一任姓
一偃姓蓼國二一偃姓一姬姓莒國二一己姓一曹姓

燕國二一北燕姬姓一南燕姞姓呂國二一姜姓一任姓祝國二一任姓一祁姓泉國二一隗姓一任姓舉國二一任姓一姬姓過國二一任姓一猗姓謝國二一任姓一姜姓鄫國二一越姒姓越寔羋姓焦國二一神農之後一召公之後翼國二一卽晉之異稱一則楚之別封唐國二一杕虞國一惠侯國皆姬姓樊國二皆姬姓一虞仲後一周公後而處姓別出一樊卽滕姓也沈國黃國皆二其一沈一黃爲臺駘之後一沈則姬姓聃之分封一黃則嬴姓江之與國也

有國而以爵名者如古國西王周國成公是有王侯而以臣名者如周頃王名壬臣楚穆王名商臣是有諸侯而以王名者如宋成公名王臣是有諸臣而以公名者如鄭之商成公衛之許公爲是若魯三家則多有之矣

攷春秋傳齊有二王姬一襄夫人一桓夫人二衛姬別之曰長曰少皆桓之如夫人而桓之母亦曰衛姬魯有二孟子一惠之元妃宋女一昭夫人則吳女二定姒一襄公母公羊作定弋一哀公母穀梁作定弋皆杞女魯有二公子偃一在莊傳一在成傳二公子一東野氏之先在春秋前一卽奚斯也宋有二公子朝一在文傳一在定傳楚有二公子申一在成傳一在昭傳齊有二公子銀一在襄傳一在哀傳而宋朝入于衛衛自有公子朝見襄傳晉有二公子萬一竇公子一曲沃公子故別爲韓萬魯又有二公孫嬰齊一爲叔肸子一爲仲遂子故別爲仲嬰齊鄭有二公孫申一子羽子一叔詹子故別爲叔申鄭又有二子孔皆穆公子二子侯皆見襄傳而一爲子駟辟殺一以貳楚見討衛有二子伯一在閔傳一在襄傳楚有二子良一爲惠王弟一爲上柱國時一爲幽王子在春

在春秋後周有二伯服一在襄王時一在秋前皃又不可不知其異矣

東周列國公族多以孫系氏魯有孟孫叔孫季孫氏而御孫臧孫郈孫皆其類陳有顓孫秦有蓮孫揚孫齊有曹孫申孫士孫蒙孫仲孫亦其類亦多以公系氏如鄭之公父晉之公族陳之公良秦之公車魯之公儀公西公輸十餘氏而公冶公鉏公之公父則又季氏之別也衛有公叔公孟公明公文氏亦衛之公族若以子系氏以父系氏皆以字爲氏無足爲異者也

東周列國世家各有名稱如魯之孟曰孟孫叔曰叔孫季曰季孫臧曰臧孫邾曰邾孫齊之國曰國子高曰高子管曰管子晏曰晏子衛之孔氏稱孔叔孫甯稱子晉之趙氏多稱趙孟中行氏多稱中行伯知氏多稱知伯范氏多稱范叔卻氏多稱卻伯張氏多稱張孟戰國時百家諸子多稱子諸國分采者多稱君是其名稱之異各隨風俗而別也又周卿大夫與宋魯大夫多名某父魯公子與大夫多稱公某其大夫之適子與公之庶子多稱孺子宋魯大夫多稱某人宋太子之弟多稱母弟之楚君以敖稱者二其後爲不成君之稱者三又莫敖爲官名而皆以屈氏爲之不可解也楚縣大夫多稱公其內外官名多稱尹晉衛之不成君者則稱子此皆案之傳記而歷歷可攷者也

春秋列國世家有同族而同謚者魯仲孫氏孝伯二一名佗一名羯佗別爲子服氏叔孫氏昭伯二一名起一名帶帶別爲叔仲氏晉士莊子二一雖朔一士弱范獻子二一士富一士鞅而士爲范之本族也魏氏武子二一魏錡荀氏文子三一中行氏一知氏一荀騅宣子二一中行氏一知氏知莊子二一名首一名朔而中行與知皆荀之別族也衛甯武子二一其見孔子世家者或以爲誤云又有同國而同氏與名者周陰忌二一昭十二年見殺一見昭二十六年傳魯顏回二一孔子弟子一孟獻子之士曾參二一孔子弟子一傳曾參殺人者顏高二一斃于定八年一定十四年猶從孔子晉士匄二一宣子一文伯梁弘二一在桓三年傳一在僖三十三年傳嘉父二一頃父之子一欒氏之黨箕遺二一死欒氏之難一則與取前城賈辛二一見宣傳一則哀傳本作熊宣僚衛甯跪二一在莊六年傳一在哀四年傳齊賈舉二一在僖三十年傳楚屈蕩二一在宣十二年傳一在襄二十五年傳熊相宜僚二一見宣傳一則哀傳本作熊宣官右行一在昭二十二年鄭洩駕二一在成十八年在僖三十年傳楚屈蕩二一在宣十二年傳一在襄二十五年傳熊相宜僚二一見宣傳一則哀傳本作熊宣僚衛甯跪二一在莊六年傳一在哀四年傳齊賈舉二一同見襄傳一爲莊公而死一爲崔子閉公則寺人也又晉董叔三一見左傳范宣子殺之一見國語范獻子執之一見趙世家在春秋後韓襄三一公族穆子之子一韓將在春秋後一箕襄亦韓氏也其在戰國則趙有趙

豹二一陽文君一平陽君毛遂二一平原君之客一野人墜井者而趙勝有二一平原君一在春秋時卽邯鄲勝也周有周最二一西周公子一則齊魏說客也至異國而同氏與名者春秋時史黯二一虢一齊國子二一齊一邢百里二一許一秦石買二一衛一越石乞二一衛一楚顏闔二一魯一衛祝蔵二一齊一鄭侯孺二一蘭一鄭行人子羽二一鄭一衛郵師二同見襄傳晉則二十一年見殺齊則二十五年見于傳戰國時田文二一齊一魏陳軫二一秦一齊田光二一齊一燕張丑二

一齊一魏唐雎二一秦一魏張儀二一魏一韓王賁二一趙一秦公孫衍二一魏一齊王陵二一秦人一見楚漢之際吳廣二一趙人姚姓一卽與陳涉爲亂者其雜見春秋戰國而同氏與名者則陳莊二一齊人見春秋傳一秦人相蜀王豹二一齊人見傳一衛人見孟子書周舍二一韓宣子時人一魏人程鄭二一晉人一山東遷虒祁墾二一卽楙墾一秦五大夫趙成二一景子一趙高之師王孫賈三一衛一楚並見春秋傳一齊人則伍員之後也

左桓六年子同生傳申繻言名有五云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于物爲假取于父爲類解者謂以名生若唐叔虞魯公子友宋仲子生而有文在手之類以德命若文王名昌知能昌盛周邦武王名發知能發兵誅暴之類以類命若孔子首象尼邱因命名曰丘而字仲尼之類取于物若伯魚生而人饋之魚因名曰鯉之類取子父若子同生與父同日因名曰同之類蓋類而推之若高辛生而自言其名以及后稷之後生而曰鞠昭王之子生而曰翁皆以名生者若屈原之靈侯之命少子曰成師皆以德命也若鄭穆之夢蘭以生命之曰蘭亦以類命也若令尹子文之名穀於菟是取于物者晉趙衰之子曰同嗣爲原大夫是亦取于父也申繻又曰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而世多犯之若晉悼公宋公孫之名周晉中行氏蔡朝氏之名吳周原伯之名魯毛伯之名衛周太子衛宣公之名晉周襄王衛成公宋公孫向氏晉平氏冀氏之名鄭魯哀公之名蔣滕昭公之名毛成公之

名原曹武公之名滕周公魯林氏鄭游氏之名楚魯僖公衛莊公蔡文公昭公之名申魯定公鄭公子之名宋楚晉氏之名陳鄭敖之名虞周簡王晉昭公鄭靈公蔡惠公之名曳魯衛公子之名荊魯陽氏莒氏之名越劉文公之名狄非皆以國乎晉僖侯之名司徒宋武公之名司空傅已言之蔡桓侯之名封人非亦以官乎魯君獻公武公之名具名敖傅注已詳他若晉之鄂侯鄧宋之仲江魯之卜楚邱苫夷之子陽州非仜川之類乎周桓公黑肩晉成公黑臀衛公子黑背魯成公鄭公孫與

邾人之名黑肱皆隱疾之類而邾文公之名遬蔡不更爲隱疾乎魯閔馬父之名馬宋司寇牛父南宮牛之名牛頓子胖之以羊名鄭宛射犬衛公子歂犬史狗晉新稚狗之名犬名狗魯公子魚公之魚鄭公子魚臣魯榮鶂鵝之名魚名鵝非以畜牲乎單穆公之名旗鄧鼓父之名鼓齊靈公之名環陳宣公齊景公宋昭公之名杵臼紀子帛之名帛非以器幣乎晉士匄字要之六者之忌固不盡然五者之取則實有確據焉

名之祖孫相襲如周孝王與先公同名蔡侯之名申者二晉侯之名夷者三已舉之最可異者齊祖呂牙而靈公之太子亦名牙宋祖微子啓而景公之養子亦名啓莒祖茲興期而後有茲平公及展輿庚輿趙祖季勝而後有趙勝公子勝平原君勝田齊祖陳完而陳恒之兄曰完周宗武王發而衛有公叔發鄭有公子發魯宗伯禽而有柳下惠展禽至于厲王名胡僖王又名胡齊鄭武公名掘突其孫厲公又名突莒渠邱公名朱而犁比公名買朱鉏與周穆王名滿而有王孫滿衛襲公名惡而有大夫齊惡石惡齊昭公之兄實爲孝公昭宋成公之孫又爲平公成杞文公名益姑其父桓公實名姑容衛桓公完名謚同音更無論矣復何怪周襄王名鄭而鄭國不改封魯以獻武廢具敖而居然有公孫敖乎古人生而命名二十冠而字名與字多相符如名輒者多字張魯叔孫輒字子張叔輒字伯張是名彌者多字鉏商公彌一稱公鉏齊犂彌一稱犂鉏是名歸者多字家魯公孫歸父鄭公子蔡公孫歸生皆字子家是名由者多字路魯仲由字子路顏路之名爲無繇繇卽由之本文也名句者多字瑕晉士匄字伯瑕楚陽匄字子瑕

是鄭駟乞字子瑕以乞有句義也名徊者多字游鄭公
子偃駟偃吳言偃皆字子游晉籍偃亦稱魯游是名亦
者多字華舊羊舌赤字伯華魯公西赤字子華是名肸
者多字向宋向父名肸晉羊舌肸字叔向是名施者多
字顏齊慶施鄭豐施陳巫馬施皆字子旗是名捷者多
字車齊公孫捷子淵捷皆字子車是名建者多字木楚
屈建太子建皆字子木是名耕者多字牛魯冉耕宋司
馬耕皆字子牛是名嘉者多字孔宋孔父名嘉鄭公子
嘉字子孔是名嗇者多字罕宋樂嘔鄭公子嗇皆字子
罕是名段者多字石宋褚師段鄭印段皆字子石公孫
段字伯石是名翬者多字羽魯羽父名翬鄭子羽亦名
翬公孫翬字子羽則揮與翬通也名楚者多字南鄭游

楚字子南鬬林楚亦稱鬬而鬬公子荊又稱公南楚
荊閭楚也名夏者字西故鄭公孫夏字子西名西者亦
字夏故陳少西字子夏名申者亦多字西楚鬬宜申公
子申皆字子西魯曾申亦稱曾西是名側者多字反魁
公子側字子反魯孟之反魁孟之側是名黑者多字皙
楚公子黑肱鄭駟黑衛狄黑皆字子皙是名點者亦多

世本集覽通論終

徐偃王志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徐偃王志序

世稱徐偃王有聖德好仁義以是而亡其國於是惜之者曰此有德守而無力備詆之者曰仁而無權又曰爲君世有道則天子命爲方伯連率諸侯畏懷世無道則夏夷率服天與人歸王猶反手未聞有聖德行仁義不收其效而反至於亡國者也然則偃王之所爲豈求亡之道乎偃王之亡其國豈天之訖命民之離德乎然則徐國雖小豈楚能滅之乎吾以爲徐之國非人之所能

亡之也特爲偃王者不欲自有其國乎蓋以爲徐非險阻之國也則固有海岱之險淮水之阻以爲徐非大國也則譬之蜂蠆有毒困獸猶鬬以爲徐有土而無人也內則民力可用溝通陳蔡之閒何至於城郭不修兵甲不完外則三十有六國輔車相依何患乎楚二廣之鏡一國之旅孟子曰以德行仁政者王王不待大故其本志曰威德日遠有明徵也且昔楚王孫厲諫莊王之伐徐也曰以徐敵楚如石之投卵虎之啗豚耳然則以楚人與徐人戰則徐必勝而楚必敗可知也何況三十六國之

相依者甯有坐視而不救之也哉夫揆之以情度之以理在徐無可亡之機而卒以亡者向非偃王之百亡其國而何以若是曷以爲自亡之也曰以爲楚伐之也則如泰伯之讓則如太王之避狄以爲周命楚伐之也則偃王之志卽偃王之至德也而或者傅會其說以爲知仁義而不知時且深論之以爲治國者以名號爲畢此非特不知偃王且顯誣乎堯舜禹湯文武立政之道也厥後周秦之際迄於漢言修德行仁義者往往以偃王稱既沒世而人思慕之蓋決非偶然者況乎國祚終延則信乎明德之有後已晉時有偃王志不知撰自何人今亡之矣王墓在鄞縣東鄉徐子時棟其苗裔也輯記傳之載偃王事蹟爲偃王志可謂數典不忘其祖抑表揚盛德聖人之教也爰卽管見之所窺者論次之以爲之敘鎭海姚燮

典午之世有徐偃王志作者何人無可攷而其書亦亡唐韓愈作徐偃王廟碑以爲天於柏鬱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於是天下始知偃王之行仁義子孫繁盛而其事蹟則往往未之詳焉鄭樵艾志錄徐偃王志六卷爲徐柳泉先生作余欲求之不可得一日其從孫正逵袖是志示余余大喜過望乃盡半月之力爲之讐校由此益知偃王之終始而春秋時之徐有三未可混言之也昔羅氏泌撰路史多據讖緯以說

皇古本不足信卽以徐事論因水經注之誤而造徐調之名因宋慶之誤而造徐康之謚因史記之誤而造徐姬之姓志中一一辨證其尤可貴者也夫古今無不亡之國暴戾眡睢視人民如草芥雖存亦亡修德行仁棄土地如敝屣雖亡亦存朱氏緒曾曰偃王避楚之鋒不忍鬬其民其後嗣守土不絕迄今數千年羋姓無聞而徐氏繁衍此本昌黎之說也然則有國有家者可以鑒矣志分爲六曰記事上曰記事下曰世系曰地理曰冢廟曰論說凡經傳子史預斯有益悉皆鈔內論辨尤必折衷至當非具史才能如是乎昔在明初有朱伯賢右

徐偃王志序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見漁洋書跋嘗著郘世家一書雜采春秋三傳爲之朱爲郘後孝子蓀孫不忘所自其意一也正逵鄭重遺稿保持弗失使余得校而刻之不亦重可敬歟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後學張壽鏞序

不行仁義而國滅者有矣未有行仁義而滅者也仁義之效大則以王小則以霸行之一身施之一國天下歸之萬世賴之古稱偃王仁義亡國是大不然偃王撓楚之鋒不忍鬬其民其後嗣守土不絕迄今數千年羋姓無鬧徐氏繁衍偃王之廟俎豆佽佽無他仁義之澤長也八駿之說影附穆天子傳然所謂馳驅千里大於宗周獨無伐徐事譙周疑之是矣雖然徐不叛周而偃王有大功於周楚攻徐以弱周而徐奉周以抗楚南征膠舟昭王不復穆滿錫命徐伯俾扼漢東之吭西巡萬里楚將逞焉三十六國服徐仁義形弓朱矢如凍天威穆王歸豐鎬偃王因楚之師去之海上荊人入徐天子赫怒乃命毛伯捷伐蠻荊以徐我周之藩輔也偃王殺而徐戴周之心愈堅春秋時徐以女妻齊桓公是爲夫人徐贏爲之取舒以通伐楚之道又與之伐厲伐英氏助桓之霸以尊周室管夷吾述徐伯之言以告桓公有曰內和外均諸侯臣伏受其幣帛以懷其德卽偃王仁義之訓也葵邱五命不外斯旨誰謂仁義以亡國哉宋襄

戰泓傷股爲天下笑偃王其始也有桓文之勳其終也有共和之讓惟知有仁義而已鄭孝廉徐君柳泉作偃王志備述祖德刊正史繆余敬而服之更爲引伸其說以警人之賊仁義者明仁義無不可爲也時道光戊申十二月金陵朱緒曾述之謹序

徐偃王志卷首

裔係鄞徐時棟述

徐得國傳二千年幾與夏商周相終始將必有左史右史之記焉秦燔詩書諸侯史記尤甚邦國之志百國春秋蕩無子遺可勝悼哉與午之代有徐偃王志不知作家撰厥文義非出周秦而亦亡矣爰溯偃王受姓所由來以迄其子孫失國經傳史子采而輯之著其系本考其都邑冢塋記其祠廟之在浙東西者而終之以辨難之詞仍厥舊名勒爲卷帙媿無知官之明聊避數典之誚作徐偃王志

徐偃王志一 記事第一上
徐偃王志二 記事第一下
徐偃王志三 世系第二
徐偃王志四 地理第三
徐偃王志五 冢廟第四
徐偃王志六 論說第五

記事第一上

邃古之初有少典氏國焉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爲黃帝實姬姓

(攷證)國語晉語曰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大戴禮五帝德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又帝繫曰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史五帝本紀索隱曰少典者諸侯國號○晉語曰黃帝以姬水成故黃

帝爲姬

黃帝元妃嫘祖產青陽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厥名曰質是爲少昊實己姓

(攷證)大戴禮帝繫曰黃帝居軒轅之丘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泜水○山海經海內經曰黃祖娶雷祖○世本曰黃帝娶於方雷氏之女修女華生大費是爲伯翳佐禹治水海外山表廡遠不至是著山海經連禹告成功於舜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舜是錫之玄玉妻之以姚命之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大費爲舜虞能議百物鳥獸咸若實始錫爲嬴姓

(攷證)史秦本紀曰帝顓頊之苗裔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華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

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伯翳舜賜姓嬴氏○墨子尚賢云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列子曰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論衡別通曰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紀異物海外山表撫遊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帝王世紀曰賜之元圭妻以姚姓之女○尚書堯典曰咨益汝作朕虞○國語鄭語曰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

又曰嬴伯翳之後也 水經洛水注云九山有百蠻將軍顯靈碑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事隤敷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晉元康五年立廟永平元年刻石 按曰此說荒謬無據其云伊姓尤妄蓋又因翳伊音近而有此誤也 ○潛夫論氏姓曰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禹擾馴鳥獸舜賜姓嬴

益賜姓嬴

按曰史但言大業之母女修爲顓頊之裔而不詳女修之夫然則大業之所自又誰乎書缺有閒周秦之書今不可考後世諸儒但曰大業宜祖少昊而不明其所本今取史記之言劣證曲引而知大業必爲少昊之裔無疑也秦本紀曰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鄭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趙氏夫嬴姓錫自大業之子大費則十餘國者皆大業之後矣左昭十七年鄭子朝魯人問及少昊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是則鄭爲少昊之後徐莒諸國亦皆卽少昊之後而大業爲少昊之裔斷斷無疑矣乃杜預則以鄭爲己姓蓋杜不知鄭爲何姓而鄭子自稱爲少昊後少昊己姓見於國語杜之所知遂不復他考而

以己姓之此無據之說不足難遷史也且東漢王符作潛夫論亦以鄭爲嬴姓皆在杜前杜說益不足憑矣地理志莒子之國盈姓也少昊後盈與嬴同而左氏文七年傳曰穆伯娶於莒曰戴已其娣聲已是莒實爲己姓今亦曰嬴姓則史說爲不足恃應之曰不然莒本嬴姓也後乃更爲己姓世本說莒之詳具路史後紀中杜氏世族譜亦曰莒國嬴姓少昊之後然則莒之有嬴姓不妄也且史所稱嬴姓十餘國今

不可盡考而若徐若莒若終黎若奄若黃若江其爲嬴姓也悉與左傳正義史記索隱路史諸書所引之世本合若梁若葛若秦其爲嬴姓也又悉合於左傳所稱梁嬴葛嬴懷嬴之屬世本左傳亦不足據乎抑余更有說焉歷代紀事年表曰嬴己偃允四姓俱少昊後據此則皀使郯非嬴姓而大業之爲少昊裔亦已灼然不爽而況其必非己姓乎

大費生大廉若木大廉元孫曰中衍是鳥身而人言是御夏帝大戊以及蜚廉蜚廉生惡來季勝惡來有後曰非子周孝王以封之秦是爲秦祖傳至秦政是以暴滅周季勝之裔造父周穆王賜以趙城是爲趙祖是其後代晉有國若木事夏后氏是始封於徐是始主淮夷是與秦趙同出嬴姓若木有後曰費昌生夏桀之世觀乎河上有二日焉東日殆起西日將滅若疾雷之聲乃問馮夷曰昌殷昌夏馮夷曰西日夏也東日殷也於是去夏歸殷是爲湯御右以敗桀於鳴條

徐偃王志 卷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按證史秦本紀曰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又曰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鳥聲人言帝大戊聞而卜之使御吉其元孫曰中衍是鳥身而人言是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周孝王分土爲附庸邑之秦○又曰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初并天下○又趙世家曰惡來弟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生衡父衡父生造父幸於周繆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廣韻九魚曰伯益之子受封於徐○元和姓纂九魚曰徐嬴姓伯益之後夏時受封於徐○路史後紀曰若木夏后氏封於徐○唐書宰相世系表曰伯益生若木夏后氏封之於徐○通志氏族畧曰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路史後紀曰若木後立於淮者爲嬴氏夏王命以徐伯主淮夷○世本曰徐嬴姓史齊世家索隱○左昭元年正義引○史秦本紀曰秦之先爲嬴姓○又趙世家曰趙之先與秦同祖○又秦本紀曰若木元孫曰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殷是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博物志曰夏桀之時暋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博物志曰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之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沉沉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於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

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族歸殷

按曰徐同姓之國十餘其始封之可知者秦趙而已故并紀之而費昌史但稱爲若木之元孫又不詳徐國始封之事或謂費昌以王父字氏其後有費仲徐之同族而非徐之君或謂費昌卽繼世爲徐君者皆是孤文莫可證據今不從不違姑錄於此若史之紀秦而附若木也

徐國始封逮商周子孫相繼君徐不革三十二世當周穆之代君誕卽位

徐偃王志　卷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攷證唐書宰相世系表曰若木至偃王三十二世○通志氏族畧曰自若木至偃王三十二世○北宋徐氏譜曰偃王名誕

初先君宮人有娠彌月生而胞不坼以爲不祥棄諸水濱獨孤毋有犬鵸倉獵其所銜而歸異焉煖之成兒先君命取而來有文在手曰偃是君徐國號曰偃王爲政而行仁義

攷證博物志引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獨孤毋收而養之後漢書注俱引作孤母　有犬名鵸蒼按曰水經注引作鵸倉　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歸按曰水經注作來歸獨孤毋以爲異覆煖之遂蜕成兒按曰字一作沸煖也後漢書注引作遂成小兒水經注引作遂成兒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按曰括地志引作乃成小兒生偃故宮人聞之更取養之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蒼鵸按曰此悞倒也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按曰括地志引作化爲黃龍　偃王令葬之徐界中今見有狗壟今據水經注○括地志曰鵸蒼或名后蒼後漢書注改正　按曰原本作狗　史秦本紀正義引○巙山類集隨筆雜記二羊產子子在胞中良久乃出始歎詩人喻物之妙詩云先生如達不坼不副

注云達小羊也坼副皆裂也凡人之生皆坼胞而下惟羊則裹於胞后稷之初生亦然故宮中驚駭以爲不祥而棄之耳按曰此說當訪之牧羊者如果如此則此所謂生卵亦正如后稷之在胞中矣○北宋徐氏譜曰偃王名誕左手擘拳七歲始開掌有偃字紋○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山海經注○史記秦本紀集解○荀子非相篇注○後漢書東夷傳注引○獨異志曰徐偃王無骨而有聖德○荀子非相曰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楊倞曰言不能備視細物違望纔見馬謝墉曰馬原刻作焉注同今按楊注正謂不能見小物而但見馬耳莊子○述異記曰彭城郡古徐國云不辨牛馬今從宋本

也昔徐君宮人生一大卵棄於野徐有大石后矣卵
歸溫之卵開內有一兒有筋而無骨後爲徐君號曰
偃王爲政而行仁義（正德按大卵者胞也委棄於
穆王六年春君朝於京師是時徐戎方偏天子分東方
諸侯使君主之是始錫命爲伯君通溝陳蔡之閒得朱
弓朱矢

攷證竹書紀年曰穆王六年春徐子誕來朝錫命爲
伯○後漢書東夷傳曰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
之○徐偃王志曰偃王既主其國（按曰一作既得其國一作既有其國）

楚詞補注引作既治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王永覺云舟與周古字通乃）
通溝陳蔡之閒得朱弓朱矢（按曰後漢書注引作朱弓
赤矢○按全氏謝望謂溝是偃王所開即所謂○
通溝陳蔡之閒者語詳經史問答第八卷之七）
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曰弓矢即王錫命時所賜彤

弓朱矢

按曰既錫命爲伯何以仍稱徐子曲禮曰雖大曰子
注曰朝見之時擯辭惟曰子雖或有功益地至侯伯
之數其辭亦不過子故云雖大曰子也按此正可爲
竹書稱子之證

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又人閒訓曰昔徐偃王
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五藏曰行仁義
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說苑指武曰徐偃王好
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論衡非
韓曰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東夷傳曰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
六國○都城記曰周穆王末徐君偃好行仁義東夷
歸之者四十餘國○元和郡縣圖志曰徐君偃好行

仁義視物如傷東夷歸之者四十餘國○韓愈徐偃王廟碑曰贊玉帛死生之物於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北宋徐氏譜曰四方諸侯之爭訟者不至周而至徐謳歌者不謳歌周而謳歌徐諸侯朝於徐者三十六國或作三十二國或作四十餘國今據韓非從其朔也

〔按曰〕諸侯歸徐者或作三十六國或作三十二國或作四十餘國今據韓非從其朔也

於是楚王孫厲謂楚子曰漢東諸侯三十六國皆服徐矣不伐楚必事徐楚子曰偃王有道好行仁義不可伐

王孫厲曰臣聞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石之投卵也猶大魚之吞小魚也猶虎之啗豚也又何疑焉且夫文不達德武不任力亂莫大焉楚子曰善

〔攷證〕淮南子人間訓曰王孫厲高誘曰謂楚莊王曰楚臣也

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也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說苑指武曰王孫厲謂楚文王曰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鬬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爲徐山○後漢書東夷傳

賢者不顧榮祿遂走之彭城武原山百姓從者數萬因名其山爲徐山○韓非子五蠹曰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論衡非韓曰強楚聞之舉兵而滅之○博物志引徐偃王志曰偃王仁不忍鬬害其民爲楚所敗逃歸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爲徐山○後漢書東夷傳

按曰偃王逃戰周立其子此在傳記靡不云然而都城記獨違異衆說自創無稽都城記曰穆王西巡聞徐君威德日遣楚襲其不備大破之殺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從之者數萬云云既乖時事又誤地理所謂不經之言無需掊擊者也又元和郡縣圖志曰徐城縣本徐子國也周穆王聞徐君威德日遣乘八駿之馬使造父御之發楚師襲其不備大破之殺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武原東山之下百姓歸之號曰徐山今在下邳縣界此亦本都城記以爲說者也又元和郡縣圖志曰徐偃王冢在下邳縣東北一里冢高十丈周回二百步冢東有祠堂冢西有偃王廟碑乃記或者之言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陽棄玉几硯於會稽之水則十道四蕃志或時信矣然按曰今鄞縣東隱學山有徐偃王墓流俗傳後○漢書古今人表曰徐偃王居東海下地理卷中及北宋徐氏譜疏證○北宋徐氏譜曰王死從亡之臣諡之曰隱而葬於隱學山山在今明州按曰今鄞縣東隱學山○漢書古今人表曰徐偃王也○周書諡法解曰不顯尸國曰隱隱隱王顏師古曰

拂不成曰隱○左傳釋文作不見尸其國曰隱○諡法解又曰隱哀之方景武之方也正義作隱哀也景武也蓋王避楚隱居是不顯尸國者也故諡曰隱且人民哀之故諡曰隱孔晁注逸周書云以闇主國誤也○說苑指武曰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古之王者其有備乎

初君娶於姜氏生宗及滅於楚天子聞之大怒令毛伯遷帥師伐楚師敗之於沛而復徐後立宗而還越三百

年當惠王之世是始著於魯之春秋是爲春秋之徐

〔攷證〕北宋徐氏譜曰王妻姜氏生宗C竹書紀年曰穆王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荆人於沛○唐書宰相世系表曰偃王爲周所滅復封其子宗通志路史等書同爲徐子輝愈徐偃王廟碑曰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水經注泗水注武原縣東有徐廟山山因徐徙郎以名之也山上有石室徐本書十五之二十○按觀此則武原乃因徐徙廟也故有徐山非王逃楚居此而後名徐山也蓋穆封徐後之時徙此耳

〔按曰〕唐表諸書謂周滅徐而復立其後昌黎則謂民戴其嗣二說皆不甚近情是皆不知徐爲楚滅而非周滅之故辨說見後

徐偃王志卷一

紀事第一下

惠王九年癸丑秋宋人齊人魯人伐我

攷證莊二十六春秋曰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胡傳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爲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衷爲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胸親行○正淳按淮夷載在禹貢圖徐州是淮夷亦徐戎也費誓曰淮夷徐戎並興者謂徐淮之戎多處魯也徐國主淮原以制戎而力不逮及魯伐戎又不能與魯合兵故魯怨而伐之而會齊宋師者伐戎後兵力已竭且多戎之匪非一魯能所敢往也故請徐偃力制戎則可而

謂徐合戎爲魯國之患也則非

惠王二十年甲子夏取舒按曰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西舒縣古城是也

攷證僖三春秋曰徐人取舒林堯叟曰舒楚之與國

按曰孔穎達正義曰諸侯相滅亡者多是土壤鄰接思啟封疆今檢杜注徐在下邳舒在廬江相去甚遥而越竟滅國無傳無注不知所以云云殊不知舒爲楚與國是時徐已即齊故爲齊取之所以通伐楚之徑耳何休注公羊曰不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論失之矣

襄王七年丙子春楚人伐我三月齊桓公盟諸侯於牡丘

按曰今山東東昌府聊城縣東七十里有牡丘遂次於匡按曰今河南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有匡城諸侯之大夫帥師救我秋七月齊師曹師代厲按曰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北四十里有厲鄉九月諸侯歸自會冬十月及楚師戰於婁林按曰徐地見後我師敗績

攷證僖十五春秋曰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杜預曰厲楚與國九月公至自會美炳章讀左補義曰知諸侯之皆歸矣冬楚人敗徐於婁林○左傳曰三月盟於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也楚敗徐於婁林徐恃之之畢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遑救以形勢言之非有僞權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

惠之九年我有請侯之師既成以女妻齊桓公及桓公將覿兵召陵使我取舒以通道於楚楚人惡我之卽諸夏也尋師於我桓公旣伐爲牡丘之盟使大夫援之師退而楚師至是以有貫林之敗

〔攷證〕僖十七左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會通曰取舒爲齊人通伐楚之徑也○僖十五左傳曰楚人伐徐徐卽諸夏故也

傳曰楚人伐徐徐卽諸夏故也

襄王八年丁丑夏齊師伐厲冬十二月齊侯及諸侯會於淮按曰今泗州

〔攷證〕僖十六左傳曰夏齊伐厲不克敗徐而還○又春秋曰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

〔按曰〕傳曰謀鄫且東略也則會淮似無與徐事不知位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於君尊固寵位無求於去也遂進不退假寵驚貴尊道之臣委質爲臣資事左右執說以進蘄亡已房曰執佞說以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四曰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惟其所事房曰人有過之與之交也○按曰房注非也荀子解蔽曰故羣臣去忠而事私注曰事任也言不與善人惟任使親愛而已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鬬不彌人爭唯趣人詔房曰賢人無恭敬之心反欲規利若求貨然見賤若過房曰其見賤人無矜恤之心蕭然不顧若行者房曰人有過之貪於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惟其所事房曰人有曲而事已

襄王九年戊寅春君會齊侯伐英氏以報夷秫之役按曰今江南六安州西有英氏城接英山縣境

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劉績曰謂盡己之能發揮於政事循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按曰事勤也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房曰一作辭○按曰作辭則與下複禮內則曰慈以旨甘注曰慈愛進敬之酒食則慈蓄郎古者獻君之義於義亦安　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房曰服行也此

或以制令來告者則君受之以爲法式　此亦可謂善者有道之君也一曰問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有家不治借人爲圖房曰言不能自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辟若野獸無所朝處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若生狂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于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獵獵畢弋暴遇諸父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輕刑罰則烈內削其民以爲攻伐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三曰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制命不問可否則向而順之言其佞諛○按曰房注大誤趣向也詔告也言不肯縱人之爭隨但偏向其所來告者湛湎於酒行義不從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爲令迷或其君　按曰或古通惑論語崇德修慝辨惑釋文曰惑本作或　生奪之政保賓寵矜邊損善上捕援貸　按曰廣雅釋詁曰捕取也援取也言多財之人則取之以爲己有入則乘等出則黨駢貨賄相大酒食相親俱亂其君若有過各奉其身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善之

（攷證）管子四稱曰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憒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云云○又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云云○又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云云

（按）呂徐子爵而曰徐伯者竹書紀年載穆王命徐子爲伯而路史稱夏王命以徐伯主淮夷則徐伯之稱蓋襲舊號而尊之耳從可知徐去王號已久禮所謂駒王者或卽偃王或在偃王以前皆未可定而斷非見滅於楚以後之君也或曰徐伯者蓋齊臣而非徐

君此不然也何以明之桓公曰不通諸侯四鄰之義言諸侯四鄰之以義來告者未之前聞卽所謂昭受其令以爲法式者則徐伯爲徐君無疑且齊與徐方爲昏姻之國同其好惡恤其患難一國君臣必有朝聘往來之事觀於僖十七年與齊同伐英氏可知

襄王三十二年辛巳冬君伐莒

攷證文七春秋曰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杜預曰見伐故欲結援

簡王二年丁丑吳人伐我初楚子重搆怨於申公巫臣巫

臣奔晉子重誅殺其族巫臣自晉遺之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故通吳於晉教之叛楚以伐楚與國我

於是乎有吳師楚子重帥師救我

攷證成十七左傳曰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子靈王元年丁巳吳子以我婚於吳故使公子季札來聘帶寶劍君色欲之其年君薨於施太子卽位季子旣西聘還過我脫劒而致之嗣君從者曰此吳國之寶贈之何也季子曰非贈之也昔者之來徐君視吾劒不言吾視其色欲之有上國之使是以未之獻也雖然吾心許之

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鄭康成曰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欲以臣行君禮孔穎達曰易簡易之禮于謂廣大若是君來其大容居對曰寡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鄭曰魯統也不敢忘其祖

攷證成十七春秋曰十有二月邾子貜且卒拔曰貜且定公也證以徐弔爲考公之喪考公卒在春秋後徐亡久矣故鄭氏康成謂考或爲定今從之也○禮

記檀弓下曰邾婁考公之薨徐君使容居來弔含云

云○鄭康成曰考公驕公益之謚採考或爲定○孟子滕定公薨薛居州善士也王使爲嗣君使定公子季孫曰後世避諱改考爲定拔此見毛奇齡四書賸言第二卷之十四再考

景王元年丁巳吳子以我婚於吳故使公子季札來聘帶寶劍君色欲之其年君薨於施太子卽位季子旣西聘還過我脫劒而致之嗣君從者曰此吳國之寶贈之何也季子曰非贈之也昔者之來徐君視吾劒不言吾視其色欲之有上國之使是以未之獻也雖然吾心許之

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劒而欺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劒而致之嗣君曰先君未有命焉孤不敢受劒季子乃帶劒於先君之墓樹御者曰徐君已死誰爲帶乎季子曰吾心許之矣不可以君死倍吾心卒解而去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劒兮帶丘墓○論衡案意曰延陵季子過徐徐君好其劒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劒帶其冢樹徐者曰徐君死故負吾心乎遂帶劒于冢樹而去○又書虛曰季子雖於止嗣道過徐君好其寶劒未之卽予還而徐君死解劒帶冢樹而去

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新序節士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劒以過徐君徐君觀劒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劒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貪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劒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劒遂脫劒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而以劒與人豈不義哉○左傳昭四左傳曰徐子失出也○鬼臾太伯謀家曰楚靈王汰侈而自矜其先必求諸侯諸侯不堪其求必致討焉討而不服必加德焉德以柔遠刑以威姦德刑成矣其可以逞乎靈王不聽遂行聘禮於諸侯以觀諸侯之貳者王入徐境徐子將如楚聘且觀王意王欲得徐以威諸侯徐子弗與王遂滅徐

景王七年癸亥夏六月丙午君會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於申○杜預曰申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有故申城是時楚子始會諸侯而無禮謂宋世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劒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貪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劒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劒遂脫劒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而以劒與人豈不義哉○左傳昭四春秋曰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於申○杜預曰申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有故申城○顧棟高曰昔者楚靈王爲

申之會一本會作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何狎傳之也拘齊屬封中射士何注中射士官有上中下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爲黎邱之蒐而戎狄叛之緡皆國名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遂行其意○春秋曰楚人執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杜預曰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楊士勛曰徐子不言歸者蓋在會而執尋亦釋之故不言所歸也

景王八年甲子冬大會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

越人伐吳

攷證昭五春秋曰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胡傳吳楚徐越雖北於夷狄而劉敞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太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爲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伯爲其實不同吳太伯之後也楚祝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僭不與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夷狄均稱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正義曲禮下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于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注咸遠國也外亦其戎狄之中正義曰恐夷狄難服須尊名威之夫徐之主淮在平制戎偃于不尙武力以威外脩文德以懷遠自稱王老者行仁義尊有德之稱偃王被服惹惠身行仁義爲本所貴爲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蓋王遠以仁義爲本所貴爲王老者行仁義尊有德之稱不知徐偃何時爲伯何稱也胡氏謂王非諸侯所當稱不知徐偃何時爲伯何稱徐子人以其王老而王之也楚越所得凡擬諸夫偃武修文至德也王而曰偃示有至德匪不僅由乎王老之尊教皆于尊之而問政衛子鞅之謂歟乎堯舜

拔曰上年經書諸侯徐子先歸子沈子此年經獨後之而稱人故疑是使大夫往書

景王九年乙丑君使大夫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儀楚逃來楚人懼我之即吳也使遽洩帥師伐我吳人救我楚令尹子瀠伐吳師於豫章拔曰當在江北淮水南而次於乾谿拔曰今江南潁州府亳州東南有乾谿吳人敗之於房鍾拔曰當在今江南潁州府崇城縣界

獲宮厩尹棄疾

攷證昭六左傳曰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遽洩伐徐吳人敗之令尹子瀠帥師伐吳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厩尹棄疾子瀠歸罪於遽洩而殺之○杜預曰儀楚徐大夫

景王十五年辛未楚人以未得志於我也冬十月使瀠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伐我遂圍之且懼吳也楚子次於乾谿以爲之援

攷證昭十二春秋曰楚子伐徐杜預曰不書圍○左以乾谿師告

傳曰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薳子馮簡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杜預曰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偪吳
楚子次於乾谿以爲之援
景王十六年王申夏四月楚比弒其君於乾谿五帥解圍而去吳人敗諸豫章獲之
攷證昭十三春秋曰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弒其君虔於乾谿○左傳曰楚使遠啓疆如吳告將伐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薳越原注謂薳啓疆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
景王十九年乙亥春齊侯伐我二月丙申至於蒲隧按曰徐地
夫人者宋向戌女也向寧戌請師於宋公宋公乃伐

兒及齊平君會齊侯鄰人莒人盟於蒲隧賂齊侯以甲父之鼎杜預曰甲父古國名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按曰今山東兗州府金鄉縣西北四十里有昌邑城魯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亡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其是之謂乎
攷證昭十六春秋曰春齊侯伐徐○左傳曰齊侯伐徐徐子及郯人伐我東鄙二月丙申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
景王二十二年戊寅春二月宋公伐邾圍蟲按曰當在今濟寧州東境三月取之夏五月君及邾人鄫人會宋公乙亥同盟於蟲
攷證昭十九春秋曰宋公伐邾○左傳曰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邾人鄫人徐人會宋公乙亥按曰此乙亥不繫於月而承上五月戊辰許世子事則五月乙亥也杜氏長曆謂乙亥是五月十二日同盟於蟲○毛奇齡春秋傳曰前年邾人盡俘鄫人鄫夫人者宋向戌女也向寧戌請師於宋公宋公乃伐邾圍蟲取之而盡歸鄫俘邾乃乞鄫久徐人會宋公

敬王五年丙戌吳公子掩餘來奔
攷證昭二十七左傳曰吳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伐楚楚師敬王八年己丑冬十二月吳人伐我我敬之五年吳子像卒楚子乘喪而使其毋弟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伐楚楚師彊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告二帥曰先王以是人也興吾先君闔廬是以得國今我用師而楚人知之是以不能退我必速反我立事像而使縛設諸執鐘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封之於養取於城父胡

出以與之光怒執鍾吾子而帥師伐我防山以水我已
卯國亡我君單羽斷其髮攜夫人以逆光光喑君而逆
之使逐臣從之遂適楚楚沈尹戌帥師救我弗及乃城
夷按曰楚
地見後使君處之

（攷證）昭二十七左傳曰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
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杜預曰二子皆王僚
弟按曰毛奇齡春秋傳謂
二公子皆王僚子當攷○春秋曰夏四月吳弒
闔廬伏甲於掩按曰即
其君僚○左傳曰夏四月吳子光
室而享王鱄設諸寘劒於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遂弒
其君僚○左傳曰夏四月吳子光

徐儁王志

王吳公子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昭三十春秋曰
奔楚杜預曰徐子稱名以名告也○按曰此說甚是
本事其說爲攷梁作禹穀梁作羽
誣不可從○左傳曰吳子章羽按曰經作羽傳作禹公羊作禹穀梁作羽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按曰經作羽傳作禹
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
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馬沈尹戌城之
取於城父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吳子怒冬十有
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杜預曰防
壅山水以灌徐○按曰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
以逆吳子吳子喑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
沈尹戌帥師伐我防山以水我已卯國亡我君單羽斷其髮攜夫人以逆光光喑君而逆
之使邇臣從之遂適楚楚沈尹戌帥師救我弗及乃城
夷按曰楚
地見後使君處之

（攷證）昭二十七左傳曰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
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杜預曰二子皆王僚
弟按曰毛奇齡春秋傳謂
二公子皆王僚子當攷○春秋曰夏四月吳弒
闔廬伏甲於掩按曰即

瑕城鄉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倣自完也以
持其世而已
夏始封徐迄乎周敬之世凡四十有餘君享國千六百
有餘年
〔攷證〕唐書宰相世系表曰若木始封至偃王三十二
世爲周所滅復封其子宗爲徐子宗十一世孫章禹
爲吳所滅
徐之公族子弟暨其子孫散居四方以國爲氏有徐氏
是爲嬴之著姓偃王諸子以采邑爲氏有封具氏取慮

氏其支國封鍾離蓋與偃王同滅於楚魯昭之世是爲
吳有有鍾氏離氏鍾漿氏終黎氏以姓爲氏有嬴氏其
本於徐者有蠡氏李氏
〔攷證〕史秦本紀曰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
氏有徐氏鄒氏莒氏終黎氏○廣韻九魚曰徐偃王
爲楚子所滅以國爲氏同○唐書宰相世系表曰
章禹爲吳所滅以國氏○姓纂三鍾曰封具氏徐偃
王子食邑封具因氏焉今臨川有此姓○又十九尤
曰取慮氏原注曰秋鄑音秋闉又音夫論曰偃王後
食邑取慮故氏又引十三州志曰青阪閭○太平
寰宇記曰終黎氏徐之別號也○世本曰鍾離嬴姓
國路史國名紀引又曰終黎嬴姓之國傳索隱引○昭二
十四左傳曰吳人逐滅巢及鍾離而還按曰皆楚邑○路
史後記曰鍾離者吳滅之爲鍾氏鍾離氏離氏鍾離氏終黎
氏○廣韻三鍾曰鍾離氏與秦同祖其後因封爲姓
○姓纂一東曰終利嬴姓與秦同祖○又三鍾曰鍾

離氏世本曰與秦同祖嬴姓也○氏姓注曰有姓終
黎者史秦本紀集解引○路史後紀曰伯翳始食於嬴爲嬴
氏○又曰徐爲吳所滅有徐氏蠡氏李氏原注謂是徐世勣
賜姓而蠡氏未知所本
徐氏十望其九皆本偃王其他商人六族周成王以之
狄之種有徐國隗姓以國氏有徐氏堯之支裔滅秦而
王爲漢漢之同姓有徐氏黃帝少子禺陽封於任其裔
封辟辟滅於楚爲辟氏子孫有徐氏皆非偃王族類云

攷證韓愈徐偃王廟碑曰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按曰是時譜牒之官未亡○定四左傳曰分魯公以七族昌黎語蓋有所本○又曰嬴姓徐趙秦皆其後也○路史後紀曰天德光堯剋項授沛邦實著符是周者北有衛燕翟鮮虞徐戎並興○國語鄭語曰當成周者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韋昭曰路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路史後紀曰天德光堯剋項授沛邦實著符是爲漢祖有漢氏徐氏○又曰辟滅於楚爲辟氏徐氏原注曰光裔光裨乃辟昭簡子隨母嫁徐延瓊遂姓徐○廣韻徐下云春秋時徐偃王行仁義爲楚文王所滅其後氏焉出東海高平東莞瑯琊五望徐偃王後按曰此據王氣譜台州徐偃王墓誌中錄出

世系第二

昔周之王也立小史之官是定世繫以辨昭穆秦并天下焚棄典籍公侯子孫失其本繫漢興得世本敘黃帝以來祖世所出逮漢而有官譜書籍之作是有學廣族姓昭穆記宋齊之閒譜諜彌廣掌於官府其後乃競行姦貨以新易故易賤而貴易濁而清沈枸以奏梁武梁武乃詔儒臣甄別而攷定之是有王僧儒百家譜今皆亡滅莫可考究偃王子孫散處四方西漢之季其裔元泊避王氏之難是卜居會稽之太末會稽太末爲今衢州龍游元泊二十七世孫曰行周在唐僖昭之閒是遷今台州天台宋室南渡其十七世孫應漢是始遷鄞是載其家乘以至是爲北宋徐氏譜以傳至今周秦源流悉具於牒尤遠渺忽敢以徵信百家譜著錄於隋唐之史亡於趙宋按曰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諸書已不載此書而幸徐氏之表具見他說按曰王文楚材精氏姓之學嘗遍武林徐君士駿家見台州徐氏譜首載王僧儒百家譜中有徐氏表爰手錄以歸因得見之用相比較大畧不異乃其似續更詳乎

太業之父而大業實爲少昊帝孫語詳第一卷

女脩—大業—伯益—大廉

按曰此大謬也女脩是母頡頊之裔女孫何得自列爲祖出之不著

封嬴邑侯黃帝九代孫○按曰史稱大廉爲鳥俗氏俗或作洛或作落此云陸氏蓋音

封陸氏後爲秦

如姚以按曰嬴爲邑固有此說然不足據是益也

賜姓

若木—征國

封徐國○北宋譜曰黃帝九代孫伯益後若木以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徐

徐氏○北宋譜曰若木生征國終季簡征國襲徐之封

終

黃氏○北宋譜曰終封於黃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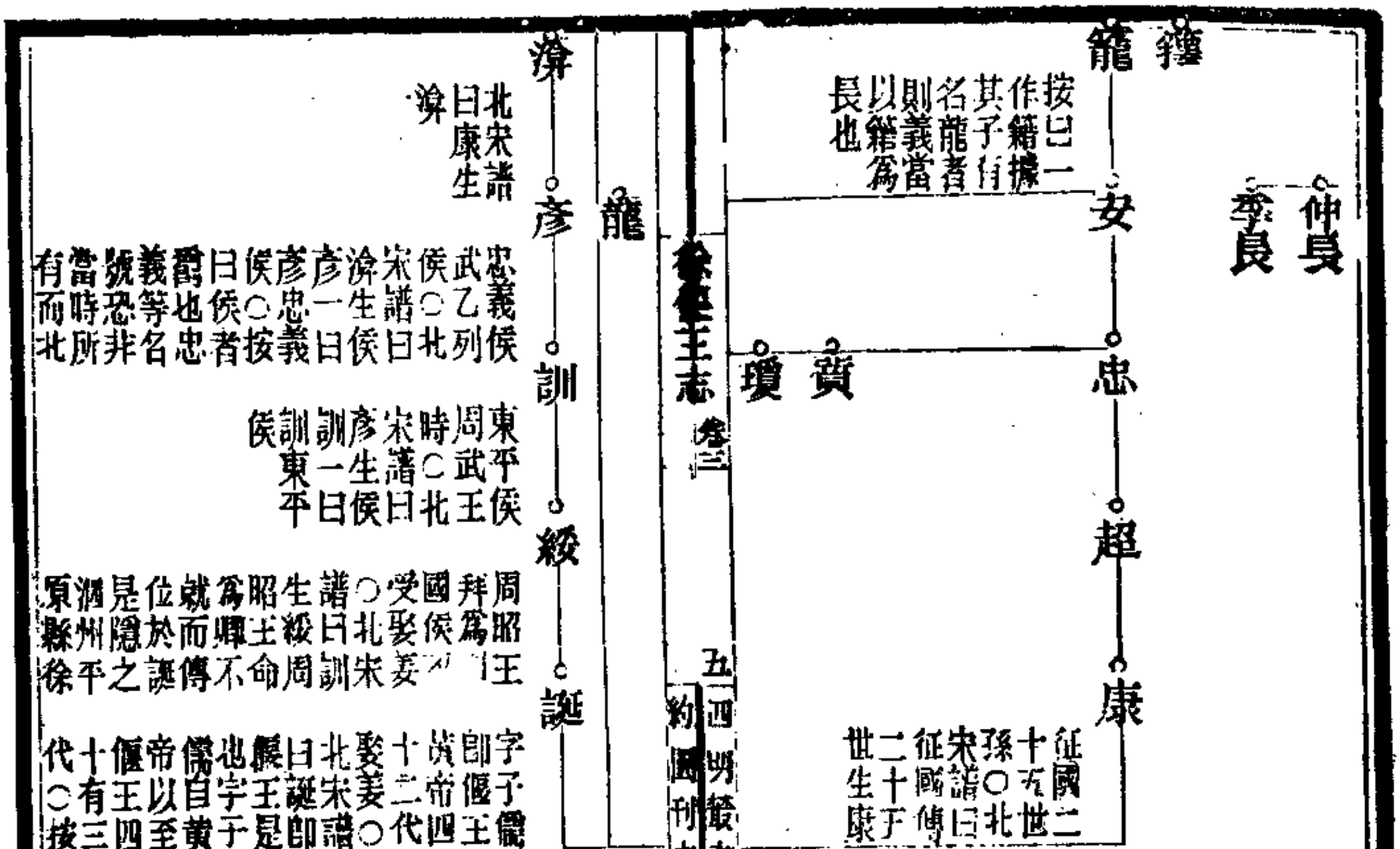
房
卿
仁
豹
謙
澄
僉

簡
李勝
曷
黃祖

趙氏○凡按曰凡人言某氏者某氏是言某氏之出自所謂非及身事其詳見北宋譜中

北宋譜○馬氏無勝字季勝又曰季簡之封史失其國是爲簡後馬氏是爲趙氏

圭
統
起
暐
祖禹
淌
秉
紹寬
宏
明
強
軍
能
興
遵貴
茂叔
瑒
侍
幷
基
偰
稚
世長
貧
元長
商
詳論
遵商


龍
仲昊
季良
龍
安
按曰一作籍據其子有名龍者則義當以籍爲長也
貴
瓊
忠
超
康
征國二十五世孫○北宋譜曰征國傳二十五世生康
龍
滑
北宋譜曰康生滑
彥
訓
忠義侯武乙列侯○北宋譜曰侯者
東平侯周武王侯
周昭王拜爲國侯○北宋譜曰侯生緩
緩
誕
字子儀卽偃王偃王命振王是振曰誕卽忠宇于儀帝以至黃帝十有三代○按
周昭王命不傳位於誕而隱之是爲偃王四十代
昭王命振王是振曰誕卽忠宇于儀帝以至黃帝十有三代○按
生緩周訓王二十七世合之征國父世皆木一
受娶姜○北宋譜曰訓一曰誕
娶姜○北宋譜曰緩一曰偃
彥一曰訓一曰偃
彥忠義侯○按
爲輝不就而傳位於誕
十二代卽周烈王時○北宋譜曰侯生彥
十二代卽周烈王時○北宋譜曰侯生彥
彥生侯
宋譜曰侯
彥忠義侯○按
昭王命振王是振曰誕卽忠宇于儀帝以至黃帝十有三代○按
昭王命不傳位於誕而隱之是偃王四十代

右自女脩至偃王凡三十五世六十有二人悉本王氏百家譜其名見北宋徐氏譜者附書於下

誕
宗
仁
寵
希
衡
明

受國潁川傳十一世以至章禹○百家譜曰寶宗潁川侯○唐書宰相世系表曰若木偃王

周司徒○百家譜曰孝王司徒按曰宗後十世爲徐君北所云宋譜受

周大夫○百家譜作宏又曰孝大夫○王鑑汀百家譜與同

周大夫○百家譜曰幽王末年一百十餘

周司徒○百家譜曰孝王司徒按曰宗後十世爲徐君北所云宋譜受

周大夫○百家譜作宏又曰孝大夫○王鑑汀百家譜與同

周大夫○百家譜曰幽王時○孝王末年至一百十餘

周孝王大夫

周大夫○百家譜曰幽王時○孝王末年至初屬宣王中興三君相距十餘

周大夫○百家譜作寶兄弟同字行三代所

百家譜曰寶明者誤不知何時加此字也

百家譜寶衡

百家譜寶衡

百家譜寶衡

寶宇爲請於朝皆封侯爵而蒙濟集中祇書某不列某名毋亦疑其不經耶○又按小谿曰徐氏譜列偃王支子尙有名尼名師者○鑑汀譜曰今錢唐臨平西佳村是其後

徐偃王志 卷三

正達按桐鄉陸以湉敬安所撰冷廬雜識曰兄弟聯名如伯達伯適已兆其端夫八士之爲伯仲叔季者出生先後之序一母四乳二而一之固非爲輩行而同其字也

勉

周大夫列國侯○百家○百家譜作厪譜曰平又曰幽王列國○鑑汀王大夫侯○鑑汀譜同

恭

周大夫列國侯○百家○百家譜曰桓譜曰莊王大夫○鑑汀王大夫侯○鑑汀譜同

暢

周大夫○百家○百家譜曰景王大夫○鑑汀譜曰仕周爲王大夫○鑑汀譜同

永

周大夫○百家○百家譜作貆王大夫○鑑汀王大夫○鑑汀譜同

思

周大夫不仕○百家○百家譜無小注○鑑汀譜同

強

列國侯○百家譜曰諸侯

亘

周大夫○百家○鑑汀譜同○鑑汀譜曰仕周爲惠王大夫

章禹

百家譜曰周大夫○按夫○按禹○鑑汀譜曰仕周爲簡王大夫

融

周大夫○百家○百家譜曰定王大夫○鑑汀譜同

簡

周大夫○百家○百家譜曰定王大夫○鑑汀譜同

頃

周大夫○百家○百家譜曰匡王大夫○鑑汀譜同

匡

周大夫○百家○百家譜曰景王大夫○鑑汀譜曰元王大夫○鑑汀譜同

元

周大夫○百家○百家譜無小注○鑑汀譜曰世襲大夫

貞

周大夫○百家○百家譜曰靈王大夫○鑑汀譜曰仕周爲王大夫

觀

周大夫○百家○百家譜曰景王大夫○鑑汀譜曰仕周爲王大夫

閔

周大夫○百家○百家譜曰莊王大夫○鑑汀譜曰仕周爲王大夫

杜

周大夫○百家○百家譜無小注○鑑汀譜曰世襲大夫

徐偃王志 卷三 十四 明鈔書 約園刊本

諧——。囷——。乖——。可——。詵——。仲——。長——。猛——。諸——。

周大夫○百家○諧注○汀諧同

周大夫○百家○諧作淵按曰囷淵之○古文○汀諧同

周大夫○百家○諧無小鑑注○汀諧同

周大夫○百家○諧曰自可至猛皆大夫○鑑汀諧同

周大夫○唐書宰○系表同○諧生汀明下脫二字

周大夫○唐書宰○系表同○諧又引一說云一作說之後有明仲

周大夫○唐書宰相世系表○諧曰自岩相世系表曰章禹十三世孫諧爲秦王寢王相○按曰自莊襄元年至始皇二十六年混一天下凡二十九年後十一年始皇崩諧之元孫徐市爲始皇入海采藥必非童稚而三十年前其高祖尚相八國恐無此理也

周大夫○唐書宰相世系表○諧曰自景伯字○汀明下脫二字大夫又引一說云一作說之後有明仲

周大夫○百家○諧無小鑑注○汀諧同

周大夫○百家○諧曰自可至猛皆大夫○鑑汀諧同

周大夫○百家○諧注○汀諧同

周大夫○百家○諧曰自景伯字○汀明下脫二字大夫又引一說云一作說之後有明仲

周大夫○唐書宰相世系表○諧生汀明下脫二字

周大夫○唐書宰相世系表○諧又引一說云一作說之後有明仲

周大夫○百家○諧曰自景伯字○汀明下脫二字大夫又引一說云一作說之後有明仲

周大夫○唐書宰相世系表○諧曰自岩相世系表曰章禹十三世孫諧爲秦王寢王相○按曰自莊襄元年至始皇二十六年混一天下凡二十九年後十一年始皇崩諧之元孫徐市爲始皇入海采藥必非童稚而三十年前其高祖尚相八國恐無此理也

周大夫○唐書宰相世系表○諧初達曰字仲系宰○字長孺生汀明下脫二字大夫仲孺生大誠諧○字長孺生延

周大夫○唐書宰相世系表○諧子卿曰字仲系宰○字長孺生汀明下脫二字大夫卿由生光祿大夫延○諧董尹猛

周大夫○百家○諧曰字昌言○汀諧同

周大夫○百家○諧曰字昌言○汀諧同

周大夫○唐書宰相世系表○諧曰自景伯字○汀明下脫二字大夫又引一說云一作說之後有明仲

周大夫○唐書宰相世系表○諧曰自岩相世系表曰章禹十三世孫諧爲秦王寢王相○按曰自莊襄元年至始皇二十六年混一天下凡二十九年後十一年始皇崩諧之元孫徐市爲始皇入海采藥必非童稚而三十年前其高祖尚相八國恐無此理也

周大夫○百家○諧曰字昌言○汀諧同

周大夫○唐書宰相世系表○諧曰自北言○按昌生表曰由生光祿大夫延○諧董尹猛

周大夫○百家○諧曰字昌言○汀諧同

言

議

宇彥福秦時往三山采藥不反所居國曰徐福國今日本國是也○百家譜曰秦始皇使徐進宇彥福一名市海今日本國其名與世與入山海各有不同○鑑汀譜曰秦始皇時兼居東居海東號徐福風不迭藥因阻兼山採千往蓬萊男女三童議領童始皇時

右自偃王至諾凡二十九世三十有二人悉本北宋徐氏譜而附王氏百家譜於下方明其同異亦頗辨其得失唐表所云時復錯見其詳則具北宋徐氏譜疏證茲不復贅云正蓮謹按原稿未附鑑汀譜茲附之者依稿之旁注第不明注自何人足資攷證故仍之

按曰譜牒之家最多妄語賣其本支覩事他人以爲榮耀俗同此陋五代已然沈約疏中言之詳矣吾家譜傳自北宋未知經始何時核之百家譜大畧不異即考諸他書亦無窒礙可謂善本他徐之譜庸妄無比或自造宮爵三代所無或自記封地後世始有或襲路史之妄而以調爲封祖或竊檀弓之記而以章禹爲駒王其尤者乃考之傳記凡氏徐者若徐辟徐尚徐承徐越徐衍之屬耀而致之於是南北爲一家秦越爲父子若此者附錄之則汙楮墨斥辨之則煩神思附記於此使讀譜之子孫剔知所覺悟而已

徐偃王志卷三

地理第三

徐國地方五百里是在今爲江蘇之徐州安徽之鳳陽與其泗州

後漢書東夷傳曰徐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注曰水經注曰潢水一名汪水與泡水合至沛入泗自山陽以東海陵以北其地當之也

按曰徐地今不可盡攷其可知者徐城取虒婁林蒲又爲徐子之國後爲楚所滅

又曰徐城縣本徐子國也

隧鍾離耳鍾離在徐城西南取虒在徐城西北相距不過二百餘里由後漢書注言之則其拓地廣遠在今徐州府極北之境蓋偃王時幅隕甚廣故諸書靡不云五百里者及楚滅徐周復封之則已日蹙國百里矣鍾離久爲楚有春秋之時徐所自保而見於經傳者惟東林蒲隧二地蓋不過百里而已

泗州之北八十里有古徐城焉

漢書地理志曰臨淮郡徐縣故國嬴姓

晉太康三年地記曰徐縣屬臨淮郡太平御覽引

左傳杜解曰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

九域志徐城屬泗州建隆三年省爲鎮入臨淮縣李壁荊公詩注引

土地名曰徐下邳僮縣東南大徐城

括地志曰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徐國也按曰縣布列傳正義引作四十里已上趙世家周本紀正義皆引

元和郡縣圖志曰泗州禹貢徐州之域春秋時屬爲

治中州治陷於淮寄治盱眙縣即今安徽之泗州也
古異事在州東北左傳僖公十四年楚人敗徐於冀
林即此
春秋傳說彙纂曰括地志云徐縣西四十里有大徐
城即古徐國也今江南鳳陽府泗州北八十里有徐
城相傳爲徐偃王所築
（按曰）泗州今爲安徽直隸州一說徐城在泗州西北
三十五里讀史方輿紀要謂在泗州五十里今從彙

篇

淮水在其南
水經注曰淮水又東逕徐縣南歷溯水注之
元和郡縣圖志曰淮水西南自虹縣界流入徐城
其東南有涑水
水經聖水注聖水自泗州徐城縣西北徐陂陂水南流絕蘄
徐城東南長樂西分垣水世謂之南沙溝即桃水也
本十二之二 又巨馬水注涑水東逕徐城北故瀆出焉世
謂之沙溝水 本十二之七〇以上
濟水逕其北
水經注曰濟水又東南過徐縣北
其西北有徐陂陂歷溯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淮
水經注曰歷溯水導徐城西北徐陂陂水南流絕蘄
水徑歷溯戚西 按曰戚原本譌作水武英殿本始改正作戚 東南流注於
淮
其北三十二里則徐君葬焉是有延陵季子掛劒之墓
伏滔北征記曰僮縣北有大冢徐君墓延陵解劒之
處劉昭郡國志注引
續述征記曰宿預縣水南大徐城古之徐國城北徐

君墓季子解劒墳樹則斯地也太平御覽五百六十引
括地志曰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西南一里即延陵
季子挂劒之徐君也史吳太伯世家正義引 徐君愛延陵季子
之劒而未與後季子復來徐君已歿乃解劒挂之樹
枝 按曰此見一統志所引爲孫輯括地志所無
水經注曰今徐城外有徐君墓昔延陵季子解劒於
此所謂不違心許也
元和郡縣圖志曰徐君墓在徐城縣北三十二里季
札挂劒處

按曰徐君墓及挂劒臺在今泗州之北無可疑者而
廣輿記稱東阿張秋城南有挂劒臺爲季札甲徐君
處且云墓旁有挂劒草草形似劒可療心疾此亦附
會之一端也
淮水西流濡水自南來注之是其地爲鳳陽其東四里
是鍾離之故城鍾離徐所封也
世本曰鍾離嬴姓國水經淮水注元和姓纂同
三鍾路史國名紀引　輿泰同
祖姓纂三
鍾引
又曰鍾離徐之別封路史國名紀引○按曰路史又
引九域志曰徐之別封近刻九

域志刪古蹟余家別有寫本
有古蹟門而殘缺無以集此譌
漢書地理志曰九江郡鍾離子國○應劭曰鍾離子國
左傳杜解曰鍾離楚邑淮南縣
括地志曰鍾離國故城在濠州鍾離縣東五里史魯
世家正義引又將侯周勃
世家引作潁縣東北五里
元和郡縣圖志曰濠州春秋時爲鍾離子之國
史記索隱曰鍾離少昊後嬴姓國
路史國名紀曰取慮徐之分漢屬臨淮故下邳西南
有取慮古城在虹北百二十
秋慮音廬
按曰虹縣今廢今睢甯縣是其地也
春秋大事表曰今鳳陽府鳳陽縣東四里有鍾離城
淮水在其北
水經注曰淮水又東過鍾離縣北
元和郡縣圖志曰淮水西南自壽州界流入鍾離
濠水是繞其西南東而北流入於淮
水經注曰濠水東北流逕鍾離縣西又屈西南轉東
逕其城南又北歷其城東逕小城而北流注於淮
元和郡縣圖志曰西濠水出鍾離縣西南莫耶山北
入淮東濠水出縣南濠塘山東北入淮
按曰唐書地理志濠州鍾離郡濠字初作豪元和三

年改從濠
鍾離在徐城西南其後爲楚有又其後吳取之
按曰見第二卷攷證
徐城西北則有取慮之城是在今徐州睢甯之西
漢書地理志臨淮郡取慮○師古曰取音趨又音
秋慮音廬
路史國名記曰取慮徐之分漢屬臨淮故下邳西南
有取慮古城在虹北百二十
按曰虹縣今廢今睢甯縣是其地也

又按曰水經注睢水條云睢水又東徑臨淮郡之取慮縣故城北又東徑睢陵縣故城北睢陵在今爲睢甯縣則取慮在睢甯之西可知

烏慈水自西來逕城南又繞其東而北流注於睢水

水經注曰烏慈水又東逕取慮縣南又東屈逕其城東而北流注於睢水

睢水在其北是東流以會泗入於淮

漢地理志曰睢水東至取慮入泗

水經注曰睢水又東逕臨淮郡之取慮縣故城北其東爲蒲隧是有蒲如之陂是地也徐齊鄰莒之所盟也

左傳杜解曰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按曰郡國志注引作蒲姑陂

土地名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鄉

後漢書郡國志曰取慮有蒲姑陂

又東爲冀林蒲隧在其西徐城在其西南是有冀亭楚人伐徐於此戰之

左傳杜解曰冀林徐地下邳僮縣東有冀亭

土地名曰大徐城東有冀林鄉

郡國志曰徐本國有橫亭或曰古冀林

按曰杜解蒲隧在取慮縣東又土地名謂大徐城東有冀林鄉是則蒲隧在今睢甯縣之東冀林在其又東近今桃源縣西境冀以蒲隧爲在虹縣北冀林爲在虹縣東北虹縣已廢地在今睢甯之西南其北即是睢水去杜氏所謂取慮縣東大徐城東者相距甚遠疑有錯誤故不從也

徐城之北是爲徐山是山也偃王逃戰之所棲也徐人相與羣居是有石室以祠先王妖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徐山按曰三句原佚今從東夷傳注引博物志補山上立石室有神靈民人祈禱今皆見存水經注引作山上立石室廟有神靈民人請禱焉

水經泗水注曰武原水出彭城武原縣西北會注陂南逕其城西王葬之東亭也縣東有徐廟山按曰廟字當衍本十五王詠霓墓辨按彭城古彭祖國漢爲彭城郡或爲楚國魏置徐州隋爲彭城郡唐爲徐州即今徐州府銅

山縣地縣南七十里有徐山此昌黎所稱者也勝果
院今俗訛升穀寺
元和郡縣圖志曰徐山今在下邳之縣界
隋書地理志曰彭城郡城縣有徐山○又曰下邳郡
良城縣有徐山
後漢東夷傳注曰武原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
徐山在其東
徐國南至於淮水絕淮而西南至於濛水東北至於泗
水北至於泗水之北西北至於徐州淮夷之所錯也徐

戎之所接也後世是以二而一之而莫知其誤
按曰地理晁徐地圖辨誤詳晁論祝
徐之始乜偃王北走徐山後乃至越之甬東越在今爲
浙江甬東在今定海縣
史吳世家集解曰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
里自還討之或云命楚王帥師伐之偃王乃於此處
左傳杜解曰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
立城以終史秦本紀正義引
元和郡縣圖志曰翁洲入海二百里即春秋所謂甬
東地也
春秋傳說彙纂曰句章今浙江寧波府慈谿縣海三

縣地海中洲即舟山今之定海縣也縣東三十里有
翁山一名翁洲即春秋之甬東也
按曰定海縣道光二十一年陞爲廳
定海之東四十里曰翁山其上多仙人不死之藥大海
環之
元和郡縣圖志曰翁洲周環五百里有良田湖湖上
多麋鹿
寶慶四明志曰抱朴子論古仙者之藥以登名山爲
上而以海中大島嶼若會稽之東翁洲之類者次之
北宋徐氏譜曰其後王居東海之湄山築城鑿池
乾道四明圖經曰翁山在昌國縣按曰即今東乃徐
偃王所居之地舊址猶存

又曰翁山一名翁洲在昌國縣東二十五里十道四
蕃志云徐偃王居處城基猶存
寶慶四明志曰翁山一名翁洲昌國縣東三十里徐
偃王所居也今城址猶存延祐四明志嘉靖寧波府志皆同
又曰十道四蕃志云徐偃王城翁洲以居其址今存
王十朋會稽風俗賦曰翁洲訪偃王之廬○周世則
注曰翁洲屬會稽郡國志云徐偃王昔居於翁洲○
史鑄增注曰十道志翁洲在海中偃王所居
定海縣志曰滄浦山縣東四十里又名翁洲山相傳

徐偃王曾駐師於此成化郡志載基址猶存今沒
按曰諸書所計道里不同今依定海縣志凡定海諸
山倣此
在宋乾道耕氓獲銅鼎於翁山下得銅鼎一無
足而有耳耳亦不穿中可容斗餘而底之埃墨猶在
以歸進士陳節謂煉丹之遺器延祐四明志同
寶慶四明志曰乾道閒耕者於翁山下得銅鼎一無
翁山偃王之所避地也居人附益之以爲古蹟
又曰雞水右會夏肥水而亂流東注俱入於淮
在廳東二十七里曰金旗之山戰洋在其北
滄波府志曰金旗山定海縣東二十七里北即戰洋
徐之後七楚是城夷以處徐君章禹是有城父故城是
在今安徽潁州之亳州東南七十里
左傳杜解曰夷城父也
土地名曰城父襄城城父縣
寶慶四明志曰翁山一名翁洲昌國縣東三十里徐
偃王所居也今城址猶存延祐四明志嘉靖寧波府志皆同
又曰十道四蕃志云徐偃王城翁洲以居其址今存
按曰昭九年傳楚公子棄疾遷許於夷實城父杜解
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今江南潁州府亳州東
南七十里有城父故城
滙水出其北
水經注曰滙水又東南徑城父縣故城沙水枝分注
之
夏肥水逕其南是與滙水分道東南流而入於淮
水經注曰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沙水於城
父縣石出東南流逕城父縣故城南縣故焦夷之地
春秋左傳昭公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於夷實城父
也
又曰雞水右會夏肥水而亂流東注俱入於淮
翁山偃王之所避地也居人附益之以爲古蹟
在廳東二十七里曰金旗之山戰洋在其北
滄波府志曰金旗山定海縣東二十七里北即戰洋

相傳偃王建金旗於此故名定海縣志同

又東三里曰城隍頭之山或曰偃王城之是名城灣

定海縣志曰城隍頭山縣東三十里一名城灣相傳偃王正德拽五山相距三里或五里偃王居翁山從者各自分布少守衛之此金旗鼓吹之名所由來也

徐偃王建城於此今無所攷

又東五里曰陣鼻之山戰洋在其北有磨刀之橋

甯波府志曰金旗山再東十里有陣鼻山偃王列戰處有比戰洋磨刀橋皆其址也

定海縣志曰陣鼻山縣東三十五里餘與甯波志同

又東五里至於翁山其旁曰鼓吹之峰是有馬鼻

寶慶四明志曰鼓吹峰在翁浦中其山之陰曰戰洋曰馬鼻偃王祠在前其嶺平如掌可容數百人風雨晦冥之時隱隱有鼓吹聲

定海縣志曰鼓吹山縣東四十里餘與大德昌國志同

大德昌國志曰鼓吹山在州東三十里山之陰曰戰洋曰馬鼻偃王祠在前其嶺平如掌可容數百人風雨晦冥之時隱隱有鼓吹聲

定海縣志曰鼓吹山縣東四十里崖壁橫亘水上龍游山川志曰簜谿在縣東二十五里相傳爲偃王避地築其山水築室於此故名

又曰南白鷴山在縣東四十里崖壁橫亘水上簜中怪石如牛馬或寢或訛或曰偃王欲築室以居此故名

又建置志曰簜谿橋在縣東二十里按舊志偃王南走築室居此故名

於會稽之水

凡定海之東自金旗以至鼓吹都五山四十里皆附於偃王正德拽五山相距三里或五里偃王居翁山從者各自分布少守衛之此金旗鼓吹之名所由來也

會稽之翁洲

嘉泰會稽志曰翁洲在府學之東會稽境郡國志云徐偃王居翁洲即此

浙江通志曰謹案會稽風俗賦注引十道志曰翁洲在海中徐偃王所居嘉靖甯波府志亦云翁洲昌國東三十里一名翁山徐偃王嘗居此唐貶台州司馬徙翁山縣以此命名二說良是會稽志所云未知何據存以俟攷

龍游之簜谿

龍游山川志曰簜谿在縣東二十五里相傳爲偃王避地築其山水築室於此故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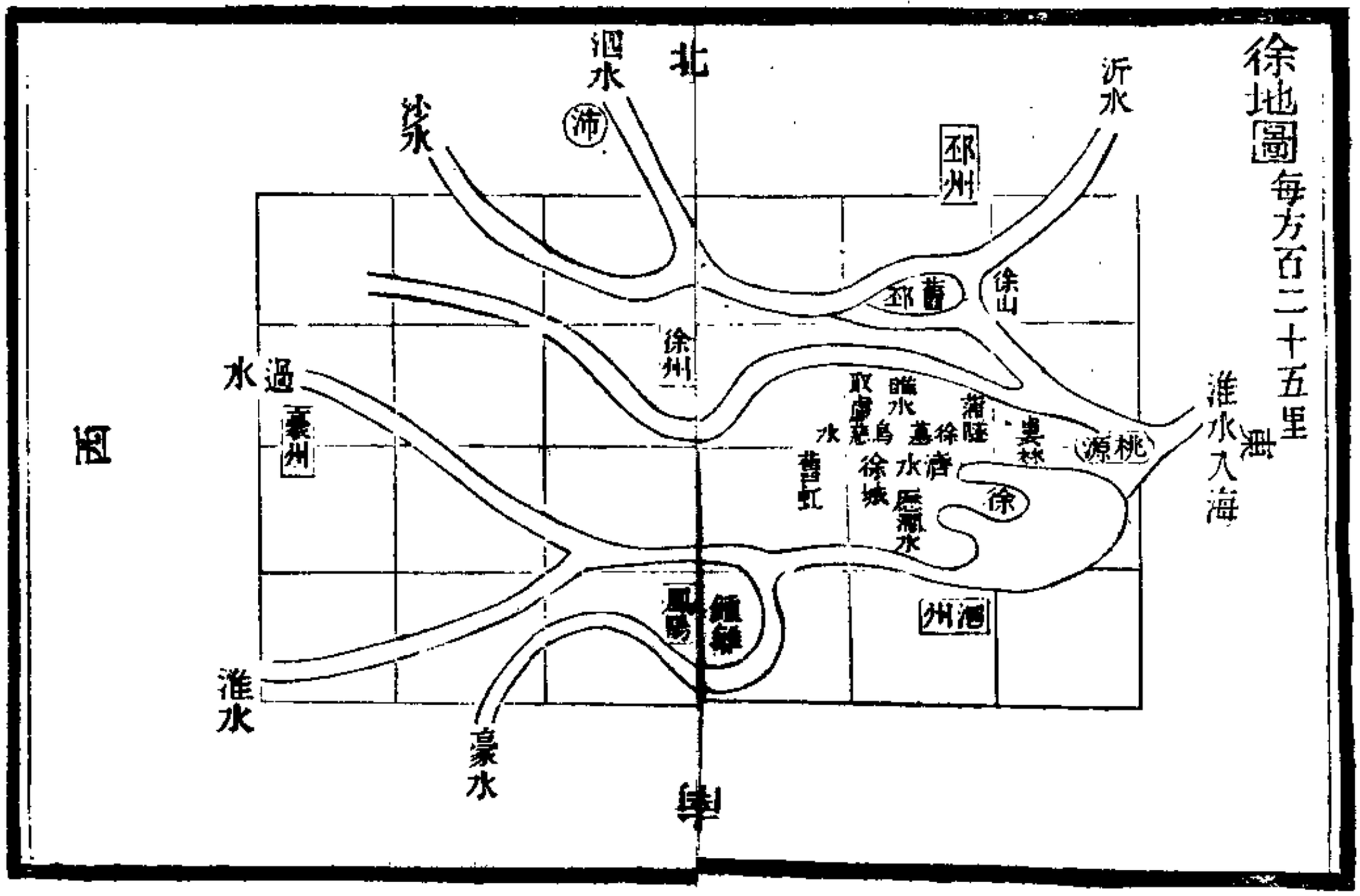
又曰南白鷴山在縣東四十里崖壁橫亘水上簜中怪石如牛馬或寢或訛或曰偃王欲築室以居此故名

又建置志曰簜谿橋在縣東二十里按舊志偃王南走築室居此故名

北宋徐氏譜曰偃王築室於竹谿之源
按曰先世唐時居衢州龍游譜蓋衢人所爲故合於
志竹谿者築谿也元人鄭倫作偃王祠記引信安郡
志語與譜同
江山之押衙
名勝記曰江山縣南二十五里爲鵝鳴山與鵝鳴相
並者爲徐王山三峯秀峙東麓有押衙塲相傳徐偃
王駐兵之所
宏治衢州府志曰徐王山在江山縣南相傳偃王駐
兵處
太平之古城
輿地紀勝曰徐偃王古城在黃巖縣南三十五里大
唐嶺東外城周十里高僅存二尺厚四尺內城周五
里有洗馬池九曲池故宮基崇十四級城上有喬木
可數十圍黃巖縣志古蹟古城在縣南三十五里至
故老相傳卽徐偃王城其東偏有偃王廟又南可五
里有葉鮑二將軍廟或謂亦偃王之將云按此今
屬太平不必
載在黃巖志
台州府志曰徐偃王古城在今太平縣西北三十五

里餘輿地紀勝同
又曰按韓文衢州徐偃王廟碑偃王走死彭城山下
又曰偃王之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衢故越地也
赤城新志謂周穆王時越猶未通中國台去衢尤爲
絕遠唐嶺又台極南山谷中於此築城以居何哉又
今所謂古城者兩山相距不一二里而謂城周十里
其不足信尤昭昭矣但相傳已久姑仍之
嘉定赤城志遺蹟古城在黃巖縣南三十五里大唐
嶺東外城周十里高僅存二尺厚四尺內城周五里
有洗馬池九曲池故宮基址崇一十四級城上有喬
木可數十圍故老云卽徐偃王城也城東偏有偃王
廟卷三十
九之四
謝方石赤城新志周穆王時越未通中國台去衢
遠唐嶺又台極南山谷中於此築城以居何哉又
今所謂古城兩山相距不一二里而謂城周十里
尤不足信
嘉定赤城志辨誤黃巖有塊曰徐塊山曰徐山或
云徐偃王之廟或援古建台州記云地主任氏女

感石精而生男有文在其手曰徐因號東海胸徐
既長竊據自稱徐王死葬此山其言不經殆未可
盡憑也卷四十之十一
王詠霓辨云按此條葉氏及戚氏學標太平志俱
本之余謂東海者徐氏之望本出於偃王其感石
精而生云云則又因博物志娠而生卵之說而爲
附會
顧氏讀史方輿紀要石城下注楚滅越越王支庶
築城保此俗訛爲徐偃王城王辨與邑西方城山
徐偃王志 卷四 十四 明嘉靖刊本
稱王城山云越王失國保此相合顧氏之言當有
所本其葉鮑二將軍廟則尤爲附會耳
好事者爲之也蓋其餘小者甚衆不足記云
按曰徐在衝爲大族多立王廟故遂附會焉謂王嘗
居之而會稽之豗洲則但以豗洲二字偶然相似遽
作牽合然則衢州之徐山可即指爲彭城之徐山乎



裔孫鄞徐時棟述

冢廟第四

由定海航海而西南是爲甯波之鄞其東南四十有五里有隱學之山是實維偃王之墓

北宋徐氏譜曰王死從亡之臣諡之曰隱而葬於隱學之山山在今明州

黃巖縣志宅墓徐偃王墓在邑南二十五里玉甑峯臺址今□□□相傳王逃葬此故其山名□□按志稱縣

東南二十五里有王廟

此蓋因廟附會之也

嘉定赤城志徐偃王墓在黃巖縣東南二十五里勝果院後山有土甎臺址及石笥尚存按韓愈衢州廟記云王北走彭城百姓從之王死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之則是其墓當在彭城矣又云或謂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硯於會稽之水則是其逃未有定止況其墓哉今象山雪川等處皆有偃王墓以一人而墓至三四誠不可攷然黃巖故會稽也今並墓之山亦名徐山與韓愈說合徐山南一十五里有偃王古城其敢臆斷以爲非耶

之四

明徐時進始祖廟記萬曆丁未鄞故有偃王墓里亦有因之爲鼻祖者按此見鄞西湖徐氏譜中時進宜至大理卿字也可號九濂所著有鳩茲逸我堂暇墨亭諸集此文不知在何集中

戚學標太平志令衢之龍游甯波昌國東之翁州並云王所居而嘉興復禮鄉并有墓不止如赤城志所云也王辨覽謂翁州舊隸象山故赤城志云云此即括地志所云鄞縣東南入海二百里者是

徐本原徐偃王墓詩曰周穆日盤游九鼎幾欲移造父御八駿萬里觴瑤池邦家歎無主神器將安歸請侯悉朝徐瑞應維其時忽聞黃竹歌拒戰非所宜避位向吳越直至東海涯德義感人心臣庶爭相隨山以隱學名上有棲眞祠翁仲翳草萊再拜空噓唏遼鶴竟不返祔葬冢纍纍嘉興縣志作遼東鶴子孫繁不返家墓何纍纍且衍譜牒能相貽零落千載下惻然起遐思

嘉靖甯波府志曰鄞縣徐偃王墓

又曰舊圖經云徐偃王墓在翁洲王龜齡會稽賦云

紵洲訪偃王之廬是也一云在鄞隱學山
敬止錄山川攷曰隱學山縣東南四十五里東錢湖畔其北爲隱學嶺有寺有徐偃王墓
康熙鄞縣志曰隱學山在十五都距城四十五里有徐偃王墓及棲眞寺放生池居東錢湖畔
又曰徐偃王墓縣東南隱學山
甯波府志曰周徐偃王墓鄞縣東四十里隱學嶺
乾隆鄞縣志曰徐偃王墓在縣東南隱學山
又曰按徐偃王墓前志皆未載閩志始增入而府志因之按昌黎作偃王廟碑云偃王走彭城武原山百姓從之萬有餘家死號爲徐山則墓當在彭城又引一說云王之走不之彭城而之越城之陽棄玉几硯會稽之水衢州有偃王廟蓋因於此而墓之在鄞要非無實據也至元嘉禾志又謂徐偃王墓在秀水縣西更屬附會

按曰徐墓之在鄞縣固不始自國朝閒明經之康熙志也明人張尚書之嘉靖志已載之亦不始於明也元人袁文清之延祐志徐思烈之謁墓詩已著之又不始於元也北宋人之天台諸已詳言之徐氏譜爲一家言疑不足據而以天台人說明州事考之他書靡有乖舛蓋絕不肯爲妄說者譜稱徐季海修墓而今墓前猶有翁仲碑趺遺趾皆云唐物是則徐墓之在鄞其來已久特不見於唐以前書遂滋疑竇耳且偃王事始見於荀韓荀韓以前書未之有也考古者豈得因荀韓以前無道偃王者而遂疑古無偃王其人乎

又按曰嘉定錢曉徵號稱博洽其修鄞志殊多荒略即如此條所以考據辨證者不過昌黎碑文而已其意謂偃王斷未至浙江亦是衢州而斷非甯波不知史記正義所引括地志已明明言偃王逃戰甯波夫括地志已在昌黎之前括地志所引夏侯志更在昌黎之前夏侯志所引之傳令不知何書更遠在昌黎之前語皆詳上卷史記正義固非僻書何乃全不可核遽武斷耶又且十道四蕃志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志王十朋會稽賦會稽賦周書則注會稽賦史鑄注延祐四明志大德昌國志之屬靡不言

偃王城翁洲以居者史記正義或是僻書不應修甯
波之志而其舊志亦東之高閣也
一曰是其初嘗居之
北宋徐氏譜曰又至鄞縣龜山之南錢湖之左築室
居焉
延祐四明志曰隱學山在東錢湖其下有棲眞寺放
生池徐偃王隱學於此按曰末七字今寫本
成化四明志曰隱學山在鄞縣東東錢湖畔舊名棲
眞徐偃王隱學於此一云在翁洲

嘉靖甯波志府曰隱學山鄞縣東南四十五里東錢
湖畔下有放生池舊名棲眞徐偃王隱學於此
唐代宗之季王孫浩是來明州是拓前規以修王墓
北宋徐氏譜曰王既葬隱學山歷秦漢晉唐千八百
餘年亭臺俱廢舊址僅存唐時裔孫浩官領南節度
使吏部侍郎來拜王墓益增前儀繚以牆垣列以翁
仲及茗木阜樹建四顧庵立香火院名曰隱學事見
明州郡志
〔按曰〕唐書徐浩傳貶廬州刺史代宗復以中書舍人

召還工部侍郎會稽縣公出爲嶺南節度使召拜吏
部侍郎北宋譜所稱官爵悉與之合特謂此時卽來
修墓非也浩既爲吏部侍郎爲御史大夫李栖筠所
劾貶明州別駕按曰今徐浩碑雖殘缺猶糊而明州
字甚顯金石萃編明字作方空非也
修墓蓋在此時又按浩貶後德宗初召授彭王傅進
郡公而實慶四明志載隱學院爲唐建中二年建建
中係德宗卽位年號則修墓建院時浩已將去是則
修墓在明州別駕任斷斷無疑世俗譜牒附會難信
此譜來自台州而說浩來明州與唐書合說浩在明

州建院與寶慶四明志合確鑿無妄可幸也
又按曰譜云事見明州志今南宋諸志皆無之乾道
圖經以前明州固自有志北宋人作譜時必曾見之
故云然耳季海以書名天下既修先墓必當有碑版
文字今皆無可考足滋喟息者也
王 是以多王廟正德謹按王墓在今鄞東隱學嶺後
漢郡國志順帝紀注鄞縣故城在鄞縣東南蓋秦設會稽郡置
鄞縣卽春秋越之東境
在杭於潛之西十五里有廟其南三十里又有之

咸淳臨安志曰徐偃王廟在於潛縣西十五里一在縣南三十里元和姓纂載偃王之後居於潛爲杭望族有偃王祠皆徐氏所建

杭之東縣曰海甯其西十七里又有之

咸淳臨安志曰徐偃王廟在鹽官縣西十七里

按曰鹽官今海甯州

嘉興之秀水有廟在其縣西北其西新城鎮有廟其北思賢鄉又有之

嘉興縣志曰廟嘉興之秀水者在其縣西北二十里

其西二十七里曰新城鎮有廟其北三十里田思賢鄉又有廟

至元嘉禾志曰嘉興縣徐偃王廟在縣西二十里考證偃王逃戰之會稽嘉興本屬會稽人多姓徐王之宗族嘗有散在邑者故後世因有思王功德者爲之廟以祀焉有廟韓退之衢州廟記嘗開元元和中徐氏三人相繼作衢州刺史乃王之遠孫也

康熙開知府吳永芳修嘉興府志徐偃王廟秀水縣西北二十里徐偃王避周穆王走會稽其宗族有散在是者後世思王功德立廟以祀又引嘉禾志廟在嘉興縣西二十里舊傳偃王墓在復禮鄉

嘉興府志周徐偃王墓秀水縣復禮鄉又疆界志復禮鄉秀水縣治北二十里正德嘉興志徐偃王墓由乎舊傳無足憑信

康熙嘉興志徐偃王廟在縣西北二十里周敬王八年吳滅徐偃王之後入楚其裔有散存會稽者思王功德爲立廟以祀故衢州亦有廟

按曰嘉禾今嘉興縣嘉興秀水皆爲嘉興府附郭此所云廟卽嘉禾志所云之廟府城西北是秀水地不宜屬嘉興又祇一廟不宜分作二廟元時但有嘉興無秀水縣故至元志云云也

嘯波隱學之山王葬其所是有隱學之院

北宋徐氏譜曰徐浩立香火院名曰隱學

寶慶四明志曰樓寶寺鄞縣南六十里隱學山唐建中二年建號隱學寺皇朝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有放生池見碑記

大墩徐氏譜曰徐立之子子寅字協恭父子提刑奏

改偃王香火院額名棲眞院後立之卒贈少師父子
同葬於隱學之西焉
按曰棲眞之額寶慶志謂賜在大中祥符元年譜謂
立之子寅所奏改考立之遷鄞宋已南渡子寅第進
士已在元祐皆後大中祥符甚遠棲眞院不載於乾
道閩經而始見於寶慶志二說未知孰是
徐本原隱學寺詩曰訪古叩禪關招提盡日閒烏啼
青嶂裏僧語翠微閒今日棲眞地前朝隱學山石壇
芳草碧墓道落花殷德洽民心服身羅國步艱代周
知避位命楚反羞顏鳳去彭城路龍潛越水灣唯留
翁仲在不見令威還碑辭應難認煙蘿已倦攀隴雲
同杳杳澗水自潺潺暝合千峯紫香殘一徑斑夕陽
歸興緩清磬隔塵寰
無名氏棲眞院詩曰當年文德瑞朱弓仁在斯民千
古同故國已無徐子土墓東今立梵王宮水流簷影
晴湖上山接鐘聲暮靄中攬轡此行來致敬蒲團分
坐聽談空
陸棨隱學寺詩曰谷口秋雲薄芙蓉一水香荒臺凝
露白殘碣護蒼蒼事去留陳迹人來對夕陽百年同
首意欲別更淒涼
李鄴嗣鄭東竹枝曰移城傳是晉牢之宋武迴驅浹
口時往事英雄俱在眼一盂卻上偃王祠
定海翁山是偃王所居也遺城在焉有廟
寶慶四明志曰徐偃王廟在昌國縣東地名翁浦俗
呼爲城墟頭延祐四明志大德昌國志嘉靖甯波志皆同
按曰近志謂城墟頭山在縣東三十里一名城灣翁
浦山一名翁洲在縣東四十里
嘉靖甯波府志曰鼓吹山定海縣東昌國徐偃王祠
又其一在鼓吹之山
在焉
定海縣志曰鼓吹山縣東四十里古有徐偃王祠
衢州之龍游徐爲大姓徐廟是甲於浙中其南四十里
有徐山一峯卓其東其下有谿谿外爲廟廟曰仁惠
明一統志曰徐偃王祠在龍游縣南四十里徐山下
宏治衢州府志曰徐山在龍游縣南四十里今名靈
山山有徐偃王廟

龍游山川志曰靈山在縣南四十里舊名徐山以禱雨有應更今名山東一石卓立曰香鑪峯山下有谿谿曰靈山港雜樹交映雲垂煙接谿中有塔山砌若砥桂谿外徐偃王廟

龍游祠祀志曰徐偃王廟在靈山去治南四十里相傳偃王之敗不之彭城而之越城有遺廟在焉

在龍白

嘗唐開元王孫來官斯土修而碑之元和之代王孫放是繼跡重作是有韓愈氏之碑

韓愈徐偃王廟碑曰徐與秦俱出柏翳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諸國既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償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問王母宴於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辨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於徐

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一作象犀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一無爲字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觀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

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硯於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丘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物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物赤白彫剝不治圖像之威黜昧就滅蕃拔級夷庭木秀塾祈氓日慢祥慶弗下州

之羣支不獲蔭庥余惟遷紹而尸其土不卽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眾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於廟宗鄉石本作卿一本作御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天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鐫之於石辭曰秦傑以顚徐由遜綿秦鬼久饑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於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厥短詈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

十三 四明蓮書 約園刊本

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殁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愼詔敎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一作死誰亢王死於仁彼以暴襲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五百家注昌黎集曰石本云朝議郎守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昌黎韓愈撰福州刺史元錫書元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立

按曰衢州府志引孝義徐氏譜曰放之孫曰向代宗大厤八年爲衢州刺史夫徐向爲衢州刺史其人有之宰相世系表云向字文伯衢江陳頴鄭宋六州刺史然斷非放之大父韓碑稱放大父爲戶部侍郎而唐書但云六州刺史且唐書列向諸孫亦絶無放名則孝義譜之妄爲章合可知且韓碑所云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者是堅嶠父子其下銘辭明言之若所稱放大父則此人並不曾刺衢州蓋堅嶠修廟碑中稱及徐姓顯宦故有今戶部侍郎之語韓以其孫修

十四 四明蓮書 約園刊本

廟而前碑適及其祖故取而述之詳玩文辭其非衢州刺史斷然無疑作衢志者職官表中列向名是已而其注徵引不能援自唐書乃采及不學無術之孝義譜亦可笑也

在宋紹定中袁甫守衢州作而新之請封於朝是有錫命封王爲靈慈仁聖濟英烈王及其夫人曰協濟夫人記而碑之

龍游祠祀志曰及宋紹興乾道淳熙閒屢燬屢建紹定中郡守袁甫重建

浙江通志引袁甫祠記曰王封靈惠慈仁聖濟英烈
王王妻姜氏協濟夫人子寶宗祐順侯寶衛祐德侯
寶明祐澤侯龍游志同（按曰蒙齋集不載封號故
C又按曰龍游志載袁浙志先錄於此蓋碑本固具列之也
浙志尤畧今依本集具錄袁記甚畧
袁甫衢州徐偃王廟記曰禮諸侯方祀山川之神能
興雲爲風雨在其地則祭之古也今之郡守視古諸
侯衛邦靈山有徐偃王廟血食歲久靈跡愈著邦人
虔奉如一日寶慶二年冬甫假守於茲祀事惟謹越
明年夏潦秋旱禱輒響答歲獲中稔民用輯甯拜王

賜爲多邦人僉言王有大功德於民封爵宜極褒崇
又王妃王子亦當隆品秩以侈報稱迺具以實聞於
朝事下儀曹且施行矣是歲十有二月旁地居民曲
突弗謹延及王祠倏爲灰燼守以事神治民爲職廟
燬神怒民失憑依甫甚震懼焉方慨然有興復志邦
人有言王功德在民民痛棟宇之壞智獻謀富輸財
踊躍從事一反手閒事濟矣於是協眾志捐郡帑端
緒始開效財植之需給工程之役者輪運輻集迺廣
規制迺拓基址前祇薇障翠巘層出背起樓閣溝谿

環繞賈區之淆處者斥之視史之根據者徙之翼以
重垣周衛扈也映以方沼增勝槩也四方之民聞廟
載新灶香乞靈者肩相摩於道適會前所請封爵事
儀曹關諸奉常奉常上之朝省朝省下之轉運使者
檄嚴銓官屬互竅其事合辭以聞天子嘉王功德加
封某王妻封某夫人子某封某侯某某侯如所請命
下之日甫躬率邦人郊迎鉦鼓嘈囋夾道聳觀戴白
之老感動垂泣迺委官僚奉安告命於廟而禮於是
成矣夫禮者其天理之謂乎人之事神者以此神之

窮而復否極而泰功久彌振德久彌新非天理周流不息之妙行其閒是孰使之然哉藐爾守臣非敢自謂不獲罪於王也求庶幾不獲罪於禮耳乃於奉安之日謂之辭曰王之立國仁以爲基施及百世仁聞昭垂昔誦王仁得於聞知今誦王仁見而知之龍巨之原有廟奕奕民曰宜哉競赴厥役帝曰休哉寵光有赫二美同時王仁愈白古也有志復禮爲仁祀事孔修惟禮是循禮既無曠仁心純純願推此仁永茲生民

徐偃王志　卷五

爰遣明室相繼改作其祠禮縣令以月正二十日用特龍游祠祀志曰元至正閒燬於火入明重建嘉靖中燬隆慶六年知縣涂杰重建其祀典縣官歲以正月二十日用特牲

劉章偃王廟詩曰枌榆青蔭密不記幾周星造化留神迹山川妥地靈一時捐玉几千古享形庭仁義終難泯誰憐邠國干戈地空有塗山玉帛蹤芳草滿庭留晚色斷雲連野欲春容中原逐鹿歸狙詐此意悠悠委暮鐘

無名氏謁偃王廟詩曰姑蔑之墟太末里偃王立廟垂千紀當時逃戰越城隅玉几曾投會稽水靈山杳杳白雲飛古木蒼蒼翠煙起仁義從來慶緒長州人太末爲徐氏

無名氏謁偃王廟詩曰靈山之名何以名莫是神洲移蓬瀛或言鷲嶺飛來峯羣巒獻秀長川平紛紛遠方贄董陸矧子洗耳流水聲溫驪驟駟從馳驅重在仁義凡硯輕祥風甘雨司元功坐令四時品物享統

徐偃王志　卷五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仰宇宙不可極徐山千古蒼雲橫

其東三十五里則有龍泉之廟

龍游祠祀志曰龍泉廟在縣東三十五里祀徐偃王

有記

元鄭倫龍泉廟記距縣東三十五里曰龍泉谿畈平衍面山翼然丹楹而素壁偃王之別廟也王生周末世國於徐以仁義爲治穆天子將謀伐徐徐不忍鬬委而去之韓文公所謂姑蔑之墟太末之里立廟祀

之者今之靈山歟信安郡志王嘗築室竹谿之源或曰長芝是已或曰龍泉廟舊有碑相傳州縣長吏視農展敬有倦於將迎者徙而況諸水是以肇端歲月莫考也重建於宋淳熙已亥更代之後大德丙午又亡其所以然夫豈有過人者大抵公私之閒而替興繫焉向之累歲而不完者意蔽之也今不數月僛功李又繼之皆能感通乎神一於公而已矣因書所感并列任事者氏名於碑之陰

〔按曰〕右文載龍游縣志祠甚蕪雜因有修廟歲月且相傳已久姑錄之

徐偃王志 卷五

東華湖鎮沐塵錦谿各有支廟暨其鄉隅亦各有支廟龍游祠祀志曰東華湖鎮沐塵錦谿並有祠與靈山相埒宅則諸鄉隅並有之土人供伏臘咸於是

北宋徐氏譜曰又有行祠在水北錦谿最舊靈異宋謝翱憶游錦谿徐偃王祠下詩曰徐王遺踐地花落舊巖阿山鬼下茆屋野禽啼芒蘿別祠谿路見疑之在山者不動聲色悉致於庭後三年有李與鍛鐵人也棄而業去妻子口酒肉來奉祀事似能言人禍月正二十日衢人謂是日也王生是飾羽旌鐘鼓之盛與其社神以登東華之山以為王壽

祖癘疫之家禱焉乞鑪燼飲之即愈繇是禱者接

龍游風俗志曰正月二十日爲徐偃王誕辰王廟在東華山先一日城中里社羅列祭品窮極珍錯送城隍出廟率各社諸七神爲王上壽旌旄蔽空笳鼓動地儀衛之盛絡繹數里越二日薄暮迎城隍入廟則列隊持鐙千火星列照耀遥衢以誇勝事故龍邑鐙節至是日始解較他處獨久云

北宋徐氏譜曰王生於周昭王三十六年丙寅正月二十已酉日癸酉時

按曰夫子生日載在公穀春秋後世猶推測莫定譜記王生日孰得而信之而龍游志亦復云然徐氏譜

來自台州台州之先實居衢州唐僖昭間始遷於台則生日實衢人說也然則其來亦已久矣

其立於龍游之城者是曰行祠

袁甫徐偃王行宮記曰靈山重作偃王廟前鑿方沼曠如也後建傑閣屹如也廟貌顯嚴神人具喜而行祠向之在城者前隘後庳規制弗稱余一日謁祠下徘徊顧瞻默若有啟予者亟呼工指畫疏舊池之雜穢設周垣焉拓牧址之下窪增內寢焉於是前之曠

如後之屹如舊與靈山等嗚呼神無不在亦無在也豈計此區區哉顧念民事王仁千古無極舍是則無以示昭報厥今奕奕新宇相望不越三舍竊意雲旆旌旄蔽空笳鼓動地旌逍遥二者之閒景物如一不移而具在城之適猶靈山也於是可以稱吾民依歸報事之心矣工既竣事酌酒告虔乃作送神之詞遣邦人歌之其詞曰

朱弓兮發祥玉几兮耿光國易仁兮渡昌緬行祠兮城一方儼血食兮閱幾霜屋老兮閣其弗章地褊兮威靈弗揚羌四顧兮徬徨拊子心兮弗康靈龜告余

兮十月孔貞亟其改作兮廟貌堂堂碧沼遂宇兮匪王孰當紛祈祀兮社鄉羅酒肴兮芬芳我王兮來降容與兮相羊春遲遲兮日載陽淡微月兮秋夜長我民兮世世不忘鎮茲土兮慶未央

凡在龍游五百有餘廟

北宋徐氏譜曰別廟在龍游者凡五百餘所

自龍游而西南爲郡又西南則有江山之縣縣東二十里爲漸山有廟是其旁有三泉焉旱則禱之

江山縣志曰縣東二十里有漸山俗名大靈山巍然

秀出上有偃王廟旁發泉三泓旱暵必禱輒應邑人
徐逸平記焉按逸字名存字誠叟江山人嘗從楊時學隱居教授執經門下者千餘人
其在台之太平則廟於古城之東是在其縣西北三十
有五里
輿地紀勝曰徐偃王古城在黃巖縣南三十五里城
東偏有偃王廟
台州府志曰徐偃王古城在今太平縣西北三十五
里城東偏有偃王廟廟旁有葉鮑之廟昇謂王從亡之臣
又南五里有將軍葉鮑之廟昇謂王從亡之臣

台州府志曰又南五里有葉鮑二將軍廟或謂創偃
王將也按太平縣志徐偃廟在古城旁有葉鮑二
將軍廟或謂王當城其地二將軍與焉
黃巖縣志壇宇葉將軍廟縣南四十里或謂徐偃王將
云○又徐偃王廟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舊傳廟前嘗
產六芝按此二廟自在黃巖與志
中所說古蹟之廟不同
在壽昌縣東長嶺有行祠縣西六都有廟曰大同
壽昌縣志徐偃王行祠在縣東長嶺本廟在衢州之
仙人巖如側帽看雲沿流索句甚奇特也其下爲崩
巖漩多石斑魚有嵩巖靈山二廟奉祀皆徐姓云祀
偃王姚志稿本有粘簽不知何人筆此條粘云徐杜
偃舊稱徐鳧陽舊見先人明時筆記云萬歷閒
就長嶺作壙立表已定次日有香鑪在地視之乃徐

本會稽太末縣徐姓皆其子孫或云徐子章再嘗執於吳其族散處
徐揚間黃巖縣志謂墓在其縣故文恭宿嘗賦詩云
故國無歸日叢祠幾換秋本十四
之十一
他如徐杜陽之二廟江山縣之十餘廟龍游縣之別廟
及在僻處者尤多不可盡攷
姚燮宅山圖經今水源委徐杜陽多徐姓居陽西有
仙人巖如側帽看雲沿流索句甚奇特也其下爲崩
巖漩多石斑魚有嵩巖靈山二廟奉祀皆徐姓云祀
偃王姚志稿本有粘簽不知何人筆此條粘云徐杜
偃舊稱徐鳧陽舊見先人明時筆記云萬歷閒

王廟中物也遂建今祠
又大同廟在縣西六都爲衢州徐偃王廟之分祠
立於無錫者在其縣南二十五里近廟之山曰廟山
毗陵志山水無錫石塘山一名廣塘在縣南二十五
里枕長廣溪有徐偃王廟近有僧刱庵名寶慶
七

又廟山在縣南近偃王廟十五
之七
宋史能之咸淳重修毗陵志徐偃王廟在無錫縣南
二十五里廣塘山下韓文公衢州廟碑載之詳矣衢州

宅西仙人巖有大石崩下刻徐鳧巖三字甚分明又云舊傳徐仙姑至此遺履一隻樵人拾之即化鳧飛去故稱是巖爲徐鳧巖故隩爲徐鳧隩云按徐仙姑即徐之才女然則四明志以徐鳧巖無頁處遂以鞠猴巖當之又强爲之解頁由其未聞此說也云余謂徐杜隩蓄以居人之姓爲名代遠年久有徐無杜遂啟此等妄說耳不可信也

元盛如梓賔齋老學叢談上之廿二姑蔑故城即今之龍游縣姑蔑墓在東華山偃王廟後正達按此廟即別廟之一元豐九域志古蹟中有徐偃王廟不知何縣

天啟江山縣志感應廟俗名大功廟祀徐偃王在縣境者凡十餘處惟雙橋之祠附城今存廢不可盡攷

論說第五

第一論路史說若木君費之妄

羅泌路史後紀曰伯翳大費能馴鳥獸知其語言以服事虞夏帝乃錫之皁旂元玉姚女而封之費若木事夏龍翳之封後有費昌爲湯御右費仲事紂史紀載舜命益之詞曰咨爾費是以費爲作益之名矣竹書紀年稱費侯伯益是以費爲伯益之國矣兩說相

歧莫能定一羅氏嘵嘵辨伯益伯翳爲二人今曰伯翳封費據竹書乎則合益翳爲一顯與已說矛盾不據竹書乎則羅氏生趙宋之世去唐虞遠之又遠安從知之然此猶依違之說不足深詰而伯益之子若木則凡在路史以前諸書若百家譜廣韻姓纂唐書之屬靡不云封徐者而羅氏忽自立一說曰若木事夏襲翳之封誰告之則必有執史記以相難者史曰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又曰若木元孫曰費昌是蓋羅氏之所本夫史固以費爲名者也羅氏方以爲國何得反據史記且由史說觀之費爲國名將無

果爲徐國君爲費國君或非國君而爲氏費之人皆莫能決而若木襲費封則斷斷乎爲羅氏之臆說而無疑也又按墨子云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或謂蜚廉卽大廉蜚與費通據此則卽從竹書以費爲國其嗣君亦當是大廉安得漫無考索而以若木爲費君耶

第二論路史說夏王封調於徐之妄

路史後紀曰其立於淮者爲嬴氏夏世有調王命以若木封徐之說雖始見於齊梁以後書然記載之筆衆

口同聲則必有所由本特書缺有閒無從知其原始耳今羅氏既闢衆說以若木爲費國繼統之君然則安從而有徐國乎於是特地爲徐造始封之君曰調造始封之爵曰伯造始封之時曰夏大書特書之曰其立於淮者爲嬴氏按其文義似所謂調乃若木之後也者又似非若木之後也者又似嬴氏是始於調也者遁辭游說眞可謂離奇而恍惚矣而世之妄人爲徐氏譜者遂私造世系於夏初則大書調名以爲始封之祖故余每閱徐氏譜凡有調名者卽棄去弗覽童時作月湖徐氏家

乘卽已疑之然不敢闢之以爲泌既作書豈敢白日夢囈拗立名號因故附載其說於下乃積十餘年而此疑始豁然解也水經徐縣注曰地理志曰臨淮郡漢武帝元狩五年置治徐縣王莽更之曰淮平縣曰徐調國也夫但曰徐調國則未知其爲夏封與商封與周封與確鑿之曰夏世有調已爲大妄地理志非他班固漢書之地理志也泌既著書立說據水經注爲文宜取其所引原書畧考之地理志曰臨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莽曰淮平又曰縣二十九徐故國盈姓至春秋時徐子章禹爲楚所滅莽曰徐調是正與酈氏黎縣盂康曰詩黎侯國爲黎治莒縣原注曰故國盈姓陳縣又曰故陳國舜後爲莒陵陳陵郢縣又曰故郢縣國曹姓爲郢亭驅亭之屬同一紛更可笑若調爲徐始封之君則治與陵與亭皆將爲五國分茅之祖耶泌胡不據而改正之旣考原書復取水經注覆視之則王莽更之曰淮平爲句縣曰徐調爲句而國也二字或誤或衍或有脫文皆不待智而博者始能知之而乃略不加察遂據譌本自造三代典故其鹵莽若此羅氏蓋讀王莽更之曰淮平縣爲句曰徐調國也爲句非特無此文法抑且徐調始封而外又添一淮平縣典故矣武

英殿刻水經注是改正之曰王莽更之曰淮平縣曰徐調故徐國也注曰近刻脫故徐二字而趙氏一消校水經注曰漢書地理志曰徐故國莽曰徐調寢字記引班志云故徐國也此文徐調下落故徐字精明詳愼眞熙朝儒者之言正達按王莽更郡縣名而參以調字者不僅徐調如太原郡之狼孟而曰狼調五原郡之固陵而曰固調漁陽郡之泉州而曰泉調是與疏爲徐始封之君非所謂嗜博而荒者耶又按王泳黃帝經序稱黃帝九子二曰金天封青陽封徐夫摯者摯之悞也金天封青陽同是一人卽是

少昊而分之爲三徐始封於夏而遠在
唐虞以前皆道家依附之說不足憑信

第三論王逸說周宣封於徐之謬

王逸楚辭注曰徐偃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
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於徐周衰於後濟號稱王也

松高之詩曰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於謝南國是式
又曰申伯番番既入于謝謝也非徐也謝爲申國封內
之境宣王命召伯城謝使居之故曰于邑于謝又曰王
命召伯定申伯之宅謝者城名也非封國也漢地理志
南陽郡有縣三十六其首曰宛故申伯國有屈申城而
其支縣曰棘陽棘陽東北有謝城地去徐之在淮泗閒

者甚遠豈得混而一之易林大畜之中孚周公繭謝謝
字與安寗如故故字爲韻左思魏都賦慎墨而謝謝字
與神藥形茹茹字爲韻盍古者徐謝二字音近故有此
誤齊魯韓詩未亡時或有作既入於徐者然不過詩之
異文而鄭據爲典要王氏之疏矣且申侯爵
而姜姓徐子爵而嬴姓此其謬誤無待深論

第四論偃王名號

竹書紀年曰徐子誕來朝
班固古今人表曰徐隱王師古曰卽偃王也
高誘注淮南子說山訓曰偃謚也
王逸注楚辭曰偃謚也
博物志引徐偃王志曰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
名爲號自稱徐偃王按曰今本作逸因名爲弓於是
名弓此大誤也蓋俗寫号作号据水經注所引改正○又按曰昌黎集樊注及蔣刻
皆依誤本引作弓蓋見
上有朱弓字遂不疑耳
又曰生時正偃故以爲名
裴駰史記集解引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駰謂
楊倞荀子注曰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王
韋懷太子後漢書注引尸子曰偃王有筋而無骨故
北宋徐氏譜曰諸侯相與尊奉爲王稱偃王自此始
也
又曰王死從亡之臣謚之曰偃
羅泌路史曰夏世有調王命以徐伯主淮夷三十二
世君偃自注曰偃卽康王按曰路史本泌自注而假
名於其子苹者四庫提要
中已發
其覆矣
以誕爲名據之竹書無可疑者偃王之稱周秦人無解
之者而生號當時所無自當從王逸說以偃爲謚特謚

法無偃字北宋譜稱謠之曰隱與人表合則偃隱聲近
周秦人稱偃王或卽隱王之假借後人因而傳之耳史
冊凋亡年代湮遠莫能徵信姑以傳疑王厚齋困學紀
聞以檀弓駒王謂卽偃王蓋據西討濟河以合夫後漢
書之至於河上然後漢說未可盡信辨語見下若羅氏
康王之說則又其妄也羅氏於此旣云偃卽康王而下
敘宋事復曰武王封微子爲周客三十有二世君偃不
道自注云偃謚康兒呂覽國事篇曰國之說宋偃謚康旣注所出然則徐偃之爲康王何以不明
道自注云偃謚康兒呂覽國事篇曰國策亦載宋康王事當策

厥由來乎三十二世同君偃同遂爲之同謚曰康泌多
妄說不足詰也至其稱王則亦有說徐楚介在蠻夷欲
統攝與國則必崇奉其號而於朝聘會同之往來仍依
其本爵未嘗有加禮也猶之魯爲侯爵於其本國則稱
公僭春秋書公夫子不之追改也故齊桓召陵責包茅
不貢王號晉人絕秦且大聲曰楚三王絕不爲諱亦不
以爲嫌此皆揆之情事想當然者知不免爲說名諱理
君子之所呵矣（正遠按號徐君爲偃王猶號孔子爲素王陸贄曰王之謂者德合乎人也）
第五論漢晉人說徐偃王作亂周穆王命楚伐徐之事

博物志引徐偃王志曰江淮諸侯皆伏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東夷傳注引作穆王遷使乘馹按曰一作騛馹誤馹又因馹誤驛也一日至楚使伐之

徐偃王廟碑曰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於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集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

北宋徐氏譜曰穆王聞諸侯朝徐怒遣使至楚傳大舉兵南伐按曰周穆命楚伐徐之說多不勝載大約依史記爲說且誣穆司馬遷曰一日千里以救

亂又曰日馳千里馬攻而大破之王符曰一日千里以征之譙周聞而笑曰王者行有周衛豈聞亂而獨長驅此千古冤獄也偃自遵史諸儒從而和之毀與譽者屬和同聲豈惟巉偃抑且誣穆司馬遷曰一日千里以救

命楚伐又何也然而以漢難漢尚不足鉗耳食者之口而降其心則請證之周秦之書荀子戰國大儒也其作非相篇稱徐偃王乃冠於仲尼周公皐陶閎夭傳說伊尹禹湯堯舜若反矣作亂矣毋乃擬人不於倫乎韓非喻老篇曰夫治國者則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則以城與池爲罪虞虢是也五蠹篇曰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子之未嘗征徐則已撥雲霧而覩青天矣且穆天子傳西周史官之書也後世以爲起居注之祖凡謂實西王母得名馬與造父御王事皆詳言之而若史遷之說絶不之及又且史遷作周本紀紀穆王凡征犬戎作呂刑攻破之耳王之貳車遂足以制勝抑亦不過雜采異說以傳疑馬捷足哉史不錄於周本紀亦不過雜采異說以傳疑馬氏讀書精審若此而李鍇若未見之雖然叛周伐楚之說起於子長子長豈鑿空爲之哉則必有所由本亦必有所由誤乃今讀竹書紀年而恍然悟也紀年曰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於宗周十四年王率楚子伐徐戎克之夫徐戎者徐州之戎也成王之初嘗反亂矣書所謂淮夷徐戎並興者而紀年載之曰

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人入於邾以叛宣王之世嘗反亂矣詩所謂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而紀年載之曰宣王六年王師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於淮乃唯穆王之伐徐戎嘗缺有閒僅見於紀年紀年晚出兩漢儒者不得見而徵聞周穆有命楚伐徐戎之事而徐偃王之國界淮泗適與戎居之地相近而徐偃王之滅於楚在周穆之世適與戎叛之時相若於是附而合之曰徐偃王反曰徐偃王作亂曰徐率九夷伐宗周曰造父御王告楚曰王率楚子滅之故曰此干古冤獄

也而不知楚人滅徐之事紀年則亦詳之紀年曰穆王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遷帥師敗荆人於沛三十七年伐楚是年荆人來賓是則徐戎侵洛王率楚子伐之一事也徐子方受命作伯紀年曰穆王六年徐子誕來朝錫命爲伯身行仁義而楚人滅之王怒而伐楚又連伐之必來貢謝罪而後已又一事也劃然兩事而顚倒錯亂合之爲一不亦過乎

第六論徐之不得合於徐戎

然則何以知徐偃王卽非徐戎也曰是大有說率楚伐徐戎在穆之十四年楚人伐徐在穆之三十五年旣克之矣越二十年而復入之乎若謂嬴徐燬其餘燼重致于戈則前旣率楚而滅徐後乃因徐而敗楚乎觀之竹書紀年其證一楚旣滅徐周穆復封其子嬴所謂嶽爾國者而當宣之世忽復反亂至勞六師旣獲凱旋作詩歌頌若勝之天不易者有是理乎觀之大丘其證二周既復徐至魯昭公三十年爲吳所滅後三十年當魯哀十三年此時徐滅久矣不聞其重興也而吳語載黃池之會夫差聞越亂王孫雄謂無會而歸越聞章矣齊宋徐與將夾溝而脅我蓋是時吳已通溝江淮吳人歸道必由淮水故懼徐夷是則嬴徐雖滅而戎之在徐州者固依然無恙也觀之國語其證三嬴徐之徐國名也徐戎之徐地名也漢人合二爲一遂有此誤後儒注詩書亦往往滑緐故吾本之詩書考之左傳輔之國語而參之竹書以正之左昭元年趙孟曰周有徐奄杜謂徐奄二國皆嬴姓又引書序曰成王伐淮遂踐奄又曰徐卽淮夷夫趙孟所言之徐卽徐戎也謂卽淮夷可也而謂卽嬴姓之徐國則大不可此在正義已駁正之且春秋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於申上旣書徐子下復書淮夷可合而一之乎杜注左傳而不覩春秋亦太疏矣世本稱淮夷亦是嬴姓而其後爲淮夷氏故姓纂十四皆曰淮夷氏周有淮夷小國後世氏焉杜當注明曰徐乃徐州之戎卽淮夷也嬴姓不當混稱徐國鄭語曰當成周者北有徐蒲韋昭謂徐蒲皆赤狄隗姓是則嬴徐戎徐而外復有隗徐春秋三徐亦解經論史者所當知也

第七論毛奇齡以徐爲戎之妄

春秋毛氏傳莊十八年夏公追戎於濟西傳曰戎者徐戎也又莊二十六年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傳曰徐卽戎也春公伐戎而不服是年春公伐戎夏公至是伐戎故此會兩國大天伐之費誓淮夷徐戎並興書序稱徐夷並興以夷卽是淮戎卽是徐也前凡會戎盟戎俱是以戎該徐者胡氏謂戎與徐必合與袁棄非是又僖三年徐人取舒其小注曰徐舒小國名徐在下邳僮縣舒在廬江舒縣又僖十五年楚人伐徐傳曰徐卽徐戎也大注但徐雖戎國而迫于齊魯之閒楚得越境而伐之且伐厲以牽制之厲亦其國則切膚矣因合諸侯之師以救之○秋七月齊侯至于匡○公孫敖至救徐師曹師伐厲大注不惟救之且伐厲以牽制之厲亦楚與國也○九月公至自會○楚人敗徐於婁林大注乃以救之緩楚人終敗徐師於徐地而去○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大注越二年而齊與徐不能報楚乃伐楚與國以報之又以公孫敖弃莒始末爲一貫文七年冬徐伐莒小注五條一貫注策書闕○公孫敖如莒涖盟注此涖莒盟與徐伐莒並無干涉未有夷狄雜處中國如西南之猺獠然又春秋開卷卽與戎盟此亦不得已而以與國禮相待故然胡氏誤以

楚爲夷狄而攘之夫攘夷狄猶夏所在都有徒爰荆楚無爲也況荆楚本先王所封國實五等諸侯非夷狄也魯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戎狄指淮夷徐戎非荆舒也又作春秋條貫篇以莊六年春公伐戎小注三條一貫夏公至自伐戎○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注徐卽戎也又僖三年徐人取舒此專大注大注但徐雖戎國而迫于齊魯得越境而伐徐戎也○三月公會齊侯至于匡○公孫敖至救徐師曹師伐厲大注不惟救之且伐厲以牽制之厲亦楚與國也○九月公至自會○楚人敗徐於婁林大注乃以救之緩楚人終敗徐師於徐地而去○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大注越二年而齊與徐不能報楚乃伐楚與國以報之又以公孫敖弃莒始末爲一貫文七年冬徐伐莒小注五條一貫注策書闕○公孫敖如莒涖盟注此涖莒盟與徐伐莒並無干涉未有夷狄雜處中國如西南之猺獠然又春秋開卷卽與戎盟此皆策書之無據者也

按此語蓋駁左傳文

甚矣奇齡說經之妄也夫戎則戎之徐則徐之豈有聖人著春秋忽戎忽徐之理乃莊公二十六年魯伐戎子春伐徐于秋截然兩事而忽率合之曰徐卽戎也則春秋之伐也曰戎而秋之伐也曰徐有是理乎以楚爲先生所封之國實五等諸侯而非夷狄然則徐獨非先王封國獨非五等之諸侯乎夫子春秋昭四年兩書徐子昭三十年故書徐子而夷狄之乎魯公會戎于潛是不得已而儼然以子爵與夷狄以諸侯禮相待乎而乃申之高誘注淮南曰居衰亂之世修行仁義爲楚文王所滅

七諫曰偃王行其仁義兮荊文寤而徐亡

說苑曰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

東夷傳曰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

魯竟序之于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之上而且淮夷夷也故雖其君來會反降而下于宋世子以其夷也若徐子亦夷何以反在諸小國之上乎又況齊桓公娶於徐其三夫人徐嬴班在王姬之下蔡姬之上而大國之女反以爲如夫人不意齊桓方攘夷狄而乃與夷狄爲昏姻乎又且叔孫昭子以齊景之伐徐謂諸侯之無伯且以興師伐遠方爲無道夫果徐爲徐戎則齊景此舉正繼桓公攘夷狄之舊業正是伯者舉動而反謂之無道謂之無伯可乎又且證之他書若管子之稱徐伯檀弓之稱徐君新序史記諸書之記季札贈劒其爲春秋時一小國諸侯皆顯有明證而可妄以徐戎當之乎故曰奇齡之妄也

第八論韓非說楚文伐徐之未必無據

韓非子曰徐偃王行仁義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

淮南子曰王孫厲爲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高誘注淮南曰居衰亂之世修行仁義爲楚文王所

孝昭靖厲皆一諡兩見則周莊之世有楚文不能必周穆之世無楚文也韓公子去周不遠當有所據益之以舅倩子政之說亦一助矣淮南稱楚莊傳聞異辭今不敢以爲然諸亦舍季從朔之義

羅泌路史後紀曰周之初興大封同姓巴周徐橋皆姬國也

又曰頓徐胡入於楚

又國名紀曰徐姬國原註曰齊桓妃穆王時滅偃以封姬姓

不應春秋有四徐耶其自相矛盾如此齊桓之有徐姬羅氏安知之而左傳則明曰徐嬴不曰徐姬其荒謬又如此徐入於吳不入於楚凡三言而三失而史齊不紀世家則曰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索隱曰按系本徐嬴姓禮婦人稱國及姓今言此徐姬者然姬是眾妾之總名故漢祿秩令云姬妾數百婦人亦總稱姬姬亦未必盡是姓也云云正達按姬亦師古曰姬本周姓其女貴於列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夫史文本之左傳以嬴爲姬蓋傳寫之譌索隱雖辨要爲迴護之說然亦可見古來從無以徐爲姬姓者而羅氏特造此典故豈即據史遷誤說耶羅泌讀水經注而不讀水經注所引之後漢書續史記而不讀史記所據之左傳蓋其讀書鹵莽大率類此

第十論公羊傳說徐滅杞之誤

僖十四公羊傳曰諸侯城緣陵孰城之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取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

僖十五春秋曰楚人敗徐於婁林何休曰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爲滅杞不知尊先聖法度惡事故狄之也

文七春秋曰徐伐莒何休曰謂之徐者前共滅王者後不知尊先聖法度

此亦誤贏徐爲淮夷者也前者爲狄之會是年城緣陵於是左氏曰會於鹹淮夷病杞故公羊誤以徐爲淮夷於是纔取左氏之說而妙變其詞不知是時徐方爲齊與國且爲昏姻杞服於齊徐安得違齊桓而伐之若齊桓以昏姻之故舍徐弗討而姑城緣陵以慰杞人則齊桓何

以令諸侯曰蓋徐莒務之蓋者疑辭公羊氏殆尚未堅信而何氏嘵嘵不已言之再三亦可謂墨守無斷者矣

第十一論路史說徐滅冥之妄

羅泌路史後紀曰白鄒復巳冥皆嬴國也

又曰冥則徐滅之

又造典故矣史記載嬴姓之國有白冥連讀之也而離之爲二問其始封不能說也漫曰嬴國而巳問其亡國不能詳也漫曰白滅於楚冥則徐滅之而巳而吾窮之於其所著之國名記又不能有原本之說也于白則又

漫曰楚平威以封勝曰白公于冥則竊左傳伐鄭三門而又漫曰冀伐之者後爲虞氏邑而於後紀徐成之說語焉若忘夫白公之白爲楚邑伐鄭之鄭爲虞邑皆非國號與史所記嬴國之白冥風馬牛不相及者而妄言之若此羅氏作路史據識緯以說皇古已爲不經而其屬詞尤多乖舛卽以徐事而論因水經注之誤而造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云云據其文義似劉成國將宮徐

第十二論孔穎達說春秋後徐復重興之無據

禮記檀弓正義曰按春秋昭三十年吳滅徐而後興至春秋之後僭號强大稱王猶楚滅陳蔡後更興此因邾考公卒在春秋後而久滅之徐國忽通弔使故不得已而爲此說然已削趾而就屨矣鄭康成曰考或爲定鄭豈無本而漫爲此言

第十三論徐偃王志

博物志引徐偃王志一段不知何人所撰自博物外無見引於他說者書中說周王命楚伐徐已襲史記且云

彭城武原縣則斷非周秦人著作矣水經注濟水條則嘗及之曰張華博物志錄著作令史茅温所爲送武英殿校本曰此三字當有脫誤未詳劉成國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之異言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云云據其文義似劉成國將宮徐州而茅温作徐州地理志以送之者似博物志說偃王一段皆在徐州地理志中者似徐州地理志中篇曰有曰徐偃王之異者果爾則張華博物志時何以不稱徐州地理志而乃故造名目曰徐偃王志耶酈道元作水經注何以不直引徐州地理志而必輾轉說博物志引之

徐州地理志耶皆不可解今余作此書亦名之曰徐偃王志者以爲雜采舊聞無當大雅謹避子長世家之號聊仍茂先博物之名云爾

先三伯祖柳泉公兩上春官郎家居不復出藏四部書六萬卷盡發而讀之耽思研精至老彌篤論經主先秦之書以平眾難不蹈近人墨守之弊論史獨推史遷班范以下則條舉而糾之羽經翼傳學者宗之號爲柳泉先生生平著述如逸湯誓考六卷山中學詩記四卷四明宋元六志校勘記三十一卷煙嶼樓文集四十卷詩集十八卷讀書志十六卷筆記八卷皆已梓行惟鄞藝文志錄公所撰之徐偃王志六卷迄未刊也曰記事上曰記事下曰世系曰地理曰家

廟曰論說悉本周書戴禮國語世本之屬之可信者不足則益證之以正史及漢晉人言其他讖言別史純不采及義正詞確一歸至當是信史亦才史也可任其久湮耶二十八年春日寇深入蛟門告急公曾孫宇曾檢交志稿正副兩本惟己蠹侵亟粘補旋亟謄錄幸副本有末明者得稽諸正稿稿末摘錄周秦漢魏人語之堪爲論斷者乃釐而分附於紀事之後紀事內有糾正史謬者亦移歸於論說之中世系原述之姚梅伯兩先生序姚序未書歲次惟於稿首書應珍藏勿失等語則當在公殁之後文因收竄失次難以卒讀茲就其語氣而次第之蓋斯序姚屬他人代撰而改定之也朱序道光戊申是歲公年三十五今公百三十有五歲則志於今適百載不可謂不久而得勿失亦云幸矣乃攜謄錄本繞道來滬老友約園見之大喜謂可入其四明叢書第八集惟時百物騰踊紙值高鋟板亦非易僅錄副而序之甲申冬復出志稿重行讎校知尚有公所欲言而未盡者擇要

補繹別以正違拔語附注於下有缺誤者悉補正之從新鈔錄未竟而約園歸道山矣閱兩月日寇平明年其子星聯刻八集告竣獨所刻之徐偃王志較余續校之手鈔本少十之一星聯謂當補刻因思約園校鄉先哲著述序而刻之多至百六十種年七十抱痾猶自序其雜著曰鄉書之輯十得其八天其許我繼續爲之宜乎其有後也徐偃王志晉時已有之惜亡佚莫可攷我公闡揚聖德博綜羣籍以攷定之俾讀者知所依歸不爲荒妄慢誕者所淆有稗經史實

非淺鮮我子孫尤當珍視之也民國三十七年十月

從孫正逵謹識

徐僱工志承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７２
作者＝
页数＝７３４
ＳＳ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